说唐集成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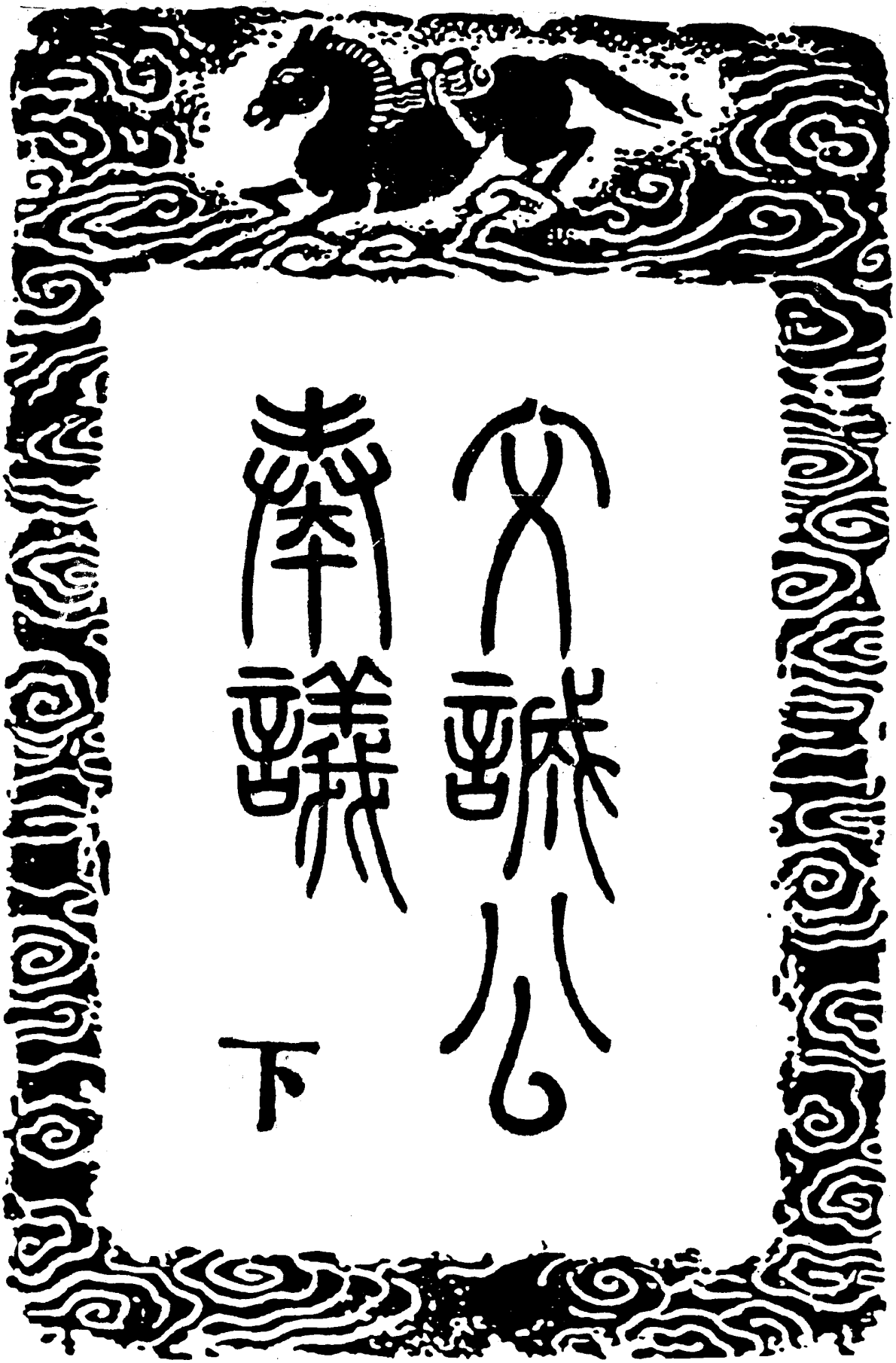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二一〇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奏議

文誠公奏議六卷(下)自卷五至六……清　袁保恒撰……袁氏家集　二一〇　〇〇一
能壹編一卷……清　金安清編……暢　園　二一〇　〇五七
止焚稾一卷……清　楊以貞撰……暢　園　二一〇　一一五
漢賈誼政事疏攷補一卷（又稱：政事疏攷補）……清　夏　炘撰……景紫堂　二一〇　一三一
郭侍郎奏疏十二卷……清　郭嵩燾著……養知書屋　二一〇　一四九
從政錄四卷首附江都汪氏叢序……清　汪喜孫撰……江都汪氏　台　大　二一〇　四九一
端敏公奏議二十卷(上)自卷一至五……清　袁甲三撰……袁氏家集　二一〇　五八五


文誠公奏議
下

卷之五目錄

關外兵餉請飭明定章程摺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採辦騾駝請免稅放行片
請飭籌出關的款片
陳報進駐巴里坤摺 同治十三年 月 日
覆陳飭議屯田情形片
覆陳移臺分餉片
陳明騾就駝隻由景廉酌量撥用片
請暫加鹽價摺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撥款採運東山墨頭等處礮石片
新疆用兵關繫全局摺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謝賞給祖母御書匾額 恩摺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陳報捐助書院經費片
敬請節哀摺 同治十三年 月 日
陳報馳赴蘭州摺 同治 年 月 日
請將甘捐從監仍照向章辦理片
糧臺委員全壽請補額紅旗佐領片
開通草地運道摺 光緒元年四月初九日
豫防颶萌摺 光緒元年 月 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另籌京倉積儲片
戰事宜求實用摺 光緒元年 月 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關外兵餉請飭明定章程摺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奏爲關外用兵需餉繁急請
旨飭部明定章程俾指款悉歸有著以肅政體而期實濟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維軍餉爲
國家緊要之需戶部爲財賦總匯之地凡戶部指撥軍餉均係
有著之款自各處不能如數籌解多半歸於無著催餉之艱難
請餉之紛沓遂致屢瀆
宸聰非明定章程立示勸懲不足以戒積玩而濟時艱溯查軍
興之初無論何省何關庫款一經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飭撥無敢不恪遵
聖命如數籌解故撥一餉即得一餉之實用嗣後各省皆辦軍
務遇有各路軍營請撥協餉
朝廷俯如所請部臣尤爲指撥而各省以自顧不遑遂不肯全
解或竟不報解始猶權量時事之緩急繼且各視私交之厚薄
不惟統兵大臣及糧臺百呼罔應即奉
諭旨嚴催部文敦促若罔聞知其在各省未經平定以前即
朝廷亦不得不曲加原諒迨東南肅清之後縱各本省不無用
項自當恪遵
朝旨以軍務爲先乃十年以來積習未改其支絀省分固多積
欠即寬裕省分亦不免觀望遷延非但軍務難支實非所以重
朝命而紓
聖廑即如各省關奉撥西征各軍協餉合計每年千餘萬兩假
使如數解齊現雖大軍出關百費浩繁亦可勉爲撐拄不待加
請無如積欠纍纍每年收數不過得半今年以東南辦理海防
並一半亦不可得核計部撥之數欠解至二千數百萬之多以
致關內用費極形竭蹶出關糧餉更屬無憑供支不得已而請
加撥若不亟圖整頓即加撥有著之款亦恐半歸無著糧臺束
手征軍枵腹貽誤何可勝言臣之愚計必須由部明定章程凡
各省關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指撥協餉照數全解者優給獎勵短解者視所短成數爲藩
司監督降級降留降調之等差按月按季核計功罪請
旨照行在未定章以前從寬免議既定章以後信賞必罰無或
瞻顧遲迴使各省關自顧考成勉圖挹注協餉悉歸有著則部
臣與糧臺呼應較靈可免加撥改撥之屢煩
聖聽紀綱咸歸整肅邊事可冀早定矣臣爲籌顧大局起見謹
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採辦騾駝請免稅放行片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臣因關外轉運需駝甚多派記名副都統西安協領喜勝赴張家口購辦三四千隻咨由戶部將借撥金順庫款十萬兩內應劃付臣臺銀五萬改解交察哈爾都統收存備喜勝領用奏奉

諭旨飭察哈爾都統照料並令張家口殺虎口各監督免稅放行欽遵辦理在案茲據喜勝稟稱現時張家口駝隻均漸散歸勢難於一處購買如數請由察哈爾都統綏遠城將軍分飭所屬蒙古各旗分投攤購等情前來臣查所稟係屬實在情形亟應分飭攤購方免貽誤擬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飭下綏遠城將軍察哈爾都統飭令所屬蒙古各旗剋期代購健駝共湊足四千隻之數所需價銀臣當隨時加撥統由喜勝照數發給所購駝隻交由喜勝點驗分起派員解臺收用每起應由該將軍都統加派蒙古官一員兵二名隨同照料餵養藉資熟習所有綏遠城駝稅應一併免收以節餉項理合請旨一併飭下該將軍等照辦庶臻妥速謹附片具奏

請飭籌出關的款片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臣正在緒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現在大軍出關相機進取前經降旨派左宗棠督辦糧餉轉運一切事宜並令袁保恆幫辦所有出關各軍應需糧餉運費等項自應統歸左宗棠袁保恆妥速籌撥至新疆軍餉近年各城請撥頭緒紛繁殊不足以昭核實亦應由左宗棠等一併經理等因欽此臣伏查出關各軍糧餉轉運業經陳明大概情形蒙

恩飭部議准發給庫款現銀惟現辦應用各項部臣議發之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實在不敷臣復另摺奏陳仰懇

天恩飭部妥籌指撥有著的款一百二十萬兩俾臣得趕速辦齊早為赴肅濟運以免遲誤此外不敷之數及常年所需自應咨商督臣左宗棠斟酌緩急奏請

飭部籌撥以資要用而利師行至新疆軍餉既經部臣奏奉

諭旨統歸臣臺經理以後凡遇出關各軍暨各城應需餉項均當會同左宗棠核明奏撥期歸畫一惟地方曠遠賊氛未除聲息未能全通宜如何通籌酌濟俾無匱乏之處當與左宗棠妥商經理以期仰慰

宸廑除分咨統兵各員及各城大臣遵照外理合附陳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進駐巴里坤摺　同治十三年　月　日

奏爲查照督臣原奏擇定西征糧臺進駐巴里坤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諭蕭州設立西征糧臺既據左宗棠奏稱南北相距甚遙辦理均形窒礙刻下北路糧餉轉運不患無駝採辦亦易自無庸膠柱鼓瑟惟現在烏科兩城實存糧石究有若干每年所產之糧石若干留備各該城兵食若干以及轉運駝隻能否購辦足數應用著額勒和布杜陵爾多布沁札木楚托倫布保英詳細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確查迅速具奏糧臺之設必與軍營道路相宜左宗棠所奏於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巴里坤地方擇一要處移臺駐紮並擇兩處設立分臺之處即著與袁保恆妥商辦理袁保恆與左宗棠同辦一事務當和衷商榷勿得各存意見致誤事機等因欽此欽遵寄信到臣並准督臣左宗棠恭錄
諭旨咨會囑臣將移臺各事宜詳加商榷臣查糧臺設立處所關係行軍利鈍原應考訂詳明悉心商榷伏維
皇上軫念西陲軍務緊要
特命於蕭州移設糧臺考之歷屆用兵成案參以現在進兵道路所有

廟算本係仰承
列聖貽謀臣不揣愚昧恪遵統籌全局
諭旨一面咨商督臣左宗棠一面綜計出關各軍糧餉與轉運
應需車騾駝隻查照節次舊案約略計算趕緊籌辦冀早利師
行而慰
聖廑迨接左宗棠來咨不以臣所辦爲然臣披瀝肝膽直抒所
見據實咨覆不敢苟同於左宗棠者正欲和衷商榷折衷一是
斷不敢稍存意見左宗棠既稱將往返咨稿抄咨軍機處戶兵
兩部如蒙
垂詢自在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明洞鑒之中無容臣再爲辨論至糧臺之設必與軍營道路
相宜誠如
聖諭自應查照左宗棠原奏於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巴里坤擇
一處移臺駐紮伏查
國朝新疆用兵凡由烏里雅蘇臺察罕科布多瘦爾以達伊犁
者謂之北路凡由肅州哈密巴里坤趨烏魯木齊以達伊犁者
謂之西路其糧餉多由陝甘兩省督撫督飭地方運存肅州再
由
特簡大臣用騾車駱駝取道安西哈密越天山運送巴里坤自
雍正迄乾隆數十年間先臣岳鍾琪查郎阿馬會伯孔毓璞劉

統勳黃廷桂均由此道未之有改迨乾隆年間開闢回疆之後
乃以天山爲界畫以準部舊地爲北路回疆八城爲南路其實
皆緣天山一綫後之所謂南北路皆前之所謂西路也而運道
則仍由哈密逾天山而北至巴里坤再逾天山而南至吐魯番
以達阿克蘇各城以避陶賴等處戈壁旋風之險厥後黃廷桂
查看烏克克嶺夾山中可行車駝始改由哈密徑運吐魯番以
歸便捷而糧臺則未有不以肅州爲總匯者自乾隆以後由肅
州出關之路經營創制城堡臺站幾同內地亦惟各城餉需均
出此路商民之輻輳於天山南北者亦相屬於道直至道光年
間用兵喀什噶爾糧臺仍設於肅州調運天山北路之糧接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天山南路均循從前西路故道而從前之所謂北路烏科各城
則荒遼遼闊如故蓋因其偏於一隅廣漠無垠瀚海之瀰漫甚
於西路捨而不用久矣左宗棠原奏指烏魯木齊爲北路謂糧
臺設於南路爲從來未有之事係屬錯誤惟謂設臺必緊居大
軍之後實爲定論臣敬當查照酌擇一處駐紮冀於全局有裨
查肅州距巴古大軍二十程內外地勢偏南千里烏里雅蘇臺
距巴古大軍亦二十程內外以地圖考之又偏北千里而自張
家口綏遠城至烏里雅蘇臺四五十站視肅州之緊接內地不
可同日語縱令有糧可採有駝隻可用而窮荒大漠安設臺局
毫無憑藉一切創始勞費倍蓰於肅州一路況大軍所需不僅

糧料車駝一應軍裝軍火採買製造百物之所取給者不可枚舉北路一概無之又不若肅州內接川陝江楚水陸交通事事可以取辦且臣現駐西安距烏城六七千里無論行走何路非數月不能達刻下大軍已定分路進剿俟臣迂道抵烏城再籌前路創立臺局興辦糧運焉有不誤之理此烏里雅蘇臺之必不可移設糧臺不待再計科布多則又較烏里雅蘇臺偏北數百里僻處一方於全局無涉更勿論矣惟巴里坤爲南北適中之地南距肅州北距烏科道里遠近無甚懸殊抑且緊居各大軍之後一切可以就近查看隨時商辦除儘巴古濟出產之糧科糧又不足則仍由南路調運正左宗棠所謂譬如圍棋一著活則滿盤俱活也烏科兩城縱有可運之糧不過派員前往經理無取設立分臺致多糜費臣初意本欲遵

旨先駐肅州將一切料理妥協俟大軍進剿糧臺再酌量移駐循序漸進以歸穩愼茲左宗棠既以移駐肅州爲非是臣惟有懍遵

諭旨擇定巴里坤駐紮冀於邊事有裨上慰

聖主西顧之慮臣受

恩深重義當不避險艱惟糧運一切關繫綦重後路如不十分穩固率行移臺前往一有阻滯恐誤事機臣現仍趕緊籌辦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俟部撥款項提到應需車駝等項稍有頭緒即當移臺西進先於肅州安西哈密查看情形節節布置俾可一氣貫注然後進駐巴里坤相機辦理其餉項一切仍由陝甘內地行走未便舍近求遠舍易圖難繞行烏里雅蘇臺沙漠數重致多勞費而誤戎機臣西行日遠尤以陝省後路總臺爲根本必後路催提轉解源源不匱然後臣駐巴里坤有可措手除由臣悉心妥籌部署隨時奏明辦理外仍須由左宗棠督飭地方認眞照辦乃期無誤現擬咨商左宗棠能否將應行遣撤之營酌撥馬步若干仍帶原餉歸臣自行整頓以新壁壘而聯指臂此外可否仰懇天恩准臣於舊部皖軍中商調數營亦帶原營軍餉以省另籌

伏候

聖裁至張曜宋慶兩軍現在天山南路左宗棠既謂肅州糧運具有頭緒可保無誤自應先由肅州運濟俟臣抵巴里坤後查看能否統籌兼顧再與左宗棠隨時商酌決不肯稍存諉卸除應商各事宜遵

旨與左宗棠妥商烏科各城有無存糧能否接濟應俟各該將軍大臣查明覆奏遵

旨辦理外所有臣查照左宗棠原奏擇定進駐巴里坤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移臺巴里坤係照左宗棠原摺指明烏科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巴三城令臣自行擇定無須再行會商以免延誤合併聲明謹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覆陳飭議屯田情形片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臣恭讀十一月十四日寄信諭旨左宗棠奏請開除屯田經費各摺片屯政雖與行軍相宜惟今昔情形不同目前尚難舉辦著與袁保恆悉心商酌總期事有實際餉不虛糜左宗棠原摺片著抄與袁保恆閱看等因欽此查大軍進戰後路由糧臺招募屯田以備兵食以民耕爲主牛具籽種廬舍之需與已耕未穫之先人畜日食之用委曲繁重經費較多然一勞永逸濟現在之兵食而省轉饋即以爲善後之定制而實邊塞臣數年以來在陝境試辦較之雍乾中鄂爾泰查郎阿二格孔毓璞等在關外辦法與所用經費大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相似此屯政之常經也左宗棠議於駐營之地宜隨處墾荒將牛種散給現養兵勇以兵耕爲主兵勇間亦招募民戶雜居耦耕所穫之糧照市價收糴以濟軍食兵勇於應得糧餉之外有餘利可圖居民於大軍移營之後有熟地可因故皆樂從此屯政之權宜也要之費用多取其經久不廢費用省欲期暫濟目前得失相衡經常之法與權宜之計亦未可遽分優劣既奉諭旨令左宗棠與臣悉心妥商臣自當俟移臺之後隨時查看情形咨商左宗棠辦理以期事有實際餉不虛糜謹附片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天津古籍出版社代印

覆陳移臺分餉片 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再查左宗棠原摺奏稱移臺應分臺餉除臣自請部款外擬於各省積欠餉項內先分一半一千一百萬兩由臣於積欠最多省分催提濟用捐輸一項向係臣經手辦理自九月初一日起概由臣催收報銷所借洋款三百萬兩俟截算糧運價腳遣撤勇夫欠餉清還各處借款本軍用款再請

飭部劃存甘肅若干劃分移設西征糧臺若干等因奉旨著照左宗棠所擬辦理欽此臣自當欽遵照辦惟捐輸自閩浙蘇三省改作統捐分濟東豫晉三省改歸藩司代辦以後收數寥寥若有若無臣本局所收雖有成數可計自從監改章輸

天津古籍出版社代印

納益形減色均不足恃籌借洋款三百萬兩除左宗棠各項用款恐劃分亦不能多必須左宗棠指分一半積欠一千一百餘萬兩實有著落乃可以應急需而免貽誤查各省關協甘之餉原因不能照數籌解是以數年以來積欠至二千數百萬兩之多即每年奉

旨飭提之積欠六十萬兩尚且不能照解何況遽責以千數百萬之鉅款今於現解月餉外另籌補解此各省關必不能從之事臣移臺之後僅此不足恃之甘捐與無著之欠餉辦糧辦運從何措手下無以利師行上無以紓

宸慮臣之負咎何足重輕但貽誤事機大局安危所繫揆諸左

宗棠公忠謀
國之誼當亦恕焉難安而不忍出此查各省實解西征協餉歲約五百萬兩內外雖其中有不遺餘力者亦有權量緩急者情形各有不同而財力所限大較可知若令照解月餉再加解欠餉固斷斷不能若令專解月餉不解欠餉臣臺於何取給若令專解欠餉停解月餉左宗棠又何能支臣再四籌度惟有酌中定議無論各省關每月能籌解若干均作爲月餉欠餉各半月餉歸左宗棠等收用欠餉歸臣臺收用以防轇轕而昭公允至粵浙蘇三省分年代還洋款三百萬兩每省歲約四十萬兩即以抵月餉一半之數應令如數籌解欠餉一半無論何省如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年能於八十萬兩之外再有籌解仍按月餉欠餉各半分收以免偏枯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邊軍糧運緊要餉用不可無著
飭下戶部妥速籌議行令於年內劃分撥解俾左宗棠仍不缺用而臣臺還移關外亦不至以畫餅空餉束手坐困大局幸甚
至籌借洋款三百萬兩左宗棠待用孔殷擬全數歸其提用臣臺不必劃分臣與左宗棠同辦一事同用一餉原不必各分畛域惟左宗棠既經奏明臣移臺應分臺餉欽奉
諭旨照所擬辦理臣自當欽遵妥籌以歸實際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再臣前已遵旨咨請左宗棠將出關餉運歲需的餉若干與西征原餉能勻濟關外若干核明會臣銜具奏調接咨復各軍常年運費祇能屆時察酌情形辦理無從預先核定西征原餉暫時無從勻撥亦未咨明是否會臣銜具奏合併聲明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明購就駝隻由景廉酌量撥用片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 日

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奉
上諭景廉派員赴烏里雅蘇臺等處採辦駝隻著理藩院知照
管轄內外蒙古將軍大臣傳知蒙古王公轉飭各愛曼隨時出
售按市官爲採買勿許委員稍有抑勒等因欽此查臣於同治
十三年九月間奏奉
諭旨飭令烏里雅蘇臺將軍代購健駝四五千隻解送巴里坤
交領隊大臣慶壽監收牧放以備撥用並咨明戶部在臣所請
庫款八十萬兩內劃存銀十五萬兩由額勒和布派員領赴烏
城備發駝價嗣准戶部來咨停發庫款復經臣將戶部指撥山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西省地丁銀十萬兩並提還部庫仍令解臺之本年月餉五萬
兩內共先撥銀十二萬兩咨由山西就近解交綏遠城將軍轉
解烏城應用各在案伏思臣統計出關各軍糧運所需請撥餉
項趕購車駝原以備景廉等各軍之用現准護理定邊左副將
軍杜嘎爾參贊大臣多布沁札木楚咨稱已飭所屬四部落共
購駝四千隻限於年前交齊並咨庫倫大臣照辦等語現在景
廉處餉項既甚支絀烏城駝隻甫經購買恐續購亦難迅速所
有烏城購就駝隻解抵巴里坤後應即由景廉酌量撥用勿容
籌款另購以免重複而節餉需除咨明戶部暨景廉杜嘎爾多
布沁札木楚等查照由臣籌解押駝弁員夫役經費赴巴里坤

備用外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暫加鹽價摺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奏爲蕩平關外整頓海防兩路需餉浩繁通計天下財力不足並給仍請暫加鹽價以維大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西北用兵勞費倍於東南而關外用兵勞費又數倍於關內故統計非三四兵之餉不足給一兵之用此大較也現奉
上諭景廉業已奏明擬分三路進兵不惟轉內地之糧以餉關外之軍所費不貲即運巴里坤古城濟木薩就地訂買之糧以達行營車騾駝隻之需臺局弁夫之用已浮於正餉之數待用之急與需款之鉅所不待言近接左宗棠來咨據稱西征原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常年協餉現不能勻濟關外之用縱令東南各省不增用款而關外新增之運費已恐無措況臺灣雖已罷兵而沿海設防處處添募兵勇增置利器歲非數百萬不敷又安從別籌出關繁費耶臣悉心籌畫綜計天下地丁稅釐歲入祇有此數除中外常年所必不可少之經費可騰挪以濟軍需者亦祇有此數現當西路進兵一切用款凡所奏請
皇上眷念西陲無不飭從寬籌撥部臣力顧西餉無不令照數批解而無如西征原餉既不能減沿海籌防復不可緩各省關縱欲並籌兼顧實在力有不逮可暫濟目前而不可恃以爲常也然則非於歲入地丁釐稅外籌議大宗進款萬不克濟伏查臣於同治九年曾有普加各省鹽價之請維時以捐輸流弊太多欲以所加鹽價抵停收捐輸之數部臣以其時捐輸尚旺鹽務規模尚未甚定是以奏令各管鹽政督撫體察復奏而各疆臣亦以應協之餉尚可勉力支持憚於更張是以先後覆奏均謂不能加價而究其衆口同聲所謂不能加價之故不過曰減價尚不能敵私加價則官鹽愈貴私販愈多愈難禁止恐誤正課而已此外更無所謂窒礙也竊念
國家定制私鹽例禁森嚴督飭緝禁私販斂迹自無須設法敵私但官鹽有課有釐私販無之無論官鹽之價如何平減勢終不能相敵當內地軍務未平私販不能驟禁誠屬無可如何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在各處一律肅清各疆臣極力整頓緝私似不甚難又查曾國藩覆奏原摺謂綜計每票加錢過多恐運商力有不逮淮南招商全在緩課斷不能就場加價等語夫綜計見多而每斤固僅加價數文就場難收亦儘可隨課呈繳均非加價必不可行之故丁寶楨覆奏原摺據運司詳議將八口之家通歲食鹽所需與一丁每歲錢糧之數相提並論謂加價甚於加賦亦未允協其時各疆臣僅就一隅而言未合各省而通籌之部臣無從懸揣謂係實在情形臣議竟格不行至今惜之然此尚是同治九年以前之情形至今日則又不同即如彼時部臣謂兩淮鹽釐較數年前減色以爲鹽滯不能加價之佐證近聞淮北每八箇

月銷足本綱以四箇月帶銷積引牛綱較之從前並本綱不能全銷者大有間矣又如李鴻章謂蘆鹽因滯銷正謀減價焉能加價近閱邸抄李鴻章已爲商人奏請加價矣就一兩處言之今昔情形不同如是推之他省可以概見伏思同治九年軍務漸平海疆無事需餉不甚急迫故疆臣部臣得以從容商議倘使彼時即如今日兩路需餉之萬不得已縱使稍有窒礙亦將熟思審處於不能加價之中詳求可以暫加之策況彼時所謂不能加價之故今日已非昔比耶臣愚以爲防海與出關之餉既均不可缺而常年歲入又萬不能兼顧捐輸亦收數無幾倘能別籌大宗之餉則鹽斤加價之說可以不行否則惟有以此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爲長策如以臣前奏每斤加價三四文爲太多或請僅加二文以期商民易行以各省額引計之約七百萬道原定斤數每引均攤三百餘斤自歷次加斤之後每引均攤不止四百斤以每斤二文計之歲共入制錢五百六十萬緡以時價易銀總在三百萬內外夫以歲入大宗之款又爲

祖

宗屢行之法既當民力漸舒之後復值需餉萬緊之時似援案暫行未始不可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關外無實在可恃之常餉

飭下戶部督同各管鹽政督撫照現在情形悉心妥籌即間有一省與他省稍異之處亦當設法照辦以濟時艱如蒙

恩旨照辦即作爲西征加價隨課征收統解臣臺分濟關外之用以新疆軍務告竣爲止是否有當臣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撥款採運東山纏頭等處糧石片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再臣前聞哈密巴里坤附近東山纏頭等處有餘糧可採當商由陝西撫臣暨藩司借撥庫存銀八萬兩派員解交文麟兌收咨會該大臣商同明春慶壽代購糧石就地分儲奏蒙
飭下各該大臣照辦在案嗣據左宗棠咨會巴哈附近所產之糧先儘金順一軍採買景廉已代金順訂買糧二萬餘石並接金順函稱買糧急需現銀各等語又准戶部咨發給臣庫款銀一百萬兩由臣於此數內劃給金順銀二十萬兩等因查臣籌借銀兩赴巴哈趕買糧石原以濟各軍之用茲巴哈之糧已專歸金順訂買該軍訂買之糧不少惟急待現銀給價所有臣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交文麟銀八萬兩應飭令委員改解赴金順軍營交收俾濟辦糧之用俟臣請領庫款到日再找解銀十二萬兩以符部庫借撥金順軍餉二十萬兩原數至所借陝西藩庫銀兩一併由臣抵撥歸還除咨行辦理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新疆用兵關繫全局摺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奏爲新疆用兵關繫中外全局宜以全力及時戡定以弭外患而固邊防密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維肅州克捷內地肅清所餘邊陲遺孽就現在出關兵力自當以時翦除無庸過煩
聖慮然以中外全局而論收新疆即以定外藩定外藩即以制強鄰而撫四夷其事至重其關繫至大機不可失勢不可緩患當弭於無形事當注以全力請爲我
皇上披瀝陳之查新疆南北兩路北接蒙古南通藏衛西控哈布外藩遠及浩拔各部巍然西極重鎮遙與關東三省相爲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角以控御諸藩而制強鄰者也我
朝自
聖祖以迄
高宗嘗舉天下之全力殫數十年之經營屢駕而後定之百餘年來民物雍熙比於腹地其間雖小有反側而旋起旋平不惟亭障無烽火之驚而藩服晏然外侮不生於以見
列聖思深慮遠知非一勞不能永逸故不憚經營締造之艱爲後世計久遠初非窮兵黷武得已而不已也自關隴不靖
聲教隔絕猾黠之徒起而倡亂不過自相雄踞非能統屬鈐制之也自外藩狡逞遍相煽搖南北各城多致淪陷亦不過游疑

覬望非能拊循安集之也蔓延既久强鄰生心誘我外藩入我西鄙據我要害納我叛人現雖屯兵未動其意果欲爲中國效力乎臣伏查西洋大勢俄國雖與英法各國相伯仲未能定霸一方而比權較力各國實非其比彼其畏忌俄人蓋甚於六國之畏强秦俄亦未敢與各國爭牛耳者則以中國之蹻其後也各國惟利是視其越國思啟不過爭一城據一埠以擅海上之利權若俄國者陰鷙險很貪而無信不屑近功不爭小利惟日以兼併爲事老謀深計動操必勝之權往往定計於數十年之前集事於數十年之後不可取則靜以待之可取者應機立赴不恤親鄰不顧信誓坐致强大以來不知取幾國殘幾部矣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國與我遠隔重洋數萬里其肇釁海隅始尚未得其情僞久而勢窮形見其所要挾以爲重者非有遠謀不過孳孳爲利萬一鯨鯢不靖我據海疆要隘以制之尚易爲力俄國與我甌脫相望起哈部歷蒙古迄黑龍江幾兩萬里中國之富庶繁昌彼何嘗一日忘哉前此之所以相安無事者特畏中國之强恐諸國之議其後也近十數年來彼於布奧日意諸國日事牢籠頃復與英國結和親矣以俄之强大而諸媚諸國果何爲乎往者因我內地不靖憑藉諸國約縱盜我濱東海之地至今久假不歸茲復悍然據我西陲其深謀祕計固難懸揣而彼之乘間而入者不於他處思逞必於我東西扼要之區是儼然與我爭此形便也所以伏而未動者特欲坐而觀變耳是以各國之患疥癬之疾也俄國之患心腹之憂也各國之患近而易見俄國之患大而無形東南數千里濱海要隘之區幸已綢繆經營日益加密西北一萬數千里牙錯之壤防不勝防已屬可慮況其實逼處此乎以兵力爭之則釁端一開延禍無窮以金帛委之則飽饕之後要挾必多幸及其覬望未決之時值我內地廓清之際大舉出關聲討回亂舉宿遝之將移得勝之兵用現籌之餉從容按節鼓行而西亂者取之服者懷之大勢既定然後勒兵境上責諸藩部之反覆者因而撫定之彼見我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聲威震赫無間可乘自當弭旆西歸如其徘徊境內則傳檄逐之直壯曲老亦當俯首無辭彼其揆幾最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斷不肯作無益之舉徒發難端也兵法曰伐謀又曰先聲又曰巧遲不如拙速此之謂也俄國翕服則凡西洋各國之畏俄者將益畏中國而不敢逞是注力在新疆而收效不僅在新疆亦惟此時之兵力餉力與閒暇之歲月足以宏此遠謨臣所謂關繫中國全局者此也且即以邊事論之南北兩路糜爛已極外則有安集延煽禍內又有白彥虎走險安夷素稱狡黠尚未悉大軍虛實白回熟於內地情形尚未得外回要領乘兩逆交尚未合以勝兵蹙之剿撫均易著手勢機之便尤有不可以少待者至哈薩克三部爲我禦俄藩籬與蒙古東西相屬蒙古素

稱馴服緩急自屬可恃哈布僻在西北易啓戎心不乘此時定之萬一遂爲俄用是不惟撤我之藩籬而反樹之敵更不可以不爲之計也儻以邊地爲可緩而徐圖之或以繁費爲可惜而姑試之遷延前卻機會坐失內而養成兩逆之勢外而益傅强鄰之翼迨虐燄既張然後力圖補救則我良將勁卒多就耗散猝欲招募不能得力而兵不足恃釐稅正供移作別用欲增添無可籌措而餉不能給其事有未可以意料者就令兵餉可以應手而賊勢已成剿辦益難幸而勝之則安夷飽欲而去白逆不西走西域必北投俄國將成不了之局邊徼能一日安乎邊徼不安則强鄰益輕中國事變疊興有欲罷不能而應接不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者由是論之內地即未盡平謐尙宜大舉出關以維全局況值關內肅清遠方震慴我
皇上宵衣旰食於上諸大臣贊襄於下又有將帥重臣分布於形勝之地海上幸暫無事及是時將一切不急之務權時停止仍竭天下之全力以赴之就現有之兵現有之餉聚精會神而圖之以復
祖宗之境土以救邊陲之子遺以固徼外之屏藩以絕强鄰之覬覦以摧羣夷之氣燄然後中土可以乂安四海可以撫馭上承
列聖之丕基而中興始無遺憾我
皇上再造之豐功偉烈乃可與
列聖之開創比隆矣至於大軍西進局勢以北路爲重事宜以南路最多而哈密爲近邊根本之地由哈密而西分道齊進先幷力於烏魯木齊其地當天山之衝北通草地餉道南遏竄賊奔突旁與塔城聲勢聯絡足以折强鄰之氣合力協規克而守之一面旁收諸城經營西進一面出奇兵踰冰嶺爲南路聲援南路軍勢既壯即行掃蕩而西數戰之後當可迎刃而解大抵關外以撫爲主與關內異勢絕徼荒遠尙須藉此輩守之然非安夷受創白回就戮不能久安無事亦無以奪俄人之氣而折其心則剿撫操縱之宜任其事者尤當斟酌盡善未可以輕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盛氣鹵莽出之也南北兩路出嘉峪關直西各五六千里其間城堡之錯峙道路之紛歧綺交碁布綿遠無垠自變亂以來荆棘堙途村落爲墟昔日臺站規制蕩無復存大軍前進後路節節布置餉道之重驛遞之繁與夫興屯田修亭障置戍守節目甚多未可一二數者所當通籌兼算早定遠圖也明知
天威赫濯大軍所指自當戰勝攻取管窺蠡測未免鰓鰓過慮然臣世受
國恩一得之愚何敢不直陳於
君父之前謹繕摺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再臣此摺幷未於封面填注以備

留中而昭慎重合併聲明謹
奏

天津李新印刷局代印

謝賞給祖母御書匾額 恩摺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准河南撫臣錢鼎銘咨轉准禮部咨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內閣奉
上諭錢鼎銘奏命婦年屆百齡籲懇恩施一摺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之母現任詹事府詹事袁保恆之祖母郭氏年屆百齡精神强固洵爲熙朝人瑞加恩著賞給御書匾額一方頒發祇領以示殊榮所有例應旌賞之處仍著禮部核議具奏等因欽此欽遵轉咨到臣祖母郭氏暨臣聞

天津李新印刷局代印

命之下感悚難名當即恭設香案率同臣等望闕叩頭祇謝
天恩訖伏念微臣涓埃未効空懷慕蓼之思雨雪載歸暫遂報劉之志臣祖母郭封氏教子恆虞
主德難酬翼燕貽孫深誠父書徒讀固已被
聖慈之逾格撫世祿而懷慚迺以臣祖母幸登
壽域克享頤齡仰蒙
宸翰親揮燦
天章於雲漢
綸音特沛分

帝美於岡陵此皆由我
皇上問寢雞鳴善體
兩宮之德意是以令臣祖母增光燕喜疊承
三錫之
湛恩愛日方長戴
天知重臣惟有益懍含飴慈訓期世濟夫忠貞勉酬
錫類鴻施殫愚誠於夙夜所有臣祖母暨微臣感激下忱謹繕
摺專差呈遞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捐助書院經費片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再臣此次蒙
恩給假歸省重閘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臣左宗棠念臣清苦
札飭陝西藩司譚鍾麟於督臣養廉項下提銀二千兩爲臣川
資經臣撙節動用尚餘銀一千兩歸呈臣祖母爲暮年甘旨之
奉臣祖母以疊荷
殊恩無以圖報且家世寒素澹泊自安不肯以豐腴自奉命臣
將前項銀一千兩捐送本籍項城縣蓮溪書院並命臣勸令本
縣急公紳民各量力捐助爲肄業諸生束脩膏火之資以仰副
聖主作人之至意除移交本縣存儲立案督紳經理以垂永久
外合並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敬請節哀摺 同治十三年　月　日

奏爲敬陳悲痛感懇下忱籲求
宸躬益加保衛勉强節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西安准陝西
撫臣邵亨豫鈔咨部文痛聞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臣受
大行皇帝知遇至深委任至重跪聆之下五中驚裂呼搶號痛
悲戀莫名當即隨同恭易縞素朝夕哭臨欽惟
大行皇帝御宇十有三年上奉
慈謨創平寇亂

親裁大政中外乂安薄海臣民方冀永依
覆幬豈意
鼎湖莫挽共切攀號我
皇上天性純篤愾聞優見哀毀過情必有度越古今者惟念
皇上寅紹不基纘承大統膺
皇太后簡畀之隆
大行皇帝付託之重
祖宗
社稷所憑依天下臣民所託命尤以仰承
親志爲先伏懇
皇上稍節哀思以釋
兩宮皇太后之慘痛以慰
大行皇帝之英靈以答中外臣民之仰望臣不勝禱祝私願至
臣自同治七年奉
命來陝於茲六載疊荷
大行皇帝殊恩歷經奏懇回京供職及面聆
聖訓均未仰邀
俞允益切追慕可否仰乞
皇上俯准臣星馳北上叩謁
梓宮俾得稍申哀痛藉覲

天顏跪聆
聖訓臣已遵
旨將糧臺應否進駐巴里坤一面咨函與督臣左宗棠悉心商
搉俟臣回陝再行查照移咨亦不致延誤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陳報馳赴蘭州摺 光緒 年 月 日

奏爲微臣馳赴蘭州與督臣恪遵

諭旨妥商移臺糧運各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間將查照督臣左宗棠原奏擇定糧臺進駐巴里坤緣由具奏於十二月十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糧臺轉運事宜關繫甚重應否進駐巴里坤之處著左宗棠袁保恆和衷商辦奏明辦理移臺之後其餉項一切仍由陝甘內地行走左宗棠務當督飭地方各官認眞經理勿得稍分畛域致誤事機等因欽此臣遵即恭錄咨請左宗棠酌定咨覆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並疊次函商各在案伏查臣上年奉

旨移駐肅州幫辦出關糧運事宜之始即統籌大概情形先行馳奏原擬諸事早集趕於春日移臺早一日開運即早一日進兵俟臣行抵蘭州再將一切應商事宜與左宗棠面爲籌商迨左宗棠奏稱移臺肅州爲非宜欲臣於烏科巴三城自擇一處移駐臣遵照擇定奏請移駐巴里坤仍擬趕於春日移臺一切應商事宜仍俟臣行抵蘭州再與左宗棠面爲籌商迨奉

旨以應否進駐巴里坤仍飭左宗棠與臣和衷商辦奏明辦理臣正擬馳赴蘭州與左宗棠面商以期周妥忽聞

穆宗毅皇帝龍馭上賓搶痛之下私冀叩謁梓宮稍伸哀悃恭俟

命下遵照北上是以不果赴蘭茲既欽奉

諭旨勿容赴京叩謁自應懍遵惟查糧臺究應移設何處左宗棠尚無定議而應商事宜有非函牘往還所能詳盡者現當

皇太后

皇上惕厲憂勤眷懷西顧關外軍務實視糧臺轉運爲利鈍臣受

恩深重際此時艱敢不益勵寅恭力圖共濟再四思維惟有臣親赴蘭州將應否進駐巴城抑仍遵

前旨移駐肅州及糧運一切事宜與左宗棠悉心商辦和衷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定庶期早利師行仰紓

宸念臣於拜摺後即日起程俟抵蘭州與左宗棠議有定局詳晰具奏仍馳回西安妥爲部署前進計部撥庫款改由外省提解斷非春月所能解到俟臣回陝後該款到時再行移臺方能應手至駐陝糧臺原辦各事務暫飭各員遵照向章詳愼經理所有臣馳赴蘭州與左宗棠籌商移臺糧運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將甘捐從監仍照向章辦理片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再臣收辦甘捐以從監爲大宗同治十年以前按米折收捐輸尙形踴躍自部議改收實銀以後報捐寥寥收款益爲減少竊維庫儲支絀不得已而議及捐輸本擬關內肅淸餉力稍紓卽行奏明停止無如關外正在用兵餉用異常竭蹶既不能議停卽當力籌於餉項有濟若實職捐項過減則仕途更多輕進實於治體有妨若從監雖爲捐生進身之始而實於仕途尙不相干不過頂戴榮身無妨吏治政體折減以廣招徠亦於餉需有補合無仰懇

聖恩俯念甘餉無從籌措准將甘捐從監仍照十年以前甘捐向章收捐冀有裨於軍餉如蒙

俞允應請

飭下戶部繕辦從九品銜照一萬張並由戶部國子監繕辦監生執照一萬副發遞臣臺俾得廣爲勸收藉助邊費至應試及捐實官監生仍令補交四成實銀照部定新章辦理以免歧異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糧臺委員全壽請補鑲紅旗佐領片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再臣現准署理西安將軍圖明額等咨稱准兵部咨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將臣咨送西安保奏儘先補用佐領之藍翎防禦全壽帶領引見奉

旨照例用欽此茲有本營鑲紅旗佐領善泰坐補協領所遺佐領一缺咨請臣將現在糧臺奉

旨照例用之西安鑲紅旗儘先補用佐領藍翎防禦全壽奏補等因到臣查藍翎防禦全壽經臣於同治九年九月間咨調西征糧臺差遣歷次派令解運糧餉赴前敵各營均無疎失咨由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督臣左宗棠於蕩平金積堡中北兩路差使出力案內保奏請以佐領遇缺儘先補用經兵部議奏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現有西安駐防鑲紅旗佐領善泰坐補協領所遺佐領一缺例應以全壽請補由圖明額等咨請臣具奏前來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以西安駐防鑲紅旗防禦全壽升補鑲紅旗佐領如蒙

俞允該員係儘先補用佐領以之補授佐領銜缺相當且係由部帶領引

見奉
旨照例用之員勿庸再行送部引
見所有遞遺防禦一缺應俟奉
旨後咨由署將軍等另行揀員請補除飭取該員履歷咨部外
謹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開通草地運道摺 光緒元年四月初九日

奏爲開通草地運道現擬剋期運糧直達巴里坤迅圖接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馳赴蘭州與督臣左宗棠籌商一切並擬由臣親赴甯夏查看自甯夏取道阿拉善額濟納兩蒙古草地直達巴里坤運道經左宗棠附片奏明在案臣當於三月十五日由蘭州起程二十六日抵甯夏正在籌議間四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三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金順奏部署馳赴古城暨籌糧艱難情形一摺金順現因籌糧維艱先派副將方春發帶步隊兩營馳赴奇臺就食該都統擬於三月內由巴里坤部署西進軍行必須糧隨金順全軍到古城後若非糧石充足何以收士飽馬騰之效該都統設局開採以來僅得數千石短缺甚多著左宗棠袁保恆即由西征糧臺廣爲籌解務當源源接濟以資軍食等因欽此欽遵寄信到臣伏查額濟納牧地近年被賊蹂躪最深無可藉資必以阿拉善旗駝隻爲主適阿拉善親王貢桑珠爾墨特尚未回旗當即檄飭該旗護理印務協理臺吉阿布哩遴派明白妥實大員攜帶地圖來甯以便考訂商辦旋據派委管旗章京臺吉嗎呢阿爾得那前來臣與該章京當面參考悉心籌議擬按程設立三十四臺專司帶領道路另僱蒙駝一千五百隻民駝五百隻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分作四段各以五百駝任運一段班轉遞運每次可運官斛八百石限四十日運至巴里坤間二十日由甯發運一次約本月底可以開運頭批六月半前巴里坤可得現糧刻下已交夏令正值駝隻疲乏歇廠之時故止能得現駝兩千先行開運迅圖接濟俟交秋駝隻起廠約仍可加增一倍此大略情形也除將一切詳細章程咨明左宗棠查核外所有開通草地運道迅圖接濟關外情形合先馳陳仰慰

聖鑒謹繕摺借用甯夏道印信封發由驛五百里馳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豫防亂萌摺 光緒元年 月 日

奏爲外患孔多隱憂方亟宜保固有之勁旅豫防未至之亂萌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武備稍墮戎心易啟強弱治亂之源不可不深思遠慮也方今中原甫定關外回氛未息西師不暇他顧而强鄰日肆波折橫生專恃海防與洋人爭船礮之利於驚濤駭浪之間必不能確操勝算是非整我陸師因我長技以輔海防之不足及四方閒暇之時不爲經久自强之計則戰守一無可恃操縱悉不自由其爲患曷可勝言溯自軍興以來賊蹤幾半天下仰賴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皇太后知人善任命將出師悉平巨慈其中將領類皆身經百戰日久磨鍊而成非無事時所能造就更非有事時所能猝得也近數年來散居各省大吏當屢更之後不皆從前用兵之人而一二敢戰之士大抵樸訥木强不盡爲大吏所喜於是將領漸習爲巧滑偷惰部伍漸雜以冗卒空名從前之所稱勁旅者往往銳氣坐消一旦設有變故勢將不可復用徒耗餉糈良可深惜留心

國計者亦或奏請

飭下各督撫酌量裁併認眞整頓又無如將之勇怯兵之堅脆既非現在各督撫所盡知或以情誼不相接洽供億無可籌措

有不應裁併而貿然裁併者矣又或有礙於情面之難卻憚於更張之費手有必應裁併而不裁併者矣惟以十數年來閱歷行陣緩急足恃之衆一旦賢否優劣悉聽轉移於不知兵者之口用舍焉有定評其將何以服衆心而作士氣此專責之督撫未能盡歸允當也臣愚以爲督撫之任以察吏安民爲重不必人人知兵亦不必盡責以知兵擬請

特簡知兵親信重臣前赴各省會同督撫將留防各勇營逐加簡閱擇其士馬精强部伍整肅紀律嚴明者留之其冗弱奇零訓練不精約束不嚴者一概遣撤之統各省之强弱合觀通較以爲去取自無不悉歸允協共計可得若干營酌分數大軍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分畛域擇各路扼要之地各駐一軍於各省將領中擇其久著戰功足當一面之任能耐勤苦不染習氣者公同推舉數人俾各領一軍專任責成約束之寬嚴教練之得失卒伍之虛實悉惟統將是問平素由督撫兼司稽查有事由督撫會商調度餉項由督撫合力籌濟而予奪黜陟悉由

朝命主持仍於歲時

簡派重臣巡閱一兩次如有疎懈廢弛罪其統將總期各路要害皆有重兵扼紮而良將勁卒不致日久銷磨以之坐鎮則聲威遠慴外侮不生倘有徵調則部伍素嫻旦夕可集似亦有備無患之道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另籌京倉積儲片 光緒元年 月 日

再京倉俸餉米石向來仰給東南自河運中梗改行海運原屬權宜之計雖歷年試辦河運而爲數無幾迄未能逐歲加增統計河海兩路運京之數僅與減成發放數目出入相抵並不能歲有積存夫以京師根本重地非有三五年積糧萬一遇有事變海運一年不至則萬口嗷嗷無所取給其將何恃不恐現在夷人往往藉端要挾能否不至決裂殊難逆料查外國公法兩國遇有兵爭則洋面船隻有互相撲拏之條設有意外之變海道不通南糧不至實有不堪設想者近日雖經戶部奏請飭下江浙兩省力籌糧運足額江西湖廣三省規復本色由海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運通江北漕糧仍由河運而能否一律照辦尙不可知縱令照辦而海運能否無阻仍不可必其不可不爲未雨綢繆之慮不待智者而知矣臣愚以爲河海兩運一面照舊催辦而京倉不可不另籌積儲酌籌款項妥議章程於近京一帶兼辦採買專爲積存之地不必於一兩年內取盈亦不必定須稻米酌定雜糧之可以久貯不朽者分年陸續買存總期積有成數足以實京倉而備不虞庶緩急有恃而人心不搖矣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謹附片密

奏

戰事宜求實用摺 光緒元年 月 日

奏爲外侮欺凌日甚中華智力俱窮亟宜破除成見力求實用迅圖挽救披瀝密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社稷之安危國家之强弱惟視

聖心一念之趨向以爲轉移一念遲疑則操縱不能自如而措施失當一念堅持則擘畫均歸實用而國勢日强其效如立竿見影只在

九重之確有定見而已溯自咸豐十年中外換約以來十五六年於茲矣非不討論自强之策而迄今毫無足恃何也捨我平定中原之成效棄我確有把握之陸師以可爲之歲月有用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財力坐耗於不可知之海防一旦敵有違言我自問船礮之利不足相勝遂至束手無策非不知夷人舉動半係虛聲恫喝無如自揣決不能戰故不得不敷衍支吾以冀不啟釁端我之曲徇夷人者幾於無請不從夷人之要挾中國者將更靡所底止此可爲寒心可爲太息者也夫從來軍國大計原不能遽定於事變之初必幾經迂折幾經更易然後歸於一是當夷務之始於陸路外兼籌海防注意船礮欲並用夷人所長自係在事諸臣力求勝敵之苦心未嘗不亟亟爲戰計也乃十餘年來以全力注海防度支經費之所贍與疆臣心力之所及皆不遑再顧陸路而海防卒不足恃若不及今日翻然改圖蹉跎數年悔之

奚及此尤不可不深慮也伏念
兩宮
皇太后目覩庚申之變
文宗顯皇帝北幸木蘭至今思之
聖心定有不可解之痛與必欲雪之恥豈肯遽忘
先帝之遺恨哉惟以
聖慮周詳遇事必廣咨疆吏疆吏極知海防之難恃與陸戰之
未講勢不得不遲回審顧無敢毅然決大計者斯
九重之上與在事諸臣遂不得不委曲遷就以冀大局之暫無
決裂時勢至此誠屬無可如何而

宮廷之隕憲當有不可勝言者 臣目擊時艱與日俟之不堪設
想每食不能下咽仰念
聖懷之忍辱圖全髮輒爲之上指愚誠所激千慮一得有不敢
不直抒所見爲
皇太后
皇上披瀝陳之者 臣自咸豐初年出從軍旅二十餘年其間身
歷行陣十四五年於兵力之堅脆將領之勇怯水陸戰陣之宜
夷夏短長之勢聞見漸多折衷衆論大抵外海重洋船堅礮利
夷人所獨擅無論我百學所不能到即幸而得其彷彿彼又日
出新式我所已學者又全歸無用此必不能與之爭勝者也至
陸路戰守如撒星之陣伏行之法壁壘之溝道晝夜之刦營與
馬隊之分合馳驟民寨之堅壁清野制夷破夷之法不可勝用
淺近之至者正切實之至其顛撲不破確乎可恃非講求新奇
者所可同日語其尤可貴而不可多得者將士皆軍興十餘年
身經數百戰歷練而成其膽略識見視與夷人戰無異內地諸
賊非若十餘年前兵將均未見慣夷人不能測其伎倆望而卻
步者可比若使就其所長習而精之因其已能推而廣之其必
可戰勝固不待臨事而知也獨是近年積漸之弊亦有二湘淮
各統將立功始於東南向來專用洋人槍礮幾謂行軍致敵捨
洋械無可制勝究之師於人者必不及人實不足制夷人之死

命縱有志識卓越欲棄所學而別求制勝者又以習用既久莫
敢驟然立異此湘淮各軍所以不盡足恃也此外平定粵捻立
功諸將士能專用中國長技摧堅破敵者正指不勝屈無如湘
淮諸軍動輒以數十百營計天下財力止有此數勢不能再給
他軍遂使久著戰績禦夷可用之將士漸次裁撤散之四方日
就摧弱此各路之軍本可用而日久將歸無用也然及今破除
成見改絃易轍實力圖之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固猶未
晚失今不圖則恐有不可知者矣說者謂現在封疆重臣戰功
卓著號稱知兵者何以未論及此 臣推原其故蓋由統兵帥 臣
運籌帷幄之時多親臨行陣之時少於交鋒對壘之確切情形

眞實分際容有未盡悉者人生韜略有所長亦有所短臨事識力有所偏卽有所蔽此固不足爲諸臣病而言戰言守未必盡爲篤論伏願

皇太后

皇上博採羣言詳加參考

宸衷早斷堅定不移洞悉中國人才兵力無必不能戰之說必求能戰之道與敢戰之人並節省海防無益之費厚增陸路戰士之餉先就現有兵將選練以備緩急將領則簡拔必使得人戰法則訓練日益求精必期歸於能戰而後已臣不敢謂目今卽可操必勝之權但乞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心專一不雜以游移之見時時以庚申之仇恥懸之心目間以勵臥薪嘗膽之心與百折不回之志天下曉然於

朝廷意旨所向忠義奮發之士莫不爭自濯磨人才從此而出民氣從此而振合四海之聰明才力以謀之至誠所感金石爲開

天地

祖宗之靈將共式憑而啟牖之十年之後有不確然可恃轉弱爲強臣願受妄言之罪以謝天下臣亦非謂急欲求戰也待遠人之道仍當以懷柔爲主我自不爲禍始而必先立於不敗之地萬一狡逞閉關而絕之堅守以待之不得已起而應之以同仇素練之師臨無禮遠來之寇有戰必克可操券而決之矣迨我確切能戰夷人必不復以戰挾我其非分之要求必不敢輕易嘗試縱有異說我得正言以拒之暗中轉移或從此永保和局終不至有戰事亦事之未可知者也臣雖至愚極陋豈忍乘國家多事之秋沽臣下直言之譽又豈敢以天下安危之重爲意氣輕率之謀顧念受

三朝重恩仰見

宵旰焦勞愚慮所及不敢緘默是否有當謹瀝誠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不勝惶悚之至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文誠公奏議
卷之六目錄
請飭中外臣工益求長策摺 光緒元年九月初七日
請及時修明德政摺 光緒 年 月 日
請派員專辦東三省練兵事宜片
謝調補刑部左侍郎 恩摺 光緒二年四月初九日
請假回籍營葬摺 光緒三年 月 日
陳明河南賑務情形並請籌備鉅款摺 光緒三年十一月 日
請辦勸捐助賑片
請調辦賑人員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到豫日期並沿途災賑情形摺 光緒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續籌借撥截留各款摺 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賑款還借兩難擬濬利源摺 光緒四年正月三十日
陳報豫賑情形並陳恤災關繫國計摺 光緒四年二月初七日
變通撥運米石辦法摺 光緒四年二月十一日
懇陳豫省危迫情形摺 光緒四年 月 日
豫省賑撫危迫請撥鉅款摺 光緒四年二月十八日
陳報豫省各屬得雨摺 光緒四年三月十七日
籌賑未竟驟病增劇摺 光緒四年四月 日

請飭中外臣工益求長策摺 光緒元年九月初七日

奏爲夷務重大關繫天下安危擬請
諭飭中外臣工共竭公忠益求長策以集衆思而維全局恭摺
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自輪船既通中國千古夷夏大局爲之一變論者謂
從此海禁不可復嚴夷人不可復制中國之憂患自茲始臣以
爲實
聖主混一寰區統馭萬國之機羣夷之畏威懷德歸心效命亦
當自茲始在我謀之得其道而已溯查十餘年來
宵旰憂勞於上中外在事諸臣畢慮殫心經營於下凡求夷情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修武備造輪船學機器亦既不遺餘力矣而夷人遇事要挾仍
不得不屈已相從冀幸無事竟不能操縱由我者何也臣以爲
責任在事諸臣不如合天下羣策羣力以圖之使各盡其心各
竭其智然後
聖主與在事諸臣擇其善而集其成專效夷人長技不如自用
我之所長先立於不敗之地兼採夷人所長而制其短請爲我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現當四面强鄰逼處環伺時勢之難
國計之重未有過於夷務者此誠臣子臥薪嘗膽之時合中外
大小臣工皆當效忠盡力之日也今惟商署南北洋大臣極力

圖維不惟不能日起有功兼不免動遭訾議卽有時請
旨飭令中外集議而局外諸臣常時旣未留心臨幾豈能悉中
僅就智慮所及懸揣臆斷終多隔膜於全局難期補救在當局
諸臣以事關機務未奉
明旨宣示不敢不加愼密局外諸臣以事權不屬未奉
明旨責成又不敢不存引避原各有不得已之苦衷然以夷務
關係之大不合中外臣工之智力以謀之徵特不足竭四海之
忠得事理之要甚且局中局外畛域互分辦夷務者謹密愈甚
不辦夷務者疑謗愈多誠恐事變猝來未暇問撫馭之得失而
同朝先自相牴牾羣夷擾攘於外朝議紛紜於內其貽誤曷可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勝言宋之禦金元明之辦流寇殷鑒具在良可寒心臣以爲此
其效當責之於平時而其始當重之以
朝命擬請
諭飭在京部院各大臣共念敵國外患爲全局安危所繫督飭
司員於政事餘閒留心夷務必先於彼我之强弱同異了然於
心然後徐圖柔遠之方應變之策總期切中事理可見施行不
得視夷務爲輕而不肯經意不得畏夷務之難而不願究心並
不得以夷務爲非己責而意存漠視
皇太后
皇上於召對大臣時偏加垂詢各大臣於接見司員時勤加考
察其大臣言有可取卽令專辦夷務大臣遇事與司員相商其
司員才有可用卽令堂官保舉以備夷務任使遇有重大疑難
之事
飭令各大臣或於公所集議或至商署會商或具專摺陳奏下
及司員亦許各抒所見以備採取庶幾衆情通而詢謀協於大
局當有補助至商署日行事件除有必應機密者勿令宣布外
似不必事事過於深祕應使各部院咸與聞知以爲平時考證
臨事酌商之地以免隔閡而杜諉卸並請
飭下各封疆大吏於夷務果有所見或隨時具疏上
聞或與商署南北洋大臣函牘商榷共抒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國之忠勿以侵官爲慮並於屬僚中加意察訪如有條議可採
人才可用者卽時據實上達庶幾中外振刷精神各求實際隨
事因應之宜從此當緩急可恃之才亦從此出矣臣所謂合羣
策羣力以圖者此也近今講求夷務者首重海防言海防者首
重船礮器械此其必不容緩固也惟事事仿效洋人姑無論其
精巧處非可驟得縱令工力悉敵而其新製層出不窮中國終
有趨步不遑之勢且重洋之險船礮之利夷人與我共之在我
能否制勝殊不可知此海防船礮之不可專恃也明矣查中國
陸戰之師十餘年來盡平巨寇良將勁兵所在多有就中湘淮
各軍習用洋礮洋槍固能與夷人共此長技而皖豫各軍善用

背楡分合馳驟所向無敵夜戰刦營出沒無定又夷人所不能及者竊謂此等勁旅皆當厚其餉項精其訓練以備非常若慮度支不給或量裁各處冗弱零星之隊專養數大枝長勝之軍並推廣其法以敎各處練軍防勇俾一律盡歸實用如慮各省督撫未必皆諳軍務或仿長江水師之意

特派重臣專司其事隨時隨處親歷簡閱各處統將均歸調遣無事則各歸防所彈壓地方有事則調集一方扼要駐紮責任專而事權一呼應靈而士心固再輔以湘淮各軍之洋槍隊俾陸戰有必不可勝之勢然後兼取夷人船礮長技使海上不致欺我無備而陸戰尤不敢攖我之鋒則主客利鈍之機其權常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操之自我戰守均有所恃斯剛柔不至兩難矣臣所謂用我所長兼採夷人之長而制其短者此也抑臣更有請者凡集大事首重得人所謂人才者非僅語言文字機器製造之末也必其人志慮忠純器識遠大使之統兵則訓練有方使之臨敵則謀勇兼備縱有時出使外洋亦必能不爲利動不爲威怵從容收折衝樽俎之效此其人固不可多得然多方以求之歷試以驗之亦未可謂中國之大必無其選得其人則陸戰海防均有所恃而羣才效用優劣得所技藝之長又其枝葉矣臣於夷務未嘗閱歷惟當此

聖主憂勞之際不敢不竭情盡慮以效一得之愚是否有當謹

繕摺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及時修明德政摺 光緒 年 月 日

奏爲外患日深和議難恃宜及時修明德政以爲自强之本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滇案之敷衍定議由於我之委曲遷就故未至十分決裂此特一時權宜之計而未可忘忍辱求全之本心與內修外攘之實政也從來兩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和可久無以奪其氣則和難終西夷猾夏垂數十年假通和爲名而行商以耗竭中國之財行教以蠱惑百姓之心彼其意不過欲我公私交困民夷相安然後從容以求其所大欲耳其狡焉思啟與釁食印度南洋諸國如出一轍故自海上搆釁以來坐操勝算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制和與不和之權我無事則據約以相要我有事則添款以相試始於粵東成於上海大肆於津沽夷人既百變其術以脅我矣而我之應之者每苟且支吾而無一定之規惟視彼之從違以爲我和與不和之局夫彼之可和可不和無定機而我之不能不與和常有迫不得已之勢彼以和爲名而狡計奸謀常肆行於和之外我以和爲實而精神智慮常頹廢於和之中是不待交兵而勝負已大可識矣況乎口岸愈衆嫌隙愈多奸民爲其所誘良民不能自安關津要害彼盡坐而踞之然後發難從之端挑必爭之釁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而我財用愈匱民氣愈弱張皇四顧愈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不能不爲寒心者也今日朝右之議非不深慮及此特以形勢未固兵力未强不得不議和以覘其後此亦在事諸臣遵養時晦之苦心然自庚申之變

朝廷憂勤於上疆臣効力於下講防海練軍者十餘年於茲矣而卒進不能戰退不能守何哉和之一說搖惑於中適足以自誤也天下事出於兩端者必無一決之計而狃於小安者必無大有爲之功今以和爲本計而所謂出謀發慮者常游移於兩可以幸一時之苟安是以上無決策制勝之心下有遷就了事之便避難就易不爲久遠之圖內外和同久且忘戰而夷人已乘我游移不決之心虛聲恫喝而我無所恃橫肆要求而我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能爭脫有不虞夷人必欲決於一戰臣恐心力不齊計謀不定其發之也必不勇其守之也必不堅雖有忠臣義士欲効力於疆場而上下遲疑操縱不能自如是未守而自潰未戰而自敗也即幸而盟好不渝

朝廷不復言戰則疆臣無所責成將士知爲故事雖日講防海練軍諸政而心迹暌隔紀綱墮廢不惟無以應倉猝之變亦並無以爲坐鎮之資然則形勢終何時而固兵力終何時而强哉故臣妄謂今日之事必使吾之精神振作政事修明上下懷怵惕惟厲之心朝野有深固不搖之氣則彼將不戰自服雖和而不虞他變故欲奮發有爲以善制夷之道其流在疆場而其源

在乎
朝廷其末在兵力而其本在乎德政是在
聖志之素定而已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存乎心而心所以能定天下之疑者本於志志不立則欲爲而輒止進銳而退速或安於積弊而不能振作或惑於衆論而莫知適從故端本澄源首在立志夫義理不澈無以定是非之衡趨向不明無以得好惡之正所謂立志者辨是非審好惡設誠而致行之者也臣願
皇太后
皇上於深宮燕處之中日親典謨之訓以爲治法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特命儒臣編輯前史議和成敗之明證進呈
乙覽以爲安危之鑑務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之正措置因革之宜先後緩急之序而又以時內省於心自念慮言動之微以至用人行政之大皆虛衷體察實意貫徹果是也奉行惟恐不力果非也更改惟恐不速應機立斷毅然不回要之於終持之以久則
聖心洞然中外融徹一切疑是疑非之見偏好偏惡之私舉不得以干之所謂正心以正朝廷而百官以治萬事以理區區夷人將俯首聽命之不暇尙何慮其心存覬覦哉臣前者蒙
恩召對詢及夷務仰見
聖衷常以復讎雪恥爲心推此志也必能大有爲於天下然臣竊謂今日之夷務固不可視爲過易亦不可視爲過難視爲過難則常恐蹉跌轉致遲回不決夫兵凶事也戰危機也
聖心未能先定則在事之臣孰獨肩其責獨爲其難者是在揆往事度將來綜其全局通籌其是非利害而斷自
聖志耳往者上海之役我之武備未修時難遽戰庚申之役我之內患未靖勢難兼籌則觀釁俟時誠出於不得已自粵捻創平湘淮川豫各軍糾合一時之精銳百戰以成掃蕩之功其戰勝攻取之技夷人所習聞而親見者也果使交鋒彼亦無百戰百勝之術其簧鼓虛聲不過假前時之餘威危言恐嚇冀以遂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其欲耳即今年夏間威酋出都彼果有必戰之心必勝之策則閩廣停泊之兵船不難數日即至而乃節節布勢故作持滿不發之機則其情見勢屈非能操勝我之券亦可概見設當時中國武備既修堅忍與之相持彼必暗通他國之公使以巧爲轉圜安見詭謀奢望之必不可折服者此其是非利害初非難辨而近年以來夷人持此機括利伸鈍蟠操縱前卻無不如意蓋臨事愼重之過亦足墮彼族逞狡之術此其際不可不察也然使紓一時之急而可無後日之患猶可養精蓄銳以圖將來乃今歲議和而夷之要挾愈甚明歲不戰而夷之根株愈深十年之後精卒半就淪亡宿將漸即衰暮英華銷鑠雖欲一戰而不

可得則將來之是非利害又有可逆料而知者疑事無功疑行無名可不戒哉臣願自今以往奮臥薪嘗膽之心厲專精致志之誠不狃於近規不惑於浮議使吾內修外攘之外決無一毫可恃以爲因循中止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自強之志既立則用人行政之要可次第施行矣約而計之大要有三臣請爲

皇太后

皇上詳陳之一曰辨人材從來撥亂反治轉弱爲強全在任人而君子小人之辨不明則人材且雜糅而莫知所用君子之心將欲行其道上焉者責難陳善犯顏力爭常使人主有惕然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安之心次焉者竭智效忠陳力就列亦於遇事有剛正不撓之氣小人之心將以濟其欲故獻媚導諛趨時阿世常使人主有侈然自肆之意否則緘默取容依違苟祿馴致世風有頹靡不振之憂二者冰炭相反未可以兼收並蓄者也人主誠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箴規之益薰陶之助所得於本原者已多而刑政之施於外者隨事振作自無廢墜之失一反乎此不惟背理徇私大妨國家之政即其諂諛薰染使主德日即於驕縱而不自知害已有不可勝言者今世士大夫固無慮此然習於圓通依阿之說每以不置可否爲得計間有剖辨得失甘任勞怨欲挽積習而振頹風者非指爲迂闊即目爲多事此公論所以不明人材所以不競也夫

朝廷有眞是非然後臣工有眞功罪進退有眞權衡臣願斷自

聖志破渾同之習嚴賢否之辨勿以守正者爲迂闊而不行勿以發憤者爲狂愚而見棄其承順意旨因循謹默者必深察其公私邪正之用心則君子小人之別了然如黑白之分明而用人之本源正矣賢否之辨既明又當於賢者之中知其平日之所優長器量之所容受勿違其才勿溢其分任之各當一世之材自足備一世之用而無乏人之患獨是天下之大內外建官之多焉得人人而辨之惟有留意大臣愼擇而專任之使之察吏率屬以人事君則內而部院大臣外而封疆大吏是矣夫既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舉而加諸千百人之上必其悃忱德量才識風規實足爲千百人之表率而生其敬畏乃能作千百人之志氣而正其趨向此其道惟在

聖衷之詳加考核而已伏見

九重宵衣旰食孜孜求治中外臣工莫不欽仰

聖德咸思感奮然每日自軍機大臣而外若六部九卿偶蒙召問其於天下安危中外至計鮮有敷陳外省督撫藩臬來京陛見其於安民察吏任事知人之要或亦語焉不詳則中外大臣才智之短長器識之優劣無由深察其底蘊其備員卿貳封圻者或不免循資承乏不必果屬一時軼羣之選故任卿貳者

不過勤力於簿書文法奔走期會相戒相勉以此爲盡職任封圻者除三五老成之外其賢者不過小心謹畏勤於案牘而於地方利弊生民疾苦或轉未能實心體察甚且苛刻瑣屑違道干譽人心世道所關尤不可不加意挽救也此外則通商大臣朝廷特重其選原以夷情狡詐大示防維當此事變叢生非老成遠慮不足以善謀非剛正有威不足以定變昔汲黯立朝淮南寢謀司馬作相契丹戒邊所謂正色而沮奸萌立談而斷大事此其才不可不博求而慎擇也至選將練兵爲强弱之大端無論中興諸帥臣多半凋謝即統將之才亦日就零落近時督撫不皆數年前用兵之人其於將領之賢否既不克知兵勇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遣留亦不盡當舉數十年選擇歷練不可多得之良將勁兵一旦顛倒挫折於不知兵者之喜怒以爲棄取已不足以服衆心而作士氣其一二統兵重臣又往往囿於方隅之見各重其鄉人而不能兼任四方有用之才坐食冗兵不皆可恃百戰勁旅轉就銷磨何以禦外侮而伐奸謀似當廣詢博訪留意選擇謀勇兼資之大臣專任以整軍經武之責無事則使之講求將領司訓練而督簡閱有事則令身爲將帥任調度而善指揮乃克收戰勝守固之實功未可謂任封疆者即皆文武之才委以兵事必能實力奉行緩急足恃也伏願每日

召見軍機大臣外凡各部院堂官值日加班者與督撫之

陛見到京者

召問之際假以辭色引其端緒寬以時刻窮其究竟俾各從容奏對除各該衙門及各該省應辦事件詳悉咨詢商榷外更訪以時事凡行政之要用人之方制夷之謀安民之略以至將佐之賢愚營伍之强弱民生之利病財賦之贏絀各就所知直抒所見以備

聖明採擇既可與日行政事互相參稽亦可令才識賢愚無可隱匿凡承

清問者義理惟恐不明有誤應對政事惟恐不集有負委任在平日既可振刷其精神悉心講求遇有蹤跡進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明於諸臣賢否先洞徹於心隨時委任自權衡悉當邪正是非不至參同並立則下情盡達

聖鑒不淸而人材日出矣二曰厲士氣士大夫仰報

知遇建立功業必賴氣以爲之帥氣者忠義之積廉恥之發百折而不可回以爲幹事之根本者也故自古帝王用人必養其氣不使挫乃可望其發强剛毅爲國宣勞爲民捍患而無苟且偷惰之心自西夷通和民夷交訌守令伉直愛民者往往不能自全四方流傳動色相戒雖賢良之士不敢不抑心下氣以苟取一時之容此風一長甚至地方大吏亦袒護教案懲抑華民以爲善辦洋務無怪守令靡然以媚夷爲能而不以恤民爲重

勢將脅民從夷而
朝廷之勢日弧甚非所以厲世而磨鈍也近者派員出使原因
條約所關初非十分要務而營謀隨員差委者舉國若狂臣謂
宜擇忠誠有氣節者往察國勢以爲備夷之謀其但能通曉西
洋語言文字不知畏清議顧
國體者未可濫與其選蓋此行與夷交涉動與大局相關萬一
市儈奸民錯雜其間難保不暗中指嗾以圖自媒藉端生事以
希進用及期滿差旋夷人交口而譽之美秩垂手而得之臣恐
自此以往趨附成風士大夫之氣不復振矣夫刑賞者
國之大柄也夷所惡則譴及夷所喜則功隨臣恐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國勢益不張而夷人跋扈之氣愈進無所底止也伏願斷自
聖志諄飭沿海疆臣無得以專順夷情爲能凡前此忤夷廢員
飭吏部據事奏聞於無中外交涉省分量加錄用其出使人員
果有仗節守義不辱使命爲衆論所推者自當破格獎用其尋
常涉歷風濤照例往還概不得列爲異常勞績不次升擢如有
在外妄生事端者從重處治則人知
朝廷不得已之權宜牧民者敢於持正以保民奉
命者不敢營私以辱
命風節重而
國體尊無形之補救爲不少矣三曰收人心國之元氣在於人
心元氣充則外邪不入人心固則外患自消不易之理也自大
難漸平元氣未復小民竭力輸納正供已有終歲勤動事畜不
贍之苦加以衝途州縣車馬徭役無不責之閭閻往往有數倍
正賦者固不止四川東鄉也追民力不支思求減免復以叛逆
之法治之小民何辜遇此官吏此疲民之苦衷所當曲體而深
念者也兵燹之後民力已殫稍有災祲恐成事變今歲旱災幾
半天下雖經疊奉
諭旨設法賑恤而庫藏空虛軍餉待用孔亟無從籌措鉅款既
不能如從前發帑動以數十百萬計已慮不能普霑實惠加以
有司奉行故事少誠切愛民之心不能奉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德意甚或長官以催科爲重牧令利丁地之餘無論地方收成
如何歉薄例報五分以上以便開征以饑饉之餘望澤爲生復
受追比民命其何以堪近聞除京畿一帶得有雪澤其餘東豫
江皖乾旱之區尚多民間有抉麥苗草根而食者地方官既不
爲報災復不爲籌賑飢寒所迫聚爲盜賊咎豈盡在百姓其情
可憫其患尤可慮也近者夷人議款深入腹地擅布帛之利而
中國之耕織失業擅舟車之利而中國之商賈失業擅營造之
利而中國之百工失業齊民謀生計絀莫不疾首痛心況既奪
其衣食之源而又制以耶穌邪僻之教使奸民乘勢凌轢善良
迨至計無復之而冒出於一逞以洩其憤是亦保家守身之誼

忠君親上之心鬱積而時發者也在愚民未悉
朝廷不得已之苦心在
朝廷宜鑒愚民不容已之至性若從而禁制之誅戮之積久不平將決裂而不可制卽令刑法果足以箝天下之口制小民之動而忠義之氣日朘月削始與夷爭者繼且爲夷化倉卒有變何以固結而激勵之夫西夷入中國後游手之民無行之士誘於利而歸夷者不知凡幾矣若再驅天下之良民俯首畏夷恐非
國家之福凡此義民所當作養而不宜挫折者也臣願斷自
聖志明詔督撫大臣嚴懲貪暴凡苛斂橫征痛加掃除嚴禁屯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膏以收疲民之心恤民隱而立請蠲緩重民命而速發積儲勿使一夫失所以收飢民之心凡民教攝訟州縣不得曲意遷就教民不得挾勢刁難剖判曲直務期平允以收義民之心夫誠以百姓之心爲心則衆志成城而外侮不足患矣凡此三事皆出治之原自强之本當此積弱之後尤所宜汲汲者果能上下同心實力施行則賢才登用黜陟咸得其宜政治修明官民胥作其氣固不待敵愾同仇而已折衝於無形矣伏維
皇太后
皇上深念
宗社之重

付託之隆痛仇恥之必不可忘知中外之不能無事則乘勢有爲之會正在今日孟子云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從古至今自强之道不能外此數語伏願
精心厲志以通和講好爲權宜以修德行政爲實務中外上下日儆戒於夷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申警邊防懍然若敵師之將至則政事日修國勢日强夷人將有不戰而自服者若徒徇夷人之欲而無以愜其心臣恐此國甫靖他國效尤前請未塞後請復起機會浸失事變日殊臣實未知大局所底止也臣世受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國恩義同休戚痛念時事方艱固不可逞忿而輕發亦不當畏難而自沮謹將和戰之利鈍與修德行政所以能自强者懇誠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派員專辦東三省練兵事宜片 光緒 年 月 日

再東三省爲我
朝根本重地騎兵精勁天下所無以臣所見軍興以來調至各省者衝鋒陷陣所向無前各軍倚以爲重綠營馬兵中原馬勇百練所不能及二十年來蕩平粵捻立功甚鉅良將勁卒亦因此耗折殆盡聞近來紀律技藝均已大遜從前然其風氣剛勁人習勤苦敢於戰鬬果能選其驍健申以軍法厚其糧精勤其訓練不數年間悉成勁旅自古兵馬所萃爲控制天下之資中外爭衡每於此斤斤致愼宋人自失燕雲軍事從此不振論者每爲歎惜觀古知今不得不深籌而過計也日來道路傳聞謂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吉林邊界時有俄夷增兵來往或謂其備戒他國其事未能深悉然臣歷觀各國情形惟俄夷爲最强亦惟俄夷爲最狡往往不動聲色布局於十數年前肆毒於十數年後其舉動尤爲叵測在彼即爲蠻觸之爭在我不無虞虢之懼履霜有象桑土宜先伏願
特簡久經戰陣熟習韜鈐之知兵重臣專辦東三省練兵事務除三省地方事宜仍歸各將軍府尹辦理外其凡屬兵馬餉精邊防之事悉以屬之數千里聯爲一氣重以事權寬以歲月無事則可消覬覦之萌有事則可爲撻伐之助用以拱衛
神京懾服他族根本至計未可委之一二不相統轄之武臣謂可威彊鄰而弭外患也至福建之臺灣地雖僻處海澨而物產豐富最爲各國所垂涎倘爲夷人盤踞則南北洋沿海各處輪船均數日可達出沒窺伺防不勝防我無安枕之日矣加以民番偏處區畫尤難非專駐大臣鎮以重兵舉其地民風吏治營制鄉團事事實力整頓治以德意孚以威信未易爲功若以福建巡撫每歲駐臺半載恐閩中全省之政務道里懸隔而轉就拋荒臺灣甫定之規模去住無常而終爲文具甚非計之得也查直隸四川甘肅各省皆以總督兼辦巡撫事可否改福建巡撫爲臺灣巡撫常川駐守經理全臺其福建全省事宜專歸總督辦理庶事任各有專司責成即各有專屬似於臺灣目前情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形不無裨益以上兩處地方均關繫極重宸謨廣運自有權衡臣一得之愚是否有當謹就管蠡所及用備
聖明採擇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附片密
奏

謝調補刑部左侍郎　恩摺　光緒二年四月初九日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光緒二年四月初八日內閣奉
上諭袁保恆著調補刑部左侍郎欽此伏念臣猥以凡庸荷蒙
知遇早登詞館久在戎行叨
殊恩而生入玉門備員農部被
寵命而載承
丹詔移佐秋官曾報稱之毫無感
陶成於涖歷懼刑名非所素習惟自矢以小心冀矜恤共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深仁庶仰酬夫
渥眷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假回籍營葬摺　光緒三年　月　日

奏爲
懇
恩給假回籍營葬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祖母郭氏於咸豐同治年間渥荷
累朝厚恩四次仰蒙
賞給
御書匾額如意衣料各件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復蒙
穆宗毅皇帝特恩賞假兩月准臣由西征糧臺回里省視異數
殊榮隆天厚地臣舉家欽感莫名嗣於光緒元年七月臣祖母
在籍病故由河南撫臣李慶翱奏明在案兩年以來臣祖塋山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向均未甚合葬事迄未舉辦形家以爲今年六月最爲合宜臣
父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於同治二年在陳州軍營病故臣兩
叔父及兩從兄均於數年內病故臣一門期功之內惟臣年長
臣一日不克回里則臣祖母寵穸一日未能安妥私衷實無以
自安計臣原籍河南項城縣距京師不及二千里若渡黃無阻
二十日可達臣里可否仰
懇
天恩賞給兩箇月假期准臣遄行回籍一俟葬畢即當迅速北
上斷不敢稍涉逗留致曠官守所有微臣
懇
恩賞假回籍緣由謹披瀝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明河南賑務情形並請籌備鉅款摺 光緒三年十一月 日

奏爲豫省賑務需款緊急先將實在情形並應籌備鉅款恭摺
陳明仰祈
聖鑒事竊臣奉
派前赴河南幫辦賑務渥膺
簡命往拯鄉邦到省後自當與署撫臣李鶴年隨時妥商以期
普霑實惠惟豫省被災之重與需款之多有不能不據實直陳
者臣前乞假旋里目覩顛連深知底蘊近日鄉里人來詢悉旱
荒景象更甚於前如北路之彰衛懷西路之河陝汝至今尚無
雨雪陝州一帶斗米價銀二兩有餘間有先經得雨麥苗早出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又被蝗蝻食盡即以臣本籍項城一縣而論從前災歉尚輕今
則麥苗枯萎儲積皆空統計全省之災蓋已日甚一日其間有
四五季未收者有二三季未收者前據撫臣奏稱報災八十七
廳州縣勘明僅二十八州縣成災是其粉飾隱匿已有明徵幸
蒙
皇上特派大臣查辦下民困苦之情始得上達就臣所見參臣
所聞誠有如侍郎崇綺等所稱仍宜認眞訪查一律妥爲籌恤
者則經費必須寬爲籌備一也況河南地處平原居民稠密幅
員既廣食指又繁待賑飢民不下五六百萬雖購糧較易運費
稍輕而現在撥帑應用不敷就地勸捐涓流無補截漕等項銀

米祗足供年前支放就令冬雪春雨相繼優霑二麥萬難補種秋禾非至八月不能收穫以五六百萬之飢民經歷七八月之久賑務豈能中止不辦乎則經費必須寬爲籌備又一也論者謂三晉救荒諸多棘手似河南較易爲力不知以採運論則晉難以人數論則豫衆特以山西災務五六月間即經曾國荃披瀝上陳得以早沐

殊恩及時撫恤故人人競道晉災疆臣李鴻章等籌款購糧亦復不遺餘力河南則以地方大吏遏抑報災窮黎無所控訴自欽派大臣查辦之後民隱雖宣而民生垂盡矣當此岌岌難支之勢欲多活一民必多儲一粟欲多儲一粟必多籌一款約計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所需非再增現銀二百萬兩無以救其死亡方今舉事籌款最難然爲保育羣生何忍因難而置之查從前天津賑案故督臣曾國藩曾於淮商各岸加引辦捐共得銀二十萬兩此時淮北商力雖疲淮南尚屬暢旺經兩江督臣沈葆楨認眞整頓日有起色擬請

飭下該督於淮南商販每票酌捐銀三四百兩總期與曾國藩辦賑成案捐數不甚懸殊該督向來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其於救災恤鄰定能實心籌助以濟要需又聞之粵人謂督臣劉坤一近有捐存辦公銀十五萬兩交商生息擬請

飭下兩廣督臣迅將此項銀兩儘數撥借豫省其應交息款即由豫省隨時認撥此外各省如有餘存辦公閒款皆可移緩就急容臣隨時與各督撫函商酌借又如江蘇之上海廣東之廣州潮州福建之厦門臺灣均商賈輻輳不乏殷實尚義之人但得熟悉商情衆所信服者分投前往剴切勸借必能積有成數至一切辦法悉照商賈平時交易章程計本償息約以一分爲率不得倚官苛派令各商等懷疑畏阻致誤賑需以上借項統擬由豫省地丁歸款其如何按年分成扣還本銀息銀之處容臣晤商署撫臣再行定議具奏總之備用須多不得不廣爲設法待用孔亟不得不先事圖維我

皇太后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皇上視民如傷凡可以安民心全民命者無不

恩綸立沛臣忝叨

任使固恐貽譏井邑尤恐辜負

聖慈是以據實詳陳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辦翎捐助賑片 光緒三年十一月 日

再辦賑集款籌借之外捐爲大宗前河南撫臣李慶翺奏請暫借豁捐以濟豫賑已奉
旨准行在案無如近年各省情形各項捐務均成弩末惟查翎枝一項向准收捐光緒元年經戶部奏准停止伏思此項捐輸於仕途尙無甚窒礙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豫賑緊急非他項辦捐可比飭部特發花翎執照三百張藍翎執照一百張由驛遞交河南省城爲收捐備賑之用無論何處概不得援以爲例其收捐數目應由臣到豫後商同署撫臣李鶴年擬定報部備案仍由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捐局員經理收捐所收款目隨時由賑撫局收用以專責成似於目前籌款不無裨益伏乞
聖鑒訓示遵行謹附片具
奏

請調辦賑人員片 光緒三年十一月 日

再臣此次奉
命赴豫其經理賑務自應仍由各州縣官認眞舉辦勢不能一一派員監視轉成紛擾惟文移往來及隨時應辦各事必須有廉正明幹之員相助爲理查有刑部主事黃貽楫堅苦耐勞辦事精核內閣中書曾金章品詣峻潔器識宏通可否仰懇
天恩准臣隨帶前往俾收指臂之效此外如有在籍公正紳士堪以派令隨同地方官勸助賑事者再由臣商同署撫臣李鶴年隨時辦理除臣世受
重恩仰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明飢溺之念顧瞻鄉邦急難之時萬不忍輕用賑務一錢應即自備資斧不復支領經費外所有該員等應領薪水俟臣到豫後再咨由署撫臣李鶴年照章給發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謹
奏

陳報到豫日期幷沿途災賑情形摺 光緒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爲恭報 臣到豫日期並沿途災賑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跪聆
聖訓仰見
慈懷軫念災黎至誠惻怛欽感莫名當卽趕緊束裝於二十六日由京起程行抵保定暫停一日晤商大學士直隸總督 臣李鴻章承蒙懇切代籌不遺餘力並許於現抵天津招商局採運米石內先爲墊付米價撥給三萬石俟開冰後卽爲運送實屬不分畛域力顧大局嗣經眞定順德兩府屬境見有積雪詢之士人知十一月內先後得雪二次均在二寸內外土脈久乾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足沾潤除向有井水渠水之地間有種麥者餘皆一律未能播種故民間已有日不再炊及以棉子槐角雜糠秕充飢者賴李鴻章嚴飭地方不准匿災不報並參劾不恤民隱之牧令蠲緩撫恤相輔而行尙少流亡十二月初十日行入豫境計經彰德府之安陽湯陰衞輝府之淇縣汲縣延津十四日踏冰渡黃馳抵省垣沿途間有得雪之處均不盈寸彌望平原盡成赤地飢民則鳩形鵠立不忍入目其逃者十百爲羣衝犯朔風相屬於道時有僵踣問之多半素封蓋歷秋及冬不惟次貧者已成極貧卽不貧者亦成極貧矣詢其逃將何之亦不能對勸其各歸本籍又不肯從經 臣剴切宣布

聖恩慰以此後必普加賑恤乃有願回者 臣酌予川資或飭地方官量給口米備文移送俾得自達其未逃者臥轍攀轅涕泣求賑每過城鎭鄉市輒擁 臣輿不得前行經 臣再三開導必須到省城後方能籌運錢米諭令靜候始放 臣行而朝不謀夕迫不及待之危苦往往於 臣過後失聲痛哭慘不忍聞其餓斃於途者遺骸在地荒僻處所甚至爲犬烏殘食形體不全 臣雖所至飭令掩瘞而目所未見更不知凡幾至各處粥廠類皆設在城廂內外近者得食遠者不獲一餐且人數衆多擁擠喧囂失領重給苦樂不均亟須設法整頓 臣接見各該州縣詢以原有戶口及逃散死亡現存極貧次貧各若干均不能纏悉登答其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平日不能實心實力實事求是可以概見 臣當卽嚴飭各該州縣趕查實在戶口重造清冊趕設四鄉粥廠俾免向隅尤可異者一面開廠賑濟仍一面徵比漕糧垂斃之民重以追呼豈復能堪災黎控訴之呈日有百餘紙 臣因思前半年災歉已成倘不敲骨吸髓爲留未盡之脂膏俾得多延歲月何至今日就死之既多且速言念及此能無歎息欲俟到省後會商停徵誠恐多延一日卽多傾無數之家多斃無數之命當卽仰體
聖恩批飭一面停徵仍咨明署撫 臣查明應蠲應緩照例奏明辦理此外有控訴苛派差徭及命盜冤獄者似於賑務無干而災區紛

澤甚殷革除積弊申雪冤沈或冀上迓和甘臣亦諄飭各該府縣趕爲清理不得需時至西路修武等縣非臣道路所經途次接准直隸督臣李鴻章及督辦山西轉運事宜編修吳大澂先後函咨均謂修武一邑山徑窈深北達晉邊從前戶口本未查清漏賑甚多前此剿除股匪後已散飢民多潛匿未歸恐奸匪乘機仍復句結煽動爲兩省邊患急宜招徠撫恤以杜亂萌臣當即函致河北鎭臣崔廷桂就近督同該縣先爲鎭撫並函商署撫臣安籌經理刻又聞河南府屬之嵩縣等處有刀匪飢民嘯聚滋擾鎭臣尙須渡河赴彼處相機剿撫臣再當與署撫臣隨時妥商現在署撫臣涖事方新一切實力整頓迅圖補救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惟有恪遵面奉
訓諭與李鶴年和衷共濟嚴查各地賑務務令實惠均霑以仰副
九重軫念災民之至意除將籌款散賑各事宜及修武等處彈壓撫綏悉心商定會同李鶴年恭摺具奏外理合先將到豫日期並沿途災賑情形由驛三百里馳陳再臣此後文移往來拜發摺件應刊刻木質關防以便鈐用而昭信守文曰
欽差幫辦河南賑務頭品頂戴刑部左侍郎伊勒圖巴圖魯關防此次係借用河南巡撫關防合併聲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續籌借撥截留各款摺 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奏爲續籌借撥截留各款以濟賑需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本年豫省被災至重且廣臣等業將奇慘情形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拜發籌款摺內披瀝具陳非敢屢瀆宸聽第以臣等仰承
德意責在救民撫恤不周惟臣之咎財粟告竭無以撫恤坐視死亡臣等更將何忍現在各州縣饑困情形日甚一日待賑饑民日多一日各地方已設之廠以銀米不繼勢將中輟紛紛告急不得不趕籌接濟未設之廠以萬衆待哺不得不趕籌開放而庫款一無所措加以本省練軍旗綠各營無不待餉急迫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得已先就省城及外屬各商戶暫商挪借而爲數無幾萬難濟急臣鶴年受事兼旬一面派員確查成災地方現存饑民數目一面將辦賑州縣分別舉劾以昭勸懲臣保恆抵汴亦將半月一面釐定賑章一面於各處辦賑委員諄囑詳告冀救從前急遽設廠漫無章程之弊惟銀米兩缺則待辦之事不克應手款項不敷則望救之民不能徧及遷延片刻即多斃無數生靈夙夜焦思斷不能不汲汲籌款籲請再三前懇截留江安河運新漕九萬餘石仰維
逾格鴻慈必能俯如所請此外續查有江蘇鎮江府屬丹陽金壇二縣抵徵漕米二萬石本年所收錢文約十餘萬串係以八成買米隨漕起運以二成解司充餉臣等公同商酌擬將此項錢文儘數借留暫供春賑俟豫省開徵後如數買米補運京倉其餘二成即作爲協撥賑款免其籌還本年江浙新漕百餘萬石少此二萬石爲數無多且本在正漕之外將來仍由豫買運
京倉似尚於正供無損倘蒙
恩准借留並請
飭下江蘇撫臣吳元炳將此項抵徵錢文概爲易銀派員解豫如業已採買米石即將正耗各米及水腳等項銀兩全數兌交前次擬派轉運江安漕糧之道員張汝梅一併領運又查江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上年留養江北災民用存賑餘銀三萬餘兩改作捕蝗經費咨部有案近聞該省連得大雪蝻孽已可潛消捕費空懸不妨移用擬請
飭下該省督撫迅飭提解異日亦由豫省籌還再查豫省每年有解部榮工加價銀五萬兩向由長蘆運庫就近解部可否仰懇
聖慈俯念豫災准將明年之五萬兩截留助賑如蒙
恩允應請
飭下直隸督臣李鴻章將此項銀兩截留提早解豫俾得多拯災黎所有臣等續籌借撥截留各款緣由謹合詞繕摺籲懇

恩施無任悚惶迫切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賑款還借兩難擬濬利源摺　光緒四年正月三十日

奏爲通籌賑款還借兩難擬濬利源以備歸補而裕度支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奉
命幫辦河南賑務後當將災廣民衆需款浩繁據實懇陳擬借各省存公款項並息借商富銀兩統指豫省開征後於地丁正款提還奉
旨交由戶部議准飭令河南撫臣督飭藩司通盤籌畫每年除本省河工兵餉及京協各餉能勻出若干歸還借項奏明辦理在案查豫省田賦額徵三百餘萬兩歲收僅能至二百餘萬兩而京協各餉撥解甚鉅庫藏不敷在常年已難支拄今遭奇災除照例緩徵及奉
特旨豁免外進款益少縱令蒙
恩准將京協各餉一律停解除去本省用款所餘無幾綜計通籌非將京協各餉停解十年不足補因災少入之正供而清因賑多出之借項揆時度勢京協各餉萬無久行停解之理此籌還之難也至被災以來民困日甚一日除流亡不計外仍有五六百萬災黎無論如何核實撙節非二三百萬鉅款不能救垂斃之命俾獲生全爲目前濟急之計非向外省商借別無他法然不先指定確切可恃三二年可望之的款則歸還不能豫必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恐稟臣既躊躇而不敢輕諾即商富亦觀望而不能勉從一有窒礙屬望皆虛數百萬生靈何能以空言果其枵腹此又籌借之難也臣仰荷
聖恩畀以救民重任但使心思智慮之所及安敢不盡力籌畫自到豫以來與撫臣李鶴年屢疏籌款並懇
邀格鴻施俯如所請非敢故爲煩瀆祇以救荒如救焚拯溺事不可以片刻延即款不可以旦夕賈及今不救稍緩時日有不勝救不及救者幸逢
堯舜之主而猶瞻顧遲回匿情不獻歸怨
朝廷不惟上慚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君父抑且內疚神明此臣區區苦衷不敢自安緘默必求
天聽俯察也無如
國家經費有常在部臣統籌全局量入爲出不能不愼重權衡臣易地而處亦當深諒其仰屋持籌之苦日夜焦思審量再四當此財力艱難求於全局無礙而於還款又能見信者惟有於川鹽行楚暫緩截止並加抽鹽釐備抵賑需爲兩全之至計查楚岸行鹽川淮互爭相持日久迄無定局徒令梟販乘機得利正課虛懸欲圖兩利轉致兩虧夫川鹽成本既輕運費亦省民間又喜其色味並佳爭買便食利之所在民之所趨嚴刑所不能止故川鹽連檣直下官莫能禁人人所知淮鹽成本既重復代認川釐價貴銷遲勢所必然故淮商復岸不能復引徒爲口實鹽既滯銷不惟代謀之川釐不足深恃即全岸之淮課亦必終虧情勢顯而易見辦法當早變通臣愚以爲政貴因時難以強制與其爲淮商爭復楚岸不如就楚岸重取川釐俾川鹽資本過於淮商即以爲漸復淮鹽之地臣近接兩江督臣沈葆楨來函謂川商獲利三倍淮商臣擬嗣後川鹽入楚除照向例抽釐外爲豫賑加抽十文或八文先以一年爲限倘川鹽不禁自止則淮綱立可規復倘川鹽暢行如故則再試一年統將加抽之釐爲豫省撥還借項若以後川鹽仍暢銷是終不可禁遏淮商雖力爭亦屬無益應俟豫欠抵完即以加抽全數撥抵淮課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定爲常則似此變通辦理一可息兩地爭端一可清豫中積欠並可爲淮課取償於
國計終無虧損京協各餉亦不致久停利莫大於此者伏望
聖明採納飭議速行豫中借款辦賑係臣創議不敢不力圖彌補免致部臣與河南撫臣輾轉爲難即以上紓
宸慮管見所及是否有當謹專摺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陳報豫賑情形並陳恤災關繫國計摺 光緒四年二月初七日

奏爲馳報豫賑辦理情形並附陳撫恤災黎實爲維持國計起見關繫匪輕恭摺會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豫省地處平原民業惟資力穡歲徵丁漕三百餘萬皆出自田間是以救荒要策總以保民爲主目前少一流徙他方之戶卽日後多一上供正賦之民撫綏不亟賑濟不周病在民生而終必害於國計臣等共膺艱鉅曷敢停賑待款貽誤事機查上年勘明成災之三十三州縣業經開廠散粥並在武陟之廟工河北之延津各設總廠均由前撫臣李慶翺奏明在案臣等接辦以來確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查各州縣收養民數或 萬或 萬不等廟工爲原陽等七縣往來要道延津濱臨大河飢民尤多人給一粥幾有應接不暇之勢因於河南屬之新鄭交界陝州屬之靈閿交界開封屬之新密交界開封陳州等屬之扶鄢交界各就適中地段各添總廠一座冀廟工延津兩處衆勢稍分老弱不任奔馳者就近可以領食乃河冰一開北岸飢民扶老攜幼紛紛南渡日有數十百起省城原設之米廠三座粥廠一座已收養 萬餘口原設之棲流廠四座人數亦滿勢難增收又於南門宋門外趕築寬大土圍三座各蓋蓆棚百餘間將南渡飢民陸續收入所有原設之廠續添之廠均令委員紳士輪日值宿專司廠事不假胥役之手並延醫生 人月給薪水逐日赴廠診治病人以期溝壑遺黎勿滋傳染惟賑務扼要全在清查戶口分別土流使土著者領米而歸勿致輕離田業流亡者就廠食粥得以延渡餘生臣等先就省城之九隅二十八段城外之四鄉共 百十村莊遴委員紳照刋發册票定式逐戶查明塡註現已一律造齊除不應賑戶口從嚴扣除外計祥符一縣列入賑籍者已有 萬 千 百餘口其已勘成災之三十三州縣續勘成災之 十 州縣先後飭令照省定册式查明造報俟册籍全行解到擬將原設之粥廠普行停撤按照省章各設棲流廠專收流民在內棲宿日給兩粥其餘城鄉土住之戶改爲五日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放米穀不准已領米者重復混入粥廠致艱難籌得之款冒濫支銷漫無節制自去冬至今各州縣稟報得雪一二寸者已有兩次目下卽未可興耕而籽種必應預計當此賑款支絀購買分給力有未能臣等先行出示曉諭令各該處官紳諄勸殷戶酌量出種借與貧民俟款項稍敷再由官爲購給至豫省水田本少鑿井以溉者亦復無多窮民經連歲奇災頗悟井田利益臣等已委曉暢農田之員分赴各該處因勢利導其力量稍裕者聽其自行開鑿餘俱計其工作授以口糧並將區田書交該委員等頒發各村莊勸令如法試辦並許酌提公項借給無力貧民以爲服田資本倘有一二處遵行獲利此後踵而效之者

必益加踴躍以救旱爲備荒其足裨民生而裕
國計實匪淺鮮就各處流民而論籍隸彰衞懷者自北而南籍
隸河陝汝者自西而東均奔赴省城及東南一帶沿途覓食已
飭各州縣隨時收養勿任逃亡其業經流入鄰省之窮黎臣等
欽遵上年十月間
諭旨函託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湖北各督撫臣飭令毗連豫省
之各該地方官妥加安輯嗣接歸德鎭臣牛師韓安徽潁州府
知府續慶等稟報知皖省潁亳壽三屬經統領皖營提督李得
勝壽春鎭總兵郭寶昌在籍之前江西九江鎭總兵程文炳及
續慶等籌捐設廠入境災民均稱得所臣等又復飛函獎勵託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其廣爲收養所設廠座當必能集款擴充此項流民均擬俟本
省賑米廠棲流廠照章設妥又得甘霖疊沛再行知照各該處
資遣歸耕毋致拋荒本業際此時艱款絀區區規畫能否有成
昕夕焦思迄無把握然現在節交春令農事將興萬一撫恤未
徧流離赤子無計挽留勢必連歉之餘又虛地廣人稀財賦暗
中銷減則有形之旱已耗數百萬正供無形之災又增數十年
隱患臣等仰蒙
恩命畀以賑撫重權不敢恤小費以誤民生尤不敢誤民生以
虧
國計惟有儘力拯救謀此子遺以期上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再辦賑固以核實爲先散賑尤以糾弊爲亟
弊之所在非法不足絕其萌法之所施非嚴不能使之畏臣等
自當隨時隨事明查暗訪遇有營私誤賑各官紳分別情罪輕
者據實參處重者奏請立置重典臣鶴年奉
命稽察賑務現在署理撫篆轉瞬挑汛屆臨河工事宜妥籌兼
顧自未便出省周歷巡查臣保恆正與臣鶴年措畫賑需統籌
全局俟諸事就緒再行親赴各災區嚴密查察清除積弊冀得
實惠及民合併聲明除豫省賑章咨送軍機處備查外理合將
辦理實在情形並賑務與
國計大有關繫之處會摺由驛馳陳伏乞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變通撥運米石辦法摺 光緒四年三月十一日

奏爲奉撥米石運費甚鉅急切難籌擬變通辦理恭摺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接奉
寄諭准借通倉秈米又蒙
特恩分撥南漕當將欽感下忱並派員前赴津通領運附片陳明在案臣等遵即商籌運費冀早日到齊以救危急惟查自通抵豫每米一石運腳需銀一兩自津抵豫每米一石運腳需銀八錢合計秈米南漕十八萬石共需運腳銀十六萬四千兩當此庫儲匱竭捐項艱難之際欲再籌備鉅款實屬力無可施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以現撥之部庫銀兩全歸運費支銷所短尚六萬有零而兩項並運津通駛船斷不敷用分起轉運又曠延時日再四思維擬懇
恩施格外准其變通辦理查東漕實應徵運二十五萬一千餘石除已撥晉豫賑米十六萬石外尚餘九萬一千餘石如將此項漕米儘數移濟豫賑抵分領南漕八萬之額兼可抵秈米一萬一千餘石在東省運送到通到豫其費相等毋須豫省另籌在河南就近催繳尤爲便捷且以東漕之粟米抵換南糧一轉移間於京倉無損於豫賑有益而經費節省數萬又可多延無數飢民之命自未便拘泥前奏緘默不言應請旨飭將東漕餘米改撥赴豫豫應分南漕八萬石依舊運通所有東漕例應支發之兵米亦即從此項南漕內照數提放不致顧此失彼至秈米十萬石除以東漕改抵外應領若干已派委妥員無論如何籌措即赴通請領待年穀豐稔仍照十萬石補還臣等係因經費支絀起見冒昧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瀝陳豫省危迫情形摺 光緒四年正月十九日

奏爲懇陳豫省危迫情形疊次借撥銀米籲懇
聖慈飭將已准各款迅速提解議奏各款
邀格施恩以紓民命而遏亂萌恭摺會奏仰祈
聖鑒事光緒四年正月十六日臣等接奉
寄諭豫省被災甚廣朝廷矜憫災黎時廑宵旰如該署撫所請
並無窒礙自應立沛恩施等因欽此臣等跪誦之下感悚莫名
當此時事多艱各項銀米均關緊要原不敢輕議挪移自顧目
前之計惟豫省所屬東南各府州縣災歉尚輕其西北兩路被
災極重每縣粥廠就食貧民自三四萬至八九萬不等而賑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不及流離塡委者仍不可數計自去年十月開廠至今截撥之
款捐輸之款以及漕常倉穀已皆散放殆盡現所指望者止東
漕八萬石耳催運到日分給數十州縣亦頃刻可盡臣鶴年受
事之初藩庫存銀僅止二千餘兩災歉之區既不能征收開征
之地亦報解無餘實屬無可籌措不得已向本地殷實之戶竭
力商借臣保恆復將胞弟保齡籌寄資斧銀一千兩捐助賑款
以爲倡率而紳富寥寥舌敝脣焦苦難應手各處粥廠紛請接
濟均有朝不謀夕之懼且原設各廠多在城關數萬衆恃以爲
命一旦炊煙不舉立視其死固有所不忍倘有他變又何堪設
想臣等奉

命以來日夜焦思未能多設一策多救一人仍不免以殷憂仰
煩
聖慮撫衷自問無以上副
委任下計生全負咎實深罪無可逭應請
嚴加譴責以謝災民而死生呼吸之所繫賑撫刻不容緩仍不
得不仰求
君父邀格矜全臣保恆請撥廣東生息銀十五萬兩業已奉
旨允准淮引票捐亦經部議令兩江督臣酌度辦理均懇
飭下該督等迅提迅解以濟燃眉至臣等奏撥天津招商局採
運平糶餘米三萬石此項係該局員於原定山西直隸平糶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數之外另行寬備即該二省仍須續辦平糶以糶過之資輪流
採運海船迅速儘可不誤臣保恆道經保定晤直隸督臣李鴻
章慨然允借該督統籌熟計諒必事屬可行餘如臺灣捐款原
爲海防要需李鴻章因曾接福建撫臣丁日昌來函謂此款不
敷修路之費尚待續籌乃能興辦暫可移濟賑款急用是以向
臣保恆告知一併提借江南各州縣積穀亦係丁日昌與李鴻
章函中所商否則臣等無由知也至江安漕糧原不敢輕請截
留伏念晉豫同災去年漕糧曾蒙
恩准分撥兩省此時豫省賑需倍繁於晉即如晉省攤銀在豫
境廣購糧石臣等以無款不能同購豫民亦忍飢而不獲同食

是以臣等不敢避冒昧之嫌援照晉省截撥本年江廣漕糧之案爲民請命今奉
特交部議自應欽遵
諭旨聽候議覆但事屬危迫遲緩一日即多斃無數窮黎兼恐釀不測亂機臣等智窮力竭謹據實懇陳伏乞
聖明垂鑒臣等苦衷萬非得已一面將臣等
交部議處以策措置無方之罪一面
特施破格殊恩如部臣業已一概議准臣等固感其急難之公誼即部臣未必盡如所請仍懇求
聖主渙汗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特頒俾數十州縣垂斃之衆共慶再生彌戴如天之
聖德庶臣等亦藉以勉竭愚誠冀使普霑實惠以副
朝廷矜憫災黎之至意豫民幸甚大局幸甚所有豫省危迫待用情形謹合詞恭摺由驛四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謹
奏

豫省賑撫危迫請撥鉅款摺　光緒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奏爲豫省災區彌廣賑撫方殷需款浩繁司庫匱竭懇陳危迫情形籲懇
天恩飭部迅速籌撥鉅款散放接濟以拯殘黎而維全局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據署布政使傅壽彤詳稱豫省上年旱荒特甚災出非常經前撫臣李慶翺將勘明成災之祥符滎澤等三十三州縣兩次奏蒙
恩准分別撫恤加賑蠲緩新舊錢漕並奉
特旨蠲免本年上忙新賦嗣因麥未播種災象又復加重節次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飭委會同該管府州縣逐一覆勘核議又將續勘成災之陳留杞縣等二十六州縣原勘成災現又加重之鄭州滎澤等二十五州縣及勘未成災民力拮据之內黃等二十一州縣分晰詳請奏乞
恩施准予一律撫恤蠲緩在案是成災共七十二處之多通省核計已十分之七被災之廣受災之重爲二百數十年來所未有自去冬至今據各州縣稟報暨回省委員過路紳商陳訴其流離困苦直有目不忍視耳不忍聞口舌所不忍殫述者緣被災之初不過貧窮下戶本乏蓋藏無以自給或變賣衣物器具或拆售房屋瓦木迨至搜括罄淨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

號泣中途帶病忍饑踵蹌載道乃未幾而中戶之家日食不繼亦復如此矣又未幾而小康殷實之家坐食山空皆復如此矣卽以省城粥廠而論初設不過四萬九千餘人至年底已增至十萬正月飭查祥符縣四鄉應賑戶口幾至三四十萬此其明證其餘各州縣查報自數萬至二十餘萬不等查定例撫恤加賑每大口日給米八合折色銀六釐小口減半每月每口給折色銀一錢八分以七十二縣應賑戶口計之至減亦有六百萬口每月卽應給賑銀一百零八萬兩春季正二三三箇月共需賑銀三百二十四萬兩急需散放如果清明前後能得透雨則普律種秧可望接濟民食而饑饉餘生逃亡未復不特牛具籽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種一無所措且出土結實亦須百日爲期安集招徠勢難驅梏腹之殘黎盡力隴畝揆情度勢夏季三月賑銀不能不接續加展截至七月止總非七百萬兩不辦分之則成涓滴聚之則如邱山此豫省災賑迫急需款浩繁之實在情形也再查豫省自光緒二年被旱歉收卽經奏明動用捐存積穀平糶出借散放並酌動閒款湊集捐賞以作冬令粥廠之費已屬羅掘支持上年旱歉更甚荷蒙

恩准截留京餉十萬兩漕折尾欠銀四萬七千九百餘兩又奉特旨撥發海防經費銀十二萬兩截留江安漕糧四萬石

閻澤覃敷至優極渥所有前項銀米均係先盡成災之三十三州縣酌量勻撥每一州縣分銀三四千兩分米一二千石不等隨到隨發迄無餘存其續勘成災之陳留等二十六州縣困苦相同亦經酌撥經費並查有漕蘄常社各倉存穀及紳富捐項飭令動支碾運放粥放米隨地撫輯前奉行知戶部原奏內開豫省自請賑以來截留及准撥淮綏浙豫紳捐共計有銀四十八萬九千七百餘兩加以糟糧十二萬石皆切實可靠之款等語覆查廣東生息銀十五萬兩現准兩廣督臣來咨分撥豫省銀五萬兩尙無解到時日又緩解京餉四萬四千七百兩本擬征收解庫提出濟賑奈一經停征此款亦歸無著是照部臣所計四十八萬兩有奇僅止三十四萬餘兩內除廣東生息五萬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未到十字河工需解到八成銀四萬兩下餘五萬亦未到又山東漕糧八萬石據報開行尙未撓抵豫境統計豫省賑需截至二月止司庫實收銀二十四萬餘兩江安漕糧四萬石而已就令銀米卽日解到萬不敷一月之賑其省城四關四廠五棲流所及外縣特設之廠多者十餘萬人少亦四五萬人月需米糧按時價糴買計用銀已不貲東挪西湊敷衍至今又復指何項接濟此外酌借官商及收捐翎枝黏局協豫等款雖廣爲勸辦應者寥寥難資挹注又如借撥江蘇倉穀臺灣工需淮引票捐川鹽加釐均未奉有明文亦恐緩不濟急至於本省司庫情形前於統籌停解京協各餉摺內縷晰陳明現計照常開征之浙

川商邱等二十七廳州縣又勘未成災之睢州河內等八州縣酌征上忙新賦籠統牽算不及四十萬兩而張宋兩軍月餉本省旗綠河各營兵餉黃河工需及災區州縣借領驛站夫馬工料各官廉俸等要款已五倍於所收之數顧此失彼右絀左支萬難提供賑需亦屬毫無揑飾此豫省賑款無出司庫匱竭之實在情形也夫救荒如拯焚溺此日恆羸枯瘠奄息垂斃之飢黎皆平日力穡服田踴躍供輸之赤子及今賑濟已覺其運過此以往則老弱者盡塡溝壑人稀土曠課賦必至空虛強壯者舍死偷生串脅爲非鋌走更無底止如近來鄧州新野汝魯靈盧到處匪蹤蠭起重煩兵力雖不必盡屬災民而多因飢荒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等情懇請具奏前來臣鶴年職司守土臣保恆奉命拯饑目擊耳聞責無旁貸查核該署司具詳各情業經疊次披陳仰荷

聖明洞鑒明知

國家經費有常帑藏非裕是以懇借洋款請動各省存項及倉穀漕糧通倉餘米並設法勸借勸捐請發空白執照凡閭見所及思慮所到可先代部臣籌畫者無不敷陳於

聖主之前原期積少成多湊成鉅款解中土倒懸之厄紓

朝廷宵旰之憂無如艱危過甚力與願違昕夕焦憂無裨施濟不得已再行縷瀆籲懇

皇上俯念災區

特頒渙號

迅賜飭部查照災區饑民實需賑數趕緊籌撥鉅款分批解豫以便核實散放普濟殘黎而維大局至散放章程業經臣等妥議頒行通飭遵照斷不容官紳胥隸從中弊弄以期無濫無遺合併聲明所有豫省災區賑撫危迫請款各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豫省各屬得雨摺 光緒四年三月十七日

奏爲豫省各屬現在得雨恭摺馳奏仰慰
宸廑事竊照豫省連年苦旱災困情形久在
聖明洞鑒伏念
皇太后
皇上深宮減膳禱祀虔申爲數省億兆生民請命臣等仰承
德意悚惕滋深入春以來疊次設壇步禱雖間有得雨之處未
能霑足二月望後恭設長壇分率僚屬紳耆朝夕竭誠步詣虔
禱並委員潔齎馳詣懷慶修武縣之清龍洞取水來省供祀三
月初四五日後即濃雲密布間有微雨初八九日省城得雨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寸十一二三四五等日又復得雨四寸有餘附省各州縣稟報
大略相同東路南路所屬州縣於上月即陸續稟報得雨現在
據報各五六七寸以至深透不等河北三府州縣據報初八以
後得雨各一二三寸不等現尚連陰未霽河汝所屬得雨二三
四五六寸至深透不等惟陝州所屬得雨均止二寸大概一律
均霑當此久旱之後獲邀渥澤早晚秋禾皆可乘時犁播已種
二麥亦得藉以滋長一切賑務仍須趕籌接濟而民間口食得
有指望人心稍定大河南北數百萬生靈實賴此甘霖普被以
有轉機是皆
聖主宵旰憂勤精誠感格所致闔省官民無不同聲抃頌除飭

查各屬是否續又得雨暨分寸多寡再由臣鶴年循例彙奏外
所有各屬現在得雨情形謹合詞恭摺由驛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籌賑未竟驟病增劇摺 光緒四年四月 日

奏爲 微臣籌賑未竟驟病增劇伏枕懇陳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自道光三十年通籍由編修隨 臣父袁甲三剿賊皖豫嗣在山東剿辦捻逆旋赴陝西辦理糧臺並幫辦出關餉運事宜迭蒙
恩眷擢 臣卿貳光緒三年十一月奉
旨幫辦河南賑務當即馳抵汴城與署撫 臣李鶴年悉心商酌將豫中款項艱窘饑困危迫及辦理詳細情形歷經會奏在案 臣以爲籌款不多則撫恤不周無濟於事糾弊不力則徒資中飽實惠不得均霑中州遭連歲奇災强者以老弱爲糧溝瘠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息未寒髀肉已被臠割甚至骨肉相殘父子兄弟不暇顧恤忍而出此天理人心澌滅殆盡設任其積忍成性不思保全而感化之恐一朝敗壞決裂悍然不顧其禍不可勝言是以 臣每遇外省可借之款函牘馳商幾無虛日每接見官紳破除情面反覆勸戒不惜身爲怨府總期一粟得入饑民之腹一錢得入饑民之手以求無負
委任現在仰荷
聖恩截漕發帑鄰封借撥銀米指日可到方幸安輯撫綏得所藉手適省城瘟疫盛行 臣自恃氣體强壯親至各廠稽查撫慰不料傳染時氣陡患喉爛項腫趕緊醫治急投重劑不見輕減據醫者言證由操慮過切受病已久又染瘟熱邪毒所致 臣言語蹇澀而念及民瘼時艱未能挽救愧恨不已五內如焚查豫省民困之深蓋藏之鮮一由於差徭雜派太重再由於積穀經理不善三由於水利久未興修正冀賑務稍鬆與撫 臣次第商辦乃驟膺疾疫事已危急恐不能再起圖維而 臣又受
恩至重任事以來未能多設一策多救一人負罪滋深萬死不足自解屬以喘息垂盡將與
盛世永辭圖報無由惟祝來生將爲
聖朝犬馬死且不朽抑 臣更有請者方今時局艱難赤地數省天意人事昭然可見惟有施惠政固人心飭紀綱求賢才以圖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補救以冀自强伏願
朝廷遇災修省謹益加謹實事求是思所以維邦本而格
天心儻蒙
俯納 臣言則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伏枕哀鳴語無採擇不勝翹企依戀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說文解字

聖武紀

序

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宇宙之間均是人也乃或戴之爲君或推之爲長特以其能教人能養人耳豈獨不嗜殺而已哉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所以太息而深慨之也我

大清之肇興東土也積德累仁至太祖高皇帝而始盛明人害我景祖顯祖其讐乃不共戴天遣討尼堪外蘭罪人斯得與明

固已釋怨而有之矣乃三十餘年之中明之邊吏不飭屢搆釁至萬不得已始以七大恨告天薩爾滸之戰以四萬人破明兵四十七萬旋即定鼎瀋陽朝鮮蒙古以次降服軍威國勢一舉而滅明易易也乃屈意與明和至再至三無非以順天心拯民命爲亟披肝瀝膽絕無誇大之言惟願明之君臣翻然覺悟以共享昇平之福

大哉王言至公至正誼

大聖人之度量已足包舉明之天下而有餘一時英傑之士如范文貞尚耿諸王相率來歸弼成大業君臣上下洞然一心無纖毫之壅蔽寬厚爲之本

嚴肅爲之用愼於行師精於得士以視明萬歷
天啟崇禎三朝政亂於上士鬨於下雖有熊孫
袁洪諸能臣不能稍見其尺寸大都因讒而或
死或斥不啻霄壤之懸宜乎
昊蒼眷佑不煩尺箠寸鏃而反開關以延王師自古得
國之正湯武以來莫如我
世祖章皇帝者矣而要其締造之艱難經營之劬瘁無
事無時不以民命爲重而民命所賴又悉關乎
賢才之進退得一佳士輒惜之憐之容之恕之
必使之意感心服甘爲我用而後已此
太祖

太宗相承一念所以貽子孫億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在
此乎謹節錄開國以來
典謨誓告及方略附載若干條尊之曰能一編俾世之
人知我
祖宗朝之統一彝夏悉主悉臣皆由持盈保泰不啻殺
人視民如傷止戈爲武迥非元魏遼金元之窮
兵好戰以此始亦以此終者可彷彿萬一也後
之謀國者其有以鑑諸浙西金宏清

明論
明亡不於崇禎而於萬歷昔人言之眾矣而其
所以取亡之故則尚未有詳論之者究其禍始
蓋惟江陵一人足以當之江陵以贍代奇才一
身任社稷之重內安外攘其功誠已偉矣所乏
者武侯所謂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數語耳平時
蔑視後進無一足當其意新進之輩嵗月久
當其奪情有隙可抵各出死力與爭諸君名曰
高而江陵望日損矣終明之世喜諫與閣臣爲
仇皆江陵抑之過深而天道好還變本加厲國
祚亦旦隨之而盡也自攻江陵後羣言雜進茅

蕙互攻申文定留中之例興而昌言者愈無所
忌封疆和戰進止小臣皆得而搖撼之此亡徵
關係之大者我
朝之興蓋在萬歷十一年正江陵身故之後因循
至四十五年遂有四路喪師四十七萬之禍遼
瀋旋失害已切膚而我
太祖
太宗憫念中外元元屢次屈己議和明臣無一敢上達
者雖政府樞部亦畏京朝官之正論而不敢主
款迨熊廷弼王化貞一敗塗地竝轡入關宜乎
可以已矣而卒未有人主議崇禎一朝我兵入

內地者先後四次無不勢如破竹直至山東兗州以下袁崇煥誅矣孫承宗殉矣盧象昇沒矣
沈棨盟於大同陳新甲使於鐵嶺我
朝望和之心甚切其時流寇已蔓延秦楚明之大局萬萬不支乃仍命洪承疇率傾國之兵十三萬至松山不戰而潰明之君臣一愚至此尙何
言哉使早允我
祖宗朝之請休兵息民移其兵力專圖闖獻則洪孫盧三人之才足以掃蕩乃偶值逆氛稍靖卽移之東行於天下事之輕重緩急莫不倒置務虛名而受實禍東晉南宋蓋有所不如矣前明養士

最厚士節最伸然以一二迂拘執拗之書生動輒牽制朝柄及一旦黍離荆棘亦不過飲泣銜哀以遺老自潔一身曾何益於君國哉當崇禎一朝我兵正强諸王貝勒爭以取明爲言此較之明君臣潰敗之時而猶以和爲恥者其順逆强弱固不同矣而
太宗文皇帝堅不謂然力拒所請惟以蓄力待時應天順人爲主使明之君於此時亦能盡矯諸臣之失獨決至計以不可不和之故正所以保全宗社民命爲之援古證今大書特書宣布之力行之使大小臣工曉然於利害輕重豈不轉危爲安行無所事哉固知
與王之睿識可取而不取與不可不和而必和自能洞燭於數萬里之外數百年之後億萬人之上也
夫北宋以前名臣大賢未聞以和爲諱以和爲恥者自金人虜徽欽而使康王稱臣稱姪凌辱過甚有志之士不能不生義憤然易世後固未可一概論也
太宗允明人自行鐫印與我往來文移稱謂自低一格謙尊而光眞所謂以大字小矣而明臣大都匿不奏聞日以僥倖遷延爲得計幸而勝固矣卽敗亦以一死塞責亦何之無可如何至於君國

之治忽安危則如秦人之視越人而已須知同此一死與其失此身而無補於事何勿拚此死而全局藉以挽回則雖白刃紅鑪豈不甘之如肉乎斗筲之流無才無學無識其上者匹夫自經於溝瀆下者固有長樂老之故事在卽亡國矣彼之富與貴猶可不失也明思宗自謂非亡國之君乃有賢才而不能用有府庫財而不忍捨之良民從賊視君上如仇徘徊反覆及癸未甲申之交猶以陳演魏藻德李建泰諸人爲輔弼而與之綢繆大計宜其速亡矣溫體仁楊嗣昌眾所指目之奸臣也以溫之廉謹小心楊之

才略謂彼有何大過而得此惡名特以忌人之才畏人之能不問事之是非一味窺測上旨不任世之嫌怨但知諉避人言居高位而效下流即此數端已足壞人家國而有餘矣李鄴侯郭汾陽寇萊公于忠肅之所以流芳千古者當國勢至險至危不惜一己之身家性命但期有裨軍國一言而定大計此其所以賢也百年俄頃人無不死而一死之爲泰山爲鴻毛苟具一喙二目者皆能辨之奈何世之具一喙二目者甚少也噫

全謝山明莊烈帝論

莊烈自言非亡國之君雖然莊烈之明察濟以憂勤其不可以謂之亡國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則亦有不能辭亡國之咎者凡莊烈之召禍在內則退宦官而不終在外咨於議和伏讀

太宗實錄其與明議和之書不可指屈與督撫言之與守鎮太監言之又與帝書親言之又令朶顏三衛上疏言之最後破濟南執德王即令王上疏言之而帝皆岸然不許其始欲我去大號

太宗亦降心從之不稱帝而稱汗且令明人製寶以給之是殆可以行矣而尙不可乃泥於龍虎將軍之稱欲

仍以臣禮待我則勢所必不能者何其固也考之宋遼議和不過敵體曰南朝爲兄耳

太宗令於國書之禮降明一格推以爲中原一統之主其視遼人爲更謙亦思是時之本朝其何所畏於明而求和乎明人於百戰百敗之後而負氣若此不量力若此是則自求滅亡之道吾讀漢文帝與外蕃諸書語和而氣謙不難屈己之尊以收保世滋大之益而宋眞宗之謂曹利用也曰必不得已歲幣雖百萬亦可凡以爲生靈也倘謂東方本屬國非漢宋之比夫使非屬國何以降一等也莊烈貌視唐文皇其於二君何有乃其究也爲梁末帝爲金哀帝悲夫且夫明之所以亡者非

以流賊也力屈於東是以禍蔓於西向使當日者東方修睦得以專力於萑苻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三人者皆平賊之已有成效者也以之任東疆則不足以之任西征則有餘再假之數年而西方晏然李張之首梟矣計不出此而乃頻警撤西藩以赴之盧緣敗死洪則敗降孫以敗斥熊罷之臣已盡府庫又竭即令流寇不陷京師而 王師再至將何以應之亦必亡而已矣是非莊烈之過而誰歸也然且南渡通使高相國欲居尊稱而目我朝為可乎其亦迂而不達時務矣夫

乾隆時江藩田先生此論命意與余同而文筆尤楊更傑作也附刊之以見同心之雅

咸豐庚申東南大震而洋人亦擾京師使其時不即就撫則前明覆轍受累深矣

文宗顯皇帝獨決大計故社稷危而復安髮捻由此而滅助勦則有洋兵制勝則購洋器轉禍為福能令蛟龍反為我用

聖度淵深上繼

列祖

列宗之盛真我大清億萬斯年之關係也余作定陵大勳錄推尊

文宗為不世出之令辟曾文正公克復金陵擬追亦以三事恭述

廟謨之遠實千古定論也

我戰則克論

客有詢於余曰今日之洋務應戰乎應和乎余曰此何待言亦戰而已矣客曰其船之堅其砲之利其軍心之悍且整我之所效法西人之利器已用心十餘年而彼之機巧尚出不窮鎗砲之後開花不已進而至於連珠砲矣船之火輪不已進而至於鐵甲且水雷矣我雖疾足以往彼則絕塵而奔果何恃而操必勝乎余乃喟然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九世猶復我

宣宗成皇帝之海疆遺憾也

遺詔不入廟不配

天不立聖德神功碑我

文宗顯皇帝之北狩熱河也

聖躬不懌馴至大漸凡此異類之偪迫荷爲大清國臣子者豈可一日忘諸心乎是戰之說不必問其有可恃與否第當審義之當戰與否耳然而亦有說焉夫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至天與人交相感而其勝乃可必天之心何在在於民民之心何在在於君使君之心能事事惟民是依民之心刻刻亦惟吾君是戴則其兵有不勝用者矣財有不勝理者矣獨不見美利堅之於英吉利普魯斯之與佛蘭西乎美利堅本英屬之民

耳至英君虐焰不能撫有其人遂顯然起而爲之敵血戰八年至今自成一國普魯斯受法人之挾制七八十年一旦君民合力圍其都降其主全力挫滅之而有餘此豈分別彼此船砲之低昂乎只在君與民之心合與不合之分耳故今日議戰不必問我之船砲如何當先審我軍民之心爲如何我

大清之入主中國

聖聖相承深仁厚澤前後二百之變用楚之變甚而近日髮捻之變皆由民心尚固得以次第蕩平然今日與洋人對敵我之軍民能効死力與否能不爲敵資所誤且爲所挾與否尚不可知也則戰之說固亦未易輕言也今欲爲戰之說必先求戰之本本者何吏治也民生也士習也軍紀也國家於此四者嘉其心得其法則我中國之根本固矣心膂壯矣初與時一其道同其風上下貴賤固結而爲一心兵之鼓勇而出也彼一砲能傷百人我以千人進彼一砲能傷千人我以萬人進悉如普人攻法國之砲臺使大砲併無裝放之暇而如林如旅之眾亡命直前猶近其身則鎗砲無所施能遷達於海則輪船鐵甲有所不能到則彼亦且如我何而無奈我民

之心未易收也閩廣之無賴百金之餌爭爲漢奸焉津沽之匪人千金之賄私賣地雷焉以如此之軍如此之民即鎗砲過於洋人十倍而必敗於敵者可操券也我

聖祖高宗之百戰無敵於天下也試觀其時之吏治何如之清民生何如之厚士習何如之醇軍律何如之嚴譬如士民之家家政井然田產秩然奴僕之於主入無不頂而戴之則偶與他人訟無不勝矣反是則外覺方來內訟旋起甚至輸主人之實情於敵故自古及今從未有內未安而外可攘者也普國之君今年八十外矣其幼年

即爲法人所辱含垢忍恥者幾何時臥薪嘗膽者幾何時任賢任能睦鄰結援又幾何時至國脈強而民氣振日耳曼各國則皆推尊之澳地利亞則已摧敗之然尚未肯與法人爭迫法人強令王子不許爲西班牙之主且巽其詞而曲允之至萬不得已橫逆屢加通國之人皆裂眥攘臂而不與其天日夫然後始陳師而出焉及法境盡矣法君虜矣猶許其議和而不欲遂墟其地雖受害之法人至今亦無有痛詈普國者其恤民以仁使民以義深謀遠算強忍陰鷙能令其國之人皆樂爲之死待至數十年後而果於一發此中國古人中旬踐田單所不能爲者又豈書生紙上談兵撫劍疾視空言無補以宗社大計僥倖孟浪而一試之可比哉余嘗聞之老輩矣雍乾時作吏者其將赴任也必先慮律例之不諳詞訟之不決胥吏之未易馴伏緝捕之未易精勤惴惴焉懼爲宗黨羞今則所慮者陋規之不豐耳錢漕之不多耳親與友責望之重耳上司同寅趨承之煩耳昔之爲民者日出作焉日入息焉以見官府爲畏途以欠錢糧爲巨累今則吸煙而已酗酒而已能健訟於公庭爲豪能恣橫於鄉里爲快昔之爲士也終年不

窺園終身不廢讀布其衣疏其食村塾之館不過十金市井之徒不交一揖有更數十次小試而白首爲童終不改其儒素之業以貪利他圖者今則未遍五經已登鬻序伏案數刻便事嬉游于訟事爲固然閩考場爲本分稍有才調非替人鎗代即插訟扛幫而惡以爲狎邪博進之資至窮餓而不悔嗚呼官也民也士也其狼籍至此其尚能親其親長其長而爲國家效死不去乎哉至於兵則更有奇焉者昔之各省官兵奉調出征也父母泣於途妻子慟於野其視從軍爲至苦矣有過而哂其快者則對曰此行死

於敵者十之四五死於法者十之二三幸偷生還無幾一勝仗所償者一二月錢糧耳一克城所得者一枝藍衫極矣受

皇家豢養數十年有事能不以死報乎今則兵勇之往軍營合家有喜色訝以何以若是之勇則對曰勝則大發洋財平居亦可冒虛糧吞公費即有不合棄弁以回無名籍可稽與平居無別又從何處查我萬一喪亡世襲先之專祠繼之出兵不數年非提督即總兵花翎黃馬褂更易易也如是則以從軍為樂大國之民以從軍為樂則其於畏法懷恩二者尚有一二在念哉以

從軍為苦者仰

君上如天如神不令之出則已出則有必死之志焉以從軍為樂者不過四兩五錢募我一月耳一月盡則漠不相關何往而非逃生謀利之路兵心之不堪更有出官民士之上者求其敵愾同心以身許國視敵如仇以馬革為幸者有幾人哉故論今日洋務必以戰之一字為天經地義而所以能戰之故雖不能如普魯斯經營五六十年亦必下二十年極苦工夫自

兩宮皇太后

皇上親王大臣樞輔部寺台諫外而封疆司道守令無不振刷精神臥薪嘗膽破除一切習氣處處循名責實事求是無一事不綜核到底無一人不功罪顯然凡資格嫌疑推諉趨避敷衍瞻顧各弊痛心滌洗使中國庶政蒸蒸日上民則皆遂其生士則皆樂其業官則加費以保其廉兵則重餉而嚴其訓此則安內之大概也至與各國交結之道則宜恪守大信凡可允者既允之後立即照辦不可允者始終堅執且婉詞以曉喻之使之心服凡通商各國皆宜使聘往來不絕並添駐洋公使七八人擇其通達事體公忠誠實為外人敬禮者與之連絡款洽庶可洞

知外情一旦有事不致茫無所措在外流寓之人皆各設領事斂以餉而練為兵緩急之間海外亦可調遣此則攘外之大概也如此表本兼治二十年內姑且相與羈縻二十年後察有機會可乘則約西北之與國糾中外之義民庶幾可以為非常之大舉乎若不能下此苦功而專以虛憍之詞淺薄之見自居忠義不問安危則夫人而能之於社稷大計又何關一絲之輕重哉吾所謂戰者與天下之人同吾所謂能戰能勝之道則與天下之人異然欲舍我之道以求勝則自古及今由內至外斷斷乎無此理也客

為之爽然失色而退乃濡筆紀之

附朱子奏疏

臣朱熹謹齋沐具疏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鐵鉞之誅以謝陛下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

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富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富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憤勵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之有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之無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故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

朝乾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懈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強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者近在堂奥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卻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勵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顚墜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已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而不先其難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

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眞實功效可以馴至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眞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圖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強民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未之見也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豈不知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者哉

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襄封陛對皆陳復仇之義力辯和議之非其後乃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惓惓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爲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

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臣請伏鐵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仇之義哉但以事不可幸成政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讐虜之規模已在其中矣

南宋一百六十年賢士大夫無不爭言恢復朱子大儒尤爲一時山斗乃此疏不主浪戰專以治內爲言其所見遠矣爲聖賢之徒者其可不明此至理哉

康熙三十二年正月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上諭鄂羅斯人材頗健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甯外夷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耳

臣謹案其時西洋各國尚未通商而聖祖遠見已及總以自治其內培養元氣爲主自然外夷不作

大哉王言萬世子孫臣民所當遵守者也

能一編上

太祖高皇帝即萬歷十一年

癸未年夏五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初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甯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哷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成梁圍古哷城遼陽副將聞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興成梁合兵攻古哷城阿太章京之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之女

景祖聞古哷城兵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成梁攻古哷城兵死者甚衆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兵之罪欲縛之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即至城大呼紿之曰大兵既來豈遂舍汝而去爾等危在旦夕主將有命凡士卒能殺阿太章京來降者即令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誘城中人出而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併害

景祖

顯祖我

太祖聞之大慟旋勃然震怒

詰明邊吏曰我

祖
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矣明遣使謝曰
非有意也誤耳乃歸
二祖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匹復給都督敕書
太祖謂使臣曰害我
祖
父者尼堪外蘭所搆也必執以與我乃已明使臣曰前
因誤殺故與敕書馬匹又給都督敕書事已畢今
復過求我當助尼堪外蘭築城於嘉班令爲爾
滿洲國主矣於是國人信之皆懼尼堪外蘭常古塔

諸貝勒子孫至
堂子立誓亦欲害
太祖以媚尼堪外蘭又迫
太祖往附
太祖曰爾吾
父部下人也搆明兵害我
祖
父恨不能手刃汝豈反從汝偷生人能百歲不死乎自
是恨益深適蘇克素護河部薩爾滸城主諾密納
之兄卦喇爲尼堪外蘭所譖明撫順所守吏責治
之諾密納與同部嘉穆瑚寨主噶哈善哈斯瑚沾
河寨主常書及弟揚書俱忿恚相議曰與其倚賴
此等人何如投附
聰睿貝勒也議定遂來通款
太祖椎牛祭
天與之盟遣還
太祖時年二十有五日夜思復
祖
父之讐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謀伐尼堪外蘭
丙戌年秋七月攻克鄂勒珲城尼堪外蘭伏誅
初尼堪外蘭自嘉班奔明撫順所爲明兵擊逐不
容入邊其族屬及我國素與黨附之人相謂曰尼

堪外蘭前爲
聰睿貝勒追兵所迫幾至喪身往奔明明尚不容且擊
逐之豈肯築城嘉班令爲滿洲國主乎遂皆背之
尼堪外蘭懼攜其子及近屬兄弟數人逃於鄂勒
珲地築城居之
太祖欲往征以所過諸部皆讐敵慮爲梗阻先征蘇克
素護河部之安圖瓜爾佳寨破之斬其寨主諾謨
珲嗣攻克渾河部之貝渾寨又攻哲陳部之托摩
和城遇雷雨震死二卒旋師越數日
太祖復率兵往招撫之其眾乞降遂趨相鄰讐敵諸部
徑攻鄂勒珲城時尼堪外蘭已他往城外有四十

餘人欲避兵挾弓矢走前行一人戴氈笠被青棉甲
太祖望見疑卽尼堪外蘭奮身往追爲四十人所環遏衆矢交發
太祖身中三十餘創貫胸及肩猶鏖戰不退射殪八人斬一人餘皆竄遁遂攻克鄂勒珲城索尼堪外蘭弗獲斬城中漢人十九禽矢傷者六人使傳諭明之邊吏執送尼堪外蘭否則興兵征明乃旋師明邊吏遣人復曰尼堪外蘭旣歸我本便執送爾自來殺之可也
太祖曰爾等叵測將誰我耶使者又言無事親往祗遣少兵來卽執以去於是命齊薩率四十人往尼堪外蘭聞我軍至欲登臺避匿明人不容登臺去其梯遂斬尼堪外蘭取其首來獻明自此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通和好焉

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記明神宗時事甚詳其建州考一篇有云建州卽金朋部元代置軍民萬戶府國朝分爲三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居中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部長來朝已而建州海西悉境歸附設建州等衞所二百餘置都司一以統之官其長自都督至鎭撫有差惟野人以絕遠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以每歲十月驗放入貢是時建州衞指揮及子皆以有功賜姓名其弟亦以內附領摩琳衞累都督同知此建州之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衞都督爲七姓野人所害其弟及長子避之朝鮮失其印次子嗣爲建州衞指揮後長子歸建州朝廷剖建州左衞置右衞與二印令分領值額森入寇（案額森舊作也先今煽誘諸衞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款關然七姓之亂子孫失其賜勅不得襲官以舍人入貢賚賜大減益失望遂與海西諸部並掠邊境無歲月成化二年遣都督

武忠害建州左衞指揮於廣甯以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秉等督師入建州境襲殺過當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乃請通款貢朝廷亦欲休息俾建州都督後皆得襲諸從者視先世遞貶一官雖復入貢然時時以報讐爲詞往來患苦塞上舍大瑞汪直用事方倖功巡撫陳鉞揣其意疏言建州結連海西名雖屏蔽實懷他志宜大發兵創之乃以撫甯侯朱永爲帥汪直監其軍襲破之建州大忿怨深入甚於往時開原廣甯之閒騷然繫動矣居久之其長貢馬請入謝許之復奉貢請襲如故迄正嘉間塞上得息嘉靖

二十一年建州糾眾入邊巡撫孫繪禦之失亡頗多無何巡撫於敎減賞致譁復詐殺譁者由此挾忿數入邊遼之東西幾困已復稍輯蓋道周記建州之原起如此其稱官稱長不著主名難可追攷又按明臣鄭曉今言載沿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優以官賞交市且地饒米魚鹽馬近年撫臣於敎減賜物又設計搆釁因失孛嘉靖丁未撫臣胡宗明又殺百八十人遂大恨戊申春結眾深入遼西殺略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膝皆罷任其言於敎減賜事與道周所記略同而道周不載宗明諸人所記先後入邊亦

互異然其稱易治稱地饒明言當日畫疆分守邊境原未興戎至其稱大恨稱深入尤深斥當日撫臣之憑陵肆虐自啟釁端爲罪不容誅也

王道周謂我

顯祖宣皇帝有膽略值建州都指揮王杲誘殺滿河守將費承祖等屢爲邊患總兵李成梁不能制乃

乞

宣皇帝率兵討杲往返八日禽之李成梁相

宣皇帝狀貌不類常人詭請臨視火攻陰設反機致

宣皇帝遇害時

太祖高皇帝方四歲李成梁不能掩

宣皇帝之功哭之盡哀迎

太祖高皇帝及

高皇帝弟厚致餽養

高皇帝稍長讀書有謀略十六歲始出之建地故兵端動以復

祖

父讐爲辭日與弟厲兵秣馬設險壞塘自萬歷三十四年貢後以邊關勒索無厭遂不復貢屢擁眾憑陵開原邊臣禁悖莫可誰何此道周記明政之不綱邊臣之召禍與

實錄可互證也又謂我

太祖與一弟皆以驍勇雄部中

兄弟始登壠而議既則建台策定而下無一人聞者蓋未嘗一日忘

父讐也此又道周記我

太祖高皇帝仗義復讐厥初

定策之大略也

又按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曰萬歷二十八年建州襲殺蒙格布祿其勢始盛蒙格布祿者與納林布祿俱海西部落與建州之家俱封龍虎將軍蒙格布祿最恭順他部謀入邊蒙格布祿輒豫報得爲備諸部皆心惡之建州尤甚會

蒙格布祿與納林布祿相仇殺蒙格布祿力不支請救於邊吏不許願得乘障扞一圍不許遂求援建州建州兵悉起以援爲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議救建州乃以女許蒙格布祿長子送次子歸我內地以息講論邊臣亦因循置之自是建州有輕中國之心鴨綠江外十四道灣扈拉瑚故址白石江內舊有輝發拜音達哩等部落八千餘眾又海西南關舊址大黑山地方俱爲建州所併屯兵二千餘家邊吏不設備竟棄新疆由海西南關子孫無良自相屠割而建州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建州之智也此道

周所記合之

太祖高皇帝己亥以後數年間事仿彿相近若蒙格布祿之作猛骨孛羅納林布祿之作那林孛羅扈拉瑚之作忽剌虎輝發拜音達哩之作灰扒伯答里舊文沿襲類如是今皆改從

開國實錄所書而事迹並可互證焉明人稱葉赫爲海西北關哈達爲海西南關蒙格布祿固哈達萬汗之少子繼其兄瑚爾哈及康古魯爲貝勒在戊子己丑年間與瑚爾哈之子岱善爭奪得主其國

太祖高皇帝嘗讐諸二章擲骨爲戲者宜道周亦云南

關子孫無良自相屠割也其獲罪我

朝始則與葉赫納林布祿輝發拜音達哩等同劫我瑚布察寨又攻我赫濟格城繼則因納林布祿搆兵勢已危急乃質子乞援

太祖高皇帝命將出之助守而蒙格布祿顧信納林布祿誑誘欲執我二將贖彼三質子即盡殲我軍其罪浮於納林布祿拜音達哩矣

太祖高皇帝爰整旅徂征

躬冒矢石攻克其城生禽蒙格布祿遂平其國是則問罪之師

聲靈赫赫而道周以爲襲執誤矣夫蒙格布祿明既信

爲忠順乃當納林布祿與讐殺時請救不許請入備邊又不許迨其罪惡既盈身禽國滅而後市惠飾詞向我議救則明之舉措乖違是非倒置路人皆知之

太祖高皇帝不忍赤子流離安輯撫綏咸俾得所仍諭羣臣與明式好無允斯眞

覆載無垠而

仁育義正遐邇同瞻在明人亦安得不震懼乎

國勢日盛也哉

癸丑九月征葉赫降烏蘇城

先是

太祖遣侍
諭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曰昔我陣禽布占泰赦其
死而贈養之又妻以三女輒敢以恩爲仇是以問罪
往征削平其國今投汝汝其執之以獻使者凡三往
錦台什布揚古不從秋九月辛酉
太祖率兵四萬征之有逃卒至葉赫洩軍期葉赫遂盡
收散處居民其烏蘇城以痘疫未收我兵圍之
太祖諭城中人曰降則贈養之不降則進攻城中人曰
大國之兵如林之眾如泉之湧甲冑光芒輝如冰
雪豈我等所能禦苟撫我我曷爲不降其城長三
坦瑚什木二人遂開城偕謁見

太祖酌金巵飲之各
賜冠服葉赫所屬璋城吉當阿城雅哈城赫爾蘇城和
敦城喀布齊資城鄂吉岱城及屯寨凡十七處盡
焚其廬舍糧儲收烏蘇城降眾三百戶而還錦台
什布揚古使人愬於明曰哈達輝發烏拉三國滿
洲已盡取之今復侵我葉赫其意卽欲侵明取遼
東以建國都使開原鐵嶺爲牧馬之場矣明乃遣
使來言曰自今以後當與葉赫修好罷兵若不從
我言而侵之勢將及我矣遂遣游擊馬時楠周大
岐率鍊習火器者千人爲葉赫守衛東西二城
太祖聞之欲致書於明遂

躬詣撫順所城庚辰卯刻行至古哷城之野日之兩旁
有青赤二色祥光對照如門
太祖見之率眾拜踰刻始散翼日至撫順所明游擊李
永芳出迎三里外導入教場
太祖以書與之
書曰昔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伯卦勒察珠舍
哩訥殷九姓之國於癸巳歲合兵侵我我是以興師
禦之
天厭其辜我師大捷斬葉赫貝勒布齋生禽烏拉貝勒
布占泰仍遣之歸國逮丁酉歲刑馬插血以盟通婚
媾無忘舊好詎意葉赫渝棄前盟將已字之女悔而

不與至布占泰吾所恩育者也反以德爲讐故伐之
而殲其兵去其國布占泰逃奔葉赫葉赫留之不吾
與此吾所以征討葉赫也吾與明國何嫌何怨欲相
侵耶
太祖既與書永芳遂還
甲寅年夏四月明遣人來
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僞稱大臣乘八人輿作威勢
强令以禮接述書中古來興廢語多不遜
太祖曰虛言恐喝何以禮爲時
太祖遇明之使臣其言善以婉言應之其言不善以正
言折之竟不視其書遣之還

乙卯年夏四月拒明使臣索回
明廣寧總兵張承蔭巡邊於邊外數處侵我疆土
立石碑爲界遣通事董國蔭來告曰汝所居界外
地皆屬我今立碑其地其柴河三岔撫安三路之
田汝勿刈穫其收汝邊民還汝國
太祖諭曰吾累世田廬一旦令吾棄之是爾欲棄盟好
故爲斯言耳昔賢云海水不溢帝心不移今既助葉
赫又令吾境內之民所種禾黍勿刈穫而遷將帝心
已移耶帝之言自不可違但不願太平與我交惡吾
小國受小害汝大國得無受大害乎吾國之民無多
不難於遷汝大國能盡藏其眾乎若搆兵起釁非獨

吾國患也汝自恃國大兵眾輒欲凌我詎知大可以
小小可以大皆由
天意汝國欲每城屯兵一萬亦勢有不能若止屯兵一
千則城中兵民適足爲吾俘耳董國蔭曰此書太過
矣遂去
太祖因諭羣臣曰人無論貴賤大小皆當公正存心徒
恃其智力肆行侵奪縱有所獲豈能永享所爲公正
者推己之心以及於人視爲一體之謂也其令聞上
達
天亦佑之無往不善安有凶咎哉故無事之國不可喜
事興師若喜事興師必有
天譴彼不務修德恣意侵奪是行暴也因其暴而伐之
天必佑矣
六月令國人屯田曠土
初葉赫國欲以我國所聘布揚古之妹適蒙古喀
爾喀部貝勒巴哈達爾漢之子莽果勒岱我國諸
貝勒大臣聞之皆憤怒請曰葉赫女既爲
上所聘又將以適蒙古無禮莫甚焉我等旣聞其事安
能坐視耶宜乘其許而未行急發兵往攻其城而
取之
太祖諭曰征討國之大事若以貧婚之故怒而興師則
未可也姑此女之生釁所由起實非偶然哈達輝發

烏拉三國皆因此女興兵搆怨相繼滅亡是此女召
釁亡國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
與蒙古
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啟大釁也若奮力征之縱
得此女徒致不祥即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
流禍已盡死期將至矣諸貝勒大臣仍欲興師堅請
太祖曰使吾因此發怒興師征討汝等猶當諫止吾早
已洞徹事機釋然於中置諸度外汝等何反堅請不
已耶吾無憾汝等何憾焉吾斷不以汝等言勞師動
眾也尋葉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諸貝勒大
臣又請曰此女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國之聘垂二

十年因明國遣兵衛助葉赫葉赫錦台什布揚古
恃其勢遂與蒙古令往征明國宜也
太祖亦不允
諭以兵越境而衛葉赫
天鑒不遠我姑俟之蓋葉赫與我滿洲是爲二國明既
稱爲君臨各國卽爲天下共主自應辨別是非審量
而後助之乃恃勢橫行抗
天意反以兵衛
天譴之葉赫聽彼助之汝等又何怠焉使我今日仗義
伐明
天必佑之

天佑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必有
以養之恐我國之民反致損耗惟及是時撫輯吾國
固疆圍修邊備重農積穀爲先務耳仍不發兵
諭各牛彔下出十人牛四頭於曠土屯田積貯倉廩復
設官十六員筆帖式六員會計出入
令羣臣舉賢才舊不繫日亦未別書十二月後條同
諭曰君天所立也臣君所任也國務殷繁必得賢才衆
多量能授職天下全才無幾一人之身有所知卽有
所不知有所能卽有所不能故勇能攻戰者宜令治
軍才優經濟者宜令理國博通典故者宜諮得失嫻
習儀文者宜襄典禮此等賢才當隨地旁求俾列庶

位又
諭曰嘗聞古訓心貴正大予思心之所貴誠莫貴乎正
大矣卿等爲人勿曰我何爲舍親而舉疎也當不論
家世不拘門第先舉其心術正大者夫一才一藝之
士亦國家所需若其人堪輔弼大業急宜顯陟之
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云建州每歲必
貢蜜兼開蜜市自癸丑年不貢相傳煉蜜爲糗
糧邊臣未敢入告甲寅年四月巡撫都御史郭
光復新蒞任潛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僞稱都督
銜命問故子玉盛具儀仗至建州境揚言天使
儼臨而不郊迎將以無禮致詰頃之建州主屬

纛鞬迎道左供具甚豐膿子玉大喜相與盡歡
徐問不貢市之由建州主從容對曰本部之蜜
猶中原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將誰是詰耶
本部五年來花疎蜂少是以不供俟春枝花滿
釀熟蜂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瑣事耳何煩屢念
厚贈子玉竝轡而出將別建州主從馬上拍子
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藉蕭子玉安得僞稱都
督來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顧不忍貽大國之
辱耳爲我致意巡撫後毋再作詐事子玉狼狽
西奔巡撫聞之閉門累日蓋邊疆之事每貽笑
於人安得不啟輕侮之心哉此黃周道所記甲

寅年四月之事其稱建州主卽謂我
太祖高皇帝
太祖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午朔諸貝勒大臣奉上
尊號曰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
上年五十有八
諭貝勒大臣曰朕聞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
濟惟秉志公誠而去其私則
天心必加眷佑地靈亦爲協應蓋
天無私四時順序地無私萬物發生人君無私以修身
則君德清明無私以齊家則九族親睦無私以治國

則百姓又安由是協和萬邦亦不外此爲治之道惟
在一心而已又
諭羣臣曰賢臣翊贊朝廷必本忠誠之心視國家如一
體質諸
天地而無慚焉益忠誠而慈惠則利濟必周忠誠而敏
達則庶務就理忠誠而武勇則敵克奏功施之凡事
皆可勝任若慈惠而弗忠誠施與必不公平敏達而
弗忠誠更張適滋紛擾武勇而弗忠誠輕敵寡謀益
取敗而致亂才具雖優動輒獲咎故明君治國務求
忠誠之人而倚任之也又
諭曰君德明則賢臣悅君德暗則賢臣憂人君智慮未
周必勤於咨詢嘉謀讜論聽而受之然後稱睿哲之
主人臣有聞卽以入告且盡言規諫乃可謂忠誠夫
事方興而卽諫上也事已定而後諫下矣然猶愈於
不諫求忠誠於直言有不裨益治道者乎又
諭諸貝勒曰用人之道宜因人用之有善於征戰者惟
用以征戰不可私自驅使若機密之地必擇謹愼端
方者處之辭命之任必擇言語通達者委之俱隨才
器使可耳
夏六月庚子朝我使臣歸自明廣甯
先是明沿邊之民每歲越境竊採我國參礦及樹
木果蔬之屬擾害無已

太祖諭大臣扈爾漢曰昔與明立石碑刑白馬誓告
上天原欲禁其滋擾今明之邊民數擾吾地我卽戮其
潛越邊界之人豈爲過乎於是扈爾漢遇越邊竊採
者殺之約五十餘人時明以李維翰巡撫廣甯
太祖遣綱古哩方吉納往見維翰執二臣及從者九人
械繫之遣人來言吾民出邊宜解還何殺也
太祖曰昔建石碑有誓詞云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
及不殺之人今何不顧前盟而強爲之詞耶其人曰
執爾之殺我民者與我抵罪則已否則自茲多事
矣堅執其言以要請
太祖不允其人曰此事已上聞乃不容隱者汝國豈無

有罪之人乎何不執至邊上殺以示眾此事卽可已
太祖欲明釋我使臣遂令於獄中取所俘葉赫十人至
明撫順關殺之明乃歸綱古哩方吉納及從者九人
天命三年七月壬寅
太祖率諸貝勒大臣統步騎兵二萬啟行鳴鼓奏樂謁
堂子書七大恨告
天曰我之
祖
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
祖

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尙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
等毋越疆圍敢有越者見卽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
者詛明復渝誓言遣兵越界衞助葉赫恨二也明人
於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擾奪我
邊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
哩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
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
撫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眾耕田藝穀明不容
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於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侍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
也背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旣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
達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
天心者勝而存逆
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以死於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
乎
天建大國之君卽爲天下共主何獨搆怨於我國也初
呼倫諸國合兵侵我
天欲呼倫起釁惟我是眷今明助
天譴之葉赫抗
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剖斷恨七也欺凌實甚情所難堪
因此七大恨是以征之
天命四年時萬歷四十七年大破明兵四十七萬於薩爾滸

山
明帝欲遂志於我使遼東經略楊鎬集兵分四路
來攻中路左翼杜松帶兵六萬中路右翼李如柏
帶兵六萬左翼北路馬林督兵四萬右翼南路劉
綎帶兵四萬連朝鮮葉赫各國之師號稱四十七
萬三月十五日乘月明時進發四貝勒合六旗兵
攻薩爾滸山明兵出營列陣發火器鎗礮我兵仰
而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
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右翼二旂兵渡
河直前夾攻明兵之界藩者短刀相接我兵縱橫
馳突無不以一當百遂大破其眾明總兵杜松王

宣趙夢麟皆死橫屍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旂幟器
械及士卒蔽渾河而下如流澌然逐北二十餘里
軍士沿途搜殺又無數
乙酉又大破明兵於尙間崖棟鄂路明將劉綎陣亡
李如柏馬林皆遁走
太祖顧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萬衆號稱四十七萬四
路併力攻我今我不踰時破之遂獲全勝各國聞之
若謂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勦殺則
服我兵強傳聞四方孰不畏我兵威哉
天命五年三月乙卯取明瀋陽
太祖親統師水陸並進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守城於

城外掘深塹刻木樹塹內覆以秫稭拚土其上內
復鑿壕一道沿壕以木爲柵近城復有大壕二廣
五丈深二丈又築攔馬牆間留磙眼排列鳥鎗礮
具衆兵密布衛守我軍進攻連敗敵兵明兵七萬
人皆潰陣賀世賢等左翼兵奪武靖門橋分擊守
濠之兵我兵奮勇衝突樹梯登城遂奪城西面驅
斬其衆城中大亂明經略袁應泰見城破遂舉火
焚樓而死
九年六月巳卯擊明兵於耀州
明將毛文龍遣兵三百夜入耀州城南之蕎麥衝
薄官屯寨脅踰牆我寨兵未及堵禦有青嘉努納

岱邁圖三人之妻倚車轅於牆以爲梯青嘉努妻
持利刃率二婦登梯奮擊三百人皆驚墮牆走守
耀州城總兵官揚古利率兵追及盡殲之
太祖召三婦奬賚金帛牛馬
賜青嘉努納岱二人妻備禦職邁圖妻千總職等
命備禦屯布魯章嘉城貝勒寶實阿爾岱戎海光寶等
長子康嘉之子
率兵屯耀州修葺其城工未竣明兵遠城山海關
兩路兵自天如宮渡遼河夜半來攻城守諸將擊
敗之追至河干明兵人馬溺死者甚衆獲馬七百
甲冑器械無算屯布魯等還奏捷
駕出城十里迎勞封牛八祭纛以所獲馬分賚破敵諸

將有差各
賜銀牌一餘馬散給衆軍
天命十一年春正月庚午克明覺華島
是月乙酉
諭諸貝勒曰觀古今載籍國雖大而氣數將終則君臣
庸闇紀綱倒置至於滅亡國雖小而運祚方興則禎
祥洊臻民物蕃盛寖以昌熾今明災異疊見其君臣
不務修省終必致
天之罰矣縱國大兵强豈足恃乎時爲明天啓六年戊午
太祖率諸貝勒統兵征明庚申次東昌堡辛酉渡遼河
軍分左右翼拚列曠野南至海岸北越廣甯大路

前鋒至西平堡獲明諜者訊之知明屯衛兵千人
大凌河兵五百錦州城兵三千此外人民隨地散
處大軍兼程而進將至右屯衛（在錦州城東南七十里）其城
守參將周守廉已率軍民遁明舟運之糧積貯海
岸
太祖留將八人率步卒四萬移其糧於右屯衛大軍前
進明錦州城守游擊蕭升中軍張賢都司呂忠松
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及大凌河小凌河杏山
連山塔山七城守將聞我軍至皆焚其廬舍糧儲
而遁丁卯大軍至甯遠越城五里橫截山海關大
路駐營縱所俘者入甯遠城

告曰我以兵二十萬來攻此城破之必矣爾眾官若降
即封以高爵甯遠道袁崇煥答曰
汗何故遽爾加兵耶錦甯二城乃
汗所棄之地我修治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且稱來兵
二十萬虛也料不過十三萬我亦豈以爲少耶
太祖遂命軍中治攻具戊辰軍士薄城下奮力攻擊時
天寒土凍鑿城已穿而不墮崇煥與總兵滿桂參
將祖大壽嬰城固守火器礮石齊下力拒不退我
軍失利翼日再攻仍不克計攻二日傷我游擊二
人備禦二人兵五百
太祖不懌累日

諭諸貝勒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
不克何獨甯遠一城不能下耶是時山海關以外明
兵所需糧草俱由舟運積聚海中覺華島（在甯遠城南六十里）
太祖命大臣武納格率八旗蒙古更益滿洲兵八百往
征覺華島見明防守糧儲參將姚撫民胡一甯金
冠游擊季善吳玉張國靑統兵四萬營於冰上擊
冰十五里爲濠衛以車楯我軍從未鑿處進擊敗
其兵盡殲之又二營列於島上遂衝入亦盡殲之
焚其船二千餘及糧草千餘堆乃還
是年十月

太宗文皇帝與袁崇煥書曰爾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
來弔喪幷賀新君接位既以禮來我亦當以禮往故
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前者
皇考至甯遠時曾致璽書令爾轉達尙未見答爾主如
答前書欲兩國和好當以誠信爲先爾亦無事支飾
方吉納溫台什歸述袁崇煥言書中大滿洲國與
大明國並寫不便入奏仍付齎回
天聰元年正月
太宗復遣方吉納溫台什往致
書曰吾兩國所以搆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甯守臣高
視爾主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在霄漢俾

天生諸國之君莫得自主欺藐陵轢以容忍是用昭告於
天興師致討惟
天不論國之大小止論理之是非我國循理而行故仰蒙
鑒佑爾國違理之處非止一端可爲爾言之如癸未年爾國無故興兵害我
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與蒙古會兵侵我爾國竝未我援後哈達復來侵我爾國又不以一旅相助已亥年我出師報哈達
天遂以哈達畀我爾國乃庇護哈達過我釋還其人民

及已釋還復爲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爾既稱爲中國宜秉公持正乃於我國則不援於哈達則援之於葉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爾國雖敢覬我猶欲修好故於戊申年勒碑邊界刑白馬烏牛誓告
天地云兩國之人毋越疆圍違者殛之乃癸丑年爾國以衛助葉赫發兵出邊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邊者見而不殺殃必及之後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域我遵前誓誅之爾乃謂我擅殺縱弊我使臣網古哩方吉納索我十人殺之邊境以逞報復四也爾以兵衛助葉赫俾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爾又發兵焚我累世守邊廬舍擾我耕耨不令收穫且移置界碑於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參貂皮五穀財用產焉我民所賴以爲生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爾國信葉赫之言遣使遺書以種種惡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於小忿何可悉數凌逼已甚用是興師今爾若以我爲是欲修兩國之好當以黃金十萬兩白金百萬兩緞百萬疋布千萬疋爲和好之禮既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參千斤饋爾爾國以黃金一萬兩白金十萬兩緞十萬疋布三十萬疋報我兩國誠如約修好則當誓諸
天地永矢勿渝爾卽以此言轉達爾主不然是爾仍願

兵戈之事也三月壬申方吉納溫台什遣自甯遠偕明使杜明忠等齎袁崇煥及李喇嘛書各一函至袁崇煥書云再辱書教知漸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卽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
汗而昌大之者尙無量也往事七宗
汗家抱爲長恨者甯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
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釁之人卽免入刑難逃天怒不佞不必枚舉而
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悉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國家忘之且欲

汗共忘之也然
汗家十年苦戰皆為此七宗不佞可無一言乎今南關
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甯止十人仳離者甯止
一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甯問田禾此
極慘極痛之事我國家所難消受而
汗家之雪怨固已滿志快心者也今若修好則城池地
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
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非
曲直原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殺機起
世上無窮劫運一念生機開後來許多吉祥不佞
又欲

汗熟思之來書中所開諸物以我國家之財用廣大亦
甯靳此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又
汗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我
文武官屬遂疑
汗之言不由中也兵未回即撤回已回勿再往以明
汗之盛德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往來書札
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朝廷惟
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簡書以料理邊情有邊疆
之臣在甯或虛
汗盛意達於上聞乎李喇嘛書云自幼演習秘密朝禮
名山惟上報四恩風調雨順天下太平乃我儒宗
之本願也上年袁巡撫念
先汗盛德遣我上紙承
汗及各王子供養美饌並贈禮物又遣官遠送我銘刻
五內至甯遠備述袁巡撫甚喜因書面外面字樣
未經開看至第三次檢來見書中有仍願兵戈一
語恐朝廷不喜未曾轉奏想
汗及各王子具有福智心地明白我佛教慈悲為體方
便為用須要救濟眾生消除嗔恨以成正果我佛
家弟子難行處能行難忍處能忍解度為體勸化
為用我佛祖留下法門有歡喜無煩惱只有慈悲
活人更無嗔恨損物若

汗說七宗惱恨固是往因然天道不爽再一說明便可
放下袁巡撫是活佛出世有理沒理他心下自分
明所說河東地方人民諸事
汗當斟酌良辰易遇善人難遇有我與王喇嘛在此隨
緣解說事到不差願
汗與各王子放得下放下了難捨者亦捨將如來佛說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干戈早息即是極樂種種譬
喻無非演我如來大乘慈悲至教也
四月甲寅
太宗遣杜明忠還與袁崇煥
書曰觀來書以事屬既往願我消釋七恨爾先世君臣

欺凌吾國召怨積釁致起干戈我念戰征不息生民何辜故遣使同李喇嘛致書於爾使兩國是非曉然以修和好我若猶懷七恨欲相攻伐則前此遣使亦何爲哉來書又云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夫理直在我蒙天垂佑賜與城池官民今日退還是不願講和有意激我之怒也我國敬天愛人久爲遠近諭悉爾國土地人民歸我之後悉已奠定安集若舉以還爾是違

天而棄人矣又云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於朝鮮何故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夫我豈無故而征朝鮮乎庚子年我兵東征收我邊境屬國師旋時朝鮮以兵阻我我軍擊敗之殲其將卒然亦未嘗因此宿怨也其後烏拉貝勒布占泰伐取其城邑朝鮮以布占泰屬我姻戚遣使來告求爲勸阻我遂諭令罷兵乃朝鮮忘我大德於己未歲無故稱兵來犯旋即敗去所俘將卒我不忍誅留之豢養尋亦釋還冀仍修好而朝鮮無一好言相報反自尊大肆言輕我又納我逃亡之人自始至終與我爲難我猶遲之數年彼卒不悔罪求和我乃興師致討惟天意是我而非朝鮮故我軍所至克捷今天誘其衷已和好矣然自李喇嘛通使以來我亦未嘗有不征朝鮮之說也有何言不由中而爾疑之爾詭言修好仍遣哨卒偵視我地收納逃亡侵處近界修葺城堡是爾之言不由中也我國將帥實以此疑爾矣又云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此言是也乃又云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夫是與非必明爲剖析而後和好可成故前書歷敘原委詳悉事機使爾國君臣信我坦白若徒以無取動氣之言相抑則匿其意而不言難於議和矣似此欺慢之詞與前遼東廣甯祿祿諸人何異哉爾洞察前後熟悉機宜若果和好未有不誓諸天地者人或可欺天可欺乎來書云先開諸物所當酌裁夫講信修睦藉金帛等物以成禮耳我豈貪利而爲此者設爾國力有不支則初和之禮可酌減其半我國亦以東珠人參貂狐皮等物酌報之既和以後兩國往來之禮則仍如前議若如此定約修好永息兵爭兩國之福也至爾等於我實漸加輕慢前來書尊爾皇帝如天李喇嘛書中以我鄰國之君列於爾國諸侯之下如此尊卑倒置皆爾等私心夫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殺予奪聽命於君者也今以小加大賤妨貴於分安乎我撰以義酌以禮書中將爾明國

皇帝下天一字書我下爾明國皇帝一字書爾明國諸臣下我一字書以後爾凡有書來當照此式寫若爾國諸臣與我竝書我必不受也又與李喇嘛書曰觀來書以佛門弟子爲介紹之人欲成兩國和好爾喇嘛博通理道明哲人也我兩國是非洞然明白曲在我則規我曲在彼則規彼宜無偏袒之心故我以衷言相告自古以來或興或廢何代無之焉可枚舉如大遼天祚無故欲害金太祖而兵起大金章宗無故欲害元太祖而兵起萬歷無故侵陵我國偏護葉赫而我兩國之兵起我師既克廣寧諸貝勒將帥咸請進山海關我

皇考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入處漢地易世以後皆成漢俗因欲聽漢人居山海關以西我仍居遼河以東滿漢各自爲國故未入關引軍而返彼時意漢人或來議和也遲之四載明人乘間修葺甯遠伺隙搆兵我因出師以攻甯遠時適嚴寒兵士勞苦用即班師及

皇考升遐爾喇嘛來弔意謂此天欲我兩國和好時矣故具書議和遣官偕往又以書式不合封還至再今爾喇嘛又云有仍願兵戈一語難以轉奏夫我以衷言致書明國皇帝亦以書報彼此通達明晰則和好可成若順從彼意不使直吐衷情欲議和好得乎袁巡撫來書欲將天賜我之城池官民退還爾喇嘛亦輕聽其語勸我捨而還之又將袁巡撫書於上鄰國之君書於下強相陵制是不願成兩國之好也爾來書云艮辰易遇善人難逢我因爾喇嘛以修好來其意甚善即遣使相報若不以爾爲善人何遣使往來不憚煩乎又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此言是也然向我言之亦當向明國皇帝言之若肯回頭共臻極樂豈不甚善爾喇嘛既深通佛教明達道理何獨向我喋喋耶從前遼東廣甯諸臣妄肆欺陵啟釁召兵自貽伊戚今猶未鑒前車而不自醒悟乎語云人相敬則爭心息若徒事

欺陵不惟新好難成即舊好必敗爾喇嘛豈不知之書既繕又與袁崇煥

書曰頃報爾之書已經繕畢方欲遣使會爾國兩次有人逃來言爾修築塔山大凌河錦州等城又察哈爾使臣至所云亦然因是停止遣使即將報書付爾使者杜明忠齎回茲因築城之故再爲爾言之若果兩國議和先須分定疆域以何地爲爾國界何地爲我國界各自料理今爾遣使議和又修葺城垣潛圖侵逼得毋以前甯遠城凍攻之未墮自以爲得志詐稱和好乘間葺城爲戰守計乎不願太平而願爭戰恐非善事爾縱能保守一二城他處之城及田畝禾黍

能盡保耶倘戰爭不息蒙
天眷佑我師長驅而入
天以燕京與我爾主南奔身敗名裂爲何如也自古以
來爾等文臣往往如婦女之在閨中徒好大言以致
喪師殃民社稷傾覆從前爾國任用非人故河東河
西之地盡失兵將俱亡今尙以爲未足戒而欲動兵
戈耶
書曰襄者爾等遣李喇嘛講和并議書中高下行款我
已從爾言將爾主高寫一字又謂議和之禮物過多
求我裁減我已從爾言減之及遣杜明忠齎書來將
我書於爾甯遠邊臣之下我獨非鄰國之君乎何侮

慢若斯之甚也夫兩國和好宜先議定疆界某地屬
爾某地屬我疆界既定方得彼此甯輯若以力相爭
必至搆兵不已況爾國兵力已屢經較量矣豈猶不
自知耶乃侈然以退還遼東土地人民爲意是有意
激怒我願事爭戰矣我故諭杜明忠有嗣後兩國仍
爲敵國我亦不復遣使之語今董率三軍親至城下
爾等坐困孤城外援莫至將待勢窮力屈俯首就戮
耶抑事識幾先束身歸命耶夫講信修睦共享太平
豈不甚美乃既不能相敵而又願事戰爭是徒驅爾
生靈斃之鋒鏑也於心奚忍哉我爲敵國見爾民死
傷者衆心猶惻然昨者將二千餘人盡已釋還乃爾

等不以朝廷爲念不憫百姓死亡樂事兵征不思和
好而固執此妄謬之辭我甚不解也今或以城降或
以禮議和惟爾等酌而行之耳太監爲朝廷近臣雖
在城中不親戰禦可出觀我軍威以一人往我行營
以一人往奏爾主責爾邊臣遵我裁定禮物誠心議
和我豈不從者乎倘猶遲疑觀望我蒙
天眷佑一鼓而下此地則山海關以西非復爾國有矣
此皆爾國文臣貽誤爾主以喪師失地非我之佳兵
也
諭答之曰爾等援天出大言乎我惟
上天所命是以瀋陽遼陽廣甯三處俱屬於我若爾果

勇猛何不出城決戰乃如野獲入穴藏匿首尾狂瞰
自得以爲莫能誰何不知獵人鋤一加如探囊中
物耳想爾聞有援兵故出此大言夫援兵之來豈惟
爾等知之我亦聞之矣我今駐軍於此豈僅爲圍此
一城正欲俟爾國援兵皆至聚而殲之不煩再舉耳
今與爾約爾出千人我以十人敵之我與爾憑軾而
觀孰勝孰敗須臾可決爾若自審力不能支則當棄
城而去城內人民我悉縱還不戮一人也
謹按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云方建州長驅
開鐵以吾敗軍餘氣不可復鼓故得折箠立下
及既併北關竟徘徊歲餘不越遼瀋尺步何哉

以我兵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耳惟當養吾全力操縱於飢飽勞逸圖之以漸無奈戰守茫無成畫也戰而失以不能守爲戰罪守而僅保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爲守罪於是一戰而失瀋陽再戰而失遼陽又有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送者如廣甯是已又云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人私役於建州給之銀豎貂卒成還家值滿十五六金建州錢積如山無所用之還家者各畀銀三兩令盡力貢錢所過給以飲食貢重者或致腰背盡折故破城之日驅之而歸不必以兵威也道周此論乃指天啟初言路紛呶當我

朝不急取遼左時反罪守者致戰守茫無成畫且不撫輯人民聽其離鄉就役地未失而人心已有攸歸其說與明史相合稽之

實錄亦信而有徵明史熊廷弼傳初爲經略開鐵既失遼瀋如故天啟帝立御史馮三元等交章詆廷弼遂罷之放道周謂僅保無失又以不能戰爲守罪即廷弼自辨請勘疏所云收拾甫定閱然責戰朝堂議論全不知兵者

實錄天命五年八月我兵征明懿路蒲河明瀋陽兵出城二十里外見我軍至即退弗蹈前此赴援撫順覆轍時廷弼尚未罷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聞瀋陽兵出城僅諭令擊之奔回未嘗攻圍其城及左翼一旗既抵瀋陽北門

四貝勒欲進擊大貝勒代善大臣扈爾漢勸止所以勸止之故不可得而聞要必彼之戰不足而守有餘爲我

廟廷所燭照然觀廷弼請勒限發兵疏云臣初到時猶得張大虛聲多方搖惑以冀敵疑不輕出今日久情見一一皆被間諜報知又敵兩入開鐵收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敢出益窺我無能爲而前用之法窮矣據此則所謂守者亦即其疏

中所稱紙上虛聲耳迨明年二月征奉集堡亦弗攻取之旋師逾月一舉而潰明兵七萬定瀋陽旬日間復破明兵八萬定遼陽及河東城堡七十餘明乃復起熊廷弼爲經略其巡撫王化貞欲聯結察哈爾喀喇沁諸部以逞志於我我是以乘其戰守茫無成畫七年正月迅振神鉦克西平堡與平洋橋堡而廣甯降道周所謂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送豈非

聖哲洞微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正與偏聽全不知兵者相反也耶至給銀豎貂令盡力貢錢云云實錄雖未詳稽功均食治委積待羈旅之制而自天

命四年二月役萬五千人築界藩城六月乃竣
工五年十月還界藩軍民於薩爾滸建廬舍築
城堡六月計役夫給牛及食鹽
諭羣臣版築甚勞毋吝惜財物是時所役之民非土著
者自必不少既弗吝惜財物厚給之仍聽還家
有餘財以仰事俯育王道之順乎人情也
洪慈懷保慮及地相敵相鄰爲敵擾害如天命三年嘉
穆瑚地秋禾成明總兵李如柏遣兵乘夜掩至
刈穫之所殺七十人而去其邊將卒皆欺詐橫
行至毛文龍尤甚是以六年七月遷鎭江民於
內地遷金州民於復州七年正月既下廣寧遷

河西四十餘城堡之民於河東道周所謂驅之
而歸因俾出湯火而登衽席擇地以安之焉又
諭貝勒等遠大是圖令新降之民築城於是築城遼陽
東太子河邊蓋因降民不皆有墾耕恒產故以
工作裕其資生四載之中界藩薩爾滸遼陽興
築三大役無非敷
恩澤以阜民喀爾喀部烏魯特部諸貝勒台吉亦各率
所屬歸依樂土
聖德之過化存神有不期然而然者觀於遼陽甫下圖
城結綵焚香百姓夾道俯伏皆呼
萬歲實由

仁心仁政之感孚者深宜道周之以明臣而論述亦云
不必以兵威矣
又按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云己未冬薊人咸
云建人苦饑一日啜粥二盌識者曰實者虛之
此未可信乃薊人咸以其乏食爲喜迫劉總戎
破其寨五穀滿囷困其深計大率類此又附錄
史氏曰建州彈丸地向資清撫之繒曾無廣屯
厚積清撫既下不爲守知非有遠志我徵兵漸
集宜葺殘壘時以輕騎擾彼耕收計可坐制乃
銳語出塞自取與尸且兵莫神於間莫巧於顯
倒饑飽勞逸以爲用而我早漏師期深入重險

棄輜重以資之敵勢始張奪我三軍之膽膽破
而智勇並困宜遼瀋之爲開鐵續也原海西密
邇開鐵爲我屬國與建州及西部牙錯勢能離
其合近歲拯北關以瀋遼稱制勝上策而竟剪
焉胥覆爲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振耶此道
周追述明人深咎楊鎬之分兵四路侵我
興京所稱清撫謂清河撫順也所稱開鐵謂開原鐵
嶺也所稱海西北關謂葉赫也所稱西部謂喀
爾喀及察哈爾與喀喇沁也所稱劉總戎即劉
綎其侵我揀鄂路焚柵寨深入戰死在己未三
月則所云己未冬當是戊午冬之訛

實錄載天命四年二月興役萬五千人運石築界藩城
衛以騎兵四百不言以工代賑亦不言寓兵於
工因未嘗苦饑也工方始而楊鎬集兵瀋陽刻
期深入時開原三岔寬甸猶屬明若撫順清河
我既克之逾數月矣弗以兵駐守退而就舊有
之界藩築城宜明人視爲非有遠志歟乃未戰
薩爾滸之先敗明兵二萬於青林崖築城衆役
白崖下擊有功不惟足食而且足兵亦實者虛
之之一證前此乙卯年六月具勑大臣請征明
太祖高皇帝諭以儲積未充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
閑修邊備重農積穀爲先務越三年將征撫順

諭將士治甲冑修軍器以繕治馬廐爲名遣七百人伐
木備攻具
聖心之密慮固慎於用兵之常道至弗守撫順清
河而興役界藩正
聖諭所云撫輯吾國固疆閑修邊備而又爲料敵制勝
之
神謀遂殲敵十餘萬惟由清河至呼蘭一路兵及甫至
開元之葉赫兵拔營而遁其在尚間崖免脫之
總兵馬林仍守開原故越兩月我軍破其城時
有鐵嶺兵三千赴援擊之始退故亦攻取其城
復移師滅葉赫而西部之喀爾喀旋服畢乞盟

宜明人之自咎夫銳語出塞深入重險一蹶不
振且揣測我
朝致此之由謂兵莫神於間莫巧於顚倒儀衛勞逸
以爲用亦叩槃捫燭之見耳又按明臣熊廷弼
奏疏云遼左爲京師肩背河東爲遼鎮腹心開
原爲河東根本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
爲腹背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服朝鮮不
敢不從以此交攻遼瀋何可守也自我軍三路
敗沒而敵始出入無常自我兵坐守四城而敵
始交合西部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
開原之覆車即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之榜

樣也其言正與道周所云遼瀋之爲開鐵續相
合又言此時即精兵良將甲馬芻糧一時齊備
猶恐敵銳難當敵交難斷況事事俱無臣又如
之何哉方是時廷弼初代楊鎬爲經略創議恢
復進戰固守三策而於我
國家
天命人心之歸已見幾於受事之始又言我兵五足當
敵兵一即他日人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而
敵一今敵已有衆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
支吾實亦震懾於我
太祖高皇帝用兵如神

天戈所指無不以一當百而是時大軍實未滿數萬也
至稱我
朝但分開原餘財十數萬以與鄰近各部落使之東
攻遼瀋西攻廣寧各部落所得春夏兩賞於我
明者幾何又何樂而不從此乃廷弼挾小之見
借以聳動其君不知
聖朝聲教所訖近遠各部畏
威懷德翕然景從竝非誘之以利況止此十數萬爲利
於各部者又幾何乎且如薩爾滸之戰
神武昭宣我兵以少擊衆如拉朽枯未嘗徵調遠近各
部一兵一將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臣伏讀乾

隆四十一年
御製文因
實錄尊藏人弗易見
特書薩爾滸山大破明兵事
示子孫臣庶無忘
開創之艱難
訓以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然禎祥之賜由乎
天而致
天之賜由乎人又
訓曰爾時草創開基篳路藍縷地之里未盈數千兵
之衆弗滿數萬惟是

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師直爲壯荷
天之寵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此我
皇上以數言而括史臣之千萬言一若
高皇帝自言之而明臣所謂奪其三軍之膽膽破而智
勇俱困者亦足以見
神謨妙算所向無敵莫可端倪不待瀋陽遼陽隸我版
章而已
聲靈赫濯云
書與朝鮮曰天下諸國皆
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明國之主獨以己爲天子視各
國之主皆在其下種種欺陵實不能堪故昭告於

天興兵征討惟
天至公不視國之大小而視事之是非以我爲是以明
爲非是以我師克捷奄有東土因爾以兵助明來侵
又納我逃民故我命將往征王能識天意克自悔過
於我國傾兵貝勒前以禮納款復遣王弟來覲既智
且賢故能佐成和好國家受福我國從來與和好之
國不起釁端其不願交好心懷異志者我亦不懼王
以禮遣王弟來恐日久繫懷故速送歸自此以後但
以式好爲念勿似明之相欺也至每年往來之禮王
自知之自後若有爾國人民逃歸我國我即緝以還
汝我國之滿洲漢人及陣獲朝鮮之人逃至爾國滋

即緝以歸我毋或隱匿致敗兩國和好也

天聰二年春正月甲子釋陣獲明人還甯遠

先是明甯遠總兵祖大壽部下人銀住爲我軍禽獲至是釋之歸與祖大壽

書曰彼此互爲大言徒滋支蔓何所底止夫搆兵則均受戰爭之禍息兵則共享太平之福此理之易曉者也我欲通兩國之好共圖太平擬遣使致祭爾先帝並賀新君即位及聞爾來書有弔喪者爲誰講和者爲誰之語是以停止遣使但令銀住同來使致詢如謂以禮往來爲善則我即遣使往矣時爲明崇禎元年

五月乙酉勞征明錦州凱旋軍

先是聞明人棄錦州退守甯遠貝勒阿巴泰岳託碩託奉

命同八旗大臣率兵三千往征

太宗躬謁

堂子送出征諸貝勒於十里外

授以方略又與明國諸臣

書曰爾國如大廈將傾乃文武諸臣執迷不悟專事修葺城郭亦何益耶比聞察哈爾汗罷棄耕種欲就爾食窺伺邊境加兵於爾事在旦晚間耳我亦將率各路外藩蒙古兵築城偪居以俟秋成取爾禾稼爾等將挺身出戰耶抑閉城伏匿耶如欲出戰則以何兵

禦我又以何兵敵察哈爾耶我軍往來甚便耕種樵採無所不可爾之軍民雖欲出而耕種樵採豈可得乎我本欲罷兵修好共享太平故屢次遣書開誠相示爾其思之如以我言爲然可即遣使來報毋貽後悔也

天聰三年冬十月辛未會師至喀喇沁境定議征明

先是六月乙丑

諭貝勒大臣曰戰爭者生民之危事太平者國家之福祥前曾與明議和明之君臣若聽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則我國採參開礦與之交易若彼不願太平而樂於用兵則我國所少者不過緞帛等物耳我國果竭力耕織以裕衣食之源即不得緞帛等物亦何傷哉屢欲和好而彼不從我豈可坐待定當整旅西征令蒙古科爾沁喀爾喀札魯特敖漢奈曼諸國合師並舉勿似昔日之專以我兵往夫師徒既衆供億浩繁陸運糧糗恐不能給必用船載至河西西甯堡方無貽誤宜豫採木植廣造舟楫以備用朕之所見如此但一人所見未必悉協於衆詢謀僉同乃克濟事有謀略素裕可禪益軍政者各以所見入告朕擇而用之

十一月甲申克遵化城

大軍既克洪山口總兵官楊古利率兵先至遵化

辛巳

太宗親統師距城五里而營三貝勒莽古爾泰舉左翼兵自漢兒庄來會

太宗與遵化城中巡撫王元雅等書曰我國爲爾國侮慢侵陵致成七恨乃告天興師幸蒙上天垂鑒以我爲直舉遼東廣甯諸地悉以畀我我猶欲罷兵息民屢遣人致書議和爾君臣妄自尊大且不容我書過山海關爰整師旅大舉而至自喜峰口迤西大安口迤東拒敵之兵悉以誅戮歸順人民秋毫無犯今爾等若輸誠來降功名富貴當與共之嘗

聞良禽擇木而棲俊傑相時而動爾等可不深念耶至民人皆我赤子來歸之後自當加以恩養爾等可速審處毋貽後時之悔

是日聞羅文峪民爲從征蒙古所擾害因以蒙古字漢字傳

諭曰朕會師征明志在綏定安輯之凡貝勒大臣有掠歸降地方財物者殺無赦擅殺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計所取之數倍償其主朕方招徠人民其從征之人橫行擾害是與鬼蜮無異此而不誅將何以懲貝勒大臣等尙其仰體朕心廣宣德意焉

太宗至通州渡河駐營城北傳

諭各城曰我國素以忠順守邊爾萬歷皇帝妄預邊外之事曲在葉赫而强爲庇護直在我國而强欲戕害屢肆侵陵大恨有七我知其終不相容也昭告於天興師致討

天佑我國先賜我河東地我

皇考思戢干戈與民休息遣人致書講和而爾國不從既而

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屢次遣使講和爾天啟皇帝崇禎皇帝仍加欺陵使去滿洲國皇帝之號毋自製國寶我亦樂於和好遂願去帝號稱汗令爾國製印又不從故我復告

天興師由琵徑而入破釜沈舟斷不返旆爾明之君臣視用兵爲易事漠然不以愛民爲念不願和好而樂兵戈今我軍至矣用兵豈易事乎凡爾紳衿軍民有歸順者我必加撫養其違抗不順者不得已而誅之此非予誅之乃爾君自殺之也若謂我國褊小不宜稱帝古之遼金元俱自小國而成帝業亦曾禁其稱帝耶且爾明太祖昔曾爲僧賴天佑之俾成帝業豈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有天子而廢爲匹夫者亦有匹夫而起爲天子者此皆

天意非人之所能爲也

上天既已佑我爾明國乃使我去帝號
天其鑒之矣我以抱恨之故興兵恐不知者以為恃強
攻戰故此諭知

明廠登雲來降

諭曰明國君視如許將士之命竟同草芥常驅諸死地
朕屢遣使議和竟無一言相報何也廠登雲對曰明
國君幼冲執政各大臣又無忠直之輩各圖自保
功名議和之事懼不敢奏恐一不見聽或遭誅斥
故不敢言

太宗曰若然是
天賜我機也豈可棄之而去但駐兵屯守民不得耕耨

無以為生朕心惻焉已未致明崇禎皇帝

書曰邇者師旅頻興互相誅戮生民罹禍實甚
上天好生之德我兩國當共仰體之即我兩國之主以
戰爭之故不遑暇逸亦非所以自安也言念及此欲
盟諸
天地共結和好永息干戈使兩國子孫臣庶奕世獲享
太平不然戰爭何時止息兩國何由得臻治安耶故
特遣使致書議和惟熟計而明示之又與明國諸臣
書曰予欲罷兵通好共享太平屢遣使致書而爾等不
從日前之役將士誅戮人民創殘實爾自貽戕害也
前曾六次致書燕京議和矣意者以城下之盟為恥
抑冀我兵之速退為幸故不相答耶夫得失者機也
天既假我以機我奈何棄之而去我將於
天所與之地耕屯以守爾八府之民豈能安意耕種縱
得耕種不知誰收穫耶爾等宜勿膠柱務誠權宜今
我兩國之事惟和與戰別無他計和則爾國速受其
福戰則爾國被禍何時可已爾錦州官員其傳語衆
官共相商榷啓迪爾主急定和好之議可也先時爾
諸臣誑君輕敵不允議和者或死鋒鏑或死國法皆
有一人得免於罪而建立功名者乎予素不尚詭謀
惟以至誠相告如執以為不可是
天運使然吾亦無如之何矣

天聰五年春正月壬午鑄紅衣大礮成

先是我國行軍一無火器造礮自此始鑄曰天佑
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總兵
官額駙佟養性監造官游擊丁啓明備禦祝世蔭
鑄匠王天相寶守位鐵匠劉計平

勅諭佟養性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
悉聽爾節制勿徇情面分別賢否以聞益當殫厥忠
忱簡善綏惡恤兵撫民毋私庇親戚故舊陵轢疎遠
仇讐昔廉頗藺相如一將一相以爭班位幾成嫌釁
幸相如重視國事不念私讐是以令名垂於千祀願
爾效之又

諭諸漢官曰凡軍民一切事務悉令駙馬佟養性總理
爾衆官不得違其節制如有勢豪嫉妬貌然不遵者
非僅藐視養性是輕國體而玩法令也必罹禍譴爾
等勿效之務各恪遵法紀先公後私爲國效力則令
名亦共揚於後世矣
命侍臣阿珠祜棟納密率十六人偕樸爾英往與李倧
書曰來獻禮物漸減我固不以貨幣爲重爾恭敬漸衰
得毋謂明强我弱乎明與我交戰事其踰久者今姑
勿論即如已巳年我統大兵入明取其城池招撫安
定後因二貝勒阿敏不樂成功擅自撤兵而退爾國
人之在燕京者皆知之是時明人曾有敢抵拒我軍

者否有不震懾我軍威者否二貝勒出邊時隨行軍
士失道被殺約計壯弱凡二百人明人復將薙髮降
我之漢人割取其首冒稱滿洲以斬獲三千一百五
十八級誑主冒功既誑其主又何難誑爾國耶王或
聽其欺誑之言以爲明强我弱將俟我兵入明之後
侵我疆圍否我亦計及於此豈不量力籌畫而行耶
昔我祖爾國時明與蒙古及爾國三路拒敵我猶整
暇自若今察哈爾遠避於黃河上流矣去年秋元太
祖弟哈薩爾後裔舉所部來歸喀喇沁汗率所部及
明沿邊駐牧三衛人亦皆降服矣爾若助明侵我我
不必自勞兵力但調遣蒙古十萬人直趨爾國爾惟

有遁逃海島而已昔爾朝鮮在金時降而復叛者再
元時降而復叛者五六叛則征征則降爾之長技徒
苦國人未見其利也今仍不改故轍能避禍而趨利
乎我已誓諸
天地斷不先自渝盟豈惟與爾舊好之邦即明與我夙
爲仇敵尚圖輯睦以享太平但中無介紹故至此耳
王勿聽偏向明國諸臣之言一心視我明與我國之
事不待久遠自有
天定去歲爾涿州守臣李萬來安州謀殺我使臣欲入
城者三次有安州守臣諫曰何爲出此短計王不知
而我輩妄行幸而得利則善萬一失利則與爲亦不

能保首領矣力阻之始還此事王實不知乃伊等私
欲加害謂兩國和好若毀紛亂之際知誰爲主故發
此端耳我既聞斯言不忍嘿嘿也
太宗諭貝勒大臣曰蓋聞古來用兵征伐有道者昌無
道者廢
上天感應之理昭然不爽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殺奪未
有不敗克盡其道而力行仁義未有不興天運循環
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與則敵國之民即我
民也今日
天心所向豈能預知朕惟欲體仁行義制敵養民而已
爾等當申明法紀教誡士卒咸令恪守凜遵

天聰五年冬十月戊辰降明大凌河城

初

太宗統師圍大凌河城七日卽與明總兵祖大壽書曰曩者朕欲遣使講和聞爾等修築錦州城因以書附爾使杜明忠寄爾見天聰元年四月言爾等若不罷錦州城工我卽興師自此往來之使遂絕尋獲爾偵卒銀住朕仍欲講和釋而遣歸見二年正月爾竟不報後我兵至燕京諭諭致書欲通和好見三年十二月爾國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爲監亦無一言復朕爾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後彼一時此一時爾大國豈無智慧之士當權時度勢乃執膠柱鼓謎之見可乎夫征戰豈朕所願乃不得已而爲之朕今厭兵革願太平故更以書來惟將軍裁之如有意和好可令銀住復來朕所欲言將悉語之無疑朕執而殺之也朕若殺此一人所損於爾幾何所益於朕幾何況朕素不食言如爾都司王延祚昨出城時爲我兵所獲已留養之矣見八月庚戌

己丑

太宗與祖大壽

書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人未有不願太平而願戰爭者卽戰而獲勝豈若安居之樂乎朕屢遣使議和爾君臣竟無一言相報朕是以忿而興兵自古以來兩國搆兵不外戰與和二者今和議既絕朕所以親率大軍深入幸遇將軍於此似有宿約深愜朕懷朕之所以望將軍者因朕起自東陲但知軍旅之事至養民馭兵之道山川地勢之險實多未諳倘得傾心從朕戰爭之事朕自任之運籌決勝惟將軍指示蓋休戚與共富貴同享朕之素願今聞城內上馬亡斃始盡甚爲可惜惟將軍熟思而獨斷之勿惑衆言又諭軍民曰爾國大臣衆官保惜功名顧戀妻子以致累及爾等牽連隕命於此爾等小民死亦何名朕甚憫之今城內悉爲餓殍攙人而食與鬼魅何異豈不思爾既殺人以食他人獨不食爾肉乎同罹慘禍事在須臾爾等甯不知變計耶或因誤聽爾官長誑言以爲降我亦被殺夫既降我卽我之臣民何忍加以誅戮況誘殺已降豈不畏天耶官員降者子孫世襲罔替小民殺官吏來歸者量功授職子身來降者恩養之率衆降者量人數多寡亦計功授職朕不食言爾等勿疑

太宗復與祖大壽及副將何可剛張存仁寶承武書曰姜桂還言爾等恐朕殺降故招之不從夫我國用兵宜誅者誅宜宥者宥旣寬宥悉加恩養爾等已聞之矣遼東廣甯各官在我國者感朕收養之恩自整漢兵設立營伍用火器攻戰諒爾等亦必知之至於

永平攻克之後不戮一人父子兄弟不令離散家屬
財物不令侵奪加恩撫輯此彼地人民所共見者祇
因我二貝勒阿敏不樂成功紊亂軍紀濫州被圍二
日竟不遣兵救援殺我已撫之官民棄我已得之疆
土故論罪幽禁見天聰四年六月想爾等亦必聞之也至朕
之殺蒙古固特也因其邀殺降我之人逃向爾國顯
爲仇敵是以遣兵蹤其跡執而誅之見二年五月朕非無
故誅戮良善即如察哈爾汗之兄弟敖漢奈曼烏魯
特喀爾喀元太祖後裔何以皆率部衆歸我亦因朕
養人之故望風來附耳即今日之役各蒙古貝勒及
科爾沁上謝圖汗等部撥兵百名從征如心不相信

肯隨朕出征乎不惟順我者不殺即陣獲蒙古貝勒
塔布囊等並爾國厥登雲黑雲龍等一經歸順朕即
加恩爾等豈未之聞耶今大凌河孤城朕非不能攻
取不能久駐但思山海以東智勇之士盡在此城或
者荷
天眷佑俾衆將軍助朕乎若殺爾等於朕何益何如與
衆將軍共圖大業故以肝腸之言屢屢相勸意者爾
等不顧與朕共事故出此支飾之言耶倘實欲共事
可遣人來朕當對
天地盟誓朕亦遣人至爾處滋盟既盟之後復食其言
獨不畏
天地乎幸勿遲疑竚候回音
戊戌寧大凌河降將
大凌河班師之後四日渡遼河自瀋陽運米來迎
者至
命散給歸順將士甲申
駕至蒲河在瀋陽城西北四十里留守貝勒杜度薩哈璘豪格偕
朝鮮侍郎時以貢秋季方物至出迎同凱旋諸貝勒大臣及
歸降各官以次行朝見禮
命以牛羊百酒三百瓶於漢官下營處宴各將士先是
圍大凌河城擊敗錦州援兵生禽明監軍道張春
及副將以下三十三人獨張春見

上不跪
太宗欲誅之大貝勒代善奏曰前此陣獲之人無不收
養此人欲以死成名勿殺之使遂其志是晚
太宗遣巴克什達海庫爾禪以珍饌與食達海告張春
曰我
皇上盛德寬洪故遣我等以
御饌賜汝張春曰我死志已決不食
上之所賜蒙
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亦知之但烈女不更二夫忠
臣不事二主古之定理也我爲君盡忠而求死救
之以成我志日後

上之諸臣亦必有爲
上盡忠而死者我崇禎皇帝聰明惟執政大臣奸惡蔽
我如犬馬不足比數雖然我受命而來豈有軍已
覆沒身自求生之理我君爲臣下蒙蔽不能知我
我必自盡爲臣之道有死而已斷無生理我已被
擒縱加萬刃視爲當然我心在腔子裏非人所能
奪也又曰爾
國興師十五年我國人民久罹征戰之苦夫天下雖
有四海之分而四海皆一家之民古之賢王皆養
民安國爾

國欲固守基業垂諸久遠當息兵養民豈有日事戰
爭之理達海曰我
皇上非好戰爭也前年兵至燕京曾致和書六七次竟
無一言相報今我
皇上猶欲議和爾君親近大臣孫閣老邱巡撫現在邊
鎮汝可言講和之事張春曰若論此事彼二人亦
不能我被執非所當言必殺我始可議和耳張春
不食固求死餓至三日復
賜食乃受而食之後每食三餐
太宗皆親閱以賜及班師
賜陣獲部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參將姜新游擊黃
澤千總姜桂等貂帽狐裘緞衣有差張春貂帽狐
裘猞猁猻裘
駐蹕蒲河諸降將皆叩見張春不拜
命坐於諸降將之上丙戌
諭令收降副將泰將游擊等官分隸八旗每旗各四員
祖大壽子姪各
賜房屋以客禮優養之都司守備以下百餘員付舊漢
官收養其軍士分別河東河西以河西人歸於八
旗舊漢民內以河東自遼東逃去之人給還原主
其無原主者就應給之處撥給又
諭曰朕觀副將張洪謨佳士也員勒多爾袞善於養人
舉動皆合朕意故以付與之監軍道張春不肯薙髮

令與白喇噺同居三官廟戊戌大宴歸降各官
親以金巵酌酒
諭曰大凌河空城爾等來守我兵往攻此
天作之合也我國雖財力未充必盡力恩養爾等近因
北方蒙古有事時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魯科爾沁部大軍往援越七日乃還致遲
見爾等勿以朕爲忘爾等也副將祖可法奏言
上率大軍出征後諸員勒及衆官每日款宴不絕月時
惠食物臣等莫不感戴
上恩因叩謝
太宗復諭諸員勒曰大凌河各官可令八家更番具饌
每五日一大宴與今日同以示優禮

書曰我之興師非欲取中原得天下也因遼東官員不行正直之道貪黷貨賄悔願是非助邊外葉赫遣兵戍守專意結怨無故欺陵遂成七恨我曾屢致書爾主遼東官員與我爲難率不上聞竟無報書我之所以興兵者欲爾主察詢其故是以攻取撫順時得爾國商賈人等俱縱之令齎書轉奏爾主恐其不能往達又令其付與爾各省官員亦無回音數年以來我師所向履破城池意謂爾主必加察問知我興師之故則和議成而戰爭息矣

上天以生民爲心若黷戰不已民死鋒鏑豈能仰合天心乎我今開誠相告惟願兩國和好戢兵息戰兆庶

救衛財貨豐足互相市易各安耕獵以樂太平前者兵入邊境屢有攻取書詞往復其中疾怨之言有兩國輕慢者此兵家之常不足道也爾國豈無才俊勿以古昔毀盟棄好及互相欺誑之事爲鑒而致疑於我幸速爲裁斷以成此舉實兩國之福我將駐此十日以待回音勿再遲延也

冬十月甲戌趣脩遠守臣早決和議

先是大軍自明宣府凱旋瀋陽之後七日召文館儒生沈文奎孫應時江雲三人並由明諸生來歸者賜饌內廷諭曰此番出兵與明國議和爾三人之意云何沈文奎奏明之君臣最諱言和區區邊塞小臣其盟誓無足據孫應時奏明人以議和延緩我師卽實心願和其歲額必不能如我所定額數江雲奏和議不成十居其七

皇上姑遣使往明以和議試之彼若不從則我兵入境攻取更爲有名至是

命偉徵龔蘇喇嘛赴明傳遠與駐守各官

書曰我使者還聞爾等議和之禮須送還大凌河官一二員並少退尺寸之地以此爲名方可轉達朝廷夫和事果成我又何吝一二人且普天之下盡爲爾朝廷所屬豈僅尺寸之地乎爾不忘已失之土地人民

時積以爲口實我之

二祖無故被害我能一日忘耶我惟願見太平未動爾邊疆寸草尺土乃邊臣陵偪致成七恨漸啟兵戈迄今未息今我仍願太平屢議和好爾等乃以是爲言過矣況自克撫順以來我兩國強弱豈有不知既已知之烏爲徒飾利口賠誤主上流禍生民從來兩國議和必彼此使命往來則和事易於就緒今我一心願和

天鑒在上實無欺偽乃以至誠遣使而爾卒不信不一遣使相報向者袁巡撫與我議和時我方遣使通問彼即積修城池非惟拒守又復相逼是以計愚我也

我用是決意起兵然於兩三月前令杜明忠齎書以告然後興師未嘗詭計掩襲杜明忠現在爾處可詢也我如是求和爾堅執不從且不必遠徵往古即自我兩國搆兵以來歷年戰爭之苦昭然可鑒爾不樂太平惟尋師旅國衆生靈視昔更苦咎將誰歸今春往征察哈爾知爾一年之內與彼銀百萬有餘與其以有用之金錢費於無用之察哈爾何不遣一曉事人來早決和事俾兩國共享太平也我之心事直告無隱爾諸大臣果能身任和議以成美事豈特兩國息爭人民安業且使無限生靈免於鋒鏑造福甚大其福亦歸於任事之人矣

能一編上終

太宗文皇帝
天聰九年冬十月己卯以書
諭明守邊諸臣
先是都司陳錦諸生張文衡先後奏言方今朝鮮
賓服漢土嚮風遠方投誠者接踵於道兵力日增
國威日振
皇上宜應
天順人進取中原
太宗諭刑部承政高鴻中文館覺羅龍什等曰凡進言

者宜從國事起見或朕所行悖道政治有失或多殺
無辜當隨時直諫此等眞心爲國之人朕當識之不
忘近見漢官及諸生等不揣事勢紛紛以興師征明
爲言不知降衆未及撫綏人心未及收輯城郭未及
修治雖勞師動衆無益也大兵一舉如何攻取攻取
之後如何安輯爾等酌議疏奏以聞次日沈佩瑞奏
請屯田廣甯閭陽造舟輓粟爲萬全之計
太宗是之八月貝勒多爾袞等自察哈爾旋師道經沙
河堡因以
上命諭明沙河堡參將曰我
皇上征察哈爾時因爾不匿察哈爾財物盡數獻出是

以當時進兵宣大軍威震盪獨留爾堡此番師行
過此
皇上又命勿犯爾堡恩莫大焉今爾可以貨物互市沙
河堡參將喜曰我視爾主與我主無異今蒙兩次
不害我沙河堡之
恩無以爲報謹獻五爪龍緞備
御屏之用因各出財物互市至是
太宗命納海鄂謨克圖巴雅超哈爾喀濟海錫珊阿彰
屯鄂里喀率每牛彔下護軍各一名往明邊界喜
峯口潘家口董家口等處齎
書曰滿洲國

皇帝致書於明國執事大臣向日用兵原非朕之本意
邊外棄赫無端敢衅爾朝廷乃力助之與我國遂多
仇隙雖然朕見百姓之流離死亡心甚惻焉比年以
來遣人致書議和不啻數次而爾朝廷竟無一言相
報是爾國人民之流離死亡非朕之咎乃爾君臣實
階之厲夫朕欲和之心不過爲百姓故耳今後凡我
大軍所至有敢抗拒戕行者殺之逃匿山林者俘之
若安居不動輸誠款附者其室廬田產秋毫無犯此
番進兵斷不似從前輕返也比致書還擊敗明沿邊
哨卒斬百餘人生擒一人獲馬三匹
都察院承政張存仁疏言臣自歸國以來人之賢

否事之利弊細心揆度酌之已熟今蒙
皇上推誠委任俾司言職切思
皇上創立此衙門臣即爲創立之官臣而忠直後之人
其忠直必有過於臣者臣而邪佞後之人其邪佞
亦必有甚於臣者所慮用臣之心行臣之事他人
不敢彈劾而臣彈劾之他人不敢更張而臣更張
之舉國之人必共加攻擊使臣上無以報
主恩下無以伸己志獲罪滋甚臣雖至愚豈不知隨衆
然諸其事甚易發奸摘伏其勢甚難誠見如不如
是不足以盡職業用敢於受任之始懇誠奏
聞如臣假公濟私貽悞國事乞治臣以欺罔之罪若臣

所言爲國衆口交誣伏祈
皇上睿斷
太宗覽奏曰此必知有其人而爲是言但朕素不聽讒
毀惟親見者始信之且朕志定於上而諸臣蒙澤於
下縱有奸邪豈能售其術哉
甲寅征明甯遠師還
先是二月癸未
命大臣圖魯什勞薩等率兵三百征甯遠邊西一帶並
隨處揭榜宣
諭明人曰朕去年征察哈爾逼近爾大同宣府一帶邊
城絕不侵犯我民有奪民間之騾者卽戮示於爾邊

城之前與爾邊臣誓
天修好而還朕以爾國自必願和卽遣使來乃久之不
至朕復遣使三次爾將告
天盟誓之言竟置不問不容我使入城是不崇信義而
喜動干戈也朕今復告之
天率兵携耕牛農具屯種山海關外入城之地因爾之
糧爲久住計爾等入城人民遠近田地不耕則可若
播種則我必盡刈穫焉衛文臣孰爲淳武臣孰爲
善戰卽當各竭智勇以決勝負毋徒深匿雉堞中也
圖尋什等齎

諭分兩翼進隨處揭示至沙河所及甯遠前屯衛之間
斬四百人生擒其前哨百總一人獲牲牧二百七
十而還
貝勒豪格奏言錦州甯遠攻之無益何也我國攻城
之法彼盡知之況我兵曾攻之而未得若復令攻
之必有畏難之意雖得錦州此外七城尙煩攻取
若徒得一城其餘皆堅壁不下彌旬曠日恐老我
師今宜盡帥我衆及新舊蒙古從故道而入爲書
頒示屯寨及各城告以我願和而彼不肯和則彼
處人民雖被擄獲將自怨其主無尤於我若馬匹
疲斃卽以所獲之貲買馬其餘并以製衣則我兵
奮勇靡有退志而邊外蒙古亦得蟹所欲矣再用

更番之法俟秣馬肥壯益以練習火器漢軍攜巨
砲分兵兩路一從甯遠入一從故道入夾攻山海
關進攻通州得與不得皆久駐其地遣人往偵流
賊情形伺彼分師捍禦時擊之必可圖也至於朝
鮮且暫行撫慰俟我與敵勝負既定再爲區處
師向山海關進發沿途擊敵俱捷俘獲關外人口及
牛馬由甯遠大路而還
九月庚子
太宗迎於郊外三里許樹纛拜
天陛
御座旋凱貝勒大臣等朝見如禮翼日

召集諭責曰爾等何不深入內地乃遽速還即欲還亦
當設伏截擊明之追兵何止留圖魯什勞薩等哨兵
殿後彼時敵兵數千追至仰荷
上天眷佑以寡敗衆萬一有失不知爾等尚能來見朕
否圖爾格納穆泰蘇納有罪革職仍用爲各部承政
今正宜殿後立功乃亦隨衆前行將何時自奮乎
皇考時教堪特翁格伊喇喀努賽四臣每臨陣皆率先
力戰巴克什武訥格所在建功今又首先還擊敗卻
敵兵人臣爲國義當如此爾諸大臣於貝勒欲還時
何不諫阻也
辛卯

命貝勒豪格額駙揚古利等攻尚方堡毀邊牆分軍捉
生設伏
親統師繼之壬辰豪格等奏邊牆已毀於是大軍入尚
方堡分道而進至宣府石佛
命巴克什寶羅龍什等遣人
予書責石衞將官曰曩與爾等定盟彼此毫無疑貳孰
意爾等陰懷詭譎云約遽東人之在甯遠錦州者尋
盟竟久待不至及三次遣使徵還復拒不納且襲我
邊境殺我二十餘人爾等或以計盟爲得計予統可
欺
上天亦可欺乎爲臣又將不以忠誠告委於朝廷惟

恐上之罪已則所謂大臣者亦何利於國何益於民
耶強弱之形衆所共知欲息干戈可速遣信使持爾
主璽書來如執迷不悟爾國之禍何時已也復令宣
諭城中軍民曰自古下情上達天下罔不治下情上壅
天下罔不亂前歲兵臨爾邊既盟之後秋毫無犯此
番興師皆由爾官吏蒙蔽君上毀棄盟言致啓爾等
於塗炭也是日駐營宣府城西南五里外明日移駐
城東南
八月癸酉駐軍大同城南
大軍駐宣府城東南之後二日乙未移營薄新城
丙申發砲攻之擊斃守備一正黃旗樹梯二人既

登梯忽折遂龍攻丁酉移師西行丙午圍應州城
丁未分兵攻小西城克其郛己酉明開平諸生張
文衡自大同來歸言在明爲代王府參謀見明國
諸臣結黨貪財專意固上生民窮困想望太平惟
皇上威名震於天下且招賢好士慈惠寬仁君人之大
德咸備今大兵四路並入人心願歸者大半宜備
書前後興師之本意佈告四方以慰民望
太宗遂命直文館
爲臨大同南山曹文詔騎兵結營於城東南門外
命圖魯什將左武拜將右額附多爾濟將中先以鄂齊
爾桑古二十人挑曹文詔兵出戰

太宗下馬坐黃蓋下待之遣陣獲高登湖偕一人齎書
與大同城衆官索察哈爾逋逃又與曹文詔
書曰朕聞將軍乃識時俊傑兩國情形想久洞悉在廷
諸臣當乘朕切於議和力言於上措斯民於太平乃
不念將士勞苦不察兵力強弱遽之進戰稍有不前
輒行劾罷或至論死且閹官專權行賄者獎擢無貲
者降革上下蒙蔽功罪不明此番我軍既入內地將
軍日後能保無罪乎朕非相激之言料將軍早已慮
之深矣是日擊敗曹文詔騎兵追至城壕而還獲馬
百餘
命縱陣獲曹天貺文詔同馮國珍持代王之母請和書
齎與明代王之母楊氏
報書曰朕曾遣使於各處議和爾皇帝黜戮大臣大臣
畏懼以致蒙蔽不能上達此番進兵內地以昭顯和
不得和之故已將此意作書佈告各處誠能主持和
議當速成之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禍早一日則民
受一日之福和議果成我兵不終日而出境矣朕若
不思太平專嗜殺戮又何以服諸蒙古而統衆兵朕
之議和實出至誠如稍有越志獨不畏
上天乎惟願彼此以至誠相待耳
閏八月庚寅旋師由西方堡邊

先是八月丁丑
太宗自大同城南山岡移營四十里鋪前鋒將錫特庫
納海努山生擒明哨卒六人至五漢人一滿洲
命俱誅之明人爲間諜書貼於北樓曰我兵獲之以獻
其書言滿洲原係我屬國當此炎天深入必有大
禍今四下聚兵令首尾不能相救我國人有得罪
逃去及陣中被擒欲來投歸者不拘漢人滿洲蒙
古一體恩養有漢人來歸者照黑雲龍例養之有
滿洲蒙古來歸者照桑阿爾齋例養之若不來歸
非死於吾之刀槍即死於吾之砲下又不然亦被
彼誣而殺之矣
太宗覽畢因復與明崇禎帝

書曰滿洲國皇帝致書於明國皇帝昨見皇帝書云滿洲原係屬國此不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嘗以爲非也祇因遼東各官欺陵不堪屢次抒情往告又被之不通我思此種情形仇怨已深難以剖白惟動干戈可冀來詢其由孰意皇帝乃惑於各官欺誑十數年竟無一言問及以致戰爭不已若早遣一信使來詳詢事由判白是非予豈樂尋兵戈耶爾國臣僚一味欺罔每當我兵入境自戮難髮漢人虛報斬級千百我國若果傷折百千兵勢豈能常振耶以皇帝之聰明一村度而欺罔自見矣斬級之真假豈我願和之誠僞問黑雲龍自得其情但黑雲龍惟恐結怨於文

武大臣是以不肯盡告於皇帝也時鑲紅旗邏卒又獲持書往陽和達張宗衡之曹文詔部下人書中詐稱滿洲兵被砲傷無數哭聲震天地又自詡陣斬甚多未暇取首級止取纛一桿其言類此者甚多

太宗以原書付所獲人並

予書張宗衡曰昨到大同獲曹總兵遣人塘報軍情見滿紙皆是虛誑朕素謂明國大邦自有忠臣義士實心爲國者何期一旦至此前次得宣府張總兵塘報其虛誑亦然由此以觀明國之衰已極矣朕入境幾兩月踩躪禾稼攻克城池曾無一人出而對壘敢發一矢者今朕尙在爾地可令張曹二總兵集各路兵會戰爾等高坐城樓以觀若爾出兵一萬朕止以千人應之出兵一千朕止以百人應之如敢直前迎戰猶可自掩其罪不然徒以虛言誑君亦可恥之甚矣爾皇帝不知以爲既能取勝速宜進戰爾等又畏懼逃遁縮頸城中如此則生民之塗炭何日休息耶爾等皆代皇帝撫字億兆者自宜乘朕願和凡有軍情據實申奏力贊和好乃欺君誤國貽害民生甯不畏乎顯戮死遭冥禍哉朕欲決戰之言非自矜誇因爾等虛誑已極故欲一較勝負耳爾等若以朕言爲是速約戰期朕當勒兵以俟

己巳纂譯宋遼金元史

太宗召文館諸臣諭之曰朕觀漢文史書煩多飾詞雖全覽無益也今於宋遼金元四史內擇其勤於求治而國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統緒廢墜與夫命將行師之方及賢奸忠佞之有關要政者彙纂繙譯成書用備觀覽通鑑之外野史所載語多不經無知之人轉相流傳信以爲實者禁止繙譯又見漢人稱其君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不知皇天所親惟德是輔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稱今朕祇承天佑爲國之主豈敢遂以爲天之子爲天所親愛予倘不行善道不體天心則天命靡常豈足恃耶朕惟朝

夕乾惕以仰答
天眷而已
辛丑勗諸貝勒愛養人民
太宗諭諸貝勒大臣曰
皇考所遺人民能愛養之使漸庶富此卽爲臣子者之
孝思也先時入家貝勒恪守朝廷法度今貝勒等凡
有工作不遵朕制額外役民試思民不得所逃亡離
叛戶口減少是違
皇考之志有虧孝道且無異於助敵長寇也茲者荷承
天庥朝鮮賓服蒙古向化朕常念新舊歸附之人皆宜
恩養故時以爲訓夫善養人者無論大小賢愚隨材
器使俱有裨益譬如刊伐則用斧斤宰割則用銑刃
濟用於臨時必須豫養於平日爾大臣等職司匡救
諸貝勒知小民之疾苦而不能告及見驕縱之人不
能切責之其何以爲大臣也且朕招徠遠人勤求治
道於新舊人等憫恤不忘時加宴賚非不憚勞也不
過爲國與民耳若疆國大定民生安樂則昇平之福
貝勒大臣實共享之否則雖拓土開疆亦何以安輯
之哉又
諭諸王貝勒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變易祖宗衣冠儀
度循漢人之俗服漢人衣冠盡忘本國言語迨至世
宗始復舊制凡言語衣冠及騎射之事時諭子孫勤
加服習如王孫原王師章判大興府遇漢人訟事以
漢語訊之有女直人訟事則以女直語訊之世宗以
其未忘女直之言甚爲嘉許此本國衣冠言語之不
可輕變也我國家以勤習騎射爲業今若不時親弓
矢惟耽逸樂則田獵行陣之事必致疏曠武備何由
而得勛乎爾等訓練士卒勤習武事凡出師行獵許
服便服餘俱遵照國初定制仍服朝服朕所以諄諄
訓諭者非爲一時計也正欲爾等誠之於心轉相告
誡使世世子孫遵守勿變棄
祖宗之制耳朕意如此爾等宜各陳所見爭親王多爾
袞等皆跪奏曰
皇上諄切誡諭臣等更復何言惟銘刻在心竭力奉行
而已
甲寅
諭諸大臣勤修國政
太宗諭曰昔太公云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
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
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
知所始莫進而爭莫退而遵守國如此則與天地同
光朕承
皇考創業垂統嗣位以來統一蒙古收服朝鮮自今以
後宜思所以宣布法紀修明典常當國茂隆之時若

不立綱陳紀次第振興後人將何所法守嘗觀前代
勤修國政法制精詳者其祚必永怠棄國政苟且偷
安者其勢必危蓋治國之道如築室然基址堅而庀
材固世世子孫可以久居或其旦夕成功不久即壞
此必然之勢也國家若果勤修政事何由致敗否則
傾危立至矣嗣後爾等皆宜殫竭忠誠勠勤左右朕
惟欲整飭庶務使子孫永守勿替耳
丙辰以平朝鮮功祭告
太廟
先二日
太宗夜夢至

京與
太祖乘飛騎行禮親王代善追挽
太祖之騎不及
太宗遂至明國宮中明皇帝於袱內出絲繩總上飾以
珊瑚意欲相授
太宗默思明主欲贈珍寶何所不有受此奚為轉願其
人又非明皇帝乃金代神像其人出書一冊曰是
爾先代金國史書
太宗受而讀之文字不能盡辨欲持以示文臣夢忽覺
次日清晨
召諸王貝勒及內院諸臣語之
庚申封李倧仍為朝鮮國王
朝鮮義州總兵林慶業領兵隨征皮島有功至
盛京朝
見宴之將遣還內院諸臣撰擬
宣諭朝鮮敕書進呈
太宗覽畢曰爾等撰文當循理措詞毋得過為誇大朕
素不樂聞誇大之言彼明國之主自比於天輕視他
人蓋身無德義徒自矜張甚無謂也嗣後撰擬切宜
詳慎毋蹈浮誇
癸丑
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岳託統左右翼軍分道征明

太宗諭曰征伐非朕所樂聞也朕欲和而明不從是以
興師耳其不抗拒我兵者慎勿殺之不便擄掠者勿
加擾害前武英郡王於丙子歲克明昌平州時所領
官兵如漁人入水捕魚擒之以手挾之以脇又復銜
之以口其時以貪取獲罪者甚多朕豈欲爾等犯法
樂於加罪耶懲其既往正欲警其將來耳常閱古史
云夏禹道遇罪人而泣侍臣曰此犯法有罪之人王
何為而泣也禹曰堯舜時政教德澤宣布於民故人
無犯法今我之泣非為囚也我之政教德澤不如堯
舜致有罪人故泣耳朕見爾等有罪亦甚為惻然爾
等宜互相勉勵恪遵軍令以行毋或怠玩從事今蒙

古漢人朝鮮諸國俱已歸附軍容壯盛爾等勿徒自逞勇力以威懾人蓋爾等爲衆所觀瞻若能自處以禮濟之以和則歸附各國見我國强而有德勇而有禮益加悅服矣凡爲主帥者臨陣時當念國家付託之重使徒爲一己立功而不念兵之死傷軍之敗衂及國之聲名有損非主帥也至軍中議事遇有意見乖謬者卽宜面爲勸諭毋得緘默不言亦不得於當時故出徼辭而事後託詞自解果明言於衆而衆不從始可於還時中理其說也越四日丁巳揚威大將

軍貝勒岳託率右翼軍啟行

太宗親送之辰刻出撫近門謁

堂子拜纛行禮畢至演武場

賜岳託敕印岳託率衆行禮畢復

召至御前

親授方略

賜茶畢送里許由懷遠門還宮九月癸亥奉命大將軍

睿親王多爾袞率左翼軍啟行

上親送之如前儀

辛酉大兵至山海關壬戌至連山丁卯

太宗統兵至中後所見祖大壽收兵入城遣人齎

敕諭之曰自凌河別後今已數載朕不憚辛苦而來甚

思將軍出城一見至於去留終不相强若襲則釋之

今仍誘而致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將軍與我角勝爲將之道應爾朕決不以此介意將軍亦勿以此自疑也豫親王多鐸遣阿爾津穆福札塔奏言距中後所四十里山岡與祖大壽兵遇兩相誘戰殺敵三十名次日再遣人

諭大壽皆不答

秋七月丁巳修書與明國通好

是日遣前鋒將領努山瑚密色布丹巴圖魯諾克圖鄂碩蘇爾德錫特庫率每旗前鋒五人章京四人甲士百人護送把總徐文師太監王朝進張福祿等至十三站與明崇禎帝

書曰朕見爾國軍民塗炭實惕於心屢欲通好以享太平之福曾與袁崇煥及宣大邊臣言之不啻再三奈爾國不從輕視民命樂於搆兵以致失地喪師死亡百萬此非朕殺之實爾君臣自殺之也倘兩國通好此禍何從而來若謂朕之言和乃愚誘之計前此曾見朕既與人和復有背盟之事耶且朕又何所迫而以計相誘耶爾緻自謂防朕之計則得矣能保城池不失陷軍民不覆沒耶雖然朕今猶願與爾國通好也若果以禮交懽則朕爲大淸爾爲大明各君其國又何崇卑上下之可爭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運循環帝王代嬗有未成而中廢者有既成而復敗

者
皇天無親善則培之否則傾之如和事果成則俘獲之
親王郡王奉國將軍等一切釋還否則爾既骨肉之
罔念朕養仇敵以何爲朕實從民命起見
天地自能鑒之若疑朕既常言修好何又興兵不已試
思和議未成何所據而罷兵必彼此定議書告
天地然後可以罷兵息民矣
附陣獲明德王朱由楨等上崇禎帝疏曰臣等世
受國恩今經七世奈臣罪惡滔天失守封疆百姓
塗炭臣罪何逭自被擒以來蒙大清
聖上未嘗加害皆推主上之惓惓也臣等日夜翹首專
望施仁慈之恩念宗派之誼或兩國通和或贖臣
等得歸故土臣六世祖塋再得奉祀萬世頂戴陣
獲總督太監馬允升致明當事各官書曰允昇於
十月十五日陣前被擒現在瀋陽今欲議和常人
尙惜生靈允昇可不念民命如兩國通好親王回
國昇等還朝干戈平定生靈幸甚先有幾次去議
和之人及文書俱不能致御前此番萬不可隱蔽
有誤國事允昇不得面君祈將此書抄錄轉奏
附大凌河歸附官員祖澤潤曹恭誠裴國禎祖澤
洪孫定遼陳邦選蕭永祚等與祖大壽書書曰自
大凌河分秧十餘年矣兩不能相見皆將軍自誤
之也昔日隨將軍棄暗投明同赴
皇帝行營傾心投順彼時將軍向職等云是吾輩
仁聖之眞主也及今十年職等蒙
聖上豢養厚恩始終如一豈料將軍入錦州過聽妻孥
之言背盟負恩跋扈自衞致今日困守錦州無顏
相見是今日之錦州卽昔日之凌河昔日之負盟
直今日之報應料閒城生靈已爲釜中之魚在將
軍孽由自作而職等家眷之在錦州者尙有五十
九人皆非負義忘恩之輩何辜爲殘黎充饑之食
爲此哀懇我
皇上俯准職等列名致書將軍請發各家大小人數送

出死地撫將軍之意仍慮南朝法令不肯發出耳
不知既在圍中南朝法亦難加將軍試想外兵救
援據我國捉回之兵民投降之蒙古言大小將士
無不痛恨將軍昔日斷送凌河今日斷送錦州皆
云不知將軍有何主見致我等困守受戮則將軍
之無可望也明矣敢以明告勿執迷不悟自誤以
誤職等之妻子也
秋七月戊寅
賜考取舉人生員等朝衣緞匹有差
內三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奏請於滿洲
蒙古漢人內考取舉人生員

太宗諭曰忠經云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清則無欲平則無曲明則正俗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爾等當善體此言從公考核

夏四月丁未

敕諭明甘遠總兵吳三桂

太宗遣刑部啟心郎額爾克圖齎

敕諭王貝勒軍營令傳

諭甘遠總兵吳三桂曰朕以大兵圍困松山錦州松山副將夏承德首先納款故其眷屬及部衆俱加恩留養總督洪承疇亦留養之矣其尚抗命者盡誅惟祖

大樂等因係將軍之戚姑留之錦州祖大壽歸命其眷屬部衆俱獲保全此正大將軍趨吉避凶建功立業之秋也將軍果能乘時度勢決意來歸則宏功偉名與迫而後歸之松錦諸臣大相懸絕親屬可完況印信已爲我所奪松錦陷沒坐視而不能救種種罪愆爾主豈肯輕恕耶曩者祖大壽之在錦州也爾主疑之而欲加以罪然終不能者以其族黨勢張且據錦州故也今將軍以孤立之身負危疑之迹豈能自保無虞況爾國流寇竊熾土宇淪殘傾亡之象將軍已目擊之時勢若此將軍雖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將軍不於此時翻然悔悟決計歸順勞我士馬遲

我時日彼時雖降亦不足軍矣其詳慮而熟思之並

敕總兵白廣恩等令其開導吳三桂同心協謀舉城歸順張存仁祖可法裴國珍吳三鳳胡宏先等又遵旨各遣三桂書白廣恩之子白良弼前在松山被擒並

與其父書

辛亥塔山奏捷

先是錦州既克

太宗敕杏山塔山官民曰朕以大兵圍困松錦曠日持久克城之日本應盡誅以正抗拒之罪因松山副將夏承德納款使我軍得入故獨全其部衆惟不與同謀者殺之錦州祖大壽雖迫而後降亦尚留養其餘

未降而死者正復不少爾等毋得效尤迫而後降謂可僥倖全生也若不勞我士馬速來歸命朕當念其歸命之速而優養之倘延遲日久罔識趨避自絕於天城下之日悉罹誅戮悔無及矣至是內學士額色赫

以攻克塔山捷音至奏聞

乙酉明遣使乞和

駐守錦州杏山王貝勒等遣啟心郎占巴奏報明國差總兵一員錦衣衛官一員職方司官一員至王貝勒軍前欲求講和齎到給其尚書陳新甲敕諭一道云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部奏遵禮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未輕信者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聊部屢次陳奏我國家開誠懇遠似亦不難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

以後還我祖宗聯絡之舊今特諭爾
便宜行事遣官宣布取有確信回奏

太宗覽畢

敕諭諸王貝勒曰閱爾等所奏明之筆札多有不實若與我國之書何云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既謂諭陳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寶況札內竟無實欲講和之意乃云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復還我祖宗恩義聯絡之舊等語此皆藐視我國實無講和之眞心然彼雖巧詐朕以實情言之向來啟此兵端原非我國之願因明國不辨是非淩辱我國情實難堪故不得已而起兵耳朕從前屢欲講和而明國不從今明國自稱欲和其實僞不得而知然和好固朕之夙

願朕豈有所迫而願和與朕豪

皇天眷顧昔時金國所屬盡爲我有元裔朝鮮悉入版圖所獲明國官民不啻數十萬恩威遠播所向無敵如此而猶欲和好者蓋爲百萬生靈惜耳若和事果成何必爭內外大小之名但各君其國互相贈遺通商貿易悉安生業則兩國之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福矣惟是我朝兵強國富尚且諄諄願和奈明國執滯不通自以爲天之子鄰視他人口出大言不願和好不知

皇天無親有德者受命無德者廢秉從來帝王有一姓相傳永不易位者乎明之君臣慮不及此不願修好致億萬生民死於塗炭者皆明之君臣自殺之耳其罪在彼朕無與焉朕以實意諭爾等爾等其傳示於彼使明知朕意

甲子杏山奏捷先是

太宗敕諭杏山守將及軍士等曰松山軍民糧盡副將夏承德勢窮力竭接引大軍入城故將夏承德同謀歸順之衆悉加惠養總督洪承疇亦赦而養之錦州自被圍以來殺傷殆盡祖大壽匹馬來歸凡其部衆悉予保全旋又招撫塔山因其拒命遂以紅衣砲擊而取之夫松錦二城曠日持久勞我士馬雖窮迫投降尚赦而養之今爾杏山受圍日淺若不勞士馬敕

書到日即舉城投順朕當保撫全城秋毫無犯汝等不特可保全身家并當敘爾獻城諸功朕命汝等速降者非攻不能取困不能下也十三萬援兵已敗松山錦州塔山三城已克獨此蕞爾孤城焉有委而棄之之理若朕命速降而不降後或攻或困城下之日悔無及矣又

命將此敕諭曉示城內軍民皆以善言招撫之來降則已否則聽諸王相機而行至是杏山提奏至

六月辛丑遣明使人還仍報以書

先是鄭親王濟爾哈朗奏言明國遣兵部職方司員外馬紹愉等及從役九十九名在甯遠城欲求

見
皇上以求和好
太宗遣兵部啟心郎占巴等往迎至塔山城偕之來既
至我境占巴先來奏報十四日當至京城
命大臣迎於二十里外設宴入城宿於驛館復
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等至驛館宴之如初至是遣還
賜馬緞愉等貂皮白金有差
太宗命大臣送至十五里外設宴餞之仍以
書報明崇禎帝曰向來所以搆兵者蓋因爾明國無故
害我
二祖我

皇考太祖皇帝猶固守邊疆和好如舊乃爾明國反肆
憑陵干預境外之事哈達國汗萬窮據之地我已征
服爾遣令復還又遣人於葉赫錦台什布揚古處設
兵防守以我國已聘之女嫁於蒙古乙卯年爾明國
奪我土地擾我耕穫逐我居民燒毀廬舍仍驅令出
境所在勒石是以我
皇考太祖皇帝收服附近諸國烏拉布占泰輝發拜音
達哩哈達萬之子蒙格布祿所有之地漸次削平於
是昭告
天地親征爾國又平定葉赫錦台什布揚古之地其後
每欲致書修好而爾國不從事漸滋蔓遂至於今此
皆貴國先朝君臣事也事屬既往於皇帝何與然從
前曲直亦宜辨之今予仍欲修好者非有所迫而然
子纘承
皇考太祖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
天眷佑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
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爲生之俗厄魯
特部落以至鄂諾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蒙古元
裔及朝鮮國悉入版圖於是舉朝諸王大臣及外藩
諸王等合辭勸進乃昭告
天地受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適來我軍每入爾
境輒克城破陣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復何難然子

仍願和好者特爲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
者祥感應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
全億兆而誠心和好則自茲以後宿怨盡釋尊卑之
分又何必較哉古云情通則明情蔽則暗若爾國使
來予令面見予國使爾亦令面見如此則情不壅蔽
而和事可久若自視尊大僞使臣不得面見情詞無
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國家之憂矣豈拒絕使臣
進見遂足以示尊耶至兩國有吉凶大事則當遣使
交相慶弔每歲貴國饋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我國
饋人參千斤貂皮千張若我滿洲蒙古漢人及朝鮮
人等有逃叛至貴國者當遣還我國貴國人有逃叛

至我國者亦當遣還貴國以甯遠雙樹堡中間土嶺
爲貴國界以塔山爲我國界以連山爲適中之地兩
國俱於此互市自甯遠雙樹堡土嶺界北至甯遠北
台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越入及貴國
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坡律處死或兩國人有乘船
捕魚海中往來者從國自甯遠雙樹堡中間土嶺沿
海至黃城島以西爲界我國於黃城島以東爲界若
兩國有越界妄行者亦俱察出處死倘願如書中所
言以成和好則我兩人或親書
天地或各遣大臣代書禰連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來
予亦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弗遣

使致書則億兆死亡之孽於予無與矣於是以書授
來使
命章京庫爾禪等率兵四十人送來使至連山而還
太宗聞洪承疇曰朕觀明主宗室被擒置若罔聞至將
帥率兵死戰或陣前被擒或勢窮降服必誅其妻子
否則沒入爲奴此舊規乎抑新制乎洪承疇奏曰昔
無此例今因文臣衆多各陳所見遂至於此
太宗曰今日之文臣固多昔日之文臣豈少耶特因君
暗臣蔽故多枉殺似此戮力效死之臣即其身在敵
國猶思以財帛贖之況可罪及妻子乎其無辜亦甚
矣洪承疇叩頭流涕曰
皇上此諭誠至仁之言也
冬十月辛卯征明
先是領漢軍大臣佟圖賚祖澤潤等奏請因天時
順人事大軍直取北京控制山海關
太宗諭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兩旁斫倒則大樹自
仆朕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即克山海關今明國精兵
已盡我軍四圍縱臨彼國日衰我兵力日強嗣後北
京可得矣至是
命貝勒阿巴泰爲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統軍
士征明
諭之曰朕非好窮兵黷武也因不忍生靈罹害屢欲與

明修好而彼國君臣執迷不悟是以命爾等往征爾
等入明境毋任意妄殺毋掠人妻子毋
焚毀財物毋暴殄衆庶若兵臨山東因有索財物
而嚴刑拷逼者非我國仁義之師也爾等宜傳諭各
旗引以爲戒至於錦州新附蒙古索倫等令其從軍
役使伊等如有俘獲勿得搜取令其攜歸其力不能
攜者仍助之倘爾等令其空返或以負苦來訴朕必
將爾等所有與之
壬子
上親送至郊
諭曰爾等勿以我軍強盛自弛防範古云驕敵者敗其

敬愼戒備以行我國傾兵大臣於行間勇士多不肯以其所長上聞如此則勇戰之士何以激勸我軍至明彼或遣使求和爾等卽應之曰我等奉命來征惟君命是聽他無可言其向我君言之必吾君諭令班師方可退兵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我國來征亦正在此以善言撫諭之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

諭畢舉砲三大軍遂行

己卯大軍入山海關吳三桂迎降賊首李自成敗走

丁丑攝政睿親王軍次連山吳三桂遣郭雲龍孫文煥來致書書云接王來書知大軍已至甯遠救民伐暴扶弱除殘議甚震天地其所

以相助者實爲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猶其小也三桂承王諭卽發精銳於山海以西要處誘賊速來今賊親率黨羽蟻聚永平一帶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可知矣三桂已悉簡精銳以圖相機勦滅幸王速振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夾攻逆賊可擒京東可傳檄而定也再仁義之師首重安民所發檄文最宜剴切更頒令大軍秋毫無犯則民心服而財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王得書卽星夜進發踰甯遠次於沙河戊寅師距山海關十里外賊首李自成率馬步二十餘萬挾崇禎帝太子第三子定王第四子及宗室晉王泰王漢王郡王等幷吳三桂父襄與俱來復遣人招三桂降三桂不從賊遂圍山海關吳三桂哨騎來報賊已出邊立營睿親王隨命諸王等各率精兵迎擊遇賊唐通馬兵數百人于一片石我前鋒兵擊敗之生擒二人還已卯師至山海關吳三桂率衆出迎王大喜設儀仗吹螺率同三桂向天行禮畢三桂率所屬各官謁王王謂三桂曰爾同可令爾兵各以白布繫肩爲號不然同係漢人以何爲辨恐致誤殺語畢令之先行遂入關時李自成率賊衆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是日大風揚塵咫尺莫辨我軍對布陣不能橫列及海睿親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及諸大臣等謂曰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此兵不可輕擊須各努力破此則大業成矣我兵可向海對賊陣尾鱗次布列吳三桂分兵列右翼之末號令畢諸軍齊列及進兵令軍士

呼噪者再風遂止各對陣奮擊大敗賊衆追殺至四十里賊首尾不相顧遁走燕京陣獲晉王朱審烜是日進吳三桂爵爲平西王令山海城內軍人薙髮以馬步兵一萬隸平西王隨睿親王直趨燕京追殺流賊時有明密雲巡撫王則堯降於李自成僞授兵政府尚書自成遣其招降吳三桂三桂覊留弗遣至是送於睿親王誅之

五月己卯定燕京

攝政睿親王自山海關擊敗流寇遂與諸將誓約並諭衆曰此次出師所以除暴救民滅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

會不如約者罪之仍曉諭官民示以取殘不殺共享太平之意諭下凡百姓逃竄山谷者莫不大悅各還鄉里雍髮迎降壬午師次撫州癸未師次昌黎縣乙酉師次開平衛丙戌師次玉田縣丁亥師次公羅店五月戊子朔師至通州沿途官員皆率百姓迎降各賜袍服仍令供職己丑師至燕京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王進朝陽門老幼焚香跪

迎至寓宣捷告

天冬十月乙卯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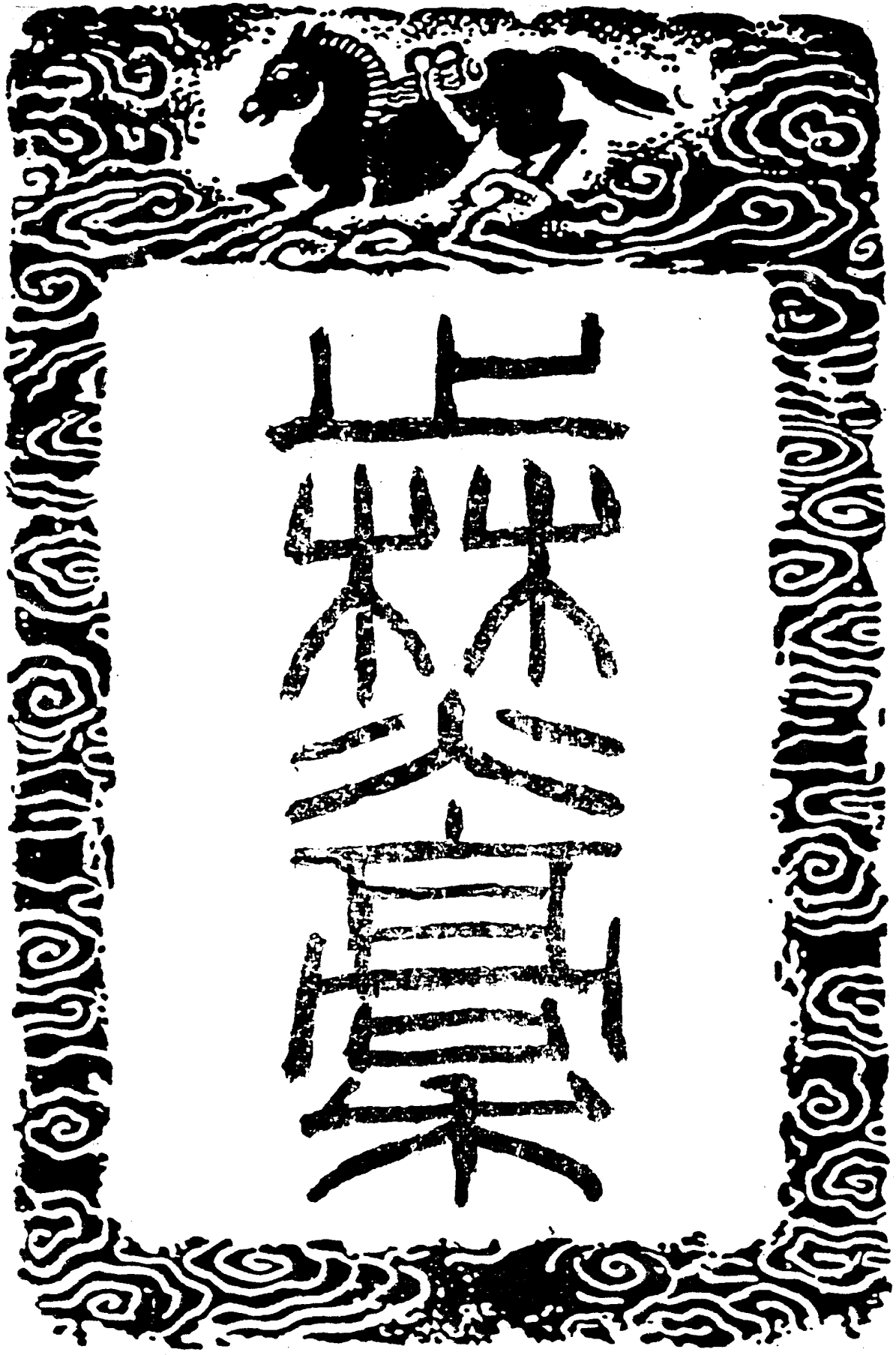
世祖章皇帝定鼎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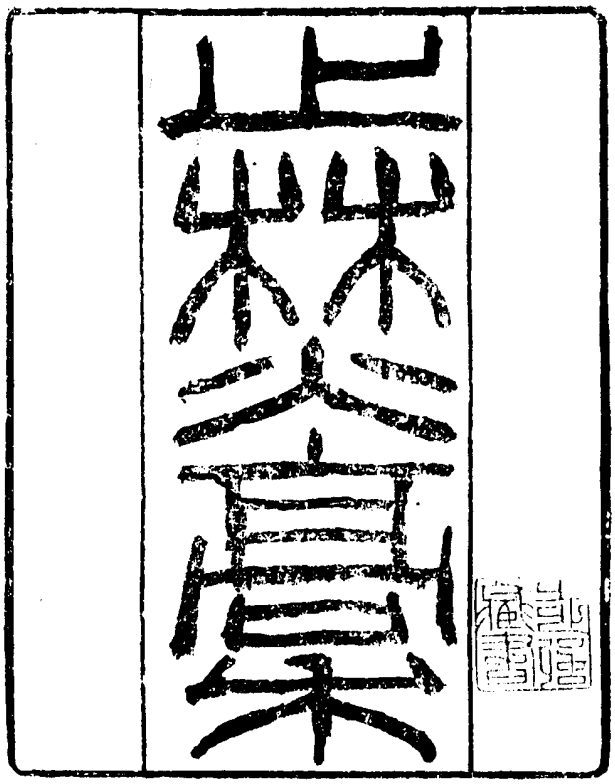
頒詔中外大赦

能一編下終

於戲當我
太祖高皇帝之肇興東土也以七恨告天爲三軍作氣一舉而服遼瀋再舉而克廣甯風馳電卷鼓行而前此何時也而明室君臣互相牽扯戰不成戰和不成和任事之人如熊廷弼則傳首九邊矣雖復老謀持重如孫承宗亦幾不免袁崇煥功名之士慷慨圖存雖其妄殺毛文龍不無孟浪而守備秩然未或稍跌遽我
大兵數十萬分道自龍井關大安口而入則實爲薊遼總理劉策所轄之境與崇煥無與而閣警入衛所在留兵有功無罪也而乃猝被閒死以

致大壽股慄兵潰而東而滿桂遂以戰死故夫洪經略之歸命
天朝亦未嘗不因見諸臣戮辱有以拊夫心也他如楊嗣昌紅袍坐政府而盧象昇麻衣殉疆場則尤事之極異者而舉朝紛紛談兵議禮曾無一得徒搖人心推原其故蓋有二焉守經常者徒知以禮繩人而莫規時局任權數者祇圖以智自免而罔識公忠也顧氏亭林不云乎人能熟讀五經略觀史鑑則天下大勢自能了然彼夫目光如豆不通事變者胥不讀書之故也然則有天下者其可不以培眞材爲急務而爲士者其可以死守夫章句乎哉執拘妄庸誤人家國良可悲也雖然或亦聖王之驅除非偶然者先生輯是編殆深有識夫天命也若夫我戰則克一論則提綱挈領尤操勝算誠有味乎其言也因爲校而付梓以供海內君子觀覽焉始豐張邁書





己卯之冬棻陵譚公奉　朝命來撫兩浙兩浙之人欣然喜於是客有告余曰公之懃懃求治子亦聞而知之乎今浙之吏事不具修民氣以彫落士俗以厖薄雖公昔日嘗一守是邦然今昔之故判然矣子盍假三寸管爲萬言書策其治浙之急者余曰噫禽得時則鳴不得時則低首縮頸已耳孟子不言乎位卑而言高罪也矧余無位焉夫士君子苟抱異略懷遠圖一旦時位之來則出而展布之矣何曉曉於人爲客聞之色若不豫曰子所謂覩其一不知其二也昔明王之治天下也躬

懷乾惕博訪治經輶軒採以上聞而士無徇祿克行其學君以虛裏益宏其道故書以好問則裕爲規勗詩以詢于芻蕘爲典型三代以降此風漸息然開言路求直諫書於史者代有其事故賈誼之治安重於漢王通之太平著於隋至有宋一代以布素而陳說曰公者歐蘇之流不一而足毋亦覩斯道之陵替而爲是曉曉者以維持之乎予乃拘孟子之說而弗語也曰然則大子謂不以人廢言上之人果有並蓄兼收之量乎曰以舜之聖猶好察邇言矧伊人乎哉且士君子達而在上則顯其道窮而在下則顯其言吾聞以言利人者天下人獲其利不聞天下人病其言也子又何惑焉余乃慨

然悟怦然動肅然避席而謝曰客貶余良厚特無如辱客之命也然干慮一得愚者居之請試竭其愚可也於是酌理勢搜聞見舉切要置迂緩綜成六事得萬餘言既繕成摺將以投之鈐轄矣而以故牽阻弗獲上達知之者或為余惜然余謂言之顯晦有時弗可強也且公之賢且能海內皆知安見余言之所及不皆公見之所及哉安見公見之所及不遠過余之所言哉況余之言不顯或他人有顯其言者則余言之不弊乎興廢審矣遂置諸故紙不復省記踰兩旬餘會月朔日當一焚其故紙也火未及半而客適至氣喘喘以前事詢余具述所以且示以將焚客遽起而止之復搜諸故紙朗誦數

過已乃喟然曰昔蘇秦以萬言書說秦王秦王弗能用後之人莫不悲其遇之窮然秦之書達於秦庭矣子猶弗獲達是子之所遇窮於秦之所遇也且秦不過挾連橫之術耳未足深論而子之為是書也吾見議招墾則指陳土田之利而足以長保富也議課吏則詳盡考察之方而足以臻上理也議鹽舉則搜揚賢俊而彌綸不病無才也議節賀則重惜財賦而境內於是有情也議趲務則策畫周備而蠹吏無能為姦也議練勇則戎旅整肅而外域無敢覬覦也雖賈誼之策治安王通之策太平亦若是焉已爾乃其所遇不若七國之一夫嗚呼可悲也已然而不顯者時阨之也顧時能阨之以不顯而不能并沒其可顯乎欲棄而焚之是不知時可阨我而我不可徇時也夫歐冶不以無用而毀劍繁人不以知希而削己子何出歐冶繁人下邪其讀治鉛槧錄而存之異日者好學深思之士起而討郡國之利病考時事之弛張得子書而互有質證焉其取資不已宏乎奚為汲汲焉皇皇焉而輕於一火也余聞之悽然若有所恐矍然又有所思也良久語客曰客貶余良厚然余惡敢當也昔宋人有寶其瓠璞者什襲而藏之而不知其為燕石也如客言余亦猶夫宋人之藏其燕石焉可矣於是拾蠹餘之簡掃殘盡之窠窮旦暮之力躬抄胥之勞書成名之曰止焚以記客之善勸焉

一宜廣招墾以開財源自髮逆倡亂剪滅蹂躪幾徧天下而江浙財賦之地為其巢穴占據之所搜括之苦較他省為獨甚瘡痍之患亦較他省為獨深也然平定以來得賢有司休養生息而彫敝之象漸覺改觀惟荒田多則額賦減額賦減則庫藏虛庫藏虛則凡興利除弊之政勢皆有所不舉於是止藉釐金之來源為目前之補苴此亦未始非權宜之計然而所以開其財源使

國用有贏而無絀者其道固不在此夫天下之貨財藏於土有土則不必患貧天下之貨財生於人有人則可以致富盤庚之訓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

有秋多方之戒曰尙永力敃爾田周語曰民之大事在農事之供給於是乎在財用繁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故黽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營田晉羊祜之鎭淮襄也墾田八百餘頃當其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乃有三年之積唐韓重華之鎭代北也墾田三千八百餘畝歲收粟二十萬石劉昌之鎭西京也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餘此固專言屯田以足兵食而非民間墾荒之謂也然而利之所收大略相等念自克復後設立淸糧局令民間報畝補券所以分糧戶淸賦額者法至善也然當喪亂初平有

避居異鄉而未歸故土者則以不知而不報有鬮家被難而管業無人者則以無主而不報有因緣爲姦而希圖逃賦者則遂匿其所有而不報或報也而不以實其藏沒取巧之弊官弗能覺也能覺者甲長耳然而甲長可以賄囑也故舊額浙江民田四十五萬九千七百八十七頃七十畝今之民田淸册果能如昔日之數乎賦銀二百八十一萬四百四十九兩糧一百十有三萬四百八十一石各有奇今之賦額糧額亦能如昔日之數乎大吏知田額之不符也則嘗督責於州縣州縣見上司督責之嚴也則嘗曉諭於城鄉然而諭雖諭也其隱匿則如故間有從而補之者非以分析之故則以轉賣之故蓋分析則以券爲業轉賣則以券爲憑也而究其民間所以敢隱匿而不報者則以州縣祇有曉諭之虛文而無履勘之實事也州縣所以敢隱忍而不究者則以上司祇有督責之虛文而無懲辦之實事也嗚呼上下相庇積習相安十數年來賦銀之漏於民間者每歲不啻數十萬兩也糧米之漏於民間者每歲不啻數十萬石也而確係無主之荒田與夫有主無力耕種之田賦銀糧米之因而短額者每歲又不啻數十萬兩數十萬石也今之當事者嘗蹙然憂財用之不濟矣而

卒無一策以補救之者非盡不知民間之事也或知之而以爲非旦夕所可奏功則遂置之而弗問爾不知從古久安長治之道必寬假以歲月而後徐覩其成功決無旦夕可成之事故孔子戒欲速見小以其有不達不成之弊也且默揆當世之局指據之狀累牘難言若復相率因循苟且旦夕或一旦乘以不測之憂正不知何以待之矣故今日之所謂急務者莫急於理財理財莫先於開源開源莫先於墾荒墾荒莫先於淸丈田畝淸丈田畝之法則先通飭各州縣取田畝之短數者上之府由府上之院由院取其數登記之然後飭各州縣

設清田局設局之日曉諭於城鄉追其隱匿不報之田而予限以三月限內首報者免究逾限不報丈出者究之其無主之荒田責甲長首報有主無力耕種之田則由產主自首三月限滿州縣取所報之數逐一分記之然後取近年田畝清册并分計之簿下鄉履勘無論熟田荒田一律清丈其熟田已報者丈後對原册荒田已報者丈後對記簿熟田畝角不符者過多則換券少則寬免荒田未報者革甲長有主荒田未報者登其數而免其罪州縣事繁不能獨任其事也則令兩學及縣丞以下四出而分任之或同通以下官關事簡亦可分任清丈既畢然

後取熟田補報之數及荒田之數上之府由府上之院由院取其數登記之然後通飭各州縣設招墾局設局之日仍曉諭於城鄉其無主之荒田招徠外籍人甲及流徙之人均準墾荒給照爲業無力者官給牛種其有主無力耕種之田亦由官給農具令其墾種永田六年起科旱田十年起科有力招墾者以田歸之次年起科招墾既畢州縣以時下鄉課民務耕耘廣樹畜其游惰者警之豪橫者抑之勤勞者獎之良善者旌之士客不安者以時撫慰務使各崇本計咸相親睦有忽視民隱奉行不善者劾之其勸墾多寡及道府督率勤惰歲終並入考成紳士倡率者予敘如此十年後無粒之荒土皆爲有賦之良田不但

國賴以富抑亦民賴以安且有隱匿不報之田而招墾之費於是乎出即無隱匿不報之田而招墾之費亦非難籌治民者以民爲邦本自不宜愛惜小費況始而費於公者終必償於田乎故自吾散其財自吾收其利散之之時近乎迂也而有利於國收之之時近乎取也而無損於民深維當今理財之大計似以招墾爲第一要義

一宜勤接見以課屬吏治平之世雖中材可以致理艱危之際非賢才不足與圖功當今有七不可

恃誠足以駭目而動色也水旱蟲乘天不可恃蛟蝗時作地不可恃財用匱乏

國不可恃閭閻愁歎民不可恃盜賊充斥關梁不可恃華夷雜處疆域不可恃吏治廢弛政事不可恃此七不可恃者實先始於政事之不可恃也政事可恃則其餘不足患矣然欲求政事之可恃必先擇理政事之人擇理政事之人有六要一曰察言夫言以足志志以定言爲嘉言者必誠篤之士忠言者必剛正之士法言者必謹飭之士深言者必智謀之士切言者必鯁直之士儳言者必躁妄之士異言者必偏執之士巧言者必蔽刻之士靡言

者必浮華之士諛言者必阿附之士聽其言以察其理其大概可見矣故光武以長者之言取劉昆而昆卒爲循吏昭烈以言過其實斥馬謖而謖終以無功蓋言爲心聲非可以僞飾也二曰辨形在昔桓溫妄大盧杞性奸王安石之執拗不通王楊盧駱之浮躁淺露皆以其形辨之若張齊賢有容人之量范希文有濟世之量諸葛亮有智量郭子儀有德量歐陽修有才量趙子龍有膽量亦無非由形以審其量也嘗以淺見測之大抵融若春日者必尙寬和肅若秋霜者必懷嚴正挺若松柏者必有操持屹若喬松者必能靜鎭凡其光明正大

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隱伏糾結如蛇蚓鎖細如蠅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反覆閃鑠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三曰試事昔孔子嘗言之矣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貌雖足恃而亦未足深恃也且天下有輕諾似烈而寡信舊發似勇而無效進銳似精而退速苛求似察而實疎好施似惠而多濫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巧似拙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不可執一而論也必試之以事然後眞僞虛實之別不可得而掩矣四

曰授政見其宜於繁也與之繁宜於簡也與之簡於撫字察其周至於緝捕察其勤能於訟獄察其聽斷於錢穀察其出納於課士察其有方於勸農察其有效彼周歷其事而能始見吾逐察其事而信始深蓋始之畀以事也試一端繼而授以政也試百端一端舉而百端無不舉其才眞可用矣五曰宥過嘗見有好威立名動軌嚴參貌似整頓其實寡效夫爲治務在近情而已人孰無廉恥孰不願聲名有迹近於貪而出於情之所窘迹近於縱而出於情之所哀迹近於酷而出於情之所憤迹近於情而出於情之所厭繩其迹而不察其情天

下尙有完士哉今當知其情則深戒之而故犯之此非人情也然後以其罪罪之夫昔人所謂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者必其大無禮大不仁而後爲此鷹鷂之逐豺虎之投也豈謂毛舉細故而遂登之爰書乎故凡遇有情理可恕宜加寬宥以培養廉恥之風以感召太和之氣六曰褒功循例以用人而豪傑不無沮氣破格以待士而中材亦且爭能今有材略超世勳績殊常宜待以不次以資鼓舞即其著有微勞亦宜量加升調務使有長必錄無善不褒則在職者爭自濯磨以邀異數矣然或無異勞殊績則又宜論資格以次任用蓋資深

則多練習可以收從容就理之功資淺則少見閒不免有自作聰明之患老成之深識終勝於新進之奇謀也此六要者課吏之大略也然欲舉此六要則必始於勤接見夫定例所以有衙參日期者原以察人才之臧否考政事之得失也近因省中人浮於事向隅者眾往往於謁見時哀求差委而為之上司者以其形迹之可厭也則遂有今日辭衙門明日辭衙門矣不知因一端之微而忽考察之大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非所以重政務立政體也且候補望差委理之正也其迫而至於求者則情之窘也上司能疏通則當量為委用不

能疏通則當使待時日亦何必深惡而痛絕之哉今宜掃除陋習凡來謁見者非值要公概從接見見之非以親之正以察之也見一人則可以察一人而並可因一人而察眾人見眾人則可以察眾人而並可因眾人而察一人第一見甚疏也見之時又甚暫也豈遂能識其人品決其器識哉則必斷之以勤勤則屢見之而屢與言之今日之言是或他日之言非也今日之言非或他日之言是也今日問經訓而不知或他日問史事而能解也今日問錢穀而能通或他日問兵刑而不答也物各有所短人各有所長知其長不可不得其所短知

其短不可不求其所長長短瞭然於胸中然後取棄不患不當矣雖然不可施之以威也不可示之以嚴也以威且嚴者行乎其間則彼方蹈蹈而無所措矣故必和易其顏色委婉其言詞使彼樂我之易與而忘我之位尊則其蘊藏乃不啻取懷而予矣世之課吏者嘗一考其文理之通曉矣其能者藉見其所長不能者因見其所短亦未始非衡才之法也然而紙上娓娓者未必即是眞才筆下草草者未必遂為廢器徒使因考見細者猶不能盡其所長而增其怨懟之氣此則猶非盡善之舉也今惟於接見之中隱寓考課之意不問其下筆

之通與不通但論其辦事之是與不是不問其讀書之成與不成但論其見理之確與不確其見理而辦事是也則信任之雖有前過不念其既往雖有讒說不惑於將來其見理淫而辦事非也則深斥之雖有人情卻之以義雖有怨望聽之於人精明出而果斷行其德我者固頌我公其怨我者亦將服我正矣由是操縱予奪一衷至當不為姑息不參猶豫不事張皇不尚嚴急使徐以展其治術漸以圖其治功默以成其治化一境如是四境如是推之天下無不如是則天災何患不消地變何患不息

國用何患不裕民困何患不蘇關梁何患不靖疆域何患不固先聖先王之所以有盛治而無阽危者此道得焉爾

一官崇薦舉以儲人才自有明以制義取士迄今垂數百年得士之盛無過我朝然法久弊生難云美善邇日風尚愈不如前迹其所習有以聲偶爲工巧以填砌爲典贍以摭拾爲才華以雕斲爲智慧以勦襲爲長技以抄胥爲捷才諸種詭鄙不可殫述而一切經世有用之書或棄而不讀馴至漢祖唐宗不知何氏循蜚疏仡未解何朝方且操其背本之學以爲命中之技使其稍

遇斥落未遂俾遵則聞風相戒猶可挽其錮習乃屢試而屢售者又幾若投無不利也其得志者愈多則效尤者益眾因而瑰奇卓犖之士抱有用之學或恥其所爲不屑置意則終年蹈蹙白首窮居流弊如斯殊足浩歎雖一科之中未必盡屬膚學之士然多一俸進則屈一眞才亦非

朝廷倘求俊乂之意顧居今日而欲盡廢制義又屬矯枉過正且

祖宗成法豈容輕改而二百年來獲士之報亦皆從制義而來蓋制義一道果能獨抒已見掇其經史之華而暢其議論之緒則器識行誼皆足見其端倪固未可以小道目之其所以有風氣有花樣而隨時轉移者亦視主持文教之人何如耳若主持者得其人則浮薄之風可立改焉故制義未可非可非者習制義者耳惟其弊既有難挽之勢則不得不求補救之策以維持於其後且時事多艱亟須賢人君子佐治宣化庶足以起頹俗而革澆風未可以積習既深而姑聽之於異日也攷漢郡國志舉士自賢良方正孝廉博士諸科外有德行高妙學通行修明習法令能接章奏諸科唐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如姚

崇應下筆成章張九齡應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宋初因周顯德之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治達於教化凡三科景德中增設六科天聖中又置高門邱園隱淪茂才異等三科明代止進士一科當時王維禎欲於科舉之外仿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之奇士而進士偏重之弊積二百年終不能革夫前代所以多設科目者以士各有專長非一科所能盡也今能仿漢唐舊制更設數科固屬變通盡利之法若一時礙難舉行則請於省中設一儲才館以六十人爲額分六學一曰深明經訓

之學二曰博通史籍之學三曰洞達時務之學四曰曉暢兵事之學五曰練習法律之學六曰精諳星算之學其與館之人自正途貢監以至增附均由各府縣薦舉才學優長者記功荒謬者記過以杜徇私之弊每十人一齋分六齋聘才藝精通素有德望者掌教設齋長二人以時察各齋之勤惰委員一人經理其館事月朔望兩課一官一師三年一

朝考列優等以部曹用次則州縣次則教職其得缺視各班較先以示優異此在

國家廣一求才之路在草野則多一進取之途且其

由薦舉而入館由館課而得官斷非空疏不學者所能濫冒其間故場屋中或可僥倖而此則無可僥倖也因時制宜雖不能挽科場之積習而可以收科場之遺才由是英俊則不致於沈埋凡才則其求夫實學所以造就士類振拔人才爲

國家備幹濟之選者莫善於此也且設館之費亦不甚鉅計每月掌教之束脩委員齋長之薪水生徒之膏火所需不過百數十兩自掌教至生徒每月之供給以及館役門丁廚夫之辛工飯食約計亦不過百數十兩統計每月館用止數百兩一年尚不及萬兩惟初次創設不無置備書籍及器用什物等項或非數千金不可至建館之所或就湖上之詁經精舍城內之東城講舍皆可添蓋齋房改爲館舍總之需費有限而收效無窮非僅爲一時權宜之計實可爲萬世久遠之策也然薦舉不可不愼約束不可不嚴稽策不可不密貢而篤學者宜增其膏火以資鼓勵頑而曠功者宜扣其膏火以示懲戒掌教離館不得過久須時與生徒相講求兼察其行誼以時列其名上之院由院察其實則或鼓勵或懲戒均隨其人而施之務使各守規約共砥行能不負

朝廷培養之恩不負師長教誨之意不負賢有司勤勤

造士之苦心則一時力學之寒畯皆異日匡時之良器也近年上海設廣方言館招集生徒教習西學在

朝廷以爲各口通商則不得不重洋務重洋務則不得不講求西學此誠思患預防之計也然方言館止顧一隅儲才館則顧全局顧全局而不顧一隅老成深識者或爲之顧一隅而不顧全局

聖明在上者似不應若是也愚見所及以爲宜

奏請各直省設立儲才館以廣賢才登進之路況捐例既停仕途較窄有儲才館以廣搜羅則奇才異能之士或可藉此進用其沿邊小省經費支絀

則以三十八爲額務使六合之大皆求實學百爾之衆盡爲眞才則風氣可移而運會可轉也

一宜節糜費裕庫款嘗讀大學曰財者末也又曰財散則民聚似古人於治國之道絕不愛惜財用乃下節即備言生財之道而總結之曰則財恆足似財可散而又不可不足者何也曰古人所謂散者非如武王鹿臺之散也凡所以奠民居安民業衛民生者靡不出其帑藏悉心經畫使民得盡力於農而輸財於上故名雖曰散而實則生之也是之也此古人治國之微權也若不解散之之義而徒事紛擾此不謂之散而謂之耗散則尚有復聚

之理耗則終歸烏有之鄉財而至於耗則憂患必不旋踵矣故節之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聖人之所以占象示戒者至深切也浙省自軍興以後民力彫殘瘡痍未復故額賦減少庫款不充雖有羣金接濟其後而動用之間恆若不足則凡所以裁節糜費以資補劑者宜何如加意綢繆而乃近來所見其財之所用有不近於散而近於耗者則甚可惑也如海運總漕務之成糧道職司轉漕自應獨任其責而省局遞局之設則甚無謂也然遞上爲漕糧總滙之所驗收驗放隨在需人糧道固不能以一人兼數人之事然亦祇須佐雜十數員分任之以董其役同通二三員合濟之以總其成又何必多設總辦幫辦之名空耗

國家之經費哉省局公事甚簡儘可歸之糧道而亦居然有局於是歲需非累萬不可矣由海運局推之牙釐局則藩司有總理財賦之責可以歸之藩司也綱鹽局則運司有總權鹺務之責可以歸之運司也塘工局則嘉湖道有督修海塘之責可以歸之嘉湖道也即爲不得已不能裁撤亦宜量加裁節俾一分浮耗寬一分民力也機器局所以廣製造浙省舊有製造局器械所出亦能適用豈必仿照洋人始爲佳乎必謂洋人器械較利則購之

於洋人可也購之於洋人與造之於本土費之繁簡大有間矣或謂購自洋人恐不能盡精然洋人以不精之物射利又誰爲洋人購者往往有器械購自洋人而試之不甚得用者要非盡洋人取巧之故或是採辦之人希圖使漁購其廉而劣者以報銷重價其昂而佳者實未實購也且從古論武備之要亦畢竟不專在器械之精與不精惟既有可購之路而必欲出之於自造又適當此萬分支絀之時一爲籌維似屬非計貢院後之營寨不知因何而立以爲防盜也則城中之盜尚少以爲備賊也則城外之賊未至乃復高築瞭望臺不知所

瞭望者何物金鼓喧闐旗幟森立旣非警急殊駭觀聽雖有備無患郅治之經然衛兵訓練有方皆可使成勁旅兵固在精不在多也必謂兵力過單資其調遣亦宜量加裁汰以盡精銳以節浮耗而地接貢院宜令移置他所術家謂兵氣應太白星而貢院向有奎星太白屬金奎星屬木金能剋木於文風大有關礙比來輿論沸騰人言可畏似宜深思錢塘江新造之輪船需費已及累萬而船上弁勇多人飽食暖衣嬉游無事計其薪水火耗歲費亦復不輕此尤無謂者也近欲駛出躉子躉以達洋面而水淺沙淤礙難出口蓋白王壯愍公撫

浙時以餉道阻絕曾令人於上海採辦米石使輪船裝載由躉子躉運入當時水勢較大尙多擱淺失事前車旣覆後車安可不戒且洋人各口通商躉子躉果能駛行輪船則江干早爲夷場矣又何待今日而始計及哉清街局所以清理街道也此間鋪戶門首於晨起時各掃各段其塵垢拉雜則棄之夾巷或堆之空地鄉人有無力雇田者則擔筐入城扒掃而去以爲其肥力較厚於他物故街道本極清淨無庸再清見在清街局乃以小車逐段推動其扒掃之拉雜皆搜之於夾巷空地而與街道無涉然夾巷空地則有鄉人扒掃無勞官吏

僱役且車輪之力甚重推行日久石板易於鬆裂則清街之舉不特於街道無益而實有損凡見聞所及已有數端而見聞所未及者或尙不乏夫庫款之支絀莫甚於此時有當散之財或以無財而不散況不用之於散而付之於耗邪與其耗也則孰若散哉散有益而耗無益也且有耗財之地則散財之事必不舉散爲耗所奪而散無財也若招墾局若儲才館固散而有益之事也然財果安在哉惟節其所耗則財有餘矣財有餘而散之之事可舉舉其散之之事而財或猶有餘也則日積月累庫款之裕也不難矣

一宜清釐務以塞弊竇白軍務繁興餉源不濟因創設釐金以贍軍實而弊竇叢出爲患頗鉅同治間天下大定言官交章論釐金之害朝廷以度支空虛暫緩置議而從事釐局者當如何潔已奉公以仰體

朝廷不得已之苦衷乃一奉委札則先探其地之肥瘠矣一抵厝所則先算其弊之巧拙矣日月稍深跡迹既熟則遂合司巡而竊試之得利則習爲之獲厚利則瓜分之一年期滿其私橐之贏餘多則數萬金少亦至一二千金而司巡之飽其慾壑者無論已而不察者以爲捐在商病亦在商而不知商

殊不病也所病者農耳商以千緡得貨而官捐之其售之之時必增其所捐之數故商雖捐而商之獲利如故第百貨騰踊食用較難然士之依於館者可以增修工之傭於人者可以增直獨農民者祇恃此數畝之田以爲生活其有所增者惟天降之年乎否則無豐無歉已覺不支一旦告歉則死亡無地矣加以司牧此民者大率魚肉之者多而護惜之者少故今日之農民其苦狀亦不堪卒言矣然以今日之勢必欲盡撤其釐厥則固有所不能若復聽其中飽不亟整頓則弊竇日深捐款益微近有以比較捐數定功過者比較有餘則留不

足則記過然有留差之例而委員即有借捐之法其法令司巡向各日預借次年應報之捐造入本年捐簿以合比較有餘之例若次年再圖其留則仍如前法爲之故名雖比較有餘而實則何嘗有餘哉雖不必厥厥若此要其所謂有餘者大都無逃於此弊至若私縱者罪勒索者罪立法非不致嚴然相包庇敗迹者少每一深思夫弊之所由起而復推其權之所自歸大約釐局之權不在委員而在司事蓋一局最重者莫如量驗次則核算次則聯票委員有督同量驗者固屬實力奉公時時督同者幾人哉且一厥之中或一二處分卡四五處分卡不等委員以一人之耳目其不能徧及者勢也故司事作弊不必聯絡委員而委員作弊則不得不先通司事甚哉司事之權重也計司事亦分數等有薦自上司者上也薦自至戚深交或本係親故戚屬者次也薦自恆泛者又其次也數者之中惟薦自上司之司事雖有私縱勒索等弊委員不敢舉發非畏司事也畏薦司事之上司也其餘則用舍由已尚無所用其瞻顧而司事所以必欲作弊不顧劣迹之昭著者以爲一省不可留猶可投之別省也其退步甚寬則其進步愈不必自愛而究其所以不必自愛之故則以白身而無有

功名也故今日欲求司事之自愛必先使司事各有功名欲求司事之有功名則莫若使候補佐雜充當司事然今之釐厥亦未嘗無佐雜也小厥或一員大厥或二員由委員稟請謂之司事委員然委員得以稟請則無非舉其平時狎習之人以爲營私之助否則或出於人情囑託稟請後不過一分薪水而可以不必到厥即到厥亦不派事即派事亦不過聯票之類斷乎其不派量驗然多一司員則多一人之耳目委員覺其不便也則遇之甚淡司員自覺無甚職事也則常請假來省故今日釐厥之有司員不過於佐雜中略敘其窮而於釐

務毫無實濟若所謂佐雜充當司事者則稍異於此凡司事不用白身之人均委佐雜充當亦仍謂之司員然不由委員稟請論其資格年勞以次挨委即萬不得已如核算一事或佐雜中未能精熟則於小廠量用司事一人大廠或二人以資熟練但不得使其量驗若委員擅派量驗一經察出者立予嚴參其司員有私縱勒索等弊許委員稟辦委員有私縱勒索等弊准司員告發如此兩相鉗制委員則不得不防司員司員則不得不防委員其不得不防者有願功名之心也願功名則不得不自愛知自愛則必不至於妄為且司員之功名

雖係援例報捐然究屬良家子弟尚知禮體非若白身司事凡兵丁跟隨及一切下流之人一知其親串得差皆可遠來混跡也自丁兵跟隨之類而等而上之司事之誤人又有三焉有平日讀書求志不難上進因見司事可以肥家則不惜棄學從事初或甚若有味迨後見得館不易或得館而所派之事不優或竟至累年不得一館於是悔恨交作思欲重理舊學則荒落太久記誦全忘此誤讀書者一也鋪面中等夥計歲俸可得五六十千者省衣節食大可顧家乃或妄念萌生改充司事而窮通有命不免旋得旋失之憂及日久厭生思務本業而安閒習慣不勝其勞苦矣或門面較闊不能敷其用度矣昔也因司事以求富今則因司事而轉貧此誤貿易者二也青年子弟可讀書可貿易或父兄偶無見識希圖速利令其充當司事初或藉其饋贈然日久終成廢器此誤可讀書可貿易者三也夫其隱弊無窮而誤人非淺亦何為而不改用司員哉況佐雜之擁擠莫甚於此時多此司員一差則可以廣為疏通且藉以試其貪廉觀其賢否陰行考察之權預為異日擢用之地則改用司員一事尤為數美兼備之策也然或者謂委員司員雖願功名而其利心要不能盡忘萬一互

相包庇果何自而得其姦邪曰比較之法不可廢也大凡一廠之捐數其每歲多寡不能過於懸殊若比較不足有大異者此即姦之所在也得其姦則重懲之然懲委員而不懲司員則司員轉得逍遙事外而并無以服委員之心則宜分別懲之其比較有餘而有異尋常者則宜改留為調以杜借捐之弊荀子曰衡誠懸矣物不得欺以輕重立比較以課委員固亦懸衡之法也然而司員薪水不可不增也舊例司事薪水月給十千除飯資三千零用一二千或二三千每月止餘四五千耳彼一家數口者尚能贍其事畜妻人惟衣食足而後禮

義生彼衣食不足者應義果何自而生哉似宜酌增四五千月給十四千庶足以安其內顧矣夫以功名勵其自愛之心以比較遏其貪鄙之念以勸懲作其勤奮之氣以體恤動其感激之私如是而弊竇不塞捐款不旺者未之有也捐款既旺則以有餘之財爲益民之事而民之病於彼者或猶得藥於此則是清楚務一端所以裕財源亦正以蘇民困也

一宜練防勇以固海疆自元初范文虎之師敗於日本於是中國始有海防日本爲海外强國常欲狡焉思逞明自太祖成祖或結以恩信示以威武

尙能使其俯首帖服不敢窺伺至嘉靖間撫御乖方日本以精銳卒然攻犯濱海之區遭其荼毒由是添置重兵而海防始嚴

國朝自洋人搆釁沿海各有戒備浙江爲其窺入之境防守尤不可不嚴案全浙之海口溫州則飛雲橫陽館頭台州則松門海門瀝港則定海太湖紹興則三江沙門杭州則赭山龕山嘉興則乍浦澉浦皆海口規犯之地而爲列郡之門戶然溫州爲閩境接壤寇賊揚帆必首當之台州去海門松門頗近或海寇棄舟登陸皆可卒至城下瀝港之衛以乍浦昌國爲最而定海一城尤爲全浙門戶杭州則鼈子礪爲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皇外峙爲第二門戶此外惟羊山許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接吳淞江爲第三門戶嘉興之乍浦澉浦等處海以城爲垣城以海爲池去城不及半里登岸即可攻掠此又爲浙西之門戶也近年各口修築礮臺均有防勇所以備禦之者至周且密然或額數有名而無實勇丁多弱而募强甚或有吸食洋煙好事欲博武備技藝全未精熟此皆防務之大患異日之重憂也夫古人於兵之所在而敵人聞風相戒不敢窺伺者威足以懾之也虺虎豹之隱於山谷蛟龍之潛於江河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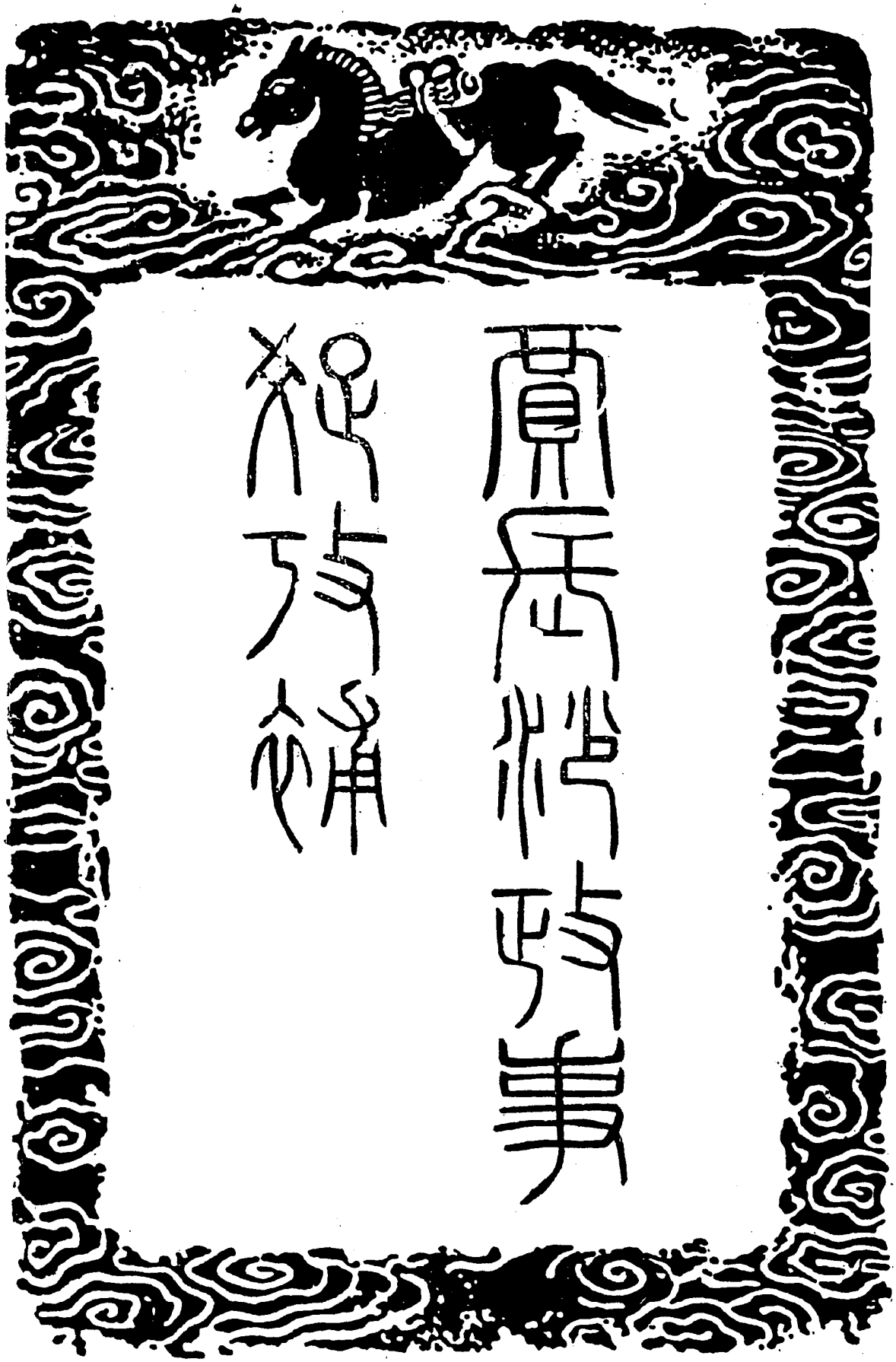
則有悚然不可狎者至於鰍蜥之所伏羊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然則今日欲固海疆必先立威立威必先訓練訓練有三要一曰練膽二曰練藝三曰練舟何謂練膽軍士有所長而後有所恃也若一軍畏賊則必先不畏我故於平日信賞必罰常若臨陣使其知我之威必不可犯厥其退走之心則一旦遇敵其勇必倍是之謂有所長聯屬隊伍有法如敵擊吾左恃右必救敵擊吾右恃左必救敵擊前後首尾互救氣勢常壯敢於攻戰是之謂有所恃何謂練藝今日利器在槍礮然非有短兵

相接則亦有時而窮刀鎗藤牌最利禦敵宜督勇分習務期至精至熟其習花鎗花刀無益實用者一概勿取何謂練舟海寇乘汎走舸疾如風雨搗虛擊懈幻若鬼蜮自宜於平日操演使舟之法務使轉頭掉尾操縱自如如乘坐騎欲左欲右無弗如志則雖寇賊逢來或擊於洪濤剿於洋面操舟巨浸不異走馬平皐此眞制勝之師矣然而勇額不可不足也羸弱不可不汰也勇額不足則士氣不壯無以當衝突之師羸弱不汰則軍力不齊無以鼓戰鬬之氣故必有一分糧卽有一名勇有一名勇卽有一分力使一營之中無虛懸之額無虛

糜之餉無不肅之營規無不嚴之軍律蓄我精銳練成勁旅則卽威武未張而聞風者亦不寒而慄矣昔楊溥論海防之要謂盛戰海上不如邀擊海中卽大猷謂邀擊海中不如設備海上要之或擊或戰或守皆可隨時而施惟求其所以能擊能戰能守則非有精兵不可而兵之所以求其能精者則非有訓練不可誠能舉訓練三要而熟習之則勇氣百倍而海疆不患不固矣

止菴稿終

往余既錄先生史話更取是稿詳而繹之事有必不能行者亦間有不必計及者如欲裁省滬局總辦及論漳街局之類是也獨備材一說最爲救時之要誠能舉而行之得人之效殆可立睹而或者謂人有才則縱橫豪宕將不可以制御嗚呼此秦始所爲焚詩書明祖所爲創制藝也不知人果能讀聖賢之書通古今之變卽其心未有不正者苟或任權奇必其情之出於哀而不可如何者也且亦烏能因噎而廢食因并舉而刻之以俟夫有心者擇焉始豐張遹書



余與心伯先生交近卅年矣猶憶初晤於郡城學舍時先生未識余余亦未識先生但見其顧視清高議論閎偉余輒起敬因問之曰先生得非心伯乎先生應曰諾於是笑談終日抉摘經史辨異質疑及晡而別自此先生銓補松陵廣文主講鬼山院席暌離又八九載迨癸巳冬余館歙西先生爲訪其友汪畹腴學博復至歙畹腴即余居停峻亭上舍之令弟也是歲峻亭二姪以其師王亭堂秉鐸池州春間辭去俱暫受業余門科試道俱入學峻亭聞先生來心竊喜思延請先生教其姪遂堅留館

中盤桓累月余亦以得與先生長聚爲快明年先生先余至歙由是晨夕相親往往於午飯夕餐而後課徒稍暇即攜手遊溪橋山徑閒說日來日寓簡編所有新得逢得意處益喃喃不倦雖過客田夫見之交爲詫異卽歙也先生勤於治經讀書尤善覓閒一日論及賈長沙政事疏遺失不全昔眞西山文章正宗曾以新書等齊篇補之近姚太史復以食貨志之積貯疏補之似均未當惟以大戴記夢之班史斯能脗合何則史傳書其大略而記之保傅篇後半文字攷其辭義於保傅頗不類於此疏若相貫斷其爲六太息之缺絶無所疑余唯唯久之爰索其稿

挑燈細繹始則羨其綴輯甚工繼漸驚其筆狀都肖終幷喜其神理融洽維時曾力慫先生付之剞劂公諸同好嗣緣先生公車北上因循中輟乃不意目前而是書重獲覩也余盥薇再誦覺睹此廬山眞面且幾忘乎袁之集胾而成已淵乎美哉洵可謂太傅之功臣哉余識陋才淺老病交至何敢率爲弁首之言然以耐久至交回思歙館之晤曩居諸不啻如昨日事初不知兩墅松濤菊影魚戲鳥啼尙依然無恙否而余與先生兩人青睞白髮與往情來固僾然罔間也又豈能安於默默乎是爲敘

咸豐三年癸丑季秋月上澣婺源蓼堂愚弟程烈光拜稟

漢賈誼政事疏攷補自敘

漢賈長沙政事疏史記不登一字班書始著錄於傳此孟堅之勝於子長者也篇首提綱可爲流涕者二今僅存其一桐城姚姬傳竊謂後人因論匈奴有兩流涕句遂譌一爲二其說甚是至可爲長太息者六實闕其一眞西山文章正宗因新書等齊篇有長太息句遂取以補之不知新書雖非僞作實隋唐間淺人掇拾改竄爲之銅布篇亦有可爲長太息句何以置彼而取此其不足據亦明矣姚姬傳又以爲卽食貨志之積貯疏不知積貯一疏上於文帝之元二年志前後文敘次甚明非長沙召

回時所上較之眞氏所補尤爲臆斷案長沙此疏甚長班書頗有刪節傳中所謂其大略曰可證也今其全疏雖不可見而大戴記禮察保傅兩篇皆掇取此疏之文禮察一篇卽六太息之第四段而篇首孔子曰以下凡一百三十七字班書不載今按其文義當有之蓋下文言定取舍貴以禮故引孔子之言禮以發端其爲原疏無疑也保傅一篇自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以下凡一千八百九十二字班書俱不載今按王左右不可不練也以上皆論三太三少之職及王后胎教之法與上文爲一家眷屬自昔者禹以夏王以下論任賢則興不任賢則亡另爲一

意班氏因教太子一段文太煩冗遂自此時務也以下盡從刪汰而并誤刪任賢一段此段中有成王處綏抱之中語故班氏誤認爲論教太子而蟬聯刪之大戴氏又誤認爲論保傅而蟬聯取之於是長沙此疏爲不全矣古人文字詳簡各如其意而止不似後人之必段落分明長短如一也故此疏六太息短者纔二三百字長者乃兩千字正見漢人文法之妙作史者限於篇幅不能不有刪節且所採既博因以有誤亦其勢所必至幸大戴記猶粗存梗概得以考補其闕使二千年來殘破不全之鉅製一旦復其故物豈非快事今合班書大戴記錄之字句多寡之間擇善而從詳註異同於下并略梳櫛其一二難通之處以俟世之治古文者取焉道光甲午當塗夏炘

臣竊惟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當作一說見序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捐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埶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敖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

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業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孰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所拔文帝四年作頌成廟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曰顧成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太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

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按自此以上論陳疏大指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喪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與居而爲漬北王反欲擊取梁陽也今吳又見告矣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廑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匹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熸孟康曰熸音銜師古曰謂柴豌之也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黍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令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

併起非有仄室之埶呂豫席之也仄與側同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埶爲之資藉也師古曰廑與僅同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諸公幸者適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師古曰廑與僅同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呂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炘按九反者利幾黥布彭越韓王信貫高盧綰陳稀淮陰再反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呂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託也尙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

義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摩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爲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厥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呂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頓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牓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呂芒刃臣呂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以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

裂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呂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呂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易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呂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宅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呂爲國空

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亡倍畔之心上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貴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師古曰柴奇開章皆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炘拔五業者謂明廉仁義聖也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瘧師古曰臃足曰瘧一脛之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師古曰搐謂動而痛身慮無聊師古曰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瘧也又苦跼蠼師古曰跼古蹐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掌是也蠼古厥字言足躄反厥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姚氏鼐曰今漢書本惠王下無之子二字據通鑑增入今從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瘧也又苦跼蠼可痛哭者此病是也案自此以上論諸侯強盛必反爲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痛哭之一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師古曰侮古侮字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徹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直倒縣而已師古曰直讀曰但又類辟且病痱師古曰辟足病痱體病偏也辟音壁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之貴猶將梁冠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師古曰醫者誰自謂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厥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說名行音戶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詆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爲伸可爲流涕者此也案自此以上論匈奴嫚侮爲流涕之一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偏諸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襈及縹領者也丙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則是古天子

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蔑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搖動爲大耳如淳曰好爲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案自此以上論奢侈無等爲六太息之一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嫗姑不相說則反脅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較也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幷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

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多辟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間不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劓宬戶之簾寧兩廟之器師古曰兩廟高廟惠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禮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尭子曰師古曰尭與管同尭子管仲也禮義廉恥是爲四維案恥維韻語維請止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案張亡韻語使尭子愚人也則可尭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案差宜韻語差音磋宜音訛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戚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

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舟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案自此以上論流俗敗壞爲六太息之二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案此二句大戴禮無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三漢書作二案國語曰商之饗國三十一王今從大戴作三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大戴書注凡三十七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大戴無之君二字又通篇三代俱作殷周以發端無夏爲天子二句也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適大戴作及師古曰適始也因舉以禮漢書大戴禮皆作固新書作因戴氏震校聚珍板云魏書李彪傳所引作因與新書合今從之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閭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而大戴作時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大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新書作燕居師古曰謂安居故適孩提有識大戴無適有識三字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皆大戴作此孝悌博聞有道術者博聞大戴作閑博以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而見大戴作目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左右大戴作左視右視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大戴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止四句故擇其所耆師古曰耆與嗜同必先受業適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適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大戴作習貫之爲常又有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一句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也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大戴作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大戴而恩而民兩而字俱作如朱子曰而如古通用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大戴作匱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大戴

作踰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所按上四學謂四郊之小學大學國學也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考大戴作端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匡大戴作達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治大戴作理此五學者學大戴作義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大戴此句下有殷周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之所以長有道也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徹大戴作虧案自此以下大戴禮本而附注班書於下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此九句班書無於是有進善之旌班書文永宰字下無於是有三字旌作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班書二句上俱無有字瞽夜誦詩班書夜作史工誦正諫班書正作箴此

句下有大夫進謀句士傳民語班書作士傳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孔氏廣森曰古以攘爲揖讓字曲禮曰左右攘辟不攘言受教不辭也案長攘韻語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案成性攘韻語性讀平聲此句下大戴有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今從班書刪去以歸一律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班書無天子二字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大戴敬作別今從班書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鸞和步中采薺二中字班書趨以作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案食當作忍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下至而舉無過事班書無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戴氏震曰此位

字當作禮上引學禮此引明堂禮皆逸禮也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大戴三代作殷周今從班書以歸一律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作得訐大戴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言大戴作誣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道之大戴作習道非其理故也理大戴作如視已成事大戴作事案吏事韻語又曰前車作治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案吏事韻語又曰前車覆後車誡案覆誡韻語誡音棘夫三代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大戴作辭是後車又將覆也大戴作是前車覆而後車必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大戴兩太子俱作天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作疑濫大戴子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大戴誼下有禮字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累大戴作參行雖有死不能相爲者從大戴孔氏廣森曰其所行雖有死之可畏猶不相救爲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班書從此以下自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至其不失可知也俱刪去今從大戴補入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君國大戴作國君孔廣森補注依太平御覽所引改今从之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

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鄰愛於疏遠卑賤戴氏震曰不能懲忿窒慾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妄顧咳唾妄本作妄戴校聚珍本作妄新書作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孔氏廣森曰隱倚也如隱几之隱慢其雅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饗廢其學朱子曰瞽

本作瞽又無廢字左右之習反其師朱子曰學記所謂今以學記刊補燕朋逆其師者也荅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孔氏曰已諾猶然諾也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戴氏震曰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讒不以節朱子曰集疑當作譖凡此縱字衍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如易如當作而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餕飽而強飯而憚暑而暍寒而嗽痕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爲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丞顧瑕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頌選樂序臧氏曰選猶失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生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電之宜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案理雄里始韻語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古坤字皆慎始敬終云爾素誠繫成炘按素誠繫成者謂樸素敦誠之人能繫成其子孫所以嫁娶必擇之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婬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案等毋韻語母音米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案虎下脫素成即素誠繫成也上下語下音戶故曰素成各取一字結上文論嫁娶之法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青史氏之記曰盧注一曰青史子孔氏廣森曰漢藝文志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炘案藝文志禮記又有王史氏記三十一篇今佚或青係王之譌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孔氏廣森曰盧本從新書作斗古字早卑相似新書誤寫耳士冠禮注云勺尊升所以斟酒然則持升者持勺非量器也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編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后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墜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

養恩之道案以上論胎教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忽衡舊本慈誤作下雙從通解改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案環即還字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后玉鏘鳴也古之爲路車也蓋圖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舊注橑蓋弓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

瞻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周后如任胥案倣胥讀語古音虛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綏之四賢傍之案養綏傍韻語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此前有與訐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案傳下韻語猶此觀之案猶同由王左右不可不練也案自此以上論保傅之法爲六太息之三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孔氏廣森曰殺音弒古殺弒同讀春秋傳吾將弒季氏是殺下亦爲弒坊記殺其君之子奚齊是弒上亦爲殺

威王以齊强天下戴氏曰威王乃威公之誤即桓公也而簡公以弒於檀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舊本顯上無秦字從戴氏校本增二世以剌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經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沙邱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爲義王舊注陽殺與召陵也新書作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得藺相如而秦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舊注諸記多爲唐睢注氏中正謂曰周贍即唐睢形近而訛案安陵君使唐睢事見國策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由

是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顧舊家而吳人服吕其所爲順於人也所順從新書改原本作前愼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舊注齊在魯北所按單敗曰北北走

卽敗走指射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祖公中鉤事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舊注彌當聲誤爲迷也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舊注而猶汝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是之後殷

幷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大戴作以齊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支地計衆舊註支猶計也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申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今知惡古之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無以異於卻走而求及於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尙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大戴脫聖者至也況十一字從新書補入其不失可知也案自此以上論任賢則興不任賢則亡自此句下一百三十七字班書無從大戴補入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解經塞亂作禁亂塞水作止水從生作由生從來作自來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已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此節經解在喪祭下射作覲諸侯上有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君臣之位失五字盈溢作信畔侵陵徒舊本誤禮今從戴本改凡人之智自此句至末從班書恩薄而倍死忘生之徒衆矣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

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生大戴本作至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大戴作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令信大戴據此之公作處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大戴此句下有此之謂也四字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先大戴作安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大戴無漸字不可不察也大戴此句下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二句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大戴作而人之所行各在其取舍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跂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大戴作跂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大戴作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大戴秦王上有我以爲三字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大戴有長久行六七百歲而弗失其行四字秦王治天下大戴作秦王亦欲至十餘歲即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大戴有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取舍之謂也然則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問爲天下如何四十字夫天下大器也大戴無大字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大戴作有德被蠻貊四夷大戴無德字累子孫數十世大戴作十餘世又有歷年久五六百歲七字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怛惡之如仇讐厥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大戴有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歲猶存用法令爲天下者十餘年即亡二十八字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大戴今下有子字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何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引大戴作承案自此以上論人主當用仁義禮樂不當用法令刑罰爲六太息之五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數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蓋其勞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遇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隆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廉被戮辱者不泰道廉恥不行大臣無遇握重權大官而有徙隸亡恥之心廉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殷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傲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縮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遇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襲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

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臭詬亡節衆說文誤詬恥也漢或爲謼書省作臭胡禮反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敢則因而撓之矣服虔曰撓起也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北辱矣猶未斥然正以誚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舉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殆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辱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跽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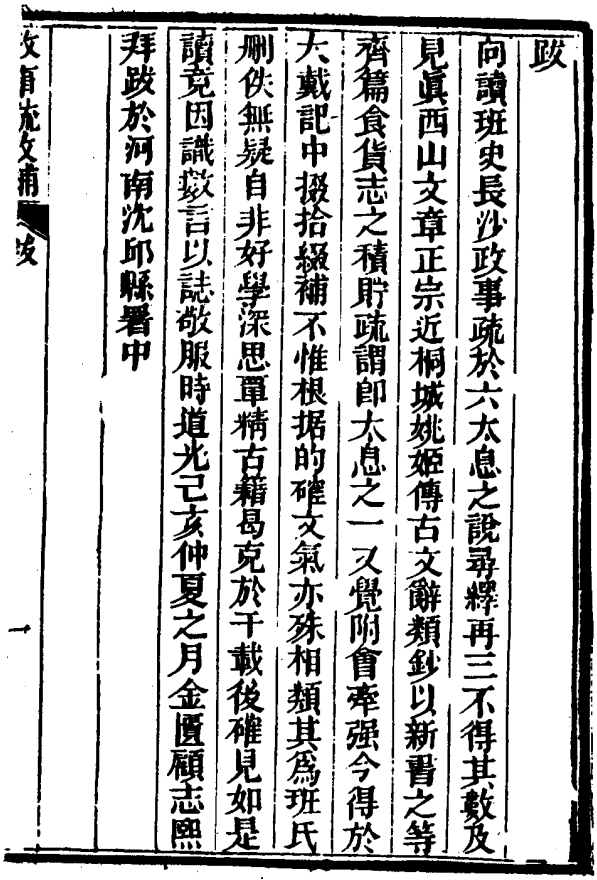
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且爲我危師古曰夫夫人也猶彼人耳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托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畏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案自此以上論大臣不可連繫爲六太息之六

右政事疏攷補作於歙之鮑坦山中案頭無新書校對越數日向王君度和假得盧抱經校本大戴禮察一篇新書全佚其保傅一篇新書雜出於傅職保傅容經胎教諸篇中割裂

傾倒無復倫次然其爲賈子之言無疑也新書爲隋唐間淺人所竄改大戴氏生於西漢孝宣之世去賈子不遠故保傅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與班書次第不紊自天子不明先聖王之德以下班書雖不載其爲當日次第無疑吉光片羽彌足珍矣盧氏據史記補過秦論中一篇不知據大戴補禮察一篇終有遺漏存此以告後之刻賈子書者甲午五月錢甫氏炘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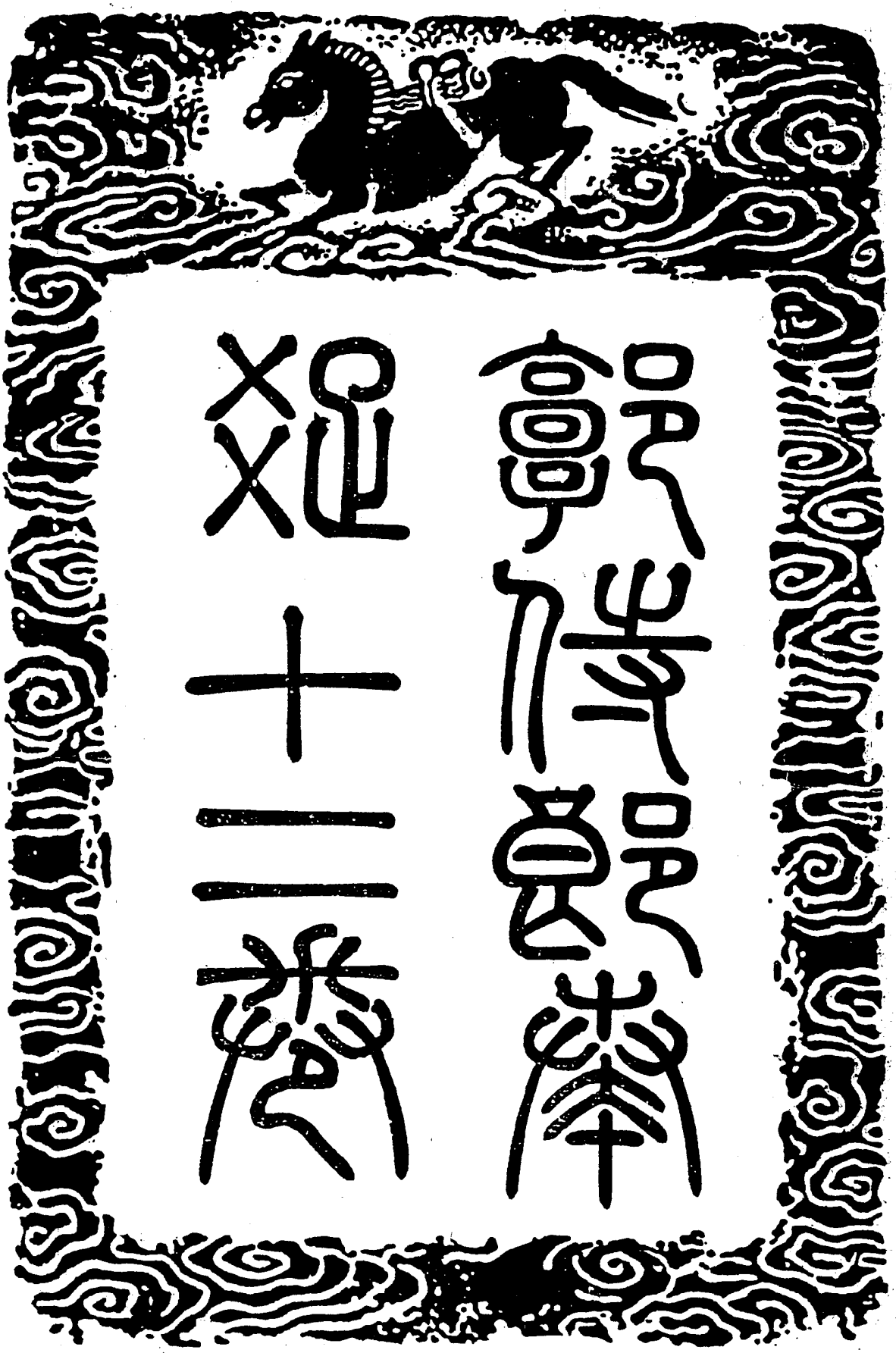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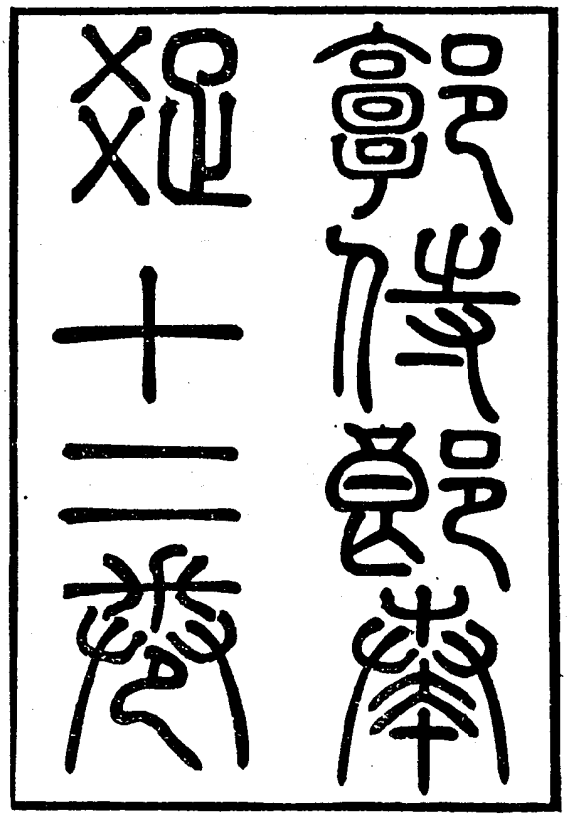
南陔白華束晳補亡佚矣而不似考工一冊用補冬官似矣而不全韓昌黎讀荀子欲削其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而卒無所見讀鶡冠子正其訛謬者僅三十五字則何如趙璧楚弓還我故物且多至二千餘字之繁富乎眞西山姚姬傳非鹵莽滅裂者取等齊篇失之簡陋取貨貨志失之牽強當其時不自覺人亦不之覺得玆善本立見妍媸矣而其明眼細心尤在自序中謂班氏讀成王誦抱句誤以爲教太子而刪之戴氏又誤以爲保傅而取之能替古人設想安見古今人不相及耶甲辰送窮日年愚弟謝蔡拜跋於婺源寓館之循南鴛舫



跋

向讀班史長沙政事疏於六太息之說尋繹再三不得其數及見眞西山文章正宗近桐城姚姬傳古文辭類鈔以新書之等齊篇食貨志之積貯疏謂卽太息之一又覺附會牽強今得於大戴記中掇拾綴補不惟根据的確文氣亦殊相類其爲班氏刪佚無疑自非好學深思罕精古籍曷克於千載後確見如是讀竟因識數言以誌敬服時道光己亥仲夏之月金匱顧志熙拜跋於河南沈邱縣署中


秦始皇帝
廿六年



養知書屋遺集總序

夫經綸者時也屈伸者命也時與命相際而才顯焉不則反是吾見役志於功名之塗以畢其生及其不遂而殁而無復有以自見者甚多而可悲也惟魁奇傑特之士自其始爲學時卽已靡不通究出而應世未嘗以庳小自域而散見於楮墨者衆咸寶貴之其或卒絀於遠大之程出其餘藝猶足頡頏千載作者自古賢達莫不皆然吾於郭筠仙先生尤深慨焉先生當咸豐朝卽已直南齋膺

使命假歸後起爲蘇松道擢守粵撫罷官再起爲閩臬超遷侍郎持節數萬里外之海國可云尊顯然而德不諧其偶志不達其施履安若危齮齕沓至病免踰十年於

國家利病民生疾苦未嘗不關懷也窺其所學未究萬一而世俗頹敝直道不行先生亦老病且死矣先生之文暢叀義理冥合矩度其雄直之氣追配司馬遷韓愈殆無愧色古近體詩造意取材離絕凡近晚年不多作縱筆偶成皆有意度評騭經史攷訂尤精余婁從叟付梓先生曰吾姑不欲以文人自命執不可時年已七十

而意氣不衰如此歿後詰嗣炎生等出其叢殘稾本視余遂與楊商農孝廉次爲奏疏十二卷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其所撰禮記質疑諸書已別行復刺取子史中隨筆記錄者爲養知書屋讀書記若干卷先生自少精力絕人論著甚富卽余所曾見詩文書牘於友朋家者今其稿皆不可得蓋先生一生蹤跡無定又嬾不自收拾故散佚若此之甚今幸存者特緒餘耳然抑豈先生之初志也噫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秋八月館後學長沙王先謙謹敘

卷一
請置戰艦練水師疏代
署理廣東巡撫謝 恩疏
縷陳廣東大概情形疏
接奉 密諭先陳大概情形片
請 飭都統富明阿揀選精兵赴援臨淮片
恭報啟程日期竝委員代理兩淮運司疏
恭報接篆日期謝 恩疏
信宜撫局稍定籌辦進勦積匪片
請 飭催劄調各員迅赴廣東差委片
調補首府員缺疏會總督衙
懇陳廣東隱患日積應請及時籌辦情形疏會總督衙
懇請補授首邑員缺疏會總督衙
江海關代征太平關絲稅延不造冊移粵核辦請旨敕部咨催疏
卷二
修築廣東省城礮臺片

擊慶各屬土客一案派員馳往辦理情形疏 會總督衙
石逆餘黨竄擾粵境經調到楚軍將首逆擒獲正
法餘匪分別勦撫疏 會總督提督衙
懇陳廣東籌解京餉萬分支絀勢不能兼及鎮江
協餉疏 會總督衙
廣東省歷年積欠兵餉難以印票補放請仍將鹽
課撥支以昭覈實疏 會總督衙
採辦紅黃飛金先行起解半批所有部議籌解之
處勢難承辦疏 會總督衙
特參聲名平常府縣各官疏 會總督衙

調署潮州府知府片 會總督衙
官軍攻勦三山土匪賊巢獲勝現在籌辦情形疏
會總督衙
懇請調補知縣疏 會總督衙
密陳司道知府考語疏

卷三

紳民同仇敵愾力保危城援案仰懇永增學額疏
會總督學政銜
甲子科鄉試駐防繙譯鄉試應請依限舉行疏 會總督衙

確查史杰參款及陶昌培章昇耀財產片 會總督衙
官軍攻勦三山賊匪老巢生擒首逆現在搜捕餘
匪以期淨絕根株疏 會總督衙
官軍追勦陽春客匪連戰大捷疏 會總督衙
據實舉劾以肅官方而蘇民氣疏 會總督衙
請 獎擢擊獲巨盜之都司守備片 會總督衙
請 獎拏獲鄰境要犯人員片 會總督衙
保獎獲盜人員懇酌量變通並陳廣東治盜情由
片 會總督衙
籌辦邊防先清內匪片 會總督衙

查明廣東咸豐九年以前各州縣民欠地丁錢糧
本折米各數目疏 會總督衙
官軍追勦客匪髮賊迭獲全勝生擒賊首餘匪竄
花旗股匪有回竄粵東之意張運蘭暫難赴閩片
會總督衙
粵東募勇苦無把握應仍行添募楚勇片 會總督衙
欽奉 寄諭謹將前後擬辦情形縷晰密陳疏
屯田溢坦變價已在八成以上餘坦無可變繳分
別應留應豁以期核實而免苛擾疏 會總督衙

催辦錢糧奏銷情形及現依部咨分別辦理片 會總督衙
卷四
揀員調補海疆要缺知府疏 會總督衙
首府員缺緊要遵 旨揀員調補疏 會總督衙
廣東軍務未清應行引 見人員恩准輪流給咨赴部片 會總督衙
候補知府陸心源請仍留廣東補用片 會總督衙
遵 旨檄飭福建臬司張運蘭拔營赴閩迎勦並分調官軍防堵連界各處疏 會總督衙
滅陳廣東度支艱窘請緩解協撥各款並見催張運蘭一軍赴閩疏 會總督衙
防賊竄粵片 會總督衙
官軍進勦客匪連破匪巢餘匪竄入高明縣境五坑地方現籌辦理情形疏 會總督衙
粵海關歲徵課銀不敷撥解疏 會總督衙
保奬勦辦北路賊匪紳勇疏 會總督衙
長隨虧餉爲子墳朦捐官職咨提審辦疏 會總督衙
廣東盜犯懇請變通例文辦理疏 會總督衙
盤獲鄉試頂名入場人犯押發審辦疏

覆陳廣東大概情形疏 會總督衙
卷五
江西竄賊闌入粵界熟籌防勦情形疏 會總督衙
廣東應解京餉請全數截留稍供支放片 會總督衙
廣東軍需緊急謹率同各官捐廉助餉疏 會總督衙
請 飭江西湖南撫臣分兵援粵片 會總督衙
調員差遣片 會總督衙
覆陳嘉應並未失守片 會總督衙
各省抽釐濟餉歷著成效謹就管見所及備溯源流熟籌利弊疏
廣東辦理釐捐情形片 會總督衙
請將知縣陶慶等留粵補用片 會總督衙
遵 旨甄別道員縣令分別降革疏 會總督衙
設法撫卹被淹被擾各州縣疏 會總督衙
商議荷蘭換約情形片
粵東紳士捐助軍餉請分別奬敘疏 會總督衙
請奬勦辦東路股匪及西局防堵官紳疏 會總督衙
請復還新會縣原設學額疏 會總督學政衙
修復附省陸路各礮臺工竣派撥弁兵防守疏 會總督衙

江南撤回紅單等項師船積欠過鉅設法酌成放給現銀以資遣散疏 會總督衙
前後辦理捐輸情形片 會總督衙
請暫留馮提督辦理東江軍務片 會總督衙
密陳司道知府考語疏
番禺縣舉人梁葆訓請 賞加內閣中書銜片 會總督衙
卷六
官軍越境勦賊大勝克復永定縣城疏 會總督衙
欽奉 諭旨敬陳管見疏 會總督衙
請停補各省兵額片 會總督衙
革職留任謝 恩疏
特參二品職官訛詐有據疏
員弁爭索賠規請斥革嚴訊片 會總督衙
官軍迎勦竄匪屢獲勝仗現仍防勦兼籌疏 會總督衙
羅定官軍越境蕩平河垌賊巢馳捷信宜片 會總督衙
化州官紳追捕廣西竄匪全股撲滅片 會總督衙
閩氛日偪粵省兵單餉絀情形片 會總督衙
官軍越境規復詔安屢獲勝仗現籌防勦情形疏 會總督衙

西路官紳勦辦信宜股匪攻克賊巢地方肅清片 會總督衙
官軍疊擒首逆西江一律肅清片 會總督衙
廣西提臣馮子材應由西江馳赴新任片
審明革職拏問之知縣並無聞警先逃實在劣蹟分別擬議疏 會總督衙
拏獲盤踞香港招夥濟賊逆首審明正法疏 會總督衙
西路官軍續擒首逆攻毀嘉益排埠賊巢片 會總督衙
卷七
東路防軍屢勝現籌辦理情形疏 會總督衙
婁雲慶一軍無庸赴粵助勦並籌防海口緣由片 會總督衙
惠潮嘉道鳳安積勞病故請 卹片 會總督衙
李遊擊吳縣丞查無聞警先逃情弊片 會總督衙
知縣張興烈勦匪被戕懇 恩優卹片 會總督衙
官軍越境勦賊克復平和詔安兩縣城疏 會總督衙
前後辦理土客一案緣由疏 會總督衙
知府狄玉麟積勞病故請 卹片 會總督衙
東路防軍追賊獲勝賊由閩竄入鎮平縣境現飭各軍堵勦疏 會總督衙

叛勇竄至粵邊籌備勦辦緣由片 會總督銜

粵東釐金目前萬難協濟陝甘片 會總督銜

咨調蘇軍由潮嘉一路進防江楚片 會總督銜

霆營叛勇被勦現竄南雄信豐等處片 會總督銜

逆匪大股尚踞鎮平縣現在迅籌合勦疏 會總督銜

霆營叛勇復由江竄粵現籌勦辦片 會總督銜

官軍疊破賊壘肅清平遠縣境現籌進勦鎮平踞逆疏 會總督銜

派署臬司查辦土客一案片 會總督銜

奉 旨密籌大局情形疏

西江勦匪各案及克復靈山橫州並勦辦石門等鄉出力人員補請 獎敘疏 會總督銜

彙次內江勦匪兩案請 獎片

康逆大股分竄嘉應州移軍進勦疏 會總督銜

逆匪麕聚一隅現籌合力進勦以收全功疏 會總督銜

前保都司保應熊請 賞加副將銜片 會總督銜

特參貪婪不職之知縣疏 會總督銜

互換荷蘭條約日期片

前保知縣龍甘霖等九員懇 恩照原保給獎片

會總督銜

安徽知府李應棠懇准回皖補缺後以道員用並 賞加鹽運使銜片 會總督銜

南韶連道陸心源請暫緩送部引 見片 會總督銜

官軍擊敗花旂股匪現擬規復鎮平情形疏 會總督銜

恩平縣那扶等處客民逼竄出境現在亟籌辦法疏 會總督銜

查明紳士籌借軍餉請仍由關庫撥還疏 會總督關銜

現奉續撥京餉恐難如期措解片 會總督銜

奏請開缺另簡能員接任廣東巡撫疏

樓陳粵東大局情形片

請 飭左宗棠督辦此股賊匪片

御史潘斯濂所陳兩條始終辦理情形片

籌解滇餉緣由片 會銜

天和等店閻姓罰款催繳完竣片 會總督銜

廣東試辦牙帖緣由片 會總督銜

吳藩司辦事竭蹶不勝煩劇之任疏 會總督銜

彙保出洋捕盜及勦辦沿海各處匪徒出力文武員弁疏 會總督銜

越南匪徒攻破海甯府城欽州文武會同收復片 會總督衙
康逆竄陷和平縣城旋卽收復現約閩軍會合進勦疏 會總督衙
黃陂等處土匪截劫閭閻現飭嚴辦片 會總督衙
奉撥京餉酌籌解部情形片 會總督衙
英國領事進入潮州府城旋卽回汕疏 會總督衙
接據英領事申陳緣由片
查明英領事前次進出潮州府情形現籌妥辦緣由疏 會總督衙

逆匪竄陷嘉應州現籌合勦疏 會總督衙
軍餉竭蹶籌議暫借洋款片 會總督衙
逆匪跧伏嘉應現添軍會勦及親往督辦緣由疏 會總督衙
甘肅西甯鎮總兵黃武賢請暫留潮州會辦防堵片 會總督衙
軍營病故人員請 卹片 會總督衙
奏報出省日期疏
奉 旨嚴行申飭謝 恩疏
粵餉可籌約有三端片

東江一帶兼資鎮壓片

卷十

保舉實學人員疏
審明參員動款確情埠商控涉誣罔分別擬結疏 會總督衙
髮逆蕩平酌量撤留兵勇查辦土匪疏 會總督衙
請開復藩司李福泰降調處分片 會總督衙
准補南雄州直隸州華廷傑請開缺以道員留粵補用片 會總督衙
妥議變通報銷章程疏 會總督衙

廣東各員應得請豁之項懇照 恩詔條款辦理片 會總督衙
籌辦各屬土匪請將庇匪倡亂之紳士先行斥革疏 會總督衙
彙保大軍進勦潯梧艇匪攻復潯州府城出力官紳兵勇疏 會總督衙

卷十一

密陳粵海關情形疏
籌議各海口添設行釐片 會總督衙
渡船運貨漏稅應如何稽查議罰請 飭部編入

則例片
賞給二品頂戴謝　恩疏
奉　旨著來京另候簡用謝　恩疏
請假修墓片
嘉應等州縣被匪滋擾請將錢糧蠲免以紓民力疏（會總督衙）
懇　恩豁免陽春信宜兩縣舊欠地丁銀米片（會總督衙）
辦理東江及翁源長甯各屬土匪完竣現在籌辦肇慶客匪疏（會總督衙）
連平州兩次守城堵禦大股逆匪援案請廣學額疏（會總督衙）
酌保連平州守城出力官紳片（會總督衙）
查明紳民勦匪守城情形疏（會總督學政衙）
酌保連平州守城出力官紳片（會總督衙）
遵查駱氏祖墳一案片（會總督衙）
請酌量變通督撫同城一條疏
酌保各員片
保舉糧臺文案委員請　飭部無庸另立專條片
酌保得力員紳片
請　飭蔣益澧整頓廣東地方風氣片

請將黔撫岑毓英交部議處疏
擬銷假論洋務疏
請禁鴉片煙第一疏
請禁鴉片煙第二疏
論俄事疏（直隸總督臣李鴻章代進）
論法事疏（兩江總督臣劉坤一代進）
請正朝鮮亂民之罪片
因法事條陳時政疏（繕呈直隸總督臣李鴻章兩江總督臣劉坤一代進）
論河務疏

請置戰艦練水師疏 代

奏爲請置戰艦練水師以資堵勦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行軍之法因敵制勝阻山寨之險者直扼其要害兼水陸之勢者先破其舟船粤匪自湖北安徽轉陷江南沿途擄掠民船已逾數十萬艘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數百里盡以資賊多或百數十船少或一二船往來停泊無敢阻難江南揚鎮等處皆兩面憑江併力攻圍而賊得水陸救護以牽制兵力故欲克復三城必籌肅清江面之法欲肅清江面必破賊船欲破賊船

必先製造戰船以備攻擊賊船出沒無常乘風急趨一日可數百里官兵既無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禦無所用是以其勢日益猖獗使早制備戰船多安厥位調廣東閩浙水師營兵以截江路而大營兵勇分堵三城與水營聲勢聯絡以四扼其分竄之路兼施堵勦之力斷彼接濟之途未嘗不可剋期奏績向榮琦善曾請調雇民船爲勦賊之用不思船戶非習戰之人一聞賊至張皇失措官兵不能遽繩以法若賊用民船劫之以威稍違指揮即行殺戮故以民船擊賊船我先不能得力而賊之奔突自如以戰船擊賊船賊既不能整齊而我之衝擊有勢勦賊之略無急於斯論者徒謂賊勢方熾製船購礮有緩不濟急之勢不知賊據三城已逾六月未聞戰勝攻取坐收旦夕之效長江天塹盡爲所據苟非分扼江險雖勁兵良將無可施其力防堵攻勦勢且兩窮即其竄擾江西兩月有餘官兵屢挫其鋒而不能及時撲滅者良由賊船過多既可資以策應營盤復可藉以擄掠糧食如前分擾瑞州豐城而無船可以追勦轉擾饒州而無船可以堵截雖屢經設法焚燒其船而諸多不能應手 臣愚以爲宜飭四川湖北湖南各督撫製備戰船百餘隻一以廣東拖罟爲式每船計可載兵

五十名飭廣東督撫購備夷礮五百斤三百斤者合千餘尊以奉到
飭旨之日起剋期三月一例齊備陸續放至武昌以備調遣此三月之中力能破賊即以此項分布沿江水師各營蓋用近日水師戰船有名無實一經調撥無從應付得此分布爲益日多且賊眾數萬擄船萬餘縱使敗衄而乘船遠遁沿江一帶必受其擾拔捕餘匪不能不資船爲用與其貽悔於他時何如急籌於今日竊計每船以千金之費準之約船百隻銀十萬兩每礮一百餘銀準之約礮千尊亦需銀十餘萬兩除官辦外宜勸諭

紳商捐辦竝照捐輸新例酌減三成議敘總以廣爲豫
備迅速蔵事爲務俟戰船礮位刻日造齊然後調集閩
浙廣東水師營兵兼雇廣東水勇扼守江險以勦則相
機衝擊而力有餘以堵則依營據險爲勢亦壯其於戰
勦之方未必無補萬一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此咸豐三年癸丑江西代江忠烈公所具疏稿蓋其
時江路爲賊所踞官兵無一船之用嵩燾至江西力
陳之忠烈公忠烈公大喜曰在營兩年未聞此言即

令嵩燾具稿因攜短榻就窗際爲之即日繕發張石
卿制府時督兩湖依此數造船二十號曾文正公赴
衡州以造備水軍自任遂以成肅清江路之功實由
此疏發其端也自記

署理廣東巡撫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七月十八日准江蘇撫臣李鴻章移咨准
兵部火票遞到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郭嵩燾著以三品頂戴署理廣東巡撫竝著迅速
前赴署任無庸來京請訓欽此聞
命之餘悚惶罔措伏念臣通籍詞垣抽毫
祕府以一介庸愚之節荷
兩朝特達之知去歲由本籍

簡任糧儲總蘇松之財賦今茲以監司擢升都轉綰淮
海之樞機要職頻叨寸長靡效重被超遷之
寵俾權專閫之榮竊思廣東俗尚繁華民氣之凋殘已
甚巡撫職資表率官常之關繫尤多自揣迂疏深虞隕
越望
闕廷而彌增眷戀蒙
恩諭止來京盼海嶠而勉效馳驅刻日趨臨署任臣惟
有恪遵
諭旨迅速啟程體察情形認眞整頓以冀仰答
高厚鴻慈於萬一所有感激下忱理合恭摺陳

奏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縷陳廣東大概情形疏
奏爲欽奉
諭旨謹就
臣管見所及縷陳廣東大概情形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
臣七月十八日淮江蘇撫
臣李鴻章移咨承
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郭嵩燾以三品頂戴署理廣東巡撫該省軍務吏
治急須整飭晏端書黃贊湯均係五日京兆之員辦理
深恐貽誤著郭嵩燾迅速前赴署任將該省軍務釐務
及地方吏治妥爲整頓以副委任如郭嵩燾已赴江北
並著曾國藩李鴻章飛速行知令其迅速由江赴粵無
少延緩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悚懼交幷
臣查廣東風俗
強獷趨利背公習爲固然又擅山海之饒商賈巧詐居
奇動贏巨萬無藝之民眼熱心忮聚而爲盜賊平時已
號稱難治重以地方殷富官吏之誅求皆足遂其所欲
相與利其頑梗以各饜其貪婪之私凡在官之辦事行
爲無一非釀亂者至於吏治敗壞已極風俗益因之而
波靡自搢紳以至走卒傲很嗜利莫不皆然驟難革使
向善故以天下大勢而論惟廣東足以致富強而其實
末富而本不足人情但騖於虛浮民强而盜賊先橫正

氣反爲之消沮推原本根受患之地則吏治之壞亂實深較論目前切要之功則軍務之整飭爲急見在廣東軍務以高州信宜爲最巨逆首陳金剛鄭金劉超等皆以積年巨猾負嵎既久兇燄日張而肇慶土客之變鈔掠至十餘縣殺氣滿野廣東兵勇積習勇於犯上而怯於臨敵工於擾民而拙於殺賊其勢尤難持久聞督臣毛鴻賓現調福建臬司張運蘭前任安襄鄖荆道金國琛分起募勇帶赴廣東誠爲發端扼要之計必使軍威稍振民氣稍固而後可次第清釐吏治以求補偏救弊之方興利裕餉之策後先次第不能越此臣尤以爲廣

東之患在於富名太著凡言事者語籌餉必盛舉廣東雲南廣西貴州皆設捐局省城各處協濟之款指名提解幾等追呼地方大吏本乏推行盡利之術而紳商則習爲巧僞官吏則甘坐卑污流風所染滌蕩實難而盜賊頻興民氣日囂方且挾求利孔較量錙銖四鄰有圖顧之望百姓有側目之虞瓊州一毀釐局而知府撤參惠州之河源再毀釐局而知縣撤參徒使奸民之風日長籌餉之術日窮此又廣東事勢之最難處者臣愚以爲不急督責廣東之餉而後利源可以徐濬一切應辦事宜亦可以徐理應由臣等先收回利權如京餉爲根本重計江南大營爲軍餉要需酌量事勢之緩急盡力籌解其餘一切在廣東籌餉者悉與罷除稍使百姓知尊親之義而後可因以收拾人心官民有維繫之心而後可用以消除亂本此又臣之愚見思及時爲之以圖補救於萬一者臣賦性庸愚毫無知識廣東一切事宜尤所未能諳習而吏治不修人心思亂財力虛耗外强中乾就所聞知殊非急切可以圖治之地應俟抵粵後推求輕重緩急之宜斟酌通變達時之術於軍務餉務吏治三者稍有所知必與督臣細心體察力求整飭區駑鈍之力不敢復有顧惜除另摺叩謝

天恩謹將豫籌廣東大概情形恭摺由驛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接奉　密諭先陳大概情形片

再臣七月二十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二年七月十三日奉

上諭晏端書奏查明史杰被參各款並查鈔陶昌培章昇耀財產不免爲人蒙蔽著毛鴻賓郭嵩燾於到粵後將史杰被參各款再行按照原參逐一切實詳查務得確情嚴行究辦郭嵩燾接奉署理粵撫之命此時尚未啟程著卽徑取海道由滬赴粵以期迅速同日又奉

上諭毛鴻賓郭嵩燾行抵新任卽將地方應辦事宜逐一整理軍營文武及各該地方員弁兵團均著嚴加整飭以資防勦各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廑念海疆南服彰善癉惡鼓舞振興之至意臣於史杰之貪污亦早有所聞俟到粵後訪求實據盡法懲辦以彰人心好惡之公而明在官勸懲之義至江省赴粵由海道則直而速由江路上泝則紆而遲而臣前在上海習知赴粵便船不能常遇有候至一兩月者由泰州赴上海計程六七百里若值廣東便船不能驟遇之時則亦不免虛延時日督臣曾國藩約臣赴粵時就商事件往返亦略須十餘日行走反多周折又凡辦事務在得人而人才之有濟實用者務在先能信心臣與督

臣曾國藩撫臣李鴻章商議咨調數員察看人地相宜再行具奏而管理文案及得力員弁尙須求之湖南本籍帶領同行是以斟酌取道江海之宜尙未能自決欽奉

諭旨飭令徑取海道謹當恪遵

聖訓趕速赴滬搭載輪船冀可刻期抵粵藉慰宸廑一面飛請督臣曾國藩迅卽派員接署運司一缺赶於此月內刻期交卸啟程不敢稍事遷延所有接奉密諭先陳大概情形謹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謹

奏

請　飭都統富明阿揀選精兵赴援臨淮片

再江甯將軍都興阿老成持重駐揚州數年淮揚各郡均賴其保障之功然以長江大勢論之金陵之賊方與官軍相持則江浦六合足以截賊北竄之路最關緊要下游靖江與江陰相距江路稍狹常州之賊亦可由孟瀆河口北竄從前鎮江未復之時則揚州控制江淮爲形勢所必爭現今扼要之地似竝不在揚州自來軍情地勢隨時變易權衡緩急之宜斟酌取舍之術貴能乘機應變而已自苗逆叛陷壽州全淮震動臨淮孤軍飢疲已甚岌岌不能自保督臣曾國藩派何紹彩一軍及

水師往援道路頗極紆折漕臣吳棠亦派黃開榜水路各軍往援蓋臨淮爲長淮鎖鑰北跨懷遠南帶鳳陽非得精悍之兵數營不足以資控禦都興阿所部萬餘人月支餉糈較江皖各營尙爲儉裕而一意持重不肯輕動聞幫辦軍務都統富明阿屢欲督兵往援訖無成議凡兵日習戰事則材武之將樂效馳驅中材亦可藉以自奮久處閒散則志惰氣靡怠極而驕未有屯兵萬餘人終年不一臨敵而可成勁旅者臣微察都興阿富明阿意見亦頗不相契合可否

特下諭旨飭令富明阿揀選精兵萬人赴援臨淮或駐紮鳳陽爲犄角之勢而令都興阿以數千人駐揚州遙爲聲援南與鎮江西與江浦六合各軍亦自互相聯絡於

皇上治兵御將之術似亦微有關繫臣愚昧之見稍有所知不敢不據實上陳謹附片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恭報啟程日期並委員代理兩淮運司疏

奏爲恭報啓程日期並委員代理兩淮運司一缺專摺

奏祈

聖鑒事竊臣七月二十四日恭摺叩謝

天恩並陳廣東大概情形一面飛咨督臣曾國藩委員接署兩淮運司一缺以期赶速交卸啟程嗣據曾國藩咨稱欽奉

諭旨特派候補道忠廉署理篈臣即交忠廉接受臣查忠廉尚在直隸奉

旨後來淮尚需時日若再與督臣咨商委署往返亦須十餘日不能不由臣就近交代以歸簡便同城現任司道僅江甯藩司喬松年緣總辦糧臺事務殷繁勢難兼攝兩淮鹽務凋敝萬分一切新定章程必須廉幹通達之員清釐整飭以期推行盡利查有江蘇候補道許如駿才優心細遇事持正於鹽務利病情形亦能考究應由臣篈令代理運司一缺即於初九日交卸印篆赶速啟行由海道赴粵所有恭啟程日期及委員代理運司一缺緣由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恭報接篆日期謝　恩疏

奏爲恭報　臣接篆日期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同治二年七月十八日欽奉

上諭郭嵩燾著以三品頂戴署理廣東巡撫並著迅速前赴署任無庸來京請訓欽此當具摺恭謝

天恩隨於八月初九日交卸兩淮運司印篆由泰州馳赴上海候輪船之便稽留半月於九月十一日行抵廣東省城准前任撫　臣黃贊湯將廣東巡撫關防太平橋監督關防並

王命旗牌等件委員齎送到　臣謹即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領任事訖伏念廣東阻山濱海民俗强獷值盜賊未息兵戈肆起之時有利孔繁開度支日絀之慮　臣之愚昧何以能勝惟自入粵之始高州首惡幸已伏辜軍務漸有起色但使高肇各匪不虞滋蔓地方應辦事宜自可漸次清釐整飭　臣受

恩愈重報稱愈難惟有勉竭顓愚與督　臣同心合力遇事考求期無遺誤以仰副

皇太后

皇上廑念南服之至意除將到任日期循例恭疏題報

外所有　臣感激下忱理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聖鑒謹

奏

信宜撫局稍定籌辦進勦積匪片

再信宜逆首陳金剛爲其部下鄭金劉超所誅約期獻城經督臣會銜

奏明在案賊之精銳屯聚東岸大井兩處與官軍相持日久亦經次第就撫保無他虞臣查高廉雷瓊四府屬廣東西南邊地自賊據信宜以後分竄陽江陽春與客匪句聯四府陸路文報遂致阻隔故必由海道進兵高州制賊之要害而固四府之藩籬以不至惟所竄越高州東至電白之馬塔沙埇漁坰西至化州之寶墟官兵營壘相望其勢皆趨重南路由高州東北以達省城大

路凡三一由新會沿海西出新甯以至陽江一由肇慶南出新興以達陽春一由肇慶西出以達羅定州各路股匪尚多高州沿海以東客匪屯聚自新甯之曹沖大湖山陽春之金堡企礮黃蕉高明之五坑盡屬匪巢迤西北一帶以至羅定之排埠嘉益西甯之思化等處皆爲股匪占踞又與廣西之岑溪容縣在在毗連所設防堵之師僅范幹挺駐紮羅定之勇一千五百侯勉忠駐紮陽春之勇三千餘朱國雄梁瓊駐紮新甯之勇二千蔣朝剛駐紮陽江之勇五百餘水陸險隘均無重兵幸賴信宜款服賊勢自相攜貳當亟乘此時進勦廣西積匪范亞音李木火諸股以期邊防稍就肅清而肇屬客匪負嵎之勢亦不能不威以兵力應俟信宜撫局大勢稍定權衡緩急分別辦理大約卓興方耀兩軍尚足以資攻勦當以一軍由信宜進勦廣西之容縣以一軍馳赴陽春新甯勦辦客匪其餘分防各縣之兵酌量歸併裁汰以期兵有實際餉無虛糜一切軍情應由督臣

奏報謹就臣到任以後體察各路情形縷晰上陳以冀稍慰

宸廑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

奏

請　飭催劄調各員迅赴廣東差委片

再臣前在泰州劄調數員飭赴廣東差委擬俟抵粵後察看人地相宜再行具

奏頃查各員尚無來粵日期所調刑部主事鄭獻甫學深養邃通達治體湖北候補道吳炳崑久歷戎行廉幹精敏前任江西建昌府知府隋藏珠強毅耿直堅忍耐勞前任四川萬縣知縣陞用知府馮卓懷堅強果決勇於任事江蘇候補直隸州補用知府張富年精明強幹膽識兼優鄭獻甫現在廣西本籍隋藏珠現在山東本籍吳炳崑馮卓懷均在湖南本籍皆懷高尚之志不求

仕進應請

旨飭下各撫臣敦促就道使地方多一樸實耐勞之好官即

朝廷多一結實辦事之能吏而臣於辦理一切事宜亦得稍資忭助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調補首府員缺疏　會總督衙

奏爲首府員缺緊要遵

旨揀員調補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廣東廣州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督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瑞昌補授欽此臣等查廣州府係省會首郡管轄一十四縣地方遼闊政務殷繁時有發審要案且省垣各國洋人雜處撫馭一切尤須操縱得宜非在粵年久熟悉情形才猷懋著督率有方

之員不足以資治理查有准補潮州府知府李福泰年五十歲山東濟甯州人由進士以知縣即用籤掣廣東題補潮陽縣知縣調補番禺縣知縣咸豐三年

大計薦舉卓異陞補廣州府海防同知奉文覆准尚未請咨赴京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在任聞訃丁父憂續經

奏留軍營差遣八年五月三十日奉到

硃批均照所請欽此嗣因辦理廣東軍務出力保奏奉

上諭同知李福泰著俟服滿後記名以廣東知府用欽此十年代理廣州府知府事丁父憂服滿起復旋經

奏委署理斯篆俟軍務告竣飭令回籍補行穿孝嗣據

該員稟請交卸領咨起程回籍因軍務未竣竝籌餉支應軍需爲目前必不可少之員奏請暫緩給咨奉旨依議欽此同治元年奉

上諭簡放潮州府遺缺知府旋因揀調乏員以該員奏補潮州府知府奉文覆准因署廣州府尙未卸事未赴新任嗣因酌保官聲最優及籌辦捐餉軍務出力保奏於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奉

上諭著以道員補用欽此該員廉明幹練膽識兼優以之調補廣州府知府洵堪勝任與例亦屬相符據藩臬兩司具詳請

奏前來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以淮補潮州府知府李福泰調補廣州府知府實於省會要缺有裨如蒙

俞允該員係實缺知府揀調首府衝缺相當毋庸送部引見亦毋庸核計參罰所遺潮州府知府亦係外調要缺查簡放廣州府遺缺知府瑞昌尙未到粵應俟該員到粵後再行分別察看請補合併陳明所有揀員調補首郡知府緣由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懇陳廣東釐務情形疏 會總督衙

奏爲懇陳廣東釐務情形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以風俗之厚薄南北異尙山川之險易遠近異形故有均是一法於此而效於彼而不效同此一意有時而行有時而不行苟非因地制宜鮮能於事有濟伏查廣東釐金一事歷年以來辦理未得裕如以致上

聖慮臣等到任後推求其故實緣廣東情形有異他省判然不同者請一一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他省釐務皆先查明物產處所行銷地方統覈其貲本之多寡利息之盈歉然後酌中定數取少於多既免偏枯亦難巧避粵東則貨物不盡產於本地多半接自外夷售銷不全在乎中華兼可行之異國來去之源流莫定卽子母之衰旺難稽其不同者一也他省貨物皆有官帖牙行總持貿易之大綱物價之低昂消行之通滯易於推求起貨落貨呈驗行戶報單卽織悉不能自隱廣東則貨不歸行悉聽商賈自便既無總匯之所卽乏稽覈之方其不同者二也他省土著人等多以耕鑿爲生其在市井逐什一之利者率係外鄉客民根蒂不深畏人欺壓每於士紳勢力之家樂爲親附遇有一切公事但經勸諭卽無不俯首聽從廣東不然自編戶以至縉紳莫不從事貿易逐末者多斯急公者少蓋他省辦釐之人非卽出釐之人情不屬故易出之以慨慷廣東則出釐之人卽係辦釐之人愛難割故不自覺其慳吝其不同者三也中國與洋人通商口岸自牛莊以至廣東凡十餘處皆屬商賈輻輳之區釐捐皆勝於他處雖亦時爲洋人所牽掣而其通商地方或附近城池或分列市鎭商民與洋人交易者猶爲官法所能

約束廣東則澳門據其西香港繞其東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屬之洋人而香港尤爲行戶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設香港以圖倚附夷人便其私計一切勸捐抽釐從不敢一過問其有意規避捐輸者亦多寄頓香港希圖幸免統計出入各貨凡大宗經紀皆由香港轉輸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粵東兼有逋逃之藪其不同者四也他省地方公事祇在官紳聯絡則呼應自靈蓋執法在官通情在紳法所不能禁者以情諭之情所不能動者以法繩之寬猛相兼事罔不濟至廣東則買賣人等往往恃夷人爲奧援借輪船爲捷徑有不

便於己者輒句通夷人橫生枝節遂使情法兩窮甚或捏造情節鋪張事實刻入新聞紙既以鼓動洋人之議論又以炫惑遠近之聽聞官不畏考成而畏挾制紳不畏清議而畏流言凡屬捐輸釐金與紳商富民有相關涉者造言阻撓爲尤甚其不同者五也而其弊則尤在從前辦理之始從未將天理人情殷殷與商民講求貿然而行率然而止一切授權於奸商而公私交受其病即如充商章程某人願充某商呈明先捐銀若干兩准其設局抽收每年再認繳銀若干兩試辦幾年如按年繳不足數仍可隨時告退是官取之總商者總商仍取之散商商收之數難保不浮於官收之數迺各商便其不經官手可無投納之煩官亦覺其事有責成藉省鉤稽之力任令居中軒輊恣意侵漁迫知其弊所從生改爲官辦而上下之情久已扞格不通張弛之間反或齟齬百出議行議罷均無善策此一誤於顧頊者也小民固當使之懷德亦不可不使之畏威廣東習俗强悍好勇鬬很各城鄉市鎭游手無業之徒百十成羣遇事生風保正不敢舉發官吏不敢查拏故自開辦釐金以來閔閙者不止一處亦不止一次而歷年以來從未聞辦過一案懲過一人無非用計消彌含糊了事民情因此

益生藐玩動輒把持地方官偶欲舉行新政時惴惴然以生事爲慮良由其時軍務未蔵寇亂滋多不敢持之過急馴至苟且因循釀成錮習此一誤於姑息者也竊思地方情形之不同爲病之本官紳辦理之未善爲病之標本病宜徐治之標病宜急除之查門市之釐抽之坐賈過路之釐抽之行商而坐賈之釐不逮行商遠甚即再加擴充爲數亦屬有限現在擬將總抽之法酌量變通如有呈報不實及隱匿遺漏者分別酌增補辦以昭公允其有各行戶於水口設立私卡侵礙官廠影射行商藉以充抵門市坐釐等弊槩行查明禁革至路過之釐除已經設立官廠之處無事更張外其餘水陸各要隘有應行添設釐卡者查明酌量添設其外府州縣未經舉辦之處亦擬次第開辦從前以地方不靖恐民間聚衆阻撓令各路次第戡定匪徒咸知儆懼諒不敢再肆譸張果能逐漸推行當不患其終無起色而臣等愚昧之見則尤以爲利不在上即當在下在上固以濟軍國之要需在下亦仍爲商民所自有所不可不杜絕者全在中飽之弊耳與其失之濫抽猶不如失之漏抽之爲愈也臣等不敢謂利必可興而務求其弊無不革下所已出涓滴必使歸公上所或遺豪强不能巧取但

使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弊盡而利即因之庶於恤商裕國之意並行而不相悖交濟而適相成以期不負
聖明委任之至意所有廣東釐務情形謹恭摺瀝陳附驛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此摺有極中窾要者有絕非情實者鄙人爲之條其文義所手定者三百餘字而已自記

請變通辦理盜案片會總督衙

再粵東山海交錯匪類窩藏到處皆是兼以民情獷悍重利輕生劫盜重案遠甚他省臣等抵任後各州縣詳報搶劫之案日常數起查閱舊卷盜案獲犯過半者已寥寥無幾甚至累月經年杳無弋獲而申報獲犯輒先聲明帶病進監旋即報稱病故如是者不一而足推原其故皆由地方官捕務久弛加以近年辦理軍務緝捕一事往往視爲緩圖而盜案處分綦重不得不以獲盜搪塞其所稱在監病故之盜難保無將無作有以少報多之弊且或距省窵遠長途解訊恐有疏虞必須多派

差役護送彈壓爲費不貲故方其弋獲之時即存一監斃之計是盜而被獲者十之二獲而伏法者十之一也竊思此等兇盜罪惡貫盈僅聽其瘐死獄中倖逃顯誅已不足昭炯戒若各州縣憚於辦案之煩意存避就積習相沿視爲故常爲弊尤大欲求革除積弊之法必先稍示變通之方查從逆滋事及迭劫兇盜罪至斬梟者例得由外恭請
王命先行正法臣等悉心商酌公同擬定章程除廣州府所屬各縣及佛岡直隸同知拏獲逆匪盜犯仍行解省勘審外其外府各州縣距省較遠之區如有拏獲曾

經拜會從逆拒敵官兵及迭次搶劫夥眾持械拒捕傷人罪應斬梟斬決者於審實後稟解該管府州覆審如道府同城卽由道府會審其直隸州廳承辦者解赴巡道覆審俱先行錄供稟報由臣等覈明批飭就地正法仍令備具招詳由府司覈轉分別歸案具奏如此量爲變通則獲一盜卽誅一盜刑人於市耳目昭彰非如報病之有可捏飾匪徒卽愍不畏法而身首異處見之寒心非如監斃之無足懲創案經道府覆審由臣等覈明批行亦足以昭詳愼而不至枉濫而於各州縣辦理盜案期歸直捷庶稍免因循顓頊拖延搪塞之弊統俟軍務完竣盜風稍戢再行奏明仍復舊例辦理此外尋常命盜雜案人犯均仍照例詳辦按擬招解以符定制臣等爲肅清地方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此鄙人初至首議整頓之事寄雲尙書乃假手幕友徐灝爲之而詭稱所自具草鄙人不敢違其意略就字句之間改定百餘字而於盜賊源流本末與辦理緩急輕重之宜絕未一敘及至今爲憾繼乃知其幕

友所爲而鄙人所參削亦日多矣自記

懇陳廣東隱患日積應請及時籌辦情形疏　會總督衙

奏爲懇陳廣東隱患日積應請及時籌辦情形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照廣東民俗强獷嗜殺輕生多非意想所能及惠潮嘉三屬械鬬之案動連人命數十習以爲常南雄連州及廣州所屬之東莞新安龍門等縣械鬬擄劫勒贖各案時時有之肇慶土客之亂互相仇殺至斃男婦丁口數十百萬之多貪橫殘忍積爲風俗而尤甚者劫盜附省近地如番禺之鹿步東莞之雙岡水口沙部新安之岡邊順德之譚村五沙竟有連村比戶以劫盜爲生者農民耕作餘閒二三人偶語持刀出門輒至行劫城垣市鎭白晝夥搶悍無顧忌近省州縣詳報劫案日或數起而獲案者常少獲案而起賊者更無其事大率諱盜爲竊改輕情節以圖規避處分歸善博羅以東英德清遠以北距省較遠則報案亦屬寥寥推求其故緣州縣自顧考成遇有稟報劫案多方遲難差役因之需索所費既多贓犯仍無一獲百姓轉苦官吏之擾相與隱忍不復呈報積久相沿乃使百姓羣趨於劫盜無術以遏其流臣等抵任之初通札各州縣整飭捕務嚴緝盜匪不拘以文法竝經

奏請變通辦理在案而歷年積習已深尚未能收速效伏查廣西金田逆匪之起由道光二十年廣東洋務遣散之勇潛伏屯聚蓄逆日深各州縣因循粉飾釀成巨亂今之伏莽倍甚從前比日信宜降匪遣散四萬餘人岑溪降匪數千李復猷竄距懷集之石塱降匪又復數千籍隸廣潮各屬者信宜本籍降匪又數萬人餘黨李可鍾尙踞熱水堡又戴永英踞藤縣之羅峒麥新踞岑溪之大峒竝於納降薙髮之後首鼠兩端未敢盡望其馴伏加以高州裁汰各起勇日及江蘇淮揚汰歸之潮勇水師紅單船汰歸之艇勇接踵而至金陵蘇杭各處逆黨亦多有逃回者肇慶土客游蕩無歸或逃至省城或逃回嘉應潮州亦或乘駕艇船沿海劫掠東南賊勢仰賴

皇上威福漸就肅清而粵東隱患日積通觀大局日夜憂惶有非敢故爲過慮者臣等以爲遏止禍萌急須治盜以防亂籌思本計尤在駐兵以自强廣東水陸額兵七萬餘人久成具文從前小有軍務動須募勇勦辦省垣捕務及北江東江巡緝皆常年募勇多三百人五百人各成一軍莫相統攝帶兵各員或拔自勇目或起自降將紛紛藉藉謀開一營軍事之不振盜源之不清大

率由此現在肇慶客匪所在負嵎卓興一軍責成剿辦方耀一軍以廣西軍務已有起色無庸添調多營又因歷年積欠口糧至九十餘萬之多留之則轉滋煩費撤之則無力資遣已飭令暫回省城面與計議其餘朱國雄梁瓊范幹挺關鎮邦盧振剛張榕慶陸能富陸龍芝陳德銑陳輔龍黃再熙梁效賢及北江巡防之孫仲安黃相奎朱向善等各起勇目均飭陸續裁遣擬將卓興方耀兩軍酌留數千並張運蘭一軍分駐省城要地剿辦土匪兼資鎮壓而餉源支絀岌岌不能自持中夜旁皇迄無良策追呼急迫之情日形於上潛伏圄視之寇

日積於下雖有賢者猶難保其久安無事臣等庸愚膺斯重寄默念治芬束溼與亂相尋之戒深惟禁姦戢盜爲民除害之方不敢不以廣東亂兆方萌實在情形縷陳於

聖主之前臣等惟當勉竭顓愚認眞辦理一無隱飾以冀稍效涓埃所有廣東應行及時籌辦緣由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懇請補授首邑員缺疏 會總督胥衙

奏爲省會首邑要缺需員懇

恩俯准補授以資治理仰祈

聖鑒事竊照番禺縣知縣黃光周准陞羅定直隸州知州扣計吏部行文日期應於咸豐十年正月初六日接准部咨所遺番禺縣知縣係衝繁疲難最要缺例應在外揀員題補定例應題缺出先儘候補正途題補候補無人以應陞人員題陞如無堪陞之員准於現任人員內調補先因應陞應補無人經前兼署撫臣勞崇光奏請以東莞縣知縣五福調補嗣接部覆以五福尚未赴部引

見無俸資可計與例不符續請以長樂縣知縣周士俊調補又准部覆以周士俊未到長樂本任例無准其捐免歷俸明文旋又請以乳源縣知縣彭燮堯調補今復准部覆以彭燮堯歷俸雖經捐免究係開缺在先到任在後應仍令另揀合例人員調補各等因伏查番禺縣爲省會首邑政務殷繁時有發審要案並有外洋交涉事件非精明練達才識俱優之員不足以資治理茲據藩臬兩司會詳在於通省候補及應陞暨現任各員內逐加遴選非人地不甚相宜即屬與例未合實無應補

應陞應調之員惟查有分發卽用知縣孔昭浹年三十九歲山東曲阜縣人由廩生中式舉人庚申恩科會試中式第九十八名貢士殿試三甲第六十名進士引見奉

旨以知縣卽用欽此簽掣廣東咸豐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到省署饒平縣事辦理裕如該員才優識敏練達有爲以之補授番禺縣知縣洵堪勝任溯查道光十三年間因海陽揭陽兩縣揀調乏員請以到省在開缺以後之候補知縣韓鳳修補海陽縣姚柬之補揭陽縣均奉

旨允准補授有案茲番禺縣係省會首邑事繁責重較之海陽揭陽兩縣缺尤爲緊要應請援案辦理等因臣等伏查番禺縣開缺在先孔昭浹到省在後以之請補與例委實不符且不在例准聲明之列惟省會要缺屢調屢駁懸宕已越三年展轉委署殊不足以資整飭而前時請調之五福已升知府彭燮堯已經身故周士俊於署番禺縣任因案撤委不能再請揀調此外不惟合例堪調者不得其人卽與例稍有未符例准聲明者亦難其選省會四字要區未敢拘泥遷就茲據兩司援照成案請以到省在後之卽用知縣孔昭浹請補係爲人地實在相需起見合無仰懇

聖恩俯念省會首邑緊要

敕部核議覆奏准以該員孔昭浹補授番禺縣知縣俾資治理如蒙

俞允臣等仍隨時察看若才不勝任立卽撤回另行揀員請補不敢稍事因循該員係進士卽用知縣請補知縣銜缺相當毋庸送部引見所有揀員請補首邑要缺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海關代征太平關絲稅延不造冊移粵核辦請　旨
敕部咨催疏

奏爲江海關代征太平關絲稅延不造冊移粵核辦請
旨敕部咨催並懇展限仰祈
聖鑒事竊照太平關征收稅銀向係一年期滿俟江海
關將代征絲稅數目移知到粵牽算入額題報咸豐十
一年前任江蘇巡撫臣薛煥奏請以江海關向征北新
贛州太平三關湖絲稅銀因新章洋商准赴內地貿易
一律改完內地半稅係屬籠統核計毋庸分撥三關經
戶部議覆太平等三關絲稅既歸入江海關征收此有

所盈必彼有所絀仍應俟一年期滿將共完內地半稅
若干報部照從前應征之數酌量比較撥補以昭平允
等因奏奉
諭旨依議行知遵照在案茲據委管太平關稅務南韶
連道方濬頤稟稱太平關自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一日
起連閏至二年四月二十日止一年期滿征收正稅除
撥支各項經費工食外實存銀三萬二千七百二十六
兩四錢四分八釐又征收木稅額銀六百五十兩木稅
盈餘銀六百四十七兩五錢二釐亟應造冊請
題惟查江海關自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後代征

絲稅若干並不遵照舊章按月移知無憑入冊彙算且
查上年移報咸豐十一年五月至同治元年三月二十
五日止代征之數藉稱改完內地半稅爲名僅撥補銀
三萬五百餘兩較之咸豐八九年代征數目相去懸殊
上年戶部議覆文內聲明江海關代征三關絲稅太平
關每百斤正耗銀一兩五錢七分五釐二毫五絲贛關
每百斤正耗銀一兩零一分一釐北新關每百斤正耗
銀九錢四分三釐三毫七絲五忽總共銀三兩五錢二
分九釐六毫二絲五忽今不論中國商人概完內地半
稅銀五兩除撥還三關絲稅之外尚屬有盈無絀各等

語洵屬切中窾要現屆太平關一年期滿未准江海關
將代征絲稅移知辦理更無依據理合稟請
奏明飭部咨催並展限題報等情前來臣查太平關稅
餉歷年奉文將江海關應撥補之代征絲稅一併牽算
今自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一日起連閏至二年四月二
十日止一年期滿例應將征收稅數依限題報惟自元
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後江海關代征絲稅尚未移知來
粵經前撫臣黃贊湯疊次咨催未准移覆以致無憑歸
總相應
奏明請

旨敕部咨行江蘇巡撫嚴催江海關迅照舊章將代征絲稅確數案月造冊移粵核辦所有同治二年四月二十日關期屆滿應行題報之案並懇展限俟江海關移知到日再行辦理謹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敕部核覆施行謹

奏

郭侍郎奏疏卷二

修築廣東省城礮臺片

再戶部尚書羅惇衍奏請修築廣東省城礮臺經前署督臣晏端書前撫臣黃贊湯勘明城北永康耆定保釐保極拱極五臺派員估修勸捐籌辦奏奉諭旨允准在案旋以捐款所收無幾各路軍餉隨時撥放礮臺工程需費甚鉅至今未能興修伏查廣東沿海各口嘉慶年間設立礮臺一百二十餘座道光以後添修至一百六十餘座由省河以達虎門礮臺林立添修者爲多所以防洋船之出入也道光二十一年洋人攻

毀虎門礮臺次年重修礮臺十四座內河礮臺四座用銀四十一萬有奇製備礮位亦不下數十萬咸豐七年洋人滋擾省城大小礮臺復遭平燬無幾存者就廣東海洋大勢論之西北兩江之水經省河合東江南流匯爲內洋大虎山扼其衝實踞全省形勝之地而東西江支流分注外洋如順德之龍江新會之熊海皆上受西江之水以注於海故論粵海形勢以虎門爲東江正流以新會之厓門爲西江正流而香山之蕉門涌口門第一角海新會之虎跳門等處海船皆可出入卽虎門之大角橫檔水軍寨九宰山諸礮臺峙立大洋四面皆通舟楫港汊紛歧在處繞越獨洋船入水最深必經虎門爲能扼之其實自古設險之地亦因天時人事與爲輕重現今虎門之上約百里爲大洲洋人於此修造船隻再上二十里爲黃埔洋船於此屯泊附城沙面地方亦屬之洋人所須防者洋盜之駛入而已虎門礮臺局勢雄闊工程浩大萬無經費可以籌辦亦並非目前切要之舉伏讀

聖諭飭將省城內河及城北各地方礮臺擇要興修誠爲扼要臣等察看省河東西兩江一水襟帶左右控扼西路之大黃滘沙灣礮臺二座經於咸豐十一年修復

東路之中流沙獵德等處向設礮臺四座亦應酌量修復省城以北陸路則白雲山馬鞍山蜿蜒南趨入城爲越秀峰城垣橫跨山腹其外岡阜羅列永康礮臺正當其北俗謂之四方礮臺稍東曰耆定俗謂之圓礮臺當白雲山飛鵝嶺之衝又迤西曰拱極曰保極當三元里西村之衝皆距城咫尺次第修復足資保障又東北曰保釐則距城較遠應從緩議修專就省垣附近緊要各臺估計爲數已鉅值庫款艱乏捐輸疲難之際各路軍餉隨處挹括欲兼籌修理礮臺鉅案尤應通籌工料有可移東補西者不妨變通辦理因查內河礮臺基石全

無赴新安山中開採石料頗屬艱煩虎門礮臺十四座加以兩岸新涌蕉門二座大半傾毀而基石存留尚多其間鎮遠橫檔大角礮臺三四座爲嘉慶年間基址應酌量存留以符舊制其續經添造礮臺本圖以壯觀瞻不盡扼要其勢萬難修復所有殘廢基石亦無庸存留現在議修城北中流沙礮臺需用石料可否即將虎門礮臺殘廢基石移爲內河各處工程之用於費爲省於工爲便查虎門上至中流沙等處礮臺向歸水師提標經管城北等處及省河東西礮臺向歸廣州協標經管現因省河西礮臺及虎門大角大虎並東岸內港之九

宰竹洲新涌西岸內港之蕉門各礮臺基址完全照舊撥兵看守支發口糧亦應分別查勘是否地方均屬扼要應行照舊存留統候

諭旨准將虎門殘廢礮臺基石移修內河礮臺再由臣會商水師提督酌量辦理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虎門等處及各海口礮臺原由水師各營派兵護守道光二十二年增修虎門以內礮臺無故添設額兵數百千名以其時清查溢坦歲得租課數萬金藉此支銷咸豐七年以後礮臺全毀而添設額兵支銷餉銀如故鄙人以水陸額兵七萬有奇欠餉過多欲以此款改充正餉水師提督持之甚力至請制軍移咨以相搪抵聊以此摺一發鄙心之鬱結而已自記

肇慶各屬土客一案派員馳往辦理情形疏（會總督銜）

奏爲肇慶各屬土客一案搆禍日深謹將現在派員馳往辦理情形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月十六日奉

上諭肇屬土客仇釁甚深勢不能盡數勦洗總須辦理得宜一勞永逸不使該匪肆行固結亦不至事後再啟釁端方爲安善當承信宜葢事事機正順之時體察情形妥籌勦撫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澈機密運明燭無遺此案辦理輕重之宜實無以逾此因查肇屬客民原籍皆隸嘉應其始墾山耕種傭力爲生土民役使嚴急仇怨日積咸豐四年紅匪之亂被擾二十餘州縣紳民多被裹脅客民應募充勇因假公義以快其報復之私所在慘殺往往占據其田山產業因以爲利嗣是土客互相殘害各該州縣勸諭彈壓屢和屢翻垂六七年上年開平民譚三才寓居香港私購洋人火器約集其族人盡殲開平所屬客民於是恩平高明鶴山等縣乘機響應聚衆相攻而恩平客民莊村最多亦最强因悉其衆竄擾陽春陽江惟高明之五

坑鶴山之附城都客民踞險抗拒至今相持未下其恩開客民竄踞廣海寨者經藩司吳昌壽帶兵克復餘匪竄踞曹坤與大湖山客民聲勢相倚而陽春之金堡企礎黃蓢鳳南等處盡爲客匪屯踞又有李四白面猪陳亞猶楊雙四各股土匪與之合併四出滋擾陽春之鳳凰冰川陽江之水西八圖塘口織篢新興之布冧布辰雲禮高明之更樓中山恭田等處地方迭遭殺掠告急之書日數至臣等屢札卓與一軍馳赴陽春相機勦辦迄今一月有餘以積欠口糧過多不能拔營前進昨始湊解銀二萬兩稍資接濟催令移營伏思土客一案千

端萬緒紛紛轇轕其是非曲直竟亦無從分辨徒以客匪爲土民所蹙聚衆肆擾又有李四各股攙雜其中必須威以兵力急殄其兇渠數人竝所句結李四白面猪等一例掃除而後可施撫綏之術陽江之蔣朝剛一軍陽春之侯勉忠一軍兵力單薄勉强自守卓與所部各軍日內計可啟程馳抵陽春相機勦辦就中鶴山客民與土民搆釁最久縣境所屬凡分三都一曰古勞都一曰雙橋都一曰附城都雙橋客民素强悍上年雙橋土民約同古勞土民攻逐客民殆盡其餘衆逃入附城土民攻之不克客紳馬從龍張寶銘等節次赴省具控念

其地方未遭殘毀較易安輯傳集土紳古熇馮仁等竝
咨留湖南卽用知縣李龍章反復開諭札委道銜候補
知府史樸督同候補知縣冒澄等專辦調處肇屬土民
事宜分調卓與所部千總李勝一軍由史樸調遣俾資
彈壓卽飭令經始鶴山現在土客兩籍紳士數十人均
經具結遵候理處卽由史樸等體察情形嚴定章程使
有所循守其餘各縣以次相機辦理開平恩平客民勢
不能使復業就便察看大湖山曹坤等處有可安插之
處隨地安插所在田山產業清釐疏剔變通互易頭緒
繁多其能聽從理處久遠相安與否尙不可知而推求

事理緩急輕重之宜及其搆難始終本末之故既不能
偏助土民以攻客民專快其私憤又不能曲諭客民使
順土民漸化其强梁但期有所懲創强事消納於一時
或冀得所安居勉思保全於異日所有現在設法辦理
土客一案緣由謹繕摺由驛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石逆餘黨竄擾粵境經調到楚軍將首逆擒獲正法餘
匪分別勦撫疏會總督
提督銜
奏爲石逆餘黨竄擾粵境經調到楚軍將首逆擒獲正
法餘匪分別勦撫恭摺由驛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石達開餘黨李復猷由蜀繞黔闌入楚境復
竄至廣西懷集縣屬之石塅坑尾等處偪近廣東陽山
縣屬之寨岡地方經臣飛調由楚派往郴州駐紮之福
建臬司張運蘭一軍馳赴連州進勦並飭湖南補用副
將楊虎臣帶領所部三千人仍駐宜章以堵竄越江楚
之路於同治二年十月十五日附片

奏報在案查該逆由楚竄粵蹤迹飄忽異常逮竄至石
塅坑尾等處便卽樹柵屯糧意圖久踞良由其地依山
阻水勢極險要築成堅巢足以自固該逆又係英德縣
人風土皆所熟悉兼可乘機內犯逞志鄉閭乃一面修
築營壘一面使夥黨李福曾貴詭言首逆他竄餘眾情
願投誠藉爲緩兵之計先是高州軍務已平而李復猷
一股方出沒於江楚兩粵之交臣因疊檄臬司張運蘭
副將楊虎臣等責成專辦此股無論該逆竄往何省總
須跟蹤追勦不滅不止儻任令遠颺定惟該臬司等是
問該臬司等亦毅然以辦賊自任比賊竄懷集張運蘭

遂與楊虎臣計議深慮該逆據險負隅持久難下莫如乘其壘尚未堅迅速掩捕遂各統率所部拔營急進於十月初九日馳抵連州分路進兵楊虎臣由龍津門渡河直抵寨岡張運蘭由茶田至陽山縣屬之七鞏地方截剿十四日張運蘭復將部勇分爲二隊一由東路馳赴茶巖一由南路繞出白蓮正在部署進發間該首逆驟聞大兵雲集驚惶失措乃自率其親信悍賊數十人潛行避匿仍遣餘黨往投紳士乞恩請降張運蘭以該逆等現踞石塅坑尾者尚有數千人衆而未散軍械亦未呈繳知有變詐卽率兵由間道馳抵寨岡會同楊虎

臣及署三江協副將瑞齡連州知州嚴先佑等密計熟商以爲該逆既占地利莫如將計就計姑允所請以懈其心於是自領大軍督同署陽山縣知縣王錫誥扼其東分兵令署連山綏猺同知韓鳳翔遏其西先斷該匪竄越之路隨於十六日傳令紳士羅傳心等帶同賊目來營投降張運蘭訊以逆首李復猷何以不來該逆目等言語支吾不能指實遂仍以好言慰遣之次日黎明卽與楊虎臣督帶隊伍直抵石塅坑尾一帶將賊壘十二座一律毀平擒獲僞旗帥向日鼎僞元宰李輔僞武衛將軍夏光新及帶隊之秦明瑞李二苟等三十餘名訊明正法其餘匪衆二三千人伏地乞命訊係各省被脅難民並有婦女四百餘人幼孩四五百人當交嚴先佑分別遣散安插維時逆首李復猷及其親黨曾貴李福尚未就擒經張運蘭勒令代賊乞降之紳士購綫踪緝敢有知情不舉者與逆同罪十九日捕獲曾貴伍福二名伍福卽李福俱係積年老賊訊得李復猷因我軍四面張網不能遠遁尚藏匿老雅坑之洪奎巖張運蘭等卽派勇迅往捕拏詎該逆已薙髮扮作難民乘間逸出隨又偵得該逆帶領死黨十餘人潛竄連州屬之鐵坑地方張運蘭懸立重賞挑選敢死之士星夜將該莊

圍住該逆猶敢率黨抵死抗拒被壯勇范正綱等劈傷登時就縛並將餘黨一併擒獲先行就地正法將李復猷曾貴伍福三名解省審辦前來查李復猷驍勇善戰險詐多謀爲石達開之心腹自石逆就擒之後該逆擁衆數萬自樹一幟由蜀而黔而楚而粵迭次攻陷城池戕殺官弁及其竄入石塅意在養精蓄銳四出鴟張比聞官軍驟至自度不能飛越則又詭稱他竄假托投誠種種狡謀洵爲賊中之桀黠若官軍稍存大意誤令脫逃則將來之嘯聚蔓延幾不可問茲幸仰賴

天威眞兇不至漏網 臣等督率司道親提訊明後卽恭

請
王命將李復猷淩遲處死曾貴伍福一併處斬李復猷
前在湖南戕害會同縣知縣鄧爾昌甚爲慘毒因將該
逆首級心肝委弁解往致祭以慰忠魂而快人心辰下
寨阿石塋等處業已肅清除檄楊虎臣一軍仍回宜章
由湖南撫臣酌量調遣外惟聞陽山縣一帶有土匪乘
機竊發臣現密飭張運蘭移軍前往拏辦此等小醜跳
梁不難撲滅總期悉數殲擒不留餘孽以仰副
聖主除惡務盡之至意至此次出力官紳兵勇可否擇
尤酌保之處恭候

命下遵行臣等謹合詞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克復信宜一案寄雲尚書單銜具奏屬予點定奏稾
予疑督撫同城例得列名尚書曰廣東向例獨不爾
時予涖任纔三日耳嗣是凡有奏案皆用督轅單銜
予爲主籌畫司章奏自同幕府而已此次凱章以楚
勇圍擒李復猷與崑軍門無涉亦令鄙人與軍門同
列後銜因檢查三十年案卷凡遇奏案督撫無不同

列名者尚書强横自擅吾亦無詞益其意本不欲自
炫著也是以相處年餘從未一與校論而種種陵藉
多出意表大抵成於媚嫉之一念爲多而終以不悟
其非因清繕此稾有感於中聊一記之自記

撫陳廣東籌解京餉萬分支絀勢不能兼及鎮江協餉
會總督衙
奏爲撫陳廣東籌解京餉情形已萬分支絀勢不能兼
及鎮江協餉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承准議政
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前因鎮江軍營需餉甚迫諭令廣東督撫將應解
鎮江協餉不論何項先行赶解銀十餘萬兩茲據馮子
材等奏稱委員前往守提僅據知縣虞慶瀾領解銀五
千兩此項協餉自元年正月至今共應解銀六十餘萬

兩先後兩次委提僅據撥銀七千兩鎮營上年閏八月
整頓清釐之後按月儘攤儘放現又積欠新餉四十餘
萬兩饑軍譁潰堪虞請旨飭催等語金陵漸次合圍城
賊窮極思竄鎮江適當其衝防勦極爲喫重若因餉需
告罄稍有疏虞東南全局即恐因之掣動關繫實非淺
鮮著毛鴻賓郭嵩燾懍遵前旨不論何項先行赶解銀
數萬兩以救眉急並酌量情形無論多寡按月定數撥
解若干俾得源源接濟鎮江軍務現在極關緊要儻該
督撫任意遲延致令餉項缺乏貽誤戎機恐毛鴻賓等
不能當此重咎也欽此仰承
皇上廑念東南大局力籌接濟臣等遵查廣東歲入正
款曰地丁曰鹽課曰粵海關課稅曰太平各關課稅近
年籌備軍需之款曰溢坦變價曰捐輸曰釐金從前廣
東全盛之時地丁正耗等銀一百二十餘萬兩年清年
款歲支水陸各營俸餉草價等項一百六十萬餘兩除
粵海關課額有例解撥款外其餘鹽關各課照例由本
省開支一切無虞短絀自咸豐四年各屬被兵以後地
丁徵收日形艱乏惠潮各屬勉强徵至五分而官墊常
居十之二三州縣疲難日甚然其時商賈之力猶厚海
關課稅收數尚充得資接濟每一辦理捐輸動逾百萬

故雖屢經兵燹而不甚憂貧廣東之貧實自去年始蓋
洋人肆擾省城數年公私掃地無餘所猶恃者商賈百
貨雲集尚足藏富於民耳去年內江通商所有洋貨大
宗向由粵中轉運湖廣江西者今全數移至漢口九江
至出口茶葉統計閩浙安徽湖廣江西每歲不下千百
萬近年閩浙安徽之茶全出上海而湖南江西之茶猶
分出廣東自去歲則又併歸之漢口於是沿江各省出
入經紀從前廣東所擅爲利者悉舉而空之不獨海關
課稅因之大絀即民間貿易亦實日形彫敝而釐捐適
於是時撥充皖浙軍餉溢坦變價經辦多年計數約已

百萬協撥廣西貴州安徽閩浙各省其六十四萬有奇餘件爲積年軍需隨時動用是廣東舊辦之款無一可以設措卽在咸豐初元無事之日其力已不能自支而又有高州之股匪肇慶之客匪滋擾一府十餘縣募勇至數萬需費煩多又以京餉緊急鹽關各課指明起解捐輸京米接連兩年以根本大局攸關全力經營其實皆騰挪本省之軍餉以相抵撥各營勇糧積欠至二百餘萬至於無力撤遣水陸額兵餉銀則咸豐十一年尙有尾數未清積欠實已逾二年之久每一念之深懷惴惴其京米之派捐各縣者又每借之以搪塞錢糧同治

元年藩庫經收實數尙止五十餘萬各捐戶且多方遲難每報解時先行挪墊勒限各州縣追繳藩庫迄今未能清解茲捐輸之力至是而益窮此實兩年以來艱難竭蹶籌解京餉之實情也而廣西與廣東近鄰利害相關勢不能不稍爲應接至於軍務喫緊如鎭江水陸各營以及艱苦如貴州均曾勉强供給數千金已覺力不能給萬無餘力再能籌巨款以資撥解臣等查鎭江馮子材一軍不過萬餘人每月尙有江海關協濟三萬兩鎭江揚由各關解款數千兩泰州鹽釐萬餘兩通州花布捐如皐江販捐象山都天廟釐捐共約萬餘兩較之江南各營尙不爲甚窘金陵窮竄之賊以此軍精銳當之不難邀截堵擊以收埽蕩廓清之功臣等稍有可以協濟之處斷不敢安心坐視置大局於不顧無如廣東支絀情形日甚一日且有不可以咸豐年間相提並論者若使專意待廣東接濟必致貽誤事機臣等亦不能不據實懇陳以明京餉喫重萬無力可以旁及所有鎭江協餉無可籌解緣由謹恭摺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廣東省歷年積欠兵餉難以印票補放請仍將鹽課撥
支以昭覈實疏 會總督衙
奏爲廣東省歷年積欠兵餉難以印票補放請仍將鹽
課撥支以昭覈實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廣東水陸各營及駐防滿漢八旗弁兵歲
需俸餉銀一百二三十萬兩有奇向由戶部指撥鹽課
銀四五十萬兩解交藩庫湊併地丁支放嗣因運庫鹽
課歷年欠解藩庫銀二百四十餘萬兩藩庫籌墊竭蹶
遂亦積欠俸餉等項銀二百餘萬兩前署督 臣晏端書
會同前撫 臣黃贊湯

奏請將續徵鹽課儘撥補放經戶部議覆飭照皖豫等
省捐輸餉票章程由藩司刊刻印票補放准其抵捐軍
餉請獎至運庫未解鹽課即提解部庫應如何立限督
催專案奏報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當即咨行欽遵查照辦理茲據廣東布政
使吳昌壽查明詳覆前來 臣等伏查粵省各營兵餉歲
撥地丁鹽課支放已歷二百餘年本有定章可循軍興
以來財賦日絀地丁鹽課徵不足額又復提撥京餉接
濟軍需以致積欠餉項二百餘萬之多茲准部議倣照
皖豫捐輸餉票章程以印票補放但使事尙可行則 臣
等既藉以清宿逋亦得以資周轉豈非善策無如情勢
迥別窒礙實多不敢不爲
聖主一一陳之蓋皖豫等省及傅振邦馮子才等軍因
欠發兵餉過多以票抵銀勸捐彌補維時各路糧壹皆
兼設立捐輸局其勢不能不減價以示招徠而又礙難
報銷各營欠餉動逾巨萬按月求領二三成而不可得
故爲此權宜變通之計在各營藉以挹注而領款已較
爲多在糧臺便於報銷而支放亦易爲力兩有所利故
其法易行非眞能以一紙空票巧爲騰挪强各營而使
之具領也廣東歷來開辦捐輸均係按照定章實銀上

兌從無錢票折算近年因隨時裁撤兵勇發給口糧酌
支現銀數成其餘折支印單准其一體請獎辦法與皖
豫餉票名異實同每月奏報捐輸請獎新案多屬此項
蓋勇糧本較兵糧加增數倍而又隨募隨撤并無定額
既經散遣則領款一併銷除又所裁率係疲弱獲咎之
夫尙可迫以不得不從之勢其精銳各營口糧則分釐
皆須現銀也自裁勇之印單日多一日售給捐生之虧
折日甚一日紳富捐輸現銀之獎勵難與裁勇之印單
伉勝于是捐輸現銀縱局亦復日短一日京倉米價不
能解足派捐之數本省經費尙須搜括各庫之銀大率

由此至於水陸額兵餉銀情形又更不同從前廣東全盛之時地丁鹽課照常支撥間有額外挪用或欠放二三成次年另籌彌補更遞牽搭以至於今近年地丁徵收歲形短絀鹽課欠撥至二百餘萬各營額餉或牽放一二月皆以一時之補苴抵歷年之積欠如能籌備巨款掃數完結勉强搭放餉票數成各營亦或可樂從而舊欠未清新餉復迫終亦無了期又地方情形與軍營迥異軍營收數儘多儘少盡充兵餉各營尚能相諒地方用款浩繁各項支銷均用實銀獨以餉票給放營餉既絕其補支舊欠之望益滋其搭放新餉之懼將使怨

讁煩興阻撓滋甚其不便一也皖豫糧臺籌備捐輸以營務總匯之地當人文輻輳之區所放餉票隨時給獎故能暢行廣東疊次勸辦捐輸富戶均已得有獎敘續捐之款多半移獎親友餉票縱能減成而無銷售通省水陸營汛或遠處山陬或孤懸海澨鄉閭僻陋距省數百千里謀生拮据之士卒固不能自請獎敘舍實獲以博虛名而操防巡徼終年勞苦又誰暇執票以赴都會訪求報捐者而交易之其不便二也水陸營務之廢弛積漸已久自頃數年額餉支絀各營請放口糧情詞迫切一月數至勸之以拊循已覺其情之窘責之以整飭更苦其詞之窮但使按月稍能接濟亦可將就敷衍相為慰藉苟顧目前部議以積欠過多飭用餉票抵還臣等所深慮者尚不在舊欠之加多而在新餉之無措益舊欠能約至豐裕之時徐為歸款無庸急切清釐而新餉之待領者不能專以空言搪塞統計各營欠發餉糈以此兩年為最鉅實有不能支持之勢若能以餉票清釐則是數百萬之積欠以數紙應付而有餘軍士嗷嗷何能誘使聽從既忤軍情亦乖政體其不便三也臣等再四思維藩庫每歲額徵地丁正耗等銀一百二十餘萬內有緩徵有民欠約收得七八成近年軍務繁興統

計所收不過五六成而加增勇糧軍火一切經費月至數十萬祇此一省之物力相為灌輸而額支俸餉養廉草折公費等銀一百六十餘萬歷年指撥鹽課實為入款一大宗近年放款倍於從前而運庫指撥一款積欠已如此之鉅前督撫臣請將鹽課於歷年指撥之外餘銀儘撥補放尚係按照原撥舊章辦理並非額外另請動撥值此時事方艱京餉重大臣等亦不敢望舊欠之盡還而不能不有資於新課之通融指撥查廣東鹽課六十餘萬此數年內各岸融銷尚能足額以後淮鹽日通粵鹽之銷數必至日形短絀向來指撥四五十萬歲

徵鹽課多資本省兵餉之用此外並無撥款昨准部咨同治三年預提京餉於廣東鹽課提解銀二十四萬兩是卽鹽課徵收足額而餘存之項較之歷年指撥藩庫之四五十萬數已相懸合無籲懇

皇上天恩於部提鹽課之外緩行撥解藩庫以資協濟但於運庫少一分提解卽於兵糈多一分轉輸俟一二年中部庫稍有贏餘仍應如前督撫臣所請全數撥解藩庫二三年而後積年欠餉始可設法清釐此又情事之不能不預籌者總之以鹽課之積欠抵兵餉之積欠兩足相當而鹽課二百餘萬之撥款斷不能遽還兵餉

二百餘萬之欠數亦斷不能全數清結是以抵清欠餉尙可圖緩而指撥鹽課必應循照舊章以昭實際所有印票抵餉窒礙難行之處亦不敢不縷晰覆陳是否有當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採辦紅黃飛金先行起解半批所有部議籌解之處勢難承辦疏會總督衙

奏爲遵

旨採辦紅黃飛金先行起解半批竝將實價開陳所有部議仍飭籌解五批之處勢難承辦恭摺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同治二年七月內接准戶部咨奏派廣東採辦紅黃飛金七批統限年內全數運庫交納經前署督臣晏端書前撫臣黃贊湯會奏由廣東儘力設法採辦一批計紅飛金二千七百五十塊黃飛金四百五十塊共三千二百塊於年內赶造一半其餘一半亦赶於

來歲五月以前解部交納此外六批仍請由江蘇省辦解各情奉

旨飭部議奏旋於本年十月二十一日准戶部咨應需紅黃飛金共二萬二千四百塊飭由江蘇上海赶緊製造兩批其餘五批仍令廣東採辦所需經費應由江蘇省無論何項酌撥銀五萬兩解往粵省以備支應海關應解銅斤水腳銀四萬四千四百餘兩飭卽如數籌解此外均令自行籌備等因於九月十八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又先於同治元年六月內起解紅黃飛金四百五十塊造具動用錢糧清冊報部作正開銷現准

戶部咨檢查蘇省額辦紅黃飛金成案每紅飛金一塊計用銀一十一兩三錢六釐零黃飛金一塊計用銀一十兩九釐零廣東所辦紅飛金一塊用價銀一十七兩五分黃飛金一塊用價銀一十八兩六錢較之蘇省所辦紅黃飛金每塊計多銀五兩七錢四分三釐零至八兩五錢九分零不等此次所辦飛金四百五十塊核與蘇省請銷成案其計多開銀二千七百二十六兩零此項紅黃飛金粵省雖無辦過成案自應將所用金數分量詳細開列即或較之蘇省少有區別何至每塊用銀如此懸殊應令仿照蘇省成案核實辦理詳細造報等

因於七月十八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由部鈔錄原奏咨會前來當經轉行欽遵辦理茲據藩司吳昌壽詳稱此項飛金廣東本無辦過成案緣奉部文採辦由前藩司文格督飭南番二縣按照民間販運價值現雇工匠議交承辦廣東製造金箔工匠不如江蘇之精其質底較厚用金較多售價原視江蘇昂貴惟紅黃飛金成本輕重之別當時承辦各員未及細加推求徒見紅飛金四百塊爲數甚鉅核減工價稍與從嚴黃飛金五十塊爲數較少核減工價遂亦從寬蓋緣承辦飛金本非常例一切按照市價造報視例價均有參差此次按照部文鈔錄蘇省歷年造報請銷成案飭令南番二縣招集工匠子細核算開具清單計紅飛金一塊價銀一十六兩九錢四分二釐零黃飛金一塊價銀一十五兩一錢八分二釐零再四推求萬難再減合計紅黃飛金三千二百塊需用價銀五萬三千四百二十四兩七錢七分八釐零除海關應解銅斤水腳銀四萬四千四百餘兩尙須籌備銀八千四百餘兩廣東此項飛金從不銷販他處工匠無多即使庫款充裕所需紅黃飛金二萬二千四百塊亦非三四年不能製造齊全兼又海關解款不能如數藩庫挪墊萬分艱窘江蘇正當軍務倥傯之時未必能籌銀解粵是撥款亦成具文且江蘇各種工匠擁聚上海儻有現銀可以酌撥廣東益無難招集工匠多爲製造計粵東辦解兩批之價江蘇將可製辦三批現今蘇州克復氣象一新諸事可以漸次清釐規復舊章廣東竭蹶情形萬無餘力能籌辦飛金至五批之多應仍遵前奏設法籌辦一批分兩次起解業經選雇工匠赶緊督造已據造成紅飛金一千三百七十五塊黃飛金二百二十五塊飭委試用按經歷王淶領解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程附搭輪船由海道行走赴部投納仍遵照將動用銀數造

冊報部作正開銷詳請具
奏前來臣等敬謹查驗成色分寸比較部頒原式均屬
相符核其所開清單委係現在辦理實價視江蘇例定
價值不免浮多而一切金價工匠估計成本不能核減
請
旨飭下部臣核准再由臣等具
題請銷其元年採辦飛金長出價值責成承辦各員按
數攤賠一面督飭藩司赶將應解之半批給價督造按
限起解稍備
陵寢工程緊急之需其餘六批應飭江蘇赶緊辦解可

期事半而功倍廣東工匠既難雇覓餉項尤萬分支絀
即使勉强承認亦決不能保其必無貽誤應懇
皇上天恩俯念廣東籌辦艱難情形仍准報解飛金一
批稍資接濟庶可赶緊督辦除將飛金半批核給咨批
飭令委員解赴部庫投納外所有飛金五批無力籌解
及現辦價值勢難核減緣由謹繕摺附驛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謹將南番二縣摺開粵省奉行採辦紅黃飛金與蘇省
章程比較不符各數目照繕清摺恭呈
御覽
計開
蘇省紅飛金章程
一每金一兩製造紅飛金二千三百一十九張計紅飛
金每塊一千張應用金四錢三分一釐二毫二絲
一每金一兩飛耗六分計每飛金一千張應飛耗金二
分五釐八毫七絲三忽
二共用金四錢五分七釐九絲三忽

金價一五算該紋銀六兩八錢五分六釐三毫九絲五
忽
一每打金一兩製飛金二千三百一十九張共該工匠
等項花銀一十一兩一錢九三折實紋銀一十兩三錢
二分三釐計飛金一千張該紋銀四兩四錢五分一釐
四毫八絲七忽
統計蘇省製造紅飛金每塊金價工匠等項紋銀一十
一兩三錢七釐八毫八絲二忽
粵東採辦紅飛金數目
一每金一兩製造紅飛金一千三百四十二張計紅飛

金每塊一千張用金七錢四分五釐一毫五絲六忽
一每金一兩飛耗六分計每飛金一千張飛耗金四分
四釐七毫一絲
二共用金七錢八分九釐八毫六絲六忽廣東每飛金
一千張比較蘇省加重三錢三分二釐七毫七絲三忽
因廣東工匠手生不能如蘇省製造輕薄以致用金較
多
十成赤金照時價每兩一五八算每千張用十成金七
錢八分九釐八毫六絲六忽該紋銀一十二兩四錢七
分九釐八毫八絲二忽比較蘇省每千張計多金價紋

銀五兩六錢二分三釐四毫八絲七忽
一製飛金一千張需用工匠等項紋銀四兩四錢六分
二釐八毫九絲一忽比較蘇省每千張計多用工價紋
銀一分一釐四毫四忽
統計粵省製造紅飛金每塊金價工匠等項紋銀一十
六兩九錢四分二釐七毫七絲三忽
計採辦紅飛金一塊粵省較蘇省多用紋銀五兩六錢
三分四釐八毫九絲一忽
蘇省黃飛金章程
一每金一兩用十成金八錢五分製造黃飛金二千三

百一十九張計黃飛金每塊一千張應用金三錢六分
六釐五毫三絲七忽
一每金一兩飛耗金六分實十成金五分一釐計每飛
金一千張應飛耗十成金二分一釐九毫九絲二忽
二共用十成金三錢八分八釐五毫二絲九忽
金價一五算該紋銀五兩八錢二分七釐九毫三絲五
忽
另飛金每千張加入紋銀六分四釐六毫八絲三忽
一每打金一兩製飛金二千三百一十九張共該工匠
等項花銀一十一兩一錢九三折實紋銀一千兩三錢

二分三釐計飛金一千張該紋銀四兩四錢五分一釐
四毫八絲七忽
統計蘇省製造黃飛金每塊金價工匠等項紋銀一十
兩三錢四分四釐一毫一絲五忽
粵東採辦黃飛金數目
一每金一兩用十成金八錢五分製造黃飛金一千三
百四十二張計黃飛金每塊一千張八五折十成金六
錢三分三釐三毫八絲三忽
一每金一兩飛耗金六分八五折十成金五分一釐計
黃飛金一千張應十成耗金三分八釐三忽

二共用十成金六錢七分一釐三毫八絲六忽廣東每飛金一千張比較蘇省加重十成金二錢八分二釐八毫五絲七忽

十成赤金照時價每兩一五八算每千張用十成金六錢七分一釐三毫八絲六忽該紋銀一十兩六錢七釐八毫九絲八忽比較蘇省每千張計多金價紋銀四兩七錢七分九釐九毫六絲三忽

另飛金每千張加入紋銀一錢一分一釐七毫七絲三忽比較蘇省每千張計多用紋銀四分七釐九絲

一製黃飛金一千張需用工匠等項紋銀四兩四錢六

分二釐八毫九絲一忽比較蘇省每千張計多用工價紋銀一分一釐四毫四忽

統計粵省製造黃飛金每塊金價工匠等項紋銀一十五兩一錢八分二釐五毫六絲二忽

計採辦黃飛金一塊粵省較蘇省多用紋銀四兩八錢三分八釐四毫四絲七忽

現奉採辦紅黃飛金一批年內趕造半批計

紅飛金一千三百七十五塊共該紋銀二萬三千二百九十六兩三錢一分二釐八毫七絲五忽

黃飛金二百二十五塊共該紋銀三千四百一十六兩

七分六釐四毫五絲

二共一千六百塊共該金價工匠紋銀二萬六千七百一十二兩三錢八分九釐三毫二絲五忽

特參聲名平常府縣各官疏會總督衙

奏爲特參聲名平常之府縣各官請

旨分別降補革職以肅官方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府縣分理地方錢糧詞訟皆關治亂之源廣東積年以來盜賊充斥風俗頹敝地方官因循廢弛積習相沿臣等涖任之初訪察地方情形及府縣官聲名優劣深知吏治民情之相爲維繫其間聲名較壞之員必應嚴加參劾以冀有所勸懲查有署潮州府知府候補同知直隸州汪政年力就衰性情貪鄙卸署佛山

同知候補知府三多居心庸劣氣習太深准補德慶州知州蔣元裕行止卑汙不知自愛澄海縣知縣張星耀貪汙嬾廢聲名最劣署和平縣知縣朱世忠人品輕肆難資委任署東莞縣知縣朱用孚習爲輭熟一味逢迎以上各員劣蹟昭著物議紛騰均經訪聞確實詢據藩臬兩司聞見相同應請

旨將署潮州府知府汪政候補知府三多准補德慶州知州蔣元裕澄海縣知縣張星耀並行革職署和平縣知縣朱世忠署東莞縣知縣朱用孚並以府經縣丞降補其餘所屬官吏容臣等詳細察看核實參辦以冀仰

副

皇上激敘官方之至意其德慶州澄海縣二缺應由臣等查明應補人員分別題補仍一面嚴查各該員經手錢糧倉穀有無虧短另行覈辦所有特參府縣各官緣由謹合詞繕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調署潮州府知府片 會總督衙

再署揭陽縣知縣題補佛山同知陳毓書廉明强幹能舉其職臣等見該員稟報揭陽縣情形條分縷晰切實辦理不辭勞瘁證以人言頗相符合因查廣東潮州一府民情尤爲獷悍各縣應完錢糧率不滿三四成鈔搶擄掠視爲故常其民戶有大族小族之分一族之中又有强房弱房之分强者侵弱衆者暴寡尋仇相殺積爲械鬬其嗜利輕生習與性成而惟得一不要錢能辦事之官尙能輸心畏伏該員陳毓書前署潮州府通判捕治盜賊查辦積匪紳民已相信服此次揭陽縣任內樸實耐勞政聲尤著以之調署潮州府必能資其整飭應懇

皇上天恩准飭該員署理潮州府知府以示優異如能整飭有方挽回風氣再由臣等查案保奏是否有當謹附片奏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官軍攻勦三山土匪賊巢獲勝現在籌辦情形疏 會總督衙

奏爲官軍攻勦三山土匪賊巢獲勝現在籌辦情形恭摺由驛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石逆餘黨李復猷竄擾粵境經臣等飛調楚軍將首要各犯擒獲正法餘匪分別勦撫於本年十一月十六日由驛

奏報並將陽山縣一帶土匪竊發現飭福建臬司張運蘭移軍勦辦緣由隨摺陳明在案此股土匪其爲首之鄧二尺七係英德縣人咸豐四年髮逆爲亂該匪卽與陳金缸互相句連踞險劫掠經官兵勦辦該匪與其兇黨潛匿深山一時未能搜捕淨盡乃于英德所屬之三峽頭大灣犀牛潭陽山所屬之青蓮墟等處地方駐紮兵勇防其肆擾已閱多年本年十月間李復猷竄至連陽邊界該匪乘兵勇分途防勦不遑兼顧遂糾約黨羽四出劫殺擾及陽山之田心鄉龍家洞等處意在牽制官軍援助李逆迨聞李復猷就擒官軍勢盛又潛行遁回英德縣屬之三山老巢負嵎自固十一月初七日張運蘭押解李逆來省臣等面授機宜飭令前往查辦十二月初三日張運蘭督率兩營往勦行抵長富崗地方紮營是晚該匪乘我軍營壘未定由山岡衝下意欲撲

圍經張運蘭嚴陣以待該匪旋卽退去次日張運蘭乘高瞭望遙見三山鶴嘴等處四面皆山岡巒險峻內有村莊十餘座緜亙七八里祇有兩路可通其要隘均修築堅卡安置大礮前後小徑亦俱堆砌亂石詢問本地紳民據稱鄧二尺七黨衆約有三千餘人三山地方爲藏垢納污之所歷時已久卽附近居人亦莫能身入其中窺探該匪行徑張運蘭料其根株盤結狡計必多隨將各山茅草焚燒以免匪徒埋伏初五日黎明派令帶隊之劉光明賀國楨分左右兩路進攻張運蘭自率親兵接應署英德縣馮寶封等帶勇繼之辰刻左路隊勇

將抵隘口該匪卽在山上揚旗吹角槍礮木石勢如雨下我軍鼓勇直登立破隘卡三重陣斬悍賊二十餘名其右路勇隊亦乘勢進戰槍礮並發殺賊三四十名該匪力不能支退入村內四面環立我軍盡銳攻撲以火箭射入賊巢登時火發賊情慌亂我軍乘勝偪攻復斃賊匪多名惟其中大村牆屋高峻堅厚四圍皆安設礮眼賊從牆間施放槍礮勢如飛蝗並以滾油粥湯從高潑下我軍仰攻甚難鏖戰至暮以主客之勢不同且兵力亦尚未厚收隊而退計燒毀賊巢四處焚斃賊匪約數百人我軍弁兵亦間有傷亡等情據張運蘭稟報前來查鄧二尺七本係著名土匪自咸豐年間節經地方官購綫嚴拏迄未弋獲無非以三山地勢險阻藉爲藏身之固其堅築卡牆安設礮眼所有一切守禦之具無不豫備可見其潛蓄異圖已非一日地方官苟且偷安粉飾消弭隱忍不發以故北江一帶賊匪之多甲于通省要皆恃該匪爲逋逃淵藪臣毛鴻賓前在湖南卽有所聞迨從韶州經過接見南韶連道方濬頤面詢該處情形卽據痛言其害並稱迭經募勇鎮壓總以兵力餉力俱有未逮未能大加懲創其實變遲禍大可爲隱憂等語臣等溯查道光六七年間前督撫臣以連州陽山

英德等處接壤湖南廣西犬牙相錯山深林密灘河險阻匪徒最易潛蹤曾經籌集經費派委文武員弁入山搜捕歲以爲常旋以擊獲匪首蒙叫化等及其黨衆千餘名謂可無事而經費亦漸不敷遂爾中止咸豐初年匪首鄧南保周亞滙等先後聚衆滋事皆在其處四年各路賊匪同時並發連陽一帶幾至梗絕不通雖經次第戡定而深山窮谷未能處處遍及匪徒狙伏林間兵出則歸兵歸則出官軍竟無從掩捕是伏莽嘯聚已屬蒂固根深今鄧二尺七突然起事適值陳金缸李復猷兩悍賊已先後撲滅該匪失其外援而楚軍銳氣方新

駕輕就熟敢於深入亟應乘勢進勦掃穴擒渠爲一勞永逸之計以期綏靖地方張運蘭所部向分五隊除二隊已抵英德外其三隊尚在連州臣等已檄飭該臬司將全隊調齊再行悉力進攻務將鄧二尺七擒獲並餘黨及三峽頭另股逆匪馮九指等一律掃除免致養癰貽患所有攻勦賊巢獲勝及現在籌辦情形謹合詞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懇請調補知縣疏　會總督衙

奏爲海疆要缺知縣需員恭懇

聖恩俯准揀員調補以資治理事竊照准調潮陽縣知縣王廷魁於同治二年十月初五日在省寓病故所遺潮陽縣知縣係海疆繁疲難要缺例應在外揀選調補該縣地處海濱民情刁悍械鬥成風素稱難治一切巡緝稽查撫綏彈壓在在均關緊要必須精明强幹才守兼優之員方足以資治理臣等與藩臬兩司於通省現任知縣及候補應陞各員內逐加遴選非現居要缺即人地未宜實無合例堪以調補陞補之員惟查有始興縣知縣常維潮年四十六歲河南祥符縣人由舉人丙辰科會試中式第一百七十二名貢士殿試三甲六十一名進士引見奉

旨以知縣即用欽此簽掣廣東咸豐七年四月十七日到省題補始興縣知縣同治二年六月十五日到任該員才力優裕以之調補潮陽縣知縣實堪勝任歷俸未滿三年先於咸豐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在本省按十成實銀上兌捐免由戶部核准給照收執並無參罰案件據藩臬兩司會詳前來合無仰懇

聖恩俯念海疆員缺緊要准以該員常維潮調補潮陽縣知縣實於地方有裨如蒙俞允該員係現任知縣請調知縣銜缺相當毋庸送部引見所遺始興縣知縣員缺粵省現有應補人員俟接准部覆另行選員請補臣等謹合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密陳司道知府考語疏

奏爲密陳司道知府考語仰祈

聖鑒事竊照司道府等官賢否例應於年底加具切實考語陳奏道光十七年欽奉

上諭督撫職任封疆責任綦重凡屬員之賢否自當隨時查察無稍徇隱乃近年各省督撫視爲具文僅以一奏塞責經朕留心察看往往與所註考語大不相符嗣後各省督撫惟當仰體朕用人之苦心事事求一實字其考察屬吏尤應就其所辦公事認眞稽核一秉至公等因欽此又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欽奉

上諭嗣後各省督撫於年終密考務須格外愼重倍加嚴密毋稍視爲具文致滋率忽欽此又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欽奉

上諭嗣後各直省督撫於年終密考務將各該員賢否實蹟指出確據臚列密陳不得僅以空言含混了事儻有保舉在先該員不能始終奮勉亦著據實直陳毋稍回護封疆大吏朕寄以耳目腹心旌別之公私卽以定勸懲之得失若考核不精名實不副是上以實求而下不以實應安用此虛文爲耶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臣仰承

恩命權撫粵東值地方多事之時正整頓需才之際三月以來留心考察同城司道實事求是同心合志號稱賢能各屬實任道府亦多精明廉幹之才而吏治尚形頹靡民俗日苦刁頑良由氣習已深轉移較難爲力空虛已甚玩廢更習爲常臣惟有遇事講求認眞考核以期諸事漸有起色仰副
皇上激敘官方循名責實之至意茲屆年終註考之期謹將現任司道知府各員就臣愚見所及填註切實考語密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調補廣州府知府李福泰未准部覆應於潮州府本任註考雷州府知府周毓桂瓊州府知府劉長紋甫經調省離任無憑註考合併陳明謹
奏
謹將同治二年廣東省現任司道知府密註切實考語手繕清單恭呈
御覽
布政使吳昌壽年四十九歲浙江進士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
該員久歷戎行耿直伉爽其操守之廉潔尤爲士民所共信
按察使李瀚章年四十歲安徽拔貢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到任
該員明練而有安詳之度精覈而有穩實之操謹守繩尺從容寡過自不掩其才能
鹽運使蔣志章年五十歲江西進士同治二年四月初九日到任
該員謹愼周詳誠意盎然其釐剔弊端杜漸防微識量亦見深遠
督糧道郭祥瑞年五十二歲河南進士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到任
該員樸實恬和不激不隨其分別屬員能否持論侃侃毫無假借
南韶連道方濬頤年五十一歲安徽進士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
該員諳練明通能持大體於地方應辦公事出之以勤懇用能措理裕如
肇羅道蔡燮年六十四歲江西進士滿洲繙譯生員咸

豐十年十月十一日到任

該員老成篤實謹守有餘足資表率

惠潮嘉道鳳安年四十三歲鑲藍旗人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任

該員遇事推求安詳愼審於地方風土人情留心體察洞悉本原

高廉道英秀年四十三歲鑲藍旗滿洲繙譯生員同治二年三月十二日到任

該員和平謹飭臨民接屬均無違忤

雷瓊道孫觀年四十七歲安徽進士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到任

該員明達穩練實心任事足資有爲

潮州府知府李福泰年五十歲山東進士准補未到任

調補廣州府知府同治二年四月初十日到任

該員廉明諳練寬博溫和政聲最爲優著

韶州府知府沈映鈐年五十四歲浙江進士准補未引見先赴署任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到任

該員練達周詳留心吏事

惠州府知府梅啟照年三十七歲江西進士同治二年七月初八日到任

該員精明廉幹遇事敢爲志趣特遠

肇慶府知府徐嵩生年五十九歲河南進士咸豐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到任調署瓊州府知府

該員精詳穩實爲守兼優能勝繁鉅

高州府知府蔣超伯年四十歲江蘇進士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到任

該員樸誠端謹靜鎮恬和

廉州府知府五福年五十七歲內務府正白旗漢軍同治二年五月三十日到任

該員老成歷練清正廉明

郭侍郎奏疏卷三

紳民同仇敵愾力保危城援案仰懇永增學額疏 會總督學政衔

奏爲紳民同仇敵愾力保危城援案仰懇
天恩永增學額以廣
皇仁而昭激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廣東省四會縣城於咸豐四年閒被逆匪陳金缸闌入經該縣紳練隨同文武員弁協力攻勦旋卽克復九年閒懷集逆匪由廣甯竄入閤攻縣城該縣紳民登陴守拒奮勇擊退十年二月閒積匪侯陳帶等糾邀練四苦等十餘股由賀縣突至四會恃衆攻城勢甚猖獗其時兵力單薄援師未至危險萬分該縣紳民衆志成城晝夜固守逆匪三次挖掘地雷城垣轟缺冒死衝入均能極力擊退登時補葺完固轉危爲安直至三月有餘大軍畢至始將該匪合擊敗逃縣城賴以保全歷次堵勦固守情形均經前督撫臣先後奏報有案嗣據該縣士民援照咸豐七年福建建安甌甯二縣保守危城奉准永遠加廣學額成案呈請永廣四會縣文武學額各二名由縣確核通詳前撫臣當查咸豐十一年辛酉科部頒科場條例內所有福建省團練守城出力請加學額欽奉

諭旨允准是勦匪保城增廣學額已有成案但條例內未將原奏刊入或恐情節不符卽經移准福建撫臣鈔錄原案咨復內開咸豐七年江西逆匪闌入閩疆圍攻建郡建安甌甯二縣紳民協力固守克保危城經閩省督撫臣奏請加廣學額於咸豐九年五月初八日欽奉上諭江西逆匪闌入福建圍攻建甯府城建安甌甯二縣士民同仇敵愾協力固守二月有餘克保危城四鄉團練幷與團丁聯絡捐資出力隨同大兵平燬賊營百數殲擒逆匪萬餘實屬深明大義所有建安甌甯二縣均著永遠增廣文武學額各三名以昭激勸欽此今廣東四會縣紳民辦團勦匪克復縣城之後連年被賊圍困均能嬰城固守而咸豐十年困守三月之久以待援師尤屬巢毅堅貞深明大義核與福建建安等縣勦匪保城之案情節相同據軍需總局司道吳昌壽等議詳請

奏前來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援照閩省成案將四會縣永遠增廣文武學額各二名以昭激勸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除分咨戶禮二部查照外臣等謹會同廣東

學政臣王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甲子科鄉試駐防繙譯鄉試應請依限舉行疏會總督衙
奏爲廣東省甲子科文武鄉試並駐防繙譯鄉試應請
依限舉行恭摺覆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接准禮部咨奏奉
諭旨飭查同治三年甲子科鄉試軍務省分能否依限
舉行考官赴省有無繞道按照具題考官例限先期一
月奏到其有駐防省分繙譯鄉試能否照例舉行亦於
摺內聲明等因當經分別咨行查照去後茲據廣東布
政使吳昌壽等詳稱廣東省軍務僅止肇慶土客一案

及零星小匪尚無礙於大局本年甲子科文武鄉試自
應依限舉行以隆作育而重賓興惟廣東至京驛路正
站向由江西湖北江南山東直隸各省行走前屆辛酉
壬戌兩科鄉試因安徽江西等省驛路梗阻經前撫臣
耆齡等
奏明正副考官改由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繞道來粵嗣
於同治元年十一月及同治二年二月先後接准江西
安徽撫臣咨會江西安徽各州縣次第肅清所有粵東
遞京文報即經照舊由江西南贛正站行走各在案本
年正副考官來粵可否照依遞文驛路由江西安徽各

省行走抑應繞道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之處應分咨各省體察情形隨時知會考官查照其駐防繙譯鄉試已准廣州將軍臣瑞麟等咨會將考試過廣州駐防繙譯錄科人數試卷咨送禮部查核屆期題派考官夾片請題等由臣等覆查無異除咨戶禮兵三部查照並咨各省督撫查明驛路能否通行隨時知照考官外所有廣東省同治三年甲子科文武鄉試並駐防繙譯鄉試應請依限舉行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確查史杰參款及陶昌培章昇耀財產片會總督衙

再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二年七月十三日欽奉

上諭晏端書奏查明史杰被參各款並查鈔陶昌培章昇耀財產各一摺自劉長佑調任直督所有查辦史杰參款查鈔史杰陶昌培章昇耀財產均由晏端書辦理其所封鈔財物與原參數目大相懸殊尤恐中多不實不盡不免爲人蒙蔽著毛鴻賓郭嵩燾於到粵後將史杰被參各款再行按照原參逐一切實詳查務得確情嚴行究辦其史杰陶昌培及章昇耀財產難免別有隱

頓並著該督撫再行訪查嚴密辦理具奏聞該省在籍候選道馬逢亨即有爲陶昌培等寄頓情事未知是否確實並即詳細訪查毋任藏匿毛鴻賓郭嵩燾均受國厚恩優加委任諒不肯稍涉瞻徇代人受過亦無所用其迴護晏端書原摺二件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臣等抵任後當即公同嚴密訪查切實根究一面密囑藩臬兩司督同地方府縣廣諮博採確加查辦茲細覈案卷證諸公論所有史杰原參謀缺包私得規把持各款實在查無確據亦無被人控案祇因平日辦事任才使氣不避嫌怨並曾代埠商招募水客致滋物議其財產

先已消耗迫經查鈔之後更致一貧如洗不能自存臣
等覆加查察與晏端書查覆情形尙屬相符委無隱飾
史杰及其弟史績懋俱已奉
旨革職勒令回籍現復確查別無劣蹟應請毋庸再議
至陶昌培由廣西至廣東爲時未久所得貲財浪費之
餘本屬無幾經勞崇光拏問後又無親屬爲之照料浪
散在所不免委無寄頓情形章昇耀財產借款亦經全
行查封變繳銀四萬餘兩業據委員協同地方官逐細
追求出具並無隱漏切實印結在案茲奉
聖訓在籍候選道馬逢亭有爲陶昌培等寄頓情事亟

應飭提馬逢亭到案嚴切訊究方成信讞詎馬逢亭患
病沈綿屢提未到旋據報於本年正月初二日病故訪
查陶昌培章昇耀等皆以奢侈揮霍耗散過多一經嚴
究封鈔財物遂致與原參傳聞數目相去懸殊馬逢亭
本以沙田致富曾經罰捐銀十二萬兩此次擬令其報
捐京餉因未到案亦尙未有成議詳考其平日往來蹤
蹟實與陶昌培等素不相識今陶昌培章昇耀均已正
法馬逢亭又已病故其有無寄頓財產查無的確證據
實屬無從追問據藩司吳昌壽臬司李瀚章及署廣州
府知府李福泰等密查稟覆眾論僉同此案迭奉
諭旨嚴切查辦臣等受
恩深重如查有不實不盡亟當公同舉發澈底究辦斷
不敢稍涉瞻徇誠如
聖明指示實亦無所用其迴護惟再四確加訪察委無
別項情弊亦不敢不據實直陳所有遵
旨查明緣由謹合詞附片覆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官軍攻勦三山賊匪老巢生擒首逆現在搜捕餘匪以期淨絕根株疏會總督銜

奏爲官軍攻勦三山賊匪老巢生擒首逆現在搜捕餘匪以期淨絕根株恭摺由驛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廣東英德縣屬巨匪鄧二尺七等前乘石逆餘黨竄擾粵境糾衆竊發經臣等檄飭統帶楚勇福建臬司張運蘭移軍勦辦上年十二月初間攻破該匪三山外巢大獲勝仗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由驛

奏報在案該匪鄧二尺七因被擊敗踞守英德縣屬之鶴嵴山中依山築壘樹立木城深挖濠溝密排槍礮山

前左右兩村皆傍山麓相爲掎角後路復有村莊數處互爲聲援形勢極爲險固張運蘭調齊五隊楚勇亦依山聯絡爲營並令署英德縣馮寶封署陽山縣王錫詰各帶隊勇分守東路之水浸洞西路之金雞坪以防奔竄十二月十三日黎明率領全隊分三路進兵總兵文恆久副將賀國楨由右路前進總兵易榮華葉明瑞等由左路前進該司自領中軍督同遊擊譚發律等繞出鶴嵴山後同時夾攻該匪率衆分途拒敵均被我軍擊敗生擒頭目孔二十等陣斬及滾崖落澗死者共約千餘人當將樓井大逕涌等處賊巢村落平燬我軍亦有傷亡嗣是連日雨水不能進兵二十一日晴霽張運蘭復率各隊徑進先將附近山麓之左右兩村攻破向逆巢連撲數次俱爲槍礮所阻環攻三時之久賊巢內滾石礮火紛紛雨下遊擊易永茂越濠拔柵斬守柵之賊數人被礮子飛擊殞命把總劉明輝勇目鍾承天亦中槍陣亡總兵文恆久被礮傷肩背該匪抵死拒守張運蘭親督大隊斬戚悍賊百餘人鏖戰至夜方始收隊回營張運蘭察看該山前面險峻難以仰攻惟山後徑路坡陀稍易進攻隨於二十三四兩日派令各隊更番迭

大礮偪近鄧逆老巢二十五夜勵兵秣馬預備火器於五更後帶領各隊直撲該逆堅巢越濠而進匪黨猝不及防被我軍噴筒火蛋射入柵內登時火起山中樹木叢雜四面皆然延及賊巢火光燭天我軍乘勢圍攻賊匪冒煙突火四路逃奔多被截殺餘皆扒山越嶺潛遁比及天曙賊巢已空查看燒死之賊約五六百人殺斃者亦數百人擒獲鄧亞喜李觀春等二十餘名逆首鄧二尺七率領悍賊百餘人奔往菱角塘之盧家村該處距三山鶴嵴約四十里素與鄧逆句結我軍探悉情形即於二十六夜星馳前往將盧村圍住盡銳急攻隨將

村外賊壘攻破殲戮多名盧村之賊知勢難抵禦遂與鄧逆及其親黨數百人翻山宵遁潛匿菱角塘後一帶山洞二十七日我軍追躡至彼查看該處悉係深山窮谷險峻異常鄧二尺七等在蔣家山洞負嵎不下並於洞外隘口安置撾槍木石以圖抗拒張運蘭覓得鄉民馮聲鑾馮上秀等令作鄉導訪悉該處山洞屈曲通行約長數里遂令分兵於洞後出路堵截仍於前面偪攻我軍鼓譟登山總兵易榮華副將賀國楨奮勇先登軍士扒山越澗而前軍功葉光先中礮陣亡各哨隊憤恨之餘勇氣百倍悉力拒戰殺賊數十人至暮該匪退入

洞內我軍圍守達旦次早張運蘭令各勇多備柴薪火具填塞洞口諸處舉火焚燒該匪被煙薰火灼而死者不計其數鄧二尺七攜其幼子鄧亞保及死黨鄧亞鳳等由洞後竄出伏兵齊起一併兜擒並據英德陽山二縣各擒獲逃賊鄧亞盤鄧亞通等數十名又賊目鄧亞廣一名經署陽山縣王錫誥督同練勇格殺總計先後殲擒各匪略盡此外尚有零星餘匪皆已遠颺張運蘭隨將生擒各犯於軍前正法首要各犯委員解省稟報前來明等查連陽一帶界連數省峻嶺危灘萬重險阻從前屢爲匪徒嘯聚多歷年所前撫臣耆齡攻剿藍山

案內鄧二尺七曾經投誠給與頂戴而恃險負固蓄逆愈堅環山數十村匪類推爲渠魁以劫掠爲生積年設兵駐防因山勢險阻未能深入勦洗去冬李復猷股匪竄突連陽一帶鄧二尺七乘勢僨起初猶以謂劫盜之雄可以掩而捕之及派兵進勦其巢穴險固巖洞幽深所有山內村莊及各要隘之區皆堅築牆壘藏伏槍礮層層周密大礮火藥穀米豬牛之屬逐村屯積其蓄謀之久搶掠之多亦可想見張運蘭以得勝之師乘勢急擣巢幽鑿險盡力圍攻受傷將士至三百餘人僅能克此皆仰賴

聖主天威無遠弗屆遂使元惡授首逋寇盪平不至蔓延爲害臣等現已飭提該首逆鄧二尺七賊目鄧亞鳳來省督同司道審明卽行正法以彰

國憲而快人心鄧二尺七之子鄧亞保及鄧亞鳳之子鄧亞生均年未及歲飭司審明照例緣坐另行咨部辦理臣等仍飭張運蘭率領所部弁勇周歷各處實力搜捕務將在逃餘匪悉數殲擒一面督同地方文武將善後事宜妥爲籌畫辦理毋令匪徒再有潛聚句結以期斷絕根株一勞永逸福建臬司張運蘭經臣等檄調來粵先後勦辦李復猷鄧二尺七兩股巨匪親督各隊兵

勇於深山窮谷中轉鬬而前躬冒矢石不避艱險迭次出奇制勝陷陣摧堅遂使積年逋寇一旦盪平實屬勇略過人功績卓著該司職分較崇應如何奬勵之處臣等未敢擅擬伏候
皇上天恩給與奬敘以資鼓舞出自逾格
鴻施各將弁千里從征衝鋒冒鏑亦俱著有微勞記名總兵文恆久棄明瑞易榮華劉光明均請
賞加提督銜副將賀國楨譚邦連均請以總兵記名簡放遊擊譚發律請以參將升用其餘在事出力員弁兵勇容臣等擇尤另行奏懇
恩施以示鼓勵此次陣亡之參將銜兩江補用遊擊易永茂把總劉明輝及前次陣亡之守備熊萬隆仰懇
天恩先行交部議恤其餘傷亡弁兵勇練人等彙冊咨部分別恤賞臣等謹合詞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官軍追勦陽春客匪連戰大捷疏 會總督銜
奏爲官軍追勦陽春客匪連戰大捷恭摺由驛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廣東客匪屯聚肇慶府陽春縣屬之金堡企墩一帶句結髮賊四出滋擾侵近陽春縣城先經守備侯勉忠等堵勦獲勝因賊勢甚衆未能剋日殲除臣等飛調署羅定協副將卓興由高州拔營赴援前經
奏明辦理在案該匪迭次撲犯陽春縣城均經守備侯勉忠會同地方文武官紳奮勇擊退先後將黃泥峽白木橋十二排坡潭水等處村莊收復嗣據署羅定協副將卓興稟報由高郡移駐陽江縣屬之織箕地方復進紮雙捷墟河旁正月初四日該匪率領大股突往撲營漫山遍野由河東西分兩路擁至勢極洶湧卓興分部隊伍嚴陣以待欲俟其半渡擊之並於陸路分兵互相援應外委陳仕不遵號令先自帶勇渡河干總黃崇光止之不及亦相率競渡爲匪所乘不能抵禦遂致敗潰外委周忠海力戰捐軀並陣亡壯勇十九名千總許加晉身受重傷此外尚有被傷隊勇多名千總黃崇光隨督所部奮勇扼重堵截方得收隊卓興憤怒亟分兵兩隊往河西一路迎戰自率大隊由河東繼進吶喊而前

所向披靡該匪抵敵不住大敗奔逃我軍四面包鈔殲
斃無算其渡河溺死者以千計追殺至二十里外屍橫
遍野斬取首級二百顆內有僞營官二名搜出僞印二
顆生擒十一名奪獲旗幟礮械馬匹多件卓興因外委
陳仕不遵號令輕進取敗即按軍法立斬以徇千總黃
崇光雖亦違令擅進而能轉敗爲功尙有可原將該弁
棍責摘頂以觀後效是日都司蔣朝剛督勇在金缸嶺
一帶堵截陣斬賊目一名生擒二名追至樟木灣沿途
斬戮及落水淹斃者甚多割取首級五顆耳記二隻並
獲器械多件初六日該匪復分股由雙捷河西前來挑

戰另有悍賊數百名突近雙捷墟口卓興出隊擊之追
殺數里慮有設伏收隊而回該匪竄至地豆岡復被都
司蔣朝剛截殺生擒賊目二名殲戮甚夥初七日匪首
戴梓潰等親率大股麕至卓興分兵五路兜勦該匪面
面受敵力不能支被我軍陣斬多名大敗奔北自相踐
踏死者無數追至那旦地方將賊巢三座悉行攻破巢
內輜重舉火焚燬救出龍溪寨被困難民萬餘口割取
匪首二十七顆奪獲旗幟礮械多件卓興隨以半軍留
守雙捷自領餘隊馳赴麻汕以遏賊匪竄撲陽江縣城
之路適聞該逆攻撲遊擊雷秉剛都司蔣朝剛所紮牛

場沙中橋各營礮聲不絕相持甚急卓興卽由麻汕出
其後鈔擊該匪不虞此軍猝至不敢拒敵紛紛退竄雷
秉剛等亦帶隊協勦初八九兩日連戰大捷殺賊數百
名乘勝直追至塘角墟等處將該處匪巢攻燬斬獲匪
首一百一顆生擒四名奪獲大旗擡槍等件外委莊富
發奮勇當先手刃騎馬賊目二名割取首級旋中伏礮
陣亡受傷壯勇十八名該匪連次挫衂勢已窮蹙奔回
雞籠門金堡企塱等處卓興於初十日帶隊進抵陽春
縣屬古良水口等情據各將備稟報前來臣等伏查客
匪句結髮賊屯聚陽春據險負嵎歷時已久自信宜克

復後高州各處敗匪復以該處爲逋逃藪是以愈集愈
衆臣等前調卓興一軍專辦此股客匪以口糧欠放甚
鉅遷延多日至去年十一月內始能移營陽江縣屬之
織篢其時陽春告急匪勢方盛卓興按兵觀變伺隙而
動乘初四日一戰之威節次掃蕩使賊勢不至猖獗該
副將行軍素有紀律每次接仗謀勇兼資出之以鎮定
收斬不遵軍令之外委陳仕尤爲近時將兵者所難及
現在勦辦陽春陽江客匪事宜應卽責成該副將一手
經理其駐防陽江之都司蔣朝剛一軍駐防陽春之守
備侯勉忠一軍應併歸該副將節制調遣以一事權俟

勦辦略有頭緒必將戴梓潰李四白面豬各匪搜除淨
盡再行察看情形遵照前
旨將各老弱良善之客民妥爲撫綏庶幾一勞永逸用
以仰慰
宸廑此次陣亡之潮州鎮左營外委五品藍翎周忠海
潮州鎮中營外委藍翎儘先千總莊富發臨陣捐軀殊
堪憫惻懇請
敕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傷亡弁兵壯勇容俟確
查另行彙案咨部覈辦所有勦辦陽春客匪迭獲大勝
情形臣等謹合詞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據實舉劾以肅官方而蘇民氣疏會總督銜
奏爲據實舉劾以肅官方而蘇民氣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廣東吏治不修積時已久民情之扞格盜
賊之橫行幾爲意想所不能測自古世治則正氣必昌
世亂則戾氣先積在官爲紀綱法度在民爲風俗人心
皆可以察其陰陽消長之機以知治亂之本廣東戾氣
之充塞正氣之微茫至今日而已極官民之氣不交而
更加之錮蔽義利之分不辨而益獎其貪鄙人第知民
俗之頑梗視他省爲強而不知民情之鬱結亦視他省
爲甚不及此時勤求吏治疏通民氣萬無可以支持之
理臣等博採輿論細心體察考求貪廉之實蹟以明勸
懲之微權期使宦途之趨向日端庶可漸次破除積習
力挽頹風查有虎門同知補用知府吳贊誠廉靜精詳
需次多年於廣東氣習毫無沾染所至皆有遺愛署龍
川縣知縣准補饒平縣知縣鄭夢玉清操實政勤幹練
達在龍川辦理老隆積匪一清積年行旅之患鄰縣紳
民同聲歌誦無異辭署東莞縣知縣候補同知吳經采
砥節礪行志趣甚遠在東莞清釐積案裁革陋規事事
講求本原足以挽回風氣卸署連山廳綏猺同知候補
同知韓鳳翔廉惠慈祥在連山七年民猺愛戴匪徒斂

戢循循如老書生而遇事推求具有定識定力以上四員才品兼優吳贊誠應請

飭交軍機處記名遇有廣東知府缺出請

旨簡放鄭夢玉吳經采韓鳳翔均請以同知直隸州儘先題補又連州直隸州知州嚴先佑穩實老練整頓地方風俗堅強耐勞署澄海縣知縣題補番禺縣知縣孔昭浹才優守潔練達有爲鎮平縣知縣調補順德縣知縣龐掌運靜鎮安詳能使民服其教匪類爲之斂迹署羅定州知州准補長樂縣知縣周士俊遇事細心講求歷署縣事皆有循聲署清遠縣知縣准補新興縣知縣

李文烜悃幅無華潔清自好准補增城縣知縣劉光遠素著清名一塵不染李文烜前署澄邁縣劉光遠前署文昌縣據地方紳士言海南數十年清廉之官無及此二員者以上六員或辦事勤能或廉名特著嚴先佑應請以知府儘先升補孔昭浹龐掌運周士俊李文烜劉光遠均請以同知直隸州升補再查有署雷州府知府朱德澄性情乖張不勝表率候補歸善縣知縣定啟縱容家丁昏庸貪鄙准補興甯縣知縣郭溶趨向不端難膺民社候補知縣伍中翰行止卑污有玷官箴以上四員應請即行革職又候補同知甘槐私累太重難期有

守候補知縣方鑑源年力衰邁才具平常以上二員應請勒令原品休致所有應舉應劾各員經臣等與藩臬兩司核實訪察聞見相同不敢不據實陳奏以期稍裨官方疏通民氣仰副

皇上勤求吏治之至意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請　獎擢拏獲巨盜之都司守備片會總督衙

再廣東劫盜肆行無忌其著名大頭目黨羽或聯數府縣交通句結盤踞甚深臣等涖任之初訪知東莞縣屬大墩墟盜魁葉烏欖頭黨羽甚多大爲民害當密劄營縣設法拏辦未數日而附城西榮巷時昌銀店被劫拏獲首犯陳亞積李亞松等多名又數日而城內清風橋廣裕銀店被劫拏獲首犯吳亞先葉華仔等多名臣等以會垣劫案一歲中至三四次之多必有著名積匪潛伏句通密加考問廉知兩案均葉烏欖頭爲首益廣東大弊在本地土音不能通知每遇劫案巨盜差役自度

不能捕獲即先隱其名是以盜首愈縱而愈橫盜民亦因之愈熾葉烏欖頭一犯經劄營縣訪拏之後竟敢潛匿省城連次行劫而仍無舉其名者劫盜之橫行紀綱法度之廢弛均可想見因查署廣州協中軍都司題補三江口協中軍都司保應熊補用守備廣州城守營千總鄧安邦緝捕素稱勤能即經密飭嚴拏葉烏欖頭務獲到案並語以獲犯優保否即參辦該二員往來奔馳經營數月節次招集練勇設法購綫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始將葉烏欖頭拏獲當於會訊後恭請

王命先行正法以昭炯戒其餘要犯除吳亞先葉華仔等外續經拏獲哨牙仔沙樓全蕭亞保何亞通陳亞名龍亞江黃亞安周華支何九仔等多名正法省城街道略爲之肅清數月未犯劫案似此積年巨患設法捕除人心稱快而該二員於奉委後並先後拏獲別案纍次行劫要犯李亞會劉亞坤劉亞妹梁亞禮黃志三賴亞旺梁亞堅樊亞金樊亞祖樊綿羊蘇樊運通周亞富黃亞作李幹等至十四名之多皆係著名巨盜洵屬緝捕認眞奮勉出力與尋常巡緝盡職者實有不同合無籲

皇上天恩破格獎擢都司保應熊應請以遊擊儘先補

用候補守備鄧安邦咸豐五年克復和平縣案內經提臣崑壽擬保都司賞換花翎訖未出奏應仍請以都司升用

賞換花翎臣等爲整飭捕務起見可否

飭部照准之處出自

皇上逾格鴻施謹會同提臣崑壽附片陳奏伏乞

聖鑒謹

奏

請　獎拏獲鄰境要犯人員片　會總督銜

再署南海縣知縣候補同知羅澍隆居官廉謹素有聲譽此次拏獲東莞盜犯葉烏欖頭等多名該署縣懸賞賸錢籌給經費出力爲多又代理化州知州試用知縣張欽泰前於接勒信宜餘匪壘次稟報情形遇事敢爲具有條理嗣石城縣正豐店被劫案內該代牧拏獲要犯方亘周點謝亞初吳强郭亞意鍾效妹陳滿等七名解歸石城縣併案辦理當以該員辦事認眞密札高州府知府薛超伯就近查詢其官聲據該府稟稱信宜股匪竄擾州屬寶墟時該代牧保守州城獨力經營後信

宜周坑股匪滋擾該代牧復能派勇三百名赴信宜助勦其勇糧經費一由局紳勸捐經理絲毫不染操守亦見清潔以上二員可否援照拏獲鄰境要犯之例均請加恩以本班儘先補用出自

皇上天恩其張欽泰化州守城接仗勞績仍應彙附信宜保案另獎以昭激勸謹附片陳

奏伏祈

聖鑒謹

奏

保獎獲盜人員懇酌量變通並陳廣東治盜情由片　會總督銜

再臣等於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接准部咨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駱秉章奏請將獲盜人員仍復送部引見舊例等語向例獲盜人員俱係交部分別議敘卽所獲盜犯較多亦止於送部引見自咸豐五年部議章程凡獲盜人員有拏獲斬梟斬決一案六名以上或兩案三案每案均在三名以上者勿庸分案議敘俱准督撫核實保奏給予應升官階免其送部引見原以四方多故盜賊橫

行獎勵不妨稍優庶緝捕可收實效乃自此例一開獲盜請獎之案層見疊出其認眞緝捕者固不乏人而詐僞日滋或竟徇親友之請託以盜犯相贈遺在予之者以首先獲盜讓人邀功而自居協獲仍免處分在受之者毫無勞績優獎倖邀似此貪緣爲奸巧於干進殊於吏治有礙嗣後獲盜人員仍照舊例送部引見其由督撫指定官階專摺保奏章程著卽停止以杜倖進而重名器欽此仰見

皇上循名核實愼守舊章之至意臣等前剖飭都司保應熊守備鄧安邦緝拏要犯葉烏欖頭尙在未奉部文

之前廣東節次辦理軍務臨時應許給與獎敘事後於應獎各員遺漏常多人皆以在官之言無足憑信臣等方謀力矯其弊又親見保應熊等經營賠墊多獲巨犯與尋常緝捕情形有別不敢不據實奏懇
恩施以稍資鼓勵抑臣等更有請者
國家立法獎能懲奸而已權衡緩急輕重之宜考求虛實情僞之辨責在督撫督撫喜貪緣何途不可巧進督撫重名器何事可以倖邀咸豐五年部議獲盜給與優獎章程專爲整飭捕務起見亦以軍興以來保獎人員

百倍平時而寇亂之興其原多起於劫盜得一捕盜之良吏亦足以稍遏亂萌若但令送部引見徒使奔走煩費無益於升階在平時循資濡滯得之自以爲榮在此虛文值此寇亂方張之日各一階之賞阻人以可圖之功是直視此時捕盜反輕於平時也駱秉章所奏或四川有此弊端欲以概之天下臣愚以爲尋常盜案雖至斬梟斬決原可無庸保獎至或舉發巨案或擊獲著名大盜核其勞績幾與戰功無異似仍應酌量給予優獎俾有所激勸應請
旨敕下部臣另議具奏略與變通於捕務不無裨益臣等又見鈔報戶科給事中王憲成奏刑部纂修條例有應行參酌者四條其第一條辦理盜犯新章宜稍加區別等語臣等查刑部賊盜原律凡得贓者不分首從皆斬敬繹律文豈不知情節各有重輕而斷以一語以防治刑者之意爲高下亦緣賊盜糾眾行劫罪本無可逭也雍正五年九卿定議分別法所難宥情有可原纂入例冊乾隆二十六年復經刑部議夥盜轉糾黨羽俱擬斬決不得以情有可原聲請其時海宇綏和法令修明朝廷仁政得以下究而固不肯稍寬有罪以示有所姑息

列聖之心先後同符竊見近數十年州縣辦案不惜磨難平民而憚於懲辦匪類遇有盜案設法解脫遂使無形之中善氣日益消磨惡氣日益增長以釀成今日盜賊之患
文宗顯皇帝知其流弊於辦理劫案一依本律問擬胡林翼巡撫湖北張亮基駱秉章先後巡撫湖南皆以懲辦盜賊匪類振興百姓之氣而各州縣狃於積習反覆沈錮避重就輕改盜爲竊仍所不免至於廣東盜風之盛尤非各省情形可比臣等檢查案卷比較情實嘗以

爲疑迨經採訪民情始略知其梗概蓋廣東民氣素强嗜利輕生乃其本性盜賊之多百倍他省州縣防劫盜處分先於報案時勒令改輕情節又遞呈有費行票有費勘案有費百計困苦之而賊犯終無一獲愚民苦需索之擾相率容忍不敢報案其力能具控者或因捕獲一犯牽引數案勉强成讞以圖寬免處分積之久而著名大盜皆能自脫於法於是差役可以庇盜矣紳士可以豢盜矣互相句結悍無顧忌猶恃律文不分首從皆斬一語非捕獲夥黨數人不能了案若如王憲成所奏除首盜一二名外其餘夥黨皆屬可原將益開州縣自

便之門以成差役縱盜之計且查廣東劫盜傷斃人命者十九其不致斃命者十一緣凡爲盜者人各挾一洋槍藏一順刀事主畏伏藏匿方能幸免於死臣等檢閱各州縣詳報盜案於傷斃人命一節必稱事主尾追被落後一賊拒捕斃命是即傷斃事主重情亦不過歸併爲首一二人舍胡問抵新章如此從嚴州縣猶不盡遵照若再加輕減是未經傷斃人命雖懷殺人之具嚇禁强奪皆可援照迫於飢寒得財而未傷人概邀寬典鼠偷狗竊可云迫於飢寒夥衆行劫殺人放火以爲飢寒所迫可乎又接贓與接賊把風爲事不同爲盜一也如

葉烏欖頭連劫省垣重地所供要犯十餘人未經拏獲者僅連亞幅葉成濟葉幅三犯而供稱連亞幅亦係盜魁極有勇力每次劫案派令把風是把風接贓有時罪更浮於接贓必欲以

國家寬大之恩施之盜賊竊以爲非宜臣等每次會訊盜案於爲首要犯反覆研訊時不免懷疑故常以爲加恩盜賊莫如加恩承緝盜賊之文武官吏使之不爲處分所累有餘力以求眞盜若復於刑部原律加入情有可原一條是盜賊殺人官吏莫之能禁官吏殺盜賊例文反能禁之以此行之休養無事之時則可以此行之

今日則不可以此行之他省猶可以此行之廣東則大不可是以今日治盜有從嚴無從寬有速斷無久稽非直寇亂方急宜求禁暴之方醞釀太深尤爲救弊之術亦律文本意固如是也又賊盜與被脅從逆之犯情形實有不同被脅從逆者罪重而情實可矜盜賊行劫誰從脅制之非負性兇强何至懷刃肆行搶掠廣西之逆匪河南之捻匪無一不起於盜賊故盜賊匪類同科而必不可與被脅者同科但顧矜恤盜賊則愚民百姓之氣益將鬱而不申臣等實不忍

文宗顯皇帝除暴救時之心又誤於書生之見致辦理

多所滯礙不敢不竭其狂愚先事具陳籲懇
皇上天恩並將臣等摺片交刑部核議或亦不無萬一之裨以上二條皆於廣東治盜情由尤有關繫謹附片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籌辦邊防先清內匪片 會總督衙

再花旂股匪林正揚由廣德州竄擾江西兼及閩境探聞汀州之甯化甯都之石城皆有賊蹤廣東此時邊防又以嘉應州爲急臣等前飭福建臬司張運蘭一軍移紮南雄防堵贛甯一路署三江協副將方耀一軍移紮嘉應防堵甯都汀漳各路通計嘉應州屬之鎮平與上杭交界迤東至潮州之大埔州屬之平遠與江西長甯交界迤西至惠州之連平計程六七百里皆幷匪於東江爲東路邊防方耀一軍勢難分布因令潮州鎮總兵翟國彥挑選本標精兵數百名馳防大埔惠州協副將施溥挑選本標及提標精兵一千四百名分防嘉應又飭虎門同知補用知府朱贊誠督同紳士廣西候補知府張其翰福建沙縣知縣楊元勳等辦理沿邊團練現在江浙各府縣漸次肅清賊之流毒必及廣東而其大患尤不在外寇之攔入而在內匪之潛藏此股花旂賊匪皆籍隸惠州嘉應在在可以句結咸豐四年紅匪之亂三十餘縣姦民一時蠭起賴省庫充盈軍餉易於籌措得收蕆定之效其後拔捕餘匪近省各縣辦理至數萬人而惠潮嘉各屬終以兵力不及未能懲辦各處匪鄉建造碉樓圍牆村村相望恃强爭勝此時清釐吏治

設法消弭尙可不至無故蠢動若驟有外匪攔入內地伏匪乘機響應又當山窮水盡羅掘四空之時必致瞻顧旁皇智勇俱困查嘉應一帶民氣强悍張其翰楊元勳等又經屢次辦團接仗爲地方所信服應及此時鼓勵紳民免致盡流爲盜賊亦使各路兵勇聲氣聯絡總期遏賊於境外不令深入搆禍邊防庶稍有可恃謹將辦理防勦緣由略陳梗概伏乞

聖鑒謹

奏

查明廣東咸豐九年以前各州縣民欠地丁錢糧本折米各數目疏 會總督銜

奏爲遵

旨查明廣東省咸豐九年以前各州縣民欠地丁錢糧本折米各數目開列簡明清單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同治元年三月十三日接准戶部咨議覆

御史朱夢元奏請蠲免各省歷年積欠錢糧一摺擬遵照道光十五年

恩詔豁免十年以前民欠道光二十五年

恩詔豁免二十年以前民欠成案所有各該省民欠咸豐九年以前錢糧凡已題報奏銷到部者督飭司員將各年實在民欠案冊查明一面行文各該督撫將各該年應徵錢糧實在未完若干並緩征若干據實具奏並造具細冊送部以憑將實在民欠概行豁免其現在有軍務省分九年以前民欠地丁錢糧奏銷到部未齊者應請

皇上特沛恩綸一概准予豁免仍令各該督撫先將完善各州縣歷年應征錢糧某年已完過若干實在民欠未完若干查明具奏並造冊報部其餘未收復地方一

俟克復後亦即詳查造報以憑奏請豁免如此分別核辦庶幾事有實濟

恩不虛施等因同治元年二月初七日具奏本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依議欽此又准戶部咨議覆河南巡撫鄭元善直隸總督文煜等奏民欠漕項雜稅等項一律豁免一摺同治元年六月十八日具奏本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上諭戶部奏遵議直隸河南民欠漕項請予豁免一摺直隸河南省咸豐九年以前民欠漕糧雜項前經文煜鄭元善先後奏請豁免當交戶部議奏茲據奏稱核與

辦過成案相符所有咸豐九年以前直隸等省民欠出借倉糧籽種口糧牛具漕項葦課學租雜稅等項准其隨同錢糧一律豁免即著文煜鄭元善查明實在民欠之項查照辦理毋任稍有弊混其因災緩征九年以前漕糧並民欠未完常漕倉穀著一併豁免以紓民力該督撫即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沾毋任吏胥舞弊用副朝廷軫念民依至意餘依議欽此當經前督撫臣先後飭行藩司確查民欠實數一面敬謹謄黃先行頒發各屬徧行曉諭務使城鄉僻壤無不周知以杜影射侵欺之弊嗣據各屬陸續開造民欠清冊到省經前司道查核舛錯甚多恐有捏混情弊移行該管各道府州弔查所屬徵收紅簿覆核更正加結轉詳旋因賊踞信宜分擾鄰邑各屬力籌防勦支應兵差土客擾害之區各地方官彈壓撫綏亦復刻無暇晷以致年餘之久應造冊檔不及次第清釐迨臣等抵任適值廣海信宜克復當即嚴飭各屬赶緊查報以期早日推廣

皇仁惟是自前屆奉

旨豁免道光二十九年前民欠以來時越十年款目紛繁查辦旬稽急切本難清理而實欠在民與徵存在官尤不容稍涉含胡經臣郭嵩燾於上年十二月間將飭

催查辦緣由附片奏

聞在案茲據藩司吳昌壽督糧道郭祥瑞催據各道府州將所屬各州縣歷年民欠銀米實數查明開列詳報前來臣等覆查粵東省額徵正雜錢糧並無漕項葦課名目近年亦未出借倉糧籽種口糧牛具其雜稅年清年款向無民欠學租由紳衿捐置爲貧生燈油之資與別省學租不同向不歸案請豁計應查辦者止有地丁本折米石兩項茲查得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咸豐九年止民欠及緩徵未完地丁備支正銀九十八萬三千五百一十五兩零耗羨銀一十六萬六千二百一十四兩

零又未完本折米一十六萬八千七百九十六石零耗米二萬七千七石零以上未完民欠地丁備支正耗銀兩及本折正耗米石委係實欠在民及緩徵未完之項飭據各該道府弔查所屬紅簿繳悉相符並無將完作欠情弊由藩司糧道核明造冊詳繳到臣臣等覆核無異除飭司道嚴催各州縣將未經奉文以前徵存地丁正耗銀兩本折正耗米石迅即追提找支各營積欠餉糈其請豁無徵不敷折支之數亦飭另行籌辦分別造報並將藩司糧道造繳歷年民欠地丁備支正耗銀兩暨本折正耗米石原冊咨部一面另繕清單咨送軍機處備查外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並繕簡明清單敬呈

御覽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敕部核覆施行謹

奏

官軍追勦客匪髮賊迭獲全勝生擒賊首餘匪竄散現飭委員察看情形分別辦理疏會總督衙

奏爲官軍追勦客匪髮賊迭獲全勝生擒賊首餘匪竄散現飭委員察看情形分別辦理恭摺由驛馳陳仰祈聖鑒事竊粵東客匪句結髮賊屯聚陽春縣屬之金堡企坳等處正月初旬署羅定協副將卓興等各軍進勦連戰大捷經臣等於正月二十八日會摺

奏報在案卓興自移紮陽春縣屬古亘水口之後探悉該匪分竄陽江縣屬那旦地方隨督率所部跟蹤追蹵正月十三日卓興會商署陽江縣徐寶符與都司蔣朝剛等及紳士前任山東青州府知府譚伯筠帶領兵勇由河邊石路進攻該副將分撥隊勇由龍溪堡左路夾擊自率大隊居中調度匪眾左右衝突被我軍層層包裹陣斬五百餘名割取首級十顆奪獲旗幟多件正酣戰間風雨交作槍礮難施該匪乘間免脫次日午後復大股蜂擁而來卓興會合陽江官軍暨署陽春縣吳璇在籍刑部候補主事劉承輩等各練勇奮力迎擊該匪見我軍勢猛不敢拒敵扒山越嶺逃回金堡等處老巢嗣是連日大雨不能進兵至望後稍霽卓興隨與春江二縣官紳馳往雞籠門相機進勦賊匪於金堡企坳雞

籠門一帶內踞瓦屋外搭篷寮數十里內碁布星羅塡滿山谷十七夜卓興遣人潛往金堡用火箭射入賊巢登時火發匪眾不及提防踉蹌撲救並分黨拒敵被我軍擊殺多名十九夜復往雞籠門如前縱火並預撥各隊分向金堡企坳水陸夾攻首尾相應該匪黃夜慌亂被我軍破柵直入譁然驚潰自相踐踏斬馘甚多金堡企坳兩處隊勇亦各乘勝進攻該匪膽落心寒不能復成隊股四散奔突且戰且走各匪巢同時火起到處皆然我軍勇氣百倍直至天曉所殺不可勝計當將雞籠門金堡企坳收復賊匪遂由潭水坡仔一帶奔竄卓興

亦進紮潭水因天雨連緜路塗泥淖休息士卒二月初五日匪黨漫山遍野前來撲營卓興與各練勇分作三路禦之該匪布陣拒敵先與中路接仗賊目數人手執大旗率隊向前勢甚兇猛我軍施放槍礮無不應聲而倒餘眾披靡大敗奔逃其左右兩隊亦同時敗潰被我軍合圍包鈔殲斃不下千人追殺二十餘里至白馬徑一路屍橫遍野我軍直赶渡河始行收隊計斬獲首級二百餘顆生擒十名奪獲大旗撞槍洋槍多件匪黨有分竄鳳南白馬新墟者又被守備侯勉忠等沿途追殺多名該匪隨在陽江三甲雙寄等處山險屯聚初七日

卓興由潭水進攻三甲至荊山徑口該匪一路密釘竹籤以阻官軍進攻之路卓興揮軍拔釘前進直至三甲雞頭塘與該匪柵壘相近卓興督率各軍鼓勇而進槍礮齊施該匪紛紛四散登將三甲墟收復餘匪向新樓西岸山坪竄去復經侯勉忠由龍垌小路繞道截擊生擒僞先鋒馮新養等五名初八九等日復連攻新樓西岸各處匪巢陣斬僞帥尉黃煥新一名將賊巢悉行焚燬該匪由黃潼河一路竄往東安縣屬之風洞長沙及信宜縣屬之分水錢排等處卓興訪聞匪首曾白面豬潛匿陽春縣屬之上村親督大隊前往圍捕即將該首

逆擒獲一面解省審辦一面分兵追捕餘匪等情據卓興及各營縣稟報前來臣等查客匪盤踞陽春縣屬之金堡企坳時閱數年根深蒂固又復句結髮逆擾害地方攻撲城池其勢已成燎原現經卓興會合侯勉忠蔣朝剛等軍及陽春陽江二縣練勇迭次攻勦獲勝焚燬老巢擒獲匪首曾白面豬足以少示懲創但臣等初意擬於痛勦之後即將各路土匪分別搜剔鋤其頑梗以爲設法安插地步乃該匪復因被勦窮蹙分竄信宜東安所屬各處查信宜久爲賊擾民生凋殘元氣本難驟復且與西省容岑各縣相距匪遙其間新撫之眾觀望

徘徊心懷疑懼一二不逞之徒亦復時相煽誘雖經歷
飭地方官並加派道員會同設法鎮撫而清還占產解
釋積仇一切尚費周章設使此次客匪相與句串聯合
恐又成屯踞蔓延之勢臣等疊咨廣西撫臣並分飭東
西連界各文武一體堵截搜捕復札飭侯勉忠等軍繞
出信宜迎頭截擊現據稟報該匪因不得西竄又折回
東安之富霖洞新甯之天黨墟爲苟延殘喘之計當檄
飭卓興一軍駐紮陽春以防回竄仍令相機進勦懾以
兵威一面派委候補知府史樸攜帶告示馳往剴切曉
諭乘其流離顛沛創鉅痛深之餘易於感動期使服罪

畏威如將土匪戴潰梓等細送大營即當會同地方官
將現存丁口開造清冊體察各該縣情形設法安置庶
幾一勞永逸用以奠民命而廣
皇仁除俟辦理能否確有把握再行馳報外所有勦辦
陽春陽江出力各員弁紳勇人等著有微勞可否由臣
等擇尤酌保以示鼓勵出自
天恩先後傷亡各兵勇飭行確查彙案咨部賞卹是否
有當臣等謹合詞恭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肇慶士客一案卓興陽持勦客之義而陰與之比督
轅一意私徇卓興交相爲利而已此等奏案把筆欵
欵督轅輒多加鋪張之詞能無感喟

花旗股匪有回竄粵東之意張運蘭暫難赴閩片會總督衙
再臣接據探報金陵逆賊僞侍王李世賢分大股上竄
其前隊廣東花旗股匪已由浙境繞越江西之廣豐玉
山漸及撫州建昌地界擒獲賊探供稱該逆有回竄粵
東之意臣查咸豐六年廣東紅匪大股竄擾吉安袁臨
數十萬人會石逆達開至臨江句降其衆另編花旗股
匪本在廣東肆擾多年之衆其黨羽散歸者亦數萬人
時虞蠢動前聞侍輔諸逆有由福建江西回竄廣東之
說臣等度該匪乘間上竄爲浙蘇皖三軍日加偪臨其
勢已極窮蹙糧道亦漸憂斷絕分股肆擾出險求生亦

足製動官軍進規杭湖之勢以大勢論之江楚當防其
竄擾未必遽及廣東及聞侍逆大隊爲浙師所截獨花
旗及沛逆一股裹糧疾馳先期竄入江境是此股賊匪
本無定向又非若侍輔諸逆與金陵有相維繫之心其
回竄廣東句結黨羽以圖一逞亦情勢所應有粵東伏
莽遍地皆是前此李復猷一犯邊界卽有鄧二尺七起
而應之一經句結必至蔓延尤不可不早爲之備現在
兵勇惟卓興一軍屢立戰功而至今尚爲客匪所牽難
於撥調其足備堵勦之用者僅有張運蘭所部之湘勇
三千人臣等現已檄飭張運蘭移紮南雄州探明賊蹤

緩急情形相機辦理兼顧韶南一帶邊防如賊已占踞
城邑則當越境助勦以期聚殲此股不使滋蔓若第伺
開狂奔勢成流寇則且穩守門戶以免歧出之虞而蹈
尾追之失惟張運蘭一軍勦辦三山鶴觜後陽山英德
翁源乳源各縣紛紛稟請撥兵搜捕積匪張運蘭移紮
青蓮墟安立老營自率三旗馳抵英德之石街專辦馮
九指一股其菱角塘蔣家洞墩口鄉各處方謀次第勦
辦一經調赴南雄恐各匪乘勢嘯聚反致滋生事端復
飭四川候補知府劉德謙管帶信字營移紮樂昌以資
鎮壓仍飭添募楚勇三千人期與張運蘭一軍相爲掎

角以厚其勢亦可分撥搜勦各處伏匪其嘉應州一路
毗連福建江西兩省道路分歧擬飭署三江口協副將
方耀挑選所部潮勇三千名駐紮鎮平兼顧平遠大埔
邊防其餘不甚得力者卽飭遣散回籍以節糜費正在
籌畫間接准浙閩總督臣左宗棠來咨飭令張運蘭挑
選所部二三千人馳赴福建臬司本任臣查福建屢經
賊擾終不得一逞其山嶺重疊俗悍民貧野無所掠賊
亦不願屯踞卽據左宗棠來咨稱獲賊探均有回竄粵
東之語閩境卽被賊擾亦不過藉境以趨廣東無及此
時舍粵趨閩之理福建當先調集諸軍截其入境之路

亦不宜遠待此軍取道江西又成跟蹤追擊之勢左宗棠謂臣因高州蔵事機止張運蘭一軍自尚未悉臣前後辦理情形竊計江西與皖浙毘連軍事緩急聲氣猶足以相通廣東現存各軍均未經當大敵誠恐該逆擲入邊境江皖各軍勢不足以相及是以張運蘭一軍此時萬不可輕離粵境如探明撫建一帶縣城或爲該逆屯踞抗拒官兵可以會圍環攻杜其四竄一舉蕩平仍當飭令張運蘭酌量會勦顧全大局亦斷不敢私此一軍以專爲自顧之計是否有當謹附片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粵東募勇苦無把握應仍行添募楚勇片會總督衙

再粵東軍務積弊太深驟難振作綜其大要約有數端一曰募勇全無限制召募之始從無點驗編立營哨或由數百人添募至數千均據一稟爲憑一營積欠口糧多至數十萬無能言其端委者虛浮冒濫視同兒戲莫知其非其弊一也一曰召募但顧虛名湖南之鎮箪勇廣東之潮州勇均號稱强悍湖南守城一次見鎮箪勇之剽掠不服約束解圍後即行遣散嗣是湖南勇攻勦徧天下從未一開募鎮箪營廣東潮州及廣州屬之東莞其民皆剽悍輕生習爲劫盜歷來募勇專意潮州東

莞散而爲賊收而爲勇更迭乘除不知鑒戒其弊二也一曰招降太無章程每次股匪滋事阻山負險經年累歲抗拒官軍竭盡兵力辦理稍有端倪輒以約降了事始而投誠免罪繼而怙衆邀恩多或數千少或數百錄其渠魁使爲營將相率以舉兵稱逆爲進身之階湖南管帶營勇者十九皆儒生廣東管帶營勇者十九皆降將既非約束整齊之師紀綱法度亦因以不能復振其弊三也一曰將弁無所取法帶勇各員多擁重貲視爲圖利之具勇糧任意折扣亦不禁其剽掠卓興一軍紀律較嚴亦尚穩實能戰臣等飭任後發給高州大餉一

二次外每月仍按解其軍餉銀二萬而猶以餉糈不足不受調遣固由薄視諸將恃己倣物致近於驕蹇實亦湖勇之難於駕馭藉口持其短長故當從前繁盛之時優賞浪費各將弁歆於厚利尙可資其一戰餉糈愈絀則督率愈難其弊四也臣等亦知就地擇才係屬正辦廣東民俗强悍尤易鼓舞其銳氣以利攻勦而旁皇四顧無可恃之將無可信之勇使能驟籌餉銀數百萬盡數散遣舊勇按照楚軍營制編立哨隊約束訓練從新整飭未嘗不可一新壁壘使成節制之師而舊欠既多營勇尤雜張皇補苴因簡就陋日思漸次籌餉一批即

撤遣一營而力猶苦不給仍用其舊則當大敵而必不能支另招新勇則求良將而苦無可試且此間充當勇目者多與各股賊匪聲息相通官軍勝則設法約降賊匪勝則潛謀從逆本難恃以自衛而此股紅匪黨羽眾多尤恐句結貽害臣等初聞江西警信即謀調撥張運蘭一軍越境迎勦而環邊千餘里無可應調之軍驟有緩急將至束手無策故不能不飭劉德謙添募一軍以資調遣急則備本省攻戰之需緩則爲分軍越勦之舉雖不免稍有煩費而審度事勢之宜通籌數省之局有不能不出於此者所有粵東現在募勇苦無把握應仍

行添募楚勇緣由謹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欽奉　寄諭謹將前後擬辦情形縷晰密陳疏
奏爲欽奉
寄諭謹將前後擬辦情形縷晰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本年正月十四日承准議政王軍機
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羅惇衍奏劣紳句通外國勒還巨款請收回印票
以杜後患一摺據稱已故布政使銜候選道伍崇曜捐
輸銀三十二萬兩委與咪國要在粵海關索本息銀四
十七萬餘兩今該紳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歿恐海關
原給印票一落於咪夷之手則持據來索又費脣舌且

釀事端請令兩廣總督察看妥辦等語廣東紳士伍崇
曜前代籌銀三十二萬兩據云借自咪國並需息銀十
五萬兩前經晏端書奏請由粵海關稅項下陸續給還
當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戶部議由廣東現任督撫飭
令伍崇曜先行倡捐並於通省商富內勸令一體捐輸
歸款業經有旨允准茲據該尚書稱伍崇曜身故恐海
關印票一落外國之手諸費脣舌所籌不爲無見此項
銀兩無論借自何人總以速行歸款爲妥著毛鴻賓郭
嵩燾毓清查前項銀兩曾否勸捐歸補陸續清還現在
尚欠若干能否令伍崇曜子弟自行籌補若干其不敷

者官爲勸捐清結惟海關印票總以先行收回爲最要
之著免致咪國執持原券致多饒舌該督等務須妥速
籌商預弭後患是爲至要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
知之欽此仰見
聖主於思患預防之中寓寬大不苛之意準情察事仁
至義盡臣等遵查故紳伍崇曜號稱巨富咸豐六年前
督臣黃宗漢勸派捐輸託稱籌借銀三十二萬兩約明
六釐行息半年爲期指在海關稅項下撥給抵還給與
海關印票其時並未有借自咪夷之說迨同治元年十
一月始據咪國領事裨理以該國旗昌行出名申陳追

討經前督臣晏端書奏明自同治二年八月起按月由
海關扣還以未奉准部文尚未起扣臣等涖任之初體
察情形知爲該紳託辭卽經據事指斥中國借貸洋商
銀兩約期歸還不能稍逾時刻豈有約期半歲而遲至
六年尚能支展之理且黃宗漢借之伍氏應黃宗漢歸
還伍崇曜轉借之洋商應伍崇曜歸還各還各欠兩不
相蒙黃宗漢辦事乖謬貽累至今無可解說然當時伍
崇曜自云借貸黃宗漢自云勸捐伍氏避報捐之名黃
宗漢收勸捐之利卽使黃宗漢尚在廣東亦必不能籌
款歸還何況事隔數任時逾數稔又當艱難竭蹶之時

伍氏家貲雖不及從前較之官庫猶爲充裕自應仍由該紳設法清理適會該紳病故伍氏子弟無曉事者以致延擱嗣奉准戶部議駁卽飭廣州府李福泰諭知伍氏令以伍崇曜遺言報捐上紓
朝廷之隱慮下順本省之人情當爲額懇
恩施從優奬敘一時亦尙未能定議荷蒙
諭旨垂詢臣等於此區區不能開諭理處仰慰
聖廑倍增愧悚敬繹
諭旨有礙難宣示者數端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伍崇曜託名咪商僅據該領事申陳旣經奏

請按限扣還因部文駁斥亦並未索追臣等所據爲辭者印票交伍氏收存伍氏應別有借據交之咪商若假外人挾制當卽稟參儻明示以一落外人之手諸費唇舌是旣寬伍氏挾制之罪又資外夷以口實使有所據以行其恫喝印票在伍氏不能理處清晰必不肯退出印票若在洋商不能全數歸還豈肯先行呈繳與其轇轕而設法收回不如直截而正詞拒絕且與外夷交接惟當據理以示之限制不當過慮以授之猜疑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一也廣東艱窘情形官紳同關休戚臣等每告諭伍氏直謂已出之財萬無索還之理一家收其利而使一省承其累伍氏尙爲巨富亦何忍獨享無論庫款豐歉槩不能籌還欽奉
寄諭無論借自何人總以速行歸款爲要伍氏若據
詔旨爲言臣等亦無從置辦是前之索還尙出於情求今之索還且將以勢壓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二也此項銀兩經戶部議飭捐輸歸款羅惇衍原奏亦稱向粵東捐助歸款將由官捐旣無此餘力將由伍氏私捐更無此辦法廣東歷年辦理捐輸民力凋耗各州縣借捐款爲辭正項錢糧報解益形短絀臣等以軍餉緊急前督撫臣定有派捐章程恐其苛擾平民改爲按照富戶

酌量勸捐平民之氣爲之稍紓而在事謠謗之言反爲之加甚爲地方籌辦軍餉已多行其阻難爲伍氏籌還借款必更滋其抗拒旣授以勸捐歸補之柄必且多方要求期遂所欲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三也再四思維應由臣等敬謹節錄
上諭宣示責成旋於正月二十二日接准戶部行知旣經鈔發則中外宣播必不能掩人耳目若據臣等節錄之
上諭與鈔發之文比較必更有所藉口當卽商之毓清暫將部文收藏內署先據羅惇衍原奏飭知伍氏令其

赶速清理如果實屬借之咪商伍崇曜家屬力難全償
亦必俟之情勢兩窮之日再行展限由官幫同料理斷
不可先事惶惑使伍氏反得置身事外坐待地方官之
區畫經營以收其已去之利應懇
皇上天恩俯准依照臣等此奏再下
諭旨責成伍氏自爲清理期使洋人不得生其猜疑伍
氏不得行其挾制而臣等亦有餘地以與之辨論開導
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是否有當謹繕摺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屯田溢坦變價已在八成以上餘坦無可變繳分別應
留應豁以期核實而免苛擾疏會總督衙
奏爲屯田溢坦變價已在八成以上餘坦無可變繳分
別應留應豁以期核實而免苛擾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查道光二十三四五六等年辦理洋務善後
案內前督撫臣奏請將虎門官坦一百三十九頃零由
官圈築召佃耕種完租爲各礮臺添設弁兵俸餉經費
續又查辦沿海私墾溢坦一千九百一十一頃零議立
年限租額召佃承耕爲各礮臺員弁守兵增給薪水口
糧彼時急於見功貪多務得連未經出水之沙坦一律
召承迨後陸續報坍吝豁未邀部准佃戶力不能賠遂
致逃亡逋欠而原奏又有五年一加租之議咸豐元年
初屆加租前督撫臣體察情形萬難辦理據實瀝陳仰
蒙
文宗顯皇帝俯鑒民隱准予暫緩嗣於咸豐三年奉文
變價充支軍需前督撫臣屢次奏請設法變通截至九
年十二月止共變價九百四十九頃三十七畝零收價
銀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七兩零嗣又截至同治二
年五月初十日止續變三百九十餘頃收價銀二十七

萬六千九百二十九兩零均經先後奏明撥解各省協餉及支放軍需口糧其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以後續變六十餘頃收價銀四萬七百七十三兩零又陸續勸諭紳富墊繳坦價銀十四萬二千一百二十九兩零約應變抵屯坦二百四五十頃尚未指定坦畝換領執照其銀亦歸同治二年軍需按季奏撥各在案臣等推求此案延緩之由備悉辦理曲折之狀緣各屬上腴之業有利可圖人皆樂於承領變繳自易中下之業以次遞推至於辦理數年之久訖未承繳大率窪下水灘十年九荒平時已屬欠租積久遂爲虛坦是以前督撫臣於

無可籌畫之中參酌成案准各佃戶另覓官荒抵兌變價其本邑查無荒坦竝准向別縣通融覓抵復慮其覓抵遲延又經勸諭富戶墊繳價銀以待查坦撥給幷委員清查各縣新生溢坦撥抵屯虛於香山新會兩縣開設分局多方挨剔無微不至而紳富墊繳坦價經年之久尚未有指明坦地請領印照者足見所餘虛坦無可召買之實情統計屯坦變價一千六百四五十頃收價銀一百二十一萬九千六百九十八兩零已在八成以上其餘坦田二百六七十頃若必令概行承繳坦價正恐催繳日形短絀徒滋煩擾於軍餉屯政兩無裨益因

查咸豐五年戶部奏催本案變價文內聲明售變無期不若仍循其舊作爲本案經費奏明停辦等因奉旨允准在案其時軍餉緊急坦價開辦初有端倪未經遵照停止茲當挨括已窮之時籌辦築復礮臺之際亟應遵照咸豐五年戶部奏奉

諭旨奏明停辦以昭核實而循舊制第停止變價之後熟籌要需體察民隱不得不瀆懇

聖慈者蓋有三端一在酌定租額也查向來召佃輸租成案均就其地之肥磽酌定租之多寡從無於初勘水坦時預計數年迭次增加之事此案初議五年一加租

祇顧當時之飾觀悅聽竝未計及後此之懸賦病民道光三十年間前督撫臣原奏言之甚詳茲查變價以外應存租坦二百六七十頃內有坦可耕之東莞明倫堂等坦一百餘頃該佃戶近年勉力照初次加租之數完納餘仍懸欠由局委員勘估委屬中下之產如照咸豐六年再次加租之數仍追各該佃已經力難支持萬不能再加至咸豐十一年三次之租應請即以再次加租永爲定額免其再加以紓佃力一在勘豁虛租也查道光二十六年前督撫臣議奏章程內開佃坦坍卸准該佃隨時報明地方官稟請委員會勘屬實詳請豁租以

免賠累迫二十八九年香山佃戶何隆平報坍三十頃零貟荒抵補咨部議准照辦而新甯縣佃戶余創緒等報坍四十頃零無荒可貟戶部卽駁令照額征租於是各屬遇値屯坦坍卸佃戶不復呈報以致變價無人承領租欠又無可著追

國計民生爲之交困溯查廣東辦理沙田本有五年清文成例每屆五年之期丈溢者承升丈缺者減豁各歸各辦向無不准報坍必待貟荒抵補之例況道光二十六年奏辦屯田章程亦經定議准其報豁更未便失信於民現查無可變價無可征租之虛坦約有百數十頃

應請照例開除以符原案一在請免積欠也上年變價各坦一千六百餘頃多係另招承買所欠舊租及現請開除虛坦原佃均已失業流亡歷年租欠萬無可追竊查同治元年欽奉

恩旨豁免咸豐九年以前民欠各省款項名目不一如河南之漕項雜稅直隸之租稅倉糧均經奏奉

諭旨飭部議准一律豁免通行各省遵照粵東屯租出自地畝與河南直隸之漕項倉糧竝無二致擬請比照通行成案仰懇

聖恩將咸豐九年以來屯欠一律豁免以廣

皇仁以上三項均係子細推求勢處萬難不得不爲民請命者可否

俯允所請出自

逾格鴻施所有各年奏銷　臣等已督飭屯田局司道赶緊造辦幷將已未繳價各坦分案清釐應輸租者歸入屯田造報應升科者歸入民糧造報應請豁者歸入虛坦造報統俟恭奉

恩諭分別辦理再同治二年　臣等奏修城北礮臺工程請以虎門殘廢礮臺當經飭委候補知府海廷琛察看情形扼要處所不過數處而自咸豐八年礮臺被燬所

餘大角大虎九宰竹洲新涌蕉門各礮臺基址猶存照舊支給臺兵口糧核其地勢均非扼要應酌量裁撤以節糜費其應存礮臺分配防兵所需口糧經費尙不甚鉅　臣等當與水師提督　臣會核撙節籌議另行奏報又

查咸豐七年部議於坦價內增估銀二十萬兩發商生息八年部議卽不能如數增估亦當於所變之價酌留若干永遠生息各等語均係未悉粵省辦理艱難之故此時估變之計已窮不惟無可估增且無可酌留生息

臣等職司籌餉凡有可興之利不敢退縮畏難而事勢既處必窮亦斷不敢支吾遷就據屯田局司道會詳前

來所有變價餘坦應行停止召買及統籌辦理緣由謹
合詞恭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飭部知照謹
奏

催辦錢糧奏銷情形及現依部咨分別辦理片　會總督衙
再查廣東省自辦理軍務以來錢糧奏銷連年展緩迨
展緩期屆不惟仍不能全完甚至循例具
題之冊又逾限經年方得造報前撫臣黃贊湯於同治
二年六月辦理咸豐十一年奏銷時曾經
奏明歷年逾限之由請將同治元年奏銷展至同治二
年年底爲限嗣後按年提前一月辦理臣等抵任後於
是年十月十九日據差弁賫回前摺後開議政王軍機
大臣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當經恭錄飭遵茲據藩司糧道詳稱

咸豐十一年奏銷前司道於同治二年六月截數出冊
後尚有俸餉銀一十一萬九千餘兩武職養廉銀六萬
九千餘兩無可支扣當經據實列冊報部所有同治元
年餉米實自同治二年七月以後方始開支截至二年
年底尚未支及一半其故由於同治二年鹽運司庫所
收鹽課先儘京餉解部餘賸應解藩庫之銀又因軍需
緊急提撥二十萬八千兩以致奉部撥解藩庫充支王
戍年兵餉之鹽課四十四萬兩未解分釐藩庫收款少
此鹽課鉅數各屬地丁又復請緩請蠲而軍需項下又
提撥藩庫地丁銀三十二萬三千四百餘兩藩庫遂爲

之一空糧道庫糧料年額銀七萬兩例由藩庫撥支是年所收無幾而提撥糧庫屯價支應軍需之銀亦多至十六萬兩糧庫亦為之一空以上三庫之銀一歲之間按括以應軍需急款者七十餘萬兩同治二年業經按季詳請有案其同治元年軍需項下提支各庫銀款須等補奏者尚不在內此藩糧各庫同治元年各營俸餉支解不能及半之實在原委也至兵米一項綠營二十五萬九千餘石就近撥歸各屬開支除賊擾之區另行籌辦外餘俱惟所在地方官是問而旗營米石閏年九萬二百餘石無閏年八萬六千七百餘石係廣肇韶惠

羅各屬三十四州縣征解理事同知兌收支放近年各屬逆匪肆擾土客交訌民力既窮官之征解日絀每月開放只得儘各屬解到米石悉數散給有放六七成及八九成者而旗營則總按十成計算按月取盈所以近年支放兵糈無非挪新掩舊茲計旗營兵米僅放至同治元年六月底止糧料銀僅放至元年二月底止此後每月即以十成赶放亦須同治三年七八月方能放足此又旗營米石支絀之實在根由也元年奏銷展限屆滿而旗營銷算冊屢催未據造送綠營未到者亦多至二十餘營以致無憑核算結總司道等焦急萬分籌思再四惟有將一切遲延有因據實懇陳會詳請

奏等情前來臣等逐細體察所詳委屬實在情形隨又推求各營造冊延緩之故如高州信宜初復肇羅土客彼猖各營勦捕正繁凡茲循例事宜確有未能兼顧之處此外各營均處絞靜之區亦復藉口餉米未清拖延冊藉幾至固結不解臣等當查餉糈未能應期係先顧軍務急需之故而催取銷算冊僅照例核計該年升拔建曠應支應扣之實數並非一經造報餉米便屬久懸亦非延不造冊餉米便能早清也各營員任意將冊延擱殊屬彼此兩悞又經諄切飭催去後各營稍稍明白

遵辦而造齊仍屬無期因思營冊未到祗係支數未清地方官經征考成責任綦重展限屆滿既經截數亟應將州縣官征解銀米數目及司道庫已經支發之款先行造報免致例限久逾而各牧令催征之獎敘處分早日核定亦可以昭激勸正在嚴飭辦理間適接戶部本年二月初八日咨復咸豐十一年奏銷遲延案內文開錢糧奏銷未完各官例有起限報參處分自應按限造報庶歸核實豈容日久耽延自干議處此次既據該撫將遲延緣由分晰咨報姑從免議此後歷年奏銷務須遵照定限造報即或營冊未到亦應隨時一面咨明一

面先行造報不得藉詞宕延以符定例等語核與臣等意見相同現經嚴飭藩司糧道勒限一箇月內先將各州縣征解同治元年錢糧銀米敘參各冊赶造詳題并將支過實數另具簡明清冊隨案送部查核一面照案嚴催營冊到齊另行題咨所有臣等到任數月催辦奏銷情形及現依部咨分別辦理緣由相應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郭侍郎奏疏卷四

揀員調補海疆要缺知府疏會總督銜

奏爲揀員調補海疆要缺知府恭摺仰祈

聖鑒事案於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廣東廣州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督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瑞昌補授欽此廣州府知府員缺先經以潮州府知府李福泰奏請調補聲明所遺潮州府知府缺俟補放廣州府遺缺知府瑞昌到省後察看另行請補經吏部議准轉行遵照臣等伏查潮州府知府原定爲衝繁難請

旨簡放要缺嗣於道光二十五年因該府地方難治倍常奏奉

諭旨該府既係海疆要缺著准其比照省會首府之例由該督撫揀員奏請調補所遺之缺仍請旨簡放以符定制欽此歷經領遵辦理該府管轄九縣界連福建漳泉民俗強悍械鬬成風所屬各縣陸路則山重嶺複奸匪最易潛藏水路則半處海濱洋船往來繹絡難治情形甲於各郡非才守兼優熟悉地方之員不足以資表率遺缺知府瑞昌業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到省該員安詳穩練樸實勤能足勝柔缺知府惟到粵未久於海疆扼要之區尚未熟悉未便稍涉遷就查有高州府知府蔣超伯年四十一歲江蘇江都縣人由進士以主事用簽分刑部主貴州司湖廣司稿

記名軍機章京丁母憂回籍服闋補陝西司主事總辦秋審軍機處行走充

方略館協修洊陞安徽司員外郎江西司郎中

記名御史補江西道御史歷署稽察北新倉巡視南城山東道事務截取引

見奉

旨記名以繁缺知府用署京畿道御史咸豐十一年五

月奉

節放廣西南甯府知府前督臣勞崇光

奏請對調今職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到任該員才優識卓幹練明通現在高州辦理軍務整頓地方悉臻妥協以之調補潮州府知府洵堪勝任其捐免歷俸十成寶銀九百六十兩已於同治二年四月十三日上庫據藩臬兩司具詳請

奏前來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潮州府海疆員缺緊要准以高州府知府蔣超伯調補俾資治理如蒙

俞允所遺高州府知府請卽以廣州府遺缺知府瑞昌補授再將超伯係現任知府調補知府銜缺相當毋庸送部引
見又查揀調潮州府缺係遵
旨比照省會首府之例毋庸核計參罰毋論缺項是否相同及歷俸已未滿年限一體調補歷准部復有案今該員已經捐免歷俸照常陞調更屬與例相符任內本無參罰案件合併陳明除咨吏戶二部外所有揀員調補海疆要缺知府緣由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首府員缺緊要遵　旨揀員調補疏會總督銜
奏爲首府員缺緊要遵
旨揀員調補恭摺
奏
聞仰祈
聖鑒事案於同治三年正月初九日奉
上諭廣東廣州府知府員缺緊要著該督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顧蘭生補授欽此臣等查廣州府係省會首郡管轄一十四縣地方遼闊政務殷繁時有發審要案且省垣各國洋人雜處撫馭一切尤須操縱得宜非精明幹練督率有方之員不足以資治理查有惠州府知府梅啓照年三十八歲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咸豐二年壬子
恩科進士
朝考一等第二名引
見改翰林院庶吉士癸丑散館二等第二名引
見以部屬用簽分吏部派文選司兼驗封司行走幫掌驗封司印又幫文選司印奏補文選司主事題陞員外郎保送考試御史
欽取第一名引
見奉

旨記名續題陞郎中掌文選司印奉
旨回籍辦理團練全省肅清回京供職同治元年俸滿
引
見奉
旨記名以繁缺知府用補授浙江道監察御史轉掌浙
江道監察御史續補授廣東惠州府知府二年七月初
八日到任該員勤能練達見義勇爲能任勞怨豪無習
氣見署斯缺辦理裕如以之調補廣州府缺洵堪勝任
與例亦屬相符據藩臬兩司具詳請
奏前來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以惠州府知府梅啓照調補廣州府知
府實於省會要缺有裨如蒙
俞允所遺惠州府知府員缺遵
旨即以顧蘭生補授再該員梅啓照係見任知府揀調
首府銜缺相當毋庸送部引
見亦毋庸核計參罰合併陳明所有揀員調補首郡知
府緣由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廣東軍務未清應行引　見人員懇准輪流給咨赴部
片會總督衙
再接准吏部咨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奉
上諭御史張盛藻片奏請飭吏部嚴定章程除帶兵各員暫緩引見外凡保舉至地方官者未經赴部引見人員不准到任已到任者給咨赴部並定遲延處分等語著吏部妥議具奏欽此經吏部議奏嗣後實在軍營督帶兵勇各員准各該督撫及統兵大臣於接到部文後兩月內據實奏明暫緩赴部又片奏外官業經俸滿各員實有承辦要件必須一手經理仍准查照定例於接

到部文兩月內奏明展限其餘現任候補保題保陞捐升開復俸滿各項應行引
見人員該督撫於接到此次新定章程後限三箇月給咨赴部如再逾限不行赴部即將本員照卓異人員赴部遲延例議處等因於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又准吏部咨會查同治元年
大計廣東省卓異知縣以上官員應俟到京引
見註冊等因於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先後咨行到臣當經轉行欽遵查照臣等伏查粵東辦理軍務十有餘年時事艱難需材孔亟援照軍務省分之例將保升捐升開復卓異俸滿一切應行引
見之道府丞倅牧令酌省差委共有六十餘員而勦辦各股匪徒及勸捐抽釐諸要務較平時爲多前督撫臣及臣等均時有取材鄰省
奏調差委之案目下高州軍務未清肇慶土客正熾江浙逆匪回竄江西福建凡與界連之南韶惠潮嘉等處屬籌防諸務倍益增繁不惟在任在局各員難以驟易生手即卸事來省現無差使各員亦不時輪派要差核

與無軍務省分情形迥不相同萬難拘泥部行立飭數十員同時赴部亦無由酌定若干員數奏明展限茲據藩司吳昌壽核議擬就卸事在省現無要差各員每月飭二三員領咨赴部俟輪流引
見回省再與現在任所及辦理局務各員酌量更替給咨不過二三年間可以全數引
見等情臣等伏查所議洵屬因時制宜切中肯綮相應仰懇
聖恩俯准飭部立案庶於例文無忤而於差委要需亦不至虛曠廢弛廣東上年未引

見各員中有聲名平常之守丞牧令三多汪政朱世忠朱用孚甘槐伍中翰方鑑源現均陸續參革降補勒休嗣後如查有庸劣不職之員仍當隨時劾參不敢因未送部稍予姑息合併陳明除咨吏部外臣等謹合詞恭摺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候補知府陸心源請仍留廣東補用片會總督衙

再候補知府陸心源經直隸督臣劉長佑

奏調赴直幷留直委用在案該員見奉差委回粵適值東北兩江同時舉辦防堵就近於東江之潮嘉各府州北江之韶南各府州籌備經費以資接濟在在需員辦理查該員勤敏曉暢才識兼優劉長佑

奏留直隸差委幷未准其留直補用是該員仍爲廣東候補之官此時直隸全境肅清聽候差委各員不憂缺乏既據奉差回粵又值防堵需員之時自應將該員陸心源仍留廣東補用臣等謹附片陳明請

旨

遵　旨檄飭福建臬司張運蘭拔營赴閩迎勦並分調
官軍防堵連界各處疏會總督衙
奏爲遵
旨檄飭福建臬司張運蘭拔營赴閩迎勦並分調官軍
防堵連界各處恭摺由驛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據探報金陵逆賊僞侍王李世賢大
股分竄江西福建各處當經檄飭帶勇在粵之福建臬
司張運蘭率領所部湘勇三千人駐紮南雄州探明緩
急情形相機辦理兼顧韶南一帶邊防如賊已佔踞城
邑則當越境助勦毋使滋蔓並令四川候補知府劉德

謙管帶信字營楚勇移紮樂昌相爲掎角仍飭添募楚
勇三千人以成勁旅嗣准閩浙督臣左宗棠來咨飭令
張運蘭挑選所部二三千人馳赴福建臬司本任當將
該司一軍不能輕離粵境情形於本年三月初七日具
奏是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張運蘭既不能即赴任而閩省防勦亟須預爲籌
布著左宗棠徐宗幹催督曾元福內渡之軍迅移得勝
勁旅回顧腹區以資調遣由江竄閩賊勢如何並著隨
時馳奏張運蘭之軍馳往英德於該處零星股匪自當
迅速掃蕩劉德謙楚勇即准其添募與爲掎角速將各
處伏匪翦除嚴布粵東毗連江閩邊境以防逆匪回竄
其南韶與嘉潮兩路均屬不可大意而嘉潮民俗尤悍
逆匪由閩之邵汀一路奔趨路尤徑捷且恐其黨與散
歸者於該處爲多張運蘭如移紮此路相機堵勦於閩
省較爲聲息易通即以劉德謙新募楚勇專防南韶亦
覺便捷應即如何辦理之處著毛鴻賓等妥籌辦理方
耀所部駐紮鎮平以顧嘉應一路是否合宜並著毛鴻
賓妥籌調度毋稍疏虞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
查照嗣據張運蘭稟報於四月初三日全軍馳抵南雄
探得前踞江西建昌府屬新城之賊已敗竄福建之建

甯甯化二縣復竄江西廣昌縣屬之尖峰白水寨欲與
前踞南豐之賊爲援嗣南豐股匪經江西官軍擊敗由
新城東竄福建延平府屬之將樂縣又竄至邵武府屬
之建甯汀州府屬之清流歸化連城等縣其江西廣昌
一股始則回竄福建甯化繼又從瑞金石城西竄甯都
州而南豐分股亦有闖至瑞石二縣境內者又據潮州
鎮道府稟報探聞閩省建甯甯化二城俱已收復惟賊
蹤飄忽無常往來靡定現在邵汀各屬俱有兵練防堵
惟連城永定一帶較爲空虛民心不無驚恐等情並據
東北兩路文武查探稟報大略相同臣等查江閩賊匪

多在邵武汀州二府及甯都州之境與粵省東北一帶處處毗連潮惠嘉南四府州邊防數百里統計調防四處兵勇八千餘人兵力實形單薄然以閩粵相較則粵東止守邊防而閩省則賊氛已熾情形更爲喫緊自應迅圖撲滅以免蔓延臣等連日熟商本擬檄飭張運蘭拔營前往東路迎勦惟南雄地處江西之衝接替防守必須選派得人刻下雖有副將沈玉遂管帶楚勇駐守樂昌而知府劉德謙招募楚勇來粵尙需時日該處兵力單薄難以獨當一面正在計議間適於四月二十二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四月初二日奉

上諭現在由江竄閩之賊日多如由邵武汀州一路奔趨閩省官軍恐難堵截著毛鴻賓飭令張運蘭仍卽速回本任帶領所部迎頭堵勦使賊之竄閩者不得肆行奔突卽所以保完粵境毋許固執力爭過存畛域之見並著將知府劉德謙添募楚勇酌定如何調撥預防賊由江境竄粵之路粵東勦除各處餘匪兵力如尙不敷須行另募道員唐啟蔭現在何處該員是否得力能否籌給勇資飭令添募西勇及楚邊各勇以資調遣之處著毛鴻賓郭嵩燾酌量辦理又五月初一日復奉

上諭張運蘭前爲毛鴻賓奏留粵省嗣經寄諭仍飭赴閩現在閩邊喫重著毛鴻賓仍飭張運蘭速回本任迅統所部卽赴建甯與曾玉明妥籌會擊不准堅留瀆請輾轉耽延貽誤大局其粵東毗連江閩各邊並著毛鴻賓郭嵩燾嚴密布置預籌分扼以杜竄伺之路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籌備邊防無微不燭下懷欽佩莫可名言臣等查臬司張運蘭上年奏派募勇成軍隨同來粵勦平李復猷巨股連破鄧二尺七並拨捕各路伏莽實爲粵中緩急足恃之軍今江皖逆匪上竄該匪分合無常去來飄忽近日接閱各處探報福建汀州頗爲震動武平一路

更覺空虛難以恃爲屏蔽是目下情形以東路爲尤急自應欽遵

諭旨飭令張運蘭卽行馳赴嘉應察探賊蹤所在轉戰而前其南雄一路查有廣東補用道唐啓蔭前在高州及廣西容岑等處辦理勦撫諸稱得力三月間回東銷差察看該員明幹樸誠精神沈細從軍數載明於戰守機宜第飭令回西募勇不惟庫空如洗經費難籌且曠日持久緩不濟急見已飭委該道率領都司銜鄭紹忠帶勇一千五百名先赴防所擇要堵禦仍令該員在於廣西舊部親勇挑選三四百名來東調遣並委因公在

省之廣西新太協副將潘其泰隨同唐啓蔭前往幫辦仍俟劉德謙募齊楚勇到粵再行酌量分別調撥其張運蘭一軍開募至今纔及八月而欠餉已積至四月之久越境遠征急應籌款清釐一面札飭唐啓蔭前往接防一面札飭軍需局赶緊籌畫期使交替啓行不至遲延至署三江協副將方耀一軍前經飭令駐紮鎮平以顧嘉應嗣因所部兵勇多係潮人而大埔一縣與閩省永定上杭帶水可通距汀州不過三四百里應改調方耀移紮大埔惟該營積欠口糧甚鉅分限清釐極費周章致未能迅速赴防因調署惠州協副將施溥挑選營

兵一千四百名前往鎮平復飭潮州鎮道府選募兵勇八百名派委都司楊清臣守備許步雲等管帶在於大埔鎮平一帶樹之先聲並委虎門屯防同知吳贊誠馳往嘉應督同地方官紳辦理團防臣等才術短淺地形賊勢詳加考究竭力籌防總期遏賊境外使不至深入爲害以仰副

聖主綏靜邊陲之至意謹合詞由驛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溉陳廣東度支艱窘請緩解協撥各款並見催張運蘭一軍赴閩疏　會總督銜

奏爲溉陳廣東省度支艱窘情形請將協撥各款分別緩解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徐宗幹奏請飭催廣東等省欠餉一摺據稱廣東欠解三十一萬九千三百餘兩另有應解按月添撥督臣援浙軍餉銀十萬兩等語逆匪由江入閩軍情甚形喫緊著毛鴻賓郭嵩燾迅將欠解前項閩餉赶緊籌措

派委妥員解閩以資接濟並著將應解添撥援浙軍營按月協餉銀十萬兩一併陸續籌解毋再遲延前諭令毛鴻賓郭嵩燾檄令張運蘭由潮州入閩勦賊現在閩省賊勢甚重兵力不敷勦辦亟須添撥勁旅藉資掃蕩著毛鴻賓郭嵩燾凜遵疊次諭旨飛催張運蘭督率所部星馳赴閩協勦儻再任意奏留或任令延不起程致令閩省賊匪蔓延腹地擊動全局恐毛鴻賓郭嵩燾不能當此重咎也等因欽此臣等跪誦之餘莫名悚惕當即咨行欽遵查照伏查粵省舊欠閩省協餉銀三十餘萬兩經前任福建撫臣瑞璸於同治元年正月間將洋

商貨本截借銀二十萬兩由粵海關兌完洋稅應卽在粵省未解閩餉項下照數劃抵是舊欠已無三十餘萬之多至前閩浙督臣慶瑞帶兵援浙奏令粵東續撥協餉銀二十萬兩旋又奏請按月添撥銀十萬兩並無款項可指尤屬憑空結撰任意添撥之數迨升任閩浙總督前廣東撫臣耆齡由粵赴浙援勦卽在粵省各庫盡情挨括勉湊銀二十萬兩而浙江藩司蔣益澧由廣西帶勇赴浙迂道來東迫索勇糧行資銀十二萬兩守候數月之久庫款不足從而貸借並撥給倉鹽二萬包運赴湖南銷售溢出鹽價盈餘銀四萬餘兩均由蔣溢澧

帶往浙省備支軍餉統計前項銀三十餘萬兩亦應分晰截算作爲粵省撥兌援浙餉項臣等現飭藩運二司暨軍需總局司道逐一查明列冊分咨核辦以清款目因思粵閩兩省海關鹽課地丁支撥軍餉情形大略相同而其大宗在海洋貿易向年廣東以兼通湖廣江西攬數省之利故爲繁盛福建南界廣東北界江浙百貨流通不出省境故爲儉約近年內江通商廣東之利源已塞而福建之建甯汀漳延泉等府產茶極旺徑行販運出洋洋藥銷行向以福建爲第一口岸以此二者之利閩關課稅數倍從前是廣東由豐而已至於約福建由約而漸趨於豐情事較然共知共見自咸豐三四年以來福建用兵閒有止息廣東寇亂繁興從無止息之時其艱難又更甚於福建若一指撥廣東協餉而卽據爲陳欠按年增加責成供給在臣等原不敢區分畛域然情見勢絀亦斷無自顧不遑而反舍已從人之理現在江西竄匪擾及福建建甯甯化等縣臣等檄飭張運薦一軍馳援福建而積欠之餉與起程行裝並須預給一月糧餉籌放至五六萬兩已早窮於挨索閩省委員試用同知金治禮採買洋火藥一千餘斤所需價值亦已飭由糧道庫籌給廣東協濟閩省之力止於此數臣

等因查廣東艱乏情形爲事勢所固然而無能見諒於人敬爲我

皇上縷悉陳之從前

國家繁盛之時蘇廣並稱江蘇爲財賦之原故解款甚鉅廣東則粵海關利擅華洋夙稱殷富所徵關稅除例解內務府廣儲司公用等銀三十餘萬部庫數十萬外餘銀存庫緩急皆可支撥至藩庫額徵錢糧等銀百餘萬以之全充本地兵餉等項不敷之數則有運庫鹽課銀六十餘萬每年由部撥濟本省充用總在五十萬兩左右此外別無格外撥款是以各庫常見充盈廣東之

害故與蘇省並擅名於天下迨道光二十一年開外洋
人初次搆釁海防經費耗散數千萬兩各庫遂至匱乏
及咸豐初年紅匪滋事疊陷郡縣旋復續辦洋務地方
殘破徵收漸絀而支用轉繁愈形竭蹶然尚有捐輸之
款有商賈抽釐之款有溢坦變價之款動輒百數十萬
藉資挹注故雖所入不償所出然勉强支撐亦尚不至
窮困至於近年則不然關稅鹽課提充京餉一切例撥
之款半成具文無從撥解如海關應解藩庫正額銅斤
水腳糧道庫普濟堂等銀九萬餘兩爲數無多積欠至
三四年部撥鹽課積欠至二百餘萬僅地丁一款供藩

庫支放而又有蠲緩有民欠惠潮各屬徵收日形短絀
重以信宜之變肇慶土客之擾踩蹈十餘縣不能開徵
統計歲徵地丁不過六七成以此六七成地丁供常年
支放之款猶不及其半而又添募勇丁至數萬人支應
浩繁近復因江浙寬匪蔓延江西福建籌備邊防千餘
里東北兩江添造礮船日不暇給止此歲入之經費止
此一省之民力需用日多籌盡日絀所稍恃以接濟者
捐輸耳而捐輸之弊又有二難廣東向辦捐輸壓派之
意多而勸導之情少嗣遂相援爲例省城派之州縣州
縣派之各鄉官紳因緣爲利報捐之數多秅於中飽又
當正氣銷沮之時一二明理者勉强在事亦復多方推
諉其肯任事者經手而或多侵牟失職而又生謠謗體
察情形訖無善策則得人之難也廣東吏治不修爲時
已久官民積相猜疑民情之怙其私利各直省皆然所
恃勸導之適宜耳廣東一會之花消可至巨萬一席之
豪舉動輒數千而釐金捐輸獨多阻滯無他官民之語
言不通而情易隔而在事者之勸導先無以自喻其心
故也乃主沒其籌餉之苦衷而或訾爲罔民之稗政奔
走異地以求避倚附外人以相持則取信之難也坐是
二難加以疊次籌辦之勢羅掘四窮之時無能望有稗

濟至於溢坦變價業經完竣釐金酌留三成勉强分潤
增加無幾固更無措手之地矣臣等日夜籌思京餉不
能不如數報解江南釐金不能不按成協濟少或愆期
已覺負咎常深而於本省艱乏情形尤有所甚懼者總
其大患約有三端廣東綠營額兵計數幾至七萬而無
一營可用之兵承平日久疲弱既多加以額餉遞年積
欠至三十月有奇責成教練竟亦窮於立言臣等頃咨
商水陸提臣於附省各營及肇慶惠州距省略近之營
每額兵七八百人內挑選訓練二三百名以資調遣漸
次求練兵之實省募勇之煩而前挑選惠州提協兩標

之兵出防鎮平各兵已因緣索餉幾至鼓譟近日南韶鎮標又聞有索餉之揭帖督之出戰則爲罷兵俾之訓練又成驕卒此七萬餘人之額兵每歲籌放三四成之餉而不可得何能久與相持此其大患一也廣東舊募之勇營數既繁營制亦疎虛報虛支其弊莫可究詰臣等於克復信宜後遣散至十餘營按其欠數多寡分別清釐或予見銀或立限票爲數已復不貲而卓興方耀兩大營積欠皆至數十萬昨調方耀一軍馳赴嘉應防堵駐紮省城兩月有餘將欠款一一開列計八十餘萬兩臣等飭總局司道逐細句稽就稟報有據者核實結

算其餘概行刪除尙應給銀四十餘萬兩當經議給見銀十二萬兩餘欠分限帶還以資周轉該營勇丁六千八百餘名馬隊夫役在外向因積欠過鉅不敢議裁以至尾大不掉如此臣等此次用恩用威剛柔交濟勒令挑留精壯三千名餘人撤散歸農十年積困爲之一舒然舊遺甫結新欠又積展轉騰挪智術俱窮卓興一軍現在肇慶勒辦客匪欠領口糧亦數十萬尙未知從何籌放欲勉強敷衍則一有征調輒藉欠餉爲辭多方阻抗欲遂分別裁撤又無從得此巨款既苦籌畫之已窮遂至補苴之無術此其大患二也廣東盜賊風行有出洋之巨艇有內河之快艇有各村莊之長龍艇皆船堅礮利聚衆橫行每出行劫又有包庇匪類爲飯主之紳士有窩匪之村莊歷來辦盜皆先籌備經費經費愈多則著名之大盜亦可設法捕除非是則人皆樂縱遣之以邀厚利亦積習然也而遂因循以至寇盜之充斥臣等懲治盜賊無稍寬假而欲整飭水師添造船隻窮究盜蹤之出入圍勦窩匪之村莊經費浩繁動苦無措見在各直省無不患貧獨廣東有貧之實而仍有富之名由於積慣浮靡之習眩人耳目故也又民間嗜利輕生以重利驅市人而使之戰皆能冒死邀功一貧則百計

俱廢今盜賊日積而日多經費日籌而日絀不必外寇之至卽內地伏莽辦理已形棘手此其大患三也就廣東現在情形論之民力之凋殘已甚而地方究屬全完利源之疏鑿已窮而商賈猶能周轉若及時從長籌畫尙足自強無如歷年之積弊廣收博用而虧負太深目前之補苴百孔千瘡而支持之術如去冬奉准部咨飭將鹽課地丁提撥京餉之款限於端節以前提解一半經臣等督催潘運兩司次第報解皆從銀號挪墊按卯催收課銀陸續歸還初次報解之款距今三月有餘始經結算清楚誠恐東北兩江防堵尙須添募兵勇一切

經費正不知於何籌措所有各省協餉亟應一例停止至應解本年京餉藩運兩庫已起解及半其海關稅項短解尚多已曡催該監督赶緊籌畫其藩運二庫年內應解之一半計惟竭力督催以冀陸續解京或不致有延誤臣等受

恩深重具有天良但使少可措手斷不敢將艱苦情狀上瀆

聖聽惟是廣東積弊由於粉飾過甚臣等若再隱忍不言則其患將不可思議此時若暫緩徵求俾地方氣力少舒尚可徐圖補救此又臣等愚慮體察大勢情形不

敢不縷陳之

聖主之前者也至張運蘭所部湘勇臣毛鴻賓前在湖南募集成軍借支湖南庫項八萬餘兩原議到粵即行解還延今半年有餘未能絲毫歸款張運蘭抵粵後勦辦巨匪屢著戰功其勇糧亦不能按期支放又已積欠銀數萬兩昨據張運蘭稟報定於五月十八日起程由江西陸路取道赴閩嗣又稟稱所部湘勇探知福建艱苦兼之路途遙遠山路崎嶇皆不願往多有散回原籍及在邊界屯聚候領欠餉者臣等一面飭張運蘭察看各散勇是否尚可招集以期迅速啓行一面赶緊籌撥

餉銀俾得有所藉以聯一軍之心斷不敢私此一軍爲留粵防堵之計即張運蘭素性勇往亦斷無聞警逗留遷延不進之理應俟其查明各勇散駐邊界情形再行據實陳奏所有粵省度支艱窘力難協濟閩餉並現催張運蘭一軍赴閩各緣由謹合詞恭摺附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防賊竄粵片 曾總督衙

再臣等接准曾國荃來咨知江南省城已於六月十六日克復從此東南底定永輯干戈薄海臣民同深慶幸此時大兵雲集縱有逋逃餘寇當如疾風掃籜刻日盪平惟湖州踞匪尚在稽誅江右賊蹤猶虞奔突臣等審度形勢通籌全局竊有所陳於

聖主之前臣聞金陵之克殺賊十餘萬人洪秀全之死黨得脫者無幾湖州之賊勢成孤立戡定之期可預計賊之奔竄最近皖南而皖省被創已深無可擄掠賊勢必併趨江西湖城既克之後左宗棠所部可由浙鼓行而西李鴻章曾國荃所部可由皖鼓行而南楊岳斌鮑超劉典各軍皆重扼贛西之地如此則江右一省迤東迤北迤西皆可無虞獨南路之防猶有未備今下游之賊屬聚撫建一帶往來於宜黃崇仁南豐廣昌之間與贛州南安相距僅數百里其與閩粵交界之處均無防兵福建山川阻深地瘠民貧各鄉皆結寨自守無肯從賊者是以此賊屢次入閩未嘗久駐惟嶺表地廣人稠無業游民數倍於耕作之眾且羣賊多籍隸粵東風土人情素所慣習其勢尤易於糾合前年黃金籠之潛謀倡亂實與金陵逆賊消息暗通近日於佛山石牌龍眼

洞等處破獲拜會謀逆數案皆有金陵匪黨爲之句結故以大勢論之湖州所屬各城以次克復賊必悉眾上竄而以粵東爲尾閭之洩欲制此賊之狂逞必以控制贛南爲第一要義前此浙西敗賊初竄江西曾國藩之意主於力保贛西兼顧兩楚獨開贛甯一路縱之入粵以免蔓延彼時臣等亦以金陵未復兩楚爲東南關鍵設被竄擾足以掣動江皖全局莫若姑聽竄粵其禍猶輕故亦未肯以兼防贛甯爲言今則事異情遷贛西固當保全而贛南尤宜扼守臣等愚昧之見竊以爲賊在江西分踞數城其勢甚散易於撲滅浙皖援師一時併

集至五六萬人宜及此時急籌勦洗之方一入嶺南賊勢又將復張左宗棠之圍杭州曾國荃之圍金陵不以急切圖功而以竄逸爲慮正爲此也溯查從前賊之初起本在廣西永安州官兵圍攻數萬人獨開北路使竄桂林其後踞道州又開東北一路使竄長沙官兵圍攻又數萬人復開西路使竄岳州一皆開其出路蹂躪完善之區以成燎原之勢今若復開南路使竄粵境其爲患何可勝言江西當四衝之地川原平衍以之據守則不足以之圍勦則有餘況今之賊勢異於曩時當其氣焰方張官兵但能尾追而不敢迎擊今則我強彼弱合

數省之全力乘大捷之餘威不於此時聚而殲旃尙復何待或者謂江西兵力恐不及遠逼令入粵然後慮之或易爲功不知兵貴乘時機不可失捨目前之要著而待後來之事機無此理也曾國藩等諸臣久在行閒謀勇兼備其器識過於臣等百倍豈不知計當出此然臣等既管窺所及亦不敢自外芻蕘通籌利病情形卽此賊注意竄粵猶當極力截剿稍殺其勢若無大枝勁旅截剿則全力所注必滋糜爛實亦不敢過存畛域之見知而不言假如賊勢窮蹙不必至贛卽已殄滅無遺則是臣等過慮亦於事無害現已飛咨曾國藩左宗棠楊

岳斌李鴻章曾國荃沈葆楨等會商調撥勁旅萬餘人繞越甯都石城一帶以爲扼賊南竄之計臣等亦卽派撥一軍會同福建臬司張運蘭所部湘軍於閩粵交界之處會同江西大軍進勦一面照行署南韶連鎮總兵衞佐邦南韶連道唐啟蔭督同各地方文武協力守禦請

旨敕下曾國藩等迅速酌量調撥兼守贛南俾無竄越是否有當臣等謹合詞附驛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官軍進勦客匪連破匪巢餘匪竄入高明縣境五坑地方現籌辦理情形疏會總督衙

奏爲官軍進勦客匪連破匪巢數十處餘匪竄入高明縣境之五坑地方現籌辦理情形恭摺由驛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肇屬客匪屯聚陽春之金堡企墩等處經署羅定協副將卓興等進勦連戰克捷該匪折回東安之富霖洞新興之天堂墟盤踞滋擾當經檄飭卓興相機進勦並派委候補知府史樸攜帶示諭前往相機招撫經臣等於三月初七日會摺

奏報在案該匪自本年二月竄入新興之後黨徒尚夥

所過村莊擄掠焚燒悉成灰燼復竄逼縣城勢頗猖獗疊據該縣文武飛稟告急又經檄調署清遠營右營守備侯勉忠先往應援並飭卓興拔營赶往督勦侯勉忠移紮新興縣城督勇防勦屢有斬擒該匪退走白村等處卓興由陽春拔營進至新興踏勘地勢查探賊匪虛實知新興東南悅塘一路便於進勦於五月初四日進紮悅塘並飭侯勉忠移紮車岡以期前後夾攻該匪聞我軍進紮即深溝高壘於山路密布竹籤並在險要處建設望樓礮臺計圖負嵎久抗卓興亦於悅塘要隘分紮營壘建立礮臺初七日該匪大股擁出悅塘前面之虎尾尖文筆嶺各山頂施放槍礮冀窺伺我軍虛實卓興正在出隊進擊該匪遽悉數引去連日伏匿未出卓軍滾營進逼因蓮村一路最爲扼要隨於十四日領兵前行該匪乘我軍築壘未成傾巢湧出卓興嚴陣以待並派小隊向前挑戰該匪見而卻退我軍正追赶間忽伏莽四起拒殺當先壯勇一名山嶺之賊亦乘勢衝下卓興派隊迎擊槍礮齊發殲斃多名該匪奔回老巢拒守至夜戌刻卓興聞報賊匪分途攻撲我軍分紮之蓮村悅塘各營並探悉該匪於山澗內設伏數千欲俟我軍往援各營卽以全力突撲芳園大營卓興知其夜出

必有奸謀隨選派勁卒堅守大營潛督親軍銜枚疾趨繞出賊後該匪攻撲悅塘營盤正急不虞我軍已抄出其背內外夾擊勢不能支被我軍殲斃無數當場斬取賊目首級四顆奪獲大紅旗二面其蓮村芳園各營亦皆悉力堵住該匪敗回巢穴堅匿不出卓興因見匪營中路重重險阻無隙可乘擬由該處左旁繞出匪巢之後乘其不備據險進攻二十一日五鼓蓐食親率全隊繞道潛行令候補把總陳樹棠管帶鄉導壯勇三十名由丹蝶山而進先派把總莫善喜外委林洛率隊由富貴村從旁直包過匪巢後路並密令把總卓梅孫周外

委陳來陳牙等分帶勁勇設伏接應該匪隨同五六千人蜂擁出拒與莫善喜等接戰卓興令外委鄭耀光帶勇吶喊殺入該匪驚駭慌亂匪首戴梓潰親率悍賊數千前來策應由迴龍河突出卓興麾兵橫截並令外委王維忠帶勇從後抄擊該匪進退無路四面被圍奪路狂奔把總卓梅等伏軍四起一齊衝殺槍礮迴環斃賊不計其數我軍勇氣百倍攻進匪巢拋擲火罐火包各巢同時火起該匪且戰且走我軍攻擊所至無不一以當百奮迅異常維時侯勉忠及新興縣文武亦各帶兵勇由東路夾攻賊勢益絀四散逃竄當將古院迴龍碧

塘布乾白土稔村雲河各處縱橫三十餘里之大小匪巢八十餘座盡行攻破一路斬殺斃匪千餘名礮傷者不計其數當場割取悍匪首級三百四十六顆奪獲大銅礮十二尊大鐵礮三尊撞槍洋槍百子鳥槍大旗等項數百件僞印一顆火藥鉛子無數兵勇亦間有傷亡餘匪隨向五坑客村逃竄等情據卓興等稟報前來伏查客匪句結悍賊戴梓潰等到處滋擾其迹雖甚兇暴而其情實爲攫食求生 臣等初擬鋤其頑梗去其脅從如該匪能將賊首戴梓潰交出卽應分別設法安插經委員史樸再三曉諭該匪反恃戴梓潰爲之主謀多方狡辯與官軍相持其勢不能不一加勦辦此次卓興督軍會勦謀定後動盡一日之力攻破大小匪巢八十餘處餘匪悉竄高明縣屬之五坑查五坑客民與高明土民相持數年負山阻險其力足以自保而由五坑東南出四會以達鶴山由五坑東北出合水以達高明均不過數十里其南徑達恩平之尖石墟爲該匪民本籍此次竄入五坑者尙七萬餘人五坑接連老香山等處皆係客民足以暫息一時而田山屋宇萬不足相容其蓄意在竄同開平恩平各本籍而該處土民防堵甚嚴是以徘徊新興高明之交不敢自決鶴山古勞附城兩處

土客和議甫成其雙橋之客民亦有附入此股者若復擾及鶴山和局又虞決裂土客之曲直是非幾不可以理喻其挾仇憤相殺此吞彼噬各不相讓至兵連禍結積十數年而不一悔悟所謂劫運生於人心竟不知所終極 臣等惟有竭盡至誠以相感動責令交出逆首戴梓潰等而後徐籌安集之法一面檄飭趁此聲威相機布置以杜其四處蔓延之路至此次接仗員弁兵勇實屬著有微勞應懇

恩施格外准與彙案獎敘以示鼓勵其先後傷亡兵勇弁飭行確查分別咨部賞卹謹合詞恭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粵海關歲徵課銀不敷撥解疏 會總督衙
奏爲粵海關歲徵課銀不敷撥解謹將實在情形恭摺
縷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等准內務府咨具奏粵海關欠解廣儲司
公用共七季銀五十二萬五千兩請將監督 臣毓清暫
行革職留任勒限年內解京儻再逾限卽行嚴參懲辦
並將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藩司一併交部議處等因同
治三年四月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欽遵查照辦理 臣等伏思廣儲司公
用一項係供奉

內廷要需近因支放浩繁已屢由戶部借撥備用粵海
關積欠巨款未能催解接濟以致上塵
聖慮撫衷循省悚懼滋深溯查粵海關向來徵收課銀
每年解京之款則有內務府備貢銀五萬五千兩廣儲
司公用銀三十萬兩支撥本省之款則有例解藩庫正
額銅觔水腳銀四萬三千五百餘兩例解糧道庫普濟
堂公用銀四萬兩其餘銀兩除支給通關經費外如有
徵存隨時解交部庫此定制也然從前沿海各口與洋
人通商者僅一粵海關歲徵正額盈餘八十餘萬以一
口總天下之全利出入有常支放有節故辦理自有餘

裕洎五口通商絲茶兩稅多歸上海粵關已形減色然綜五口計之福厦兩口出入貨物不越省境甯波則甬江一水上及奉化旁通曹娥江以達紹興不能及遠惟上海一口攬江浙之利兼通楚皖貿易之盛駕於廣東而江西湖廣商賈交易距廣東爲近猶能與上海分據其半而且西通四川以達甘陝亦時有赴粵販運洋貨者徵收課稅有盈無絀又准部咨不計額數或溢收至百數十萬二百萬例解之款照常支撥無憂短乏自咸豐十一年內江通商廣東洋稅歲漸蕭索而通計同治元二年中徵收猶及百萬額課並無減少但此百萬成

數除扣還英法兩國五分之一已去四成又有償還美國商耗銀隨時於所徵該國稅鈔內扣抽二成此二款每年約共計數十餘萬兩仍有稅務司經費及書役薪水一切支銷月需二萬餘兩每歲二十餘萬兩計實存銀僅二十餘萬兩而已況有購買外洋船礮經費有火輪兵船借支經費不但庫款存儲支發一空又復透支借墊計數甚鉅且同治元年內閣省劃扣洋商貨本銀二十萬兩令商人持照來粵抵兌此項不獨無實銀可收所有英法兩國二成扣款仍須按結籌給現銀適戶部亦於是年奏撥京餉期限嚴迫不能不儘數應解以致例解廣儲司銀兩歷年短缺積欠至七季之多去年秋冬以後粵海關收數日形短絀本年春夏兩季每月報徵不過四五萬兩此後萬不能及常年徵收之數是以臣等前經奏懇將內務府廣儲司公用銀兩勻歸各省通商口岸分解經戶部議駁細詳部臣之意以現在通商口岸多係用兵省分隨時支放兵餉與其攤派各口仍無報解之實際不如援守成案猶存照例之具文是臣等之審時度勢知其萬不可支而非敢推諉部臣之責成督催亦出於萬不得已而非有苛求然國家立法之本意首在於平情庫款出入之常經亦必

要諸久遠各省之藉口用兵難期報解者一時之私計內務府之公用銀兩取諸洋稅者萬世之常規值此籌議已窮之際必求變通盡利之方竊計軍務告竣以後江海貿易必總匯於漢口爲其處江漢適中之地南經湖南以及雲貴北界河南西通川陝舟車輻輳包攬無遺次則上海天津上海爲江浙之襟帶天津爲直隸山東山西水道入海之咽喉百貨銷販來源較遠又次則廣東福建又次則九江鎮江又次則牛莊煙臺大局情形可以臆揣此時兵勇之所集與日後商賈之所趨均宜預爲籌計臣等見部臣指撥海關課稅僅廣東福建

天津牛莊煙臺各口審察大勢斟酌提解具有權衡而內務府公用爲廣東例解之款各省不能代籌若論經久之規則廣東以一口洋稅分至十餘口例解公用銀兩按口攤派自屬大公至正一定不易之辦法若以此時驟難更定章程仍須照舊例完繳則請循照定章先儘徵存銀數報解內務府備辦貢物而後核計盈餘若干存候部撥暫緩京餉工程之勒限督催以資周轉不然徵數大絀於前指撥倍加於後無論如何設法騰挪萬無可以支持之理且查粵海關出口貨物以茶葉爲大宗爲冬季最旺收數今茶莊既移至福建上海漢口等處多不來粵花旗連歲用兵棉花迄無至者勞心焦思無從設措實關省運衰旺之數非人力所能施此後徵收歲益短絀亦在意計之中若徵收止有此數而催解紛紛挪東掩西顧前失後在各衙門飭令報解原不暇緩急會商在粵海關止此收數斷不能憑空敷衍此時督催非不嚴急實窮於變通挪移之計臣等留心察看監督臣毓清經理稅務周詳勤慎商民均極悅服洋人亦無閒言而於撥解餉項尤能苦志籌維不遺餘力際此艱窘之時徵收稅銀入不敷出無從措手現在指撥部

庫京餉銀三十萬兩僅解及五萬兩又奉撥定陵工程未解銀二十餘萬兩應解米艇備貢銀積欠至數十萬兩卽奉部議准以正額銅觔水腳銀兩抵辦紅黃飛金亦未能照數解歸藩庫至例撥糧道庫銀兩亦復欠解甚多所有前項積欠廣儲司銀五十二萬餘兩勒限年內解清體察情形實屬無可籌措合無仰懇

聖主逾格鴻慈

敕部核議查明粵海關徵收實數究應儘解何款庶使監督臣得以盡力籌畫臣等亦得以據實督催而於各衙門指撥提用之款亦不至虛懸無著貽誤要需揆之

歷來辦理成案亦相符合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保獎勦辦北路賊匪紳勇疏會總督銜

奏爲查明勦辦北路各股賊匪尤爲出力紳勇遵旨核實補獎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粵東自咸豐四年以來各屬匪徒蠢動擾踞城鄉北路之南雄始興翁源佛岡清遠連州陽山連山樂昌仁化英德各州縣廳歷年勦匪守城復城解圍在事出力各紳勇人等均經前督撫臣隨時具奏欽奉諭旨准將出力官紳擇尤保奏前撫臣黃贊湯以粵東新舊獎案愈積愈多復經會同前署督臣晏端書附片具

奏派員核實清釐等情奉

旨允准各在案茲據軍需總局司道先將北江紳士歷年著有勞績補請獎敘核議具詳前來臣等伏查北江南韶連所屬各州縣廳並廣屬佛岡清遠二廳縣地方崇山峻嶺港汊紛歧多爲藏垢納汙之區自咸豐四年起至十年止七年之間羣盜蜂起其著名巨匪由鄰省竄入者則有石達開翟火姑許里光花旗股匪翟開明等約五六股由本省串合者則有陳金缸練四虎朱子儀賴子桂曾超周春梁柱等約十餘股兵端肆起幾如蔓草隨薙隨生省垣於咸豐四五年間紅匪解圍以後接辦洋務官兵力不能遠顧專恃地方官督率紳士籌兵籌餉自爲支持其餘零星小股倏起倏滅由官紳隨時勦辦反幫同官兵防堵截擊戰功疊著之案又復數起一皆用民之力竭民之財事更數案時逾數稔徒有行查敘獎之虛文而無彙案奏保之實惠臣等抵任以來接見紳士申述各案情由爲之憮然不安於心現在江浙竄匪麕聚江西南雄爲粵東門戶地方官舉辦團練章程士紳據此爲言每至氣沮是

皇上大公之仁澤施滂沛而疆吏壅遏不行不獨無以昭示紳民亦實有乖

國家報功獎能之典臣等督飭司道設立獎卹局查明歷年各州縣辦理防勦及捐資募勇有功地方之紳員逐案清釐分別彙請獎勵除東西兩江所屬州縣另行分起辦理外所有以前北江出力各紳勇謹擇其尤爲出力者查明核實酌保並將案由逐起分列清單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分別給予獎勵俾資觀感而昭激勸各紳等履歷另行開明咨部核辦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長隨虧餉爲子增朦捐官職咨提審辦疏 會總督衙
奏爲長隨虧餉爲子增朦捐官職咨提審辦請
旨將朦捐各員革職解訊以肅法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廣東各州縣長隨舞弊營私積成慣習其
權力足以交通賂遺散法橫行查有已故補用同知潘
銘憲於咸豐九年代理揭陽縣任內批解是年地丁銀
二千一百兩飭長隨唐福解赴藩庫投納該長隨挪移
爲其子唐應坤朦捐同知分發福建竟將正項宕延直
至潘銘憲續飭管解稅羨銀二千八百兩來省該長隨
復擅移完前次地丁解款餘銀七百兩又爲其女壻王

有源湊數報捐縣丞分發廣東並將交解稅羨文批及
存房稿件抽出銷毀潘銘憲交卸回省查悉前情爲所
脅持尚冀幸其照數歸還勉强容隱迨潘銘憲物故後
其子潘福輝屢向追催另遣家人錢升具呈投控藩臬
兩司衙門經查唐福卽唐希燕又名唐錦籍隸湖北荆
門州其子唐美中唐美謙唐美讓均經朦捐官職唐美
中改名唐應坤以同知分發福建其壻王有源報捐縣
丞分發廣東曁飭廣州府梅啟照署潮州府陳毓書候
補府嚴家疇及南番二縣查明唐福前在潘銘憲揭陽
縣署中充當長隨被控舞弊妄爲事皆有因又經委員

密前潘銘憲親子潘福輝歷舉各情均屬相符經潮州府飭差查拏唐福逃往伊子唐應坤福建寓所躲避由藩司詳請分別咨提參辦前來臣等伏查州縣批解銀款來省不能不假手丁役而款目有定不容挪移上庫有期不容延緩此案代理揭陽縣潘銘憲長隨唐福即唐希燕又名唐錦先後領文管解地丁稅羨等銀來省輒敢任意侵挪爲子壻滕捐職官事後復將解文稿件銷燬滅迹實屬膽大妄爲目無法紀見經移咨福建撫

臣委員將該長隨拏解來粵從嚴究追懲辦至唐應坤係長隨之子縱未動挪公項亦不容冒濫衣冠況該長隨唐福謬妄如此其子其壻未必無通同舞玩情事所有唐福之子唐應坤福建候補同知及其壻王有源廣東候補縣丞捐陞知縣上年領解廣儲司關餉進京兼請咨引見在部更名秉廉見已同省應請

旨一並革職由臣等咨提唐福唐應坤父子來粵與王秉廉質究明確分別追繳按辦以懲弊玩而肅官方唐福次子唐美謙唐美讓滕捐何職見逃何處統俟唐福唐應坤到案究明分別咨革提究似此骫法營私不獨名器之所關抑亦風化人心之所係臣等不敢稍存寬

假以長姦頑謹會銜繕摺

奏參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廣東盜犯懇請變通例文辦理疏　會總督衙

奏爲廣東盜犯有須變通例文辦理之處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律例乃

朝廷之大法推本人情體察時勢舉其大綱而各省民情變幻百出有同一例文而情事迥不相侔者承平日久官吏習爲寬容皆務避重就輕不肯認眞辦理廣東民情獷悍用法尙嚴因循既久風俗日壞一二强幹之吏懲辦盜匪法外用刑駭人聽聞若已故潮州府知府吳均在任致斃盜匪動以千計至今民尸祝之咸豐四

年紅匪之亂前督臣葉名琛拔捕餘匪至數十萬人地方安靜四五年之久洋人入城變端驟起而土匪無稱亂者良由各州縣縱盜養姦醞釀太深一經懲創亦可少收其效至使百姓以用殺爲快而當時盜風稍獲止息轉瞬又加熾者實以例文拘牽太甚中材以下以循例爲能一時之整頓萬不能敵數十百州縣之醞釀臣等體察情形歷考從前奏定省例有急需量爲變通者數端如例載打單捏造圖記夥衆嚇詐爲首發邊遠充軍爲從杖徒其無圖記者爲首亦止於杖徒此條專爲廣東沿海地方有此風氣而言臣等考求廣東盜風之盛農夫販豎交耳密語卽起行劫惟盜賊之有根柢者乃始託於打單凡打單必句結各路村莊分黨四出窺伺盜首出具姓名圖記勒派數目惟所需索故行劫暫而打單常行劫勞而打單逸行劫隱而打單顯行劫猝至被劫者人手稍强猶或勉爲抵拒打單則沿途密布黨羽稍拂其意登時號召擄掠一空從無敢與爲忤者行劫打單相倚爲用而勢益橫獨恃有罪不至死之例每破一案自認打單卽不能科以重罪道光三年拏獲打單匪犯何靈忠等訊有搶劫擄贖重情仍分別擬斬聲明打單輕罪不議臣等以爲打單行劫本無二致原

情定法各有攸宜應請打單夥衆至三人以上及帶有刀械火槍者均以盜論又例載捉人勒贖任意凌虐及自盡者爲首斬候無凌虐重情止圖獲利關禁勒贖爲首遣發新疆爲從均減擬其後續增條例分別擄捉人數次數及擄捉幼童婦女各依本罪加等問擬此條亦專爲廣東福建有此風氣而言臣等查廣東擄捉之案約分二端械鬬私忿互相擄禁以鬬很爲意不必圖利盜賊擄捉或起意擄禁勒索或因行劫見其家老父幼子擄去詐贓其家至不敢報案忍心出資回贖有苛索不遂竟至斃命者此則專主圖利而兇很爲甚蓋盜賊

行劫劫所能取而已擄捉勒贖則所不能取者直令事主自括所有奉之臣等以爲其罪當加於强盜一等豈可更從輕擬各州縣積習相沿凡詳報擄贖之案必援例文加並無凌虐一語以爲從輕問擬之地縉紳大族被人扭捉關禁逼勒其爲凌虐何以加茲故以事論凡擄捉者罪惟均以情論則械鬬私忿當以有無凌虐定罪盜賊擄捉求財何庸更問其有無凌虐詳繹例文依本罪加擬之處亦因擄贖科罪太輕仍按所犯本罪情節輕重加等問擬而自咸豐五年經部議准盜案一依本律科罪各州縣辦案乃反因有擄贖情節遷就例文

區別等第是因擄捉而反寬其行劫之罪於義尤爲乖舛臣等以爲擄捉勒贖但係盜犯皆應斬梟其因私忿互相擄禁始行分別加擬以符定例又例載將腹裏人口用强略賣與境外土官土人屬寨去處圖利比依將人口出境律擬絞候誘捉婦人子女爲首絞候爲從杖徒若以藥餅及一切邪術迷拐幼小子女爲首絞爲從發極邊充軍廣東近年略賣人口出洋之案例無專條而情節特重緣英法各國開墾南洋諸島募人傭工姦猾之民因而略賣人口漁利屢經拏案未一嚴懲積久遂至橫行愚民被其脅誘動輒數十百人載出海外與洋人交易多索買價被買者語言不通自以爲受雇傭工　經出洋永無下落其略賣人口夥黨船戶句通共謀並無分首從人口數十關閉倉底謂之買猪崽其事較之誘拐子女爲加慘其情較之人口出境爲倍重臣等以爲宜明定罪名凡洋人招工出洋准其開設招工所聽人投充但有指引情事即按人數科罪設計誘騙略賣者皆斬又廣東省例載道光二十四年奉部議拏獲洋盜供認行劫重情如無事主報案仍應照案行查勘訊明確不得以幷無事主報案遽照犯供定讞等語臣等查盜案緝捕參限甚嚴又例須賠贓各省地方呈

報盜案常至凌厲州縣亦恃例文之足以相脅制也廣東劫案繁多不獨不能追贓即盜犯亦不易獲乃至以呈報盜案爲大忌需索磨難使不得伸訴百姓亦遂以報案爲累相爲隱忍被劫民戶或係鄉村居民或係店鋪或係經過客商江洋劫案則本省客商與外省客商參半大率報案者十之一未經報案者十之九至有致斃事主無人報案者各州縣鄉村小路詳報無名男子被殺報驗皆盜案而無主名開獲一犯就所供認二三案行查各縣動須傳訊事主補勘補詳或事隔數年事主無可傳訊即不能定讞盜賊享行查之利事主反受

拖累之苦滯礙已多至於洋盜行劫率在大海風濤之中搜賊殺人焚燒船隻卽事主亦不知名姓行劫地方又不知坐落何縣故海洋報案更少於內地獲案行查之難亦更甚於內地武營拏獲盜船有賊有供有兇械有正盜有夥黨甚或有血迹可證而必責令地方官勘詳舍近而求諸遠舍實而求諸虛每訊一盜犯文移往復疑難萬端亦見數十年來釀亂之由此又省例之急當變通者也以上四條多係廣東專例與近年辦理盜案依本律科斷實多牴牾州縣官能顧考成已屬難得既難保其有奉公之心亦難望其有整飭地方之意每於辦理此等盜案因循瞻顧不能成讞臣等身任封疆爲

朝廷宜法禁姦自應明定例文使與本律不至參差庶州縣有所循守以持刑罰之平而不以瞻徇廢法其廉幹之吏亦可不至以非刑立威於廣東除暴戢姦之意似亦甚有關係請

旨敕下刑部依照本律酌中定議俾有遵循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盤獲鄉試頂名入場人犯押發審辦疏
奏爲盤獲頂名入場人犯押發審辦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同治三年甲子科鄉試臣入闈監臨督率
提調督糧道郭祥瑞監試候補知府袁浻錫分派文武
員弁暨各學教官嚴密稽查搜檢以防夾帶傳遞代倩
鎗手等弊有新甯縣監生朱鴻達一名經巡綽官候補
從九品呂賢均趙惟歧於進號時盤查該監生形跡可
疑據實面稟當交提調傅新甯縣學查驗該學教諭林
澄輝以監生例不由學管束無從辨認隨訊該監生供

稱實係新甯縣童陳茂成與同縣監生朱鴻達相厚朱
鴻達臨場陡患病證自以數百里赴省鄉試不肯甘心
因囑陳茂成代一入場於歸號時遇一素相識者詢以
何得來此即經巡綽官盤查得實實非積慣鎗手亦無
得財受雇情弊等語臣查科場
大典頂名入場應照例懲辦隨將該犯押發廣州府飭
傳朱鴻達到案質究據報朱鴻達先已遠颺除催飭查
拘務獲提同研訊實情并飭藩司查明朱鴻達捐監年
月咨部斥革外謹遵例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廣東大概情形疏 會總督衙

奏爲遵

旨查明廣東大概情形據實覆陳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三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有人奏蘇州勇丁散回廣東佛山等處一月內連劫至數次數十次不等番禺等處散勇至千百成羣帆檣絡繹有糾衆攻打花埭情事毛鴻賓不能安插等語該省有如此情形何以未據毛鴻賓等奏報現在揚州

師船又經富明阿裁撤分起回粵當此各路勇丁紛紛遣散該督撫等自當振刷精神安爲安插豈可毫無措置致告捷之餘別生枝節重擾吾民著毛鴻賓郭嵩燾一面將各該處被劫情節據實奏聞無許遁飾一面將散回勇丁設法安置並遵前奉寄諭將應發師船欠款趕緊籌備儻一味顢頇致散回勇丁再生事端惟該督撫等是問原摺著摘錄鈔給閱看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悚惕難名竊查粵東山海交錯風俗素號強獷無業游民往往聚而爲盜積弊相承由來已久近溯自咸豐四年紅匪倡亂蹂躪遍於通省屢經官兵勦辦殲戮不爲不多而匪民如莠旋薙旋生是以臣等上年九月涖任之初卽會議整頓捕務督飭各路水陸文武員弁廣購綫目設法查拏或出海遊巡或入山搜捕至於內河各處巡緝尤嚴臣等復因各屬獲盜解勘進省聽候部覆展轉需時並經

奏定新章令各州縣將搶劫各案人犯就近解赴道府審明正法欽奉

諭旨遵行在案自上年九月後迭次獲辦洋盜余亞宋等二百六名又自十一月至本年二月彙辦各屬盜犯賴亞旺等二百三名均經先後

奏報其二月以後彙辦各犯亦正在分起陸續具陳從未敢稍涉顢頇本年五月間聞南海之橫岡墟有匪徒嘯聚四出搶劫經派勇弁拏獲張亞鑒張亞昆陸淫眼有陸單眼允等二十餘犯人心稍定隨聞佛山機戶有聚衆拜會之案密飭員弁會拏獲犯陸亞坤嚴亞紀二名又於番禺之石牌村擒獲巨盜池亞敏池亞已等多名番禺之龍眼洞獲犯樊妹仔樊蘇喫等多名併供有起旂謀逆實據此數案均於該逆等尚未起事之先經臣等訪聞明確密飭地方文武速往掩捕不煩兵力而犯皆就擒故近日匪蹤稍知斂戢至若南海番禺香山

東莞新會各縣地廣人稠盜匪出沒無常每月據報搶劫之案間有數起此誠事所不免若如言者所奏一月連劫四十餘次則聞所未聞卽其所指佛山一月連劫七次臣等檢查報案本年二月間有店戶朱喬許被劫一案係在佛山大基尾地方又七月間有永生押店被劫一案係在佛山隔塘地方均係南海縣所屬此兩案失事相隔半年非惟無七次之多亦不在一月之內且係土匪搶劫並非散勇所爲案牘具在歷歷可查無能遁飾又花埗在省城之西十里許居民多以種花爲業並非城寨市鎭言者乃謂散勇千百成羣帆檣絡繹糾

眾攻打花埗實不知其得自何所傳聞至謂蘇州之勇散回廣東則猶未能究知廣東之情形查廣東自上年至今由本省遣散者陳金缸餘黨十餘萬李復猷餘黨數千廣西容岑各股數千各起裁汰勇丁數亦逾萬由江南北遣散者江浙各軍原募廣勇數萬紅單船勇數千資遣降眾數千又由賊中逃歸者亦不下數萬至於蘇州遣散之降卒不過二三千人合之前數加增無幾臣等每念此輩兇頑成性時虞滋事當檄飭各路營官將遣撤勇丁及各起降人分別造具名冊由各州縣妥爲安置責成各鄉紳耆及該戶族人等稽查約束並經

臣等出示曉諭喻之以禍福維之以恩義俾大眾咸知凡散歸本籍之人但能安分守法卽與平民無異百姓等不得追尋前憾私相仇殺敢有故態復萌生事不法者准鄉老族長報明地方官立時捕拏加等懲辦臣等不敢保其必無反側默計力猶足以制之故時刻小心嚴防而仍相與持之以鎭靜每於接見各屬官紳之時詳加查訪僉言此次安插人數雖眾然在鄉閒尙能相安至富明阿裁撤師船聞於七月間開江現在尙未抵粵言者謂蘇州散勇不能安插亦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又查江西南安府與廣東南雄州接壤中隔大庾嶺

其會昌等縣與嘉應州接壤中隔筠門嶺定南信豐等處與連平和平各州縣接壤則山徑更爲叢雜皆無水路可通是以兩粵謂之嶺外自古爲昭而言者乃謂金陵潰出之賊難保不由江西水路窺伺粵東尤不知其何據抑臣等所深慮者廣東盜匪淵藪如北江英德連州一帶多係深山窮谷前此鄧二尺七馮九指等均以積年逋寇結連村寨負險自固儼然大敵臣等檄調張運蘭一軍攻勦數月竭盡兵力僅乃克之而東江西江各處河面向來盜匪窺伺行旅東莞縣屬之鐵岡河面埔聚尤繁沿岸村民多與匪通爲之接濟亦經臣等飭

調兵勇前往圍捕刻下李世賢汪海洋等諸大股麕聚江西水陸援師不下十萬人而贛南一帶防堵未能嚴密一入粵境則潛伏之姦閭風思逞積慣之匪乘機竊發原奏所論金陵潰賊所慮猶有未周益江西竄擾之賊不待金陵之增益其勢已極鴟張伏讀

諭旨深慮告捷之餘別生枝節臣等反復籌思汗流浹背不能不殫竭愚誠以期上副

朝廷邊嶠安危之寄下拯斯民水火深熱之憂惟有遵旨振刷精神勤求吏事疏通民氣以爲弭亂之原庶可免於罪戾又原奏謂臣等一味勒捐罔恤民隱以致富

紳大賈紛紛逃匿死亡民閒憾之切骨外國載之新聞則臣等有不敢不一辨者上年捐輸由前署督臣晏端書前撫臣黃贊湯

奏派太常寺卿龍元僖等勸辦臣等以廣東之富在商而不在農歷來廣東之捐多由地畝攤派轉累及平民而不及富戶迭次辦理京米捐輸由各州縣派辦艱難萬狀臣等稍爲更定章程但指捐商富以稍紓平民之氣乃巨富林青萍蔡贊等因而逃避香港陳守善徐瓜林等因而逃避澳門其平日皆比附洋人以財自雄一席之費動輒萬千歷年籌捐京餉從無報效臣等以此輩豪惡習慣趨避無足深怪言者乃不責此輩之刁頑而責勸捐之偪勒其果有無偪勒南海番禺捐生具在可一問而知之臣等常以廣東人心之迷亂爲大可憂原奏乃更加以逃匿死亡外洋屋房飲食之費數倍內地此輩若不惜一死何不死於內地而乃走死澳門香港耶是又大不然矣且此輩平日舉動嘗爲鄉黨之所鄙薄縱令果死何關民閒之休戚而爲之切齒洋人新聞紙載其本國事蹟皆用英文上海香港則專以牟利姦僞之民附刻一條納銀一元藉以散播謠言凌辱官長此事在洋人且恥言之安可據以登之奏牘且亦不

知勸捐籌餉事處萬難原奏之指摘乃更甚於捐戶既禁之籌餉又責之安插降民局外之議論不顧局中之艱苦臣等所爲不能已於言者此也

皇上如天之仁不加譴責而以原奏鈔給閱看以愧其心臣等若隱默不言此心益無由自明於

君父之前負咎滋大再富明阿裁撤師船聞已分起開行一俟抵粵後當與管駕各官會商撤遣此時實無餘力預籌閒款爲該師船彌縫積欠然亦不能不苦志經營勉籌安置之法總期盡一分之力清一分之餉以冀仰慰

宸廑所有臣等遵
旨覆奏緣由謹合詞恭摺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此次原稿暢論粵東情事至爲詳實寄雲倘書用幕友徐灝之言直謂粵東竟無一盜怪問之曰原稿言盜案繁多御史之言皆實必言無盜御史之言乃爲虛耳予曰御史風聞言事不論虛實吾輩當求所以自立之道豈足與言者較勝負哉爭之再四始得將

辦理盜案始末略一申敘而意仍主於迴護未幾御史周星譽復以盜案爲言奉
旨與督撫覆奏不符飭將軍瑞麟密查虛實情形明者可與深言不明者雖反覆言之亦無如之何也自記

郭侍郎奏疏卷五

江西竄賊闌入粤界熟籌防勦情形疏 會總督衙

奏爲江西竄賊闌入粤界熟籌防勦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次因江南克復湖州踞匪尚在稽誅江右賊蹤時虞奔突審度形勢通籌全局似宜扼重贛南當經臣等於七月十八日具

奏在案查逆匪麋聚江西撫建一帶經鮑超攻勦許灣賊營斃賊數萬於是崇仁宜黃東鄉金谿各路踞賊陸續棄城而遁歸併南豐會集各股賊衆徑犯甯都由甯都分兩股一出洛口一出雩都而會集於信豐其南豐

踞賊接續竄據石城瑞金會昌與信豐之賊連屬於安遠數百里間賊勢蔓延南雄嘉應兩州屬及惠州之和平連平等州縣同時告急八月初八初九等日援及南雄州屬之中站初十日分隊進偪州城城東龍口墟牙溪迤西至李木村瓦子墟牛岡地等處處處皆賊經南韶道唐啟蔭派委都司衛鄧紹忠候補知縣張克良督帶兵勇擱頭迎勦十一日在湖口墟地方遇賊前隊迎勦獲勝賊於州東之長鋪橋及中站等處紮立大營分股橫出大庾縣屬之游仙而南雄迤東之始興翁源迤西之仁化樂昌皆爲賊蹤所偪近據獲賊探供稱有云取道南韶順流直下者有云江西上竄之賊分花旂黃旂兩股花旂賊欲徑竄廣東黃旂賊欲由福建竄廣東察賊情似趨重楚粤之交以圖四竄而惠潮嘉三屬界連江西福建無在不可竄越賊之注意廣東爲最甚廣東沿邊設防處所亦爲最多是以臣等前此兢兢以扼守贛南爲急曾經分咨曾國藩楊岳斌沈葆楨等調撥勁旅萬餘人繞越甯都石城以爲杜賊南竄之計並請

敕下遵行蓋以天下大局論之東南財賦之盛聚於江浙江西兩楚皆處腹地廣東遠瀕南海地勢獨偏各路統兵大員謀使廣東一省承其禍以紓東南之憂亦未盡爲非計然近日軍情與江西初被賊時迥異近日事勢又與金陵未克復時迥異江西被賊之始僅有席寶田江忠朝韓進春等軍其勢難以圍勦金陵踞賊尚在賊亦首尾兼顧不能遠竄繼而劉典王文瑞等軍由湖南馳援王德榜王開琳等軍由浙江馳援鮑超周寬世等軍由皖南北馳援楊岳斌奉

命督辦軍務江西援軍多至七八萬人足以四面掩擊聞仍定計開贛甯一路縱使入粤臣等初亦不敢置辯迨聞金陵克復之信知賊勢必圖遠竄即經反復函商以爲賊之竄粤自在意中但得一軍截擊則以敗竄而

歸於粵與合撫建各股之賊整隊徐行以趨於粵情勢絕不相同江西援軍皆一時名將老於戰陣兵力又極有餘裕若不一謀截擊卽萬非廣東之力所能支持且賊勢一蹙於江浙再蹙於江西兇悍之氣亦稍衰矣一入廣東所在伏莽羣起相應賊黨之散歸者廣爲嘯聚其勢必復加熾則亦天下之憂也近年廣東投誠散歸之賊黨及各路遣散兵勇合計數十萬人無時無處不憂其蠢動滋事歷春以來淫雨數月惠潮嘉各屬水災迭告西北兩江同時幷漲田禾廬舍淹沒頗多適於此時有大股賊匪之闌入官愈窮於轉輸賊愈便於擄掠

則尤廣東之憂也江西之力不足以制賊豈能望其兼顧廣東若專爲肅清本境之計休養餘力不以勦賊爲意而以偪賊他竄爲心臣等實未敢信爲正辦臣鴻賓前在湖南四路用兵東西枝柱進兵湖北越勦廣西援黔援川同告肅清又皆裹糧以從而接濟皖浙各軍錢糧軍火轉運如梭難以數計儼然東南諸路一總糧臺卽如現駐江西之精毅營江忠朝精捷營席寶田均爲該省力持全局其始實由臣鴻賓奏派前往爲先手制勝之著奏牘具在歷歷可據假使臣當日少存畛域之見則江西之糜爛不待今日而早不可支湖南以一省之餘力供數省之需而不辭徵調之煩江西以各軍之全力勦一股之匪而徒爲縱遣之計賊勢方蔓延贛南甯都雨府一州之地而遽舉杯相慶請補行鄉試若幷本境之南贛甯都各郡縣任賊蹂躪亦不在其意計中者此臣等所尤惘然不解其何意者也現在江西全境刻期肅清廣東既承其禍湖南之桂陽桂東亦恐受其害賊勢一逞又成不了之局臣等現以南雄軍情最爲緊急飭令南韶連道唐啟蔭統籌全局嚴密防勦鄭紹忠一軍已飭募足三千人潘其泰募足一千人與張克良管帶之親兵五百人擇要駐紮紳士葉德全等團練

雄武軍五百人卽飭布置城守事宜另飭湖南記名總兵易榮華湘勇一千五百名暫行留駐龍南要隘以防竄擾始與翁源股匪添委陽江鎮總兵任星元選募郴桂勇一千名相機進勦龍南緊急則以始興防勦爲要著大庾緊急則以仁化防勦爲要著並飭署南韶鎮總兵衞佐邦募備壯勇一千名籌辦韶州防務兼爲各軍後路應援亦可分顧始興翁源一路又令參將張貴統帶北江巡船整肅江防仍歸任星元節制以期水陸互相策應此北江辦理防堵之情形也其東江一路自大埔以西至鎮平均與福建汀州府屬連界汀州鎮總兵

闌鎮國勇敢能戰張運蘭凱字一軍亦已馳抵汀州此
路情形略鬆惟嘉應所屬之平遠與甯與江西會昌長
甯各縣交界惠州所屬之和平龍川連平與江西定南
龍南安遠各廳縣交界賊勢緜延數百里之地廣東數
百里邊防亦遂有應接不暇之勢石城瑞金之賊必由
會昌入粵而以筠門嶺一路爲最著稍南卽平遠之八
尺墟現飭方副將一軍駐紮八尺墟以扼其衝而和平
之下車江口岑岡等處要隘均爲賊匪迭次竄擾熟路
已咨請提臣崑壽就近撥兵一千另募勁勇一千派委
遊擊常秀管帶馳赴和平擇要駐紮潮州鎮翟國彥惠

潮嘉道鳳安派委守備許步雲帶前隊勇六百名前赴
嘉應協防一面預雇壯勇二千名探聽賊蹤馳赴援勦
臣等已飭翟國彥親行督師兼顧惠嘉一帶邊防以資
得力仍令吳贊誠察看情形賊勢何路緊急兵力何路
尙形單薄隨時酌量增加仍飭候補知府柯秉珪候補
都司熊應榮馳赴嘉應以該二員帶勇勦賊素著聲譽
如須添募勇營亦可就近挑選管帶仍飭辦理團練之
張其翰楊元勳等選雇勇丁聯絡各鄉紳士擇要駐紮
以輔兵力之不及此東江辦理防堵之情形也又另派
委守備黃添元補用都司鄧安邦千總鄧奮鵬雇募幾

槍手二千名暫駐省城以備調遣安徽候補知縣麥佩
金募勇五百爲省城巡防之需統計惠潮南嘉四府州
邊防下至省城陸續添募勇營約計已二萬人合計卓
興侯勉忠辦理肇慶客匪勇數共不下三萬軍餉之艱
難旣早窮於籌畫地方之遼廓又難免於紛歧各處要
隘防堵多者三四千少者一二千實形單薄而於各軍
之策應後路之接濟亦頗會商全局竭力籌維此又臣
等通籌東北兩江防堵之情形也江西各軍聞已進至
甯贛等處跟蹤追逐至今並無一營繞前截擊臣等亦
已咨商提臣鮑超請派王衍慶五營繞出贛州以南會

同廣東防兵四面掩擊意欲藉助此起百戰精悍之軍
使此賊不得肆行猖獗區區愚忱亦惟有督率各路防
師竭力籌辦以期保固邊陲仰慰
皇上綏靖海疆之至意所有籌辦防勦情形謹合詞恭
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廣東應解京餉請全數截留稍供支放片會總督銜

再廣東省東北兩路防務喫緊現已將布置情形專摺奏報惟各營增兵添勇一萬數千人所需薪糧經費月計十餘萬兩採聞賊股眾多狼奔豕突儻匪蹤滋蔓添調兵勇堵勦將來餉需尚不免陸續加鉅粵省各庫存項本屬無幾但有實款均奉提解京餉及撥濟隣省本省一切支需甚少實款可用無米爲炊在平時已難自給今股匪十數萬全圖竄粵大敵壓境事機孔急苦於經費無出諸形棘手倍覺岌岌可危查藩庫額支兵餉積欠兩年有餘此時若不酌量補放無以足兵食即無

以固兵心何能責令巡防聽候調遣而庫儲支絀竟無款項可籌近因各屬秋潦爲患地丁錢糧徵解減色愈爲拮据運庫鹽課一項原撥本省兵餉因又提解京餉遂致不克兼顧輸轉維艱本年雨澤過多沿海場竈被水淹浸塌曬短缺鹽價增昂埠商折配不前餉課更形竭蹶至粵海關庫徵收稅項入不敷出前去後空亦復無可轉注此外抽收釐金僅留本省三成杯水車薪固不足以資實濟而勸辦捐輸多方搜索民力已極窮匱並無裨於要需且警報頻來商賈聞風裹足恐此後釐金日少更致抽無可抽卽民間生計愈艱富者漸貧貧者益窘捐輸尤無從勸辦是將本省各項儘數羅掘亦未足以應供支當此制用孔亟之時臣等具有天良但求就地可以自籌斷不敢遽請動撥協餉而各省同此艱窘卽請協撥隣餉亦必徒託空言昕夕思維莫名焦灼至本年京餉奉撥地丁銀五萬兩鹽課帑息其銀三十二萬兩均於五月以前批解及半卽所撥粵海關稅亦先解過五萬兩均係竭力措辦原擬地方軍務稍鬆但可周轉無論如何艱難亦當接續再解以副部撥詎意鄰省匪氛偪近本境防勦萬緊支應加倍紛繁若因餉需不繼致有疎虞則地方蹂躪民生塗炭害在眉睫

不得不先其所急以冀保全疆圉所有各庫應解下半年京餉急應全數截留稍供支放儻荷

聖主威福此股賊匪卽時殄滅不至披猖仍當竭力籌維隨時設法補解萬不敢藉詞推展膜視要需抑臣等更有陳者廣東應解京餉情形原與他省不同他省本有應解部庫之項用兵以來大半留供支放近年由部酌量提撥原情則不免艱難按例則原應提解廣東歷來舊制除海關例解內務府額款並徵存多少聽候部撥外其餘藩鹽各庫均無例解部庫額款他省因軍務繁興應解之款由部酌提不能科以常格廣東值軍用

緊急待支之款多因報解部庫以致本省早形匱竭是
用兵與他省同而連年籌解京餉其艱難實倍甚於他
省且賊一入境各州縣應解錢糧因籌辦防堵不能催
徵行鹽引地亦至阻隔雖幸荷
天恩准將應解京餉酌留支用而其徵收之盈絀催解
之多少將來能否敷用亦尚無從核計此又廣東艱苦
之實情不能不一縷陳於
聖主之前者也謹合詞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廣東軍需緊急謹率同各官捐廉助餉疏 會總督衙

奏爲廣東省軍需萬分緊急謹率同各官捐廉助餉稍
效微忱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髮逆大股由江西竄至廣東省南雄州屬
邊界並與惠潮嘉等屬山路毗連在在奔突堪虞恐致
蔓延爲患臣等添撥官軍兵勇在東北兩路水陸要隘
嚴密設防預籌堵勦恭摺
奏報在案惟增兵集勇經費浩繁各庫竭蹶異常不敷
支應實屬萬分艱窘不能不藉資捐輸無如粵省勸捐
之案至再至三民力已極疲乏難期踴躍多方激勵總

無起色計惟由官先捐廉俸以爲倡率俾紳民咸知觀
感或可資振作而濟急需茲臣毛鴻賓捐養廉銀六千
兩臣郭嵩燾捐養廉銀四千兩並學政臣王凇捐養廉
銀二千兩又粵海關監督臣毓清捐養廉銀五千兩及
藩臬運司糧道等一體措捐其廣州等府縣以及廣協
各營官弁並各量力助捐共計捐輸廉銀九萬五千兩
陸續繳交籌餉總局兒收歸入堵勦逆匪經費項下隨
時支用彙案報銷以昭核實據總局司道會詳請
奏前來謹將各官捐輸銜名銀數繕具清單恭呈
御覽臣等受

恩深重現因軍餉緊急稍竭涓埃俱不敢仰邀
甄敘至學政臣王澍粵海關監督臣毓清均無地方之
責報效本於至誠其司道府縣及副將都司守備等官
弁竭力輸將亦屬急公奮勉合無籲懇
天恩敕部查照現行籌餉新例准由各該員分別移奬
子弟之處出
聖主逾格鴻施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江西湖南撫臣分兵援粵片 會總督衙

再現在金陵收復江浙蕩平東南各省指日可奏廓清
想此敗殘餘匪延喘於江粵交界之間斷難久稽顯戮
惟是粵省邊界毗連三省山徑叢雜谿洞重深和平龍
川及江西龍南安遠之交地名浰頭尤爲自古盜賊出
沒之所前明時山賊盤踞其中四省爲之擾動後於贛
南特設巡撫遽王守仁任之經營數年始克蔵事則地
形之要害可知今賊匪滋蔓之所適當其地侍逆李世
賢等皆百戰之餘非烏合可比卽令臣等嚴密防勦不
致闖入粵省腹地恐該匪狡猾爲心乘間分擾非東竄

閩卽西入楚易成燎原之勢若晉之孫盧唐之黃巢皆
以敗殘之餘偷息嶺南及餘燼復燃江表爲之糜爛可
爲前鑒臣等考之往古揆之當今逆匪雖衰悍賊尙衆
若不乘此聲威及早殲滅恐非徒江粵閩楚邊界之憂
關係東南全局者甚大現在江浙一律肅清而江西爲
東南之腰脊適當賊衝賊所必假道之區其地勢平衍
兵力又已厚集賊勢萬不能久駐則竄楚竄閩竄粵惟
其所便而閩地窮乏其民依山結寨尙能自守賊屢竄
閩移時而卽自引去從不得一逞楚則自贛以西有楊
岳斌之水師有劉典王文瑞之陸師趙煥聯等又已越

境防堵桂東桂陽一口防兵至逾萬人賊必不敢深入其邊防之多兵力之單又爲賊意所注無過粵東者目前竄入之匪爲數不過數萬堵勦已形喫力探聞瑞金信豐諸大股動輒六七萬駸駸跟蹤而入其勢恐難再支然臣等不患賊來之多所慮者餉絀兵單不敷分布耳伏查粵省之弊約有數端言乎營兵則原額雖有七萬之多而欠餉至三年之久責以累代豢養之恩效死固是其分揆以枵腹荷戈之苦情勢實有不能言乎募勇則舊募勇丁欠餉久而漸疲新募勇丁訓練暫而難恃言乎將則久經戰陣者不過衞佐邦卓興翟國彥等

數人其餘韜略過人者實少概見而卓興一軍又爲土客所牽掣臣鴻賓赴任之先訪聞粵東無可恃之兵卽經

奏派福建臬司張運蘭募勇三千副將楊虎臣候選道楊安臣募勇三千隨同入粵以備緩急抵任後查知庫款匱乏遂將楊虎臣等撤遣回楚專函張運蘭一軍清理內匪藉作粵東保障旋經浙閩督撫臣

奏催赴閩臣等益少把握則兵力不足也至於餉項支絀尤甚正項錢糧則所入不敷所出而況民欠之纍纍釐金一項從前則協濟江皖留用無多目前則商賈不

來征收幾絕不得已而捐輸則臣等不避勞怨設法籌勸爲時幾及一年所得不過二十萬更不得已而至於借餉則數年以前借貸紳商不下數十萬並未還過分毫久已失信於民勢難再借應解部款雖經臣等

奏請截留然亦不敷一月防勦之費則財力不足也臣等自到任後節次將本省艱難情形據實

奏明在案益不敢重蹈粉飾之習務在力圖整頓之方無如元氣虧竭已久尙非一時所能補救夫以賊情地勢之緊要如彼兵力財力之不足又如此臣等通籌全局時切憂惶竊計圖大事者不顧目前之安必求萬全

之策顧大局者不貽事後之悔必圖先著之爭賊匪一日不滅粵東不能一日休息江西湖南不能一日撤防卽東南各省亦不能遂稱安枕與其待至賊氛糜爛而徐籌埽盪之方何如通籌大局情形而急求制勝之術與其糜經費於防堵而仍無滅賊之期何如合羣力以殲除而早奏廓清之效江楚各省兵力極厚餉源亦裕以視粵省之兵單餉絀者迥不相同若僅以之防堵本境以鄰爲蔽有負

朝廷登民衽席之心亦非臣子敵愾同仇之義應請

飭下江西撫臣沈葆楨湖南撫臣惲世臨飭令江西之

王文瑞一軍由贛南一帶長驅入粵會合惠潮各軍以勦東江之賊湖南之趙煥聯一軍由桂陽桂東入粵會合南韶各軍以遏北江之衝臣等已嚴飭臬司李福泰南韶道唐啟蔭潮州鎮翟國彥署南韶鎮衞佐邦等督率各軍跟蹤兜勦並請

皇上責成臣等以及江楚撫臣各路統兵大臣不以各守各境爲事必以盪平此賊爲心必以嚴密圍勦毋遺後患爲重不以刻期責效苟求蔵事爲能江西撫臣沈葆楨湖南撫臣惲世臨夙顧大局必能迅速籌畫贊成分兵援粵之計惟出自臣等所

奏請各營或轉生我疆我理之心必出自

聖訓之指授機宜諸臣當益奮偕作偕行之志臣等爲大局起見謹附片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密

奏

調員差遣片會總督衙

再臣鴻賓擢任兩廣時訪知粵東軍務廢弛

奏調福建臬司張運蘭四川候補知府劉德謙等來粵以資差委本年七月間張運蘭欽奉

諭旨馳赴福建而劉德謙先於春間遣撤回楚現在賊氛偪近籌兵籌餉在在需人查有廣西候補道王承澤精明幹練才能出眾前在廣西戰功卓著因黃逆平定後請假回籍又四川候補知府曾紀鳳與劉德謙等同在四川勦辦各股賊匪熟悉戎機聞亦請假在籍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湖南巡撫檄令該員等刻日馳赴廣東交臣等差遣委用實於軍務大有裨益是否有當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覆陳嘉應並未失守片會總督衙
再正在繕摺開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前據沈葆楨奏廣東嘉應大埔均已失守毛鴻賓等何以並未奏報著即將各該州縣失守情形確實查奏毋稍粉飾欽此臣等查江浙髮逆經南雄擊敗後退回江西橫竄平遠鎮平該縣城旋失旋復逆匪懾於兵威遂由大埔遁入閩境先後經臣等將詳晰情形奏明在案此起賊匪由南雄擾及大埔沿粵邊境所在堵截未令侵入腹地嘉應北距鎮平平遠均約百里東

距大埔約二百里非但未曾失守即賊蹤亦並未擾近州城江西與粵為比鄰該省駐師數萬人並未一入粵境會同截剿是嘉應一城在粵東為腹地關係較重而在江西則全無所交涉沈葆楨雖屬隔省距嘉應亦不甚遠未知據何路稟報代為粵中陳奏失守而於賊蹤之來去城池相距之遠近並未一加考究致煩
聖心之廑念近年來軍務之壞半由偵探失實承訛踵謬而不知其誤往往先事張皇臨時反無所依據其弊寔由於此伏查賊匪由浙而江而粵而閩雖偽孽伏誅而悍逆李世賢等尚稽顯戮江西內無伏匪外有楊岳斌鮑超劉典等各路勁旅星夜馳援而各地方蹂躪之慘與城池失守之多均蒙
聖恩不加譴責粵東為髮賊注意之區外無援兵內多伏莽幸賴
聖慈指授機宜得以暫保完區不致若江西之蹂躪腹地原非初念所敢期及然失守各縣無不隨時參奏何至專為嘉應一城稍有諱匿自取罪戾沈葆楨所奏嘉應失守一節委係全無影響臣等亦無所庸其粉飾謹據實直陳仰紓
宸廑再王文瑞趙煥聯兩軍本應欽遵

諭旨催令赴粵惟粵境現尚猶安兵勇尚敷分布應請暫緩勿催以免虛糜合併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各省抽釐濟餉歷著成效謹就管見所及備溯源流熟籌利弊疏

奏爲各省抽釐濟餉歷著成效謹就管見所及備溯源流熟籌利弊詳細臚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

國家承平日久營兵廢弛已極廣西賊初起調集山陝滇黔邊兵謂必優於腹地均因日久無功以次撤歸嗣後各省籌辦防勦專務募勇而營兵亦時就地調撥始終不能一得其力自古行軍皆由調撥近時則一出於召募此用兵之一變局也軍務初起

朝廷頒發帑金動輒數百萬或由戶部運解或由鄰省協撥軍營安坐以待支放師久而財日匱東南各省蹂躪無遺戶部之解款鄰省之協餉力皆不能自顧偶一辦理防堵捕勦土匪左支右絀無可爲計其勢又不能坐聽其決裂艱窘如廣西貴州亦須經營籌畫自求生理湖南經理得宜則竟以一省之力支拄數省此又籌餉之一變局也用兵既久籌餉之難倍於籌兵餉裕則兵强餉匱則雖有兵而不能恃以禦侮總計十餘年以來籌餉之方名目繁多其大要不過二端一曰捐輸一曰釐金捐輸起自漢卜式出私財佐軍流極於宋明之季而有搜括之令

國家開捐納之例導之以仕進取之有節勸之有方巨富厚貲立致榮顯中下之戶亦樂有以自效爲法優矣而數行之則民怨官煩而法亦敝故捐輸可以救一時之急而不可爲經久之規釐金之制蓋緣始周官之廛布而紘布以杜子春註意推之廛布者當如今之坐釐紘布者當如今之行釐而自周以前商賈之征數倍農民後世水陸鈔關額設極少稅課亦極輕此非徒以優商也王者節宣天地之宜田賦所入以制國用有餘商賈聚散無恆居盈虛無定勢官吏易緣爲姦故常弛其征

以便民軍興用繁則百稅並舉窵古以來國用之需無不取給百姓王安石竊周官之意以擾承平無事之民君子所深惡至於艱難籌餉而一切苟且之政行其勢自迫於不容已四民惟農商二者爲有常業不取之商即取之農農民務本而生計微商民逐末而利源厚輕重之宜亦易知也今之釐金與漢之算緡唐之除官錢宋之經制頭子錢異名而同實漢唐之世所謂算緡諸法者皆取之商賈之本錢故又有告緡手實諸法以窮其根柢其餘百貨更加以稅史冊所紀令煩法密所以括民財者甚至然而漢唐宋取之民者多而爲利反少

今取之民者約而爲利反多者何也漢唐之制爲定法以督之州縣而已督之州縣則吏胥之搏噬益繁而終無實際爲定法則商賈之豐儉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不能不著爲課額派之州縣通都巨鎭可以倍征而徒飽私橐山城僻壤並無貿易而亦須取盈又或於正供之外科以雜差故爲擾也今之釐金惟不限以科則不拘以程式一依唐臣劉晏之法引用士人因地制宜猶得任人不任法之意臣請歷言之所謂不限以科則者何也上海釐金抽收之法異於江北安徽異於江西湖北異於湖南貨行之通滯商情之順逆惟其所便而不

以相强上海釐金抽收最重以次推及廣東不逮十分之一不能比而同也甚至一省之貨此輕而彼重一廠之設此疏而彼密惟無科則而後事事乃稍可以核實可以便民所謂不拘以程式者何也凡商船經過之通津有卡廠行釐貨物囤積之巨鎭有門市坐釐其大較也間有支津汊港繞越偷漏則又添設分卡小鎭毗連大鎭或至居奇則又添設分局皆隨時酌量辦理一省扼要處所不過三四辦法亦因加密其餘稍寬其法設局多者不過一二十處或通數府縣無一卡局或小鎭舉辦而大鎭反未及舉辦推而至於各省或辦或不辦或辦之有效或竟無效一聽督撫之自爲經理均無一定之程式强之以必行是以用兵十五年被擾亦十餘省其勢岌岌不可終日而募民以爲兵因地以籌餉士安於家農安於野商賈亦相與安於市督撫大吏委任一二員紳舉之而裕如自漢以來言利之稗政未有優於今日之釐金者也言者徒曰病商周秦以來天下大利歸於商賈漢興而力加之困辱誠惡其專利也歷周至明士大夫無爲商賈者取之虐而無所惜本朝稍寵異商賈士大夫亦多出於其途利厚而權亦重釐捐所取於其歲入之贏餘百分中納其一二以今

制準之漢唐宋明以前誠不足爲病又凡完善省分羣以保護商賈爲言其籌辦釐金者大率兵燹之後盜賊出沒之鄉商民交困警報頻聞湖南北巨賈皆籍隸川陝使稍有病於商亦豈能强其開關跋涉轉側兵戈之地自投完納毫無避就是言病商者既未考古又未知今徒爲商賈爭錙銖之利以代護其私亦稍惑矣或又曰擾民釐金按貨計捐絲毫皆出之平民人所知也富民日費錢數千以釐計之當捐錢數十中人之家日費錢數百捐錢數枚而已按戶責捐是爲口稅爲戶稅唐宋之制所以爲擾也準之日用之需則固可蹙縮節省

以求相濟而不見爲累百姓難與圖始刱法之初動多阻撓其或至滋事者則又無藝之頑民乘風狡逞意圖劫掠商賈不任受也捕治一二人而已帖然開辦既久從無抗違釐金之案亦足見商情民俗之利病從違矣且一意營私以免釐爲得計者商人之同情一端偶逞以抗官爲能事者奸民之恆態若因一二抗釐之案遂據以爲擾民則鬧漕抗糧江浙成爲積習拒捕毆官闔牓視若固然苟求民情之順悅不顧政體之陵夷將并錢糧而不徵舍盜賊而不治乎勢固不能也或又曰中飽之弊太深天下無一事不壞於中飽而惟釐金之中

飽爲最輕蓋凡中飽者必一切惟所侵漁釐捐以數人而理一廠以數廠而治一事總局司其出納藩司核其成數上而督撫制之下而州縣制之眾注之耳目皆得指其是非納釐之商民亦不甘聽其含混縱云中飽蓋亦無幾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苟得其人雖稗政亦無所擾苟非其人則緩征蠲賑及一切保甲社倉之美政皆足以滋弊端督撫切已之經營自愈於旁觀之臆度各省辦理釐捐號爲中飽者廣東爲最江北次之無他惟無章程而已矣江北之中飽在官紳道員郭禮圖一加整頓而弊立除廣東之中飽在商賈深固糾結較難斷禁稍與清釐蓋亦把持之意多而侵蝕者有數可紀惟任員紳而不任之地方官既不能盤踞爲姦又無差胥爲之爪牙故爲弊輕而去弊也亦易若以紳員辦理釐捐支銷薪水言之則尤非事實紳員之賢者多不樂任事或由督撫延請或由奏派勉强從事其中材皆足以自謀衣食用其力以籌餉急公月給薪水數十兩少或數兩此何關國計之盈虛而相與痛心疾首實不能容尤惑之甚矣或又曰休養之政宜講臣前在江蘇浙江見其地把持釐捐辦論紛繁訖不能舉行被兵以後周歷松太各屬常數十里無人煙上海辦理釐金歲常數

百萬而地方獨完商賈轉盛湖南支持數省專恃釐金接濟亦未聞民氣致有銷耗賊勢如虎狼水火不急籌拯救之術而曰且姑安坐休息果足爲休息乎釐捐所以猶爲良法正以商賈贏餘之利取之無傷而得以其閒與民休息也其取之約而法均行之簡而情親尤得籌餉之妙用漢法二緡而一算算者口出錢百二十二緡一算每錢千取六十唐之除陌錢宋之經總制錢皆千錢取百湖南酌定釐捐章程大率每錢千令捐一十二十最爲輕減上海蓋將倍焉廣東則尚不及其半故曰取約按貨估值計錢抽釐本厚者出多息微者出少

人各效其力無邀免者故曰法均漢唐宋課商之法名目至不可窮紀今總其名爲釐捐故曰行簡任之紳員與商賈朝夕相見利害盈虛可以互相參證不習以官威亦不督以成法故曰情親所以行之數年而無弊者存乎用法之人而法亦稍良矣必欲從征之士枵腹荷戈近寇之區開關延賊而後爲休養正恐古人所謂休養者不如是也近見金陵克復以後言事者動請停止釐金或請酌量裁撤卡局不知言停止者既別無籌餉之法可以斟酌盈虛言酌量裁撤者亦未嘗考究各省辦法輕重疏密原自不同萬不能盡一省之水陸市鎮

概行舉辦一隅之見難與辦論而民情各私其財各專其利自古爲然但聞籌餉之說而已多阻難一聞停撤之言而更加附會湖南所以稍能盡利專恃地方紳士主持正論者爲多商賈百姓不敢有所異同苟以天下爲心則事勢之艱難百姓之情僞亦當稍具權衡獎之以忠孝使佐公家之急勸諭百端猶不能一應既有停撤之議遠近傳述羣起爲難是徒據一二人之私論上以眩惑

朝廷之聽下以鼓動愚民之氣使有所藉口以遂其背公營利之私以之處平世而猶爲僞化以之獎衰俗而適以長姦臣竊以爲

國家愛民當規其大者遠者近年以來減蘇松浮糧豁免江西攤賠款項軍務報銷不歸部核此數者實皆漢唐以來未有之德政以是振厲天下之人心攘除寇亂蔚成中興之業惟其所規者大而所及者遠也現在江南巨寇雖已蕩平餘匪尚數十萬人麕聚江西閩粵之交籌兵籌餉勢處萬難商民計釐繳課本屬些微軍需累少成多藉資補救官不得已而與民爭利言事者又欲私商賈以與官爭利而所據以爲言者大率影響附會於民生利弊實未嘗深加攷究自宋以來議論繁多

凡言利者皆不容於公論故斂怨以爲私君子之所戒而固爲小人之所趨至於斂怨爲公則賢愚同所兢兢軍興十餘年自江皖兩湖外籌辦釐捐亦未有能盡利者下之結怨百姓上之得罪清議一言捐而朘削聚斂之名已先無以自解一二辦事省分迫不得已艱苦經營粗有成效言者又取道路無稽之議論而急毀之徒使地方官事事掣肘斂怨益深籌餉益絀瞻顧周章進退兩無所據是

朝廷愛民尚爲虛語而地方公事已先受其實害所關於風俗人心尤大夫不念民物豐嗇之原而動以言利

爲事者陋也不顧時局艱難之寄而僅以不言利爲名高者尤君子之所愼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三代王者理財之道酌盈劑虛裁成輔相之義精矣而曰生之者衆有所以生之者也曰爲之者疾有所以爲之者也讀古人之書聞一二人之言而妄思興利不顧民生之休戚事勢之順逆無論爲公爲私而皆謂之陋讀古人之書聞一二人之言而遂欲據之以爲名古今得失之宜未接於目天下利病之數不關於心僅以邀流俗之譽使辦事者無所措手故宜愼也臣於古今事變名臣大儒奏疏論撰之文皆曾考求得失究知

其本末決非敢言利以病民者而身當其位事處其難稍求有益於國無害於民仍惟釐捐爲尙可以行久不敢不一據實直陳發明其義伏乞

皇上天恩諸言停止捐輸釐金者概予留中使不至傳播庶斯民浮動之氣不至挾

朝命以圖與官相抗俟天下無緊急之軍需直省無積欠之兵餉戶部無竭蹶挪移之苦況而後斷自

宸衷盡罷各省釐捐惠商而商實受其惠無焚掠之憂便民而民眞得其便無蕩析之警乃永以培養元氣涵濡

聖澤天下幸甚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廣東辦理釐捐情形片 會總督銜

再廣東釐捐舊設卡廠凡五處曰韶關廠當江西湖南兩省來源爲廣東之北江曰白沙廠附近惠州府城爲東江曰後瀝廠附近肇慶府城當廣西來源爲西江曰四會廠則賀水別由廣西之賀縣以達四會而匯於西江廣東竹木之所從出也曰蘆包廠爲省河上游總匯東西江三廠收數甚少而來源或數千里數百里皆巨川也韶關蘆包兩廠每月收數各萬餘金爲釐捐兩大廠又有陳村江門兩廠則皆抽收坐釐合之省城佛山潮州爲坐釐五分局竊查廣東海口紛歧諸江之水旁

穿側出而經流實會於省河其不由省河者潮州之韓江別會汀贛諸水自由汕頭入海名曰東海雷廉各屬名曰西海沿西海府縣地勢橢長內界廣西瓊州又南懸海外所產糖靛桂皮販運各省爲出海大宗廉州海口最著者名曰北海雷州海口最著者名曰海安地方設卡抽釐據爲私利已閱數年前署督臣晏端書委候補知府呂銓安徽候補知州江國華前往清理至於被毆並不一加懲辦紀綱法度廢弛爲甚臣體察廣東情形民情非甚刁悍而紳士之把持能急公者少人才之蕭索能辦事者尤少數月以來稍將包抽之私廠一概

裁撤歸併官廠去其弊端之顯見者其餘石龍西南九江三多祝各處巨鎮無慮十餘處省河下游各國貿易及牛莊煙臺江浙福建之海船尤爲釐捐巨款皆以舉辦艱難未敢強行僅西海等處因地方私廠之舊裁撤整頓添設海西分廠此廣東辦理釐金之大概情形也其間穀米薪柴兩項各省辦理章程互異江西兩湖產米之鄉一律抽收上海則米價昂貴時暫一停止廣東以此兩項爲貧富所同需自開辦至今永遠停止抽收海西添設之廠又惟抽收出進海口之桂通青靛油麩棉花沙紙糖包等共八大宗此外百貨皆無釐捐其抽

收既視他省爲輕其辦法又視他省爲略苟且將就以圖無事言者更欲裁撤北海釐捐臣等不解何以私收營利辦理數年官吏竟能相容改歸官抽商民已肆其阻難京師且傳爲過舉前訪聞新選長甯縣教諭王師祥主謀滋事經委員候補知府呂銓稟揭有案已咨部將該教諭暫行斥革研訊確情歸案擬辦原奏稱尚未得主名一似指陳前後釐捐情形而於此等案由竟全無所聞可見傳聞無實之辭影射規避挾私求逞斷難憑信恐部臣或照案擬准責成裁撤致商民藉端以相抗拒臣等雖能據情奏請照舊辦理而政體之傷損已

多謹先將廣東辦理釐捐情形詳晰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將知縣陶慶等留粵補用片 會總督銜

再前署江西餘干縣候補知縣陶慶仍經兩江督臣曾國藩調赴軍營歷著勞績又奉奏派來粵辦理釐捐稽核精詳不辭勞怨近因粵東軍務喫緊經臣等委辦要務皆能辦理裕如查該員清貧自勵質實耐勞以賦性剛直屢遭擯斥而中懷淡定並不以榮進爲意以之振式浮靡尤足以資風示粵東現當用兵之際在在需人合無籲懇

皇上天恩俯准將江西候補知縣陶慶仍留於廣東以原官序補廣東多得一剛直耐苦之員於吏治亦實有

裨益又候選府照磨李荆門於江蘇糧臺保舉尤爲出力案內奉

旨以從九品歸部銓選旋於南臺捐米案內報捐府照磨亦經奉

旨允准在案上年經臣嵩燾隨帶來粵委辦文案勤愼詳密遇事留心旋派充巡捕一年以來於各軍營一切事宜亦能隨同考求並應請將該員留於廣東補用以資驅策查廣東無府照磨缺擬請仍照原保之從九品遇有巡檢缺出酌量補用該員李荆門係未捐分發之員仍飭令赴部補繳分發銀兩以符成例而杜倖進謹

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甄別道員縣令分別降革疏　會總督衙
奏爲遵
旨甄別道員縣令分別降革以肅官方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自上年九月抵任以來察看廣東吏治
廢弛疊經據實舉劾冀挽頹風均已仰蒙
恩准本年選准部咨由內外臣工陳奏以軍功捐納兩
項人員流品不齊薰蕕雜進議請各該員到省一年後
令督撫認眞考核按次甄別等因奏奉
　　俞旨咨行遵照臣等伏查原奏雖係泛論官常而於廣
東積習尤爲切中肯綮當卽分別認眞考核藉資整飭

茲查有捐納道員羅上楨先經到省差委嗣赴部引
見於同治二年九月回省旋因在福建本省汀州等處
團練勦匪出力由閩省保奏奉
　　上諭以道員留於廣東儘先補用并加鹽運使銜該員
係廩貢出身未經筮仕之前在粵年久熟悉貿易事宜
臣等量材器使委赴潮州整飭釐務詎該員措施乖方
不能服眾商民嘖有煩言臣等訪聞當飭惠潮道鳳安
就近密查屬實卽經撤令回省該員以素所諳習之事
尚不能經理得宜其他公務安望其有所整飭且察看
該員舉止輕浮實不勝監司道員之任惟前在本籍辦

匪曾有微勞應請
旨以同知降補歸部銓選又捐納知縣吳慶凱一員先經委署饒平縣事於同治二年十月抵任本無政聲本年五月間查辦湯李等姓鬬案並不體察民情率募該處仇鄉壯丁馳往圍捕以致鄉民不服抗拒傷差若非署潮州府陳毓書親督兵壯駐劄該鄉將主謀首惡監生湯其材鄭文澤等擊獲革辦幾至釀成巨案似此荒謬糊塗實屬不堪造就應請革職以示懲儆又捐納知縣呂瑛一員於同治二年五月委署長樂縣事該員性躭安逸在任經年於吏治全未諳習未便因其尚無劣

跡稍涉遷就應請降爲府經縣丞留粵補用以觀後效臣等爲整飭官方起見是否有當相應合詞恭摺奏請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外各項到省候補試用已屆一年堪以造就人員容臣等督同藩臬兩司詳細查察另行加考奏報合併陳明謹
奏

設法撫卹被淹被擾各州縣疏 會總督銜

奏爲遵
旨查明廣東省同治三年被淹被擾各州縣均經登時派員查勘設法撫卹來春無須接濟恭摺覆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十月初三日欽奉
上諭本年廣東惠州等屬江潦盛漲嘉應等州縣被水南海等縣圍基沖缺均經該督撫等奏明委員查勘堵築並酌予賑濟撫卹卽著迅速辦理竝將來春應否接

濟之處一併查明於封印前奏到此外被賊擾害地方應行調劑撫卹之處著一併查奏候朕施恩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軫念民依有加無已之至意當經行司轉飭欽遵確查詳辦茲據布政使李瀚章詳稱查得夏秋間雨水較多東西北三江水勢陡漲宣洩不及廣州府屬南海三水順德東莞新安等縣惠州府屬連平龍川歸善博羅永安等州縣潮州府屬海陽潮陽惠來澄海等縣肇慶府屬高要四會高明等縣嘉應州暨所屬長樂縣陸續稟報圍基城垣被水沖決坍塌雷州府屬海康遂溪

二縣瓊州府屬儋州瓊山二州縣稟報颶風疾雨海水漲發先後飭據委員會同該州縣勘得南海縣被決巾子等十四圍三水縣被決沙頭等五圍漫溢石版等十七圍順德縣潮田盡被淹浸東莞縣漫溢衝岸深至數尺增城縣隄基間被沖塌博羅縣四鄉基塾間有沖坍龍川縣沖塌民房傷斃人口永安縣連平州沿河田畝砂壓水沖海陽縣東津等隄段多被沖決惠來縣圍基隄岸傾倒多處澄海縣橫隴等隄被決十餘處高要縣被決赤頂等七圍四會縣被決白鶴黃岡等圍漫溢墩頭等二圍高明縣被決大沙等七圍而新安歸善潮陽

惠來澄海嘉應長樂城垣均有坍卸經該委員牧令會同次第履勘所幸水退迅速田畝均已涸出各圍基城垣亦已次第修葺其傷斃人口及被水貧民均經飭令該州縣妥爲撫卹不致失所至海康遂溪瓊山儋州等處被風衙署民房人口均有倒塌淹斃亦已籌費修葺撫卹殮埋其被江西竄匪及本省客匪竄擾之南雄嘉應兩直隸州連平和平龍川長甯興甯鶴山開平等州縣受累尚輕晚禾亦有六分收成民力尚不至拮据惟潮州府屬之大埔饒平嘉應州屬之平遠鎮平肇慶府屬之陽江陽春新興恩平等縣被擾較重小民或至失業晚禾收成歉薄亦經該管地方官隨時周卹等情詳覆前來臣等復查本年夏秋間雨水過多各屬圍基沖決既據委員勘覆已飭令業戶自行修復尚無蕩析流離之慘見在糧價平減民情安謐來春可無須接濟惟髮逆竄匪竄擾較甚之處農民失時廢業催科不免減色容俟奏銷出冊時察看情形應否分別緩豁再行酌覈辦理所有查明被淹被擾各州縣來春無須接濟緣由臣等謹合詞恭摺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商議荷蘭換約情形片

再臣於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接准統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專弁楊保安由輪船遞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交荷國條約一本九月初六日由兵部火票遞到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著派郭嵩燾將上年與荷蘭國所立條約妥爲互換等因欽此並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到換約禮節事宜各件適接荷國公使礬大何文照會請訂互換日期當經照覆訂期九月二十日在省城西關華林寺公所對閱互換臣覈其鈔錄副本並非原約與互換之義

未符嘱令取回原本另行訂期辦理一面函詢三口通商大臣查明歷來辦理各國換約事宜是否必須原本互換抑果如礬大何文之言聽從鈔錄別本通融互換十一月十二日接准崇厚函覆當時議立條約彼此蓋印畫押議明一年後將所執原本互換該公使見在所請未合向章應俟賫到原本並綴用荷國君主國寶蠟併方可換給等語其立議正與臣向礬大何文辯論之意相合復經照會礬大何文去後茲於二十日接准回文聲明已經遵照行文該國奏請君主定奪等語除備錄礬大何文照會咨送軍機處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備查外應先將荷蘭國公使礬大何文商議換約情形附片陳奏仰慰

宸廑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粵東紳士捐助軍餉請分別獎敘疏 會總督衙

奏爲粵東勸捐本省軍餉第一次請給實官封典職銜加級開列各捐生姓名員數銀數請給獎敘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前署督臣晏端書會同前撫臣黃贊湯具奏粵東用兵缺餉請派紳士勸捐以濟急需一摺於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五月初八日奉

上諭晏端書黃贊湯奏粵省缺餉擬辦勸捐一摺本省軍餉既經訪有紳士龍元僖等勸辦捐輸以資接濟著

即責成該紳士等秉公覈實妥爲辦理總期有裨軍食無病民生方爲妥善斷不准有不肖紳士混迹其中把持侵漁及藉端擾害等情致干重咎等因欽此當經前督撫臣欽遵轉飭各紳函致各州縣紳士分投勸辦臣等抵任查悉廣東之富在商而不在農歷來捐貲多由地畝攤派累及平民而寬於富戶近當京米捐輸之後農民日益艱難未便再踵前轍當即更定章程訪察的實殷富之家派委幹員會同紳士指名勸諭捐輸行之數月辦理稍得要領本年八月復

奏廣東大概情形捐內業經切實附陳在案茲查同治二年冬季以後按季奏報軍需除欠餉抵捐外所收捐項半出貿易行戶半由此項捐輸在軍需局收捐雖不必多分銀款而奏請獎敘自應各歸各辦以清眉目據捐局將同治三年五六七等三個月捐生請獎姓名開列請奏前來臣等伏查此項捐輸先經奏明援照籌餉新例及見行常例竝減成章程隨時專案奏請獎敘各捐生自同治二年冬季繳捐起至三年五月方始陸續開具履歷到局請獎計五六七等三個月請獎實官陞銜封職加級等項填給藩庫實收者二百八十一員名計銀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九兩報捐封典職銜填給空

白部照者五十九員名計銀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八兩合計捐生三百四十員名共請獎銀七萬八千五百二十七兩照依咨准部復每百兩提支勸捐紳士夫馬薪水銀一兩共提支銀七百八十五兩二錢七分尚餘銀七萬七千七百四十一兩七錢三分均據繳局儘數充支本省軍餉之用自應分別給獎以昭激勸臣等督飭在局司道逐一查明各捐生捐輸銀數及所請獎敘按照例案逐加考覈均屬相符理合將捐生姓名銀數繕具簡明清單恭呈

御覽仰懇

天恩俯准飭部分別獎敘其報捐實官各員並准歸於
見行籌餉新例按班選補除將各捐生照根及副實收
並履歷清册送部覈辦聽候繕發執照來粵給領外臣
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獎勦辦東路股匪及西局防堵官紳疏 會總督銜
奏爲續查勦辦東路股匪及省城西局防堵官紳並北
江應行補獎各員擇其尤爲出力者遵
旨覈實補獎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粵東歷年防勦各路逆匪新舊獎案經前
撫臣
奏准補獎未及辦理臣等設立獎卹局分案查辦於本
年七月內將北路屢次防勦尤爲出力紳勇先行
奏請補獎聲明東西兩路所屬州縣另行分起辦理一
面出示曉諭以資鼓舞嗣奉

諭旨照准獎勵當經欽遵轉飭查照茲據軍需總局司
道續將東江及省城西局各官紳並查出北路歷年著
勞各官補具獎敘覈議具詳前來臣等伏查東江長樂
興甯龍川長甯海豐和平各縣於咸豐四五六七年間
先後被各股逆匪或攻陷縣城戕官踞擾或圍攻多日
羣盜如毛不可爬梳經各該縣在事文武督同紳民實
力團練保守城池或於失守後隨時克復殲擒首要使
不致蔓延滋擾又經接續辦理鄉團捕捉餘黨值省城
多事之秋並無大枝勁旅四出捕該地方官紳艱苦
經營力圖自效實屬著有微勞至省城自咸豐四年紅

匪倡亂民四起直犯會垣圍攻至五月餘之久附城各紳士赶辦團練籌捐經費置備器械隨同在事文武員弁協力堵勦迭次獲勝兼獲首要多名轉危爲安復因近省各縣未能一時克復該官紳等接濟防勦事宜數年之久艱苦備嘗未便以事更數案時逾數載終沒其保境守城擊賊捕匪之績見在江浙餘匪麕聚福建嘉應潮州各屬與之毘連東路一帶防勦約數百里官兵駐紮之處皆有民團互相防禦艱苦撐持亟應逐案清釐俾有所觀感興起所有以前東江暨省城西局出力各官紳及查出北江尚有應行補奬各官擇其尤爲

出力者覈實酌保並將案由逐起分列清單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分別給予奬勵除西江所屬各州縣另行分別辦理外所有東江及城西防堵各官紳並北江補奬各官履歷另行開明咨送軍機處暨送部查覈再此係補奬之案各該官紳或有前經出仕及外出調赴別省者開造履歷多費周折且恐見請職銜亦不免稍有參差統俟赶緊查明彙案咨送合併聲明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復還新會縣原設學額疏會總督學政銜

奏爲請復還原設學額以廣

皇仁而昭激勸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廣州府新會縣歲科兩試入學舊額取進文童二十名武童十五名原與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五縣相同雍正九年肇慶府添設鶴山縣治將新會古勞一都割歸鶴山管轄并裁去新會文學額五名武學額六名移補鶴山縣學額嗣於嘉慶十七年該縣紳士譚大經等以割地少而割額多呈請復還舊額經前督撫臣具

奏由部議准酌還文武學額各三名纂入學政全書以後遵照歲科兩試取進文童十八名武童十二名迄今五十餘年該縣文風鼎盛應試文童多至三千餘名武童亦六七百名不但較之曩昔人數倍加即比之南海等五縣亦屬有增無減而取進未復原額未免屈抑人材且咸豐四年賊匪圍攻新會縣城兩月有餘該縣紳民同仇敵愾捐資募勇誓死堅守力捍兇鋒卒能內保危城外除强寇亦經前督撫臣等

奏准獎敘有案茲據該縣刑部七品小京官鍾應元等聯名呈請援照閩省建甌二縣勦匪保城增加文武學額成案除近年捐輸增額不計外請復回文學二名武學三名以符各原額由縣府司確核具詳請

奏前來臣等恭查雍正二年欽奉

上諭令各省督撫學政會核人多額少文風最盛之州縣准其小學改爲中學中學改爲大學欽此又咸豐七年福建建安甌甯二縣紳民協力固守克保危城經閩省督撫臣奏請加廣學額於咸豐九年五月初八日欽奉

上諭江西逆匪闌入福建圍攻建甯府城建安甌甯二縣士民同仇敵愾協力固守二月有餘克保危城四鄉團練幷與團丁聯絡捐資出力隨同大兵平燬賊營百數十餘擒逆匪萬餘實屬深明大義所有建安甌甯二縣均著永遠增廣文武學額各三名以昭激勸欽此刊入科場條例通行遵照廣東新會縣人士修文講武爭自濯磨近來應試文武童生較前加倍核與雍正年間欽奉

上諭意旨相符且咸豐四年該縣紳民捐資募勇克保危城實屬深明大義亦與福建建安等縣勦匪保城之案情節正同現據該紳士鍾應元等請增文武學額係復還舊制尚非例外增廣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縣多士奮興知方有勇准於捐輸增額之外復回新會縣文學額二名武學額三名嗣後照舊額取進文生二十名武生十五名以隆作育而昭激勸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除分咨戶禮兵三部查照外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勅部核覆施行謹

奏

修復附省陸路各礮臺工竣派撥弁兵防守疏　會總督衙

奏爲修復附省陸路各礮臺工竣派撥弁兵防守以資保衞恭摺

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廣東省城北門外陸路山岡羅列道路紛歧防範最關緊要附城一帶原建有永康耆定拱極保極保釐各礮臺五座於咸豐七年間被洋人毀壞僅存地址前督臣晏端書前撫臣黃贊湯曾委員勘估擬修勸捐籌辦

奏奉

　　俞旨允准旋以收捐無幾各路軍餉隨時撥放不能兼

顧未及興修臣到任後復經確加察看將水陸各礮臺工程應分別緩急酌籌修理情形於上年十一月間附片

奏明在案本年江浙竄出髮逆股匪十數萬由江西奔突

粵省境界臣等先事籌防調撥官軍於東北兩路嚴密堵勦維時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嘉應等府州屬毗連江閩各縣同時戒嚴而各路擒獲賊供均稱該首逆等處心積慮實欲由南韶直趨省城以圖大舉等語一時風聲鶴唳人心倍覺驚惶經臣等酌撥員弁兵勇並由滿漢駐防旗營添派弁兵分布各城門城樓及城外要

隘晝夜巡防合力彈壓藉資鎮定所有附省陸路各礮臺臣等前以永康耆定保極拱極四臺皆偪近省城居高臨下急應修復以資扼守其保聲一臺距城較遠山勢亦較低工程應稍從緩此次細心體察形勢永康一臺爲附城主山相距不逾數丈其外四山環合耆定一臺扼其前保極拱極兩臺翼其右永康縱有礮位不能及遠南面俯視城中瞭如指掌置臺安礮轉非所宜其工程亦較鉅暫應從緩附城山勢西注東路附城小阜無數保聲一臺稍據其勝地勢正當城東北一面此處礮臺仍應修築以固東路之防因其山勢低下而平衍

惟修築礮臺而不更築礮牆以爲附近紮營之計其耆定保極拱極三臺則礮臺之外築立礮牆倚山開濠期足自守當經臣等會商意見相同督飭軍需總局司道兼派候補道屠繼烈候補知府海廷琛署撫標左營參將喀郎阿署右營游擊尚昌懋會同旗營協領全濟承惠丁德源王鎮雄等分修四臺工程召集工匠核實勘估查看各臺舊日基石經洋人用火轟翻掩覆土內逐段剔出尙足敷用每臺添用甎灰等項計需工料銀一千二三百餘兩較之從前五臺歷次勘估銀數尙不逮十分之一所需經費臣等前籌商於附城民居店鋪舉辦房捐一以充開募防堵勇丁急需一以備礮臺經費支銷擇期興工修築一律完竣統計礮臺四座共用過工料銀五千三十六兩一分四釐既未動用庫項亦並非捐輸請奬之比應懇

加恩免其造冊報銷其動用經費仍歸入七月以前軍需案內彙冊開報俾各項捐輸收放數目無相牽混以清眉目臣等仍會督司道親往周歷勘驗委係工堅料實悉臻完固並無率減浮冒取具保固各切結存案隨飭挑撥大小礮五十九位配齊火藥礮具礮架等項運往四臺安置檄令廣州協副將循照舊章選派弁兵前

往駐紮認眞防守現在省城內外聲勢整肅民心安定地方極形靜謐堪以仰慰

宸懷此次在工出力人員當軍務緊急庫款支絀之時自備資斧守住工所歷三月餘之久實心實力昕夕勤劬其工料之堅實費用之節省實歷來工程所未有該協領全濟承惠丁德源王鎮雄等之力居多臣瑞麟與左副都統臣庫克吉泰公務較簡日常親詣督工察看在工各員實屬著有微勞可否由臣等擇尤酌保請給奬勵以昭激勸伏候

恩旨遵行至水路各礮臺臣等仍當會商籌款分別內

河外海緊要工程酌量興修再行次第辦理據軍需總局司道具詳前來臣等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江南撤回紅單等項師船積欠過鉅設法酌成放給現銀以資遣散疏會總督衙
奏爲江南撤回紅單等項師船積欠過鉅設法酌成放給現銀以資遣散其餘欠餉勸諭兵勇概行捐輸報效謹援照成案籲懇
天恩俯准加廣文武鄉試中額並懇陳粵省兵勇積年欠餉艱窘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接准辦理江北軍務江甯將軍富明阿咨會裁撤江防之紅單拖曁各師船七十五隻由福建水師提督吳全美統帶分起遣撤回粵其積欠餉銀奏

奉
諭旨由廣東分別補發散給等因當即咨行欽遵查照
臣等伏查江南紅單師船先於咸豐三四年間由粵雇募船五十隻前往助勦前督臣葉明琛奏明由粵省籌款解江支放蓋其時奉
旨飭令富紳伍崇曜等籌備雇船經費方擬接續開辦捐輸以資協濟先將義倉存款提銀四萬兩湊解一批請加廣廣州府學學額四名續又起解五萬兩一批是其所謂籌款者原屬憑空結撰之詞稍一取給捐輸勉強報解後遂左支右絀無以爲繼又值四年以後粵省

軍事繁興迭遭兵燹庫項匱竭自顧不暇更致無可轉
輸至咸豐五年續雇紅單船二十七隻係江南自籌添
募已咨明由江省糧臺支發口糧迨同治元年復奉添
募紅單船三十六隻赴江協防除粵省發給船租口糧
外其到江以後應支租糧等項又經前督臣勞崇光奏
明廣東無力接濟請
旨飭下江南自行給發各在案今江省肅清師船凱撤
回粵所欠糧餉欽奉
諭旨由粵籌給臣等若存畛域之見則查照成案原不
難據理駁正第念此項欠餉江南糧臺已無力清給而

該師船業經回粵亦萬無赴江請領之理各將士從征
多年艱苦備嘗此次凱撤師船尚有七十餘號之多竟
至無力回籍既無以仰慰
聖心即該師船停泊日久亦必至飢寒交迫別滋事端
前據管帶頭批師船賴鎮海管帶二批師船林宜華先
後抵粵當發給賴鎮海餉票銀二萬兩林宜華餉票銀
一萬六千兩稍供該船勇日食之需迨十一月間福建
提督吳全美管帶三批師船抵粵臣等查照富明阿來
咨與吳全美酌商撤遣之法當將此案先後奏辦情節
及粵省艱苦光景詳細告知勸令仿照鎮江捐輸辦法
向各船員弁竭誠開導速行清理吳全美之意以為必
得現銀數萬暫將各勇撤遣回籍所餘船費等項尚可
緩至明年陸續清給核計各師船共約欠餉銀六十九
萬五千兩有奇除前發給船票抵銀三萬六千兩外尚
餘銀六十五萬九千有奇現已與吳全美商議停发找
給欠餉一成銀六萬五千九百餘兩仍酌留銀三萬兩
於同治四年分限給領此外欠餉五十九萬三千餘兩
儘數捐輸查照馮子材散遣鎮江兵勇章程按照各省
兵勇積欠餉數一例報捐請
旨加廣鄉試文武中額此起紅單船欠餉至六十餘萬

之多所撥弁兵及雇募船戶勇丁悉皆籍隸廣東今經
吳全美曉諭各船員弁宣示
皇仁勸令報捐諸將士深明大義咸知
國家經費孔艱所餘九成欠餉銀五十九萬餘兩情願
盡行報效自應援照馮子材成案籲懇
恩施加廣廣東省文武鄉試一次中額各六名以昭激
勸此外尚有去歲陳國泰李新明等管帶撤回紅單船
勇二批欠餉銀四十八萬餘兩臣等於奏報上年冬季
軍需案內聲明發給餉票銀二成至今未能清給尚須
另核辦理臣等更有請者粵省旗綠水陸各營官弁兵

丁歲需俸餉等銀一百數十萬兩藩庫地丁等款不敷支放歲撥運庫課銀五十萬兩左右藩庫雜款得以節省存積百餘年之久累積至數百萬道光二十年夷務用兵以後挪用無存其時地丁徵收歲無短絀運課照舊支撥課餉稍有欠闕仍從藩庫挪墊每年辦理奏銷抵算歸款至近年以來運庫課銀奉提京餉不獨舊欠藩庫之項無從歸還即每年部撥新款亦徒成具文不能應付藩庫雜款久已挪墊一空地丁徵收歲不過五六成實屬支絀萬狀以致欠放各營兵餉遞積至三十箇月之久銀數至三百餘萬之多前年因旗兵糧餉支

放愈期曾蒙
聖慈垂問經前督臣晏端書等督同司道設法補放至今未能清款旗丁嗷飢號寒在所不免今春南韶連鎮標營兵又有索餉之揭帖而陸路提標及惠州協營兵因調防鎮平亦復索支糧餉幾至決裂若不亟籌放給譁噪堪虞所關非細此兵丁欠餉之情形也卓興之勇欠餉三十餘萬方耀之勇舊時欠餉核定四十餘萬兩前議分限帶還尚未清給新餉又欠至十餘萬侯勉忠已撤之勇欠餉十餘萬此外零星營勇舊欠約十餘萬日積月累急難清釐此勇丁欠餉之情形也又東北兩江防堵添募翟國彥任星元鄭紹忠鄧安邦戴朝佐陞奮鵬等十餘營勇數幾至二萬人方耀林保周陞等各營又六七千人越境會勦卓興曾敏行侯國柱各營又九千餘人分駐肇慶各屬勦辦客匪每月籌放餉銀共約十六七萬兩皆刻不可緩之款籌畫之力已窮而欠餉仍日益加增現在客匪求撫人數幾至二十萬欲遣回原籍則田廬盡失無家可歸欲挑選為勇則糧餉虛糜無可調用安插之費計非數十萬兩不可臣等日夜籌思勉強支持無一日不在憂危悚懼之中曾國藩兩次奏請停解粵釐益亦深知廣東艱窘情形力實不能

兼顧欽奉本年九月二十九日
上諭曾國藩奏請將粵釐停止等語粵釐本為江皖協餉一大宗此後全數留充該省軍需餉源不為不裕惟當妥籌辦理撙節動支以期日有起色至廣東及粵海關應解京餉總未能如期報解該省既得此鉅款更不得以餉項支絀藉詞延宕等因欽此仰荷
聖訓周詳臣等曷勝感悚惟查粵東每月抽收釐金極多不過七萬餘兩即全數留支僅敷本省前敵各營月餉之半臣等於搜羅俱罄之時思振作軍心之法時時勉以軍務稍平餉源漸裕則補餉有期使兵勇尚有所

希冀以期踴躍用命是以廣東釐金一項爲數併非豐裕而究屬例款之外爲餉源不竭之藏臣等所以勉强清釐而保全之者其苦心實在於此伏讀
諭旨該省既得此鉅款不得以餉絀藉詞臣等倍加悚惕益自八月以後釐捐入款增加五六萬支放勇糧出款又增加至十餘萬曾國藩即不奏請停解值此軍需緊迫之際勢亦不能不截留充用此廣東實在情形臣等不敢不縷陳之
聖主之前者也至粵東本年應解京餉前因東北兩路防勦喫緊經臣等奏請暫予截留旋以擊退賊匪軍情

稍定京餉爲根本重計臣等不敢不勉力維持當即督飭藩臬二司仍將奉撥地丁及鹽課茶息等項於年內分批起解如期埽數清款至粵海關奉撥京餉係因徵稅短絀又須按結扣交外國銀兩餘存無幾致難依期完解荷蒙
恩旨准令減緩年內僅應解銀十萬兩臣等即會商監督臣毓科設法挪借分兩批起解大約年內外亦可以陸續抵京現在籌解京餉已經力盡筋疲所有陝甘督臣楊岳斌指撥軍餉銀八萬兩直隸省請撥餉銀每月一萬兩此時斷不能協濟楊岳斌委員來粵採辦洋槍

軍火臣等已派員前赴香港買備應付至粵東奉撥各省協餉前經奏明概行停止仰邀
俞旨允准有案應俟粵省軍務平靖庫項稍可支持再行酌撥補解合併陳明臣等謹會同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前後辦理捐輸情形片會總督酌

再廣東自用兵以來取資於捐輸者甚巨當時賴有富紳伍崇曜深明大義屢次首先倡率故勸捐較易自臣等先後抵任伍崇曜病已垂危旋卽物故其家亦漸中落既無有力之大戶可以倡捐又當疊次捐輸積疲之後臣等考求事實體念民艱甚非其所樂爲惟因同治二年四月內前署督臣晏端書撫臣黃贊湯以軍餉緊急奏派在籍紳士龍元僖等籌辦捐輸延至臣等到任時已歷半年之久尙未議定章程因查廣東之富在商而不在農歷年辦理捐輸有派捐包捐等名目大率按

畝派捐事同加賦寬於富戶而苛於平民大失朝廷勸捐之本意小民勢微力弱忍受苛派敢怒而不敢言卽言之亦非若紳富之聲氣可以上達臣等抵任後體察情形知派捐包捐之積弊平昔所飮聞者實屬信而有徵而當其時正項先顧京餉釐金半解江南若非取資捐輸本省軍餉亦實無從取給因思派之農民而其情可憫不如勸之富商而於心猶安因仿照湖南江西勸捐章程添派委員指勸富戶務除包捐冒獎之弊而歷來辦理捐輸積習相沿各州縣耳目稍遠申嚴革除舊弊之條每苦於此情難於下究惟南海番禺兩縣居省會之地稽查較易皆遵照臣等所定新章南海原派捐六萬兩遂已捐至十四五萬番禺原派捐六萬兩亦捐至十萬餘現繳已及六萬均由奏派之在籍御史梁紹壬編修史澄一手經理辦理極爲平允實屬無累於民而有益於餉伏思臣等雖至愚極陋豈不知不辦捐輸非但可以弭謗并可藉以沽名而身當其位勢處其難自未敢避一己之怨而置大局於不顧開辦之初紳富以不利於己頗有違言數月以後經各官紳會同勸導各富戶亦自信所捐纖微報效無損其毫末又漸知軍需實屬艱難而臣等防堵外寇搜除內匪勉強

支持之苦心大眾亦頗能共諒而帖然相安七月間蒙諭旨垂詢捐輸情形臣等深愧奉職無狀乃以捐輸細故上煩

聖心之厪系每一念及惶悚難安適值南海番禺香山新會諸大縣捐輸略已定局其疲抗各戶亦不宜與久持軍務亦漸得手遂將委員陸續撤回其未捐各戶亦飭一律緩辦惟嘉潮各屬捐輸由地方紳士籌辦防堵隨時報明一時未便停止自問地方公事矢勤矢愼足以凜清夜而質神明而於捐輸一節體量貧富之宜斟酌勸諭之方任之紳員以察其情僞示之章程以防其

中飽方謂辦理並無貽誤乃謠傳遠布愈出愈奇固由臣等弭謗無方而粵東富民之造作謠言希圖挾制久成慣習原無足怪惟造謠者不過數人而京師之傳播又什倍於本地之浮言臣等實不解其自夫曾參殺人慈母投杼眾口可以鑠金積毀可以銷骨憂心悄悄古人所為憎茲多口也臣等遭遇

聖慈明無不照智無不周乃千載一時之景運中外臣工莫不矢精誠以共勵合勞怨而兼任所以成中興之業者良非偶然臣等渥荷

天恩膺茲重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豈因浮言胥動遂萌畏難巧避之思此次謠言之起謂臣等苛派擾民偏迫各富戶遷徙澳門香港臣等遵

旨查訪終莫得其主名惟查香山富民陳守善徐瓜林二戶皆以依附洋人致富百萬始而避居澳門煽布流言及臣等飭縣訪查乃又避至天津此輩挾資既富聲氣易通謠言之興未必不由於此該陳守善在澳門租買洋地造屋收租每日可得租息百餘兩時與洋人句結行蹤最為詭祕徐瓜林家雇一地師歲脩至萬金皆以收買捐票報捐朗頂驕汰奢侈享用踰制均屬違例妄為本有應得之咎而從未一報捐軍餉訪諸公正紳

耆亦莫不痛詆其非若因其遠颺逃匿捏造謠言竟令逍遙法外適以長刁抗之風且亦不足以服人心而昭公道臣等雖制於浮言而實不敢激於意見少涉因循頹廢坐視時局之艱難而不思補救任聽奸民之玩法而不為究懲仍當督同司道飭令地方官設法偵緝嚴密查拏務將陳守善徐瓜林獲案訊明實情再行按照例案分別究罰從嚴懲辦以肅法紀所有臣等前後辦理捐輸情形謹略陳梗概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此疏原稟持論甚明暢寄雲尚書有意解釋謠謗之言間加改易已覺未安末段欲正造謠之罪至於設法偵緝與捕盜無異則尤失政體也自記

請暫留馮提督辦理東江軍務片 會總督銜

再頃據總稅務司赫德面稱適見新聞紙言侍逆李世賢現踞漳州句串洋人幫同襲取泉州進襲福州約將海口通商地面讓給洋人俟占踞福建各城再圖分股竄擾浙江江西以圖北犯此等謬妄無稽之言原不足據以爲信而各處流氓及無業洋人希圖罔利與爲句結亦事所或有應請

皇上飭下福州將軍及福建撫臣安爲防範並飭總理衙門照會各國駐京公使轉飭駐紮閩省洋官及領事等務各約束商民人等不令與賊匪句結并防有接濟

軍火等事免至滋生他患至福建踞逆現已聚集漳州漳州西面由南靖以達平和不過二百里平和迤南百餘里爲雲霄迤北二百餘里爲永定現皆爲賊踞修城濬濠意圖堅守偏處粵邊縱橫四百餘里漳州東北之德化西北之甯洋皆有官兵駐紮近聞龍巖亦已收復江西援師可以由龍巖進勦浙江援師可以由漳平進勦浙江調派高連陞一軍由海道赴閩省計此時亦可進偏郡城是漳州東南北三面賊勢旣未蔓延官兵之力亦厚度其分竄浙江江西之說尙未必遽能如此橫行惟西面踞地甚廣皆與粵境毗連賊或不能逞志於閩必仍全力趨注於粵乃理勢之所必然現在翟國彥一軍駐紮大埔當東江之東面情形最爲喫重前已添派鄧安邦戴朝佐兩軍協同防勦何雲章一軍駐紮饒平現已進攻雲霄方耀一軍當東江之北面現飭越境會勦克復武平兩城移紮上杭力援汀州臬司李福泰駐紮龍川居中調度合計防兵二萬餘人疊次派兵遠襲賊營時有斬獲目前軍威甚壯而每一念及邊境千餘里賊衆至數十萬近或半日遠或五六日皆可闌入粵境以二萬之衆分布各隘口不免罅漏臬司李福泰調度雖合機宜必得有重望之統帥親臨前敵庶防勦

可期周密不然開春賊勢設或蠢動恐尙難杜其竄越

臣等正在籌商間適廣西提臣馮子材請假回粵臣等接見再三詢悉軍營情形所言皆有條理其管帶將弁多屬質樸能耐勞苦規畫大局亦頗中肯要該提臣籍隸廉州去家日久隨卽回籍省墓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飭令該提臣馮子材暫留粵東督辦東江軍務如蒙

俞允臣等卽咨會該提臣無俟假滿赶卽馳赴大埔饒平之交擇要駐紮責成堵勦漳州大股踞逆臬司李福泰爲刑名總匯任內應辦事件甚多應卽飭令回省以

清積牘所有東江軍務應暫留提臣馮子材馳往辦理
情形謹附片陳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施行謹
奏

密陳司道知府考語疏
奏爲密陳司道知府考語仰祈
聖鑒事竊照司道府等官賢否例應於年底加具切實
考語陳奏道光十七年欽奉
上諭督撫職任封疆責任綦重凡屬員之賢否自當隨
時查察無稍徇隱乃近年各省督撫視爲具文僅以一
奏塞責經朕留心察看往往與所注考語大不相符嗣
後各省督撫惟當仰體朕用人之苦心事事求一實字
其考察屬吏尤應就其所辦公事認眞稽覈一秉至公
等因欽此又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欽奉

上諭嗣後各省督撫於年終密考務須格外愼重倍加
嚴密毋稍視爲具文致滋率忽欽此又道光三十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欽奉
上諭嗣後各直省督撫於年終密考務將各該員賢否
實蹟指出確據臚列密陳不得僅以空言含混了事儻
有保舉在先該員不能始終奮勉亦著據實直陳毋稍
回護封疆大吏朕寄以耳目腹心旌別之公私即以定
勸懲之得失若考覈不精名實不副是上以實求而下
不以實應安用此虛文爲耶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臣仰
承

恩命權撫粵東一年以來體察地方情形由於紀綱法度廢弛已甚遂使盜賊日益橫行民情日益鬱塞故於整飭吏事必以捕除盜賊疏通民氣爲務貪惰之吏嚴加參劾勤廉之官量與保薦同城司道及各屬道府亦尚能相獎以督率整頓相戒以祖庇因循自惟才力迂淺內守硜硜總期稍有實際仰副
皇上澄敘官方之至意茲屆年終注考之期謹將見任司道知府各員就臣愚見所及填注切實考語密繕清單恭呈
御覽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再肇羅道缺請以王澍補授尚未奉文覆准准補惠州府知府顧蘭生補授廉州府知府戴肇辰甫飭赴任雷州府知府周毓桂調省當差尚未回任均毋庸注考合併陳明謹
奏

番禺縣舉人梁葆訓請　賞加內閣中書銜片　會總督銜
再臣等設立獎卹局溯查咸豐四年以後各州縣官紳辦理防勦勞績疊據查明東北兩江各案分別奏懇恩施臣等檢查舊卷歷年詳保各案卷牘紛煩獎卹局但能據案稽查酌量准駁歷時久遠各官紳存沒參半其力不能上達者卽無由推求底蘊以覈知其勞蹟臣等查舊卷內有番禺縣舉人梁葆訓一員以大挑二等選授陽江縣訓導自咸豐四年辦理安良局團練所居慕德里正當省城北路之衝屢次帶勇堵截賊匪省圍既解搜捕各鄉土匪竭力整頓直至咸豐七年洋人之

擾其家悉被焚毀紳民均稱其毀家紓難而始終未得一邀獎敘該員亦不一自表暴近年以來力求韜晦臣等以其鄉望尚隆札飭幫辦省團局務屢以母老爲辭至今延不赴省該員年力尚强質性慷慨歷年著有微勞而能不染浮靡之習自守耿介應請
賞加內閣中書銜以示鼓勵至各案中尚有紳士督帶團練禦賊陣亡未經奏邀
卹典者應俟查明此次嘉應南雄各屬殉難士紳一併開單彙
奏合併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郭侍郎奏疏卷六

官軍越境勦賊大勝克復永定縣城疏會總督衙

奏爲官軍越境勦賊大勝克復永定縣城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以官軍進規雲霄平和各城疊次苦戰獲勝並先規永定後圖漳州各情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具

奏在案嗣據臬司李福泰副將方耀稟稱永定踞逆丁太陽潘姓等勢甚兇悍深溝高壘有久踞之意方耀自進紮恩全後探知賊中丁潘二逆各不相能可以設法離間即購覓敢死之士混入賊中偵伺動靜相機辦理

十二月二十六日方耀偵知賊將赴永定城外之金砂鄉擄掠預於近城各處埋伏二十七日賊眾果至我軍號礮一聲伏兵齊起四面開殺喊聲動地賊眾披靡殺斃六百餘名餘匪帶傷回竄我軍追至城外將礮樓土壘一律平毀二十八日知府吳贊誠都司鄭紹忠督兵來會方耀於城外踏看地勢有附城之鏖子嶺鳴岐山兩處可以俯瞰城中因移營分紮山脊槍礮火箭日夜俯擊賊眾死傷如積兼以城內舉動爲官軍所知各自驚疑遂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開東門自龍巖州一路而竄我軍追至雷應面遠共計先後殺賊一千六七百名查永定雖已收復而汀州之南陽爲康逆汪海洋踞紮號稱十六七萬人漳州踞逆號稱二十萬人是潮嘉東北兩路防務尚未能放鬆一路謹仍欽遵

諭旨咨催馮子材速赴東江督辦軍務先飭李福泰馳赴潮州府城妥籌布置以固濱海門戶至已革副將方耀自平遠挫衄後即能振刷精神督兵克復武平縣所兩城已經臣等奏明記功奉

旨允准在案現復設計苦戰越境攻克永定縣城實屬能知愧悔奮勇可嘉合無顧恩

天恩俯准將花翎總兵銜署三江協副將方耀所有暫

行革職處分悉予開復以示鼓勵臬司李福泰自出省督辦防勦以來運籌決策悉合機宜用能越境連克兩城洵屬調度有方可否

賞戴花翎候補知府虎門同知吳贊誠前辦嘉應團練力遏賊氛現復會同方耀出奇制勝攻拔堅城洵屬異常出力可否以道員留於廣東補用都司鄭紹忠可否賞加遊擊銜其餘在事出力人員可否由臣等查明後擇尤保奬所有官軍越境克復永定縣城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六百里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欽奉 諭旨敬陳管見疏 會總督衙
奏爲欽奉
諭旨敬陳管見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二月初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諭沈葆楨奏照錄督糧道段起條陳安置凱撤勇丁
事宜原稟呈覽一摺內稱今日各路遣散之勇丁不下
數十萬必有膽略謀勇之輩投閒置散必致別生枝節
若將此輩加以豢養自無構禍之事並可責成與地方
官吏協同查拏匪類請酌留各州縣釐金以供撤勇之

用自提鎮下至都守均各照本職每年應領俸銀數目
分四季向地方官吏支領並每名酌加米石或由釐金
稅項下支給或由丁漕正款報銷其餘千把及無職勇
丁或全數歸農或充補兵額所議四條立論不爲無見
惟酌給俸銀米石等項爲費甚鉅亟應先事籌畫方可
次第辦理銷患未萌著按照所陳各節妥議章程具奏
欽此等因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喬松年奏稱管帶之員弁有實缺者極少遣歸
後補缺無期投閒置散既無向上之路並無謀食之方
未免可惜現請將此項人員或在立功省分或在原籍

省分准令歸標學習如果能勝任准同候補人員酌補營缺藉資教練其有不願歸標者亦聽其自便等語所奏不爲無見即著彙入段起條陳一併明定章程具奏欽此等因臣等跪誦之下仰見

皇上遹言必察防患未形之至意下懷莫名欽佩惟是救時之策貴揆事勢所能行爲政有經不能每人而求悅段起所陳雖爲弭患起見而臣等究其利弊要其始終覺有窒礙難行者二有不必過慮者二行之而仍恐無益者亦有二請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綠營欠餉各省皆同即以廣東一省言之欠餉幾及三年爲數不下數百萬旗兵之需索營弁之額求幾於無計推延無詞批復雖經臣等勉强支持不至生事實則可慮之至不但此也各路防勦之師欠餉均已數月去歲年穀少歉一切捐輸皆經緩辦故籌濟尤難大以額設之營兵前敵之弁勇尚有枵腹之虞豈獨於名遂身退之官弁轉能源源接濟之理如曰雖無其實姑予以名必至兵餉勇糧之外又增一項欠款是博一時之見好而貽無窮之後累也此窒礙難行者一也

承平之世

國家歲入四千餘萬而所出亦四千餘萬稍有水旱偏災即虞不足至於今日或偏地干戈或瘡痍甫息江浙各省爲丁漕最重之地已蒙

恩酌減錢糧即使及早承平歲出之數不加於舊已有入不敷出之患安能籌此鉅款豢養散勇乎釐金固不可議停而用度則必須有節目今需財甚廣正款既無可挹注捐輸又難乎爲繼惟恃此戔戔釐金藉爲補苴之計臣等前此奏請緩停抽釐所慮至深且遠若僅爲散勇起見未免錙銖取之而泥沙用之矣況乎軍興以來各路保舉重疊自都守以至提鎮統計不下數萬員

即照段起所陳各按所保官職俸銀籌給一品歲領銀八十一兩二品六十七兩零從二品五十三兩零三品三十九兩零四品二十七兩零五品十八兩零在各該弁按時支取每月僅得數金無加於毫末而

朝廷積少成多每歲即需數百萬當此挖肉補瘡之時於京餉兵餉之外平添數百萬之餉額內既不能有餘額外又無可另取雖桑孔復生亦恐無能爲役此窒礙難行者二也從來散勇之難不難於有官之人而難於無官之人故川楚教匪平定後嘯聚爲亂散勇多而官弁少尤未聞有提鎮參遊從而作亂者蓋豪傑之士固

不以温飽爲懷即志氣稍下者一旦名位崇高亦必少知自愛若夫桀驁之徒兇悍性成如近時江蘇所誅之馮協坤官至二品家資數十萬尚且敢於通賊則雖加之豢養亦復何益如各省督撫皆如李鴻章之不事姑息雖有馮協坤之兇惡且不足慮何論其他此不必過慮者一也散勇之中固多智略謀勇之輩降賊之內亦正不乏其人勇固易於嘯聚賊尤習於性成今天下當勇之人莫多於楚其次則莫如粤天下首亂之人莫多於粤其次亦莫如楚臣鴻賓在湖南巡撫任內其時降賊之遣歸者頗多散勇之被撤者亦不少仰賴

天威從未嘗別生枝節及調任廣東高州之首民四五萬由江西江蘇浙江各省撤遣回籍之降眾不下十餘萬其散勇更難數計雖豎旗拜會之事時所或有然經臣等申明法令飭屬嚴辦亦無不隨起隨滅段起於立功回籍之員乃爲之鰓鰓過慮不知降眾如林又將如何籌款以羈縻之此不足過慮者二也原稟謂遣撤之後可以資其鎮撫不知營官之所以能約束兵勇者視乎

朝廷之制度不視乎一人之恩威常人之情畏法甚於感德趨利甚於避害當其在營兵勇有趨利赴功之心營官有賞功罰罪之權故强者知勸而弱者知懼一經散遣權已不屬提鎮之與散勇等耳譬之自督撫下至州縣在官則遞相統屬罷官則等若齊民夫以督撫之重且不能行其權於家居之日而謂都守以上能約束散勇於既撤之後乎此行之而仍恐無益者一也原稟謂可與地方官共圖緝捕不知州縣有緝捕之責武營有會緝之責嚴之以處分假之以事權猶且不能認眞緝捕彼回籍都守以上各員既無處分之可畏又無事權之可假而轉欲資之緝捕盜賊是猶欲前行而卻步也且恐此輩粗人因之武斷鄉曲挾仇修怨紛紛而起

是養之而適以害之此行之而仍恐無益者二也總之天下之治亂在乎用人之當否所用賢則紀綱振飭法度修明雖亂世亦可以爲治所用非賢則紀綱倒置法度廢弛雖平世亦可以致亂從古及今未聞費有用之財養無用之人陷之以利而求其不作亂者無論此豢養之名或非英異之流所肯受正恐啟人以輕量之心非細故矣且夫既得隴又望蜀者小人之恆情逸思淫勤思奮者君子所不免縱使國家財力能給足以饜其所求竊恐都守以上之有所得者必將習於偷惰千把以下之無所得者必且肆其怨謗欲弭亂而亂益滋欲

靖禍而禍愈甚此尤流弊無窮防不勝防者也抑臣等竊有請者方今內患未平外患猶伏正臣子臥薪嘗膽力求自強之時非天下已治已安高談偃武之日爲今之計與其坐耗經費仍非弭亂之善方何如選練精良預籌防患之實用其甘肅新疆及雲貴福建之現偪賊氛者無論矣卽如廣東境內現雖無賊而東則有漳龍之悍逆西則有岑橫之餘寇南則有越南之黎匪無在不須用兵卽無日不當講武臣等選將徵兵亦未嘗不於遣散勇弁中取材他若江南安徽浙江兩湖四川直隸山東河南等省或全境初清或鄰氛未靖論者或患

其兵氣之未銷而臣等轉慮其武備之漸弛竊謂除陝甘雲貴福建不計外其江浙各省均宜酌留兵勇多者萬餘人少或三四千人卽以各該省在籍之提鎭協參遊以下者爲營官爲哨官簡其精壯汰其老弱隨材任使不拘資格分紮省會及扼要處所無事則恪遵營制俾就範圍有警則迅赴戎機無煩徵調且使將材不致廢棄軍餉不致虛糜而天下有備無患亦可以補綠營兵力之不逮其月餉卽從釐金項下酌量籌撥而不患窘難三二年之後天下大定內外又安立卽裁撤歸農亦不患別生枝節如此一轉移間化虛耗而歸實用事易舉亦易停而不致有牽制之慮如蒙

俞允各省均有募勇舊章應如何酌量變通之處請旨敕下各省督撫體察情形妥籌辦理至安徽撫臣喬松年所陳各節審時度勢平易行現在各省大略皆係如此辦理自應如該撫所請

敕部施行臣等受任封圻於利弊得失之故因革損益之宜不敢不悉心熟籌用竭兩端之叩勉抒一得之愚冒昧直陳以備

聖慈採擇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停補各省兵額片 會總督衙

再我

朝營制大小相維遠近相制立法可謂盡善惟是日久廢弛弊端叢出故川楚教匪之時論者已謂用兵不如招勇及廣西逆匪初起徵兵幾半天下乃調兵愈眾賊勢愈熾轉不如鄉勇之尚能抵禦於是識時務者相率改而募勇卒之肅清南服掃穴擒渠皆勇之效而兵不與唐臣韓愈有言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由來久矣夫兵有節制而勇皆募充勇有功而兵無效其故何也蓋古之善用兵者貴乎兵識將意將識士心故能收指

臂之效今百里有營十里有汛在立設之初原謂耳目既近稽察易周一有嘯聚即可圍捕然而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或十餘人逐捕尚或有餘禦寇實形不足迨其敝也將以扣餉冒額爲能無所謂訓練兵以窩娼查賭爲利無所謂營規於是上下雖有統屬之名而情睽意隔歲時雖有演操之制而實去文存及有徵調東抽一名西撥一隊兵與兵不相習將與兵不相知夫訓練既已不時心意又復不洽與驅市人而使戰者何異此所以不能得力者一也古者十金之士百金之士材力既異身價亦殊今即不能優以厚餉亦不可不使之飽

騰乃綠營定制馬兵月給二兩戰兵月給一兩五錢步兵月給一兩在開國之初人少物賤按時籌給尚足以贍其身家承平既久生齒既繁百物昂貴兵之月入已不足以自贍況又加扣折而望其忍飢力鬬難矣且民間傭力之夫月入尚有得錢數貫者無惑乎老弱之充數而強壯之別圖矣故軍興以來駐防旗兵豢養較綠營稍厚而收效亦較殊其明徵也此所以不得力者二也今若如臣等所請各省留勇自數千至數萬不等緩急均有可恃必將謂兵可以盡撤營可以盡裁而於事勢又有甚難者額兵欠餉各省纍纍若欲裁撤必先發

餉營兵所以不能整頓坐欠餉太多之故又復議裁能無譁譟此不可不慮者一也兵之實難返兵之名尚存知者雖知其無用不知者尚惕於

國威若一旦裁撤奸民或因而生心此不可不慮者二也臣等再四思維惟有以勇輔兵有缺勿補之一法查江浙皖楚等省之兵幾經大亂物故流亡者爲數不少直東豫晉等省之兵雖尚完善死亡病故者亦歲有之擬請此後無論用兵及完善省分從前未足之額暫緩召募此後再出之缺概停募補如此則無用之兵漸減而不事紛更有用之餉可節而無乖定制至於營汛可

裁則裁老弱可汰則汰是在乎大吏斟酌時宜非執一所能懸斷若年復一年不思變計恐欠餉日增一日必有決裂之時此輩弭亂不足而爲亂有餘恐天下之憂不在散勇而在額兵矣臣等愚昧之見倘蒙
俞允請
敕下各省督撫察看各省情形酌量施行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革職留任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接准部咨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上諭前因毛鴻賓等奏率屬捐廉助餉加恩將毛鴻賓等交部從優議敘茲據奏稱該督撫所得獎敘請照學政司道等一體移獎子弟等語所見甚爲卑陋毛鴻賓郭嵩燾前次所捐銀兩即行發還並撤銷從優議敘交部議處等因欽此欽遵到部應請將兩廣總督毛鴻賓

署廣東巡撫郭嵩燾各議以降三級調用毋庸查級紀議抵等因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前因兩廣總督毛鴻賓署廣東巡撫郭嵩燾請將所得捐廉助餉優敘移獎子弟當以該督等意存計較不知大體交部議處茲據吏部議以降三級調用毋庸查級紀議抵等語毛鴻賓郭嵩燾均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欽此跪誦之下感悚難名伏念臣權攝封疆罔知大體
宸嚴而瀆請干譴逐以何辭乃蒙
聖恩曲賜矜全仍與留任

特示加恩於薄罰俾資補過於將來仰荷
生成曲逮之仁倍深惶恐罔報之義自去年三月以來
江西贛匪由甯都南安擾近粤邊東北兩江同時告急
臣一力倡捐催繳軍需局支放募勇經費耿耿愚忱但
有顧公之心實無營私之意曲荷
聖慈之戒飭衷隱難陳更蒙
淵量之包容旁皇累日有罪而邀
矜貸原期激勵臣工已捐而又領何顏對諸寮屬惟
有仰懇
皇上天恩仍准容臣報捐軍餉

賞免發還雷霆雨露無非教
恩威所被一本至仁天地神明詎敢誣懲戒之餘彌深
私禱所有感悚下忱謹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此疏實凝難著筆而私衷憤鬱之氣又不能不稍自
明與此曹共事公私交受其累爲之拊膺浩歎而已
自記

特參二品職官訛詐有據疏

奏爲特參二品職官訛詐有據請
旨暫行革職歸案審訊以肅法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廣東省河向設緝捕船隻時有假冒文武
職官訛詐行旅之案均經隨時查明懲辦本年正月間
據英領事羅伯遜函稱番禺縣民人黃亞發赴該領事
處呈控副將銜李光向該船詐去洋銀二百兩復將其
船奪去呈請追回給領等情時以該民人黃亞發赴英
領事具控府縣並無案據其控副將銜李光訛詐情由
亦頗涉支離當飭營縣查明李光因何在省河訛詐商

船並有搶奪情事隨據副將銜李光呈稱同治二年在
浙江管帶靖逆水陸全軍駐紮甯波添購廣艇派千總
劉勝滄等管帶爲巡洋護漁之用被舵工黃和寬謀害
劉勝滄等駕船逃駛曾經移請香山縣查拏去年七月
由浙江銷差來粤隨時查訪適在發風墩河邊遇見此
船即時駕回又經移請南海縣拘究究辦其言亦尚有
因隨劄飭英領事羅伯遜將黃亞發解案發交廣州府
審訊該民人黃亞發年甫二十向在洋船雇工其船係
民人郭桂開自置在順德陳邨地方憑致祥店承買經
分飭各該縣查覆均屬相符而李光移請香山縣拏辦

一案獨無卷可稽初次訛詐黃亞發洋銀二百兩有李光隨丁郭亞歡書立收單飭令將郭亞歡交案又復多方狡展其爲挾職官曾經帶勇之勢藉端訛詐確有明徵自應從嚴訊辦以懲貪邪而肅法紀應請

旨將副將銜陞用參將李光暫行革職以憑勒限飭將郭亞歡交出研訊確情再行分別定擬所有特參二品職官訛詐有據請

旨遵辦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員弁爭索賭規請斥革嚴訊片 會總督衙

再廣東賭風之盛甲於天下鄉村市鎮到處聚賭因之文武員弁皆有規費一二劣紳人等亦有規費凡經紳士收受規費以老師館爲名各有標目甚或夥開一館據爲利藪風俗之敝實由於此茲查有署新會江門汛千總梁北威與武舉陳元功以爭索賭規互相把持至於聚眾鬬毆該千總梁北威因將陳元功綑獲竝獲其黨武生陳紹基武監生陳慶元等八名誣以糾眾搶奪已獲之盜犯稟請嚴究臣等查辦盜案嚴實認眞從無寬假該千總與武舉陳元功等互爭賭規揑造夥搶盜

犯重情率意通稟實緣紀綱法度廢弛已久悍無顧忌地方官紳行徑如此何敢稍事優容貽害人心風俗除咨部將署江門汛千總梁北威武舉陳元功等先行斥革歸案嚴訊定擬外應請

旨分別懲辦以警頹風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官軍迎勦竄匪屢獲勝仗現仍防勦兼籌疏會總督衙

奏爲官軍迎勦竄匪屢獲勝仗現仍防勦兼籌情形恭摺由驛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因方耀分勦白沙石碣各匪大獲勝仗情形經臣等於二月二十八日具

奏在案茲據藩司李福泰副將方耀稟稱南陽之全股竄併白砂營巢林立方耀慮其下竄粵境即調分防水鋪弁勇馳回並飛咨駐紮峰市之鄭紹忠蚺蛇渡之周陞堅營嚴扼二月初八日派守備方鰲等由上杭東門潭頭上渡河派候選知府方勳等由潭頭下渡河分頭

進攻白砂賊壘適遇賊於茶地方鰲方恭等大呼衝突槍礮齊施斃匪四百餘名陣斬僞官鈺天安陳幗輝僞御林護駕列王黃姓生擒十三名奪獲賊馬四十八匹旗幟槍械什物不計其數該匪不敢戀戰四路狂奔我軍追殺十餘里始行收隊查點各勇受傷九名此方耀截勦白砂逆匪獲勝之情形也二月十八日逆首丁太陽率匪萬餘由朱家山後三斷嶺下分路來撲大埔縣屬之柏嵩關勢甚兇悍守備李瑄芳等督率各隊兵勇奮力迎擊各鄉練亦前來助勦自辰至巳鏖戰兩時之久斃匪不計其數生擒賊匪十一名奪獲旗幟多件我

軍向前直偪奮力夾攻並用火罐拋擲槍礮如雨該匪拒敵不住仍由三斷嶺下而逃兵勇亦有傷亡此饒平防軍迎勦竄匪獲勝之情形也二月十一日花旗股匪繞由小路竄入大埔縣屬之維新甲漳溪等處縣城岌岌可危守備蘇鎮超遊擊王傳訓等會督兵勇分途截勦副將方耀參將林保都司鄭紹忠亦由閩界跟蹤馳援同時齊抵大埔賊由湖寮白堠竄走先後斃匪甚多此大埔防勦曁有擒斬竄匪之情形也臣等伏查閩省龍巖股匪經康國器等軍攻克餘匪竄歸南靖南陽股匪經劉典王開琳等軍攻克餘匪竄駐歸陽苦竹等處

偪近大埔縣城分股襲攻楓朗營盤爲戴朝佐梁仕光等軍擊敗遂徑趨撲詔安縣城經何雲章派遊擊李元順一軍馳援爲賊所掩襲退紮分水關該逆橫出朱家山襲破縣丞吳國泰一營進趨秀篆黃岡饒平同時告急粵東防閩之軍始分東北二路以嘉應所屬爲北路潮州所屬爲東路迨汪逆大股趨併漳州二百餘里之地粵東邊防乃歸重大埔饒平一路何雲章進攻雲霄以勦爲堵故自饒平以南東界黃岡西界澄海皆無重兵駐防該逆驟撲詔安繞出雲霄之後直窺粵境倉卒告警幾至措手不及幸鳳潮道鳳安得信較速即時商

請前西甯鎮總兵黃朝恩募勇千人馳紮黃岡分水關一帶併飭署潮州府陳毓書督率民團幫同堵剿藩司李福泰亦由三河壩赶至潮州調派鄧安邦方吉等軍越境馳援詔安通何雲章一軍之氣以固潮南門戶飭副將林保一軍專扼柏嵩關飭遊擊吉瑞一軍專扼老虎關臣等並飭李福泰等將南澳澄海各海口妥爲布置潮州防務稍臻周妥而沿邊滋擾各匪尚止汪海洋一股其漳州李世賢一股至今未有蠢動之信閩軍高連陞黃少春等環攻漳州之東劉典王德榜王開琳張恆祥康國器等合防漳州之北江蘇撫臣李鴻章又由

海道派郭松林楊鼎勳兩軍從廈門進攻是漳州南路又得此大枝勁旅三面進勦惟西路與粵毗連數百里兵力獨形單絀臣等接據李鴻章來函即行移咨商令各軍由海道分兩路進攻一由廈門會合閩軍直擣漳州一由汕頭東出黃岡規復雲霄平和各城出漳州之西與翟國彥方耀鄭紹忠等軍分路并出庶可蹙之漳州一城且可斷其入海之路不至貽毒他處但恐郭松林等已航海入閩商辦不及則閩軍直成長驅之勢粵東防務尤費支持臣等現催卓興一軍由恩平赴省刻期馳往東江而欠餉既多軍行亦難期迅速籌防日久轉餉愈艱惟有督飭司道竭力籌辦以期殲此大憨不留餘孽其李元順赴援詔安吳國泰防守隘口未能實力抵禦以致爲賊所乘均屬咎有應得相應請旨將遊擊李元順縣丞吳國泰先行摘去頂戴有無聞警先逃情弊容札飭李福泰鳳安查明後再行參辦以肅軍政所有東路防軍疊次勦賊獲勝及現籌辦理情形謹恭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羅定官軍越境蕩平河垌賊巢馳援信宜片會總督衙
再羅定官軍越境攻克古眉大埌雲胎何家寨賊巢情
形經臣等於二月二十八日附片
奏報在案茲據補用副將曾敏行署羅定州知州周士
俊稟稱岑溪一帶賊巢惟河垌最爲險固逆首陳日昇
即陳兩頭口竄踞其中負隅死拒當即馳調曾光漢劉
金華等各勇於二月十七日進紮離河垌里許之磨刀
坑地方節節進偪該逆見我軍分途築壘即率衆二三
千峰擁來犯陳龍書盧滿江韋奇文劉金華陳璁洪瑞
榮等呼噪而出躍馬爭先衝入賊隊手刀執旗賊目斃

賊數十名該逆潰散回巢曾敏行周士俊分督親軍進
紮磨刀坑十九日黎明派都司盧滿江由左路出訓導
陳龍書由中路出守備劉金華生員高錫鈞由右路出
曾敏行周士俊帶領親軍督陣爲諸路接應該逆見我
軍出隊即傾巢俱出拌死來衝勢如潮湧我軍槍礮齊
施連環轟擊斃賊多名賊猶死戰不退曾敏行身先士
卒躍馬衝鋒連斃悍賊數名各營奮勇而前呼聲動天
酣戰兩時之久該逆勢漸不支奔回巢內閉柵死守是
役也踏平賊匪礮樓三座斃賊三百餘名奪獲旗幟器
械多件我軍亦間有傷亡曾敏行周士俊復與諸將弁
籌議欲乘該逆大敗驚餒之時漏夜往襲河垌攻其無
備遂派陳龍書盧滿江曾光漢劉金華高錫鈞陳璁梁
以文黃亨衢及軍功傅世魁等分隊銜枚疾進三更時
候各將弁率勇直抵河垌盧滿江曾光漢劉金華潛至
柵外點放火箭寨內同時火起並用大礮將寨門轟倒
各勇爭先殺入火勢愈烈烟燄迷漫匪衆奔逃無路中
槍礮死者甚衆立將河垌賊巢攻克搜獲器械馬匹僞
印無數曾敏行周士俊見賊巢已破匪衆由寨後狂奔
知逆首必在其中急率勇練繞過後路抄擊沿途截殺
百餘名生擒賊目何仲厚梁亞晚梁亞來李朝天等多

名先後生擒七十八名殺斃不計其數奪獲旂幟器械
馬匹僞印共六十餘件陣亡弁勇周遇貴方濤等二十
名受傷七十餘名餘匪遁歸南渡黎木等處等情前來
查陳日昇即陳兩頭口與羅阿光梁仕隆等逆首由大
埌古眉擾及羅定州界實踞河垌爲老巢經曾敏行周
士俊越境攻勦覆其巢穴該逆陳兩頭口在岑溪股匪
中爲最巨盤踞河垌日久被勦逃竄軍氣爲之一振已
飭周士俊等會同岑溪縣務將各股餘匪悉數搜除以
絕根株信宜逆首李可鍾盤踞六荷地方黨羽甚衆屢
飭信宜縣設法緝拏訖未得其要領迨岑溪股匪倡亂

李可鍾即遣其姪李河娘李長腰等潛往充夥復遣姪李一貫等張貼僞示播散謠言乘機起事信宜縣黎正春督同紳士陳觀泰陸達務等以防堵爲詞招集兵勇驟出六荷將該逆李可鍾擊獲又繞出東鎮將該逆李一貫李四等擊獲正值陳兩頭口河垌被勦竄蹙之時李河娘李長腰等諸逆導使襲破新勝寨乘勢東趨又邀集大南南渡股匪霍十八羅定章等藉詞報復由安鵝小路直竄信宜縣之東鎮分三路撲犯縣城經該縣黎正春擊退仍遁回東鎮駐紮臣等前檄飭副將曾敏行募勇一千五百人馳防羅定副將潘其泰募勇一千

人馳防信宜潘其泰分募西勇及吳川靈山之勇尚未成軍因先飭曾敏行一軍移緩就急赴援信宜刻期埽蕩臣等因念廣西藤容岑溪北流陸川數百里之地伏莽滋繁與東省之信宜羅定等州縣緊相接壤全恃署羅定州知州周士俊署化州知州張欽泰信宜縣知縣黎正春等勤廉樸實政事稍爲修明信宜首逆李可鍾甫謀倡亂即被捕誅羅定駟綸王阿狂七一股亦懾於兵威不敢狂逞現在廣西撫臣張凱嵩派出弁勇已抵容岑臣等意在肅清西路乃得專意防勦東江大股賊匪是以前奏派廣西提臣馮子材添募兵勇數千督同

曾敏行潘其泰等勦除藤容一帶賊匪使邊圍稍獲安謐以整飭戎行爲攘除寇盜之實仍以講求吏治以肅清禍亂之原所有在事出力官紳可否仰邀

天恩由臣等彙案奏奬至副將曾敏行自到防以來屢次越境攻克賊巢擒斬要逆多名羅定藉以肅清未敢沒其微勞應懇

天恩將該副將曾敏行賞給總兵銜以示鼓勵出自逾格鴻施謹將羅定官軍越境蕩平河垌賊巢馳援信宜及現籌辦理情形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化州官紳追捕廣西竄匪全股撲滅片會總督衙
再廣東化州官紳殲勦廣西竄匪情形經臣等於本年
二月二十八日附片
奏明在案嗣據代理化州知州張欽泰稟稱我軍自二
月初五日於合江墟地方大獲全勝生擒逆首江甲麟
等二百七十八名殺賊千餘名又在城外盤獲內應奸
細江亞六等八名其逃出匪夥約有三四百人仍由平
定一路拌命窮奔當即飛飭拔貢彭步瀛會督練紳郭
遠昌李鴻文鍾耿光黃文光等由合江北岸跟蹤追勦
張欽泰親率張汝泰黃子斌等由合江南岸跟追初六

日未刻追及附近平定墟之天井地方該匪回頭死拒
我軍槍礮齊施四圍攻擊又斃匪二十餘名餘匪竄入
池姓祠堂閉門堅守並於瓦面分佈銃械負隅抗拒適
彭步瀛等會督練勇赶到張欽泰督飭各軍購備柴草
引火之物初六晚潛載至柵外焚之並將火罐拋入賊
巢風高燄烈立即焚燬該匪被焚死者十之八九間有
冒火逃出者均被我軍殲斃獲匪何信大李九油何亞
翠等十餘名全股悉已蕩除等因前來臣等伏查江甲
麟即江二大糾合陳金缸舊黨數千在廣西陸川縣青
湖地方舉旂稱亂直竄化州之上江招聚博白岑溪等

處股匪意欲狡逞又有巨逆陳永芳即木碌四林寶善
周應濂蔡七大李亞撈七等爲之句引該署州張欽泰
倉卒募勇分飭彭步瀛黃子斌張汝泰李鴻文郭遠昌
等四面攻勦出賊不意斬獲至千餘人又乘勝猛追擠
之羅江溺斃者七八百人窮日夜之力直追至天井地
方盡殲其餘孽行軍之速勦賊之銳極爲難得臣等仍
一面檄飭該署州設法將陳永芳即木碌四蔡七大等
巨匪赶速擒獲以靖地方所有先後出力官紳勇練容
俟前案奉到
諭旨再行分別彙案酌保藉資鼓舞謹將化州官紳追

捕廣西竄匪全股撲滅情形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閩氛日偪粵省兵單餉絀情形片會總督銜
再東路官軍迎勦竄匪屢獲勝仗情形業經臣等於三月十五日具
奏在案疊據布政使李福泰惠潮道鳳安等稟稱賊匪圍攻詔安於城外開鑿地道知縣趙人成竭力拒守潮州府陳毓書都司鄧安邦等現赴黃岡圖解詔安之圍副將何雲章進攻雲霄爲賊所包固守營盤大勢均屬岌岌平和之賊日聚日衆於通柏嵩關等處鑿平道路意圖大舉入粵饒平黃岡一帶日形吃緊等情前來臣等查汪海洋一股衆約七八萬漳州李世賢一股約十

餘萬又有僞利王朱興濬僞天將丁太陽各股合計不下二十餘萬雖閩省各軍屢獲勝仗粵省方耀各軍疊有擒斬所殺不過十分之一而所擄脅句通者仍秖日見其增加而不見其減少是賊勢并不得爲窮蹙左宗棠所部浙軍一二萬人高連陞黃少春劉清亮等又皆一時名將合之閩軍曾玉明等所部圍攻漳州東面其由江西援閩之軍則有劉典婁雲慶王開琳王德榜張恆祥等軍數萬人均係大枝勁旅合之閩軍康國器趙均關鎮國等所部會防漳州北面西至永定東至漳平層層布置江蘇撫臣李鴻章所派郭松林楊鼎勳兩軍又由廈門進攻漳州東南北三面漸成合圍之勢而賊所踞南靖漳浦雲霄平和各城皆在漳州西面從前尚踞有龍巖一城北有出路今且并集於偪近大埔之歸陽苦竹等處是賊之去路僅廣東一面現據李福泰稟稱探聞詔安縣城已爲賊陷是潮郡又失一重外蔽又據翟國彥報稱漳州逆匪數萬竄至平和粗溪地方并屯駐上下坪等處距楓朗僅及三四十里前後竄擾邊境者均係南靖平和股匪續又添入南陽大股如翟國彥所稱漳州大股又已蠢動其勢必謀竄饒平大埔等縣漸及腹地統計粵東邊防各軍翟國彥三千餘人方

耀六千餘人鄭紹忠三千餘人其餘林保鄧安邦黃朝恩戴朝佐黃添元梁仕光李元順何雲章等或數千人或數百人卓興一軍六千餘人尚未到防合共三萬餘人縱橫數百里隨處設防已形單薄加以西江防堵之馮子材曾敏行潘其泰等軍北江防堵之任星元等軍併水師沈玉遂王朝治張貴等軍每月需餉幾至三十餘萬竭力籌畫僅及十萬有零勉强支梧以防堵邊界之軍論則多慮其空虛以轉輸防兵之餉論則尙憂其缺乏是粵東之力幾不能旦夕支持臣瑞麟接任以來憂勞布置熟籌審處斷不敢存五日京兆之見臣嵩燾

仰蒙
天恩署理巡撫辦理年餘幸無隕越惟有會同 臣瑞麟
督同在事文武各員經營籌畫實心實力督率各軍殲
除大憨以仰副
皇上綏靖邊疆至意所有閩氛日偪及粵省兵單餉絀
情形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官軍越境規復詔安屢獲勝仗現籌防勦情形疏 會總督衙
奏爲官軍越境規復詔安屢獲勝仗現籌防勦情形恭
摺由驛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因官軍迎勦竄匪獲勝併閩省詔安失守
各情經 臣等先後馳
奏在案茲據布政使李福泰惠潮道鳳安等稟稱三月
初六日閩省詔安城池被賊攻破當即懸立重賞激勵
諸軍乘賊初入詔安布置未周奮勇進攻迅圖克復飭
令參將林保率所部駐守上饒之柏嵩關遊擊吉瑞駐
守中饒之老虎關總兵黃朝恩遊擊李元順都司鄧安

邦等各率所部分扼下饒之分水關守備方文督勇穩
紮黃岡城外西校場防賊回竄其黃岡各要隘仍飭署
潮州府陳毓書督飭鄉團實力扼守副將何雲章攻勦
雲霄正在得手因賊匪繞陷詔城與粵軍聲勢隔絕全
軍拔回黃岡駐紮蚺蛇嶺潮坑等處隘口把總張捷成
分紮所城與原防上里之周國恩等勇互相聯絡以扼
詔安沿海由拓林入黃之路初九日卯刻詔安逆匪二
千餘往撲章朗鄉鄧安邦楊有鋆方吉等分路抄擊陣
斬穿黃馬衽賊目一名殲斃數十名生擒悍匪四名訊
明正法十五日黃朝恩督率方文方吉兩軍由西路進

楊有鑒督率霞繞鄉武生張大源團練由東路進鄧安邦全部由中路進直抵龍公山前賊匪四五千衝出接仗我軍奮勇突擊追勦至詔安城下殺賊數百奪獲大白旂數十面十九日辰刻復集諸軍協力猛攻鄧安邦偵知賊有埋伏先出奇兵將賊伏擊敗各勇繼進三面包抄賊眾披靡殺斃數十名此連日進勦詔城逆匪獲勝之情形也臣等伏查賊勢趨併漳州一帶南靖漳浦雲霄平和各城皆偪近粵邊詔安失陷以後潮州防務尤形緊要而漳州大股賊匪尚與官軍相持踞守如故康逆七八萬人盤踞苦竹歸陽等處近聞赴漳乞援移

紮洪坑李世賢給與洋槍洋藥分撥僞西王悍匪二三萬進紮平和屬之秮溪直偪金豐鄉饒平大埔兩城其勢均爲喫緊潮屬邊防分南北兩路自大埔至柏嵩關爲北路隘口十餘處稍大者爲湖寮風朗鴨母坑深圳等處自柏嵩關爲柘林沿海爲南路隘口亦十餘處而最大者三饒柏嵩關爲上饒老虎關爲中饒分水關爲下饒老虎關與柏嵩關相距差遠中間途徑分歧又以朱家山爲衝要李福泰陸續添募三萬餘人分防各隘口兵力終嫌單薄又苦乏大枝勁旅足當一面之寄臣等屢催卓興一軍馳援刻期抵省擬即雇募洋船由海

道前赴潮州以期迅速一面札飭李福泰飭將各軍挑選精銳酌量歸併約分三路饒平柏嵩關爲中路正當漳州之衝必得大軍駐紮堵截大埔界內至風朗爲北路以當康逆大股老虎關以南爲南路以當詔安雲霄各股責成卓興翟國彥方耀三軍各當一路其餘各起勇目挑選得力之軍分隸三營以厚兵力而歸整練其水路則澄海縣屬之南港北港可以由海直趨潮郡大埔縣屬之三河壩南可以趨潮郡西可以達嘉應均經李福泰調派緝私巡船併雇募頭艋船分別駐防以資扼守但使該逆不遽闖入粵境俟卓興一軍到防後商

定大局歸併各軍擇要穩紮則防務益屬周密庶冀會合閩軍聚殲此匪以副

皇上綏靖海疆之至意所有官軍規取詔安及現籌防勦各情形謹合詞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西路官紳勒辦信宜股匪攻克賊巢地方肅清片 會總督衙
再官軍由羅定越境搗平河垌賊巢馳援信宜及籌辦
情形經 臣於三月十五日附片
奏報在案嗣據副將曾敏行署信宜縣知縣黎正春等
先後稟稱岑匪李河娘等退踞水口後連日修柵築圍
以爲久踞之計水口離信宜縣城僅十五里二月十八
日黎明該匪糾衆數千一由西路直攻西北二門一由
東路直撲東門又分股潛由山背繞出河口意圖竄踞
鎮隆黎正春密飭高營兵丁嚴守縣城紳士李徽華統
帶壯勇潛伏河口山嘴約會鎮隆練丁分道出城迎敵

適派防石根勇練聞該匪竄撲縣城赶回應援併約六
承團練由後路截擊該匪望見疑爲埋伏即時返奔其
潛攻鎮隆之匪亦適被我軍擊敗乘勝追勦斃賊數十
名奪獲刀矛大旗十餘件六承團練直薄水口柵旁練
紳廩生梁靖練目李貴誠中礮陣亡高廉道秀英高州
府瑞昌以信宜被圍緊急委派守備陸龍芝陳德銑把
總陸能富等各率勇練於十九二十等日陸續赶到信
宜二十三日即行分路出擊小有斬獲二十四日該匪
率大股蜂擁而來陸能富李徽華向前迎擊該匪忽分
股由旁路繞出抄襲陸能富之後我兵首尾受敵適後
路兵勇赶到合力猛擊該匪始行敗竄二十六日該匪
潛約南渡逆首曾五劉二等徑撲石根堡公豹嶺響水
等卡意圖直達東鎮當經紳練陳仕邦余銘勳余廷詰
等帶練設伏該匪甫至雙頭地方四面圍擊將該匪截
成兩段首尾不能相顧四散狂奔追殺十餘里生擒逆
匪歐柱九等九名斃僞軍師楊姓一名奪獲大旗檯
槍火藥九彈紅簿僞印多件又豐埇東鎮踞匪分股焚
掠雲岫堡一帶亦經該堡練紳林異珍等擊退三月初
三日副將曾敏行統帶勁旅一千名由羅鏡一帶繞道
馳抵縣境與黎正春等會商以水口賊巢偪近縣城先

克復水口則東鎮豐埇諸匪亦必不能久踞方謀紮營
望天垌扼其衝要使與東鎮豐埇諸匪聲氣阻隔以爲
進勦之計李河娘偵知曾軍已到分股往踞望天垌內
陸氏祠及冼氏廟以圖預佔地勢曾敏行登卽會合各
營直攻陸氏祠該逆搶出抗拒曾敏行列陣小山坡以
待冼氏廟踞匪亦出接應曾敏行直前衝突逆首李河
娘退入陸氏祠由祠後毀垣翻山而遁黎正春等亦由
北橋岸塘等處分路馳勦適遇水口援賊迎擊敗之乘
勝跟追直薄水口賊柵該匪閉柵拒守槍礮雨下曾敏
行飭各營傳餐休息候至夜分各勇齊然火把用撞槍

藥罐火包捲營急進焚其外柵曾敏行斬關直入該匪猶力踞內柵地勢仄狹槍礮傷人稍多督陣官陳添潤奮勇直登各勇施放火箭內巢亦被焚賊眾擁護李河娘奪路狂奔與東鎮股匪合併三月初七日黎正春督率練勇規取東鎮豐埔賊巢曾敏行亦於初八日赶至東鎮先派一營繞出賊前埋伏金坰地方以防杜南里大股援賊分飭各軍三路進勦東鎮之賊分踞六賀沙坰六蒙等處各軍奮力直前踏平賊壘痛加勦洗立將東鎮等處地方收復餘匪由白石一帶向岑容所屬之大南里及南渡水汶一帶竄去其豐埔匪巢亦經雲岫

扶三等堡練紳林異珍等團勇攻克餘匪竄踞牛土坪亦經曾敏行黎正春抽撥兵勇會同克復前後斃匪數千人生擒七百餘人內有逆首歐柱九劉二陳太尉僞軍師楊姓僞都督李晚僞先鋒楊三聘僞司馬張十八僞指揮邱二等多名陣亡哨官隊長張勝新黃廷楨李福成程慶龍等及各營兵勇練丁等亦二百餘人信宜境內百數十里叢奸伏莽盡數殲除地方一律肅清各等情前來臣等伏查岑溪股匪自入信宜縣境後迭次攻撲縣城曾敏行黎正春等連日大舉進勦乘勝急趨將水口豐埔東鎮牛土坪等處次第收復使羣起鴟張之賊不至蔓延辦理亦尚迅速各堡局紳練協同兵勇奮志前驅擒斬逆匪尤為踴躍用命臣等惟有嚴飭曾敏行等確探李河娘等蹤跡會合西軍跟蹤追勦以期盡數殲除並飭高州道府招集流亡安為撫戢務使窮黎得所伏莽潛消以除後患而靖地方所有在事出力官紳可否由臣等擇尤彙案保奏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除將傷亡紳士兵勇另行查明咨部議卹外謹將西路官軍勦辦竄擾信宜股匪攻克賊巢地方肅清情形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官軍亂擒首逆西江一律肅清片 會總督衙

再正繕摺開接據廣西提臣馮子材咨稱三月十九日馳抵信宜當派總兵關松志督勇前紮貴子墟接據曾敏行等稟稱東鎮收復後該匪竄聚南渡水汶一帶縱橫七八十里賊壘如林卽札諭酋駐駟綸之都司盧滿江卽日移營貴子相機進勦適接羅定州知州周士俊緘稱探聞逆首李河娘陳日昇卽陳兩頭口等潛聚嘉益王狂七家請卽迅往掩捕曾敏行以岑溪之由子墟聚匪甚多與南渡水汶並爲嘉益後路若不先將由子

等處扼斷則此攻彼勦了事無期三月十九日由白石進至水汶彼地素稱賊藪十年來未見官兵一旦振旅前來合堡紳民幾詫從天而下願起鄉團隨同殺賊適聞南渡股匪已被西軍擊敗水汶賊勢稍孤又見我軍層層進偪力不能支黃夜趨併由子村僞都督吳春標僞軍師尹紀黨衆數千添築木柵十餘座建立礮臺東西對峙以鄧公覃梁兩廟爲外巢以楊昌瀾房屋爲內巢阻以溪水負嵎相抗訓導陳龍書督率哨勇進攻鄧公廟曾敏行自率親軍攻覃梁廟外委李廷桂等帶鄉勇繞過賊巢後埋伏接應自辰至午相持三時之久未決勝負都司馮勝標手持雙刀帶親勇十餘名冒險搶薄覃梁廟下連斫斷木柵三條各勇同時猛進生擒僞軍師何得勝及匪黨張十九等五十一名殺斃無算旋聞東邊礮臺上喊聲突起遙望見十餘人擁護一賊狀貌兇悍詢所獲各匪知爲僞都督吳春標各勇直前網縛四面搜捕又生擒二十餘名匪勢窮蹙退保二層柵內親兵楊星輝等急行衝入用連環洋礮轟擊該逆亦以洋槍對敵互有損傷曾敏行胸前右手背均被礮子擦過各哨弁勇因主將受傷拚死奮進遂將礮臺攻破斃匪約七百名擒獲僞領軍梁亞洪僞先鋒朱子佩等十五名匪夥一百零五名逃出餘匪皆焦頭爛額不

滿百人由子村賊壘一律平燬陣亡梁肇興等八名受傷七十二名曾敏行等以吳春標等雖已就擒若不將李河娘等盡數殄滅終恐餘燼復燃二十七日由由子移營加懸重賞一面緘致周士俊密派得力員弁分途偵緝務得該首逆等下落二十九日果探得李河娘陳日昇在嘉益王狂七家當卽嚴諭王狂七胞兄王丕烈勒令登時綑獻以免大兵進勦仍派訓導陳龍書督率哨勇連夜冒雨馳赴嘉益扼要駐紮使該逆無路潛奔並使王丕烈等懾於聲威不敢隱藏遂於四月初一日將李河娘陳日昇一併交出及其黨二十餘名李河娘

解送馮子材行營凌遲正法陳日昇解赴周士俊駟綸行營正法又探聞陳英光卽獨角牛匿在排埠閘口現飭設法嚴緝務期迅速擒獲以淨根株而清芽糵各等情前來臣等伏查李河娘爲信宜起事首逆陳日昇爲羅定積年巨逆句結岑容股匪擾犯廣東地界化州羅定一帶皆爲賊壘曾敏行迭次會同地方官併力攻勦捲甲疾趨擒渠埽穴李河娘陳日昇及岑溪逆首吳春標等皆次第伏誅洵足壯軍威而固疆圍總兵銜副將曾敏行由羅定信宜轉戰岑容數百里之交破巢滅賊謀勇兼資可否仰邀

天恩以總兵交軍機處記名遇缺題奏以示鼓勵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再查此次廣西股匪闌入粵境沿邊各州縣徧地賊氛陳日昇陳永芳李可鍾李一貫李河娘王狂七等陰蓄狡謀乘隙思逞各該州縣或伺其將發之時設法掩捕或值其攻城之際督兵痛勦江甲麟一股由廣西陸川縣徑攻化州城知州張欽泰擒獲首逆並將其全股撲滅李河娘陳日昇等迭攻信宜城知縣黎正春倡議守城與紳士約不准一人出城親督練勇與賊搏戰羅定州知州周士俊與曾敏行越境攻勦河垌股匪嘉益王狂七一股亦弭伏不敢狂逞所以能迅收埽蕩之功者良由吏治稍爲肅清各該州縣辦事認眞之力署羅定州知州同知銜長樂縣知縣周士俊同知銜署信宜縣候補知縣黎正春均請以同知直隸州儘先補用

賞戴花翎周士俊并先開長樂縣缺署化州知州補用同知直隸州張欽泰請以本班遇缺先補並

賞加知府銜其餘在事出力員弁應懇

天恩由臣等擇尤保

奏布政使司銜高廉道英秀前高州府調補潮州府知

府蔣超伯高州府知府瑞昌調撥兵勇支放口糧均屬著有勞績英秀已得升銜請

記存錄用蔣超伯瑞昌二員可否

賞加鹽運使銜用資獎勵所有官軍勦辦疊擒首逆西江一律肅清各情形謹附片馳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廣西提臣馮子材應由西江馳赴新任片

再廣西提臣馮子材經前督臣毛鴻賓會同臣嵩燾奏請暫留督辦東江防堵事務該提臣以在籍修墓未能迅速赴防又經調派南韶連鎮總兵卓興督率所部前往防勦緣卓興一軍六千餘人尚屬大枝勁旅該提臣籍隸海西之廉州卽令開募成軍而距潮嘉甚遠到防必需時日總兵翟國彥卓興副將方耀等皆非其舊部亦未必能俯受節制適廣西竄匪擾及化州信宜一帶西江各州縣所在驚擾又經前督臣會奏該提臣改辦西江軍務各在案現在該提臣新募之二千人行駐信

宜境界而曾敏行等軍馳擊各股匪勦辦尚能應手並擒獲首逆陳兩頭口李河娘等西江地界幸已肅清該提臣新募之勇可以就地裁遣稍節糜費應請

旨飭該提臣馳赴新任無庸留東至陽江鎮總兵任星元一軍前經調赴西江適南陽康逆大股竄至石磡江西瑞金廣昌等縣戒嚴仍留該鎮一軍辦理北路防務廑蒙

諭旨垂詢合併陳明所有廣西提臣馮子材應由西江就近馳赴新任之處謹附片馳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審明革職拏問之知縣並無聞警先逃實在劣蹟分別擬議疏合總督衙

奏爲審明被參革職拏問之知縣並無聞警先逃實在劣蹟擬議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已革大埔知縣陳慶麟於防堵喫緊之時擅自赴郡懇求卸事一案經前督撫臣會同

奏參咸豐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勞崇光等奏請將聞警先逃之知縣革職拏問一摺廣東知州銜大埔縣知縣陳慶麟因傳言福建連城失守不察虛實輒攜眷帶印避赴潮州府城懇求交卸

竟置地方於不顧實屬糊塗荒謬陳慶麟著即革職拏問交勞崇光等從嚴定擬具奏欽此遵即轉飭藩臬兩司行提該革員陳慶麟到省委廣州府審解到司並無聞警先逃情弊提同大埔縣紳士蔡惠疇等質明由司解覆前督臣以現審情節多與原奏不符飭再復加妥擬茲據廣州府知府梅啟照核議由司解覆前來臣等親提該革員陳慶麟悉心研審緣陳慶麟籍隸江西清江縣由監生於江蘇捐米案內議敘知縣加知州銜選授廣東大埔縣知縣咸豐十年五月到任是年冬福建汀州府被賊竄陷武平縣旋亦失守該革員陳慶麟因汀州府屬之上杭縣與武平縣連界大埔緊接上杭爲閩粵通衢門戶力籌防堵經潮州府海廷琛派委千總周國恩帶領五百名協同守城其餘要隘各處該革員自行雇募防守因經費支絀所需勇糧無從籌款支給赴府面求海廷琛給發維時該縣地方安靜並無賊警縣民見地方官赴府相率謠傳稱福建連城縣有失守之信紛紛遷避該縣典史陳俊把總嚴鳳章帶勇千總周國恩疑該革員先得連城警信藉端走避稟請該管道府查辦該革員抵郡經道府詢詰該革員憮然不知該道府以汀州武平相繼失守即欲請發口糧亦不應

於防堵吃緊之際擅離職守將其面加申飭該革員無詞可答即自稱才力不及懇求委員接署該道府以事關防堵一面稟揭一面遴委潮陽縣丞戚開蓉先行接印代理迨將該革員提省審辦經前臬司札委嘉應州知州薩保署潮州府黃岡同知馮鐘馳赴大埔縣查明大埔與福建連城縣相距四百餘里距武平縣二百餘里十年十一年冬春之間連城縣並無失守亦無賊警即大埔及鄰近各州縣均無賊匪竄擾已革大埔縣陳慶麟當日委係赴郡請發勇糧并無聞警逃避情事傳訊紳耆蔡惠疇等亦屬相符取具各結錄供稟經前臬

司飭據委員廣州府等核明將案審擬解覆前督臣以現辦情節與原奏不符飭再覆加查核現據委員府州等妥擬由司招解到臣據該革員陳慶麟仍供認前情矢口不移伏查此案前據委員嘉應州知州薩保等查明當時福建連城縣並無失守亦無賊警即大埔及鄰境各州縣均無賊匪竄擾此等事蹟昭彰科以間警逃避之罪亦不足服該革員之心且大埔東北距武平二百餘里武平失守該革員並未逃避連城相距四百餘里中隔上杭永定二城即令連城失守亦與大埔無涉遽爾逃避尤非事實惟其時防堵正形吃緊該革員以

赴郡之故致滋居民疑慮又以新春適其眷屬先後赴距城四十里三河壩地方之觀音閣行香百姓之謠言與史把總之稟揭亦屬事出有因此案已革大埔縣知縣陳慶麟於鄰境福建汀州府武平縣失陷該縣係全粵門戶防堵最為吃重牽因請發勇糧擅自赴郡致令人心驚慌幾至貽誤大局經道府申飭復懇求委員接署蹟亦近於規避且任從眷屬入廟燒香地方官為百姓觀瞻所係種種乖謬未便因賊未入境尚無貽誤地方稍事姑容應請即行革職為不知緩急輕重妄動者戒業經參革應毋庸議典史陳俊把總嚴鳳章千總周

國恩因陳慶麟赴郡之後聞有連城失守謠言合卒未及確查慮及賊匪竄擾並因其眷屬先後出城疑係聞警帶印攜眷先逃稟請道府查辦係為慎重地方防堵起見尚屬情有可原應請免其置議紳耆蔡惠疇等訊屬無干概行省釋除供招咨部外所有審明擬議緣由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拏獲盤踞香港招夥濟賊逆首審明正法疏 會總督衙

奏爲拏獲盤踞香港招夥濟賊逆首審明正法恭摺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上年官軍克復江南逆黨李世賢汪海洋等擁眾竄擾福建汀漳各屬偪伺粵疆臣等念沿海近邊香港澳門等處向稱逋逃淵藪早慮奸商匿匪私運洋槍火藥洋米洋布接濟汀漳踞賊派員嚴密輪查聞有僞森王侯玉田交通洋盜盤踞香港專辦閩賊接濟正在設法擒捕適據記名總兵補用副將陳擇輔稟稱有東莞人陳鎮傑曾於咸豐四年在上海販貨行至福山

江口被侯逆擄劫入船旋即隻身逃出情願充綫前赴香港認拏當經臣等會商英國領事羅伯遜並照會香港公使碼沙密飭署廣州協中軍都司保應熊偕同陳擇輔帶領右營千總蔡釗候補千總曹焜等挾綫往捕又值香港商民梁志兆爲侯逆夥黨在洋面劫去貨船計贓數萬正與理論洋官等因會同保應熊等將該逆綑縛押解到省據供本名侯管勝年三十七歲嘉應州人咸豐二年投入賊營隨同攻陷金陵充僞水師主將管帶破船四五萬人節次抗拒官軍加封僞森王號六千歲上年官軍克復金陵潛由上海逃至香港在上環

地方開設金成泰店假生意爲名私運軍火糧食接濟漳賊隨時窺探官軍爲漳賊耳目與素好之清遠人梁振威通信允勤等供臣等伏查侯管勝逆封僞王情罪本重金陵克復後逃回香港復敢藉名貿易聚匪橫行邀劫商財資販軍火等物運濟賊中又爲之偵探軍情密布黨與其蓄謀尤險其搆亂尤深初解到時發交廣州府研訊植立不跪情詞悖逆迹其很毒允爲逆黨中之兇渠臣等於審明後恭請

王命飭署按察使郭祥瑞督標中軍副將施溥將該僞森王侯管勝綁赴市曹凌遲處死以伸

國憲而快人心所有出力之記名總兵補用副將陳擇輔儘先遊擊署廣州協中軍都司保應熊廣州協右營左哨千總蔡釗守備銜候補千總曹焜等與洋官商辦數日之久設法拏解爲粵省除一巨害實屬著有微勞陳擇輔擬請

賞加提督銜保應熊擬請

賞加副將銜蔡釗請以守備儘先補用曹焜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升補以昭激勸至英國領事羅伯遜事事委曲商議顧全大局洵爲可嘉香港公使瑪沙政務司末士唆於商辦此案亦深惡該逆擾海行劫情形撥

兵看守旋將該逆拏交解省均屬深明大義應恩
天恩給予嘉獎至通逆之梁振威應飭該弁等設法購
綫嚴密查拏務期弋獲以靖地方所有拏獲盤踞香港
解運軍火逆首訊明正法緣由謹合詞由驛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香港藏姦之藪地方官求之愈急洋人護之亦愈堅
此次洋人解送侯玉田爲歷來未有之舉由鄙人稍

知夷情窾要鉤而致之澄帥遽加以鋪張反覆開陳
終以不悟卒使洋人往復駁詰無詞以應之此後香
港捕盜門徑永以杜塞矣自記

西路官軍續擒首逆攻毀嘉益排埠賊巢片會總督衙
再西路官軍剿辦竄擾信宜股匪攻克賊巢並壘擒首
逆西江一律肅清各情形經臣等於四月十二日附片
奏報在案嗣查我軍自攻克由子村等處賊巢首匪李
河嬢陳日昇吳春標等次第伏誅後又經守備陸龍芝
等督率各路團練分路截擊拨捕斃匪五百餘名生擒
九百餘名並獲僞將軍潘常典僞都督潘元濟黃六等
三名訊明正法惟陳英光即獨角牛匿在排埠闌口地
方僞稱正元帥爲羅定積年巨惡總兵關松志副將曾
敏行督隊前往嘉益三面設伏密飭該地武生陳進魁

拨良生陳黎光等購綫引拏即於四月初四日將陳英
光即獨角牛擒獲解赴提督馮子材行營凌遲處決至
嘉益著匪王狂七陰結死黨依山立寨久爲兩粵邊界
各匪逋逃淵藪當岑溪股匪未平之前曾敏行等稔知
該逆狡悍異常慮其蠢動牽制我軍極力羈縻諭令繳
獻陳兩頭口李河嬢等即貸以不死迫交出陳兩頭口
之後再三喻以禍福令將其死黨案名交出撫慰歸團
該逆一味支梧中藏詭譎益於所居村寨添築牆濠礮
臺悍無顧忌該處紳士紛紛泣訴僉稱此賊不除終遺
養虎之患四月初五等日曾敏行親督都司林隆祥盧

滿江等更番進擊該匪閉寨堅守從牆眼施放槍礮我勇偪近即傷未能得手適臣等解往炸礮四尊羅定州知州周士俊亦由州城運到千斤大礮一尊安放墟中晝夜轟擊將巢外木柵土壘次第攻毀巢內死黨仍堅守不出查訊生擒各犯稱巢內礮火糧食俱極充足其頭目除王狂七之外尚有僞都督張大眼二及其子張廷秀輪流持刀壓令匪黨開礮拒敵並偏地埋伏地雷我軍屢進屢傷幾成束手四月十五日副將潘其泰會敏行等督勇急取松毛稻草直薄逆巢放火焚燒各勇大呼有能自拔來歸及擒獻首逆者立予重賞該匪黨

果懷疑畏爭先逃走各勇冒死擁入賊柵橫衝直殺王狂七無計逃走自燃火藥與兩妾登時焚死守備楊昌雲率領各弁勇爭先入柵均致陣亡適潘其泰等督勇攻入立將要匪張應元即大眼二張廷秀及僞先鋒等二十五名一並擒斬王狂七之兄王丕烈丕緒及其一妻一子亦經把總陳聰會同團練在道截獲解交西甯縣分別訊明懲辦並將王狂七屍身認明戮取首級懸竿示眾現在嘉益排埠賊巢盡行攻毀逆首悉數就擒餘黨幸無漏網此皆仰賴

天威遠慴士卒用命使羅定積年之巨患一律肅清高羅各屬稍獲安枕所有在事出力官紳員弁業經臣等先後

奏請彙案獎敘廣西提督馮子材自勒辦西路軍務以來妥籌布置調度有方相應仰懇

天恩交部從優議敘其尤爲出力之提督銜總兵關松志統帶馮子材部勇擒獲首逆迅殄妖氛尚屬著有勞績該總兵曾經奉

旨記名遇缺題奏應如何獎勵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陣亡守備楊昌雲應請

旨交部從優議卹以慰忠魂其餘在事出力及陣亡各

員弁由臣等查明彙奏現在西路業已肅清副將潘其泰勇丁一千名應即裁撤以節糜費所有西路官軍續擒首逆攻毀嘉益排埠賊巢情形謹附片陳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郭侍郎奏疏卷七

東路防軍屢勝現籌辦理情形疏 會總督衙

奏爲東路防軍屢勝現籌辦理情形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因官軍迎勦竄匪越境規復詔安疊獲勝
仗各情經臣等先後具
奏在案茲據布政使李福泰先後稟稱詔安賊匪四五
千人於三月二十四日攻撲詔東之莆尾梅洲等鄉圖
與雲霄漳州各逆聯爲一氣二十五日都司鄧安邦守
備方文方吉等乘賊衆稍分各督所部會合前進直薄
詔城將西門外僞稅廠焚燬擒斬賊匪多名二十七日

鄧安邦等復派撥各營疾馳猛攻陰伏大隊接應於後
我軍斫柵而入踏平城外賊營數座丁逆親率死黨自
城內撲出適分擾莆尾梅洲之匪紛紛折回鈔截我軍
之後鄧安邦等飭大隊馳往夾擊都司楊有鋆復揮軍
橫衝賊陣斬騎馬紅衣賊目一名殲斃不計其數營弁
方五坐馬受傷下馬飛步衝殺手刃賊目一名賊勢立
時披靡敗竄入城以大礮從城上轟擊我軍仰攻半日
始行收隊平和逆匪亦於四月初十日傾巢而出直犯
和嵩關經副將林保奮前衝擊相持多時始將賊擊退
此近日饒平防勦之情形也四月初九日康逆大股突

至永定縣屬大溪一帶屯紮距大埔城八十里當經飛
飭副將方耀遊擊鄭紹忠等扼要嚴防十二日逆黨由
大溪援及蘇邊地方我勇巡哨適至槍斃數賊賊始驚
退十三日賊由蘇邊竄至距大埔十五里之小靖鄭方
耀鄭紹忠分兩路迎勦鄭軍先抵小靖見賊衆三萬餘
前敵俱薙髮穿忠勇二字號衣欲潛入鄭營以襲鄭軍
後鄭紹忠知其假冒官軍即派徐桂祖顏金劉順昌三
隊向前衝殺自督馬隊並鄭閏材梁五全陳達等折回
逆擊鄭閏材陳達以連響洋槍斃騎馬賊目七名徐桂
祖等見後軍得手併力攻突賊遂由演上演下竄去鄭

軍乃得與方軍合而爲一追勦至三層嶺下斃賊甚衆
十四日方鄭兩軍齊抵五通廟賊添黨數萬分九隊來
犯勢張甚時我軍未及成列該逆突撲鄭營鄭紹忠嚴
飭各軍毋許先動及賊偪近槍礮齊聲轟擊斃匪無數
賊即狂奔復會同方耀督飭都司方龍守備方茹林發
方恭徐桂祖顏金等合力追勦又派守備蔡申譚光謝
廷楫方敬侯玉王敬庭等左右抄擊共斃賊六七百名
另股從後掩襲將方龍徐桂祖顏金等重壘包裹方龍
坐騎中槍徐桂祖顏金均身受數創幾致坐困適方耀
赶到揮令洋槍隊連環轟擊復親率馬隊橫衝入內賊

勢稍卻方鼇等乘勢突出重圍各軍勇氣百倍呼聲震山谷斃匪二三百名斬黃衣賊目四名生擒髮逆陶光緒一名奪獲旂幟無數賊力不支仍由演上演下逃遁我軍收隊回城已逾三鼓復慮該逆乘夜劫營於兩軍內抽派勁勇協守五通廟營盤並飭駐紮該處之梁五全陳達兩營密籌守禦方耀派候補遊擊方彩候補都司方意等往紮三河壩以防竄嘉之路候補遊擊林詩成候補守備林發方敬千總林材等防守縣城西北鄭紹忠派千總劉順昌等防守縣城東南並囑在城文武登陴守禦四鼓後方鄭兩軍出抵五通廟飭弁勇扼隘

設伏黎明僞康王僞平東王親率大隊傾巢來撲復分竄由兩傍山後包過我營數里勢如潮湧方耀飛諭各營賊近始准開礮鄭紹忠約定俟其親發一槍方准舉動合營屏息寂無人聲賊蜂擁至前我軍槍聲飆發各路伏兵四聲疾起鉛彈如雨轟斃悍賊以千計方鼇方恭等洋槍馬隊分路邀擊匪眾死傷相積方軍斬獲僞九門御林天將曾等首級六顆長髮賊級五十二顆生擒黃紹等十三名奪獲旂幟礮械無算鄭軍斬獲賊首四十三顆大小旂幟一百餘件該逆猶拚死抵拒另分股繞由黃沙下馬湖僻路突薄縣城被營弁劉順昌開礮擊退該逆復由羊桃坪山徑撲及西門被守城弁勇團練併力攻退逆眾乃紛紛奔竄三層嶺黃沙車上漳溪屯紮康逆退紮忠坑此又十二至十五日方耀鄭紹忠兩軍在大埔勦匪獲勝之實在情形也臣等伏查漳州踞逆蔓延於南靖平和漳浦雲霄詔安皆與粵壤相錯透長至二三百里是以臣等前議飭卓興由海道馳赴潮州與翟國彥方耀兩軍分段防堵以專責成卓興一軍以積欠過多日久未能開行而康逆十餘萬人已擾及大埔屯聚三層嶺忠坑等處方耀鄭紹忠晝夜苦戰力與相持而由大埔以南之燕坑湖寮等處可以

直趨嘉應之三河壩由大埔以北之箭竹隘柏公凹等處可以直趨嘉應之松口腹地各隘口均屬空虛是此時防務潮嘉並重此時辦理情形又當以兼籌腹地爲急已於初二日飭卓興由惠州前進察看賊勢如已闌入粵境即駐守嘉應以扼其四竄之衝如尚在邊界相持即仍遵前議分段扼防據李福泰陸續添募勇營及各營增加勇數已及四萬餘人仍擬俟卓興到後裁撤歸併使有所統屬以成大枝勁旅探聞漳州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賊勢所趨舍潮嘉一帶別無出路已有全力注粵之勢粵東防兵不及賊五分之一而軍餉猶

時時告缺每一籌思憂惶無措惟有督飭諸軍視賊所向嚴守穩戰以固疆圍而維大局此次方耀鄭紹忠兩軍扼守大埔力拒康逆十餘萬之眾屢挫賊勢使不得長驅直入臣等未敢沒其微勞合無仰懇
天恩可否將總兵銜副將方耀交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請
旨簡放遊擊銜候補都司鄭紹忠免補都司以遊擊留粵儘先補用其餘在事出力員弁由臣等查明擇尤保奏以昭激勸出自
逾格鴻施所有東路防軍屢獲大勝現籌辦理緣由謹

合詞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婁雲慶一軍無庸赴粵助勦並籌防海口緣由片會總督衙
再臣等於五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四月十五日奉
上諭左宗棠徐宗幹奏官軍兩路進勦屢獲大捷現籌辦理情形閩軍自永定至長泰北路要隘均有布置漳州東北有高連陞黃少春兩軍連日將賊擊敗腹地亦可無虞漳南一路有郭松林等軍扼截是東南北三面布置均尚周密惟西面之雲霄平和漳浦詔安等處賊氛甚熾左宗棠亦慮及閩軍攻急必以粵東爲退步徐圖逞其竄江下海之謀現已調王開琳康國器等軍嚴防永定一帶足以遏賊奔竄而婁雲慶一軍萬餘人現在武平距粵較近正可移緩就急爲江西助粵之軍著孫長紱即飭婁雲慶統帶所部迅速前進瑞麟郭嵩燾一面迎提相機調撥以固邊防所有該軍餉需即由江西廣東兩省源源接濟毋令缺乏碏口銅山均係閩省海邊要口徐宗幹已調蕭瑞芳紅單船六號駛赴碏口左宗棠又調吳全美統帶紅單拖罾等船四十號駛赴銅山即著催令星速到防並督飭該提督實力嚴密梭巡不得稍有疏失粵東汕頭海口瑞麟等亦當加意嚴防務臻周密等因欽此跪誦之下欽感難名臣等體察

賊情初無定向其悍黨數萬人裹脅賊眾以逃死爲心而又皆有家室輜重不肯捨棄所至佔踞城池以圖苟延而其意終求縱橫馳驟不肯自入絕地其竄踞漳州來去蹤迹尤瞭然易見益漳州一城南面環海其西皆與粤境相錯形勢便利而又城堅民富蓄積甚豐賊潛師襲踞以全力抵拒東北二面而西面與粤毗連如南靖漳浦平和雲霄詔安各城悉行佔踞以厚其勢而紓其氣汪海洋一股駐紮南陽與爲掎角閩軍攻圍緊急則斂南陽龍巖之眾屯聚歸陽苦竹大溪梅林等處爲各踞逆北面屏蔽使閩省官軍不能兜勦得以專意疏

通西路預爲竄粤竄江之地迫蘇軍由廈門進攻漳州南面出賊不意制其要害其勢尤不能不急圖西竄臣等與左宗棠函商辦理同以竄粤爲慮經函商李鴻章謀令郭松林楊鼎勳兩軍分由廈門汕頭進攻取夾擊之勢益審知粤東兵力難以支拄大敵閩軍繞出嘉應與粤軍會勦其勢逆而難蘇軍分赴汕頭會合粤軍規復各城其勢順而易也左宗棠力籌全局慮驅賊入粤以後辦理倍難奏請

飭派婁雲慶一軍入粤助勦妥籌接濟臣等伏查此時漳州南靖均已克復賊勢邊併大埔一路汪海洋一股

曼經方耀郭紹忠等軍邀擊繞出大埔以北闖入永定縣屬之石上石下上杭縣屬之峰市招灘等處李世賢一股陸續屯踞大埔縣屬之樟溪黃沙一帶左宗棠所調王開琳康國器嚴防永定遏賊奔竄之軍未能攔截劉典王德榜各營移紮金豐大竹盡成尾追之勢賊勢或由高陂風朗屯踞粤境使潮嘉兩屬承其害其禍猶輕或出揭灘蚺蛇渡兼窺江西湖南則所在蔓延其禍將至不可收拾是以此時江閩各軍宜不急於助粤而急於防堵江西之邊境應懇

天恩飭下左宗棠將婁雲慶一軍專責嚴防江境毋庸

赴粤助勦貽誤事機至海口之嚴防誠爲急務臣等前准左宗棠來咨飭令福建水師提臣吳全美在粤洋雇募紅單船二十號拖罾船二十號馳駐福建銅山海口當飭廣東軍需局配就八千斤以下大洋礮二百尊酌帶軍火並支發口糧銀一萬二千五百兩於四月二十一日催趲開行查碰口上距漳浦銅山上距雲霄各百數十里得水師戰船十餘號足資堵截而閩粤交界之大埕海口距詔安爲近上遊環抱黃岡之西饒平澄海各城恃此一水阻隔較之目前汕頭海口形勢尤爲緊要臣等已飛咨吳全美分派四五船駐紮大埕柘林一

帶兼顧閩粵而嚴海防所有現在城勢欲竄無庸另飭
婁雲慶一軍入粵助勦及遵
旨籌防海口緣由謹附片陳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惠潮嘉道鳳安積勞病故請　卹片會總督銜

再惠潮嘉道鳳安由部曹出任監司抵任以來講求地方利弊釐奸剔蠹在在力圖整頓上年秋間江西逆匪擾及粵境經官軍擊敗盡竄福建汀漳等屬與惠潮嘉一帶接壤該員督率所屬文武辦理防堵籌濟軍餉調撥兵勇駐紮各隘口紳民恃以爲安迨藩司李福泰赴潮督辦軍務該員遇事籌商調度屢次遏賊奔竄保全地方又以兵勇日有增加餉源乏竭一力支持至廢寢食終以積勞成疾三月望後猝患咯血之症纏綿委頓於籌兵籌餉事宜猶照常經理遂於四月初八日開缺

臣等接信之餘深爲惋惜查該員實心任事精密周詳與情素爲感戴以軍務殷繁拮据綢繆積勞身故殊堪憫惻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惠潮嘉道鳳安追贈布政使銜
敕部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出自
逾格鴻慈謹合詞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李遊擊吳縣丞查無聞警先逃情弊片（會總督術）
再遊擊李元順前次赴援詔安縣丞吳國泰防守隘口
未能實力堵禦爲賊所乘先已請
旨摘去頂戴飭查有無聞警先逃情弊再行參辦現據
李福泰稟覆確查二月十六日逆首丁太陽率匪萬餘
竄襲平和屬之朱家山營盤吳國泰督率守勇五百名
奮力截擊賊匪分路圍攻吳國泰力難抵禦乃退守饒
屬之分水凹與柏嵩閘各軍夾勦賊始由三斷嶺下竄
詔安縣城時遊擊李元順帶勇一千名與署黃岡協何
雲章所部一同進紮詔安前七十里竹仔前地方攻勦

雲霄賊匪聞詔安圍急拔隊回援詔城邀擊獲勝紮營
仕渡鄉二十三日五鼓賊起大隊來攻將近營前李元
順督勇嚴列守禦正在酣戰間詎賊分股先由小路潛
伏營後乘機掩襲縱火焚營李元順猶躍馬挺刀指揮
所部往來衝突殺賊無數所部多有傷亡乃退紮分水
關以顧粵疆門戶查李元順係廣西提督馮子材舊部
前在江南各省卓著戰功夙稱驍將縣丞吳國泰奉委
越境防勦數月之久尚屬勤奮此次失利之由實因賊
眾兵單委無聞警先逃情弊應請責令隨營勦賊以觀
後效等情該遊擊等既經查無聞警先逃情弊應如該
司所請責令隨營勦賊李元順並經潮州局紳募勇千
名交其帶往高陂三河壩一帶會同遊擊熊應榮礮船
實力援勦均俟能否立功再行分別核辦所有遊擊李
元順縣丞吳國泰查無聞警先逃情形謹合詞附片馳
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知縣張興烈勦匪被戕懇　恩優卹片　會總督衙

再韶州府翁源縣與英德長甯等縣界址毗連山深路險素稱盜藪本年四月間翁源縣屬利陂塘土匪糾合長甯縣匪搶劫滋事經長甯縣知縣宋錫庚署翁源縣知縣張興烈會商圍勦張興烈前往偵探長甯遊匪二百餘人與利陂塘涂姓土匪相倚爲姦即經會同碌下汛把總曾向陽英材汛外委刁文龍督帶兵勇二百名前往按捕十七日行抵六里鄉該處土匪實已聚有數千之多竟敢恃衆拒捕兵勇堵擊逾時各已潰散張興烈竟爲土匪所戕曾向陽刁文龍均受重傷經南韶連

鎮總兵衛佐邦南韶連道陸心源等揀派中軍遊擊湛恩榮帶兵馳往勦辦並據會稟前來臣等查翁源長甯等縣爲惠韶兩府所屬地方風氣極爲獷悍明臣王守仁勦辦浰頭墟賊匪稱爲官兵向所未至者即在長甯縣境其民人習爲盜賊椎埋爲姦屢經懲創無所畏難張興烈署理翁源縣事一力以懲治盜匪爲已任每遇鄉村行劫輒自督勇掩捕前後擊獲許老蝌郭叫古陳滙端陳幗欣陳道蒼陳善琪等多名疏通民氣清理詞訟勤幹廉明民情極爲愛戴乃該屬利陂塘土匪竟挾長甯遊匪屯聚該處之勢拒捕戕官行同叛逆已飭駐紮南雄防堵之陽江鎮總兵任星元會同該鎮道弁兵迅赴圍擊務將利陂塘匪鄉痛加勦洗首要各犯悉數殲擒以儆兇頑而肅法紀至該署縣張興烈到任以來遇事實心講求吏治於緝捕尤爲認眞往往身先兵役奮勇直前不避艱險此次勦辦長甯遊匪致被戕害地方又失此一員吏深堪憫惜相應請

旨將已故同知銜署翁源縣事候補知縣張興烈

敕部從優議卹以勵忠勤謹合詞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官軍越境勦賊克復平和詔安兩縣城疏會總督衙

奏爲官軍越境勦賊克復平和詔安兩縣城又經大埔防兵合力堵勦曡獲大勝逆匪遁入閩省永定上杭一帶現在防勦兼籌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因東路防軍獲勝及妥籌辦理各情形經臣等於五月初四日具

奏在案茲據布政使李福泰先後稟稱平和逆匪自四月初十日經官軍擊敗後閉城不出副將林保曡次督率營勇糾合鄉團四面圍攻該匪仍踞城拒守嗣於二十一日闖軍收復漳州各逆奔聚平和境內潮屬饒平

縣境與平和毗連正當漳州之衝康逆大股與大埔官兵相持方急侍逆大股再由平和直犯饒平兵力益恐難支二十六日林保探聞閩軍漸次偪近可以夾攻即飭派千總楊浮嚴守朱家山以防後路都司張周明王熊彪守備宋鑾貴等帶隊由左路進把總謝大高楊作利邱亮邦等帶隊由右路進親率巡檢陳彬守備林武烈把總陳高邱果等由中路進直薄城下與賊接仗署饒平縣謝樹棠亦督帶勇練赶至助戰適會福建提督高連陞統領閩兵先後赶到併力夾擊賊勢不支遂由北路長樂墟逃逸二十一日將平和縣城收復由高連陞派兵駐守計我軍槍斃僞官永天福和天預等四名

接獲僞印四顆生擒悍匪九十餘名救出難民甚衆總兵翟國彥復乘敗匪奔竄督同遊擊王傳訓千總方賞參將戴朝佐守備梁仕光等於白土等處沿途截殺斃匪無算該匪不能駐足狂奔永定一路與康逆合康逆大股屯聚三層嶺一帶曡次攻撲大埔縣城均爲方耀鄭紹忠等軍擊退四月十六日由磜上等處直撲大埔縣城東門經鄭紹忠督飭劉順昌等馳往迎勦賊退回南山由洋桃坪再薄西門方耀派林詩成林發方敬林材等率洋槍隊分路進擊擒斬多名二十日該匪由漳溪繞撲五通廟營盤方耀與鄭紹忠揮軍鏖戰伏礮齊發方龍方恭蔡申林發方茹王敬庭等乘勢衝擊殲匪數百名斬取首級三十八顆生擒十六名奪獲旂械槍礮無數二十四日康逆分竄虎頭沙石下壩青溪摺灘蝴蛇渡等處意圖偷渡經周陞方恭方敬劉順昌徐祖桂等督隊邀截殺傷甚多侍逆大股與各城踞匪僞陪王僞利王僞平東王僞來王等衆二十餘萬由平和敗竄橫出小溪至漳溪黃沙大靖一帶與康逆大股屯踞百餘里之地烽火連天人心洶懼二十九日辰刻方耀鄭紹忠會督諸軍由山徑小路繞抵蘇邊適侍逆等巨

殷自漳溪前來漫山漫野並以馬隊殿後剽悍異常方
耀鄭紹忠等與候補知縣王炳文督飭洋槍馬隊出其
不意橫衝突擊派方蕃蔡申顏金陳達鄭潤材等帶勇
從旁抄殺鄭潤材方蕃陣斬騎馬繡衣賊目二名賊勢
披靡陳瑞壽梁五全鄭膺杰等復揮兵馳突賊猶拌死
抵拒我軍勇氣百倍槍礮齊轟斃賊匪二三千名賊遂
棄馬奔逃自相踐踏頃刻尸如山積哀號乞宥之聲震
動山谷忽値雷雨泥濘紛紛顛崖墜澗共殲匪以萬計
至擒三百五十六名內有僞天將潘大用林開國陸建
萊等十一名奪獲騾馬旂幟不計其數直追至閩境下

洋忠坑五十餘里日暮始行收隊其雲霄踞逆竄越平
和又經林保飭派千總楊浮潛伏兵大溪鄉截擊殺斃
僞進王劉逆及僞天將多名詔安踞匪經官軍攻勦勢
已窮蹙黃朝恩何雲章鄧安邦等各帶隊伍於五月初
一日由北路烏山溪東一帶迎擊殺傷甚多隨將詔安
縣城克復各路竄匪盡沿閩省邊界奔逃與康侍諸大
股會合盡撤永定之圍直趨上杭等情前來臣等查侍
逆竄踞漳州直接饒平康逆屯聚歸陽苦竹近偪大埔
兩處最爲喫重其餘雲霄詔安各城與粵境毗連縱橫
數百里布勢甚遠閩省兵强力厚自永定以至漳平防

堵嚴密賊勢不能不注重西路盡力竄粵此次會合死
黨二十餘萬由平和永定闖入大埔勢甚猖獗屢獲生
供僉稱侍逆等堅欲趨嘉應以擾惠韶爲死灰復燃之
計經方耀鄭紹忠制勝出奇以少擊衆血戰數十里誅
賊萬餘人俾積年鴟張之巨寇技窮力竭繞道潛逃而
沿邊郡縣乃得不罹鋒鏑而幸免於蹂躪惟賊蹤飄忽
靡常上杭連城等縣皆與嘉屬之鎮平平遠接壤又可
由會昌瑞金上竄南雄下走甯贛在在均應防範臣等
已飭卓興專駐嘉應以固惠韶門戶飭林保戴朝佐梁
仕光黃添元鄧奮鵬等軍移紮平鎮一帶扼要嚴守任

星元專防北路兵力較單已飭察看緩急再行抽撥一
面飛咨江閩各省乘賊奔敗之初設法兜圍方耀鄭紹
忠兩軍仍飭跟蹤追勦會同江閩各軍視賊所向協力
掩擊以期淨埽餘氛至方耀本係粵中名將素與卓興
齊名鄭紹忠沈毅多謀勇敢無敵且能馭軍嚴整洵爲
綠營中不可多得之員兩軍部曲中尤多勇略之士志
切同仇是以逆匪屢犯埔城均經該將等麾兵擊退此
次蘇邊之戰風馳電發莫不以一當百合兩軍萬餘人
而能摧敗悍逆數十萬之衆實屬異常出力懋著勤勞
當茲用人之際應請破格拔擢以資鼓舞補用副將擬

保記名總兵方耀可否仰乞
天恩賞加提督銜補用都司擬保遊擊鄭紹忠請以副
將留粵補用升用遊擊林詩成請以遊擊儘先補用並
加參將銜補用都司陳乳請以遊擊補用藍翎補用守
備方龍蔡申方恭方敬謝廷南黃灼均請免補守備以
都司補用並
賞換花翎候補千總升用守備侯玉方杜補用千總方
茹王敬庭譚光羅瑋均請免補千總與雲騎尉方傑俱
以守備補用並各加都司銜候補把總林材請以千總
儘先拔補並加守備銜六品軍功徐桂祖劉順昌梁五

全陳達顏金鄭閏材賴英龍均請以千總歸營儘先拔
補並
賞戴藍翎徐桂祖劉順昌仍加守備銜出自
逾格鴻施其餘沿邊防勦各軍及收復平和詔安等城
在事出力員弁容臣等擇尤另請獎敘所有官軍越境
克復平和詔安兩城大埔防兵屢獲大勝逆匪遁入上
杭等處現籌防勦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六百里馳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前後辦理土客一案緣由疏會總督銜
奏爲欽奉
諭旨查辦土客一案謹先將前後辦理情形據實縷陳
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同治四年五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都察院奏廣東舉人馮典夔等遣抱告以客匪焚
掠懇請妥爲安插等詞赴該衙門呈訴據稱客匪馬從
龍等自倡亂以來前後殺土民十餘萬該匪退守五坑
老巢時勢頗窮蹙而卓興意存袒護竝不認眞辦理迨

客匪假意投誠卓興輒捏稱恩平縣之那扶金雞水等
處與土鄉隔絕稟請安插帶領該匪在恩平縣占踞田
莊殺斃土人商民數百名搶奪貨物焚毀貨船數百隻
將那扶金雞水土著村莊百餘焚毀殆盡殺戮開平新
甯土人擄掠婦女不可勝計等語所控各情與毛鴻賓
郭嵩燾前奏安插客民爲土人擄殺數百之語又屬兩
歧土客讐衅已深處置稍不得宜必將報復相尋釀成
巨禍該客民等如果焚毀村莊肆行殺戮是就撫竟屬
空言而土民又豈肯相安無事卓興辦理此事是否意
存偏袒庇匪虐民其客民安肆焚殺各情是否確實著

瑞麟郭嵩燾督同臬司秉公查辦並將安插客民妥議章程無致再生枝節其該舉人等呈請改擇別處曠土遠地分黨安爲安插之處並著斟酌妥籌辦法毋得固執一偏之見原摺呈均著鈔給閱看欽此仰見

皇上勤求民隱審勢揆情務協其平無任欽服伏查肇慶土客一案源流本末及節次辦理情形均經臣嵩燾會同前督臣毛鴻賓縷悉上陳不獨無叛服剿撫之可言亦並無是非曲直之可論其始客民與土民雜居各自爲黨積不相能咸豐四年恩平土匪闖撲縣城知縣郭象晉專辦客勇以攻土匪於是開平高明鶴山諸客

籍羣起以剿辦土匪爲名或幫同地方官克復城池因以積年仇憾土民之心乘勢報復肆意屠殺致成械鬬巨案土客交相擄殺各至數十萬人客民奔竄流離蹂躪陽江陽春新興新甯數縣四處盤旋終不肯舍其田山廬墓而遠去故論事之緣始爲匪者土民助官攻匪者客民客民順而土民逆論事之終竟爲匪者亂民與士紳無與客民因與土匪爲仇而助官其蓄意已深因勦匪而戕及士紳鈔蔓無已其用殺尤慘迫後竄踞廣海寨城至於抗官犯順是土民順而客民又逆而總論其大勢則土客兩家同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勢壓客民殘殺土民掘毀墳墓洗蕩村莊而以爲固然土民殘殺客民屠滅種類霸占田產而亦以爲固然使土客兩家稍有一二正派辦事之紳士持平立論亦不致釀此巨禍即馮典夔等原呈內稱客紳馬從龍等豎旗倡亂不顧前後事理之參差任意指斥大率類此其謂該匪退守五坑老巢卓興意存袒護並不認眞辦理則並客匪奔竄情形亦多未合土民驅逐客民起於開平譚三才各縣從而效尤大都攔截其輜重占踞其田山因以爲利惟高明縣屬之五坑鶴山縣屬之附城土民攻之不能下附城一都最富紳士亦最多原呈所

控馬從龍即附城客籍同治二年經臣嵩燾會同前督臣勸諭附城客民與古勞土民聯和委員經理數月飭傳土紳李龍章古熹客紳張國勳馬從龍等來省反覆開諭始能定議馬從龍方在省城而開平鶴山土民已紛紛控其勾引外匪同聲一詞無從置辦至五坑客民憑山爲守土民本未能攻克其後鶴山雙橋客產爲土民占踞客民陳嚞萬餘人四處奔竄無所歸乃投入五坑恩開客產爲土民占踞客民黃亦泰數萬人四處奔竄無所歸又投入五坑卓興屢次進攻終以匪多山險未能蕩平迨該客民細送戴梓濱一犯卓興乃定議以

那扶金雞赤水三處分地安插當時臣嵩燾以客民產業十倍於此數處指名安插原不爲過然此議倡之自官必將有任其咎者益亦預知土民之必不能相容也卓與持議太堅辦理亦稍激切致令土民糾衆相抗進退兩窮勉强安插明知不能相安而其勢舍此別無辦法臣等亦無從禁制原呈遂以五坑爲客匪老巢謂其勢已窮蹙假意投誠竝稱卓與帶領該匪占踞田莊豈知客民分居各縣烏有所謂老巢客民各縣田莊爲土民占盡自應量與安插之地烏有所謂假意投誠乎至其由恩平前赴那扶土民實亦聚衆截殺客民殺土民

數百土民殺客民亦數百皆實有之事彼此各習以爲常亦彼此各據以相咎土民仕宦者多情能上達客民直不能一求見官以言其情安插那扶等處之後客民數萬甫得有所棲息自尙可以相安數年而土民到處鬨聚相持不下故生波瀾愈激愈橫其陳疇一股則尙未有安插之地日來設法調處尋求端倪曉諭彈壓其能勉强撫輯數月之久相安無事尙未敢信此土客原委及前後籌辦安插之大概情形也總而言之土客積怨已久無可解釋而客民之懷毒也深土民則氣洩言詞以詐誖爲能而機已淺客民之伏謀也險土民則營

私爭勝以占踞田產爲利而計已疏客民之發難也慘土民則以百倍客民之衆烏合麕集臨事各不相顧而力已茶故殘忍嗜殺者客民也而土民又一以無道施之臣嘗以爲劫運生於人心人心知悔則劫運立消人心交相爲構則劫運滋烈反復誡諭終不能悟卓與意主安插客民本爲土民所惡又以迅速定局近於操切而以此責其庇匪虐民恐亦未足以服卓與之心而爲持平之論那扶客產原居十之七八赤水金雞居十之二三客民始以分散居住與土民仇殺而終爲所併今以數萬之衆併集於此三處附近土民心懷惴惴急謀

遠徙之此其實情其所呈情形則固未可以爲確據也土民據客民舊有之田山盈千累萬不一謀清還而原呈乃欲徙之清遠英德及廣西等處此次安插客民之始有呈請願赴廣西依傍親友者四千餘人已給咨前往廣西撫臣慮滋別衅堅執攔回清遠首民回籍者數萬人已苦於無可安插英德伏匪尤多誰甘客民之滋擾而聽官吏之安插乎卽使客民俯首聽命亦萬無此辦法何況客民之强狠倍甚於土民誰能驅而遣之敬繹

聖訓以處置稍不得宜必將報復相尋釀成巨禍伏讀

惶懼而其實土客一案早窮於處置之法搆禍至十餘年彼此仇殺至數十百萬人爲歷來未有之浩劫此時更無可釀客民始占土民之業不完錢糧土民繼占客民之業亦不完錢糧高明一縣以勷辦客匪爲名數年不能開徵人民互相屠噬互爲傲很至於此極每一懷思心魂俱碎欲求處置得宜尤屬茫然罔措原呈又謂恩開紳士往督撫衙門遞呈均被收禁查同治四年二月內正值籌辦安插客民有開平民司徒家任開列數十人名具呈阻撓前督臣謂其有意搆難札飭廣州府提訊隨值臣瑞麟接任卽飭將司徒家任交回原保實

未收禁至臣嵩燾辦理土客一案前後接收兩造控呈皆親自批發反復勸諭期使省悟亦知土客一案本無是非可以科斷稍有偏重祇益其憤一切平情處論不惟未曾收禁一人亦並未嘗偏重一語臣瑞麟到任未久尙未據土客呈控謹繕錄臣嵩燾前後批呈恭呈御覽亦略足見土客始末及辦理艱難情形見在飭派委員會同肇羅道肇慶府專辦連和善後事宜其果能使相安與否尙無把握然欲別籌所以驅遣之方則雖賢者亦窮於術臣等於土客一案籌畫年餘之久委曲情形差能洞悉謹先陳其梗概以慰

宸廑能否安插妥帖及奉旨查辦情形應俟從容籌辦稍有端倪再行具奏所有前後辦理土客一案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肇慶土客情形盡於此奏督轅一意殉卓輿之私聽其愚弄而已馮典變控案亦由督轅庇護卓輿畸輕畸重有以激成之誅戮强梗以順土民之情清查客

產酌量安插以平客民之氣獨鄙人始終持此一議而訖不能見之施行惜哉自記

知府狄玉麟積勞病故請　卹片會總督銜

再候補知府狄玉麟於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到省臣嵩燾到任後察看該員有守有爲遇事認眞於三年春間飭委赴潮清釐交代業經逐案查出端倪續委辦理捐輸及潮州釐務亦能認眞整頓民情貼服迨至是年九月江匪闌入粵疆潮嘉告警飭令該員會同潮州道府在潮設局籌辦防勦維時臬司李福泰方駐龍川各路防兵未能驟集沿邊各口多屬空虛郡城一日數驚該員竭力籌措會同該道府添募勇營扼防隘口轉餉籌兵一身兼任疊據已故惠潮道鳳安稟稱該員精

毅勤能深資其力竟以積勞致疾至於纏綿困憊猶在局辦公不敢休逸遂於同治四年正月十六日病故合無仰懇

天恩將該員狄玉麟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交部議卹出自

逾格鴻慈臣等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東路防軍追賊獲勝賊由閩竄入鎮平縣境現飭各軍堵勦疏會總督銜

奏爲東路沿邊防軍追賊獲勝賊由閩省上杭繞道竄入鎮平縣境現飭各軍分路堵勦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因官軍越境克復平和詔安兩縣城及大埔防兵疊獲大勝逆匪遁入閩省上杭一帶各情形經臣等於五月十五日具

奏在案維時福建漳州等郡縣相繼恢復各股逆匪盡由閩粵邊界極力衝突由永定一路屯聚上杭四月二十八日雲霄之匪竄抵大溪副將林保督率千總楊浮

等軍馳往截擊斬首級二百餘顆生擒僞利王朱逆之叔朱得興及逆黨七百餘名五月初二日詔安各匪向溪東竄走黃朝恩督同千總邱石蘇徒泰等分爲三隊並西潭高塘各鄉團練奮力追截生擒賊匪三十三名傷斃無數時値昏暮大雨賊復屯詔屬之太平墟地近老虎關初三日遊擊吉瑞督飭都司林春侯補外委邱育秋林大英前往攻擊派遊擊黃相奎帶隊先至長徑口埋伏舉人王澤布政司理問銜林文炳帶勇從官寨嶺抄出截勦林春行抵太平墟首斬巡哨悍賊二名賊驚走林春尾追至下河黃相奎伏起會合林文炳及武

舉王三重鄉團練丁四路兜勦黃相奎身先士卒用洋槍擊斃騎馬賊目三名邱育秋等俱奮勇陷陣賊知勢窮路絕拚命拒敵鏖戰五時之久黃相奎被槍傷左骹裹創戰益力共斃匪二百餘名生擒五十四名奪獲旂械不計其數賊折向秀篆竄百花洋署饒平縣知縣謝樹棠調勇擊退初四日賊至峽子崎謝樹棠會同遊擊李元順等率勇夾擊殲匪四十餘名賊復由山路逸出茂芝前地方副將林保派千總楊浮率所部扼守朱家山以截其犯饒之路派都司張周明把總謝大高楊作利選帶精銳繞至下善山下遙作疑兵派都司鄭紀勳

林大順王熊彪守備宋鑾貴帶隊伏於茂芝鄉外以防後路林保親督候選知縣林大年吉安司巡檢陳彬從九銜黃祿守備林武烈等攔頭奮擊逆眾十三隊約齊死拒林保激勵各軍協力衝突茂芝鄉團繼至夾攻槍礮雷動呼聲震山谷賊屍填滿淵壑約計殲匪二千餘名生擒僞和天燕陳得勝並悍匪七十餘名奪獲旂械馬匹無算逆首丁太陽棄馬與羣匪爬越山嶺由第三溪逃去初五初六日各路逆匪復麕集東船鄉總兵翟國彥督率遊擊王傳訓參將戴朝佐守備梁仕光等帶隊至張公凹迎擊調千總翁朝升方賞兩軍分路包抄

麕戰七時斃賊數百生擒十餘名我軍蹑尾緊追翟國彥恐該匪分竄蔓延飭千總黃大光外委余高等帶勇馳往弔流嶺扼守要隘該匪果蜂擁而來黃大光等迎頭直衝賊陣生擒手執令旂賊目按出僞照二張係新天燕僞朝將吳新有羣賊披靡斬騎馬賊目五名生擒二十一名匪竄至白堺我軍前後攔截四面勦殺共斃賊千餘名賊窮蹙不知路徑被我軍偪至深渡河邊賊爭泅水溺斃二三千名各軍生擒僞朝將胡永新僞先鋒何大發等共三百二十三名救出難民五六百名餘匪由莒溪竄至漳溪漳溪與大埔毗連離副將方耀大

營甚近初七日方耀派都司方龍禁申林發林詩成帶隊出三層嶺以擊其前都司孔乳候選知府方勳守備林才方茹諄光並守備黃添元鄧安邦鄧奮鵬等帶隊由下馬湖中路截擊親率大隊並守備劉開方惠由黃沙漳溪掩襲其後各匪雖喘息未定猶率眾抵拒我軍屢勝之後勇氣百倍無不以一當百擒斬賊匪不計其數賊紛紛潰敗追至永定屬陳東坑一帶陣斬僞天將汪傳根錢永廷王合義等五名斃賊二千餘名斬首級一百五十餘顆生擒二百六十六名各匪覓路竄至永定屬塔腳地方又經閩軍殲擒無數餘黨均逃歸康逆

聚集上杭縣屬之鱸峰安鄉上都中都一帶該處接壤鎮平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初三初六等日賊至招灘蚋蛇渡黃坑口等處搭造浮橋希圖偷渡經都司周升扎總邱興等督勇疊次擊退賊復由上杭繞道至大姑灘渡河闌入鎮平縣境都司鄭紹忠聞賊已渡河由豐市拔隊馳抵洪山寺十五日行抵慈開口進紮新鋪賊眾巨萬分兩路而來當即驅軍疾趨見有大龍旂數面排列五六千人而對河之賊可抄我軍之後隨派鄭潤材陳達梁五全甘文鑑各率勇渡河以塞其衝派劉順昌何文杞率勇為前鋒令顏金徐桂祖陳瑞燾帶隊匿謝

村松林內時鄭紹忠督親兵馬隊為後軍策應前鋒甫及慈開該逆直撲我營劉順昌等迎擊賊少卻而龍旂大隊三千餘如風雨驟至劉順昌等且戰且退由謝村一路佯敗賊眾狂呼追入鄭紹忠率馬隊抄出賊後手斃龍旂賊目二名賊猶輕視兵單抵死不退至謝村而伏兵齊起劉順昌等折回復戰三路夾擊賊奪歸無路被斬首六十八顆奪取騾馬旂幟耳級無算賊眾鳧水而逃我軍渡河追之時鄭潤材等亦已開仗獲勝至九玲村具全軍會合直抵三圳墟踞匪二三千望風遁走我軍爭先復斬髮首七十二級生擒殿左三旂偽帥曾

天夷一名偽領軍蘇秉惲大燕二名髮逆三十一名將數十里賊壘一律焚燬提訊曾天夷蘇秉惲大燕等均供向隸來逆部下來逆現與康逆會聚一處侍逆李世賢於永定渡河時聞後軍在大埔潰敗自刎身死其餘匪歸康逆管帶現屯上都象洞等情據藩司李福泰先後具稟前來臣等伏查髮逆數大股入閩以來眾號二三十萬其兇悍桀黠以侍康二逆為最著丁來等逆次之歷經閩粵官軍痛加勦辦誅戮解散殆將過半逆燄亦已稍衰李世賢之果否自刎固未可知而遺黨無幾與丁太陽之勢已摧殘諒俱不能復振現惟康逆猶擁

死黨及收合各逆餘燼不下十餘萬窟宅於上杭鎮平之交縣亙百餘里南可以進攪惠韶北可以橫竄江楚是以遣黨四出搶掠為蓄裹餱糧之計臣等前議派卓興駐守嘉應現在藩司李福泰已由潮移紮嘉城即飭卓興嚴堵龍川縣屬之老隆而惠韶之防益固令林保戴朝佐鄧安邦等分守隘口杜賊走興長嘉應之路方耀鄭紹忠兩軍飭赴鎮平協攻賊如他竄即令仍遵前札跟蹤追勦務合江閩三省兵力共清餘孽而臻底定至沿邊各軍防堵數百里已覺不敷分布乃該將士等遇賊血戰奮不顧身不特屢挫兇鋒保全本境且越境

追勦巨寇節節埽蕩艱險備嘗數日內生擒要逆千餘名殲匪以巨萬計使侍丁二逆大股悍黨散亡略盡洵屬異常出力卓著勤勞其勇略超眾各員弁擬請先予獎拔以作士氣潮州鎮總兵翟國彥擬請

賞加提督銜補用副將林保擬請

賞加總兵銜補用參將水師提標前營都司戴朝佐擬請

賞加副將銜藍翎補用遊擊黃相奎擬請免補遊擊以參將補用並

賞換花翎藍翎都司衜儘先守備梁仕光擬請免補守

備以都司補用並

賞換花翎升用都司廣州協左營千總鄧安邦擬請以都司補用並

賞加勇號撫標左營候補守備升用都司周升擬請以都司儘先補用並

賞加勇號撫標左營候補守備升用都司周升擬請以都司儘先補用並

賞加勇號撫標左營守備黃添元香山協右營守備鄧奮鵬均擬請以都司補用升用守備陸路提標前營千總楊浮擬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加都司銜擬保藍翎千總顏金鄭潤材均擬請免補千總以守備補用並

賞換花翎同知銜張權請以同知選用候選從九品陳瑞熹擬請免選本班以縣丞即選其餘在事出力各人員容臣等查明後彙同前案擇尤保奬出自

逾格鴻施所有東路沿邊防軍追勦獲勝及賊竄鎮平地方現籌防勦各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六百里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叛勇竄至粵邊籌備勦辦緣由片會總督衙

再昨准護理江西撫臣孫長紱咨稱霆字營叛勇由湖北咸甯等縣擾及袁州並安福永新等處難保不由龍泉至南安府屬之上猶崇義窺伺入粵請飭嚴防邊境等因當經飛飭南韶鎮道督率所屬地方文武嚴加防範並令駐守南雄之陽江鎮任星元部勇實力堵勦該叛勇萬餘人隨於五月十五日竄至樂昌縣屬九峰地方查九峰至樂昌六十里至韶郡九十里均可朝發夕至北江一水建瓴直下徑趨省會而沿邊一帶均未設防東由仁化以至始興則翁源長甯俱至震動西由宜

章臨武以窺連州則連山四會俱至震動該叛勇飄忽異常一月之內橫竄四省風馳電閃剽悍可知儻與閩逆句結首尾互應狼狽爲奸爲害滋大臣等飛飭遊擊湛恩榮募勇一千名馳赴樂昌截擊任星元部勇二千尚覺單薄飭添募勁勇一千由南雄赴韶協力守禦飭參將朱國雄遊擊梁瓊共募精勇二千名馳赴韶州聽候韶州鎮標佐邦調遣復飭靖安水師左營總兵王朝治右營副將張貴統領各礮船駛往曲江英德一帶河面嚴扼上下渡河之路惟念該叛勇驍健絕倫立功累年轉戰數省此番因欠餉滋事或未必出其本心臣等

一面速籌防勦一面張貼告示剴切開導啟其悔悟自新之念俟其能否輸誠再行分別辦理所有叛勇竄至粵邊籌備勦辦緣由謹合詞附片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粵東釐金目前萬難協濟陝甘片會總督銜

再同治四年二月十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

同治四年正月三十日奉

上諭楊岳斌奏遵旨赶緊募勇並籌撥各省協餉情形一摺甘省餉需奇絀都興阿等軍現有兵勇已不能案月給餉將來楊岳斌募勇赴甘並益以蔣凝學金國琛李鶴章等三軍共計二萬餘人其支絀情形更可想見若不早爲籌畫深恐停兵待餉貽誤事機現在東南數省漸次蕩平商賈百貨日見流通著毛鴻賓郭嵩燾於該省每月鹽釐項下分撥三成百貨釐金項下亦每月

分撥三成接濟楊岳斌軍餉並著楊岳斌派員徑赴各省案月提解慶陽糧臺以應急需該督撫等務當不分畛域極力設法共濟時艱不得稍存推諉之見致負委任等因欽此自應恪遵

諭旨設法轉輸以顧西陲而維大局惟粵省近日之匱乏與昔日迥殊而今年之支絀較上年尤甚其力難撥解情形有不得不縷陳於

聖主之前者餉源所出不外捐輸庫款釐金三大宗自軍興十有餘年全藉捐項接濟疊次勸諭數逾巨萬是以前年釐金提解江南本省軍需猶賴此一勺之泉稍資灌溉近則民力已竭民情亦漸漓科及素封而謠諑四起語及捐借即怨讟繁興察其拮据之情實亦難乎爲繼案月所辦獎案大都舊捐各戶及搭放裁撤各營票餉開具履歷補請議敘現銀上兌百不獲一自去年九月以後認捐尾數延欠不能催齊情形已可概見此捐輸之難也粵海關庫向非奏撥不准動用自外國賠款案扣四成廣儲司解項虧短甚鉅其餘指撥之數不一而足斷無餘力兼顧軍儲藩庫地丁歲收七成兵餉已逾八九季積欠未發運庫鹽課以近年提解京餉案年奉撥協濟藩庫兵餉尚難解足即令各庫歲徵無缺此庫款之難也近來支放軍餉全恃釐金一宗合省釐金極旺之月收銀不過七八萬兩上年秋閒逆匪由江西竄入閩粵邊境北江江西道路梗塞至今未能暢行東江惠潮一帶商賈販運全以汀漳爲歸宿此兩路來源亦已久歇西江岑容等處匪徒滋擾行旅亦爲之減少此次鮑軍叛勇擾及樂昌湖南商販久無至者每月所收不及往時之半而自去年三月潮嘉一帶防堵添勇至三四萬人南雄防務數千人勦辦容岑股匪又數

全數支放勇糧猶虞短絀今則一無可恃憑空支持勇糧則日見其多支放則日形其少空匱如此何能久持

千人近因寇營叛勇擾及南部又添募數千人東北兩江水師四營又數千人計每月所需總在用銀三十萬兩以外全釐照舊支給不及四分之一似此日形短絀更至無可依恃前督臣毛鴻賓曾經會同臣嵩燾奏留撥奉江西釐金不獨以金陵克復事局稍鬆實因粵東防兵日增情形萬分緊迫之故當時初辦防堵即謀停止江南舊撥之釐金今已防勦年餘精罷力竭更何從添籌協撥之款在楊岳斌指撥協餉至七八省之多果能全數協解每月可至數十萬且有存積贏餘其意亦知軍情有緩急之殊事勢有順逆之異不妨多指數省

此贏彼絀通盤籌算以期稍資周轉非欲舉數省錙銖收集之利盡數囊括備一隅之需也此時粵省竭蹶情形實在未能兼顧即如直隸督臣劉長佑奏請協撥釐金每月一萬兩以

畿輔重地練兵之需尚不能一籌協解仍於藩運二庫酌量指款並商之銀號勉强挪墊是釐金無可通融尤屬顯而易見況甘肅遠逾萬里轉輸之費已耗其半撥解兌收相距總在半年以後即使力能籌濟事勢亦有所難行又值拮据萬分經畫尤苦於無術臣等曾將力難撥解實情歷次移咨楊岳斌查照茲又准委員揀選

知縣彭焯到粵守提應恕

皇上天恩准免粵東釐金協濟甘肅俟粵東軍務稍獲就緒再行奏請

諭旨每月協濟甘肅餉銀

飭定若干臣等自當勉竭心力設法籌解共濟時艱斷不敢稍存推諉之見自干咨戾除酌給委員路費並給咨回營銷差外所有粵東釐金目前萬難協濟陝甘緣由謹合詞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原稿精透之語多被節刪亦斯文之一厄也自記

咨調蘇軍由潮嘉一路進防江楚片會總督衙
再臣等閏五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李鴻章奏蘇軍會克漳州府城郭松林楊鼎勳兩軍請飭令駐紮湖南江西邊境以備迎勦而固腹地門戶現在該軍赴漳浦雲霄一路能否調赴江楚邊境或另派一軍前往顧全腹地之處著左宗棠就近妥爲調派等因欽此臣等查郭松林楊鼎勳兩軍駐紮雲霄距粵邊爲近康逆大股已由大埔逃北竄至武平鎮平地方閩軍由永定上杭等處進紮中都象洞一帶東

北兩面已可合圍是該逆竄擾江楚僅有長甯安遠一路各軍調防江楚邊界亦僅有郭松林楊鼎勳兩軍應急由潮嘉迤西取道平遠以出長甯乃可顧及江楚藩籬臣等現經移咨閩浙督臣左宗棠迅調郭松林等軍自雲霄移赴潮州上至三河壩以達嘉應如可合圍進攻即會合粵軍遮擊以期一鼓盪平如賊勢蔓延有闌入江楚之勢則由長甯安遠與江西會昌之軍聯絡取徑既捷遮邊賊勢亦稍能得其要領並派員馳赴潮州採備米石支應該營軍食其每月應領口糧仍留隨營之候補道段喆移知上海轉運局改由汕頭運赴接濟

以資捷徑除分別咨行查照外合將調蘇軍由潮嘉一路進防江楚緣由附片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霆營叛勇被勒現竄南雄信豐等處片會總督衙

再霆營叛勇由江楚竄至樂昌九峰地方曾將籌備勦辦緣由於五月二十七日附片具

奏五月十六日該匪撲至風門坳鵝頸坳等處經樂昌縣葉金會同營弁督勇擊退十八九等日大股蜂擁抵樂昌縣城圍攻城外鹽埠民居盡被占踞葉金率團練登城開礮轟擊斃匪多名生擒悍匪陳壬駐一名該匪退紮城外修築土城以絕援兵紮造木排以圖順流下竄二十二日午刻該匪探知城中無水率眾四面環攻葉金督同兵勇極力抵禦匪愈聚愈眾城中火藥將盡

存亡正在呼吸適南韶鎮衞佐邦南韶連道陸心源等札調參將張惟貴把總張承恩礮船陸續駛至遇賊於蛇筒灘我軍槍礮齊施轟斃匪徒數十名匪卽退竄各船銜尾疾進礮聲震天遊擊湛恩榮陸路之軍亦同時赶到賊見援兵大集回頭死拒湛恩榮躍馬當先衝入賊隊城中亦呼噪相助鏖戰三時之久斃匪甚多擊倒騎馬匪首二名匪避入土壘是晚張惟貴與湛恩榮張承恩會商乘賊無備三更潛往劫營火箭噴筒並發賊眾驚擾張惟貴張承恩當先攻入湛榮恩督隊直進左右衝突殺匪無數奪獲器械數百件餘匪奪路狂奔向仁化一路而逸適任星元派出遊擊任玉田督兵自南雄馳抵韶城卽飭湛恩榮跟蹤追勦并飭任玉田馳往仁化迎頭截擊二十四夜湛恩榮追賊至距仁化十里之大肚嶺任玉田亦由韶城赶到距仁化城三里之麻坑該匪已進偪仁化縣城卽於是晚五更湛恩榮等會商分路進攻任玉田居右湛恩榮居中派千總廖正魁居左三面夾擊賊眾抵死力拒自卯至辰我軍再接再厲賊眾披靡紛紛渡河而逃城圍立解我軍追奔十餘里先後槍斃賊匪無數生擒偽太平忠義陶雲致等二十五名二十五日匪竄至仁化曲江始興交界之黃坑

地方經該處鄉團鳴鑼截擊擒斬偽太平忠義田永才等二名搜出偽諭一紙匪遂由南雄百順長是頭村馬市一帶逸去湛恩榮會同管帶星字營勇參將彭觀濤并任玉田兩軍沿途追勦該匪晝夜狂奔從山僻小路逃竄二十八日由奇仙竄至河旁乘水淺偷渡竄至馬子坳該處至古亲三十里古亲距南雄亦三十里由古亲旁竄卽通江西龍南信豐等縣並聞該匪前隊已擾及信豐地方等情據南韶連鎮衞佐邦等先後稟報前來竊查募勇擊賊流弊滋多原屬萬不得已之舉嘉慶初年川楚教匪滋事迫賊平而鄉勇復叛又三年始就

緒昭然近鑒事有明徵寔營叛卒從前戰功最著其兇殘狠毒亦最深不願前赴甘肅借欠餉爲名遽爾謀亂騷擾數省實用兵十餘年未有之變局婁雲慶一軍近在咫尺皆霆營舊部近聞屢次索餉不甚安戢康逆等股尙擁死黨時思橫竄合此數端一時皆聚江楚閩粵之交臣等每一設想寢饌俱廢前有

旨令鮑超親往招諭鮑超到後能否卽就範圍尙未可知若再遲迴延誤裹脅日衆恐更難於收拾伏乞諭飭鮑超星速抵江設法辦理以杜延蔓而免效尤臣等現飭參將朱國雄遊擊梁瓊添募勁勇二千名分赴南雄韶州聽候衙佐邦任星元調遣防守仍敦飭認眞堵禦毋稍大意必須視賊所向跟蹤追勦以靖地方所有叛勇被勦現竄南雄信豐等處緣由謹合詞附片馳陳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此同治四年閏五月奏件當時淸繕正摺片稿未及繕也偶檢閱及之補繕於此自記

逆匪大股尙踞鎭平縣現在迅籌合勦疏會總督衙

奏爲逆匪大股尙踞鎭平縣城屢圖竄擾均經官軍擊敗現在迅籌合勦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於閏五月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二日奉

上諭汪海洋李世賢等逆現踞上杭武平嘉應等處此次嘉應州境被匪竄入何以未據瑞麟郭嵩燾奏報卽著瑞麟等督飭官軍迅速埽蕩該逆現竄何處並著隨時奏報以聞等因欽此仰見

聖懷軫念邊陲時廑宵旰跪誦之下感悚交縈查逆匪

山閩省上杭竄入鎭平縣境及鎭平解圍後續被康逆大股闖入各情形均於五月二十七日並閏五月十六日先後

奏報在案伪逆李世賢久無蹤跡遺黨盡隸康逆故現惟康逆最强合以來逆等爲之輔翼衆不下十餘萬康逆自陷鎭平盤踞城內北至白泥湖南至三圳墟及平遠屬大柘石正一帶俱分紮賊卡互爲掎角來逆花旂等則出踞東石壩頭柚樹等處赴鄉搜掠五月二十八日賊率黨下竄五星橋偪近松口總兵翟國彥督所部弁勇分三路進勦自統親兵及潮陽軍由梅嶺亭中路

而進遇賊於五星橋賊倉卒未及成列我軍槍礮齊轟
斃賊甚眾賊由獅前坪藍坊一路遁回其上犯州境之
匪另於二十六日擾及白渡千總楊浮擊走之二十七
日賊至五里坪圖撲石峰徑營盤副將林保擊走之二
十八二十九等日賊焚搶長田烏坑各鄉局紳李學恂
張其翮等率練勇擊走之其旁竄興甯之匪於閏五月
初四日自平遠壩頭直撲興屬之老虎嶺該縣知縣周
連甲會督營團截擊殺賊無算追至黃坭坪而回初五
日賊在三圳小樂挑濠築壘以扼要路都司周陞帶隊
潛伏魚子湖突起轟擊擒斬多名賊紛紛敗潰乘勝將

賊壘平毀都司鄧安邦會督各軍於初五日進攻石正
賊營賊數萬出拒鏖戰三時之久鄧安邦與黃連安首
先領隊衝入賊陣東西盪決我軍勇氣百倍斃匪甚多
斬首級二十五顆奪獲旂幟礮械不計其數當將石正
前面九嶺茶園一帶賊巢七座埽蕩淨盡等情據藩司
李福泰先後稟報前來臣等竊查該逆雖殘敗之餘尚
擁死黨十餘萬挾負嵎之勢而懷必死之心其分黨肆
擾原爲牽制官軍起見從前賊在閩疆我軍當以勦爲
堵勦勝則邊防自固現在賊入本境我軍又當以堵爲
勦堵密則擒埽可圖毗連平鎮各州縣要隘林立現經

密布各軍節節兜圍江閩諸軍亦分紮交界地方近相
聯絡擬將大柘石正之賊先行埽除免被牽制然後以
全力進攻康逆較爲得勢惟潮防各隊陸續裁撤現留
嘉應兵勇止三萬餘人以之分守隘口似尚有餘以之
進埽巨憨時虞不足經費萬分支絀現餉延欠日多斷
難添募數營以厚兵力臣等再四思維惟有仍照前議
飛催郭松林楊鼎勳二軍速自雲霄取道嘉應並由李
福泰與補用道吳贊誠就近移會督帶閩軍之康國器
高連陞黃少春及督帶江軍劉典王開琳等約期前進
併力合勦或可冀聚殲於一隅卽令乘間竄軼以三省

得勝之師追屢經敗衂之匪跟蹤並擊亦不難迅奏蕩
平除將續辦合勦情形及賊竄何處遵奉
諭旨隨時奏報外所有逆匪尚踞鎮平縣城現在迅籌
合勦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霆營叛勇復由江窴粵現籌勦辦片會總督衙

再霆營叛勇前由江楚窴入粵省樂昌仁化等縣疊經官軍勦敗由南雄逸入江西信豐經臣等將籌辦堵勦情形於閏五月十六日附片具奏並請

諭飭鮑超星速抵江設法辦理在案茲據署南雄州朱燮惠州府顧蘭生署嘉應州程培霖等先後稟報該叛勇被總兵任星元督帶各隊兵勇節節追勦擒斬多名遁入江西信豐龍南各縣境閏五月初七日窴至安遠擾及定南廳潛入廣東和平龍川交界之江廣亭初十

日已抵興甯縣所屬十三都司羅浮司地方等情前來臣等查此起叛勇經過江楚粵三省地方官軍鄉團隨在攻勦匪眾裹脅號稱二萬餘人實已不盈一萬自知孤立無助亟思附依髮逆大股暫延喘息又因沿邊要隘防堵正嚴無從闌入輒擇江廣接壤邊境樵採路窮之處猱騰鼠伏翻越山僻每竭一晝夜之力狂奔二三百里故自粵至江又自江回粵瞬息即達興甯實屬飄忽異常兇狡已極查興甯與平鎮壤地交錯其句結髮逆不問可知現在黃添元鄧奮鵬兩軍駐紮龍川鄭紹忠移紮老隆卓興駐軍興甯縣城可絕其內犯及回窴之路又經李福泰抽撥方耀勁旅二千人令方耀親赴龍虎墟會商吳贊誠約同鄭紹忠等乘該匪初至亟圖圍勦撲滅臣等仍敦飭在事文武妥密辦理以杜蔓延而靖地方所有叛勇復由江窴粵現籌勦辦情形謹合詞附片馳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官軍疊破賊壘肅清平遠縣境現籌進勦鎮平踞逆疏
會總督衙門
奏爲官軍疊破賊壘肅清平遠縣境現籌進勦鎮平踞
逆茶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因逆匪尙踞鎮平各軍截勦獲勝情形經
臣等於閏五月二十五日具
奏在案緣康逆盤踞鎮平縣城分黨擾及平遠縣屬大
柘等處來逆等四出搶掠屢被勦敗亦自東石壩頭移
紮大柘石正超竹一帶與鎮平聲勢聯絡爲康逆之先
導適鼈營叛勇竄至興甯縣屬十三都司與石正各逆

暗相句結腹心之患滋大目前大勢自應先清平遠節
節進埽然後直擣鎮平方免跋前疐後之慮閏五月初
九日補用道吳贊誠馳赴龍虎墟察看辦理總兵方耀
於十三日帶領六營並親兵三千餘人行抵距賊營三
里之馬山下駐紮初擬先勦叛勇因叛勇尙在十三都
司遠隔一百餘里石正附近咫尺亟應先事埽除是夜
利逆朱興隆率親黨一百餘人隨同熟識間諜潛赴鄧
安邦營盤伏地懇求招撫吳贊誠等察其求撫尙出眞
誠飭令薙髮易名朱朝安畱營効力贖罪並詢知石正
踞逆自安仁至老墟連營十餘座在坑口堅築大巢豎

柵挑濠賊氣已餒利在急攻遂約會各營於十五日黎
明出隊方耀率都司方敬蔡申等由左路進守備劉開
方樹方記隆等部繼之鄧安邦與守備梁仕光方吉等
由右路進把總鄧帶喜武舉鄧榮璋五品軍功吳寬劉
維義等部繼之另派都司方龍謝廷南等隊伏匿山左
截賊走黃陂之路卽以接應左軍千總鄧鏡河守備黃
龍翔等隊紮右山頂豫斷大柘援賊卽以接應右軍首
民朱朝安率眾先驅將近老墟賊卽擁出方耀鄧安邦
揮軍進攻槍礮如雨鏖戰逾時賊漸不支我軍益前奮
擊連破賊營一十六座賊眾退入坑口大巢死拒方耀

等指揮士卒四路齊進勇氣百倍午刻破柵賊大潰向
忠坑狂奔我軍追擊三十餘里斃匪二千餘名落崖墜
澗者無數斬馘四百二十八級內有僞天安陳景賢僞
閩天豫鄧展僞澥天豫凌珠連僞敎天福駱信言僞鋤
天燕曾鑽連僞天侯徐文馥等六名並拨獲僞印僞照
旂幟騾馬等件甚多生擒老長髮賊三百八十五名經
吳贊誠迅明就地正法救出難民一千六百餘名口分
別安撫遣散餘匪翻越山嶺紛紛四竄時超竹大柘兩
處股匪甚眾聞石正已破各皆驚懼吳贊誠方耀等熟
商乘勝速勦以通嘉應要路傳齊各營於五鼓出隊黎

明齊抵超竹賊營該逆倉黃出拒我軍大呼直前縱橫衝擊該逆自知不敵棄去營柵且戰且走我軍一面將賊營焚毀跟蹤追近大柘賊巢逆眾擁出救援敗匪併入巢內閉柵堅守放礮抵拒劉開方樹朱朝安鄧帶喜陳盛星高得順許李榮等皆奮不顧身冒礮直前立將守柵悍賊殲斃數十名鄧安邦方吉梁仕光等復從右路抄出巢背奮力攻擊該逆恐斷退路從巢後拌死沖出我軍破柵直入賊眾自相踐踏斃匪無算我軍焚毀賊巢併力追殺二十餘里生擒髮匪二百九十四名斬取首級一百八十七顆奪獲旂幟器械多件追至快湖

地方賊已竄遠各軍因連日冒暑追勦各皆困乏收隊回營餘匪由八尺墟一路遁去等情據李福泰吳贊誠等先後稟報前來臣等查石正超竹大柘等處踞逆原爲牽制官軍使不得進勦鎮平築卡樹柵爲死守計經方耀等督兵進擊兩日之內掃蕩一空平遠縣境業已肅清鎮平康逆大股勢成孤立亟應乘此聲威四面會勦殲此巨慝此時分防守隘兵力尚單郭松林楊鼎勳兩軍雖經咨調亦無到粵確期而事機湊迫深慮稍涉延宕致長寇心現飭李福泰迅籌規復鎮平嘉應東路有翟國彥二千餘人駐紮松源松口一帶輔以康國器一軍可以由東路進攻方耀鄧安邦等軍漸由石正大柘等處出鎮平之西相機會勦期使此賊一鼓盪平臣等一面飛咨江省迅飭防軍堵截扼其西竄長甯安遠之路以免繞越延蔓至霆營叛勇困守十三都司築圍自固誠恐其煽誘土匪日久鴟張卓興現駐興甯縣城即責令勦辦此股鄭紹忠近在長樂亦可遥爲聲援杜其回竄朱興隆尚知順逆應即准其投誠改名朱朝安畱營効力除飭令立功自贖分別辦理外所有肅清平遠縣境現籌規復鎮平並飭勦叛卒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派署臬司查辦土客一案片會總督衙

再臣等於同治四年五月十一日欽奉

諭旨查辦土客一案當於五月二十六日將辦理此案始末艱難情形先行據實具

奏竊自土客區分兩籍已如涇渭之判然不侔自彼此殘殺相加遂至冰炭之難以再合本年二月間安插客民於那扶金雞赤水三處冀幸暫獲粗安徐圖善後經臣等屢飭肇慶道府會督委員地方官設法紲輯妥議章程而各該土紳堅持意見積不相下議論紛繁辦理尤無善策茲據該道府等稟稱恩平縣紳民近因展轉

開導遵照設立聯和局商定清理客產條款漸有端倪而開平縣屬司徒關譚各姓恃有京控一案力梗和局忽於閏五月初旬開平土民聚眾往攻赤水客民旋聚旋散不遵約束等情臣等伏思土客滋釁十有餘年殺氣滿野屢至上廑

宸慮此次安插客民土民仍持異議自應遵照

諭旨飭署臬司郭祥瑞前赴那扶等處體察情形傳集土客各紳宣布

朝廷德意共籌善處之法或幸批卻導窾獲有轉機已於閏五月二十一日飭令郭祥瑞帶印馳赴肇慶所屬恩開等縣次第周覽情形認眞經理其刑名審轉要件事務殷繁若遞至差次核辦往返未免稽延查現署督糧道屠繼烈精明强幹辦事認眞堪以委令代辦臬司事件以專責成除分札飭遵外所有派署臬司查辦土客一案謹合詞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奉　旨密籌大局情形疏

奏爲欽奉

諭旨密籌大局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五月二十四日准兼署督臣瑞麟知照同治四年五月初八日奉

上諭直東軍務緊要曾國藩統帶各路兵勇北來勦辦需餉甚多自應寬爲籌備僧格林沁各營官兵見已統歸曾國藩節制所有山東每月協解該營月餉五萬兩河南三萬兩山西二萬兩著閻敬銘吳昌壽沈桂芬迅即籌備按月如數解往曾國藩直東軍營不得稍有貽誤其兩淮鹽釐項下原協月餉曾國藩亦可就近酌量提用惟前項協餉尚恐緩不濟急該大臣先就近在江海關稅銀內提銀二十萬兩以資分給即著李鴻章劉郇膏迅速如數撥解毋誤要需並將起程日期先行奏報曾國藩所帶各路兵勇數目並僧格林沁營中見存官兵若干每月共需餉若干著即查明咨報戶部以便該部覈辦直東軍餉戶部無款可提難以協濟著閻敬銘於地丁項下欠解本年京餉銀十五萬兩留充該省軍糈劉長佑即將長蘆鹽課及旗租項下應解本年京餉銀內各扣留五萬兩以供防勦其各省應解直隸固本軍餉報解寥寥見在直隸增兵募勇需餉孔殷若再視爲具文不思籌解則餉項立見缺乏著瑞麟左宗棠駱秉章李瀚章徐宗幹郭嵩燾劉郇膏孫長紱迅將各該省積欠銀兩趕緊照撥剋期起解官文鄭敦謹吳昌壽閻敬銘沈桂芬除業經抵撥解過外各將積欠應解之數速行籌撥各該督撫等務當權衡緩急顧全大局不得再分畛域是爲至要欽此仰見

皇上籌維大局精密詳審之至意竊臣比聞僧格林沁戰歿曹州愴恨屢日靡釋於懷伏承

聖諭籌撥軍餉默念事機之旁午重增宵旰之憂勤旁皇焦思無能自效竊以爲曾國藩接統此軍其可慮者有三僧格林沁勦辦各起賊匪專恃馬隊縱橫馳騁近聞捻匪馬隊較多於官兵其勢遂至猖獗曾國藩所部楚軍專習步戰宜於山徑崎嶇而不宜於平原廣漠又楚軍克復金陵精銳之卒多半散歸而欲使以步當騎以驟募之師當方張之寇慮非所以制勝接統各軍恩誼未足以相感威望未足以相服取決倉猝之間指揮駕御進退從心恐亦有所未逮此其可慮一也曾國藩起文臣部署將帥爭勝一時所以能建立功績攘除大憝者皆將帥用命之效也十餘年來凋

殘略盡僅存者楊岳斌彭玉麟黃翼升劉蓉等數人皆各獨當一面無與効馳驅者曾國藩處遺大投艱之地而無威名素著之將帥與之戮力一心共濟時艱此其可慮二也曾國藩始任軍旅一切自立規模艱難籌畫軍情利鈍親與將官會議而營務處別無文檄餉糈支放酌量撙節取決一心而糧臺別無報銷凡此者實由將帥皆所擢拔兵勇皆所召募軍餉一切皆所經營故能緩急足以相維豐歉足以相諒今總步騎之衆以備征討轉數省之餉以資供億規模既異事勢益艱而又當兵革繁興各省一律窮匱之時此其可慮三也臣愚

以爲曾國藩此次辦理軍務略須建置者有二一曰設立翼長曾國藩規模閎遠居中運量有餘臨敵指揮實有所不足宜擇地駐紮以爲各營根本行軍之節要臨敵之操縱一責成翼長臣愚以爲曾國荃當此任尤爲相宜惟其名望已立與曾國藩爲兄弟各營將帥皆能其信亦恃以權衡事勢通達軍情佐曾國藩所不及應

懇

皇上飭令曾國荃前赴曾國藩軍營幫同辦理以資其濟一曰設立糧臺協餉之應催者軍實之應籌者以及支收之繁劇製造之取給別簡廉幹之大員司之庶使曾國藩不以糧臺事務紛擾其心專意經理軍務臣愚以爲降調湖南巡撫惲世臨當此任尤爲相宜應懇

皇上飭令惲世臨督辦曾國藩直東軍務糧臺凡有可以籌畫軍餉之處聽從便宜辦理於事裨益必多曾國荃攻城戰野爲勞最著其克復金陵城池環攻數晝夜緣城而入相持巷戰又一晝夜兵勇所以利於攻城者利在得財耳水陸四五萬人爭先乘城誰肯悉其所得之財輦而歸之私第又曾國荃所部不過數千人其餘將帥黃翼升蕭衍慶等皆別將一軍亦豈能攘諸將之利而獨踞之果有此則諸將必至憤爭軍士必至怨怒

而臣函詢黃翼升李鴻裔等皆力爲辨證其誣臣在軍久見攻克城池無有能以利歸公者處飢乏之時御召募之軍其勢尤難無端蔽以貪汙之名致令恐懼憂虞無以自解臣竊悼之惲世臨久仕湖南廉明精幹無賢不肖皆所深知其清理積弊破除人情崖岸甚峻躬任勞怨而無一毫邀名見好之心臣獨所服膺勉力企之而自憚精力百不能逮乃以偶爾違例之細故致被有意蒙蔽之汙名臣以爲

國家無事一切以成例繩治天下積久法敝而名實寖乖整齊變化責在封疆大吏苟於例無甚乖忤不能不

稍示變通以求實有補濟但辦其心之公私而已臣往見胡林翼張亮基用人行政一切破格行之兩楚轉旋之大機實在於此稍一違例而責以蒙蔽使其心終以不白於

朝廷臣尤悼之自古平大亂勝大任者宏亮之才忠貞之節常不能見諒於流俗而持論者遽取反復無稽之言從容一節之失加之苛論消沮士庶之心而摧折辦事者之氣此又

聖明所宜援古證今深防其弊者也臣曾隨僧格林沁在天津軍營辦理文案從事年餘又與曾國藩至交其

於此軍應辦事宜苟有所見不敢不一盡其愚至於曾國荃爲人智慮精詳居家治事皆有條理心懷忠義識解尤絕於人決非苟貪者憚世臨曾相識京師竝無深交湓任湖南罕與相見而於曾國荃憚世臨辦事之才與派往曾國藩軍營之必有所裨益則亦知之甚明信之有素謹就愚見所及縷悉上陳臣自知望淺言微冒昧瀆陳必蒙

嚴譴然如臣等輩去一二人無關

朝廷輕重而如曾國荃憚世臨用之而必有裨於

國家廢棄不用徒爲人士所惜是以願終言之至奉

旨協撥直隸軍餉以直隸全境肅清粵東軍務屬見盡出無憑協撥今東匪猖獗直隸籌辦防堵繼輔重地自與他省協撥不同臣謹當會商督臣從此次奉

旨之日起酌量籌解以冀仰答

宸廑所有密籌大局情形謹緒摺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西江勦匪各案及克復靈山橫州竝勦辦石門等鄉出力人員補請　獎敘疏　會總督銜

奏爲查明西江勦辦股匪各案及克復靈山橫州竝勦辦石門等鄉出力人員覈實補獎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粵東歷年防勦各路竄匪新舊獎案經前撫臣

奏准補獎臣嵩燾與前督臣毛鴻賓設立獎卹局分案查辦於上年七月十二月內將北東兩路防勦各案分次

奏請補獎聲明西江所屬各州縣另行查明辦理一面出示曉諭以資鼓舞嗣奉

諭旨照准獎勵當經欽遵轉飭查照茲據軍需總局司道績將勦辦西江股匪及克復靈山橫州竝勦辦石門等鄉歷年著有勞績各官紳補具獎敘覈議具詳前來臣等伏查西江於咸豐八年克復梧州府城及十年解四會城圍暨八年克復靈山縣城十年克復橫州城池四年十月勦辦石門石井各鄉餘匪七八兩年防勦逆匪張旬七謝潰三等聚衆分踞東安電茂信各縣滋事同治元年攻勦封川開建土匪李植槐侯十五等各案均經奏奉

恩施准卽擇尤保獎而遠或十餘年近或三四年訖未彙獎一案歷年旣久各文武員弁存沒事故及官階之遷轉戰功之累積有應覈除者有應覈改者反復查覈以求昭晰若遂聽其湮滯各州縣遇有募勇籌餉事宜輒據爲口實無以動其激勸之心若概與優敘則時過境遷局勢屢變亦不足以發揚觀聽臣等補獎各案先行定立章程凡屬補獎員弁均於舊時擬定優獎力加覈減其曾因他案得邀獎敘者卽將其名開除或本案勞績最爲優著亦准酌量補敘期以發潛德之幽光清

積年之案牘謹就原案應獎官紳擇其尤爲出力者覈實酌保竝將案由逐起分列清單恭呈

御覽仰懇

天恩俯准分別給予獎勵俾資勸勵所有各官紳履歷另行造冊咨部查覈辦理此外把總以下賞給頂戴各員弁一併列冊咨送以免繁冗外再此次係補獎之案歷年久遠各該紳員或有前經出仕及外出者開造履歷多費周折且恐見在職銜及有無事故亦不免稍有參差統俟彙案查明咨部合併陳明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彙次內江勦匪兩案請　獎片

再前歲勦辦新安岡邊村盜匪兩次飭派水陸各軍進勦經於上年六月內奏奉

諭旨准其擇尤保奏去歲勦辦東莞鐵岡盜匪經於十二月內彙同各案奏奉

諭旨俟軍務平定准其酌保各在案臣等詳查各案有地方文武員弁設法籌辦者有臣等札飭查辦者或經臣等記功或飭彙附防勦各案分別覈辦惟岡邊鐵岡兩案以數十年聚眾負嵎之匪鄉肆行劫殺遠近騷然同治二年前署督臣晏端書前撫臣黃贊湯調派兵勇

數千勦辦鐵岡盜匪反致爲其所挫斂兵而退情形日加猖獗臣等調撥師船雇募壯勇用兵無多幸尚能毀平賊巢擒斬渠逆水師記名總兵王朝治副將沈玉遂兩營尤爲奮勇出力陣亡者數人受傷至數十百人之多似未宜與地方零星捕勦盜匪各案一律辦理廣東十餘年來軍務繁興列保員弁至不可以勝紀而於攻克城池勦平巨匪彙請獎敘各案頻年壓擱愈積愈多大率各該員弁隨同出力聲氣不能上達雖有出色勞績多歸泯滅不獨各該員弁據爲口實臣等每思及此未嘗不內疚於心見在東北兩江防務緊急沈玉遂一

營已調赴惠州防堵王朝治與張貴等營分防北江各要隘省河緝捕巡船亦經設法整頓各營奉旨給獎之案若再至延擱亦實無以作新軍士之氣俾知所奮勉謹彙次內江勦匪兩案另行開具清摺隨同西江舊案奏懇

皇上逾格鴻施俯賜照淮以昭激勸謹附片陳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粵東保獎舊案百餘起鄙人始爲之清理新案又積至十餘起矣苦爲督轅幕友徐灝所持乃彙次兩案

出力者皆楚軍也終竟爲所持不得出奏葢督轅幕友專以此爲利不欲使人參與諸公憒憒聽其愚弄而已錄存此稿聊志予慨自記

康逆大股分竄嘉應州移軍進勦疏　會總督衙

奏爲康逆大股分竄嘉應州屬石峰徑白渡地方經官軍擊敗遁回鎮平縣城現在移軍進勦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因官軍攻破石正大柘等處賊巢肅清平遠縣城經　臣等於閏五月二十八日具

奏在案維時來逆餘匪敗走江西長甯縣邊境總兵方耀等軍尚駐龍虎墟鎮平康逆探知嘉應防軍稍單萌窺伺州城之意十八日卯刻逆匪傾巢出擾分撲白渡石峰徑兩處營盤都司周升以五百人守白渡副將林保以二千人守石峰徑賊萬餘圍攻白渡周升部勇無

幾以重賞激勵眾心堅壘固守約俟賊近齊用擡槍轟擊相持至酉殲斃僞天將林楊等六名斬取首級二百餘顆生擒僞都尉陳占魁一名奪獲旂幟槍礮馬匹甚夥另股紅旂賊復由布荊窩突至周升豫伏勁兵從傍掩擊斃匪多名藩司李福泰派參將戴朝佐督軍赴援賊退走老墟周升乘夜多製地雷埋伏營外十九日賊再集周升暗然藥綫地雷迸裂轟斃逆匪不計其數賊遂循遁去石峰徑賊約五六萬人蜂擁來犯林保抽調四營勇扼守前山花旂股匪首先衝突我軍以槍礮環攻斃騎馬賊目二名賊勢少卻紅旂賊續至千總鄭紀

勳躍馬衝出中槍戰歿林保立斬退勇一人各勇奮前
曼擊斃賊無算黃旂股匪另出石扇翻山抄襲後營直
薄濠邊火箭然燒帳篷逆黨愈聚愈眾鉛彈雨集都司
楊仁守備王熊彪千總林恩黃點俱死之賊乘勢圍困
各營兵勇盡銳血戰鉛藥垂盡林保帶勇潰圍而出退
紮象村路口以扼州城之路賊仍紛紛踵至適方耀自
龍虎墟折回州城李福泰商令速赴援勦方耀親督所
部精銳星馳前進我軍望見勇氣百倍方勳手放洋槍
先斃騎馬賊目一名方金馳入賊陣斬執大旂賊目一
名賊氣稍餒林保亦揮軍合攻賊大敗向新鋪墟逃走

方耀等縱追二十餘里殺賊二百餘名斬首級二十二
顆日暮收隊十九日賊由石峰徑三坑黃竹洋分三路
攻撲象村營盤方耀派方龍方恭等帶隊抵三坑之匪
方姑謝廷柟等帶隊截黃竹洋之匪方勳方豐仍向石
峰徑迎擊方耀領親軍隊目劉開方樹等在象村居中
策應午刻三路同時接仗鏖戰逾時各勇壘有擒斬方
耀督親軍馬隊由石峰徑馳出夾擊賊分隊抵禦方勳
等督勇奮前沖殺賊勢披靡三坑賊知中路已敗恐斷
歸路相繼潰退方姑等驅軍直偪黃竹洋賊且拒且走
我軍分途追勦賊退守新鋪墟旋即遁回鎮平縣城據

李福泰吳贊誠先後稟報前來臣等查康逆麕聚鎮平
勢成孤立鋌走困鬬時思一逞其狂悖爲暫延喘息之
計江閩隘口防軍林立猝難竄逸知方耀鄧安邦等大
枝勁旅尚在龍虎墟乘虛出犯圖竄嘉應以入腹地値
方耀等自大柘回州督軍往援連日追勦獲勝始將全
股驅出州境現在霆營叛卒尚踞興甯羅浮司何結花
旂股匪援及長甯龍川接壤之平越汶水等處當調副
將鄭紹忠一軍駐紮龍川豐稔總口以資堵禦花旂本
係惠州逃出土匪既近鄉里徘徊不前密飭李福泰督
令鄭紹忠可撫則撫否則痛勦之毋留餘孽以滋後患

另調黃添元鄧奮鵬移紮長樂縣城卓興仍駐興甯固
守惠韶門戶與鄭紹忠互爲聲援方耀全軍進紮新鋪
墟漸薄鎮城道員康國器率閩軍自松源移赴嵩山派
鄧安邦等軍徑抵嵩山爲閩嚮導務期節節偪緊以奏
聚殲之效惟康逆黨與尚眾粵軍只此數營戰守兼籌
時形拮据屢經咨催蘇軍郭松林楊鼎勳速赴嘉應合
勦若獲及時齊集辦理較易得手總兵銜副將林保帶
勇勦賊屢著戰功前於克復永定及克復平和詔安揭
內先後給予獎敘此次派守石峰徑係屬嘉應要區關
繫甚重輒爲逆匪所乘所部員弁丁勇傷亡多名雖因

眾寡懸殊疏忽之咎究無可辭臣等未敢以先經保奏稍涉迴護應請

旨將林保暫行革職責令戴罪立功以贖前愆都司楊仁守備王熊彪守備銜儘先千總鄭紀勳千總林恩黃點力戰捐軀請

敕部照例議卹以慰忠魂其餘陣亡營弁兵勇容另飭查明咨部請卹所有康逆攻撲嘉應州屬石峰徑等處經官軍擊退及移軍進勦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逆匪麕聚一隅現籌合力進勦以收全功疏會總督銜

奏爲逆匪麕聚一隅現籌合力進勦以收全功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因康逆攻擾嘉應州屬白渡等處經官軍擊退遁回鎮平各情形業於六月初九日具

奏在案茲據藩司李福泰稟稱來逆花旗一股近與康逆離而爲二跧伏龍川長樂交界地方欲乞撫而心懷疑懼已派幹員馳赴龍川相機辦理仍飭副將鄭紹忠等嚴軍以待毋稍疏虞康逆汪海洋盤踞鎮平結霆營叛卒爲輔翼分築三十餘壘緜亙百十里內賊卡相望附城增堞濬濠收穫稻穀謀積儲以自固官軍疊次誘之不出攻之未下現在赶緊籌商設法勦辦等情前來臣等伏查髮逆跳梁十餘年蹂躪十餘省仰賴

聖謨宏遠東南底定追勦餘黨自吳越江楚轉戰而蹙諸海濱之一隅原謂旦夕可期肅清而該逆以百戰積悍之餘氛挾十餘萬致死之狂寇踞城結壘與官軍相持勦辦動形棘手上年賊入江西合各省精兵近十萬會辦半年而驅之入閩又合各省精兵近十萬會辦八九月之久而驅之入粵其時粵軍專顧潮州東面嘉防本屬空虛該逆徑從北路武平上杭之交回竄粵境其

勢日益蔓延以賊勢論之李世賢一股較多於汪海洋故自李世賢敗潰以後人皆謂髮逆必易殄滅而以軍情論之李世賢入閩後屢經懲創氣已消靡無餘汪海洋則屢挫官軍逆燄方張又收合李世賢餘匪歸其統屬閩粵之交伏匪充斥兼值饑旱連年從亂者日衆且得毬營叛卒助其鴟張之氣粵軍自潮州解嚴撤遣各小營存兵不滿四萬欠餉既多財愈匱而兵愈罷若使垂盡之遊氛乘風復熾不獨粵境遭其蹂躪江楚邊境亦萬無安枕之日竊思賊勢利在分不利在合兵勢利於合不利於分兵分則力薄難支賊合則兜勦易盡此

賊羣踞鎮邑百數十里之地乘此時會集三省兵力節節進埽四面合圍而困之外無他賊爲之救援飛走路窮或可望其勦滅現在江閩兩省秖康國器一軍移紮稍近其餘防軍多在贛南會昌信豐龍南武平等處或百餘里或數百里桴鼓不相聞烽火不相見其間崇山僻徑偷越甚易是賊在粵與各軍無相及之勢賊或鋌而他走江楚惟所奔馳在防各軍恐難從旁遮遏臣等再四思維江閩各軍經歷百戰其將皆一時之選與其株守門戶任曠日持久之勞何如共搗腹心奏埽穴擒渠之效合無仰懇

聖恩救下閩浙兩省各令防軍進偪賊壤與粵軍聯爲一氣新放廣東提臣高連陞現駐武平與平遠相距百餘里臣等已咨請督率所部移紮平遠藉資聯絡亦可扼截該逆西竄之路臣等仍一面咨商江閩督撫臣會合各軍設法進取以赴事機毋使再致猖獗所有賊聚一隅現籌合力進勦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前保都司保應熊請　賞加副將銜片會總
督銜
再臣等前訪聞逆匪侯管勝自金陵逃回潛匿香港私運軍火糧食接濟閩漳賊匪當飭記名總兵補用副將陳擇輔署廣州協都司保應熊帶領千總蔡釗曹焜並照會英國領事羅伯遜香港公使碼沙等將該逆侯管勝緝拏解省訊明正法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會摺具奏並將在事出力之記名總兵補用副將陳擇輔擬請賞加提督銜儘先遊擊署廣州協左營中軍都司保應熊

賞加副將銜廣州協右營左哨千總蔡釗以守備儘先補用守備銜侯補千總曹焜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陞補以昭激勸其英國領事羅伯遜香港公使碼沙政務司末士咦仰懇
天恩給予嘉獎隨於閏五月初八日接准兵部火票遞回原摺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六月初五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覆鈔錄遵
旨議奏內開兵部查文職章程除攻克城池斬擒要逆其餘不准越級保陞又越次請銜者改爲應得陞銜又奏定獲盜章程如本任內有承緝盜案未獲如能拏獲鄰境首夥盜犯一案數在五六名以上者無論應議降畱降調均准其議抵案數多者照此以次抵銷若本任內先有四參議以降畱之案亦卽准其計案開復各等語應請將記名總兵補用副將陳擇輔改爲侯補總兵後加提督銜侯補千總曹焜改爲侯補千總後以守備儘先陞用都司保應熊改爲加遊擊銜再侯補千總曹焜臣部官冊並無其名係何營實缺之弁應令查明報部再行註冊至千總蔡釗任內有承緝未完盜案八起應以此次優獎抵銷本任內承緝郭昭奮被賊脅降一級畱任及洗暢時被賊停陞限緝二案免其開參報部所

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之處應毋庸議等因於閏五月初十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咨行欽遵查照前來伏查部臣所議自係循照定章辦理惟當日訪拏此案逆匪侯管勝解辦該署都司保應熊實屬出力異常緣侯管勝係著名要逆其在金陵會受僞封夥黨實繁有徒此次潛匿香港與閩賊句通接濟若不迅行拏辦必致滋蔓難圖一經張揚疏漏又恐聞風逃逸且香港係外國人所居往拏逃犯尤非易易保應熊接奉札飭多方設法密購綫目不惜重貲不動聲色馳往掩捕會同外國人將該逆侯管

勝拏獲解省辦理實爲妥速未便沒其微勞且該署都
司前因拏獲盜首葉烏欖頭等案內於同治三年五月
二十日欽奉
上諭著以遊擊儘先補用茲兵部議將該員加遊擊係
照都司品級辦理合無仰懇
天恩俯如臣等所請將廣東儘先補用遊擊署廣州協
左營中軍都司保應熊
賞加副將銜以資鼓舞出自
逾格鴻施再候補千總曹焜現在署理廣州協左營外
委把總並非實缺之弁除飭造具履歷冊咨部外臣等

謹合詞附片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此次辦理侯管勝一案陳擇輔一人之力爲多指授
機宜一受成於鄙人列保多名勞績亦寥寥矣自記

特參貪婪不職之知縣疏 會總督衙

奏爲特參貪婪不職之知縣請
旨革職歸案查辦以警官邪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粵東吏治瘉敝門丁差役通同罔利無能
窮詰其底蘊臣等考覈吏事不敢稍有假藉尤以清理
詞訟緝捕盜賊約束幕友門丁爲課程以求漸引而使
之各軌於正茲查有海豐縣知縣于奇峰涖任未及一
年控案纍纍多涉門丁詐贓私款經飭署臬司郭祥瑞
委員前往密查具得其門丁方永順楊陞夥同差役蔡
錦劉立等贓私狼藉情狀竟至因案帶勇赴鄉擄搶當

將該員撤任勒令將該門丁交出距今日久據稱門丁
方永順等已逃赴香港其爲分肥故縱情形略可想見
又河源縣知縣張燿堂初赴河源縣任適值縣屬仙塘
鄉潘姓匪徒擄劫糧差征收餉銀聚衆抗官粵東歷來
積習惠潮等屬懲辦匪鄉率以納賄銷案託爲募勇辦
案經費名曰打兵費臣等深鑒其弊諭飭張燿堂無稍
沾染舊習經飭由惠州府籌給經費並調撥勇營幫同
辦理乃張燿堂於勇營未到之先赶速寢事率稱罰捐
彌補倉穀臣等以張燿堂才具尚佳未肯遽加參辦暫
與撤任以示薄懲飭委候補知縣俞文萊前往接署據

查該員不獨罰捐倉穀未嘗彌補並舊穀二千餘石盡爲該員到任以後陸續挪用似此二員之膽大妄爲毫無顧忌若不據實參辦則紀綱法度廢弛日甚吏治何由整飭風俗何由挽回據代辦藩司方濬頤署臬司郭祥瑞查覈具詳會揭前來相應請旨將海豐縣知縣于奇峰河源縣知縣張燿堂先行革職歸案查辦一面勒令于奇峰交出門丁方永順等研訊確情分別定擬所有特參貪婪不職之知縣革職查辦緣由謹繕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互換荷蘭條約日期片

再臣於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接准統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專弁楊保安由輪船遞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文恭用

御寶荷國條約一本九月初六日由兵部火票遞到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著派郭嵩燾將上年與荷蘭國所立條約妥爲互換等因欽此並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遞到換約禮節事宜各件適接荷蘭使臣磐大何文照會請訂互換日期而查其齎到者雖有荷國君主蠟餅爲憑而係鈔錄副本並非上年天津三口大臣蓋印原約與互換之義未符當囑取回原本另行訂期辦理並於上年十一月間附片陳明在案茲於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九日接准荷蘭使臣磐大何文照會內開見接到在天津定立條約原本並去歲鈔錄副本均綴用荷國君主國寶蠟餅訂期覈對互換等因到臣當即照會該使磐大何文訂於同治四年六月初四日將同治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在天津所立和約於廣東省城西關華林寺公所互換屆期該使磐大何文將荷國君主綴用蠟餅荷約原本副本共二件齎捧到臣查驗無異經將總理各國衙

門遞到
御寶荷約原本交該使臣接收除將換來荷約委員齎
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投收備案外所有臣與荷國使
臣礬大何文互換荷約日期緣由謹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是日礬大何文言此事兩費清神私心感激甚爲不
安本來辦法應如此西洋諸國互換條約亦皆如此
而中國換約十餘起從未取回原約是以我亦照辦

幸勿見罪始知歷來辦理之誤自記

前保知縣龍甘霖等九員懇　恩照原保給奬片會總督衙
再臣嵩燾會同前督臣毛鴻賓遵保勦辦石逆竄粵匪
黨及英德逆匪兩案出力之龍甘霖俞昆周秉禮鄭以
南龍顯翰張汝若鄒士達江林藻葉舒翠等各員同治
三年七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知縣龍甘霖著以同知直隸州知州不論雙單月
遇缺即選並賞戴藍翎俞昆等五員均著以知縣不論
雙單月遇缺即選俞昆並賞加同知銜知縣鄒士達著
以知縣仍留湖南儘先補用從九品江林藻著以府經
歷遇缺即補訓導葉舒翠著免選本班以教諭不論雙

單月遇缺選用等因欽此由部咨行轉飭欽遵查照茲
又接准部咨覈與定例章程不符彙案駁正於同治四
年正月十四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粘單知照到臣當查粘單內開各項
勞績保舉攻克城池斬擒要逆其餘不准越級保升及
免補免選龍甘霖周秉禮鄭以南江林藻龍顯翰張汝
若葉舒翠均俟選補後升用所請免選本班及越級請
升之處均毋庸議俞昆鄒士達應令另覈請奬其餘各
員或另行簽掣或詳查報部再行覈辦各等語除簽掣
詳查各員另文咨部辦理外臣等伏查攻克城池斬擒

要逆係於打仗出力之中提出兩項以示優異而此兩項出力人員有一二人勇敢倡先餘衆附從者亦有衆軍合力齊進者援案敘功不能過相軒輊此次后逆餘黨李復猷竄擾湖南四川廣西貴州等省最爲悍逆及英德土匪鄧二尺七踞險築寨梗化多年經福建臬司續經陣亡張運蘭督率楚勇分路進勦旋將要逆生擒解辦餘匪全數殄滅不致佔踞城池蔓延貽害龍甘霖等九員均經張運蘭報稱帶隊合圍用能殲除大憝似與部臣援引斬擒要逆成案尚屬相符張運蘭前在汀州陣亡從征將士無一在粵者惟周秉禮一員見在安

肅道蔣凝學軍營辦理營務據稟稱前由訓導於咸豐十一年克復湖北孝感德安府縣城池案內保奏是年十二月初一日內閣奉

上諭著以通判不論雙單月遇缺儘先即選並賞戴藍翎欽此旋奉部駁隨營出力不得越級請升准其免選訓導本班以應升之階指定一項照原保班次選補仍准戴用藍翎等語是此次未保以前之本銜已得指定敎諭選補應請隨案更正等情臣等因查各該員在營日久漸能帶隊立功所保官階並無陵越兩次擒斬要逆例得以免補免選注保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飭部仍遵前

旨將龍甘霖俞昆周秉禮鄭以南龍顯翰張汝若鄒士達江林藻葉舒翠九員各照原保分別獎敘注册出自格外

鴻慈謹合詞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安徽知府李應棠懇准回皖補缺後以道員用並賞加鹽運使銜片（會總督銜）

再南海縣紳士道員用安徽池州府知府李應棠於咸豐七年三月奉委回粵催餉札委該員勸捐九年三月留辦佛山鎮釐務截至本年二月止先後共解過釐金五十四萬兩之多接濟軍需該員先於咸豐四年會辦佛山團練隨同官兵進勦袁洞等處股匪頗著戰功委辦釐務多年又能清勤自矢勸諭多方有稗軍實而亦尚能取信商賈臣等詳細察看該員在籍辦理諸務勤廉謹愼頗著勞績而以疊次留辦釐務致開池州府本

缺查該員於咸豐九年十一月內經前督臣勞崇光保奏奉

旨李應棠著以道員用欽此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李應棠回皖補還知府缺後以道員留於原省儘先補用並

賞加鹽運使銜出自逾格

鴻慈謹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南韶連道陸心源請暫緩送部引見片（會總督銜）

再南韶連道陸心源奉部援引保至

記名

簡放道府從前未引

見之例行令咨赴部引

見當經轉行遵照茲查該道管轄各屬當省城北路之衝隘口林立刻下東路鎮平踞逆屢經粵省官兵進逼該逆時有竄動之信而江西福建各省邊界均有重兵扼守該逆或內犯腹地或外趨江閩勢必由龍川連平等縣直達南韶以圖鉦走是北江一帶防務更難稍鬆

必得幹練熟悉之員妥籌布置方免貽誤該員陸心源於本年四月到任適遘營犯勇由湖南竄犯樂昌仁化等縣籌辦堵勦悉合機宜業已著有成效見當軍務喫緊之時未便更易生手且查該員先由舉人捐知府分發廣東引

見奉

旨照例發往欽此領照來粵並非未經引

見人員迨調赴直隸軍營保舉補缺後以道員用捐免本班又與保至

記名人員有異蒙

恩簡放斯缺例無送部引
見明文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地方緊要准令陸心源暫緩赴部引
見之處謹附片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飭部知照謹
奏

官軍擊敗花旂股匪現擬規復鎮平情形疏會總督衙
奏爲官軍疊次擊敗花旂股匪及現擬規復鎮平情形
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逆匪麕聚鎮平縣城前將籌商會勦緣由於
六月二十五日具
奏在案維時花旂一股自平遠被勦潰走江西長甯復
被江軍截擊回竄龍長交界之雉雞籠鐵場等處匪眾
二三萬人結壘自守遣逆黨出懇投誠乞貸一死念該
逆窮蹙之餘求撫自屬眞誠隨派參將林才親赴賊巢
諭令繳械輸忱立功自贖詎該逆首鼠兩端詭詞推宕

顯係中藏叵測託爲就撫以緩我兵當經飛飭總兵卓
興副將鄭紹忠戴朝佐等移營進紮速加勦洗藩司李
福泰復添派千總鄧帶喜督同朱朝安等隊馳赴岐嶺
交戴朝佐統帶六月二十日鐵場踞匪竄至長樂縣屬
羅鳳坳署長樂縣粟貢源率領親兵會合堵防之都司
黃添元鄧奮鵬局紳鍾光昭張重瀛等各帶兵勇鄉團
齊赴羅鳳坳逆匪數千蜂擁而至鍾光昭首先接仗粟
貢源張重瀛等揮眾繼之黃添元鄧奮鵬分左右並進
鏖戰移時陣斬僞朝將林成春生擒四十七名斬首級
二十九顆餘匪退走二十日該逆句結土匪徑撲岐嶺

經戴朝佐黃龍翔鄧鏡河各率所部疾渡急攻斬騎馬賊目二名斃匪甚衆賊遁回鐵場七月初一日戴朝佐會同各營出隊進攻鐵場該逆率大股迎敵我軍分隊抄襲墟後奮力夾擊轟斃逆匪無算賊力不支紛紛敗潰朱朝安等衝入逆巢各軍乘勝追殺數里將鐵場鯉魚嶺竹園園溶坑四處逆巢一律掃平賊盡回雉雞籠屯聚初二日鄭紹忠督軍進勦谷前平毀賊壘數座卓興亦於是日由興甯移抵岐嶺連日合攻雉雞籠屢獲勝仗該逆復分竄長樂縣屬滋擾現飭跟蹤追勦毋稍宕延此花旂反復無常現在亟圖撲滅之情形也康逆

汪海洋被我軍擊退之後屢次出犯武平崖前一帶閩軍屢勦獲勝逆匪仍回守鎮平霆營叛卒竄慈溪鄉高田等處恃康逆爲援互相掎角近獲奸細供稱康逆有由嘉應出竄之意李福泰調派都司鄧安邦副將林保守備楊浮把總邱興等軍扼守要隘以防奔突方耀與福建道員康國器進紮新鋪及高思地方偪近鎮平約同進取並設法離間匪黨以分賊勢六月二十一日僞天將譚富率衆三千餘人潛自鎮平逸出康逆遣黨追截譚富且戰且走沿途散失迨抵大營僅存所部千餘人立卽薙髮呈繳軍械續經逃回部衆二千餘李福泰飭選精銳八百名晝營效用餘俱分別遣散此康逆仍踞鎮平及逆黨率衆就撫之情形也據李福泰吳贊誠先後稟報前來臣等查康逆各股匪滋事日久兇狡異常必不肯株守一隅自取坐困花旂逸入長甯原欲爲逆衆先導遂其全股竄江之志迨被勦折回潛伏龍川邊境實據嘉應大兵之後牽綴我軍不能兼顧姑借乞撫爲名以窺惠韶門戶儻勦辦日迫則與康逆由連和一路同走南雄信豐勢將再擾江楚臣等通籌全局飛調副將朱國雄參將梁瓊兩軍自南雄移紮連和以扼

贛江要路飭同知曾紀鳳添募楚勇一千馳赴南雄會同總兵任星元全隊擇險固守令戴朝佐駐兵岐嶺以防賊入永安而顧惠州並飭卓興鄭紹忠等併力合勦花旂務將此股先行撲滅而後康逆之勢益孤惟東路大枝勁旂秖有卓興方耀鄭紹忠三軍卓鄭兩營會勦花旂股匪而賊勢蔓延長樂興甯龍川數縣官軍已形單薄方耀一軍專顧嘉應各路兵力尤單但幸龍川迅速蔵事各軍調集嘉城彼時江閩防兵亦能應期畢至斯辦理更易得手臣等仍當嚴飭方耀會商康國器等節節偪緊相機圖克鎮平一面移催提臣高連陞速紮平遠以資聯絡並謹遵七月初九日欽奉

諭旨飛咨江閩各省催調防軍約齊會勦用副
聖慈綏靖邊陲之意譚富自拔來歸應請准其更名譚
德恩隨營效力仍俟能否立功再行分別辦理所有臺
次擊敗花旂股匪並規復鎮平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
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恩平縣那扶等處客民逼竄出境現在亟籌辦法疏會總督銜
奏爲恩平縣那扶等處土客不能相安客民逼竄出境現在亟籌辦法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粵省恩開等縣土客歷年互鬬臣等前因欽奉
諭旨卽將前後辦理艱難情形及札委署臬司郭祥瑞馳往查辦緣由於五月二十六日閏五月二十八日先後具
奏在案維時客民越界生事土民迭攻那扶金雞赤水三鄉互相仇殺郭祥瑞初抵開平縣屬赤坳地方傳齊數縣土著紳衿宣布
朝廷德威與禍福利害之理復由恩平縣城親赴那扶客民集衆至千餘人環立轅門以土勇屢次圍攻攔輿呼冤力求彈壓經郭祥瑞嚴加誡斥客衆亦各散歸郭祥瑞以案經十餘年固結糾紛牢不可破察看土客情形俱屬面從心違斷非剋期所能解釋當卽回省與臣等晤商辦法正在籌畫間旋據署恩平縣知縣劉維楨稟稱土民復攻那扶等鄉愈聚愈衆客民勢漸不支於六月十九日退出白廟二十三日全數遷赴那吉墟分

竄清灣沙岡黃欖角三洞一帶屯紮等情前來臣等查
土客仇讎日深各率其恣睢險很之常無復問曲直是
非之義本年二月間總兵卓興强爲安插明知土客兩
不相安猶冀痛深創鉅之後宿怨漸消但獲一二公正
曉事之衿耆出而調停其間或可撫綏數年輯睦無事
詎客民棲息有所尚不忘未復之舊業而日肆侵淩土
民報復相尋反深恨盡棄其前功而再謀攘奪是以兩
造決計挑鋒各懷致死之心而土著則挾數縣之資財
物力醵集而共逞於一隅客籍不堪其擾孤立無援勢
不得不拋棄田廬去而他徙土人秖以驅逐出境爲無

事用洩其忿而快其私卽貽害鄰封在所弗顧同治元
二年間客民蹂躪六七縣實爲前車之鑒現在麕聚那
吉墟毗連陽春陽江等縣其衆不下三四萬傍徨失業
窮無所歸若輩飢困之餘豈肯甘心溝壑又別無閒田
曠土足以安置其衆而資其生其中亘莠雜糅鋌走之
虞禍於胡底況髮逆尚踞鎮平東路軍務正值喫緊萬
一別滋枝節辦理益費周章臣等再四熟商亟須委員
察看實情分別辦理查有淮補肇羅道王澍才具開展
辦事實心補用同知郝有金樸誠穩練久辦土客事宜
客目人等皆所稔熟現經札委馳抵恩平曉諭該客民

循分守法毋得別滋事端如果願求解散卽應給與路
票爲之設法保全儻仍肆行搶掠騷擾完善之區勢不
能不調集兵團另籌勦辦仍一面飛飭地方文武督率
弁兵將水陸要隘嚴密防守毋俾竄擾而致蔓延除俟
籌辦稍有端倪再行具
奏外所有恩平縣那扶等處客民逼竄出境緣由謹合
詞恭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查明紳士籌借軍餉請仍由關庫撥還疏 會總督關督衔

奏爲查明紳士籌借軍餉擬請仍由關庫撥還本銀分期清理並將伍怡和等行欠繳公項分別查辦追補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照咸豐八年間廣東省軍餉緊急前督臣黃宗漢飭紳士伍崇曜籌借銀三十二萬兩每兩月息銀六釐由粵海關發給印票經前督臣勞崇光於咸豐九年間奏明欽奉

上諭著俟粵海關稅續行徵有成數陸續給還以符原議欽此欽遵在案嗣因粵海關徵稅入不敷出久未給

還又經前署督臣晏端書暨前督臣毛鴻賓於同治年間節次奏奉

諭旨著傳諭伍崇曜家屬妥爲籌捐經理等因欽此旋據美國公使在總理衙門呈遞照會以伍崇曜係轉借旂昌行商銀兩請催還給即經總理衙門會同戶部議奏飭查伍怡和等行歷年欠繳公項撥還清款於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欽奉

諭旨此項銀兩既經發給印票自應早爲清理現由戶部查有伍怡和等行欠繳公項銀二百六十八萬餘兩著將積年欠繳公項截至本年止究竟有無按限完繳據實查明勒限催解一面在於應繳各項內准其先行撥抵或由伍氏自行劃扣抑或仍歸藩庫轉發務須迅速妥辦將印票仍由海關收回以免轇轕此外應繳各年款項已未完解亦即分晰造冊報部查覈等因欽此當經咨行欽遵查辦嚴飭伍怡和行商故紳伍崇曜家屬伍崇暉等將前項籌借本息銀兩迅在應繳公項內全數撥還繳回海關印票以清款項惟屢據美國領事稗理申陳以此項本銀三十二萬兩曾於咸豐年間欽奉

諭旨著在關稅撥還再三求照前奉

諭旨由關庫還給以符原議又經節次劄覆剴切開導無如稗理等堅執前說未能議結現復接准戶部咨催飭速酌量情形迅籌妥辦等因臣等當復邀集美國領事稗理帶同旗昌行商前來反覆勸諭該行商仍以所執原係海關印票請由關庫撥還本銀方昭誠信辯論不已察看情形非照原議將本銀由關庫給還難以折服惟關稅極形支絀秖可撥還本銀不能另還利息且必須推緩還本之期庶資轉注臣等公同酌議擬俟關庫將英法兩國賠項撥數清償後再過一月每月由關庫撥還此項本銀八千兩分年攤還以清給本銀三十

二萬兩爲止使外國人無可藉口所有息銀概由伍崇
暉等籌撥還給與關庫絲毫無干不得再有轇轕如此
分別定議美國領事裨理及旗昌行商人等始無異詞
情願遵辦已據呈遞申陳存案其舊票十三紙俟將來
屆期撥還銀兩即陸續繳銷清理至伍怡和等行應繳
公項前經戶部分限飭繳自應嚴查催追惟查舊行商
原有伍怡和盧廣利潘同孚梁天寶謝東興潘中和馬
順泰潘仁和吳同順易孚泰等十家所欠公項除新疆

軍需尾數銀四萬九千三百九十八兩已於同治三年
以前繳還藩庫清款已陸續墊放各營兵餉外另應繳
茂生萬源行欠餉及糧道放關分頭等銀四十三萬五
千九百餘兩截至同治四年六月共繳還關庫銀一十
一萬三千九百四十兩由關先後湊解京餉等項尚未
繳銀三十二萬一千九百七十餘兩據伍崇暉自認伍
怡和行名下尚應分繳銀三萬九千九百餘兩現已勒
限先行繳庫尚餘各行商未繳銀兩亦即督飭藩司查
明各行商分別著落追繳其道光年間借領藩關運道
各庫歸還英商遺欠尚未繳銀二百二十萬兩據伍崇
暉等稟稱當時係羈縻英人義律之用經前督撫臣
奏明有案委非行商欠款等情臣等稽查案卷所稟雖
非無因而庫項攸關久經部議飭繳斷不容藉詞推諉
但事歷多年數倍百萬一時勒令清繳商力實有未逮
若過於操切從事亦恐徒託空言轉致庫款懸宕無裨
實濟應如何妥籌善法分別追補臣等現復督同司道
細查例案悉心妥議責成次第歸結再當據實
奏明辦理並先飭藩司將各年已未完解款數分晰造
冊送部稽核以重庫款茲據廣東布政使會同軍需總
局司道詳請
奏咨前來除咨呈總理衙門暨咨戶部查核外臣等謹
合詞恭摺覆
奏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現奉續撥京餉恐難如期措解片會總督衙
再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戶部奏請催本年京餉以供開放一摺所有欠解之廣東地丁銀二萬五千廣東運庫應繳新舊兩息銀二萬五千粵海關稅銀十五萬著於年內掃數解齊並督飭藩運各司赶緊籌畫分起報解另片奏現在神機營添練兵勇秋閒恭屆奉安
山陵各衙門借用之款甚鉅本年京餉卽各省掃數解京已覺不敷周轉請另行添撥等語自係實在情形所

有該部擬行添撥之廣東積年鹽課銀十萬釐金銀五萬司庫雜款擬抵運庫報撥銀五萬兩著按照指撥數目督飭藩運各司設法籌畫務於年內解到以濟要需勿得飾詞延宕致干咎戾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查照臣等竊惟京師重地又恭屆奉安
山陵用款攸關至嚴且重若不早將廣東現在情形縷晰備陳以期酌量廣爲籌撥則臨時恐至貽誤而臣等之負咎滋大查廣東出入各款秖有此數歷年艱苦經營臣等已經屢次奏明然數年以來西江之軍務雖煩而事機尚非甚迫東北兩江之防堵雖久而兵力尚非甚多停額兵之餉以充募勇經費節本省之用以供京餉轉輸挪東掩西勉强枝柱從不敢稍涉推諉自去秋籌辦東江防勦增兵四五萬人北江韶南等處防兵仍不敢裁撤每月餉需至三十餘萬庚逆大股屯踞鎮平縣境已歷三月之久東江各營縣警報一日數至竟無力籌添一軍所有添募湛恩榮會紀鳳梁瓊朱國雄扼防北路南韶及連平和平一帶地方者又已數千人東北兩江兼通江楚爲粵省釐務一大宗軍情日緊商賈間風裹足收數大減餉源日絀臣等多方搜括錙銖取之不足敷各營數日之用而釐局藩庫運庫隨收隨發

莫不支放一空故粵東富饒久著訖於近歲而獨見艱難目前警急萬分比於他省而尤爲蹋踏現在賊踞鎮平掃盪之期遲早實無把握儻竟曠日持久則以後兵增餉竭羅掘胥窮臣等每一籌思憂惶靡措伏念奉安山陵爲最重之鉅款尤爲應時之要需使臣等未能如期起運而尤不先事陳明則恐待批解以開支必至貽誤於事局據藩運兩司及抽釐局司道會詳請奏前來合無仰懇
天恩敕下部臣察看東南各省緩急情形及早廣爲籌撥以期無誤支應但幸粵省東江軍務稍獲肅清臣等

仍當督飭赶緊籌備分批報解斷不敢藉詞宕延自干
罪戾所有現奉續撥京餉恐難如期措解緣由謹合詞
恭摺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請開缺另簡能員接任廣東巡撫疏
奏爲瘡多病劇難期稗益地方請
旨俯准開缺另簡能員接任廣東巡撫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臣渥邀
恩命權撫粵東已近兩年深惟
朝廷設官之義決非徒資豢養之
恩粵東又當紀綱廢弛風俗頹敝之餘亂機已伏於蕭
牆無能究知其底蘊寇蹤環集於邊境何敢自便其逶
迤蚤作夜思以圖補救萬一而才力淺薄百不從心年

餘以來疾病侵尋衰態日作重以心血消耗偶一構思
怔忡昏眩甚至心氣作痛終夜不能成寐本年五月賊
勢沿潮州北竄軍務稍紓臣即擬具摺陳請開缺會
直東軍情緊急值
宵旰憂勞之日非臣子可圖自便之時濡忍至今病軀
漸至增劇伏念粵東尙屬有爲之地巡撫又兼得爲之
權而臣疾病餘生逾分明榮百端支絀屬時事艱難之
會而有防賢竊位之譏此心之負咎已深地方之貽誤
滋大惟有仰懇
天恩准與開缺調養另簡端直嚴毅威望素著之員巡

撫廣東庶
朝廷爲地擇人仍期與臣子以自全之分鬱及時引退
尙得貽後任以可爲之資謹披瀝愚忱冒昧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縷陳粵東大局情形片
再廣東軍務已有江河日下之勢綜其大要約有數誤
本年五月賊勢沿潮州北竄由武平以趨陷鎭平其時
郭松林楊鼎勳兩軍駐紮雲霄屢函與臣約由閩赴粵
而鎭平失守二十日李福泰並未稟報迨臣得楊鼎勳
書始商之兼署督臣瑞麟委員運糧往迎而已由左宗
棠
奏飭回蘇矣坐令窮賊復張闌入粵境而無大枝勁旅
勦辦以收蕩平之效此一誤也馮子材自江南回粵臣
與接見談軍務具有條理其將弁若楊武賢關志松楊
青山湛恩榮大率樸幹椎魯爲可倚恃力言之前督臣
毛鴻賓暫留馮子材督辦東江軍務以李福泰本非知
兵又素性慈柔過於粉飾宜令馮子材接辦亦使粵軍
粗知紀律規模以期漸開風氣毛鴻賓具
奏後又以卓興調赴東江改奏馮子材辦理羅定股匪
臣爭之不能得泊羅定事竣霆營叛卒適逼樂昌軍事
益棘臣又屢言之瑞麟飭馮子材督辦均未允從用兵
至四萬餘僅恃一李福泰輾轉周旋無能一加調遣此
又一誤也湘淮各軍所以能戰由曾國藩定立營制以
五百人爲一營整齊約束粵民强悍甚於湘淮而自來

募勇章程極爲疲敝竟至支放數千人口糧而營勇並無名册開募亦無期日臣念粵軍如卓興方耀本屬能戰之將徒以營制廢弛一意寬縱以枉其材前與毛鴻賓商定營制仍以五百人成軍設一營官統之期使分合調遣略可稽查而制由臣定終亦視爲具文方耀始留三千人爲六營漸次增至九千餘人鄭紹忠五百人爲一營漸次增至五千人訖未依照辦理僅賴軍需局留經立案勉强開報名册方耀防堵平遠數月聞賊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軍潰散經臣與毛鴻賓奏參鎮平賊退鄭紹忠跟蹤收復數日而賊返撲致損銳氣卓與

住省兩月索舊欠二十萬以行由老隆調赴興甯徑報率勇歸家已而復稱各勇均經招回瑞麟概不查問作輟臼由上下相蒙一意包含養成尾大不掉之勢此又一誤也伏查粵東軍務積習相仍專以利相炫未嘗一講求實際從前用兵額餉之外動懸賞數萬以資奮勉圖功其間浪費營私又不知所紀極咸豐四年紅匪之變各庫存餘動數十百萬捐輸無算用兵萬餘人保全一省城支銷略盡徇私見好已成風氣伉直如吳昌壽亦最以此邀譽臣初至詢問庫儲及軍務情形悚然增懼近年用兵至四五萬人百計搜括支放不及數成粵東民情與他省絕異重以十餘年之縱弛餉楮稍缺則益至驕蹇不服徵調所以稍求核實躬任勞怨而不辭者蓋審知此後之艱難日甚一日辦理必致兩窘易窮則變變則通此亦窮而必變之時也咸豐四年致亂之由及石達開李復猷股匪疊次竄擾粵境得失利病尙可計數謂當引爲鑒戒反至據此以自寬解謂粵東疊經大亂均係如此辦理可以安坐而致底定臣愚以爲豐歉盈虛今昔迥異功且不可深恃理且不可常據而欲援積習以定萬變之事局乎軍情之利鈍不能預知而事必求其無悔營規之整散不能驟變而法必先其

可行臣奉職無狀於用兵尤無所知賦性愚直遇事盡言討論得失不知隱飾尤念粵東辦理軍務幕客門丁書吏扶同漁利惟懼事權旁假聳弄督臣防臣干預頃因長樂失守惠州戒嚴沿江盜賊蜂起經司道等會商請臣駐紮惠州藉資鎮壓乃蒙督臣面斥司道責臣越職侵權有意陵冒臣實茫然竊查

國家定制督臣專任兵事水陸各營悉歸節制撫臣不得與聞專主額兵言之近年辦理軍務撫臣駐紮省分各營仍聽節制至於募民爲兵防堵邊界保守城池撫臣例當會辦粵東額兵七萬餘人較各省爲最多歷來

軍務及捕治一二盜匪均須募勇撫臣隨例列銜諸事一無關白臣忝攝封疆於地方安危利病豈能晏然坐視隨同畫諾或因語言積忤亦所不免惠州爲省垣屏蔽漸次向前督率仍係正辦瑞麟兼任將軍職在居守臣以身禦賊仍請瑞麟具奏似非越職而以此大觸忌諱爲公爲私均難理測且至對眾宣言撫臣欲加整頓一參卓輿而卓輿反一參方耀而方耀反此二人憾撫臣方深一出省且舉兵圍之索餉臣於卓輿方耀周旋款接無異於人惟公事交涉稍加勸戒使軌於正即令臣出視師亦但能聯絡各營稍期盡力自揣誠無可恃

瑞麟一意交歡一時負氣昌言於眾萬一興亂咎將誰歸是直使後人無所措手足不獨臣心爲之沮喪而已查瑞麟慈柔寬裕狃於見好如去年九月旗營因積欠餉課立時籌放數千金本年五月餉課又籌放數千金始終不懲儆一人以處粵東獷悍之區人心浮動之日而又當軍務繁興庫儲空乏竊憂其難以持久體察粵東事局如臣愚弱尤非所能勝任疾病因循徒滋恐謗內計之心竟亦無可爲自効之術現賊屯踞粵境觀望周章或繞竄江楚或深入腹地負嵎偷生終亦歸於殄滅非臣智慮所能逆睹惟是紀綱法度人心風俗之所

關灼然有以知其本末非有剛彊嚴毅之員接任巡撫幫同瑞麟經理直恐隱憂日積日深終至不可收拾仍乞

嚴飭瑞麟先將該署幕友徐灝撰退稍清其流無任盤踞把持敗壞風氣臣病困孱軀萬難力圖報稱冒昧自陳分干

嚴譴而於粵東大局情形仍不敢以因病乞休不一據實縷陳致辜

聖恩謹附片密陳伏祈

聖鑒謹

奏

請　飭左宗棠督辦此股賊匪片

再鎮平一城適當江西閩粵之衝江閩兩省防軍東起永定西訖長甯屯駐數百里康國器關鎮邦兩軍駐紮松源其意猶恃爲永定南路之屏蔽左宗棠屢次奉旨越境勦賊而邊疆各有專守以情以勢皆不能越境而勤遠略察看賊勢旦夕搶割田禾必至竄動或由和平連平旁空竄逸或深入粵境負嵎偷生防堵各軍皆無從遮遏　臣於鎮平再陷之際商請瑞麟奏飭左宗棠移師督辦以賊衆尚多至二十餘萬敗殘之餘觀望周章互相攜貳其勢宜於近攻而不宜於遠防宜於急乘

其敝而不宜於緩失其機三省兵力曠遠不相聯屬將自爲營人自爲戰日久相持使賊得以其間休養餘力師老財匱隱憂實多左宗棠深悉賊情江閩各軍皆其舊部又經派委康國器關鎮邦兩軍入粵會勦聲氣較易聯絡連數省之地通數省之兵言呴心異本難措手而非有左宗棠之威望亦不足以一事權而利攻戰此賊滅亡有日通籌辦理情形計無逾此應恳

皇上天恩飭令左宗棠督辦此股賊匪期於全數勦滅不以疆域爲限庶有所憑恃以籌畫全局會同江粵督撫審度緩急機宜調撥勦辦於軍務必稍有裨益愚昧之見不敢不縷陳於

聖主之前以備採擇謹附片密陳伏祈

聖鑒謹

奏

御史潘斯濂所陳兩條始終辦理情形片
再同治四年六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閏五月十八日奉
上諭御史潘斯濂奏粵省捕務因循盜風日熾並開列清單請飭廣東督撫認眞整頓一摺若如所奏南海番禺順德三縣劫案甚多而獲案者不過十之一二州縣官置民事於不問實堪痛慨著瑞麟郭嵩燾按照單開逐一清查嚴飭地方文武上緊緝拏如捕務不能振作即行從嚴參辦另片奏桑園圍爲粵省糧命最大之區當西北兩江之衝稍遭缺陷工鉅費繁向有生息銀兩

以爲歲脩之費近年將本息銀兩全數提用從此歲脩無措水患難免於兩縣民生大有關係等語著瑞麟郭嵩燾將咸豐四年提用桑園圍原撥帑本暨歷年存庫息銀一項查明已還未還各數目設法歸款照舊發商生息爲禦災捍患之計原摺片均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防患衞民勤求治理感佩私忱繼以惶悚伏查粵東盜賊公行歷年已久臣始涖任東北兩江無日不稟報劫案省城以內每年劫案動至數起幾於人人自危體察粵東情形實以懲辦盜匪爲尤要而歷年積弊太深莫可窮詰御史潘斯濂所奏粗知其流弊而於本原受患之地則尚未能言其恍惚略舉其要一曰文武員弁幕友丁差之朋比一曰紳士之包庇其根源皆由於吏治廢弛積之久而邪氣充塞正氣銷靡無餘雖有廉能之吏力求整頓亦無能一發其覆而吏治所以縱弛至此之極則又由於處分太繁案費太多粵東盜案本與他省絕異稍嚴以參限則涖任三月即須罷斥無得免者每辦一案招解有費押送有費經歷各衙門偶一翻供事主佐證無憑傳訊仍須發回各州縣不勝其煩而盜賊反得貪緣開脫於是相率以諱盜爲本計劫盜

橫行匿不詳報漸至連村比寨公行劫掠常有紳富爲之營謀保縱名曰包頭供給食用名曰米飯主窩留停頓名曰財東凡屬著名大盜皆能上下交通多方安頓以圖狡逞臣愚以爲粵東辦理盜案非稍變通成例竟無措手之處經會同前督臣毛鴻賓具奏又查同治元年十一月內欽奉
上諭搶劫盜匪准兵役及居民行旅格殺勿論其拏獲者立即訊明正法等因欽此因思粵東盜案十九傷斃事主草菅人命而地方懲辦盜犯反多詳審贖顧現值軍務煩興人心浮動尤應從嚴示警又經申明

上諭辦理而於其閒飭派水陸各營捕勦新安之岡邊村東莞之鐵岡香山之古鎮海洲曹步等村番禺之石簡龍眼洞等村其他海西各江路亦時調撥水師圍捕從前東北兩江設立巡船弊端百出臣經營年餘始將各巡船悉數裁撤添設水師四營至今行旅晏然往來客商稱爲三四十年所未有該御史所奏州縣呈報劫案需索規費實爲粵東錮習臣通示曉諭一應盜案州縣不爲申理准徑赴臣衙門越訴並准攔輿呈遞每出接收盜案控呈或至十數起無不立時查辦據該御史稱近年捕務廢弛較前更甚而所開列盜案均在同治

二年臣未到任以前自是而陳金缸餘黨招降至數萬李復猷餘黨亦萬數千金陵克復以來撤遣之勇丁逃歸之逆黨前後至數十萬皆足以滋害地方而各州縣盜犯無加於前省城年餘尚無劫案江路轉較靜謐亦由近年吏治略清各州縣尚時有一二能懲辦盜匪者又經設立省團總局飭派在籍紳士刑部郎中劉錫鴻江西安福縣知縣陳璞內閣中書陳維新梁葆訓等經理稽查省城民戶督率鄉團通各州縣紳民之氣細送盜匪爲多聯絡支持細意講求本非臣愚劣所敢自信循覽該御史之言尤念粵東民氣鬱塞已久疏通較難盜賊之充斥捕務之廢弛誠有如該御史所云者要以臣區區之心勉圖自效才力已盡於此撫膺內疚常自怨懟值時多艱尤懷兢兢懼滋隕越至桑園圍一項該御史條列頗詳由臣每月飭軍需局開報收放款目內有八旗月支息銀一款考求原委則八旗公項發商生息支給無米養育兵餉及文武舉人會試盤費等項本銀三萬八千七百八十餘兩咸豐四年經軍需局提用歷年積欠息銀又至二萬五千二百五十餘兩臣以軍需局籌還息銀既多艱窘八旗生息又屬要需時方開設籌餉局所有官捐及一切罰款另款存儲備緩急之

需陸續收存至四五十萬兩爲軍需局提用幾盡因飭將八旗生息本銀全數提還另飭軍需局查明咸豐四年提用款目據開呈八旗生息各款外尚有一十七款之多計本銀三十六萬二千四百餘兩嗣又提用義倉穀價銀一萬兩羊城書院生息銀二萬兩臣查公項支銷極易興復極難義倉書院教養之源兼係新提款目隨飭籌還其各款內有借用桑園圍基歲脩生息本銀三萬六千兩除陸續籌還司庫尚餘本銀二萬二千七百五十餘兩息銀三萬一千三百六十餘兩關繫百姓生計輾轉籌思勢難全數清完先將本銀提交南海番

禹二驛仍行發商生息皆由籌餉局提還其餘本息銀兩已前經提存司庫挪用一空原擬設法籌撥歸款本年軍情日緊籌餉尤極艱難幾成坐困之勢萬無餘力及此該御史遠在京師於桑園圍本末縷舉無遺而提用各款十餘年之久未聞議及臣勉力籌還乃反加之苛論良由臣積誠未至恩信未孚又謬思整頓於地方一二紳士誠懼不免稍有參差動輒得咎實分所宜伏乞

天恩鑒臣病軀准與罷斥使臣居官不能稱職之咎昭著於天下庶略以示警臣工而於臣負疚此心亦稍藉以自釋除各案辦理情形應由督臣查明會

奏外謹就臣涖任以來於御史潘斯濂所陳兩條始終辦理情形縷悉上陳伏祈

聖鑒謹

奏

籌解滇餉緣由片會銜

再同治四年八月初三日臣嵩燾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林鴻年奏請飭催滇省協餉並會辦捐輸及請獎楊盛宗等各摺片滇省軍務日亟餉項無出本省既無可自籌之法不得不藉外省捐輸協餉以爲進取之謀著駱秉章馬新貽孫長紱郭嵩燾李瀚章王榕吉師曾酌量緩急速爲籌撥即得十之一二以贍滇軍亦可以資接濟各該省關毋再置之膜外致誤事機將此由五百里諭知官文駱秉章馬新貽鄭敦謹李瀚章林鴻年

郭嵩燾並傳諭孫長紱王榕吉師曾知之欽此等因當經分別咨行欽遵查照辦理伏查滇省指撥餉銀爲數甚鉅要皆數千里外懸揣肊度隨意指撥日久遂爲積欠從前廣東之力尚紓已不能遠應滇省之求近年以來艱窘萬狀事勢較滇省爲勝而實同苦無力支持林鴻年委員方桂芳在粵守催幾至一年實無可爲支撥之計仰蒙

諭旨殷拳不敢不一竭力籌解再四商之師曾並督飭在省司道於關運兩庫各湊銀五千兩彙成一萬兩之數先飭委員方桂芳迅速起解赴滇以濟要需其餘指

催協餉容俟庫款稍可周轉再行酌量籌解謹將臣等
籌解滇餉緣由會同粵海關監督臣師曾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謹
奏

天和等店開姓罰款催繳完竣片 會總督衙門
再粵東賭風甲於天下名目至不可勝紀每屆鄉試年分預卜榜上姓氏多算以決勝負名曰榜花亦名闈姓雖藉科名佽采與開場聚賭者有別要亦賭博相沿之惡習上年甲子科鄉試臣嵩燾與前督臣毛鴻賓先期出示嚴禁省城內外無敢開設闈姓標廠者竟有天和等店倚附香港地方私自開設而分遣其黨入城散給所刻底單經飭廣州府拏獲到案訊認闈姓廠開設香港省城但有散夥照料竝無分廠該店自知罪戾情願比擬納贖例認罰軍餉銀十四萬兩臣等以該店既經

承認罰捐軍需援法揆情尚屬可原又值軍餉搜括殆盡之餘亦得暫資急用當卽飭行各局司道首府縣催令將罰項陸續繳局統歸措備軍餉數內由軍需總局支用報銷幾及一年之久陸續催繳完竣先後解歸軍需項下動支由總局司道詳請具
奏前來理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廣東試辦牙帖緣由片 會總督銜

再查咸豐六年准戶部咨議復湖北撫臣胡林翼奏請由部頒給牙帖勸捐案內聲明通飭各省詳查如有商人請領牙帖仿照湖北章程裁革陋規算入正款由督撫臣奏明辦理等因咨行到粵前督撫臣因廣東向無額設牙稅刊在戶部則例即各行戶亦向無繳官規費無可裁革與湖北等省舊有牙行者不同維時軍需經費由捐輸抽釐及各庫移緩就急次第提用尚可支持是以未及舉辦牙帖嗣於同治元年部行洋藥進口仿照牙行領帖之例給票征銀歸補購買火船鉅款粵東

亦係酌量變通於省河設卡征餉咨准部覆未照各省牙帖章程辦理臣等查各行貿易皆有牙商爲之經紀大而通都巨鎮小而墟市村莊商情自趨便利非官法所能強增各省牙行例當官差一切本有規費飭改捐輸其勢順而易廣東則私設之牙行既不一領官帖私抽之用銀又皆據爲常利責令出其贏餘報捐軍餉給以官帖反得據往事以相阻難求遂其把持之計故其辦理逆而難頻年軍務繁興康侍各逆竄擾閩粵交界地方一年有餘調兵募勇經費日益增多按月所需總在三十萬兩以外月入釐捐各項不過十萬兩左右將藩庫額支正雜餉款一律暫停以資接濟每月仍短一二十萬兩無項可支兵勇待哺嗷嗷萬分急迫臣等不得已督同在省司道仿照部行捐辦牙帖成案出示劄切曉諭招充牙行派委候補道朱啟仁總司其事並先後遴委補用知府羅瀚隆迴避對調知府鳳貴補用同知于沅試用知縣程崑年紳士前江西安福縣知縣陳璞等先就省城佛山一帶妥爲試辦其領帖捐數即依湖北章程上則行帖捐銀一千兩中則捐銀七百兩下則捐銀五百兩次下則捐銀三百兩以示限制並因捐領部帖之案續經部議停止即照各省向例由藩司發

給印帖准其經紀本行買賣據該局司道詳報自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開辦以來陸續據各行戶取具鄰保甘結到局按則投充者已有四十餘行計一百餘家繳到帖餉洋銀六萬五千兩陸續解交總局湊應軍餉急需一俟省城佛山查辦竣事即將行戶姓名年籍捐數詳細列冊報部並推廣省外市鎮一律辦理以裕餉需所有廣東軍務支絀萬分試辦牙帖暫資接濟稍有端緒緣由臣等謹附片據實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捐辦工行續經部議停給部帖一節
粵東祇見邸鈔未奉明文臣等見在咨部補行俟接准
部覆再行參酌辦理合併陳明謹
奏

吳藩司辦事竭蹶不勝煩劇之任疏（會總督銜）
奏爲藩司辦事竭蹶不勝煩劇之任諸務難資整飭恭
摺據實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大學平天下之道不越用人理財而此兩
大政在各直省實總匯於藩司廣東當積弊已深之餘
人才罷靡用人倍難於他省兼值繁華就敝之後事變
環生理財尤窘於平時此即上下同心力圖整飭猶恐
不能有所補救若仍循疲玩之故轍習粉飾之虛文徇
俗沽名以圖僥倖苟安臣等捫心自思實所深恥查藩
司吳昌壽性情耿直操守廉潔頗爲時譽所推臣等共

事日久亦深許其廉靜惟該員以即用知縣在粵候補
洊擢今職前後已二十年現時屬吏半係舊日故交習
知其平易近人故狎暱之意多而嚴憚之心少該藩司
亦遂遇事寬假不能破除情面徒遵流俗之稱譽不顧
公事之廢弛廣東自道光二十年辦理洋務以來各州
縣交代久未清釐候補人員歲一更換虧空纍纍民生
國計兩承其敝臣等愚昧以爲交代虛縣於會計之盈
虛所關已鉅而於州縣相沿之積習爲累尤深抵任後
適准部咨責成清理交代勒限四月特派候補道屠繼
烈督催核算而該藩司一味遷就務以拖延歲月含糊

搪塞爲意屬員樂安其便舉國莫知其非又如釐務捐輸二者前督撫臣辦理多年釐務之包抽捐輸之攤派經手紳員多據爲利而商富有氣力者交通聲勢所捐常屬無幾臣等首先革除中飽改定章程酌取商富贏餘之資不准科派平民該商富亦明知此次辦理之平允獨以不便於己妄興謠詠臣等苟求於餉有濟於民無傷即浮言有所弗恤錙銖積累輸之藩庫以供該藩司支放而該藩司茫無籌畫於重輕緩急之序略不置意反徇偏私之議論造作謠言專意見好紳富此在事權不屬者無興利除弊之責模棱兩可無足怪也該藩

司切己之事而避就恩怨至於如此無怪聞者推波助瀾全失立法之苦心也大抵該藩司爲人以氣節自矜而識量未免淺陋以剛方自詡而學問太覺迂疏理財有難易多少之分其要不外開源節流用人有寬嚴繁簡之別其要不外激濁揚清該藩司職任實所兼綜而專務以崛強之性爲鄉愿之行臣等甚所不解廣東積習太深本難整頓現在各庫一空如洗左支右絀兵勇之索餉愈譁東北之邊防且亟即竭力補苴整飭已虞弗及該藩司顓頊如此復從何而求吏治之肅清庶務之就緒乎臣等以該藩司薄有聲譽其操守亦尚可取

無不曲意包容前因餉需緊迫該藩司窘於計畫兩次引病乞退經臣等開導慰留實冀其力加振作共支危局詎料執持意見愈復莫展一籌察其才力足以爲安常處順奉公守法之員而未足當事會艱難理繁治劇之任若竟隱默不言於事爲無濟於心爲有悔而於位置人才之道亦慮未得其宜不敢不據實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郭侍郎奏疏卷九

彙保出洋捕盜及勦辦沿海各處匪徒出力文武員弁

疏會總督衙

奏爲查明出洋捕盜及勦辦沿海各處匪徒尤爲出力文武員弁擇尤彙保仰懇

天恩給予獎敘以照激勸事竊粵東山海交錯盜賊滋繁近年高瀾一帶洋面匪徒嘯聚恣行劫掠該處港汊紛歧島嶼林立非厚集兵勇不能圍捕先經前督臣毛鴻賓暨臣嵩燾咨商水師提督溫[redacted]選派幹練將弁督率巡洋舟師添雇拖船前往圍捕上年春閒署水師

提標左營遊擊衛明英督同守備楊秀華等捐資雇募拖船會同香山協舟師先後在高瀾横洲三竈口等處洋面追捕礮斃賊匪數十名生擒何元得等十七名竝獲賊船礮位四月閒護香山協副將湯棋照署水師提標左營遊擊衛明英統帶大小拖船在浿白潛乾霧涌等處焚擊頭猛匪船一隻斃賊百餘名拏獲盜首張容得四及賊夥共三十四名起出被擄事主工伴三名奪獲賊船九隻大礮十一位又據署順德協副將黃廷彪等稟報千總吳迪文黃廷耀追捕洋盜至大浿環洋面焚燬賊船一隻各賊被燒落水淹死無數生擒賊匪陳志滿等七名竝獲賊船礮械等件分別解辦又東莞縣屬之板頭村新安縣屬之岡邊村均有匪徒私造長龍艇出洋肆擾飭委前任潮州府海廷琛補用知府聶爾康等會同署順德協副將黃廷彪等前往查辦先後拏獲迭劫巨盜鄧亞洋等三十一名竝據新會營參將尹達章稟報節次在西海一帶拏獲盜匪黃亞昌等三十七名解省審辦經於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附片陳奏六月二十日奉到

諭旨知道了粵省洋面盜風日熾亟宜上緊緝拏著飭文武各員認眞辦理不准徒託空言有名無實其在事

出力各員著准其擇尤保奏毋許冒濫欽此欽遵咨開復委署安水師左營記名總兵王朝治署順德協副將黃廷彪龍門協右營都司許連陞暨前任潮州府海廷琛補用知府文皇瑞督帶巡船及三板船隻協同東莞新安香山各縣前往圍捕十二月初五日夜分三路乘潮而進該匪開礮拒敵王朝治等揮兵進擊連開大礮擡槍斃賊甚多生擒盜匪十餘人斬級六顆匪眾棄巢而遁各員弁跟蹤追捕隨又陸續拏獲匪犯蕭亞日等二十八名割取首級六顆起獲礮械多件長龍賊艇九隻竝據守備楊秀華在黃角村北水洋面拏獲匪首蕭

後才等三名分別解辦又東莞縣鐵岡至石龍一帶河面有匪艇多隻爲害商旅上年七月間札飭副將沈玉遂黃廷彪督同都司張兆桂等會同署東莞縣吳經采管駕巡船前往圍捕拏獲土匪王老虎錢等十五名解省審辦又經毛鴻賓暨臣嵩熹於同治三年十一月內彙同各案奏奉

諭旨知道了所有出力文武官紳俟軍務平定准其酌保毋許冒濫等因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查照茲准廣東水師提臣溫□□竝據王朝治黃廷彪等將在事尤爲出力各文武員弁開列請獎前來臣等伏查高瀾

三竈一帶洋面島嶼衆多素爲逋逃淵藪其沿海之岡邊板頭等處尤爲蠻俗互鄉習慣强梁肆行劫殺遠近騷然前督撫臣屢經派委員弁馳往圍拏迄未大受懲創情形日加猖獗今經先後遴委幹員督帶兵勇前往查辦擒獲著名盜匪及其夥黨共計一百八十餘名殲斃及落水死者無數起獲賊船礮械多件各文武員弁冒險嬰鋒水陸圍捕實屬著有微勞似未便與地方零星緝捕一律辦理應請優加獎敘以勵其餘謹彙次事實勞績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各員弁或但保升階或秖加虛銜或單請翎枝俱無重複加獎於從優鼓勵之中仍示限制內如護理香山協副將湯騏照新會營參將尹達章暨東莞新安香山各縣均係本境應拏應毋庸給予議敘再近年接准兵部咨行官員獲盜鼓勵不准請獎翎枝自當遵照惟現辦各起多係積年逋寇負嵎不下甚至開礮拒敵戕傷兵勇情同叛逆各員弁衝鋒打仗擒斬多名實與尋常緝捕有閒仰懇

天恩俯准照給獎敘俾資鼓舞至各員弁履歷容俟飭造齊全分送軍機處及送部查核傷亡兵勇飭行查明另行造冊咨部照例議卹是否有當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岡邊鐵岡兩案靖安中左兩營著有勞績彙保多名已稍失實至與高瀾一案竝敘則誣矣自記

越南匪徒攻破海甯府城欽州文武會同收復片會總督衙
再前因越南國匪徒黎惟明等統率匪黨攻破越南國
海甯府及葩街緣由經前督臣毛鴻賓會同臣嵩燾於
本年二月二十八日附片
奏報三月十八日欽奉
上諭越南匪徒黎惟明等自稱越南舊王率黨攻破海
甯府葩街等處該國蠻觸相爭惟當防其內寇著飭令
欽州沿邊文武遴撥兵弁及五崗各團練丁扼要嚴爲
之備以期自固藩籬欽此當經轉行欽遵查照茲據署
欽州知州王振榮稟稱越南國匪徒黎惟明等攻破海

甯府及葩街而後分黨佔踞該國委員潘廷安於本年
六月初五日帶領兵勇進勦被黎惟明率匪擊敗焚燒
至欽州屬羅浮崗地方擄掠甚慘王振榮聞報復派勇
一百名前往竝飭五崗練丁集團嚴防署欽州州判李
燕紋與署龍門協左營守備盧世澤挑選幹勇三百餘
名會同潘廷安在交界之松柏地方駐紮黎惟明旋復
撲營李燕紋等督勇擊退遂即移營至枏木山七月十
一日李燕紋會同潘廷安督勇進勦該匪敗潰是日午
刻攻入葩街未刻克復海甯府城該匪被勦窮蹙下船
駛逃出洋當場擊獲匪徒多名奪獲器械等項均交越

南國官訊明發落暫行撤勇轉回等情前來臣等查欽
州文武此次因越南國匪徒侵犯州界會同越南國官
將葩街海甯府城收復擊獲匪徒多名堵勦尙屬出力
惟該處地方逼近越南地界匪徒雖已駛逃出洋難保
不復竄滋擾除批飭飛諭五崗暨移知東興文武實力
嚴防不得以該匪遠颺稍涉鬆勁竝移會龍門協督飭
巡洋舟師認眞緝捕以靖海氛外所有欽州文武會同
越南國官收復海甯府城情形臣等謹合詞附片陳明
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康逆竄陷和平縣城旋卽收復現約閩軍會合進勦疏
會總
督衙
奏爲康逆由江右回竄粵境和平縣城旋失旋復逆匪
奔竄連平長甯地方現約閩軍會合進勦恭摺馳陳仰
祈
聖鑒事竊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八月十
三日奉
上諭孫長紱奏遵旨調派各軍赴粵會勦一摺康逆一
日不靖江閩邊防迄無了期自應合三省兵力圍偪夾
攻迅圖殄滅第主客各軍營數既多職分又各不相下

且該將領進止機宜須俟各該省督撫指揮調度勢必
遷延觀望坐失事機左宗棠廊清浙閩威望素著著卽
督率高連陞等軍馳赴粵境調遣三省之軍相機合力
攻勦所有江西廣東援勦各軍均著歸左宗棠節制以
一事權務將鎭平踞匪剋日殲除林翟諸逆次第埽蕩
俾粵省一律肅清全功克竟方爲不負委任汪海洋以
殘敗餘孽竄踞鎭平粵軍進攻數月迄未得手殊屬疲
玩著瑞麟等嚴飭李福泰方耀等認眞攻勦迅拔堅城
如敢再事因循卽著左宗棠從嚴參辦等因欽此仰見
聖慈規畫精詳軫念邊陲之至意臣等莫名感悚查長

樂鎭平兩縣城先經次第收復花旂股匪林振揚翟明
海等俱縛送首逆乞降餘黨遣散康逆大股遁入江西
龍南定南等處均經八月十四二十三九月初一等日
先後具
奏在案是時東路逆蹤稍遠而南雄始興各州縣與江
省龍定信豐在在毗連北江防勦又復喫緊當飭副將
鄭紹忠馳赴南雄參將朱國雄遊擊梁瓊兩軍副之飭
都司鄧安邦紮邑下以固邊隘令總兵卓興駐興甯彈
壓土匪兼扼賊由羅浮司出入之路專責總兵方耀跟
蹤出境與江軍會勦八月二十三至二十九等日臬司

席寶田提督婁雲慶總兵王開琳等合數軍全力扼賊
去路疊獲大勝康逆攻龍南未下走信豐鐵石壟復敗
回龍南再走定南之淩江該逆知南安南雄防兵林立
又不能循邑下舊徑而回連平州已將朱國雄一軍稟
留州城嚴備守禦該逆遂於九月初一日乘夜潛越山
徑小路突至和平圍撲縣城賊衆兵單初三日致被闖
入藩司李福泰時駐興甯查辦匪案聞警馳回龍川飛
札方耀鄧安邦方文方吉等軍迅赴援勦知縣錢廷熹
等糾集鄉團進攻斃賊甚夥該逆知大兵踵至初五日
盡竄連平州屬忠信司初六日直犯州城圍築土牆晝

夜環攻署知州福多朱國雄會同團局紳士顏培豫顏
鍾光江有煇等登陴堵禦城上施放大礮轟斃逆匪無
算賊暫退初七夜朱國雄等挑選敢死士三百名激以
重賞三更銜枚出城分三路掩襲賊營我軍奮勇爭先
破柵而入賊出不意蒼黃宵遁生擒二十餘名斬馘甚
多初八日該逆以馬隊衝至我軍槍礮齊施火箭火箭
颺發斃匪百餘名賊志不得逞乃由麻坡上坪九連山
等處陸續退出並蔓及長甯大蓢翁源邊界等情據李
福泰吳贊誠並地方文武先後稟報前來臣等伏查康
逆自鎮平逸入龍南旁擾信豐志在竄江卽由江入楚

爲死灰復燃之計因江軍四面兜勦無可托足粵軍阻
於南雄入楚路絕遂乘隙突抵連和冀延喘息查連和
一帶南通廣惠北至翁源仁化仍可橫竄江楚且該處
洌頭九連二山素稱盜藪前明正德中山賊池仲容竄
宅於此者十二年明臣王守仁平之九連山縣亙江粵
九縣以此得名尤爲險奧之區儻被深入屯踞辦理較
費周章臣等悉心籌畫賊窺長甯則應防腹地現派鄧
安邦黃添元鄧奮鵬等八軍一萬餘人從東水船塘入
連追勦兼可顧河源長甯內犯之路賊窺翁源則韶州
喫重現派總兵王朝治副將張貴等統帶水師沿江扼

守阻其西渡飭總兵任星元曾敏行同知曾紀鳳等擇
隘駐紮以杜奔越惟逆匪雖殘敗之餘而黨類尚衆粵
省兵力稍單戰守兼籌實不足以制其死命臣等現在
飛移提臣高連陞督同道員康國器總兵劉清亮斟酌
會合閩粵各軍由龍川橫出連長扼賊四竄之路痛加
勦洗另札李福泰再派得力數營隨往嚮導以資應援
務期就地撲滅不留餘孽庶爲東南十餘年蕩清此股
殘寇提督銜記名總兵方耀於賊抵龍南追勦迄未出
境及賊回連和又不馳往截擊以遏兇鋒觀望遷延無
可辭咎應請

旨將方耀撤銷提督銜暫行革職以示懲儆該員平時
打仗尚屬奮勇歷著戰功仍令帶兵勦賊俾贖前愆而
觀後效和平縣文武失守詳細情形容俟另行分別查
辦連平守城出力官紳存記彙奬除咨會督辦三省軍
務閩浙督臣左宗棠查照外所有康逆回竄粵境現約
閩軍會勦緣由謹合詞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黃陂等處土匪截劫閭軍現飭嚴辦片會總督銜

再臣等准陸路提臣高連陞函開八月十四日閩軍追擊康逆路過興甯縣屬黃陂地方隊伍在前輜重軍火在後相距十餘里黃陂土匪竟將押行之弁勇及挑夫概行戕斃軍裝火藥被搶一空當令哨長參將鄒朝瑞千總胡得貴李起生帶勇二百名赶回彈壓十五日早剛到黃陂又爲該處土匪殺害殆盡槍械旂幟號衣概行劫去時與知府康熊飛會合追勦先向羅浮司一路進發行抵白水寨該地方土匪助賊喊殺施放槍礮以轟我軍鏖戰兩時之久始將康逆及土匪擊敗十六日

再往追勦土匪復出劫殺並搶奪衣物馬匹等因並據李福泰稟同前由臣等接閱之餘殊深詫異查高連陞以客兵入境勦賊該地方鄉民理宜接應前進爲之嚮導而資護衛乃敢乘機劫殺助髮匪以肆披猖實屬兇頑之尤行同叛逆當經札飭李福泰會督各營就近查明嚴辦據李福泰稟稱由龍川馳抵興甯諭飭黃陂官莊和鄉寡黃泥坪何謝邱彭各姓紳耆起出洋槍二十八杆擄槍馬匹鉛藥等件衣服大小十三包轉交高康兩營查收惟要匪迄未擒獲送案現復飭催李福泰督率嘉應州知州程培霖興甯縣知縣周連甲等從嚴查辦務將搶失軍裝全數起繳另派已革副將林保都司周陞各帶部勇駐紮該鄉仍候嚴切開導查明係何村何姓匪犯滔惡肆搶痛加勦洗以申法紀而儆兇頑所有興甯縣屬黃陂等處土匪截劫閩省官軍緣由謹合詞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奉撥京餉酌籌解部情形片會總督衙
再臣等前奉
上諭戶部奏請添撥廣東積年鹽課銀十萬兩釐金銀五萬兩藩庫雜款擬抵運庫報撥銀五萬兩著於年內解到以濟要需等因臣等當將廣東軍餉萬分支絀恐難如期起解情形先行據實附片陳明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旨戶部速議具奏欽此茲准戶部咨議以續撥京餉若俟肅清後再行批解豈不貽誤部庫要需應令陸續籌備分批報解統限年內解齊等因八月十九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恭錄咨會前來當經轉行欽遵辦理查廣東軍務繁殷百端支絀而於奉撥京餉設法挪解從未敢稍涉延宕上年八月內因軍餉緊急奏請截留下半年應解京餉稍供支放奉
旨允准隨於十月十一月委員准補潮州府通判徐詠部鹽大使恩奎兩次領解赴部投納完訖此次汪海洋大股初由龍川和平屬境竄赴龍南臣等即督飭藩運兩司籌解京餉甫經具詳該逆又由龍南竄陷和平仍飭按期起解誠以奉撥京餉義無推諉而查照戶部撥款有萬不能不據實縷陳以求稍寬一分之力者查廣東報解京餉多由藩運二庫出具借帖由各銀號匯兌各庫收有餉課陸續給還從無由庫提撥現銀起解之事戶部指撥款內如釐金一項專放勇糧每月收款儘數支放不及三四成而後按羅藩運各庫儘數湊撥放至六成七成爲度釐金無一定之收數故爲虛款藩運各庫皆有常則故爲實款釐金之緣始徒以募勇勦賊權宜辦理因支放不能及半遂至挪用正款而額兵例餉停放至三四年之久是釐金本屬有絀無贏名爲指撥釐金而其實皆取之藩運各庫又動由銀號匯兌先撥後還以藩運兩庫之實款抵釐金之虛款報銷亦多

滯礙又藩庫雜款擬抵運庫積欠一項曾經前署督臣晏端書查明雜款均無存儲請免撥解臣等查雜款名目一曰扣存平餘一曰米耗變價盈餘一曰臺兵口糧一曰普濟堂經費廣東入
國朝二百年來號爲沃區各庫收數年清年款又向無例解部款每年坐支之外存數儘多積年平餘及米耗盈餘皆成巨款迨咸豐四年紅匪之變庫款挪用一空迄無存者近年額徵不及七成支放軍餉指撥協餉開支數倍從前平餘等項支銷雜用已屬纖微何能存儲候撥至臺兵口糧即係溢坦變價一款舊時支放臺兵

之經費已盡爲民田升報溢坦之價銀又已盡充軍餉此款尤爲無著僅普濟堂經費出關庫歲解糧道庫銀四萬兩積欠甚鉅近年關庫收數日益短絀而京餉日益增多海關不能兼顧本省糧道因之庫無存銀無可轉解藩庫藩庫更無由撥抵運庫是藩運各庫雖極艱窘猶爲額徵之實款報銷尚有著落藩庫擬抵運庫積欠一經指撥轉增一挪墊之名目籌解益覺艱難假令藩運各庫尚易騰挪則以廣東徵存之銀充抵廣東無名之款挹彼注茲劃抵歸款略煩筦算之勞於收放仍無出入而各庫艱乏情形既已如此更有挪墊轉益張

皇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粵東籌解京餉十分竭蹶於續撥京餉二十萬兩內開除釐金及擬抵運庫兩款臣等督飭運司先將奉撥積年鹽課十萬兩報解五萬所餘五萬赶於年內解清庶爲廣東稍紓籌解之力俾得略資周轉以不至於坐困而各項款目輳輻紛紜多無著落亦稍省他日清理報銷之煩謹將奉撥京餉酌籌解部情形縷悉上陳不勝悚慄待
命之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英國領事進入潮州府城旋卽回汕疏會總督衙
奏爲英國領事欲進潮州府城現已竭力商辦由惠潮嘉道約會進城旋卽回汕恭摺由驛馳
奏仰祈
聖鑒事同治四年九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三十日奉
上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廣東潮州府城尙未准英人進城與條約不符請派大員妥籌辦理等語潮州府城准英人進城通商載在條約久已頒行竝奉
文宗顯皇帝諭旨令該省督撫按照條約辦理何以五

年之久尙未准該國人入城現據英國照會勢難中止瑞麟於接奉此旨後酌帶妥員馳往潮州揀擇通達事理之紳士斟酌情形督飭該地方官曉諭開導使知外國和好已久彼此相安此番照約入城係奉旨允行之事斷難阻止無爲浮言所惑俾該領事得以按約進城用符定約方可以示誠信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等因欽此伏查此事先經臣等迭飭惠潮嘉道督同該府縣悉心籌辦祇因潮州民風强悍最易滋事必須設法開導確有把握方可施行溯查咸豐十年六月開英國領事堅佐治以面商要件爲詞欲至潮城與惠潮嘉道邱景湘相會彼時潮郡士民羣相驚駭偏張揭帖欲與爲難經該地方官力爲禁阻據該國領事申陳亦有恐滋事端請出示調和萬民之語是彼國未嘗不知潮民蠻悍之情嗣於十一年夏間英國卜魯斯復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謂惠潮嘉道不令進城非因民情不順又援引條約內有商民人等准持執照前往內地一條謂未發執照不得進潮城皆非確論彼亦明知此中底蘊特藉條約爲進城左券以期必遂所求前督臣勞崇光前撫臣耆齡欽奉
諭旨當經嚴飭該地方文武傳集曉事紳耆剴切開導

一面布置彈壓謂可無事及至英國領事行抵城濠倉猝之間突有數百千人拋擲瓦礫蜂擁鼓譟勢不可遏該領事卽時退出嗣是迭次要約必欲入城同治二年冬間由省派委候補道屠繼烈馳赴潮州會同該道府等設法調停潮民聚衆數千圍擁委員寓所其勢洶涌幾致激成事端委員竟無從勸諭而回自是以來潮民之違抗愈力而英人之求進愈堅各自固執兩不相下辦理實無善法臣等欽奉
諭旨斟酌辦理敢不竭盡心力以期仰副
宸懷惟桀驁之性未易猝平膠固之形難以遽釋誠恐

事有決裂上虧
國體下拂民心必須妥爲設法使進城之後中外相安方爲盡善因思潮民之所以堅不欲洋人入城必有原委須先洞悉民隱然後辦理方可措手當經札飭惠潮嘉道張銑等悉心體察務令中外渙然冰釋俾該領事得以早入潮城隨於九月初七日據張銑稟稱此事業經再三開導潮郡紳民所深慮者約有數端蓋恐該領事入城之後必執條約通商一節開張行店設立關卡且外國天主堂巍然矗立其高數丈潮民最信風水恐其在城內建造此堂有所傷犯是以加之竣拒張銑旋

派委員馳赴汕頭向該領事據實告知該領事聞之喜出望外稱說以上數端俱可概不舉行並云洋人一言爲定從不翻悔又稱從前地方官未肯實心籌辦今既代爲籌辦只須速成爲佳自此再不稟催京使以省煩瀆等語經張銑具稟請示臣等查此事時閱五年尚未了結今既先與洋人約定得有把握應卽速行辦結當經批飭照辦臣瑞麟隨於十七日奉到
廷寄因進城之事已有定議自可毋庸前往並傳聞該道張銑已於十三日約會洋人進城至二十四日接據張銑及潮州鎮翟國彥遊擊吉瑞等稟稱會集同城文武邀約紳耆面爲剖析並出示徧貼曉諭俾知此次洋人入城係欽奉
諭旨遵守條約萬無中止之理並諭知先與洋人定約不來多人不住多日以後不設關卡不開行店不立天主堂以期盡釋羣疑一面派撥弁兵丁勇在於城廂內外彈壓護衛委員至汕面見英國領事堅佐治再申前議該領事卽於九月十二日帶同繙譯官一員通事僕從等十餘人偕同委員李鏞孫克昌乘船晉郡張銑翟國彥等分飭員弁兵勇沿河迎護並另派委員同知丁祖望帶同紳士三人前往接候十三日卯刻同至郡登

岸入城到惠潮嘉道衙署同城文武俱往會晤相待以禮留住署中三日仍分派文武員弁彈壓百姓護送洋人回汕等情具報前來臣等伏查潮民素號强梁著聞遠近其剛勁果敢之氣竟至百折不回是以洋人欲入潮城時閱六年迄無定議此次曲盡經營多方設法該領事始得入城小住護送出城尚未至別滋事端所有英國領事進入潮郡實在情形謹會同繕摺由驛六百里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接據英領事申陳緣由片
再據張銑稟稱此次辦理洋人入城一案先酋總兵翟國彥撤回防勇布置彈壓又刊刻小方告示至萬餘張挨戶散發委曲開諭紳民人等均已輸服無詞仍責成各營將弁約束兵丁府縣學官約束文武生員局紳約束團勇各衙門差役約束無藉游匪層層布置周密始約該領事入城乃入城之先二日潮民又復沿街徧張揭帖肆意阻撓張銑急邀集局紳出具公啟聲明堅領事僅一入城毫無別故極力彈壓隨派紳士二人隨同委員潮防同知丁祖望前赴汕頭約會該領事防護入

城暫住道署幸保無事次日繙譯官佛禮賜倡言欲住一月並議另覓基地自建公館邀求給予照會其隨從多係廣潮人民又出外傳揚百姓因之大張揭帖商賈均至罷市人情洶洶該鎮道等一面設法彈壓一面婉勸該領事前約住城兩日別無要求今請寬至三日護送回汕遂於十五日酉刻出署往拜鎮府兩處順道登舟百姓一例安堵等情臣等正在核飭該道府等籌畫日後交涉事宜開接據英國領事堅佐治申稱此次進入潮城各官禮義相接詎百姓不悅閑論紛紛並有揭帖歌謠辱罵及乘轎出城百姓沿街擁塞拋擲石塊此

同進城險中做事拌命而爲誠非美善探得潮州百姓
猖强無理係由靖安靖河兩局紳衿挑唆擺布請委員
來潮查取職名禠革嚴辦等語臣等查該領事申陳與
該道所稟事實略同情形特異該道以一時之約爲憑
曉諭百姓權宜之暫計原期以爲徵信之地該領事以
條約之言爲據意在久居中外之成議亦不能責以違
約之慫而百姓持之益堅地方官辦理益加艱窘至於
爭道擁觀自係愚民之常習拋擲石塊或出無知之兒
童此等小嫌似亦無足深究其靖安靖河局紳歷年籌
辦防堵勸諭捐輸此次出具公啟彈壓與該鎮道等籌

商辦理亦頗盡心該領事疑其擺布尙須查覈而以後
洋人或有來往面商事宜尤應加意體察漸期相安既
據該領事申請委員查辦當卽飭委候補道朱啟仁馳
往潮州會同該鎭道妥協籌辦相應懇請
聖慈飭下總理衙門照會駐京公使轉飭該領事互相
體諒該道等辦理入城事宜實屬竭盡心力該領事遵
照條約辦理事件亦當徐與紳民熟商以求彼此相安
地方官無不剴切開導以符條約至該領事所稱局紳
挑唆擺布臣等自當分別查究亦不敢稍有含混俟委
員朱啟仁查明稟覆到日如有需臣瑞麟親往籌辦之
處卽當遵
旨星速赴潮斟酌辦理總期於事有濟方爲妥善所有
接據該領事申陳緣由謹附片陳明伏祈
聖鑒訓示謹
奏

此次辦理英領事入城一案鄙人指授方略張道得
此依循諭飭士紳始行定議詎入城後往拜潮州府
方守先將柵門封閉拒而不見海陽縣亦仿照方守
所爲拒之堅領事惱甚因有留住一月之語士紳見
府縣之拒之也乃集詬於張道倡言焚燒道署張道

乃詐稱方守請見徑送之登舟張道不敢直揭府縣
而飾辭以自解經鄙人傳集潮紳十餘人給以條約
乃始定議而李星衢丁雨生諸公紛紛敘功坐致開
府矣自記

查明英領事前次進出潮州府情形現籌妥辦緣由疏
會總督衙
奏爲委員查明英國領事前次進出潮州府城情形及現籌妥辦緣由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駐潮州英國領事堅佐治於本年九月十三日進潮州府城經官紳循禮接待於十五日護送出城回至汕頭堅佐治復以出城時潮民私貼揭帖擁擠拋石係局紳挑唆擺布申請委員查究當卽派委候補道朱啟仁馳往查辦各緣由先經臣等恭摺具

奏並附片陳明在案茲據朱啟仁查明堅佐治此次得進潮城經地方官紳往返訂約多方籌議剴切開導潮民始釋猜嫌聽從官紳接待進城暫住三日並護送回汕均獲安全實爲竭盡心力間有愚民私貼揭帖並於出城時擁觀拋石亦卽登時撤銷禁止嚴密訪查局紳委無挑唆擺布情事等由會同道府稟覆並取具紳士切結聯呈前來臣等查潮州民情强悍素著其倡議阻止洋人入城事隔多年起自何人無憑查究而愚民浮動之氣一發而不可遏反復開導持之愈堅此次惠潮嘉道張銳等經營彈壓不遺餘力局紳邱步瀛等隨同道府委曲勸諭始得接護洋人進出郡城保全無事道府及委員均言之歷歷責以挑唆擺布實無確據人情以發端創始爲驚奇至於相援爲例則亦無有異議該領事堅佐治此後進入潮州郡城潮人有無阻難現亦不能預計然入城係循照條約奉
旨遵行之事局紳等旣已通曉此義隨同彈壓於前又遵具切結於後地方民人亦必能逐漸省悟辦理當較易爲力領事堅佐治此次入城以後潮民復張揭帖聚衆喧呼實因通事佛禮賜邀求建立洋館以暫住一月爲詞一時鬨傳遂致復滋疑議道府等一面彈壓一面

護送領事出城堅佐治以此不甚愜意其實事出有因應請免其深究而道府與局紳等竭力籌辦亦實足以應洋人入城之請而釋百姓猜忌之心現摘傳潮城紳士數人來省面加開導熟籌經久善策以期中外相安不至再滋釁端所有前據英國領事申陳委員赴潮查明情形及現籌妥辦緣由謹恭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逆匪竄陷嘉應州現籌合勦疏 會總督衙

奏爲逆匪回撲和平縣城經官軍擊退沿途追勦賊復乘隙奔竄闌入嘉應州城現籌會軍勦辦迅圖殄滅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前因髮逆由連平州屬上下坪敗走龍南之楊村白沙復竄至和平縣大利壩地方分飭各軍堵勦緣由業於十月二十一日具

奏在案康逆汪海洋自大利壩復抵興隆壩窺犯和平縣城總兵劉淸亮駐紮該縣與縣營文武會商守禦十月十一日逆黨數千由興隆壩蜂擁前來徑撲東西北

三門城上槍礮木石更番轟擊賊受傷稍卻劉淸亮督飭補用總兵李運榮參將陳武職都司徐福竝知縣錢廷蠹千總鄧鏡河等各率部勇紳團亦分三路出城夾擊槍礮環施鏖戰兩時之久我軍奮力衝突賊紛紛倒退殲斃甚多生擒髮逆二十五名奪獲馬匹旗幟器械無算當將興隆壩九子岡一帶賊壘全行平毀賊敗由大利壩遁往長塘下車時候補道吳贊誠會同總兵方耀督帶鄧安邦方鼇譚德恩等軍由白沙涮頭追至下車該逆飛奔芒洲壩渡河譚德恩跟蹤緊躡乘賊半濟揮軍要擊之斬馘多名我軍皆渡河而東進至石含章

田等處正擬由蘇布岡黃貝嶺分途截勦該逆知大兵追及一晝夜疾走三百里自蘇布岡突抵嘉應州城署知州程培霖署遊擊英秀督同兵團登陴防守二十一日午刻賊率馬步死黨攜帶竹梯四面撲城城上施放大礮斃賊無數賊拌死直抵城根屢墮屢登援梯蟻附而上兵勇力竭遂被闌入程培霖督勇巷戰受傷倒地團勇將其掖出時英秀尙在血戰身中數槍隨與文武各官不知下落現在方耀鄧安邦等已進紮嘉應州屬闕石徑心卽日約齊合攻等情據藩司李福泰候補道吳贊誠竝惠潮嘉道張銑等先後稟報前來臣等查汪

海洋喪敗之餘逆燄已衰屢思由江逸出被勦折回有隙卽乘志求逃死論目前事勢不患賊之屯聚而患其輕竄聚則可殲於一隅竄則恐延及四境也粵兵防多而力分卓興一軍因欠餉過鉅部勇時時借爲口實已於九月間裁撤回潮東路止有方耀等與提臣高連陞劉淸亮康國器數軍專事追勦高連陞等已赶抵興甯力圖會攻而各營皆疾疫過多日馳逐於山嵐谿瘴之中每値百十里曠無人烟糧食俱斷飢病交侵情形實多拮据嘉應東接潮州可以順流徑下西界惠郡東北則江閩邊境均屬犬牙交錯在在可通儻被逆匪竄出

蔓延辦理轉恐棘手臣等昨接閩浙督臣左宗棠咨稱
卽日起程赴粵居中調度臣等一面飛飭李福泰移紮
龍川控扼惠潮門戶飭張銑與總兵翟國彥等多募勁
勇固守全潮調鄭紹忠督帶全隊由南雄馳赴東江以
厚兵力一面移會江西撫臣劉坤一飭令邊防一二軍
越境會辦若獲三省大兵合圍小醜游魂不難殄除淨
盡署嘉應州知州程培霖身任地方被匪闌入實屬疏
於防範咎無可辭惟因倉卒賊至眾寡不敵且巷戰踰
時身受槍傷經百姓救出號召鄉團亟圖克復仰懇
天恩免其治罪仍准革職留營効力以贖前愆其餘文
武下落俟查明分別辦理除咨會左宗棠查照外所有
逆匪竄陷嘉應現籌辦理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馳陳
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軍餉竭蹶籌議暫借洋款片會總
督銜
再據代辦廣東布政使事鹽運使方濬頤會同軍需總
局司道詳稱粵東自逆匪竄擾東北兩路添募兵勇防
勦加以彈壓土客每月軍餉多至三十餘萬兩藩運各
庫撥羅淨盡每月釐捐催收銀七八萬兩不及支應軍
糧之半此外設法補苴杯水車薪左支右絀現當康逆
回陷嘉應勦務萬分喫緊各軍月餉積欠纍纍時虞譁
潰值此無可通融之時大局極形危急適有英國商人
嘽志知軍需局軍餉竭蹶情願出資借助經英國領事
羅伯遜議明暫借洋銀十萬兩以濟急用每兩以一分
五釐行息約於半年內先還一半其餘於一年內清還
分限兩期將本息陸續歸款由藩司給票爲據業經委
員向洋商兌收撥給各營支作軍餉稍濟目前之急查
借用洋商銀兩按限歸還刻不容緩此次因軍餉窘迫
異常外國人既願借助急公不能不爲一時騰挪之計
權宜暫借濟用而轉瞬卽行歸還又實不便多借將來
屆期當在各庫應撥軍需項下照數籌措撥還以昭大
信等情詳請
奏報前來臣等覆查無異除飭代辦布政使事方濬頤
會同總局司道屆期照約如數撥還以清款項竝分咨

總理各國衙門暨戶部查照外臣等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謹
奏

逆匪跧伏嘉應現添軍會勦及親往督辦緣由疏會總督銜
奏爲逆匪跧伏嘉應現籌添軍會勦及臣嵩燾親往督
辦緣由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康逆汪海洋由連平上下坪竄入江西邊
界復折而東趨乘虛闌入嘉應州城業於十一月初七
日具
奏在案該逆竄陷嘉應適值收割之時四處擄搶屯聚
州城又於城外四面建立土城望臺暫圖扼守以爲偷
生之計官兵稍集必將乘閒旁竄滋擾惠潮嘉一帶伏
莽繁多又近年降人散勇甚眾難保不乘勢附從隱憂

方劇現在藩司李福泰駐紮興甯已革總兵方耀都司
鄧安邦等駐紮興甯縣東之藍口僅當嘉應西面一路
節次檄調記名總兵曾敏行署羅定協副將鄭紹忠扼
防南路已據曾敏行一軍進紮水車林保梁仕光兩軍
副之鄭紹忠一軍已抵興甯現飭令赶緊到防江閩各
軍環集東北提督高連陞總兵劉清亮兩軍已由新鋪
白渡一帶進紮葵嶺建延邵道康國器進紮鎮平之三
圳墟總兵王開琳前抵丙村與潮州遊擊何雲章三河
壩各軍相爲掎角幫辦軍務劉典一軍分紮武平上杭
爲北路之後勁署浙江提督黃少春福建藩司王德榜

隨同臣宗棠進勦又爲東路之後勁其東南三河壩水路又飭由惠潮嘉道張銑等添募巡船二十號水陸兼防西北一路平遠相公亭大坪石正一帶可以橫截江西之長甯又可由平遠舊路北竄龍定西出南雄始興以窺楚境此路專候鮑超一軍進紮西北要隘恃以扼截而後此賊旁竄之路始窮臣等因念粵軍除前裁撤卓興一營及潮防各營所存尚三萬餘人防堵西南二面而精練可恃之兵無幾李福泰督辦東江軍務已歷年餘亦難調遣如意各營星羅棊布少或一千再少或數百勢又不可無統帶之員歸竝整頓聽候臣宗棠調

遣臣等再四思維李福泰既無督帶兵勇之權臣瑞麟兼營旂營及洋務事件未便遠出自應由臣嵩燾馳赴各營相度形勢以圖扼守已檄飭肇慶協副將楊青山馳赴廉州招集馮子材舊部三千人分立選勝軍六營由該副將統帶候鮑超一軍進紮相公亭即調駐防始興之知府銜曾紀鳳一軍益以陽江鎮任星元一軍隨同臣嵩燾進勦一俟調集此二軍臣嵩燾即由惠州馳赴言嶺關及興長一帶擇要扼紮就近與臣宗棠商議亦稍得約束各軍聽候進止機宜不至仍前散漫一任此賊之縱橫竄逸仍候臣嵩燾成軍出省即飭李福泰

交卸軍務以免紛歧現在各軍雲集需用軍火一切不能不由粵接濟以免缺乏臣等已分別札委候補同知秦汝燮前赴潮州候補知府文星瑞候補知縣闕持緯等馳赴龍川分設東西兩局而鮑超一軍萬二千人日需食米經臣宗棠

奏飭粵東採辦臣等前聞鮑超入粵之信已飭軍需局籌解銀一萬兩由龍川一路向前迎護兼爲採辦食米之計所行多山谷小徑不通江路又屢遭兵燹商旅無至者各處村莊頑獷飢法公行劫掠不獨經費難籌亦且求一完善地方設立轉運局而不可得惟當竭力籌

維期使此軍食米不憂缺乏以資合圍埽蕩之力嗣後一切軍情應由臣宗棠主稿會銜馳奏所有臣等現籌添軍會勦暨臣嵩燾出省督辦緣由謹會同督辦三省軍務閩浙總督一等恪靖伯臣左宗棠恭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甘肅西甯鎮總兵黃武賢請暫留潮州會辦防堵片（會銜總督）

再甘肅西甯鎮總兵黃武賢籍隸潮州前因在籍辦團

欽奉

諭旨催令迅速赴任當經臣等轉飭欽遵於本年八月十四日由驛附片覆

奏九月十九日接准兵部火票遞回原片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仍著催令迅速前進不准耽延欽此復經恭錄咨行在案茲據藩司李福泰具稟現在賊踞嘉應逼近潮疆在在均虞竄越情形尤爲緊要查甘肅西甯鎮

總兵黃武賢前在籍督辦防堵頗著成效續因事竣奉催赴任刻下晉省請咨道過龍川適嘉應告警當與籌商仍回潮郡會辦防剿事宜又福建提標前營遊擊李元順籍隸海陽尚稱驍勇本年曾隨黃武賢在潮辦理團防亦屬妥協此次仍請派隨黃武賢差遣等情稟請具

奏前來臣等伏查康逆汪海洋竄踞嘉應州城潮郡防堵正當喫緊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甘肅西甯鎮總兵黃武賢仍暫留潮州會同該郡官紳將一切防堵事宜妥爲舉辦並令遊擊李元順隨同差遣以資得力一俟防務稍鬆即飭迅速赴任除札飭該員等遵照並咨陝甘閩浙各督臣查照外謹合詞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軍營病故人員請　卹片會總督衙

再據軍需總局司道詳稱廣東水師提標後營右哨外委千總利龍彪於同治二年隨勦廣海寨殺賊立功是年八月初九日船抵新甯縣屬曹冲洋面遭風淹斃打撈屍身無獲又撫標右營藍翎候補千總盧逢泰於同治四年隨同參將朱國雄赴東江勦捕冒暑從征感患暑疾於同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病故又據南韶連道陸心源稟稱候選知縣吳楚珵本隨署理南韶鎮總兵任星元在南雄幫辦營務該道就近飭辦東關釐務本年秋間賊竄連平逼近翁源復經該道飭赴翁源隨同

記名總兵曾敏行辦理防堵冒暑奔馳積勞成疾於同治四年十月十九日病故又據統帶廣東潮普勇暫革總兵方耀稟稱本年八月初十日克復鎮平後弁勇沿途追勦感受暑雨疫癘交作有花翎儘先遊擊潮州鎮左營千總方彩於本年九月初三日病故花翎儘先都司黃岡協右營千總方豐於九月十九日病故藍翎都司謝且於九月十六日病故藍翎守備方錐於九月十五日病故藍翎候選未入流諸文淦於九月二十五日病故上杭紳士從九品職銜何冠南於九月十六日病故該員等於克復武平永定及大埔勦匪獲勝案內方

彩方豐均擬保參將謝且擬保遊擊方錐擬保都司諸文淦何冠南擬保各以本班留粵補用尚未出奏病故請照擬保升階各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等情前來臣等覆查無異相應請

旨敕部將水師提標後營右哨外委千總利龍彪照陣亡例議卹撫標右營藍翎候補千總盧逢泰候選知縣吳楚珵均照軍營病故例議卹擬保參將方彩方豐擬保遊擊謝且擬保都司方錐未入流諸文淦從九品銜何冠南各照擬保官階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以慰忠魂謹合詞附片具

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奏報出省日期疏

奏爲恭報欽出省日期專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江閩各軍圍攻嘉應現籌出省會辦經會同督臣瑞麟先將籌商大概情形具奏在案隨檄飭肇慶協副將楊青山馳赴廉州本藉募勇三千計廉州距省約一千四五百里往返必需一月臣卽定期正月初十日由省起程一面飛催楊青山刻期抵省以憑督率前進另調北江防兵知府銜四川候補同知曾紀鳳一軍三千人由始興馳赴龍川聽候調遣現在江閩各軍漸次逼近嘉應四面環攻惟南路鄭紹忠一軍六千人

曾敏行一軍一千五百人防堵各隘尙嫌單薄但幸此賊稍緩竄逸俾臣此軍行抵水南堡一帶地方會督諸軍相機扼紮或可杜其內竄之路臣出省以後署內日行事件照例委代辦藩司運司方濬頤代拆代行其緊要事件仍包封寄臣核辦應行

題本及咨移各部公文就近在省城益用總督關防一切循照舊章辦理所有恭報欽出省督師日期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奉　旨嚴行申飭謝　恩疏

奏爲悚遵疊次

諭旨恭摺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十月十二日奉

上諭左宗棠奏覆陳廣東軍務貽誤情形各摺本日已明降

諭旨將瑞麟郭嵩燾嚴行申飭此後該督撫遇有公商事件總當以國事爲重毋許各懷私見再蹈前非等因

欽此又准前後部咨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十月十四日內閣抄出奉

上諭郭嵩燾懇請開缺及奏廣東軍務約有數誤各情著傳旨嚴行申飭等因欽此跪讀之餘悚惶靡措伏念臣以庸愚仰荷

聖恩特達之知畀以封疆重寄屬時事艱難之會處軍務敝壞之時小人以樂禍爲心君子以苟媮爲術臣以憂惶失據之愚慮迫爲冒昧見小之瀆陳自揣疾病昏庸分甘罷斥乃蒙

聖恩不加嚴譴猶復

諄諄訓誨曲予優容緬
裁成化導之多方俾黽勉率循之有準恭讀
聖訓當以國事爲重無許各懷私見捧誦循思感悚無
地內省讀書之初願與典謨訓誥而同凜
至言深惟
求治之淵衷舉土地人民而俾資其濟臣惟有凜遵疊
次
諭旨遇有公商事件與督臣瑞麟和衷酌辦同濟時艱
以冀仰答
高厚生成勤求治理之至意所有感悚下忱謹繕摺
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粵餉可籌約有三端片
再臣在粵籌畫軍餉稍盡心力兩年以來辦理防勦增
兵至四五萬竭力支持而於撥解京餉亦尚無貽誤各
省購辦軍火催提協餉兼能斟酌應付亦賴添設籌餉
一局藉以稍資周轉臣出省以後軍餉既加增於前江
閩各軍供支食米接濟軍火需費浩繁而餉源日益耗
竭實有不能支持之勢統計粵餉尚有可籌者三端敬
爲
皇上陳之一曰海口釐稅查上海釐稅每年三百餘萬
多取給於海口視正稅增加一倍福州一口釐稅每年

約一百六七十萬廈門一口釐稅每年約四五十萬均
與正稅相將其餘天津煙臺甯波通商各口均經舉辦
釐金粵東江路四達滇水東通江西武水北通湖南合
爲北江設立韶關一廠又下設立蘆包一廠兼扼四會
連陽諸江之衝統計北江釐金每月約二萬有奇西江
兼受潯梧二水爲廣西江路總匯設立後瀝一廠每月
釐金約五六千東江爲古龍川水僅及惠州屬境設立
白沙一廠每月釐金約二千餘而北江之韶關西江之
肇慶關正稅所入均不逮釐金之半獨省河以南通海
諸口訖未能舉辦以事論之遠自牛莊天津煙臺以及

江蘇浙閩近則海西之高雷廉瓊海東之潮州商賈貿易無一不由海運而西洋貨物例收之子口稅亦可准作釐金辦理臣因查廣東海道紛歧原視各省海口爲易繞越又香港孤懸海外爲洋貨屯聚之所其勢足以伺閒居奇要其入省總匯終不能越六門內江未通商以前廣東尙可遠攬江西湖南之貨與上海一口爭勝利厚則趨廣東利薄則赴上海自內江通商東南利源全窒所能攬者廣東及廣西桂梧一隅之利百貨來去必經海口無可飛越所可籌一也一曰沿海沙坦查沙坦之起皆由潮淤其始出水略辨形迹謂之沙影以首

先報墾爲業主官爲履勘丈量司給照承墾稅以斤鹵爲則積久悉成膏腴謂之稅坦而海潮積淤多在江路廣闊地勢回互之區是以香山一縣有澳門之遮遏有橫門磨刀門兩口之吸翕沙坦爲最多順德新會番禺南海東莞等縣近海受潮之處均有坦業舊坦既成潮淤日加附益漸漲漸廣相接成坦歲有增加謂之子坦其初報墾領照必假勢力加築圍基必藉資本是以坦業一歸於豪强兼幷又因其接生日廣羣懷爭競有以此坦承墾之執照影射彼坦者有兩坦各據一執照互爭接生之于坦者有子坦畝數倍於承墾之執照者有

原坦久經轉售而踞子坦爲業並無執照者有承墾時隱多報少幷舊坦畝數亦多參差者有霸佔謂之沙棍而要皆富强有勢力者爲之查例定沙坦三年大丈隱匿畝數一頃以上分別議處責懲其田入官所隱錢糧按數追納今則隱佔畝數一無稽查又例定具報承墾每人不得過一頃今則隱佔動輒數百頃亦無限制良由州縣遷調無常勢豪之兼幷又足以把持一切書差人等利其侵佔爭訟藉端罔利以故各州縣控案一涉沙坦多至數年不能斷結甚或相與聚衆搶割釀成巨案無他年愈久而弊愈深羣思據以爲利爭奪之風一

成而不可禁遏也臣愚以爲援例請查計畝升科既稍資以籌餉亦足以革除豪强兼幷之習而清爭訟之源所可籌二也一曰紳富捐輸查廣東商賈貿易全盛之時捐修虎門各礮臺捐備義倉動輒數十萬由紳民自爲報效不假勸諭道光二十一年辦理洋務咸豐四年辦理紅匪兩次勸捐皆至數百萬嗣是軍務屢興需用繁多或歲一派捐或間歲一派捐皆豫定成數假手地方官紳聽從逐村科派按畝攤捐捐數多少從無稽查所領實收又由官紳轉售爲利是以粵東捐戶邀獎者甚少又以湊集之捐款爲減價之招徠捐輸條例亦因

以大壞臣在上海卽已深悉其弊同治二年前署督臣晏端書撫臣黃贊湯派捐銀四十萬臣稍懲其弊另派委員勸辦惟取殷實之戶而不泛及平民酌取有餘之資而不科及田畝各州縣積習相仍亦幷未能遵照章程辦理而一時謠言四起反指以爲煩苛所捐富戶僅及數成懼而中止而視原派之數已增加至十餘萬之多以大致情形言之粵之民力困敝極矣而比附洋商居奇營利致富數十百萬者所在多有其生計舍本而趨末其民情忌樸而喜華核實勸辦猶可少助軍需所可籌二也伏查天下之本計在民而時會之艱難不能

不藉資民力屢次籌商辦理其開阻隔滯礙誠所不免要之農民之捐不可籌而商民之捐可籌平民之捐不可籌而富民之捐可籌反復推陳無以逾此伏乞

皇上天恩於此三者之中酌定一項責成督臣督飭司道辦理現在粵海關監督臣師曾精練明決綜覈有餘可以責成督辦海口釐捐在籍太常寺卿龍元僖督辦團防經營沙田爲日已久可以責成幫辦清丈沙坦而候補道屠繼烈精識果力能任勞怨所有籌餉事宜應飭該員會辦臣誠知一言籌餉犯時論之大忌搆百姓之私怨而提兵遠出庫儲匱乏餉項一有不給弱者乖離强者譁索其隱患有不僅如滇黔之束手坐困者聲名之美惡百姓之恩怨繫臣一身所不敢計而惟餉源所自出實繫

國家之本計得失利病所關至鉅不敢不一盡言伏乞

聖明垂察謹

奏

東江一帶兼資鎮壓片

再查粵東民情獷悍由地方吏治踰敝醞釀太深之故而其隱患尤莫甚於惠潮嘉三屬自頃數十年地方官徵收錢糧動須募勇下鄉力勝則尚能催徵三四成力不勝則通縣錢糧皆抗不完納總計各縣徵收無能及五成者委署人員必經嚴催赴任始肯勉強就道普甯一縣至由各府縣津貼錢糧幷戶口魚鱗冊亦無存者百姓習爲械鬬日以兵刃相接地方官又日與百姓以兵刃相接言之駭心念之傷氣近年惠潮風氣浸淫至於廣屬東莞新安諸縣尤與惠潮風氣相近富鄉大族

均各築立土城廣置礮火以劫掠爲事即番禺所屬之龍眼洞石滘村簸箕村洗村匪鄉林立距省近者不過十餘里派兵捜拏人少則拒捕人多則逃避一空耳目消息尤極周密積弊之深至不可窮詰近年招募勇營不講營規不擇帶兵之將幷專募潮勇東莞勇取其强悍嗜殺而已又幷不責以殺敵致果聚而爲勇散而爲盜兩無區分用兵一日地方之隱患亦日深一日從前賊踞鎮平潮陽揭陽澄海各縣姦民拜會舉旗謀起應之疊經破案亦無警懼嘉應失守以後人情日益驚疑而歸善博羅一帶散歸之匪黨招降之巨股動以萬計沿江村莊幾於步步荆棘寸寸戈矛臣此次出省檄飭肇慶協副將楊青山招集馮子才舊部三千人四川候補知府曾紀鳳北江防兵三千人另揀本標撾槍兵三百爲親兵期會合江閩各軍進勦分任西南兩路之防亦藉以鎮壓土匪使各州縣得稍倚臣軍爲重竊查東南各省患氣之深未有如粵東者臣知之獨詳憂之獨切不敢不一勉竭愚忱以稍圖補救萬一所有東江一帶兼資鎮壓情形謹據實密陳伏祈

聖鑒謹

奏

此上兩摺三片同治四年冬謀出省督師所具會賊平遂未及拜發姑存其草如此自記

郭侍郎奏疏卷十

保舉實學人員疏

奏爲方今要務莫急於崇尚實學振興人文敬舉所知以隆

聖化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六經遺訓垂二千年升降隆汙以成治亂每覽漢臣董仲舒之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氏之術者皆絕其道弗使並進惟其行之有本而後推而崇之乃羣知有所歸我

聖祖仁皇帝沖齡踐祚值三藩之亂征調頻仍而急延

訪儒臣

詔書徵聘不絕於道耆儒宿學聚集京師用以成一代人文之盛而開億萬年治平有道之基竊見近年以來指例廣開人尚虛浮士鮮實學武臣之效力者功業稍著於一時儒臣之在列者學行遠遜於

前代臣在粵兩年所見績學之士踐履篤實堅持一節者二人一曰番禺舉人陳澧行誼淵茂經術湛深近年廣東人才由該員陶成造就者爲多臣愚以爲宜置之國子監使承學之士稍知學行本末光益

聖化一曰南海生員鄒伯奇木訥簡古專精數學臣愚以爲宜置之同文館使與西洋教師會同課習算學開示源流又臣里居習知者四人一曰保舉同知湘鄉朱宗程究心理學精練世務與羅澤南李續宜劉蓉至交出入軍幕十餘年以親老堅辭仕進劉蓉等亦不忍强也一曰長沙貢生丁敘忠質行精粹深明易理年老而學益篤一曰巴陵舉人吳敏樹文修行潔學識崇深一曰湘潭拔貢生羅汝懷篤於古學廣博易良在江蘇所訪知者二人一曰嘉興生員顧廣譽研精經學力敦實行一曰揚州生員劉毓崧覃思博覽崇尚樸學又臣咸豐九年奉

命查辦山東海口稅務至膠州館書院旁詢知掌教爲布衣方潛詣談竟夜知其學識堅强卓然有以自立臣愚以爲朱宗程宜由

皇上特召簡用丁敘忠吳敏樹羅汝懷顧廣譽劉毓崧方潛等並宜置之八旗官學特選肄業諸生責以講課又浙江諸生李善蘭淹通算術尤精西法宜與鄒伯奇並置之同文館以資討論以上各員學誼各有不同而立心純實德性堅定皆足以矜式浮靡以化囂陵奔競之習而開敦龐博厚之風

朝廷擇尤奬擢使學者有所觀感奮興不獨人才日盛

即遇
國家議論建置猶可資其諳習掌故斟酌道要以知得失利病之原臣愚昧之見謹據所知上陳伏乞
聖明採擇謹
奏

審明參員動款確情埠商控涉誣罔分別擬結疏會總督衙
奏爲審明參員動款確情究出埠商控涉誣罔分別擬結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前署連州直隸州補用知府張崇恪因防勦賊匪提借鹽餉抽捐鹽銀變賣倉鹽據連陽埠商陳兆興等控經前督臣黃贊湯飭查收支銀鹽數目不符將張崇恪撤任提審延不來省復經前督臣勞崇光奏參咸豐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勞崇光奏特參擅提鹽餉並擅賣倉鹽之署知州請旨懲辦一摺廣東署連州直隸州事補用知府張崇恪因地方防勦土匪支發勇糧並未稟明各該上司輒行擅提鹽餉至三萬餘兩又提賣倉鹽抽收鹽包軍需銀兩自行動用及被控行查復含糊稟復推諉紳士並不將提用支發實數分晰聲明經該督等撤任提省審辦猶復任意耽延顯有藉端侵蝕情虛畏審情事張崇恪著即行革職拏問交勞崇光提同埠商及經手紳士人等嚴切審訊究明實在銀數若干嚴追懲辦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經前督臣勞崇光等欽遵督同司道催提張崇恪來省並節次行提連陽埠商陳兆興沈德三即沈泰來金際亨鄒怡德沈晴午沈德安盧同發李復

興暨州埠司事諸大慶鄒道湖及連州紳士俞揚純黃德純謝國衡莫祖文黃允武唐榮棣曹槎漢等先後集案確審而埠商陳兆興等於未經提審之前以原控情詞失實自行稟首由軍需總局司道催齊人卷逐細查核質審明確究結擬詳前來臣等當復督同司道提訊緣張崇恪於咸豐五年六月間到連州署任維時各路逆匪朱四黃潮陳金缸何六朱洪渙黃泰紫臣包爾鞍等分股入境圍撲州城均經督飭紳民團練調集兵勇痛勦擊退又募勇籌餉赴援清遠縣城解圍至咸豐九年二月交卸計在任三年有餘共用防勦經費銀二十

餘萬兩僅領過省局經費銀二萬三千兩餘俱由州設法籌措交州局紳士俞揚純等支用不經官吏丁胥之手局紳隨收隨發未能即時造冊繳州是以張崇恪申報軍務時止將籌借情形籠統聲敘未經詳細稟報尚非別有情弊如原參張崇恪勦匪勇糧勒借埠商鹽餉銀三萬餘兩一節查咸豐六年十二月內廣州府屬清遠縣城被賊圍攻危急經前督臣奏明札飭張崇恪募雇朱岡勇三千名在連州地丁項下動支銀二萬兩交朱岡司巡檢張清鑑帶勇赴援張崇恪將勇雇齊因連州地丁錢糧止徵存銀一萬三千八百三十三兩四錢二分三釐不敷支給當提所屬陽山縣常維潮徵存地丁銀二千六百六十六兩五錢七分七釐又借提連陽埠商盧同發應解鹽餉銀三千五百兩共湊足銀二萬兩交張清鑑收領帶勇起程前赴清遠縣援勦解圍凱撤回連州據張清鑑冊報勇糧賞卹等項除將前項銀二萬兩及由省局解餉支給外尚欠勇糧等銀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八兩四錢四分三釐張清鑑赴省請領省局查係應給之項數目相符祇因省局支絀急切未能籌給各勇在州不能久待隨攤至連州署懇求墊給經張崇恪督同紳局就地勸捐給過勇糧銀八百四十八

兩四錢四分三釐傷亡卹賞銀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尚欠口糧銀三萬一千五百兩無力再籌經鹽埠督銷委員林威儀向埠商沈德三等公議借出銀三萬一千五百兩墊給勇糧稟明運司有案張崇恪隨將壯勇遣散始不致滋生事端質訊紳士俞揚純等及埠商陳兆興等供俱相同又原參張崇恪每年抽捐鹽包軍需銀約二萬餘兩一節查咸豐五年八月間賊匪朱四黃潮等圍撲連州張崇恪因州城垕遭兵燹民間十室九空軍需匱乏當傳集埠商陳兆興沈德三卽沈泰來金際亨卽王裕隆鄒怡德卽王宜順沈晴午沈德安盧同發

李復興與局紳俞揚純等會議捐資接濟該商等因欲保全埠地情願每鹽一包捐銀五分以資急用自咸豐五年九月間抽起至八年八月停抽止陸續抽捐過鹽銀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兩九錢均交紳士俞揚純等收支有該埠報單及各紳歷年收支冊簿可查質之埠商及紳士俞揚純等供俱符合實無每年二萬餘兩之數又原參張崇恪提借鹽餉二萬兩復將倉鹽三萬數千包約值本銀十二萬餘兩全數封提變銀繳進州署一節查咸豐八年四月間懷賀逆匪包爾鞍等圍困州城兩月之久至六月初三日攻踞老城外之新城官軍經

費捐輸告罄老城萬分危殆而赴省道途梗阻又無由稟請撥餉張崇恪不得已遂又向埠商陸續借過陽山埠及州城星子東陂等埠餉銀暨商人盧同發潘祥發等鹽餉並東陂鹽包變價銀共一萬九千四百三十七兩四錢六分二釐均交局紳俞揚純等收支并非二萬兩整數張崇恪因經費仍不敷用復與守城紳士傳集埠商沈德三等商議借鹽變價以救危急該商亦因鹽倉在新城已被賊匪搬搶過半亦願出借以期事平歸款又恐運鹽爲賊阻截議請連陽營守備朱鸞及局紳俞揚純等各帶兵勇開出老城與賊接仗使其不得兼

顧一面由該商沈德三等多集人夫搬運新城倉鹽共計搬出鹽九千四百三十五包經沈德三等經手交該商埠子店變賣銀三萬一千九百二兩一錢四分一釐內除該商等收回銀三百四十二兩七錢七分五釐外實借出銀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九兩三錢六分六釐由該埠子店繳交紳局俞揚純等支用並非由局紳變價繳署亦無三萬數千包之多有該埠單及局紳收支冊簿可核並據司事諸大慶供稱鹽倉原存鹽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七包除提借外實被賊搶去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二包質之紳士埠商各供無異迨州城解圍以後

張崇恪飭交經手局紳查數稟報局紳因款項繁多一時未及查報陳兆興等誠恐延久無著又奉催餉緊急遂赴總督及運司衙門呈控指望領回前項完解鹽餉並因當時商店陸續將銀付局未查確數遂以張崇恪提借鹽餉二萬兩並將提借鹽包及賊搶鹽包籠統核計約有三萬數千包值本銀十二萬餘兩指爲張崇恪封提變賣又約計從前抽捐銀數有二萬餘兩與前墊朱岡勇糧三萬一千五百兩誣指爲張崇恪勒借勒提一併牽砌入詞希圖聳聽經前任督臣暨前運司飭據張崇恪查覆情形數目不符隨將張崇恪撤任提省審

辦因張崇恪延未來省奏參奉
旨革審茲據埠商陳兆興等於未經提訊前查明原委
以原控情詞失實自行稟首提集質訊供認前情不諱
所有張崇恪借用連陽各埠商及鹽包變價銀共一萬
九千四百三十七兩四錢六分二釐又新城倉鹽變價
銀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九兩三錢六分六釐又埠商代
軍需局墊給凱撤朱岡勇糧銀三萬一千五百兩共銀
八萬二千四百九十六兩八錢二分八釐業經報銷局
核明合例准銷已備具文領赴軍需局領出交還各埠
商批解運庫兌收歸回鹽課轉解前藩司收入奉撥兵

餉項下開支又張崇恪動支地丁等款銀一萬三千八
百三十三兩四錢二分三釐又陽山縣常維潮徵存地
丁銀二千六百六十六兩五錢七分七釐又連陽埠商
盧同發將應解鹽課銀三千五百兩共銀二萬兩遵奉
文行墊給朱岡勇糧亦經各自備具印領文批赴軍需
局按款分別領解清楚歸入地丁鹽課各案奏銷造報
又張崇恪與各紳士續支朱岡勇糧及賞卹銀共一萬
一千九百七十八兩四錢四分三釐均係代軍需總局
支發之款其就地勸捐支發一切經費亦由局紳開造
歸張崇恪復核造冊由軍需報銷各局核明數目相符

歸案准銷弔核案據張崇恪等領解各款並核銷銀數
悉皆符合其抽捐及提借鹽餉鹽包變價有簿單可稽
僉供實止此數張崇恪實因軍需支絀與紳商公議抽
提借用並非擅提擅賣事由局紳經手委無推諉侵蝕
情事案無遁飾應即議結此案已革前署連州直隸州
候補知府張崇恪經埠商具控查核前後借支鹽餉鹽
價及抽收鹽釐多至鉅萬責以擅動餉課該革員亦無
從置辨惟該革員在任幾及四年值賊圍城三次援勦
清遠圍城賊匪一次中間勦捕大小龍山潭源洞揚家
觀西岸墟蔴布水星子墟東陂觀各起土匪又越境勦

辦陽山縣之西江外塘黃坌嶺背犁頭青蓮英德縣之
長山大灣等處股匪防勦幾無虛日左支右絀艱難籌
畫其提借鹽項銀兩隨時支放軍餉保全地方毫無虛
糜浪費又支放款目一任之紳士均有簿據可稽其心
主於爲公其勢又迫於不容已以功抵過自不應科以
擅動餉銀之罪且其時州城被圍鹽倉已爲賊據非該
革員力保危城則倉鹽盡資賊糧餉課亦更無著落功
罪昭然人所共喻廣東積年辦理防勦於守城出力人
員既未能逐案查明隨時鼓勵反以控告之游詞加之
嚴議案經數歲未能議結亦不足以服該革員之心而

作興辦事者之氣應請
旨將已革候補知府張崇恪開復原官以昭公允埠商
陳兆興沈泰來卽沈德三金際亨卽王裕隆鄒怡德卽
王宜順沈晴午沈德安盧同發李復興等因提繳餉課
期限嚴迫又恐變賣之倉鹽張崇恪無力籌還藉詞搪
塞致成誣控甚至將被賊搶失之鹽一萬八千餘包亦
指爲地方官封提種種有心誣罔殊出情理之外雖於
未集訊以前自行稟首究屬不合應請各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惟事犯在累奉
恩詔以前應請援免其到案一同供明之司事諸大慶

鄒道湖等均免置議紳士俞揚純黃德純謝國衡莫祖
文黃允武唐榮棣曹槎漢等經管收發軍需各銀數核
銷相符尙無浮冒並無經手提鹽變價情事亦無庸議
其被賊搶失鹽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二包已經前運司
核准照例補配該革員張崇恪動用軍需總局應由軍
需局司道核明彙案補銷本任交代倉庫款項亦據查
明並無虧短另行結報除備錄供招咨部外謹合詞恭
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此案顚倒虛誣一由幕友徐灝主之鄙人擬此稿兩
年至劾逐徐灝乃能出奏能無慨歎自記

髮逆蕩平酌量撤留兵勇查辦土匪疏會總督銜

奏爲髮逆全股蕩平現將各營兵勇分別撤留籌辦地方土匪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首逆汪海洋被誅後逆黨由嘉應州城逸出江閩粵三省大軍跟蹤追勦圍捕淨盡業經督辦三省軍務閩浙督臣左宗棠會同臣等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恭摺馳

奏在案溯粵匪滋事以來跳梁十六年蹂躪十餘省迨江南底定猶復肆其狂悖展轉於江閩粵三省之交各股逆酋以次殄除而汪海洋奔突靡常屢蹶屢振實屬

兇狡之尤粵軍分防太多兵力較薄嚴扼腹地而未能力奏全功仰賴

聖謨宏遠

特命知兵重臣節制三省軍務督師進勦四面合圍而鮑超劉典席寶田等謀勇軼羣俱極一時之選是以三戰三捷殲厥渠魁掃清餘孽俾積年巨寇得滌蕩於崇朝率土臣民同深懽忭臣等查廣東民氣強悍因循日久紀綱廢弛尤甚上年四月內翁源縣利陂塘土匪涂洪古等戕斃知縣張興烈一案經派遊擊湛恩榮前往查辦旋因霆營叛勇擾及樂昌韶郡戒嚴湛恩榮所帶兵勇撤回守城辦理防堵經年無暇旁及僅據該鄉捆送案匪四十餘名而逆犯涂爲益等漏網尚多該處利陂塘涂姓族匪乘間添築礮臺加修土牆日肆橫行而僚下周陂各處土匪相率聚眾劫搶縣城以外寸寸荆棘又上年閏五月內永安縣候選訓導黃遇周挾仇劫殺中心壩劉姓一案經署縣敖翊臣帶勇捕拏竟敢恃眾抗拒適會花旂股匪攻陷長樂黃遇周遂踞所居之中鎮地方爲老寨句串橫坑嶂下龍窩黃田黃花下洋各處土匪抄掠墩頭李洞李井羅洞高子坑鴨子塘橫岡梅墩羅田東坑鷓鴣塘楊莊數十村併製備長梯聲

言圍攻縣城經派遊擊黃相奎前往查辦以兵力單薄僅能駐防縣城日久相持未能進勦又上年八月內提督高連陞由鎮平追賊至興甯縣屬黃陂地方爲該處及黃泥坪岡背等鄉土匪攔截輜重殺斃長夫一百餘名高連陞遣派參將鄒朝瑞千總胡得貴李起生帶勇二百餘名前往查辦復被戕害殆盡高連陞會同康國器關鎮邦各軍由羅岡羅浮司追賊至徐田壩又被白水寨土匪抄襲官軍軍火馬匹多被搶掠關鎮邦遂至陣亡經飭藩司李福泰派撥副將林保都司周陞會同嘉應州興甯縣查辦據黃陂等鄉繳出案匪石爛裙葉

大花臉鍾駝子黃已發等十四名白水等寨繳出案匪黃叫八袁四肢會東木古劉鬼精等二十餘名未及懲辦而賊已回陷嘉應州城各犯乘勢逃脫又上年十月內總兵方耀由和平追賊至龍川縣屬送坑地方亦被該處土匪攔截輜重殺傷頗衆均因大股賊匪與官軍相持未暇分兵勦辦而東江一帶東莞縣屬之萌下羅屋塱下鐵岡江邊厚街錦堂倒潯博羅縣屬之布上禮村陳屋龔屋吳屋邊蘇村深湖歸善縣屬之楊屋源頭上村唐屋東岸數十百鄉匪徒充斥公行劫掠由來已久近年遣散之勇招降之匪黨無慮數十萬人兼值東

江軍務緊急乘勢滋擾悍無顧忌僅東江一綫江路解運軍火餉需接遞文報恃有副將沈玉遂水師一營晝夜抄擊力與支拒其餘惠潮一帶之匪鄉尚未暇議及即肇慶之客匪宜藉兵威處置亦未能兼顧此等緊要應辦之案已多至十數起若仍事因循亂機一發將不可收拾若留兵辦理則舊餉之積欠者已無可清釐新餉之遞增者更從何取給臣等再四籌商方耀鄧安邦等各大營均應全數裁撤以節糜費仍酌留二十餘營分三停辦理北江曾紀鳳六營三千人飭令勦辦翁源利陂塘土匪參將朱國雄二營一千人飭令會同長甯縣宋錫庚勦辦長甯沙田遙田臘溪等處土匪其參將任玉田遊擊湛恩榮各營已飭裁撤仍應由南韶連道陸心源體察各路情形分別撤留東江曾敏行三營一千五百人鄭紹忠六千餘人裁留六營三千人飭令次第勦捕黃陂白水送坑中鎮等處土匪即移會提臣高連陞就近勘辦以資督率其參將梁瓊都司鄧奮鵬周陞各營已飭裁撤仍應由藩司李福泰體察各路情形分別撤留臣嵩燾前擬出省辦理東江軍務機飭肇慶協副將楊青山募勇三千分立六營甫經成軍啟行而嘉應踞逆全數蕩平即飭該副將督率各營勦辦東莞

歸善各鄉土匪併飭管帶靖安水師中營記名副將沈玉遂廣州府梅啟照由水路會同查辦所有擬撤各營積欠新舊口糧按成發給實銀分限清釐尚須另議章程核辦而江閩各軍招降餘匪三四萬之多籍隸江西兩湖者由內河委員護送籍隸閩浙江皖者由汕頭雇覓海船護送經費浩繁亦須分別籌辦臣等惟當勉竭心力撫綏整頓以期稍慰

宸廑此次康逆大股竄擾粵境在事文武員弁籌辦防勦均屬著有微勞除方耀鄭紹忠鄧安邦三員已由左宗棠會同臣等隨摺保奬外其餘尤爲出力人員合無

仰懇
天恩由臣等查明保奏以資激勸所有逆匪蕩平酌量
撤留兵勇查辦土匪各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此鄙人經營兵事之首政也嘗論粵東軍政之敝窮於思議非滌蕩更始無可整飭既劾逐督轅幕友徐灝乃得以次經理規模亦稍具矣自記

請開復藩司李福泰降調處分片 曾總督銜

再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因左宗棠奏參李福泰軍務多涉粉飾當照部議將該藩司降三級調用等因欽此當經轉行欽遵查照本年正月十三日接據督辦三省軍務閩浙督臣左宗棠咨稱上年十二月十九日提督鮑超率隊進至平成鋪廣東布政使李福泰亦至州西藍口令總兵方耀都司鄧安邦所部至古塘坪列隊與鮑超爲掎角之勢賊分三路猛撲粵軍數次方耀等迎擊自午至酉鏖戰

四時擊敗賊衆時閩軍迤崇而西粵軍迤崇而東二十二夜賊由嘉應州城竄出副將鄭紹忠等跟蹤追剿進至黃砂嶂旋經會合江閩各軍蕩平餘孽等因到臣臣等查藩司李福泰服官粵省二十餘年素著循聲同治三年九月內委辦東江軍務已洊年餘中間克復武平永定等縣防堵大埔克復長樂該司皆身歷行間悉心調度疊經臣等先後具

奏在案左宗棠入粵以後軍威日振賊勢漸靡該司激勵各營會合江閩各軍相機堵剿親至藍口督戰乘時掃蕩一律肅清茲幸逆首殲除大功告蔵該司委辦軍

務馳驅險阻克竟全功亦屬著有微勞除方耀已由左宗棠隨摺請
旨開復原官外合無仰懇
天恩將廣東布政使李福泰可否開復降調處分另候簡用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臣等謹合詞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准補南雄州直隸州華廷傑請開缺以道員留粵補用
片會銜
督銜
再鹽運使銜候選道華廷傑以進士即用知縣分發來
粵補香山縣調補南海縣以軍務勞績保升同知直隸
州准補南雄直隸州捐輸軍餉奏准以道員不論雙單
月選用赴部捐免離任領有部照昨因辦理釐務出力
經臣等保奏奉
旨賞加鹽運使銜欽此轉行遵照各在案茲據呈請開
缺赴部投供候選前來臣等查該員在粵二十餘年歷
任劇邑屢著循聲兩次署理東莞縣正值紅匪滋事交

鋤奸暴撫輯瘡痍尤爲實政在民自咸豐九年准補南
雄直隸州交卸南海縣事前督撫臣派管軍需各局事
務前後七年近值江匪竄擾經臣等派委該員隨同辦
理軍務實心實力不辭勞瘁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該員先開南雄州缺以道員仍留粵東酌量
補用俟補缺後送部引
見俾臣等獲收指臂之助實於軍務地方均有裨益如
蒙
俞允仍飭該員赴部照例補繳分發銀兩該員准補南
雄直隸州尚未赴任並無交代及違礙處分其東莞等

縣交代均已清楚分案咨部合併陳明謹
奏

妥議變通報銷章程疏 會督衙
奏爲遵
旨查明廣東軍需用款分別開單存案及變通報銷妥
議章程恭摺條列具奏仰祈
聖鑒事竊准戶部咨內閣奉
上諭戶部奏請將軍需報銷變通辦理一摺據稱軍需
報銷向來必以例爲斷然其間制變因時亦有未能悉
遵之處各省軍需歷年已久承辦既非一人轉戰動經
數省則例所載征調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資勇力
兵與勇本不相同例與案遂致歧出在部臣引例核案
往返駁查不過求其造報如例而各處書吏藉此需索
裡壞屬員借以招搖費無所出浮銷苛斂等弊卽由此
起請將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未經報銷各案開具簡明
清單奏明存案並請飭禁勸捐歸補名目等語所奏係
爲因時杜弊起見軍需報銷一事本有例定章程惟近
來用兵十餘年蔓延十數省報銷款目所在多有若責
令照例辦理不獨虛糜帑項徒爲委員書吏開需索之
門而且支應稍有不符於例則難核准不得不著落賠
償將帥宣力行間甫邀恩錫旋迫追呼甚非國家厚待
勛臣之意著照該部所請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

處辦理軍務未經報銷之案准將收支款目總數分年分起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免其造冊報銷此係朝廷破格施恩各省督撫具有天良務須督飭糧臺委員核實開報不得因有此旨任意影射浮冒並著嚴禁勸捐歸補名目及私設釐卡等弊如有不肖委員仍將前項情弊巧爲嘗試別經發覺除將承辦各員嚴辦外必將該省督撫等從重治罪部中書吏如有在各處招搖撞騙朦混包攬者並著嚴行拏辦以懲奸蠹其自本年七月起一應軍需凡有例可循者務當循例支發力求撙節其例所不及有應酌量變通者亦須先行奏咨備

案事竣之日一體造冊報銷不得以此項特恩妄生希冀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欽遵轉行查辦復欽奉

上諭向來糧臺造冊本易矯誣此次開單更恐肆行冒濫儻封疆大吏不能破除情面認眞刪減將使朝廷逾格隆施轉爲屬吏侵漁地步殊非國家實事求是之心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處軍需用款准照新章奏報者無統兵大臣省分責成各該督撫辦理各省巨萬軍需由該督撫一言而定儻有不實不盡之處必惟該督撫是問至開單存案事屬刱始其中款目繁多應如何分年分起核實開報之處著該督撫等各就實在情形先行妥議章程具奏如有吏胥人等在外藉端撞騙者著凜遵前奉諭旨嚴行查拏從重懲辦其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以前已經咨題到部尚未核覆之案即由戶部查照收支總數暫行存案無庸題覆仍行文各該省自行覆加確核遵照新章開單奏報毋許稍有含混至從前已經題覆各案內有指款駁查之件並著各該省詳細查明應刪減者核實刪減應聲明者據實聲明各歸各起奏報存案以歸劃一而杜流弊欽此仰見

皇上愼重軍需審端竟委於破格矜全之中仍寓核實求詳之意捧誦欽服莫可名言當查廣東辦理軍務十

有餘年一切章程先經奏明仿照道光年間洋務軍需及廣西章程辦理而時值軍務緊急隨地隨時酌量加增仍未能悉符例案前時具題各案祇能核其總數與實用之數相符即經照案

題銷臣等澈查近年用兵與道光以前情形迥別道光以前偶有軍需皆先設立糧臺聽候部撥銀款由委員支放責成一手辦理報銷軍餉本有贏餘浮支浪費在所不惜又始終由委員經理於承辦糧臺之時即豫爲報銷開支之地兩粵軍務初興辦法尚係如此嗣後軍務日繁餉精日絀各省設立軍需局歸現任司道公同

經理並無專責一切籌餉事宜督撫竭力經營支放不能及半部行催辦報銷而所欠勇糧尚有未能清理者是以相率因循推延時日仰荷

聖慈加恩准予開單存案變通辦理而後報銷之案始可以核實稽查不至多所瞻顧檢查廣東軍需局案卷歷十餘年之久司道交涉數十員局存底案前後移交承辦各員無切身之利病案據昭彰局員及司道等公同核辦無所庸其弊混竊以爲單開各案決不至有肆行冒濫之弊而其中款目繁多支放參差實有難於畫一者即同治三年七月以後報銷接續前案辦理亦不

能過涉參差均應明定章程以期有所循守臣等督飭在局司道妥籌辦理之法益有數端謹爲

皇上一一陳之

一欽奉

諭旨分年分起核實開報臣等以爲分年者各案之綱分起者一案之綱廣東連年辦理軍需此案未完彼案復興有數年辦結一起者有一年同辦數起者宜分起截清各繫以起止年月而各案調撥兵勇多由此處調赴彼處或增或減人數既各不同起止尤多牽搭歷年軍需局支放均止能核其名數銀數並不能劃清各案

月日自同治二年前撫臣黃贊湯奏定改爲按季奏報亦止能就本季用數據實陳明其案數仍未能分晰而欠發之數又未能劃清一經檢核輾轉百端應以各案起止月日爲綱凡有征調之勇總以起程日截支前案起支後案

一動用款項應請通准作正開銷廣東歷年軍務急需曁經奏明動用各庫銀兩並無專款其大要約有三端一係歷任督撫臣指明奏撥之款一係司道各庫湊支應急之款一係各府州縣報明借墊之款自咸豐八年開辦釐捐及節次勸諭捐輸專供勇糧支放略及三分之一中間釐金一項提充江南軍餉由本省開支者前後七八年間均有實數可稽歷年辦理軍需仍以提用司道各庫爲最多其中款目或照例應歸部撥或係坐支雜款出入相抵並無存儲軍需動用過多則常例應放之款亦致積欠日鉅必待按款歸還分別動用則永無清理之日至各府州縣防勦緊急報動征存正雜羨耗等銀亦各有額支要款臣等查明所報不實或先未報明事後抵算者隨時駁詰核刪其虧挪有據者亦經據實參賠而由局核實之銀向止准其劃抵征存本款歸入軍需案內由局核辦並不准朦混領回而各州縣

籌辦防堵捕勦大股賊匪較之各省亦最著有勞績萬不能不准其報銷惟有將一切湊支借墊之銀隨同奏撥款項據實列單作正開銷款目庶免糾纏辦理亦歸核實其積欠俸餉等項應另歸善後案內籌核辦理至同治三年前湖南撫臣惲世臨請以墊項抵作捐輸給獎經部臣議准通飭各省照辦蓋爲朦混具領現銀者言之廣東向無此等情弊其防勦挪用已經核實之款亦無從飭令報解抵作捐輸轉致追賠無著公私交承其敝

一京餉協餉宜倣照軍需各款開報查廣東正雜錢糧

惟海關有例解廣儲司等銀三十萬兩歲收贏餘仍撥給本省兵餉載在戶部則例並無額解京餉及協濟各省之款近年京外餉需緊急部臣指款撥解或飭不拘何款移緩就急不惟未指定款目者無可動解其有款可指者文行到省總在各庫挨括殆盡之後百計摒擋再三攢湊始能起解並有代外省製辦火藥軍裝購買洋人槍礮作價劃抵奉撥餉項是以列報每多軫鶩如所動之項不指明款目則易滋牽混如指款開單則與原撥多不相符斷不能再留懸而未定之款以待將來撥還所有前時已解將來續解之銀及軍火抵解之數擬請查明係在何款內籌出即聲明用何款起解毋庸輾轉撥回而一收一支於庫項仍無出入似亦核實辦理之一道

一欽奉

諭旨嚴禁勸捐歸補名目應分別查辦地方有司藉稱辦理公務派累民間誠爲弊政亟宜嚴行禁革況此次軍需經手款項准予開單具報祇期核實並不以例案繩之詎容不肖員紳再以勸捐歸補藉口惟是常平倉穀一項昔年積儲之始半屬捐自民間自被賊擾以來碾缺毀失情形不一咸豐六年少詹事翁同書奏通籌

財用案內擬請勸捐歸補給予獎敘經部臣奏奉

諭旨通行遵辦此項倉穀一經停止勸捐別無可以給發買補之款荒歉緩急關繫匪輕應仍通飭查明實缺之數照案勸捐辦理其地方公項如基圍修費書院經費等類關繫民瘼文教之款上年經官暫提應急隨時撥還未能足數者照依現擬各庫辦法歸善後案內分別緩急次第辦理地方紳局團練借動者應仍聽地方紳士籌捐歸款不准官吏牽涉此外一切官紳經手款項不入報銷開單又與民瘼文教無涉者由官紳自行措辦不准勸捐歸補如此分別辦理庶幾各有責成不

致全歸懸宕

一欠餉抵捐宜分別核實查廣東捐輸軍餉係以實銀上庫並無錢文鈔票折算之事即如各營裁勇欠餉抵捐請獎亦係照依捐數一收一支統作實銀核算應概歸實銀開單毋庸另行聲註惟近年有願將積欠勇糧鉅萬報效專廣中額學額不請獎敘之案先後分案奏奉

諭旨准行此項報效與捐輸微有不同將來軍需開單奏報時應將某案內報效銀數據實聲明又同治二年戶部議准紳民自辦團練捐擬照依例定銀數酌加四

分之一給予封典職銜粵東此項最多應另案辦理不入軍需開單報銷亦不准牽混抵捐軍餉

一江南紅單船經費宜各歸各省開報查粵東自咸豐三年起至同治元年止三次雇赴江南助勦紅單師船共一百一十三號先後由粵籌給船價口糧置辦軍械並陸續籌解接濟數累鉅萬當咸豐三年初辦之時粵東並無軍事措置裕如迨咸豐四年紅匪滋擾徧地寇氛自顧不暇在江南屢次

奏咨視紅單船爲粵東例應支給之款在粵東接濟鄰省視力所至豈能據粵東雇募之船強加科派同治二年以後陸續凱旋各船由江省咨粵代爲清理積欠支發現銀填給餉票暨勸諭報効又百餘萬兩實以大局所關不能不勉強料理中間由江南糧臺關放軍餉無歸粵報銷之理所有此項經費由粵東經理者應由粵東開單由江南經理者應由江南開單其同治三年七月以後續支者並各歸各省開報以免混淆

一欽奉

諭旨有應酌量變通者先行奏咨立案臣等伏查粵東軍需用款以壯勇口糧一項爲大宗歷次奏定章程勇糧之外每名另給安家銀十兩五兩不等遇勦辦不力

將勇撤換安家銀兩無從追回募補之勇又須重支其工食鹽菜又辦別隣境本境核給多少數目而日給一錢三分或八分之外別給口糧米八合三勺轉輸運腳費既倍增勇丁取攜亦多不便至官兵隨餘丁原以代長夫之用廣西章程於餘丁之外奏明另設長夫計兵百名設立餘丁長夫凡八十名廣東軍營壯勇既無例帶餘丁又未議設長夫每遇拔營追勦輒因待夫搬運軍火輾轉耽延於事機殊有關繫營中未議公費該營員隨時赴局更換號衣旂幟及醫生書識工匠薪糧亦復漫無限制臣嵩燾於同治二年秋閒與前督臣毛鴻

賓先後抵任查悉前情計非變通營制無以整飭戎行當經倣照江楚章程以五百人爲一營每營營官一員親勇七十二名設前後左右凡四哨每哨哨官連勇一百零七員名其長夫仿照廣西餘丁長夫酌給十成之四其公費薪糧分別次第連長夫價共計每營出省長征大建月支銀二千七百一十八兩二錢小建月支銀二千六百三十四兩二錢六分統領數營之營官月加公費銀一百兩明定章程據此以爲供放即據此以爲報銷所有弁勇糧米跟役安家銀兩概從節省其旂幟號褂號帽等項止准於成軍之日在局領取一次嗣後

更換添補以及營中書識醫生工匠之薪糧統由營官薪水公費項內動支不准另行開報較舊時章程撙節已多此次酌定營制鈔錄咨送軍機處及戶兵工各部備查再同治三年侍康諸逆竄擾所至多以馬陣衝鋒我軍以步勇接仗每易挫失前據各營請添馬隊壯勇馳騁合圍著有成效其馬乾等銀應准照例開支同治四年歲底竄逆肅清即於五年正月將馬隊首先裁撤因係暫添應急是以未經列入營制

一製辦軍裝火藥應照時價開報查廣東近年百物昂貴如製造火藥一項每百斤例價止得銀三兩九錢零現在時價非銀十六兩不能成造較之例價計增三倍有餘其製辦槍礮軍械帳房號衣等件亦較例案加增溯查道光二十一年辦理洋務軍需成案前撫臣怡良會同靖逆將軍臣奕山援照浙江奏案議請製造軍裝各項工料於例價外酌加四成部臣議駁隨將例價不敷之銀歸入軍需外銷迄今尚未籌補足數近年工料物價例外不敷之銀浮於例內准銷之款更非道光年間可比而外銷弊政日積日深斷無在事官員自甘賠墊之事始終貽累於國家若仍效尤辦理不獨非

詔旨覈實求詳之義亦非臣等清查開報之心溯查道光年間洋務案內購買洋礮洋槍及櫈木礮架據實開報部臣已經議准此次軍需購買之洋礮洋槍及外洋火藥空心礮子並洋槍上應用之銅帽等件暨內地製造火藥鉛子彈礮子火繩並撬槍鳥槍線槍軍裝帳房等項惟有仰懇

聖恩概准照依時價造銷則事歸核實而百弊可以肅清矣

一陣傷亡故兵勇卹賞醫調分別酌給查粵省歷年防勦兵勇陣亡傷故應得卹賞及養傷銀兩向照洋務軍

需及廣西章程由軍營驗別等第照例定銀數先行支給近准部咨兵勇陣亡傷故燒埋養傷銀兩仍由軍營給領其卹賞銀兩由軍營知照原籍省分查有妻子親屬即照例給發如無妻子親屬承受者彙總派員致祭以慰忠魂等因廣東軍營所募楚勇東勇一營之內多係父兄子弟數人踴躍從公遇有陣亡傷故概由親屬代領卹賞為之醫調棺斂相沿已久本不能再事變更近因軍需支絀逐日口糧未能依期給足尚待凱旋時設法清釐若戮力疆場爭先效命之卹賞再俟輾轉行查不准即時核給實未足以昭激勸臣等體察情形壯

勇所領卹賞較步守兵丁減少一半是以酌議陣亡壯勇有親屬在營者全數給領陣亡兵丁有親屬在營者酌給一半餘俟行查辦理均不另給燒埋遇兵勇無親屬隨營仍依部議先給燒埋以待行查至養傷一項例定銀數稍可節省現經酌定不分兵勇頭等傷給銀七兩二等傷給銀四兩二錢三等傷給銀二兩一錢因傷成廢者照陣亡減半給銀一十二兩五錢局中照此支給即照此核實開報

一隨營文員公費例支不敷應行籌給查調赴軍營及派辦軍務局務之文職各官例支鹽糧跟役馱折各項約計道員月支三十四兩知府月支三十一兩八錢同通州縣月支二十四兩八錢佐雜月支十六兩近年各物昂貴月食實有不敷在事人員苦累不堪言狀前於同治二年春兼署督臣晏端書飭軍需總局司道詳定道員月支銀一百兩知府月支銀七十兩同通州縣月支銀三十二兩六品以下佐雜各員月支銀十八兩均連例支在內議除照例開支之外另歸軍需外銷辦理臣等伏查軍營當差候補文員苦累屬實晏端書權宜酌辦洵出於萬不得已第軍需外銷名目久已奉旨禁革而軍營文員薪水又於咸豐三年由侍郎宋晉

以糧臺濫支奏奉

諭旨飭部核議不准開報臣等何敢再事瀆陳惟查戶部則例載調赴軍營之實缺文員准支本任全廉署缺文員准照所署員缺支食半廉而軍營得項仍准一律開支計道府以迄州縣全半養廉每年由數百兩以至二千數百兩不等署缺人員一經離署即係候補人員未署缺者艱苦備嘗曾署缺者過予優厚殊無以示持平隨查軍需則例昔年雲南四川軍需各案文員本有月給盤費之文嗣改為專支鹽糧跟役馱折係指現任人員有養廉者立論至候補人員是否照辦例內並無

明文近年各省議奏變通章程亦從無以現任候補之甘苦分別上陳者晏端書所定之數專爲候補人員而設以之比較軍營例支每月道員多領六十餘兩知府多領三十餘兩同通州縣多領七兩零佐雜多領二兩而較之現任署事例支全半養廉已少十之八九軍營當差人員亦實有萬不可少者歷來均係派委候補人員自當稍示體卹酌給公費兼補例文之闕臣等仍飭局核議扣計候補道員月領七十兩知府月領五十兩足敷辦公當將晏端書所定兩項各予照數核減其現任實缺文員調往軍營有本任養廉可支者照例專支

軍營鹽糧跟役馱折不准支領公費而署缺文員自調營離署日起概照候補人員辦理停支署任半廉此係於萬難節省之中實力節省而未符例案之處不敢不切實陳明以上各條臣嵩燾先與前督臣毛鴻賓再四熟商一面飭局查照列單開報一面核議陳奏嗣臣瑞麟兼署督篆又經會同反覆稽核茲幸江閩竄逆軍務告蔵而本省辦理各案亦當逐案查核報銷亟應明定章程聽候

飭部核議以憑遵照辦理據總局司道遵照

前旨籌議章程具詳請奏前來相應縷晰

奏懇

天恩飭部議覆當

國家經費支絀積弊已深之餘正中外諸臣所宜振刷精神覈實推求之日臣等微有所見不敢不據實上陳謹會同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廣東各員應得請豁之項懇照　恩詔條款辦理片會總督銜

再廣東軍需動款最輳輓者咸豐年間先後奏報抽釐濟餉一案現據總局司道稟稱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戶部議駁兩廣總督勞崇光奏續撥關稅三十萬兩接濟軍需案內聲明廣東省現辦釐捐百貨充牣商賈往來絡繹即此抽釐一端經理得宜足敷軍餉之用不得以關稅正款再行動支所請續撥稅銀三十萬兩之處未便准行等因咨行查照是年四月兩廣總督勞崇光具奏咸豐八九兩年試辦抽釐情形開辦日期抽收

銀數一摺奉

旨飭部查案戶部不提是年閏三月議覆前奏緣由忽以不合動用奏奉

硃批著落該省大小吏一律賠補戶部旋議分作十成總督巡撫藩司各分賠二成軍需局各員共分賠二成收釐各局印委各官共分賠二成自八年四月起至九年十二月底止各案在任月日攤賠遵照三箇月完繳等由奏奉

硃批依議分賠期限著再展三箇月欽此於咸豐十年六月初六日咨行到粵遵經飭行查開各員在任月日分別追賠去後嗣於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九日欽奉

恩詔凡分賠以及牽連著賠者一概豁免等因戶部經將例應按成按日分賠及奏明統在歷任各員名下按成按日分賠者於

恩詔一概豁免本條內分晰聲註繕具清單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文行到省前司道查核咸豐十年奏報抽釐銀兩原爲支給軍餉之需戶部甫於是年閏三月議覆續撥關稅案內聲明抽釐足敷軍餉旋於四月內議駁前後兩歧實非本省弊混較之一切照例分賠款項情節實輕而議賠文內聲明分作十成各按在任月日攤賠又與一概豁免

恩詔條款部議清單纖悉相符係應得請豁之項前司道未及詳奏卸事茲值欽奉

恩旨飭將軍需收取款目開單具奏未便稍涉含糊司道等均非當日經手之人無所用其迴護相應呈請奏懇

聖慈飭部照依

恩詔條款辦理俾得分別歸案開單免滋輳輓再咸豐十年全年及十一年春季收支釐銀均經具奏奉

諭旨戶部知道欽此戶部又以未經奏報請

旨飭令籌還廣東軍務未完餉需支絀無可籌還以致懸岩至今此亦係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應行開單具奏存案之項並請附奏同近年釐金一律歸案收支等情臣等復查該司道所稟均屬實在情形相應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籌辦各屬土匪請將庇匪倡亂之紳士先行斥革疏會總衙

奏爲籌辦各屬土匪情形並將庇匪倡亂之紳士先行請

旨斥革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東北兩江屬境土匪充斥酌留各營辦理情形經臣等於正月二十六日專摺

奏明在案疊據知府銜四川補用同知會紀鳳稟報二月十三日由翁源縣城移紮六里鄉該處路口近有礮樓一座會紀鳳分兵五路進攻該逆扼險抵拒槍礮雨

集會紀鳳揮軍毀其礮樓整隊而進乘該逆洶懼之時諭飭捆交匪犯訖無一應會紀鳳察看賊情沿河礮樓三座如三城幷列當中礮樓尤爲堅厚高大爲悍賊所集先平毀此樓各村不攻自破督勇環攻半日之久該逆用暗槍致傷營官總兵銜副將黃文煥哨官都司周鳳舞及勇丁十餘名臣等飭南韶連道陸心源運給大礮四尊廣州府梅啟照運給炸礮四尊以資轟擊三月初五日會紀鳳用礮轟其礮樓西北角自辰至酉樓角坍塌七八尺該匪用籐牌搶護是夜竟出數百人偷襲官兵營盤會紀鳳先已准備四面擊之斬二十餘人初

六日曾紀鳳挑選敢死之士都司銜守備彭蘭桂守備王益龍千總王連陞軍功湯定達等督率四十餘人各挾雲梯伏地踹進踰越濠塘從東北角缺口攀緣而上仍用空礮向該處轟擊該匪以礮樓缺處時有中礮傷亡不敢立足曾紀鳳先撥前右兩營直撲礮樓西南兩面又飭中左兩營准備器械俟彭蘭桂緣上缺口即行縱兵前進又飭都司萬德貴專防左右兩礮樓赴援之匪西南兩面各軍正鏖戰間彭蘭桂等已悄從東北缺口直上分踞圍內屋脊該匪從下擊之中左兩營乘勢齊上呼聲震天王益龍王連陞等從屋檐躍下縱橫馳

擊至正東樓門該匪先於各圍門內安設地雷轟斃軍功湯定達等八名轟傷千總王連陞等三十六名圍門亦被轟倒左營參將凌興發中營都司林得貴正分兵從礮樓外堵截竄出之匪乘勢一齊擁入圍內之匪無一脫者生擒匪首涂濟堂等二十二名而西南角礮臺女牆內仍屯踞悍匪百餘人官兵稍近其前即開放槍礮曾紀鳳因從西南角房屋內縱火焚燒女牆內悍匪皆斃該處涂姓匪徒負險恃強爲害地方數十年上年四月內拒捕戕官後惟日以擄搶聚糧購備軍火爲事以防官兵進勦其兇悍如此曾紀鳳用全力圍攻二十日之久毀其當中一樓而左右兩樓仍然堅守如故其樓皆以巨石爲基上設垛牆圍繞四面開挖濠溝較之縣城尤爲堅固此等匪鄉情形亦寶駭人聽聞非得透澈懲辦其爲患直有不可勝言者又據署羅定協副將鄭紹忠會同補用道吳贊誠稟稱二月初一日由永安中心壩移紮中鎮該處匪徒均經逃逸聞馮坑逆首黃恩超等負險聚衆意圖抗拒官兵鄭紹忠督勇馳往該逆槍礮齊施拒傷勇目王亞得一名各勇冒槍急進毀其礮樓生擒首犯黃恩超鄭紹忠急馳至大坪該處寨岡河唇圍草捕隍屋象湖匪徒全集槍礮之聲聞數里

鄭紹忠力戰破之陣亡勇丁王九等三名受傷十餘名又據長寧縣宋錫庚稟報攻勦沙田股匪於正月十六日攻毀礮樓一座尙有靠山礮樓三座屢攻不下經臣等飭派副將朱國雄一軍助勦迭次受傷勇目數十名至正月二十九日開挖地道用火藥轟之始得毀其礮樓生擒潘錦紹潘秉芳等三十餘名餘匪逃竄遙田遙田匪首潘橋保亦著名兇匪也適朱國雄病故宋錫庚會同該營守備葉維光等跟蹤追至遙田二月十一日攻克其村以次掃平天堂腊溪鯉魚沖各匪巢陣斬逆首潘元茂而小水一鄉所踞地勢尤險峻咸豐八年前

督臣黃宗漢派兵攻圍六月之久僅據捆交逆匪潘過山鐵一犯此次宋錫庚乘屢勝之餘威直逼其巢雇募土民爲內應三月初五日五鼓派撥兵勇潛伏礮樓左右平明時襲開其樓門各營舊勇衝入生擒匪首李亞桐等十餘名將其匪樓一例平毀又據提督銜記名總兵肇慶協副將楊青山總兵銜記名副將沈玉遂會同道銜刑部員外郎劉錫鴻稟稱二月初三日進攻羅角村初九日進攻深村十五日進攻赤岡楊屋村二十九日進攻九房陳三月初八日進攻下寮禮村中間辦理蛟湖陳屋村高湖壘下舁斗岡新塘各處匪巢其十餘

起各該村均將老弱婦女先行搬出專留精壯踞守礮樓排列槍礮抗拒官兵或圍攻竟日受傷勇丁數十名始能平毀其礮樓又於攻勦禮村傷斃靖安水師得力哨官楊德貴一名及勇丁多名前後擊獲匪犯三百餘名有解省訊辦者有著名積盜即飭由營正法者如厚街之王聾屎妹九房陳之陳亞景陳亞梅深村之姚甸球皆蘊惡數十年黨羽或至數千一旦剪除遠近民心爲之稱快臣等查廣東風俗人心之敝窮於思議百姓日以兵刃相接地方官與百姓亦日以兵刃相接所在築立堅牆廣開礮眼竹盔銅甲小村數百具大村或數千具專務以強陵弱以衆暴寡公行劫掠負險抗官竟有數十百年不知完納錢糧爲何事者此次派兵勦辦到處開礮拒捕悍無顧忌臣等敘述各軍接仗情形但能敘其大略至不忍詳悉聲敘推求其故良由吏治不修紀綱廢弛而各該村匪徒屯聚遠劫近攻常有紳士爲之主持地方官歷來辦案交涉紳士輒多方爲之解脫以致民風日益敝壞永安中鎮一案候選訓導黃遇周實爲匪首經臣等前摺

奏明楊青山辦理赤岡楊屋村一案有武進士楊林芳來營關說楊青山飭令勒限交匪訖無回信迫楊青山

督勇進攻楊林芳與其子楊國安騎馬督陣經楊青山當場擊獲解省質訊楊林芳到案自認武進士籍隸東莞相距歸善楊屋村六十餘里以係職官礙難刑訊訊據獲犯古亞賸等供楊林芳得賊二千金包庇抗官始以推宕爲計終以抗拒爲能此等頑悖情形竟視以爲固然應請

皇上天恩分別飭部先將武進士楊林芳候選訓導黃遇周照例褫革由臣等訊明確供立予正法以昭炯戒其高連陞所部各軍現尚駐紮嘉應所有興甯長樂一帶土匪如黃陂白水逆坑等村臣等已會商高連陞先

赴惠州接任廣東陸路提督篆務即行分赴勦辦俟東江各村辦理完竣即撥各軍前赴肇慶籌辦土客一案以期次第肅清至各營傷亡哨弁勇丁應由臣等彙案查明分別懇請
奏邀請
恩施所有籌辦土匪及請
旨將庇匪倡亂之紳士先行褫革緣由謹專摺由驛馳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彙保大軍進勦潯梧艇匪攻復潯州府城出力官紳兵勇疏 會總督銜

奏爲查明東西兩省水陸大軍進勦潯梧艇匪先克下郢賊巢乘勝攻復潯州府城兩案出力官紳兵勇核實擇尤彙保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查接卷內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上諭勞崇光奏官軍會勦下郢賊匪埽平逆壘所有在事出力各員弁兵勇著覈實保奏欽此又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七日奉
上諭勞崇光奏東西兩省水陸大軍痛殲艇匪克復潯州府城在事出力各員自應量予奬敘著擇尤保奏欽此均經前督臣勞崇光恭錄轉行欽遵飭據帶兵文武查開在事出力官紳兵勇由督辦西江軍務前任惠潮嘉道劉式恕統帶潯梧水師碣石鎮總兵李揚陞分別彙保前來前督臣正署迭更未及查辦復於同治二年八月三十日准兵部咨五月三十日奉
上諭劉長佑奏遵保克復廣西潯州府城出力員弁開單請奬一摺廣東水師出力員弁據奏未及彙同核辦

著毛鴻賓到任後查案核實請獎等因欽此毛鴻賓因行催未齊亦未查辦卸事臣等檢核檔案查艇匪陳開自咸豐五年秋間竊踞潯州時計六載裹脅日眾橫梗左右兩江復敢僭號稱尊大逆不道時值梧州土匪羅華觀等聞風響應盤踞下郅東西兩省水陸道路隔絕不通經勞崇光會商前廣西撫臣劉長佑由東省籌撥餉需調派楚粵水陸大軍先將下郅賊巢掃平使進潯兵勇無所牽制隨飭李揚陞劉坤一蔣益澧等分帶舟師陸勇聯絡紳團節節進勦將各匪陸巢水寨悉數芟除移師平南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水軍在丹竹河

面一戰大捷俘馘萬餘乘勝直擣潯州是月十六日將郡城收復首逆陳開旋即生俘洵足彰

國威而伸天討所有兩案在事文武員弁兵勇紳練或親督戰船溯流轟擊或管帶勁勇迭破堅巢俾東西交界要隘一律肅清兩粵軍事轉機在此一舉其逸出之何亞湯即李亞湯等由湖北江西竄投賊營復敢於上年從福建賊營與其先鋒軍師張亞城梁亞幅等盤踞香港招集匪類供應賊營軍火以圖復起滋事同治四年八月內經縣丞劉煦府照磨李荊門揣知蹤跡設法誘致知會守備言樹勳龍熾應等督帶兵勇圍捕全數

拏獲該逆陳開一股至是始殲除淨盡均屬幸勞足錄義勇可嘉自應分別獎敘以昭信賞惟克復潯州案內各營原保人數不無稍涉浮冒前督撫臣詳細查詰節節往返以致延宕數年尚未奏保臣等以該官紳等立功日久斷難再延當將原保各摺飭發獎卹局司道確切訪查認眞剔汰其徇濫核其眞功茲據該司道等分晰列冊詳請具奏前來臣等覆加稽核并徵諸當日帶兵員弁在事紳商均屬異口同詞毫無偏倚除楚軍出力員弁已由劉長佑在直隸保獎及蔣益澧所部湘軍於復潯後旋即赴浙援勦其部下員弁有無另案保

獎勞績事故應俟查覆到日另行辦理稍次出力兵勇由臣等賞給功牌及以千把外委記名超拔列冊咨部外所有潯州下郅兩案出力官紳兵勇謹擇尤確核事功分別清單恭呈

御覽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分別獎敘以昭激勸至各該員弁應送履歷俟飭繳到日再行送部辦理臣等謹會同廣西撫臣張凱嵩合詞由驛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克復濤州府城與攻破下郢賊巢本分二役第復濤出力人員所註事績多有先經攻破梧州下郢賊巢出力著績之人似應歸併彙辦以期無濫無遺合併陳明謹

奏

鄙人清理舊案百數十起下郢一案爲督轅幕友所持至是始得出奏閱之慨歎而已自記

郭侍郎奏疏卷十一

密陳粵海關情形疏

奏爲欽奉

諭旨謹就微臣愚見體察粵海關情形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二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前因左宗棠奏粵海關收稅請由督撫設法籌辦當諭令戶部議奏茲據奏稱該關積弊已深歷任總督監督縱不至盡屬肥已亦難保不受家人丁書之朦蔽今左宗棠奏聞每歲不下二百萬兩與該關奏報銀數

大相懸殊請飭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查明辦理等語粵省軍務日久未竣籌餉之難該督撫監督等亦所深悉豈容任聽家人丁書羣相吞食視爲故常亟應嚴行查辦著瑞麟郭嵩燾嚴密查明該關各口實在收稅數目以及朦蔽情形妥議章程限三箇月內詳悉奏明再由該部酌覈辦理該督撫受恩深重務當破除情面秉公確查倘敢飾詞迴護有意彌縫別經發覺即治該督撫以查辦不實之咎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仰見

皇上垂念軍餉艱難清查關課綜覈名實之至意伏查

出者曰磨乃門皆支海能通大船而總匯於省河故能控扼全省形勢潮州別爲一水東通漳州北達汀州水源六千餘里洋人通商口岸專在此處瓊州海口亦准通商至今洋船無一至者其餘東西兩路各口水源遠或數十里近或數里貿易不能及遠亦無大宗貨物在此銷販是以歷來皆歸書吏承辦今將書吏悉數裁汰從新辦理則此數十口者僻處海濱耳目既有難周委任人員多至數十尤不易得兼慮開厰經費稍繁則收數轉細而一經變易章程把持阻撓必所不免若仍循用舊時書吏直亦無從施其整頓其難二也粵海關例

解內務府廣儲司銀三十萬兩其餘每歲應繳稅課皮價及傳辦物件皆不入額支蓋亦

內廷供應之外府也杭州南北兩新關歸織造兼管所任者織造也取之關課與取之司庫無異海關監督則專以課稅爲事左宗棠所稱杭關新改章程情形絕不相同杭州新復釐捐所收較關稅爲輕稽查亦易覈實南北兩關附近杭州省城撫臣可以經理以抽釐章程施之課稅已多滯礙以杭關章程概之粵海關尤屬參差又近年沿海各關添設稅務司或由監督經理或由巡道經理皆專主稅務與稅務司朝夕討論易得其力

督撫事任既繁其勢亦稍曠遠尤恐日久弊生關係轉鉅其難三也查現任粵海關監督臣師曾精練明決綜覈有餘稽查各口漏稅最爲得法上年海關正稅徵至一百一十餘萬報解

定陵工程及戶部指撥京餉廣儲司公費爲歷任所未有即令督撫設法籌辦亦不能及師曾之精覈因查粵海關設立監督以後雍正二年改歸巡撫經理八年復改歸總督旋又改歸廣州協副將並設副監督乾隆七年改歸督糧道八年又設監督旋改歸將軍以後又歸督撫經理者五六年十五年以後始專設監督

兩朝

聖人於此蓋亦反復比較而後著爲成例百餘年舊制未易輕議更張體察情形實亦無足勝此任者至於書吏之侵牟家丁之朦蔽各省關課同坐此弊從無實數底簿可以稽查見聞所及亦略知其大概情形而其收數之多寡舞弊之淺深質之監督亦多茫然實無由推測隱微過事接求以期一發其覆應請

天恩飭下監督臣師曾查明各口收數核實整頓必能日有起色所有體察粵海關情形謹據實所見縷悉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籌議各海口添設行釐片（會總督衙）

再查各省開辦釐金城村市鎮按戶抽收爲坐釐江河總匯設廠抽查爲行釐富商大賈轉運數千里資本既厚而又貨物屯聚一船易於核算故行釐收數常倍於坐釐粵東江路四達滇水東通江西武水北通湖南合爲北江設立韶關一廠又下設立蘆包一廠兼扼四會連陽諸江之衝統計北江釐金每月約三萬有奇西江兼受潯梧二水爲廣西江路總匯設立後瀝一廠每月釐金六七千東江爲古龍川水僅及惠川屬境設立白沙一廠每歲釐金約二千餘獨省河以南通諸海口迄

今未能舉辦因查近年洋人沿海通商內地土貨一例販運即各省商販貿易亦皆乘坐輪船以取迅速是以遠自牛莊烟臺以及江浙福建近至海西之高廉雷瓊海東之潮州百貨轉輸無一不由海運從前上海釐稅每年三百餘萬取給於一海口視正稅增加一倍福州一口釐稅每年約一百三四十萬廈門一口釐稅每年約四五十萬均與正稅相將其餘天津烟臺甯波通商各口一例開辦釐捐論者徒曰廣東海道紛歧此抽則彼越恐以釐捐之故致礙正稅臣等查宋史食貨志諸番異物十分抽一或十分抽二是以元世名爲抽分之法戶部所載稅則大率百分取一粵東釐捐又視稅則加輕凡奸商規避稅釐設法繞越所謂僥倖營求逐蠅頭之利者也富商大賈所必不屑計較資本愈厚則顧惜愈深此亦無待深論或又曰香港孤懸海外爲洋貨屯聚之所其勢足以伺間居奇一經抽釐必不運省臣等查五口通商以後商人視物價低昂以爲避就較之從前廣東一口貿易相去懸絕而其時猶可遠攬湖南江西之貨與上海一口爭勝自內江通商東南利源全窒所能攬者廣東及廣西桂梧一隅之利百貨來去必經省河無可飛越香港商民居奇能奪省商之利而不

能漏百貨入口之稅得失利弊情事昭然特由一二書吏主持此說以相阻難致釐捐訖無起色臣等伏念廣東坐釐已定紳商包抽之局其力足以把持一切誠令各口行釐收有成數即可漸次裁汰坐釐使省城各項貿易少一重攤派亦稍除紳商專利之弊於事局實有裨益與其更變舊章盡錙銖之利而仍不免於流弊何如查照各省海口捐釐章程務令粵東一例辦理較爲事順而功亦倘易集現在監督臣師曾留心大局才氣亦甚優裕臣等以此議久格不行並未一與酌商粵東軍餉支絀萬狀東江查辦各屬匪鄉留兵尙二萬人肇

慶土客一案撫綏安插需費鉅萬無可營措勢不能不
謀稍開利源一俟軍務完竣之日仍與各廠釐捐一例
停止並不著爲常例伏乞
皇上天恩飭下師留會同察看各海口情形添設行釐
其應如何核辦之處容臣等酌議章程再行奏明開辦
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渡船運貨漏稅應如何稽查議罰請　飭部編入則例
片
再戶部則例開載漏稅罰例粵海關一口科則尤繁無
一定程式近年商貨屯聚香港添設餉渡四十餘隻輪
流運省所載貨物動輒數百石編開字號至數十家而
或有一家夾帶私貨該關書吏援一半充公之例即將
全船貨物悉數罰收其半常至赴臣等衙門控告在海
關執戶部則例爲詞更不憑單稽查漏稅之戶遂時有
奸民希圖充公賞號裝點情節赴關報驗漏稅弊端爲
甚驗之商情亦頗未能平允應請
飭部添議渡船裝運貨物中有一家漏稅應如何稽查
議罰之處編入則例以資循守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以上一摺二片初奉
旨查辦粵海關稅務即具此稿以示瑞相未數日而有
受代之信瑞相私錄其稿與蔣君會奏僅具一正摺
而撤去二片惜哉自記

賞給二品頂戴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三月十八日准吏部咨開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三品頂戴署廣東巡撫郭嵩燾著賞給二品頂戴等因欽此當卽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

恩伏念臣以菲材濫權疆節稍自刻期於方寸無能圖效於涓埃攝事三年洊邊嶠而多慙撫御倡捐前歲冒

宸嚴而曲賜矜全夙夜兢兢深虞隕越屬以閩疆殘寇蹂躪經年仰資勝算於

廟謨獲藏成功於鄰圖合三省諸軍之力資專征任將之謀臣無尺寸之功徒有邱山之咎論功行賞豈所敢承渥蒙

恩賚之優頒謬荷頭銜之寵晉拊膺而滋愧悚流民未息乎鴻嗸搔首而拜

恩榮鉅任豈勝乎鼇戴臣惟有勉循職守整頓撫綏無敢玩忽以冀仰答

高厚生成於萬一所有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奉　旨著來京另候簡用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五年四月初一日准吏部咨開內閣鈔出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郭嵩燾著來京另候簡用廣東巡撫著蔣益澧補授欽此跪誦之下感悚難名伏念臣以菲材濫權疆節兩年有餘軍政之積疲已深無能一加匡救民生之凋敝日甚乃復重以誅求知行政以正風俗爲先而轉移無術知察吏以肅紀綱爲重而竭蹶仍多期發憤以自

彊徒積愛而成疾念臣迂疏之已甚慙罔濟時艱如臣奉職之無方自分早嬰重譴

聖恩高厚曲賜矜全

命之來京俾遂瞻

天之素願

賜之簡用藉攄陳力之愚忱因材而篤者生物之仁權衡悉如其量補過不遑者服官之義終始求慊其心間新授撫臣蔣益澧已由上海乘坐輪船來粵自可及時到任臣謹將經手事宜妥爲料理以備移交現在沿海盜賊急待拔捕肇慶客民方謀安插在新舊交卸之日人情易涉依違值地方多故之時事局尤虞蕞脞臣惟有在任一日期盡一日之心不敢稍涉疏忽自取咎戾所有感悚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假修墓片

再臣由翰林出身未履外任同治元年蒙

恩特授蘇松糧道旋擢運司甫及年餘驟膺疆寄自維

迂拙救過不遑茲蒙

皇上恩准來京另候簡用既幸釋夫仔肩尤深愧夫隱

顧臣籍隸湖南爲由粵人京便道先瞿松楸多年未經

展視擬卽籲懇

恩施賞假四月俾臣得以道經本籍從容料理稍事修

治以盡人子私情一俟假滿卽當遵

旨入京泥首

宮門求

賞差使所有請假修墓緣由謹先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嘉應等州縣被匪滋擾請將錢糧蠲免以紓民力疏（合總）

（紓）

（徇）

奏爲查明嘉應等州縣被匪滋擾過甚民力拮据籲懇

天恩俯准將同治四年分錢糧蠲免以紓民力仰祈

聖鑒事竊照廣東省惠潮嘉各屬於同治三四兩年被

髮逆汪海洋等疊次竄擾連陷數邑經江閩粵三省官

軍合力勦辦直至四年歲底方得一律肅清先後

奏報在案臣等復查連年髮逆竄擾粵東各屬地方嘉

應鎮平兩州縣於同治四年失陷數月蹂躪最深平遠

一縣先於三年九月旋失旋復而四年分逆匪往來踞

擾該州村莊之日亦最久此三邑人民流離田土荒廢

委員經過該州縣村莊一片蒿萊常行至數里始遇有

一二人民鳩形菜色不忍目睹本年正月經飭前藩司

李福泰就被擾最甚之區籌辦米石量爲撫卹並札候

補知府羅瀚隆齎帶銀五千兩會同鎮平縣親往各村

莊按戶發給飭購耔種及時開耕一面招撫流亡漸回

復業惟同治四年分應徵地丁錢糧銀米小民極形困

苦無力輸納如照依向辦待至查清實欠數目再行奏

請

恩施無以慰災區黎庶迫切企望之忱合無仰懇

皇上恩施逾格量爲變通先請
明降諭旨將同治四年嘉應鎮平平遠三州縣未完錢
糧銀米全數豁免以廣
皇仁其前時已輸在官之銀米仍飭司道轉飭查明著
落經徵人員分別解繳報部不准該牧令侵蝕升合分
釐此外四年分旋失旋復之和平長樂並被擾稍次之
與甯連平長甯大埔豐順等州縣俟查明輕重情形再
行
奏請分別辦理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懇　恩豁免陽春信宜兩縣舊欠地丁銀米片會總督衙
再肇慶府屬土客一案發端於恩平開平蔓延於陽春
新興高明陽江新甯高要而同治元二年受害之慘以
陽春一縣爲最甚至三年秋間客民漸次退出縣境四
年春安插那扶金雞赤水等處地方旋又竄踞那吉距
陽春稍遠該縣土民始漸能復業開耕又高州府屬之
信宜縣城自咸豐十一年二月內被逆匪陳金缸等攻
陷境內悉爲賊藪直至同治二年九月克復縣城而是
年秋耕已誤溯查此兩縣同治二年內被擾情形困苦
爲最盧據各該府縣於三四年開徵以後轉據紳民呈
請奏懇
恩免地丁銀米前來臣等督飭司道委員馳往確查均
屬實在情形而民閒承大亂之後按年勉輸現年地丁
銀米已屬十分拮据萬不能帶完亂離年分之舊賦若
非欽承
恩旨准與豁免則書差藉詞帶徵百姓實已隱受其累
臣等體察情形不敢不以上
聞除飭司將該二縣地丁銀米已完之數歸入奏銷案
內
題報外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將同治元二兩年陽春信宜兩縣未完地丁銀米一律豁免以甦民困至元二兩年被擾被水稍次之處俟查明輕重情形各歸各年奏銷案內分別辦理臣等謹合詞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辦理東江及翁源長甯各屬土匪完竣現在籌辦肇慶
客匪疏會總督衙
奏爲辦理東江及翁源長甯各屬土匪一律完竣現在
籌辦肇慶客匪情形恭摺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分別各營辦理東北江土匪平毀賊巢
情形經於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會同奏明在案節
據四川補用同知知府銜會紀鳳稟稱三月初六日攻
克六里鄉老巢復又攻毀其右圍舊樓其左新樓益懼
立繳軍械自縛詣營二百餘人會紀鳳訊明戕官案內
及此次出圍抗拒官兵涂阿煌等三十九名立與正法

彩黨四十四名押縣訊辦餘皆省釋移兵進攻白圍白
圍在諸圍之下故名下白樓亦各遞呈自首會紀鳳訊
明積匪涂展油等十餘名誅之其最上曰烏樓爲逆首
涂爲益巢穴屹然不動會紀鳳自三月二十日進攻至
四月初一日連用大礮轟擊東南西南兩面均各坍塌
數尺初二日五鼓該逆開閘門潛遁會紀鳳預派副將
黃文煥都司蕭德貴林得貴各率一營沿河密伏以防
竄逸每夜多發哨探令舉火箭爲號該逆方趨河岸梟
渡爲黃文煥等截回參將凌興發急率左營扼其歸路
該逆拚死左右衝突把總張國威黃連貴揮眾向前截

殺陣斬六十餘名生擒十九名投河淹斃者尤眾其餘老弱婦女跪伏請命並縱遣之訊據獲犯涂獻根等供涂為益自知所犯情罪重大脅伏其眾力抗官兵已於陣前伏誅其開已革監生涂添球涂自嶸已革武生涂惠溥庇匪抗官稔惡已久臣等並飭訊明正法稍資鑒戒查翁源縣屬東北縣長百餘里山勢回互本易藏奸如周陂磜下新江等處強鄉大族吞併小村幾無虛日臣等前檄飭會紀鳳等次第按捕該處聞六里鄉各匪捕勦淨盡已據細送著匪許煥遂江新懷等三十一名計此月內可以蔵事該縣六里鄉涂匪蘊孽最深會紀

鳳此次辦理亦最透現署翁源縣王惠溥明幹有才略會同辦理五十餘日均合機宜仍責成按捕餘匪以靖地方又據長甯縣宋錫庚稟稱三月初五日攻破小水賊樓乘勢進駐小鎮小鎮逆首潘重飛咸豐四年會充紅匪攻劫龍門從化等縣積年凶橫差役不敢捕拏宋錫庚用温言誘致擒之並擒其黨潘亞先等九名毀其礮樓適會臣等以朱國雄病故檄飭守備葉維光等將所部撤遣改派記名總兵會敏行馳赴長甯會勦宋錫庚商派都司林正棟會同坪坪司巡檢李炳炎四下汛把總葉英輝分赴石橋畫眉塘宋尚等處匪巢按捕獲犯潘善三等十五名以次平毀禾溪等處匪樓數十座前後辦理沙田遙田風溪禾溪四約數十鄉長甯一縣兇頑劫殺之風亦或可稍息又據記名總兵肇慶協副將楊青山總兵銜補用副將沈玉遂道銜刑部員外郎劉錫鴻稟稱辦理厚斗岡新塘以後東江水路略靖而石龍下另有小河通高英增步等處地方名曰峽內為盜匪所屯聚商議移軍寶潭木排頭勒令繳匪詎高英盜首李大鯪魚增步盜首劉沙礐子即劉亞熾竟敢糾合艮邊村各匪在寮步新墟建立同義堂旂號以圖拒捕劉錫鴻商令京山司巡檢王崧會集紳士馳諭各鄉

先安反側之心三月十九日急行軍分三路趨寮步新墟四川建昌鎮中軍遊擊鄧全勝遊擊銜高州鎮標千總陳宇成出中路督標後營參將張寅出左路沈玉遂以水師全營鈔其右路楊青山居中策應該匪排列迎敵五品藍翎黃俊英六品軍功鄧發源向前衝之中傷陣亡十餘人張寅陳宇成以大隊從中左兩路橫擊該匪退竄高英二十日仍分三路進攻高英該匪以全力衝拒中軍傷勇數人各軍奮力鈔擊李大鯪魚率其黨先遁賊勢狂奔隨將高英寮步新墟等處賊巢一例平毀李大鯪魚由虎門逃赴香港東江沿岸匪巢百餘里

始稍爲之一清臣等因查東莞沿海一帶拉沙花枝角尾等圍爲盜賊糾聚行劫之地稍進曰厚街遶北曰到滘村遶南與新安交界曰錦堂錦厦諸村皆著名匪鄉也上年冬月會派記名總兵王朝治署撫標右營遊擊尚昌懋圍捕花枝角尾二圍獲匪數十人分別懲辦此次春耕方始不敢懸軍窮搜而肇慶客匪屯踞那吉萌底大田一帶時有出竄之勢臣等久擬東江事竣移軍籌辦因飭楊青山率所部各軍馳赴肇慶察看辦理總兵銜署羅定協副將鄭紹忠勦辦大坪股匪以後飭留五百人駐紮永安按捕餘匪其全軍亦經調赴肇慶查

恩平開平兩處客匪屯踞那吉者四五萬人鶴山客匪屯踞五坑者二三萬人皆老弱婦女爲多尙不難勦辦而以數十萬客民與土民相爲仇殺今存者僅及十分之一始終未一抗拒官兵勦之無名撫之又苦無術嘉應克復以後詢之鎭平一縣荒山壙土數十里無人煙經派候補府羅瀚隆前往查勘又派候補府張崇恪查勘藍山一帶地方以爲安插之地首先清理新甯客產以次及恩平開平責令按畝估價以爲安插之資仍須重兵臨治誅鋤强梗餘衆聽從解散安插其無所歸者其新甯曹沖客匪滋擾地方尤甚亦必得一加懲辦此

臣等籌辦客匪大致情形也土民與客民積仇已深互相截殺幾無虛日今春五坑客匪分踞布辰那吉客匪擾及新興之天堂腰古又擾及陽春之合水黃泥潛經土民掩擊退踞三垌分紮黃欖角山等處其龍徑村棧木坪各處土匪又與客匪合併深慮官兵一加勦辦土人乘之又復悉衆他竄不獨無從受撫並亦不能强使受勦體察情形終無全策能使兵力稍厚乘初竄之時聲明其鈔搶劫殺之罪痛加掩擊令其自行解散而後清釐客產資給而周卹之以稍平其怨氣而使之有以自謀其生是亦勉强排解之一法現飭各軍分三路進

紮仍飭肇羅道王澍馳赴新興妥籌勦撫機宜以期迅速藏事所有各營前後陣亡藍翎把總楊德貴五品藍翎黃俊英應恤

天恩照例給與優卹其餘中礮受傷透骨之花翎都司周鳳舞都司劉得萬花翎守備尹長貴等及各營陣亡受傷弁勇二百餘名應由臣等查明分別賞卹彙案咨報在事出力員弁已經前案奏明俟奉到

諭旨卽行彙案奏恳

恩施謹將辦理土匪完竣籌辦肇慶土客一案情形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連平州兩次守城堵禦大股逆匪援案請廣學額疏會銜
奏爲連平一州兩次守城堵禦大股逆匪援案請廣學
額以昭激勸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咸豐四年以後廣東紅匪疊次擾亂四會
三水澄海等縣紳民捐資募勇保守城池經臣等援案
奏請永遠增廣文武學額先後奉
旨允准在案查惠州府屬之連平州地處廣東邊界幅
員寬廣百數十里咸豐四年紅匪四起河源長甯失守
翁源被圍各縣均與該州接壤該州四面防堵賴各鄉
團之力下坪坑尾兩次擊賊獲勝州境以安咸豐九年

三月內石達開大股由福建汀州竄由嘉應興甯直撲
連平州城知州孫志鈞方赴州屬銀梅催收錢糧聞道
同州城四面賊騎充斥凡八日始由增壩密溪小路
用夜半入城局紳陳廷薦顏銑等督率民兵堵禦甚嚴
石逆開挖地道轟陷城牆兩次均經堵護又於東門開
挖地道一處甫成而大雨如注賊遂由翁源竄逸凡圍
攻十有五日石逆甫退翟火姑大股又竄踞州屬忠信
墟擾及長吉州城及各鄉防堵逾月臣等檢查舊卷孫
志鈞稟報由銀梅回州蘇陂局紳卓崗與其子卓翼垣
督勇赴援與賊接仗父子同時陣亡次子卓星垣仍復

督勇馳援長吉局紳賴永康葉芹光鍾文燾等拒賊軟
坑孫志鈞始得由間道入城西路局紳梁德雲梁書培
梁啟英等擊賊陣亡並斃壯勇一百數十名幾於忠義
勃發同治四年九月初七日汪海洋大股由和平竄撲
州城又分股由上坪繞出城北其時賊眾尚八九萬人
環城四面築立礮臺猛攻三日署知州福多參將朱國
雄督同局紳顏培豫等守禦兩夜襲攻賊營斬殺數十
人該逆解城圍竄踞上坑經月之久堵勦仍無虛日統
計咸豐四年同治四年各大股逆匪所過城池無一完
者該州紳民男婦在城堅守兩次賴以保全軍興十餘

年紳民協同守衛城池若此類者實不多見急應優加
勸勵使各州縣有所觀感激發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援照成案將連平州學額永遠增廣文武各
二名以示獎勵之處出自
逾格鴻施謹會同廣東學政臣劉熙載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此外尚有新會縣紳民守城請復還學
額一案上年奏奉
諭旨飭部議令行查詳細情形現在另摺復奏合併聲

明謹
奏

酌保連平州守城出力官紳片會總督銜

再查咸豐九年連平州守城案內前督臣黃宗漢出示褒獎聲明學正何維林外委李殿超紳士陳廷薦顏銑等合力支持而考其時分守各城一出之民力支放勇糧一取之捐輸紳士出力尤多而具保守城文武紳士無一列名者臣等常心憫之同治四年守城案內署州事福多係屬新任其餘多係上屆守城紳士忠義之氣不爲少衰臣等詳加考覈酌定數人先行奏懇恩施以昭激勸署連平州知州候補知縣福多應請免補本班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在籍江蘇升用知府免補

同知顏培豫應請免補本班以知府仍留江蘇補用並賞戴花翎道銜候選郎中顏鍾驥應請賞加三品銜候選中書江有燦應請賞加五品銜丁憂在籍湖南補用知府顏培鼐應請賞加道銜浙江補用同知顏鍾儁應請賞戴花翎衛千總銜江啟蓉應請賞戴藍翎訓導陳廷薦應請以訓導即選並賞加中書銜其朱國雄一軍及在事文武官紳守城擊賊著有勞績者仍候彙同全案分別具奏所有連平州守城尤爲出力官紳先行酌保緣由謹

附片陳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查明紳民勦匪守城情形疏 會總督學政銜

奏爲查明紳民勦匪守城情形據實覆

奏仰祈

聖鑒事案准禮部咨議復兩廣總督毛鴻賓等奏廣州府屬之新會縣文風日盛並力保危城請復還原設學額一摺於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粘單內開據原奏所稱咸豐四年賊匪圍攻新會縣城該紳民捐資募勇力保危城並未將實在情形詳細聲敘所請復還新會縣原設學額之處礙難率行議准應將守城時詳細情形確切查明據實具奏

再行辦理等因當經轉飭查覆去後茲據廣東軍需總局司道詳稱據新會縣稟稱咸豐四年紅逆披猖所在蠢動卽經前縣飭紳設局團練七月初旬有佛山股匪吳麟祥等駕船數十由順德一路竄擾縣屬之江門埠句結土匪呂萃進陳松年等四出煽誘各鄉響應並有蘇黑虎李象能等匪樹旂倡亂附和而起新會營額兵千餘分防各屬參將衞佐邦先經奉調出師精銳悉往營伍空虛七月十五日該匪率衆擁至縣城圍攻東門分架雲梯局紳急同文武登陴堵禦鎗礮齊施首斃紅衣賊目並用火罐擲燒雲梯盡殲扒城悍賊至十八日二更時候該匪乘雨潛進偷扒迤西之庇民門官紳分投抵禦賊匪愈來愈多約至十數萬紳等按戶抽丁竭力拒敵官倉民戶穀米俱空枵腹相持城崩復築自閏七月二十至八月初九兩旬之內大小三十餘戰均有斬擒八月十五日援師至我兵仍奮勇開城夾擊卽將附城賊寨盡數埽蕩城圍立解此圍城兩月兵單糧絕紳民力戰保守危城之實在情形也迨解圍後官兵奉調回省賊衆又復肆起並句結另股賊船三百餘號先破邑東之外海村分路夾攻江門該紳等招募紅單師船隨同前縣陳應聘駛往江門先後擊斃賊匪二百餘

名燒燬匪屋數十間生擒蘇黑虎等一百餘名迫九月十一二日佛山援賊大至以白石鄉爲巢更番誘戰各紳協同吳守備分帶兵勇馳往進攻掩殺千餘始行退去二十二日順德援賊又至仍潛師猛進大挫兇鋒而退江門方定復有鶴山瓦窰股匪萬餘由陸路來犯各紳督勇練三千名直搗瓦窰斃匪數百生擒四十餘名會同營弁收復鶴山縣城此又防守江門進勦白石鄉及擊退瓦窰竈匪並復鄰縣之實在情形也統計守城及擊勦各匪所費糧餉俱由民間湊集並無動支官項一切情形均經前縣詳報有案合無仰懇照依前次奏

案請奏加文學額二名武學額三名等情稟覆到局轉
詳前來臣等伏查該局現詳據新會縣查稟咸豐四年
紳民固守危城及解圍後擊勦江門賊匪各情核與咸
豐四年十月內前督臣葉名琛撫臣柏貴奏報新會縣
被匪圍攻官軍紳勇勦散立解城圍進勦江門情形相
符其進勦白石鄉擊斃瓦窑股匪協同收復鶴山縣城
各情當時亦經稟報有案其事昭彰在人耳目不惟非
賊匪經過地方所得藉口即比較前次奏准加廣學額
之四會三水等縣厥功尤偉茲由部臣議奏查取勦匪
守城詳細情形飭據查明詳覆相應據情覆

奏仰懇
天恩俯准查照前奏於該縣捐輸增額之外復回新會
縣文學額二名武學額三名以隆作育而昭激勸之處
出自
逾格鴻施除分咨戶禮兵三部查照外臣等謹合詞恭
摺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敕部核覆施行謹
奏

遵查駱氏祖墳一案片會總督衙

再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准刑部咨同治四年六月初
四日內閣奉
上諭駱秉章奏廣東省墳山禁步請飭遵照定例丈尺
辦理以杜爭端一摺四川總督駱秉章本籍廣東花縣
有前明所葬祖墳同治二年正月間該縣文生鄧輔廷
於切近墳傍盜葬骨罈三穴經該族眾控縣清理該地
方官並未丈量率行擬結復經駱秉章咨明廣東督撫
嚴實查辦旋據郭嵩燾咨稱該省通行章程無稅官山
塋葬以穿心四丈爲限計由墳心量數至邊每面實止

一丈鄧姓原開墳穴在該督祖塋一丈以外照依定章
無可科罪駱秉章復咨查禮部刑部嗣據各該部咨稱
定例庶人塋地九步穿心十八步凡發步皆從塋心數
至邊鄧輔廷盜葬該督祖塋之處係在例文禁步之內
應照例科罪是郭嵩燾所稱該省現行章程係與禮部
定例不符廣東省多有無稅官山與別省情形不同墳
塋禁步自應恪遵定例辦理若概用本省章程以前後
左右各得一丈爲準恐倚勢侵佔者得所藉口盜葬之
風益熾流弊伊於胡底著瑞麟郭嵩燾申明舊例通飭
各屬嗣後審斷墳山案件無論官民均照例定禁步爲

限毋得牽以本省定章定讞以致爭端難息流弊滋多並著該督撫將鄧輔廷盜葬之案迅即按照定例丈尺核實定擬具奏不准稍涉迴護該部知道欽此蒸錄行文知照等因並准四川督臣駱秉章咨送奏稿前來臣等遵查例定品官墳塋禁步以次至庶民穿心應得十八步詳繹例意蓋以羅圍礦誌拜臺庶民之力皆得自盡得穿心十八步之地聽從布置所以使人子孫爲保護墳塋之計非謂盡人可得十八步之地援引例文以交相爭佔也粵東山場多屬無糧無稅之官山聽人進葬其遠處他村覓地營葬者積習相沿必向本村立契

繳納開穴工費不名山價其間侵買壓佔訟案繁多大率藉例定官民禁步恃勢强佔地方官至不能成讞乾隆年間詳定橫直二丈穿心四丈之章程准照戶部則例塋荒事宜條內有古冢周圍四丈以內不得開塋等語酌中定議凡營葬官山不論紳民統以橫直各得二丈爲限周圍實得八丈較之例定禁步所爭實遠而准以古冢周圍四丈之文已予寬留餘地使足相安

國家定例所謂庶民者統言之耳其中貧富强弱相去天淵貧且弱者縱橫枕藉萬冢交錯從無爭論惟富强者營一棺之地即謀佔踞禁步縱橫侵至數丈當時詳定省例稍濟例文之窮而杜豪强侵佔之計以平百姓之爭蓋以省章爲斷丈尺多少出價承受紳民猶可通融辦理以例定禁步爲斷則直援豪强以兼併之資使啟爭端所以遵行數十百年據以斷案猶能使百姓相安者此也各鄉官山可以進葬者多不過數十百丈鄉民叢葬於此若皆以禁步爲斷則一山葬至十餘棺而止後來者已將無地開穴近年捐例廣開一命之榮皆得捐請封典案照品級援例爭論禁步則富强有勢力者其侵佔倍甚於從前貧民復何所措其手足臣等於駱秉章咨查祖墳侵葬一案委員勘驗駱姓祖墳凡七

冢相去皆不盈丈左右無碑之墳十餘冢其右譚姓朱姓祖墳相距略遠生員鄧輔廷葬地即在駱譚各姓舊冢之交而距譚朱二姓墳尤近自駱姓控經花縣押遷事已了結又尚在省例丈尺之外礙難擬罪臣等因念駱秉章爲保護祖墳起見該處可以進葬之地已屬無多當飭臬司錄案立碑永遠禁止進葬而駱秉章仍援例定禁步上瀆

宸聰粵東紳富有氣力者頗多若皆據例定禁步爲詞祖墳附近進葬者皆可責以侵葬其已葬者亦可呈請押遷訐訟將無已時此勢之萬不可行者也臣等因查

嘉慶初年會議及有力之家擇地營造生壙非貧民無力購地者比令其呈報地方官照例升科等語蓋亦爲營葬官山言之迄今亦無遵辦者擬請
飭部核准嗣後凡有力紳民欲按官階庶民例定塋地步數造墳者飭將土名四至弓步畝分及界內有無舊冢分晰具呈該地方官勘丈明確豎立石界照依山糧科則詳報升科給予司照隨時報部立案入額編徵即准該紳民作爲私地管業並准其照依例定步數開拓墳塋界內餘地聽其留空不准他人指作官山恃强侵葬界內舊冢仍飭存留不准業戶藉口升科任意殘毀

其未經呈報升科者仍照省例科斷無論紳民均以橫直二丈之內不准進葬爲率似此分別辦理則有力升科者得依例定禁步無力升科者仍可安葬官山各得情理之平而定例省章兩無違礙至粵東風氣有粗習地理專向各屬官山尋覓穴地以圖罔利謂之山棍凡侵佔盜葬之案皆由此種地師爲之厲階臣等已嚴飭花縣責成生員鄧輔廷交出營葬之地師從嚴懲究以清弊端是否有當謹附片陳請
聖鑒訓示謹
奏

請酌量變通督撫同城一條疏
奏爲
國家設官如督撫同城一條急宜酌量變通謹就
歷所及推論其源流而究明其得失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查明永樂初尋桂柳三府蠻亂遣給事中雷
填巡撫廣西爲巡撫之名所自始景泰三年尋梧猺亂
廷議以兩廣宜協濟應援乃設總督是總督巡撫二者
皆肇端於兩粵終明之世以十三布政使爲定員而總
督巡撫或分或併或設或罷大率與兵事相終始成化
以後建置日繁如京東北一路有薊遼總督宣大總督

又有順天巡撫永平巡撫保定巡撫遼東巡撫宣府巡
撫大同巡撫天津巡撫密雲巡撫開府相望然考其時
督撫駐紮地方從無同城者保定添設總督而保定巡
撫別駐眞定宣大分設巡撫而宣大總督別駐陽和至
兩廣督撫沿革其初分設巡撫而後改設總督天順二
年遣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兩廣則又稍易其名成化
元年又以總督兼巡撫嘉靖中添設廣東巡撫總督祇
兼巡撫廣西由梧州移駐肇慶隆慶三年又添設廣西
巡撫總督改兼巡撫廣東是兩廣總督巡撫明時亦未
嘗兼設

國朝以來總督巡撫著爲定制中間小有裁併而視明世紛更變易規模固遠勝矣其督撫同駐會城者三曰福建曰湖廣曰雲南本不同城而移駐會城遂成定例者一曰兩廣推原立法之始地方吏治歸各省巡撫經理聽節制於總督而總督專主兵是以河南山東山西專設巡撫卽不復設提督爲不欲使武臣主兵而巡撫又不得統轄提督故爲巡撫兼銜直隸四川甘肅專設總督仍兼巡撫銜大致以兵事歸總督以民事歸巡撫此

國家定制也而巡撫例歸總督節制督撫同城巡撫無

敢自專者於是一切大政悉聽總督主持又各開幕府行文書不能如六部尚書侍郎同治一事也而參差杌楬之意常多道光之季兩廣蘊孽已深叛匪一起亂民從之如歸蔓延徧及東南而皖豫之捻匪陝甘之回匪乘之以逞爲亂者皆民也則各省撫臣之失職多矣額設營兵多或六七萬人少亦萬餘人竟不得一兵之用鎭將參遊循資超擢任爲將帥者更無一人所用以轉戰者皆勇也而兵爲虛設積久又益加累歲糜錢糧千餘萬相與處之怡然則各省督臣之失職尤甚矣而自軍興以來江忠源胡林翼羅澤南李續賓及今劉長佑曾國荃劉坤一劉嶽昭等皆以司道主兵或積功至督撫兵權日分總督僅守虛名而例定分年查閱營伍考覈將弁均係總督專政出巡之日爲多兩省情形亦資周覽軍興數年此典竟廢同治元年兵部議奏御史陳廷經變通營制一摺奉

旨江蘇浙江安徽江西陝西湖南廣西貴州等省各鎭協武職陞遷調補暫由巡撫辦理千總以下徑由巡撫咨拔報部所有校閱營伍考核將弁并本省籌辦防勦卽專責成巡撫經理其總督兼轄省分軍政考核著徑由巡撫就近著考會同具題至巡撫同城者仍照舊章

辦理等因欽此因查一省千餘里之地能考求其利病周知其情狀已難其人至於兼轄省分原不過奉行文書周旋應付稍求整頓隔閡必多所以議歸巡撫經理蓋亦窮而必變之勢也而與總督分省之巡撫軍政民事一聽主裁與總督同城之巡撫軍政既不得與聞民事又須受成總督一則虛列其銜一則兩操其柄是從前督撫同城名存而實去者僅一巡撫自頃數年則督撫之名實兩乖而巡撫乃尤爲失職臣請悉其得失利病爲我

皇上一陳之傳曰天下之動貞乎一者也惟其一也故

能齊百姓之耳目而定屬吏之從違宋置監州而兵以弱明置巡按而政以鬻知道者惜之然於政之所出猶未有分也督撫同城愛憎好惡之異情寬嚴緩急之異用同爲君子而意見各持同爲小人而請張倍出如舉一人也此譽之彼毀之則是非淆劾一人也此遠之彼近之則趨避易徒令司道以下茫然莫知適從其君子逶迤進退以求兩無所忤其小人居間以遂其私

國家定制錢糧及升調員缺總之藩司刑案總之臬司督撫專任其成本不易有所設施而又水火交攻戈矛互進是

皇上設官以求治也而督撫同城乃萬無可言治今使一縣而置兩令一郡而置兩守必不能以安矣此理勢之固然者也臣自道光二十七年通籍假歸過武昌目悉吏治之媮氣習之深心憂其將亂其後五年而亂作前後督撫殉難三人伏誅二人被劾四人賴胡林翼開立規模風氣爲之稍變雲南之亂則既成矣前督臣張亮基每言及前撫臣徐之銘牽掣情形輒至慨歎而各直省吏治人心之敝閩粵爲尤甚細究其由來數十年瞻顧因循釀亂保姦竇以督撫同城之故以言其事既如彼以言其效又如此歷來同城督撫互懷猜忌相爲敵讐獨於公事一切雍容坐視以求免於嫌怨承平日久循例守職亦庶幾可以寡過處多事之時承積疲之俗而多所牽掣苟安無事以謂之和衷

朝廷獨焉賴之自古中材多而賢人少

皇上委任疆吏但使中材足以自守其間一二賢者弛張以時自可相維於不敝督撫同城則賢者永不得有爲中材亦因以自廢此臣所謂急宜變通者也近年雲南督撫皆浮寄境外一無憑藉臣愚以爲雲貴總督一缺宜暫停罷責成巡撫勦賊以一事權其閩浙兩廣總督則或援照明制兼併一員福建情形臣不能知其詳

廣東督撫兩標及兩署書吏分別裁併營政吏治關稅鹽務四者未嘗不可整飭權分則情多乖責專則事易集不獨於地方補益甚鉅其裨於

國家之經費亦必多矣臣伏見明臣韓雍在兩廣總督任內疏言兩廣地大事殷請裁總督東西各設巡撫當時立見施行韓雍請分其責於兩省今臣請重其任於專城義取因時事亦同揆至於

國朝督撫之沿革如河東總督偏沅巡撫時有廢置即咸豐九年裁撤南河總督一缺斷自

宸衷期使大臣無曠官虛設之員天下亦同受其利益

用意至爲深遠臣撫粵兩年於地方利弊源流知之頗悉懷此欲陳久矣以慮語言稍涉直切或疑其有他意是以欲言復止今旦夕交卸以切身之閱歷求及時之變通用敢推明得失利病之原上備
聖明採擇可否仰邀
皇上天恩飭軍機大臣吏部兵部會議幷鈔發臣揭交各督撫公同核議以求妥善之處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酌保各員片
再臣在粵兩年於吏治稍加推求各州縣漸能有所觀感以知盡心民事其一二廉能樸幹之才爲臣所深知者不敢聽其淹滯如試用道屠繼烈强明果決遇事能任勞怨臣在粵所見現任湖南撫臣前藩司李瀚章辦事最爲精透屠繼烈規模稍狹而才氣實無倫比足勝司道之選署羅定州知州周士俊慈祥而有斷制沈毅而兼勤敏署南海縣知縣鄭夢玉精詳質實一往無前所至政聲卓越以上二員經臣於同治三年三月內會同前督臣毛鴻賓保奏奉
旨交軍機處存記候旨錄用等因欽此又長甯縣知縣宋錫庚緝匪安良疏通民氣值東江軍務正緊之時勦辦匪鄉不遺餘力尤具有膽識鹽提舉銜吳川縣知縣姜光耀勵精圖治威惠兼施屢次出海拔捕洋盜不避艱險以上二員均有勞績應另案核獎臣以察吏安民爲職無能圖效涓埃而所屬各員才能傑出如屠繼烈卓然爲循吏以實心勤求民隱不邀虛譽如周士俊鄭夢玉宋錫庚姜光耀允爲粵東救時之良吏敢耿此心所欲以挽迴積習整齊風俗尤在獎進人才不敢以交卸在即有所隱祕可否仰邀

皇上天恩准將道員屠繼烈交軍機處記存簡放周士俊鄭夢玉宋錫庚姜光耀均准以同知直隸州儘先補用仍懇

敕下督撫臣分別查案保奏鄭夢玉宋錫庚並准先換頂戴出自

逾格鴻慈所有酌保各員情形謹附片陳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保舉糧臺文案委員請　飭部無庸另立專條片

再臣查軍務初興

朝廷轉餉以濟軍食其時難於擇將而不難於籌餉用兵日久將才以求而日多餉源以用而日竭則又難於籌餉而不難於擇將粵東完善之區擅山海之利而臣泊事兩年深悉籌餉艱窘情形求一廉幹耐事之才倍難於求一精悍善戰之將又今西北之甘回接連新疆西南之滇回盤踞數府貴州一省盜賊充斥勢成坐困其大患均由於軍餉支絀

皇上憫念各該省之艱難指撥協濟而皆有自謀不暇

之勢部臣

奏請嚴催終苦無以爲應故今日之患尤莫甚於憂貧因查軍務初起之時營求差遣羣以爲利至於日久餉絀委員薪水多從核減又不能以時支放艱苦日甚往時以軍營爲利藪趨之若鶩近今則以軍營爲苦差稍能自立者避之惟恐不速如甘肅滇黔各軍營願往者直無幾人人情避就亦無足責

皇上懸爵賞以勸勵天下務在求才倘用而已並非以示猜防伏見近年以來言事者以糧臺籌餉爲大禁薄其獎敘又推及在營文案委員限以奏請拘以年分使

不得與戰功齒以示愼重名器之義臣查軍興十餘年保舉人員已逾萬數其以各項差使敘保者不逮戰功二十之一又惟戰功可以優保各項差使循資敘獎本有區別

國家多事之秋當使文武材用尺寸皆有以自效不當一切概之於武功伏查咸豐四年十一月吏部議復光祿寺卿宋晉條奏案內聲明糧臺文案出力人員向照軍營出力辦理據奏此等事件迥非親冒矢石可比應請嗣後糧臺文案及一切局務出力人員郎中知府以下概不准越級保升及請免補免選本班字樣欽奉

硃筆將糧臺文案等字刪去幷奉

硃批糧臺文案與一切局務不同仍准酌量保奏惟不可概保越級等因咸豐七年以後連次部議均未聲敘四年內所奉

硃諭於糧臺文案人員痛加裁抑又於戰功內分別非克城擒酋不得越級請升非衝鋒冒鏑不得以道府請旨記名其實越級記名等項本以待功效卓著者在營當差各按勞績敘獎既經部定章程於是一切列入戰功之中科條愈繁援引比較動多參差易干部駁而營求請託之風愈甚人心亦愈趨澆漓臣因查嘉慶四年

額勒登保爲經略大臣其文案委員胡思顯至蒙特旨褒獎

聖人權衡之大用出於常格而亦足見運籌決策之效有時更優於戰功至於近年軍務籌餉倍難較道光以前疆臣盡力部臣轉餉彼此分任情事迥殊故從前糧臺職在支放而已近今所謂糧臺卽係籌餉委員錙銖出入隨同督撫經營其勞倍甚軍營以餉糈爲至重部議又以籌餉爲至輕未免有乖於名實臣愚以爲天下之大本二曰用人曰理財二者之中又有其大本一曰去欺而已矣與爲嚴其禁以防濫而使日長其欺何如要之言用而搜求瑣屑之論除伏乞

皇上天恩飭部臣詳加核議凡軍營保舉人員仍依勞績敘保無庸於糧臺文案委員另立專條特示裁抑期以濟時艱而鼓舞辦事之心使不至別滋趨避其有冒濫駁斥議處斷自

宸衷不獨以激勵人才實亦去欺之一端有關於勸懲之大者愚昧之見不敢不以上陳伏祈

聖鑒謹

奏

酌保得力員紳片

再臣在粵添設水師六營經始東江飭總兵衔記名副將沈玉遂督辦兩年以來掖除盜艇肅清江路東江軍務深資其力此次辦理東莞歸善博羅等縣土匪該副將熟悉情形發蹤決策摧陷廓清出力尤多應請俟補缺後以總兵請旨簡放並

賞加勇號以示優奬四川補用同知知府衔曾紀鳳因霆營叛勇擾及樂昌調赴北江防堵經年以一軍駐紮始與逼賊出路此次辦理翁源六里鄉一案攻破積年

老巢五處匪首涂爲益等全數伏誅地方積患爲之一清該員積勞日久累案未經敘保應請免補本班以道員仍留四川補用粵東保案積壓過多臣前彙次東西北三江十餘年舊案分三次會同具奏邀准

恩施在案兩年以來新案又已積至十餘起如西江前後

奏准具保六案彙併一案辦理東江

奏保八案勢又不能逐案清釐又經飭藩司李福泰分營彙奬以期辦理稍歸簡易此外尚有北江

奏保一案各屬捕殺匪犯

奏保兩案督臣出奏均尚未知何日該二員深沈果毅謀勇兼資尤能通曉事理爲粵東用兵十餘年所未易得之將曾紀鳳辦理翁源一案後應卽飭令裁撤臣於同治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會奏籌辦各屬土匪案內邀請擇尤保奏尚未奉准

諭旨是以由臣先恕

恩施稍資鼓勵粵東營務陸路提臣高連升足勝方面之寄此外記名提督陽江鎮總兵任星元嚴明伉爽尤習水師記名總兵曾敏行王朝治樸實老練記名總兵肇慶協副將楊青山勤廉耐苦署撫標右營遊擊潮州

鎮標左營遊擊尚昌懋精細曉暢及沈玉遂之沈毅有血性皆能不染粵東氣習有事足備干城無事亦資表率其餘將弁以下如鄧安邦戴朝佐言樹勳區泰初等可成就者尚多亦多有勞績應行核獎至省城督辦團務紳士前後舉發逆案三起獲盜二百餘名經臣於四月十二日會保道銜刑部員外郎劉錫鴻案內附片聲明所有內閣中書陳惟新應請

賞加員外郎銜同知銜江西安福縣知縣陳璞應請以同知直隸州仍留江西儘先補用內閣中書銜陽江縣訓導梁葆訓應請以知縣遇缺在任卽選五品銜安徽婺源縣知縣麥佩金留辦團務並管帶壯勇巡防城內外獲盜多名應請以同知直隸州仍留安徽儘先補用臣在粵兩年辦理盜匪深得該紳等之力不敢沒其微勞可否邀

恩照准之處出自

逾格鴻慈謹附片陳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蔣益澧整頓廣東地方風氣片

再查粵東吏治嬗敝人人以勢利爭勝玩視法度積成風氣官評之賢否專視紳士之愛憎百姓疾苦無過問者即以讒捐論稍加清理謠言遠播而順德新會陽春陽江鶴山香山等縣私捐私抽多或數萬少或數千從無議論謂百姓專順人之私而以輸公爲大禁臣所不敢信去歲各屬局紳營私訐控臣皆提省究追南海九江鄉絲釐亦係私抽該處距省甚近經臣委員查悉以推之順德局紳順德局紳又推之該處愚直如臣亦不敢深究地方風氣已成百姓惶惑愈甚官吏整飭愈難

伏見近年以來時事艱難各省疆吏多由

特簡感激奮發之意常多即臣愚劣尚不敢自頹廢大臣秉公舉劾昭示功過原期爲

朝廷耳目若以一二人之私今日劾一督撫明日保一督撫直視地方大吏惟所愛憎廢置者不獨是非顛倒於

朝廷體制似亦微有關係蔣益澧才氣尚優或因是而專事周旋以求免於訾議地方公事粉飾必多應懇

皇上天恩責成整頓無懷顧忌臣疾病因循兩年以來訖無補救深盼後任之稍補臣過愚昧之見不敢不以

上陳伏祈

聖鑒謹

奏

郭侍郎奏疏卷十一終

請將黔撫岑毓英交部議處疏

奏爲雲南戕斃馬加理一案撫臣未能先事豫防應請旨交部議處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周官一書尤重賓禮其時九服夷蠻朝會以時迎勞宿衞各有職司辟遠無禮允爲三代之盛軌西洋各國通商已歷四十餘年沿海各省學館教習及洋槍隊訓練皆洋人司之開立口岸設關征稅一委之洋人於中國有報效之心而無猜防之意其到處遊歷載在條約原所不禁又領有照會護送而馬加理被戕

一案距今已踰十月辦理尚無端倪撫臣岑毓英於此誠難辭咎臣因查馬加理來自緬甸帶有緬兵百餘人撫臣聞其攜帶兵弁入境札飭各地方加意防堵本屬正辦卽總兵楊玉科有鎮守之責都司李珍國有屯邊之責聞有他國兵入境亦豈能不加防範兵弁等喜事邀功遂至堵擊不獨非撫臣所及料卽楊玉科李珍國派兵巡防亦斷不期決裂至此臣推查其原委楊玉科駐紮騰越李珍國駐紮南甸距戕斃馬加理之蠻允地方遠在數百里以外非有主持督率不問可知所以遽至戕害者由撫臣未能據總理衙門來文曉諭清晰以致楊玉科李珍國皆不及嚴示約束致生意外之變楊玉科李珍國並以百戰餘生號稱忠勇展轉貽累無以自明臣心尤竊傷之應恕

天恩先將撫臣岑毓英交部嚴加議處以明其未能先事豫防之咎而後嚴查動手戕斃馬加理各犯照例議抵庶以平外人之心而亦以見

朝廷推求事始一秉大公之至意臣蒙

恩派充總理衙門行走有言事之責而既經接任視事一切當會商辦理勢不能專銜具奏是以先期一貢其愚忱上備

聖明採擇所有雲南撫臣應先行議處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鄙人橫遭訾毀爲京師士大夫所不容所據爲罪狀者卽此疏也軍機章京亦以發端引周禮爲立言不倫鄙心竊獨怪之士大夫徒以岑公殺斃一洋人力謀保全此疏不獨保全岑毓英並楊玉科李珍國皆極力爲之洗刷以保全之而以未能先事豫防議處

岑毓英科罪極輕藉以稍平洋人之氣議罪二二兵丁有餘使樞府能知此義騰越及宜昌各處通商可以不置議亦必無今日法人之禍矣今時督撫一劾便動獨一謀殺洋人即微過亦不肯以加之而又無辭以折服洋人人才如此求無誤國病民不可得矣因檢疏稿得此並錄存之庶稍見當日所以用心而辦理洋務之不得其平亦由士大夫太無學識之過也

擬銷假論洋務疏

奏爲假期將滿遵旨帶病銷假謹就所知洋務情形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臣因病兩次乞假回籍渥荷天恩優賞假期於時滇案辦理已有端倪而臣病久未痊分當求退五月二十四日英使威妥瑪貿然出京滇案未能議結臣豈遽能置身事外自應勉强支持暫請銷假而見在辦理洋務機宜有可一言其略者伏查夷狄爲患中國自古皆然所以控御之方戰守和三者而已彼其侵擾有常所其盛衰有定勢因時制變應之有

餘洋人以通商爲義環列各海口深入長江數千里藉釁生端以求便利名爲外憂而負嵎實在內地名爲敵國而搆禍不出邦交故臣以爲今日之洋務戰守和三者俱無可言何以言之凡戰有二曰攻勦之師曰應敵之師西洋各國遠隔數萬里中國不能往攻明矣而如洋人練兵製器之精其君臣相與講求日新月異未嘗稍息而獨不肯輕易用兵其視通商各口皆其利藪意尤護惜之彼不言戰何爲迫使戰乎凡和有三曰定歲幣之等差曰議聘使之禮節曰辨稱號之崇卑洋人通商二十餘年從未較論及此咸豐七年廣東用兵而上

海常波通商如故次年天津用兵即廣東通商亦復如故其苛索兵費但以爲因此用兵兵費即取償於此始終通商而已每一滋事增加口岸徧據要害所爭莫大於是更不得以和論至於守之爲義由皇古至於今日由天下至於一家莫能廢也中國沿海九千餘里大小百數十口虎門大沽竝稱天險道光二十五年三口通商以後洋務辦理已有成局增修虎門礮臺爲善後之計費至數百萬咸豐七年洋人直入一毀無餘咸豐九年天津防堵極艮將勁兵高壘巨礮之用終亦不能持久至於廣東展轉貽誤而有甯波之失金陵展轉貽誤

而有鎮江之失延及咸豐七年廣東省城爲洋人襲入擾及天津洋務遂至窮於辦理此其成蹟亦略可覩矣今且徧及內地設立公使駐紮京師曾無藩籬之隔故臣以爲守者經國之常略而非目前防海之勝算也竊謂辦理洋務一言以蔽之曰講求應付之方而已矣應付之方不越理勢二者勢者人與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爭之勢有我所必爭之勢權其輕重時其緩急先使事理了然於心彼之所必爭不能不應者也彼所必爭而亦我之所必爭又所萬不能應者也宜應者許之更無遲疑不宜應者拒之亦更無屈撓斯之謂勢理者所以自處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審曲直勢足而理固不能違勢不足而別無可恃尤恃理以折之伏見

列朝平定準噶爾布魯特方略以

至仁誅暴逆而坦然一示以誠招攜懷柔委曲深至乾隆二十九年西疆烏什之叛辦事大臣蘇誠已戕於賊追咎肇釁之由譴及其子孫嘉慶二十五年回疆之變參贊大臣斌靜經回民控訴逮問治罪道光二十九年甘肅誘殺撒拉番民亦經控訴逮問督臣琦善所屬回番各部附循理處務使持平惟恐一夫稱屈允爲

列聖控制中外之成規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

因應之宜斯之謂理臣惟洋人之強與其逼處中國爲害之深遠過於前代而其借端陵藉乘釁要求中國與之相處其情事亦絕異於前代處之得其法其於各口稅務及學館教習及練兵製器諸大端洋人相與經營贊畫未嘗稍有猜忌處之不得其法則議論繁多變故滋生往往小事釀成大事易事變成難事以致貽累無窮竊見辦理洋務三十年中外諸臣一襲南宋以後之議論以和爲辱以戰爲高積成數百年氣習其自北宋以前上推至漢唐綏邊應敵深謀遠略載在史冊未嘗省覽洋人情勢尤所茫然無能推測其底蘊而窺知其

究竟
朝廷設立總理衙門專辦洋務亦不能不內惜人言周章顧盼無敢直截辦理臣以愚庸爲衆論所詬譏何敢再有陳奏然竊計今時關係天下利病無過於洋務直隸督臣李鴻章兩江督臣沈葆楨福建撫臣丁日昌練習洋務至精至博用能力求富强之術而於交涉洋務亦皆深得體要維持保全如臣才識短乏而自道光二十二年辦理洋務據所見聞證以前代事蹟深有悟於中外交接之義沛然不疑於心疾病昏愚無能自效而其理固有可言者謹就今日辦理洋務機宜略具四條

可以見之施行伏候
聖明採擇

一

國家設立軍機處爲出政之所中外事機悉歸裁定咸豐十一年總理衙門之設一倣軍機處章程遂與軍機處竝立其時恭親王實司總理可以專制兼因交涉洋務多持正義不願與聞今已辦理十餘年矣察看西洋大勢總理衙門當遂爲
國家定制頒發
上諭及一切處置事宜不能不歸軍機處軍機大臣未經奉派總理衙門行走茫然莫知其原委是非得失無從推求臣愚以爲軍機大臣皆應兼總理衙門銜名庶幾討論情勢通籌熟計以期有所裨益

一西洋通商向止廣東一口嗣是沿海開口以及奉天內達江西湖北法蘭西分踞安南與廣西接壤俄羅斯出入西北各口徧及陝甘及山西英吉利又議云南通商其四川貴州河南交涉教案層見疊出目前無洋務交涉獨湖南一省耳必能諳悉洋情辦理始能裕如於此稍有惶惑一視若荆棘之在其身其始過持正論其後展轉翻異迷惑必多故今日人才以通知洋務爲尤

要自與洋人通商以來事變數出多因華洋交涉案件爭辨紛紜而辦理歸結處總在訛索賠款廣開口岸此其命意之所在無知豫防者動輒積嫌生釁激成事端展轉以資其挾制而使遂其欲推原其故由地方官不知洋情既以搆釁爲能而多加之粉飾又以了案爲屈而更益以推延似此情形施之民間訟案含忍受冤即亦無辭施之洋人必至多生事故臣以爲考求洋務亦無他義通知事理而已矣漢詔出使絕國與將相竝重當時所急者不過折衝樽俎一日之閒實不逮西洋隔繫緊要之萬一伏願

皇上考攬人才勤求方略期使中外諸臣勿存薄視遠人之心以洞知其得失利病之原忍辱負重刻自砥礪以激厲士大夫之心而奠成士民奮發有爲之氣外籌應接之術內立富强之基在

朝廷一念之斡旋而已

一駐紮西洋公使萬非今日急務其間惟美利堅之金山中國流寓數萬人左近呌嚷及西班牙所屬之古巴兼有招工事宜足資辦理此外各國全無憑藉而恃數萬里外之使臣因事與之辦爭事理稍有虛飾困辱立見卽有能者亦徒以有用之才虛棄之無用之地將來

海道開通中國商人能赴各國設立行棧有可經理之事漸次選派大員充當公使駐紮自不可少此時出使通好委無關繫而既經奉派出使英國各國相沿爲例正慮此後出使歲必加多臣以爲考求洋務中外諸臣必宜留意而出使則盡人可以差遣籌計各部寺院二三品以下堂官類能諳悉體制講求應對

朝廷以息事安人爲心奉

命出使誰敢不盡力應請以後選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禮部開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歲不滿五十者聽候欽派亦與尋常出使同等期使廷臣相習爲故常不至意存輕重而於洋情事勢亦不能不加研考以求備國家緩急之用其爲裨益必多矣

一西洋公法通商各國悉依本國法度中國刑例有萬非西洋所能行者當時定議條約未能倣照刑部例案酌添通商事例以致會審公所一依西洋法度以資聽斷中國一切無可據之勢惟當廓然示以大公凡租界滋事依洋法辦理州縣地方滋事依中法辦理其視洋民猶中國之民視辦理洋案亦猶辦理中國之案先期化除畛域之見以存中國一視同仁之體其間交涉洋務

上諭奏摺應發鈔者概行發鈔使天下曉然知事理之平其有委曲周旋亦能窺見

朝廷之用心以知事理之得失非獨以釋士民之疑亦足以折服洋人之氣矣

以上四條於辦理洋務要略未能詳及而先務通知古今之宜以求應變之術熟覽中外之勢以息人言之囂自可漸次講求控御之方推行富强之計要求其歸理勢二者深籌遠攬無以逾焉者也有宋大儒程頤論事必折衷一是其言當時朝廷有五不可及一曰至誠待敵國夫能以誠信待人人亦必以誠信應之以猜疑待

人人亦卽以猶疑應之此理無或爽者方今時勢艱難
財力支絀洋案多一反覆卽
國家多傷一分元氣維持國體全在先事防維事端一
出補救無從此後更難與處 臣 久病衰頹委無材用足
應
國家之急斷不敢希圖以言語效用供人指摘審量洋
情事勢則實有確不可易者冒昧上陳言辭拙直不勝
戰慄隕越之至所有見在辦理洋務情形謹就所知繕
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案是時英國公使威妥瑪出都 廷旨令直督節相
李公江督沈公與議戕斃馬加理一案皆未有以應
也嵩燾時方求免出洋以事勢且棘謀遂以身任之
先具一疏銷差論次辦理洋務源流本末以求解於
人言刑部司員劉錫鴻守爭三日遮遏其疏使不得
上後乃知威使至上海力請用兵爲英廷所斥展轉
屬之節相李公至煙臺會議使如嵩燾之請以 朝
命徑赴上海就商辦理則其勢更順而轉旋之機更

捷劉錫鴻百計營求充當隨員是時京師議論橫決
樞府勿能辦也恐此疏上多觸樞府忌諱卽渠隨同
出洋亦覺減色用其自私自利之心一以强悍行之
小人之無忌憚亦復何所不至乃使區區任事之心
爲所阻遏無能自明深悔爲其所賣至上海復補陳
之則事機已去言之不足動聽矣自記

請禁鴉片煙第一疏

奏爲鴉片煙爲害中國英國士紳設立公會勸止販運急應由中國設法辦理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西洋通市廣東已越千年從無侵擾道光二十年議禁鴉片煙遂至失和展轉相尋以有今日推原禍端創鉅痛深宜如何疾首蹙額相爲戒禁以示無忘國恥之義而就臣耳目所及言之自道光時定立鴉片煙罪名設法嚴禁官吏奉行不能如法但藉以爲差役訛詐之資始終未懲辦一人所定罪名亦苦太重相與玩視咸豐九年議開鴉片煙之禁而於在官人員及

應試士子及營兵仍不準其吸食則但視爲具文無知有禁令者因查鴉片煙之禁始自雍正時其初但充藥品販運內地所恃政教脩明官吏稱職民間凜凜畏法無敢吸食至道光初而其風始熾浸尋由印度傳至雲南而南土與矣展轉傳至四川而有川土又傳至甘肅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貴州由是而至陝西山西一二十年來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而西洋販運中國亦歲益增多足見開種日繁卽吸食者日衆勢將盡中國之人皆自失其生理槁項黃馘奄奄僅存無異殘廢西洋人士知鴉片煙爲害之烈與中國受害之深也相與設

爲公會廣勸禁止栽種販賣臣至倫敦其地世爵夏弗思伯里及議政院馬克斯求爾德及教士里格得爾剌爾丹拏畢士等五十餘人相就論此義形於色其議政院阿什伯里循游各國所至風土人情照相記之而於中國爲男女偃臥吸食鴉片煙以取笑樂臣甚愧之竊以爲禁止鴉片煙不在繁爲禁令在先養士大夫之廉恥而其要尤在長官稽查督察使不能有所寬假宜先示限三年責成督撫分飭州縣多製戒煙方藥施散勸諭以滿三年爲期逾期不能戒者官吏參革生監舉人衿斥長官不舉發同罪而凡文武應試士子例具五童

互結宜以鴉片煙爲首禁容隱者一併除名童生吸食鴉片煙皆先停考濫入場者廩保坐黜廩生吸食鴉片煙皆先停止保人濫保者教官亦坐黜至於三年期滿學校中不準復有吸食鴉片煙者用以激厲士民之心而作其氣亦在使知所恥而已其川滇甘陝各省栽種罌粟則必以課吏爲先臣聞種罌粟一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工力又復減省州縣因之添設陋規私收鴉片土稅亦數倍於常賦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處蔓延積久而種罌粟者男婦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煙土嚴禁其民吸食也因以積成媮惰之性飲食費用虛耗日

多遂使田賦常供亦多不能輸納卒致官民交困而奪民食之需以空倉廩之藏廣種罌粟流毒無窮豈復能有自存之理因查雍正年間
諭飭廣東禁止栽種甘蔗諄諄以民食爲憂甘蔗製造糖食日用所需
聖心猶隱慮之何況鴉片煙爲貽害國家之具其產出印度距東洋爲近而日本特設厲禁無吸食者獨中國販運銷行每年課稅至數千萬爲英國入款一大宗而其地士紳會議猶勤勤焉謂煙土貽毒中國引以爲咎倡言禁止中國人民肆行吸食略無悔悟其勢非嚴督

撫處分以督率州縣不能望有轉旋伏乞
皇上堅以持之寬以期之以三年之期責成各省學政整頓學校責成各省督撫整頓屬官而於栽種罌粟又須田督撫責成州縣勸諭紳民整頓所屬地方漸摩勸化更需以二十年之期盡民人而變革之求實效而不爲虛語務力行而不責近功其道無他惟在疏通民氣而已矣竊見西洋各國官民一心急使遠戍而不以爲苦煩征厚斂而不以爲苛所以然者爲無不通之情故也中國民情常苦隔閡利病好惡之私州縣能體及者鮮矣累積而至督撫則益曠遠不相及自古言善政者必以勤卹民隱爲先仰冀
列聖之成謨嚴以察吏寬以馭民於民情尤加曲體雍正時民間疾痛疴癢曲折畢達莫能壅隔是以其時無不除之弊無不行之政臣以爲禁止鴉片煙當使敎化轉移之意多防禁操切之術少使天下臣民諭知此意自有不敢不禁不忍不禁者存乎
皇上一心之運用中外人心無不響從臣於正月內接據粵紳唐德峻等稟呈各請總理衙門轉奏其後屢見英國士紳力陳鴉片煙之害發於至誠又復會集多人陳述此義又接粵紳桂文燦溫清溪等二稟人心向善

之機想亦
列聖在天之靈所默鑒是以不敢不據實縷陳並就管知識所及略陳辦法以期實有裨益無任悚息屏營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禁鴉片煙第二疏

奏爲禁止鴉片煙應行事宜前摺多未及詳謹補陳數條上備

聖明採擇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光緒三年二月初八日具奏設法嚴禁鴉片煙一摺至今未奉

批諭竊惟國家興利除弊關係重大未易輕議整頓鴉片煙爲害中國五六十年通計各省士民陷溺其中率十之四五其害日廣其毒亦日深道光十九年

特詔嚴禁遂至激成海疆之禍而吸煙者愈多至咸豐

九年例禁已開更無顧忌臣於此時復爲禁止鴉片煙之議人皆知其難行而臣揆之事理驗之人心顧獨以爲至易蓋使

國家嚴立科條責成地方官禁之徒以擾累百姓其終必至愈禁而愈開使人民自爲禁制以奬勵其廉恥而激發其天良則動於

詔旨一二言而人心自振積弊亦將自除此臣熟籌深計而決知其必然者也謹就愚見所及略具數條敬爲

皇上陳之

一曰權衡人情以定限制之期臣前摺議禁鴉片煙以清理學校爲先所有文武職官及舉貢士紳一例示限三年自屬一定不移之章程而其中情節實各不同有因治病吸食者有年逾五十精力已衰不能驟戒者惟當責成各地方清釐整飭萬不可按剔窺伺反開揭告之風其紳民五十以上已至垂暮之年亦可無庸示禁蓋此次議禁之意在嚴絕其將來不在追咎其既往庶幾人心不至驚惶即督撫大吏因病吸食亦可無憂反噬

朝廷但有察覺無難處辦至於學校出身之階正本清源端在於是自府縣試互結即須以鴉片煙爲首禁應纂入學政全書萬不宜絲毫寬假此權衡人情之大端也

二曰嚴禁栽種以除蔓延之害臣前摺敘述甘陝雲貴山西四川等省栽種罌粟情形沿西數千里之地日肆蔓延而江蘇之徐州浙江之台州亦皆種植罌粟有徐土台土之名而一皆消行內地是各省多栽一畝即民間多增一畝之害端

國家亦多廢一畝之生產臣在京師聞山西撫臣鮑源深請禁栽種罌粟出省閱兵各州縣先期拔去驛路兩旁罌粟一二畝改種禾麥相傳爲笑近年吏治廢弛日

甚欺誣粉飾莫知爲非非得督撫臣深體
朝廷之用心切實推求斷絕根株萬不能有裨益此嚴
禁栽種之大端也
三曰嚴防訛詐以除胥吏之擾
朝廷明示例禁督撫下其令於州縣州縣卽授其權於
書差乘勢苛擾得賄包庇其害且有不勝言者又自咸
豐時明開鴉片煙之禁旋禁旋開又旋加禁亦復無此
政體臣之愚見以爲當時開禁僅及民商官紳仍照舊
禁止是今日之議禁與咸豐時之開禁用意正屬相同
而一以勸戒爲義則差役之騷擾不能不先爲嚴禁但

有因事生風借禁煙爲名稍事訛詐應聽民人呈控交
涉書差者立行拏懲交涉地方官者亦立與嚴參總期
使民間實受禁煙之利而不生虛貼禁煙之害此嚴防
胥吏之大端也
四曰選派紳員以重稽查之責近年廣東設立勸禁鴉
片煙會臣常嘉其用心之善然出自民間私議有勸導
之功而無董率之責其勢不足以振發人心應飭各省
督撫臣舉派在籍公正知事體紳員一二人使專司示
禁鴉片煙之責以次責成各府州縣及學官各舉派總
辦一人幫辦二三人仍由府紳總其成以達於省紳而

稽考其成效亦不必設立公局開支經費但由地方官
及各紳民捐資廣製戒煙方藥分散四鄉責成各族族
長稽查一族各鄉鄉長稽查一鄉督撫卽因以推知州
縣之奉行與否及各府縣紳員之得力與否一除粉飾
之心而坦然示以大公惻然推以至誠紳民未有不感
動踊躍自爲禁制者此舉派稽查之大端也
五曰明定章程以示勸懲之義竊查鴉片煙之盛行在
道光中葉以後風俗人心因之日趨於澆薄水旱盜賊
相承以起貽患至今是鴉片煙之爲害不獨耗竭財力
戕賊民命實爲國家治亂之機一大關鍵是以道光中

設爲厲禁嚴刑原屬懲姦之要義立法竝無稍過惟當
綱紀廢弛風俗頹敗之餘法令愈嚴推行愈多梗塞不
能不以整齊之令寓諸從容勸導之中而人心猷法已
甚其驟難禁革之積弊尤應明定章程以使知利病之
切身而自求變計其法卽取販賣鴉片煙之例以爲禁
煙之資凡運販鴉片煙土者無論城村市鎮概準釐稅
加徵五倍永不停免亦責成紳員互相稽查一由釐局
徵收而酌提爲製造方藥之費其各省栽種罌粟者亦
皆示限嚴禁各視土地所宜責令改種五穀其田土有
多寡又有承佃及自耕之分逾期不改種二十畝以上

酌提一半充公承佃者出自業戶之意全數充公出自佃民之意責成更佃不遵辦者亦全數充公二十畝以下勒限懲責其充公之田各就其鄉添設小學及善舉由地方官督飭辦理有侵食者亦聽呈控懲辦此明定章程之大端也

六曰禁革煙館以絕傳染之害鴉片煙爲害之烈尤莫甚於煙館無藝乎民及子弟之有管束者無不從煙館吸食以至積而成癮其害亦人所共知而不能禁革者在官之耳目不能敵書差之包庇也聞兩江督臣沈葆楨嚴禁煙館皆相率移至城外以沈葆楨切實認眞其

力亦不過周及城內而已非責成各處士紳自相稽查萬不能有實際而非督撫及地方官有實求整飭之心亦萬不能責士紳之奉行是以自古興利除弊尤以察吏爲先在京各城司坊等官在外各州縣巡檢典史能不以收受陋規爲事禁革煙館卽亦非難此嚴禁傳染之大端也伏查

國家興利除弊大抵交涉部務應由部臣制其準駁之權其有違犯禁令亦應由部臣添議科條編入則例惟此次禁止鴉片煙先及官紳士子本屬從前未開之禁無庸另立專條其禁止栽種罌粟及開設煙館尤屢見之奏案明示例禁至於州縣差役之訛詐按律處辦已自有餘竝無庸酌增條例各海口徵收洋土稅則照舊辦理或另立章程稅釐竝徵酌量增加均可及時開辦聽從販運與此次議禁大旨全無妨礙竣奉有禁辦明文臣卽照會英國外部漸次禁止栽種販運此時開辦之始惟當從容涵泳寬以二十年之期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以漸摩勸戒爲義明示以朝廷愛養民力援拯陷溺之苦心力除苛擾與天下相感以誠其大要尤在責成各省士紳自立章程切實勸導求實效而不務虛文求眞有益百姓而不專假官勢

以責近功人心具有天良無不可感動禁革者伏乞天恩明下臣章飭各督撫臣虛心核議實力舉行天下臣民蒙被

聖恩永無涯際誠不勝區區感激所有補議禁止鴉片煙條款緣由謹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論俄事疏 直隸總督臣 毅伯李代進

奏爲遵

旨直陳所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 恭讀光緒五年十二月初四日

上諭此次會議事件中外臣工及在籍大臣如有所見

均可據實直陳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慎重邊防周諮博訪之至意因查前左都御史臣

崇厚在俄定立條約十八款不察山川扼要之形勝不

明中外交接之事宜種種貽誤無可追悔然西洋各國

遣派使臣相與議定條約原應由各國叅准施行是此

案准駁之權仍制自

朝廷所有遣派駐紮各國使臣但係兩國交涉事件應

責成料理總理衙門但一諭飭駐俄公使轉達俄國外

部伊犁條約暫難覈准權聽俄兵駐紮伊犁以俟續議

俄人雖甚猖獗亦不能違越萬國公法以求狂逞祇此

權應之一法可以稍戢俄人之志卽在我亦稍有以自

處臣請通前後情事爲我

皇上分別陳之

一曰收還伊犁應由甘督核議乾隆年間戡定準回各

部設立各城駐紮兵弁外設屯卡與各屬部畫分疆界

百餘年來哈薩克布魯特諸部日以衰微其地多爲俄

人侵占又西減浩罕諸部與西域壤地緊相毗連而自

回疆畔亂二十餘年屯卡燬棄殆盡卽令俄人繳還伊

犁一城清理疆界極費推求陝甘督臣左宗棠平日講

求地理之學經營西域已逾十年形勝險要爲能詳知

萬非數萬里外遣一使臣憑空定議之事臣所謂收還

伊犁應由甘督核議者此也

二曰遣使議還伊犁當徑赴伊犁會辦俄人占踞伊犁

時但以保護疆界民商爲言原約中國平定西域仍行

退還是收還伊犁竝無他慮惟慮俄人索取兵費太多

此須至伊犁相度情形乃可置議左宗棠以戰功平定

西域不肯居贖回伊犁之名揀派大員會議著緊亦專

在此無捨伊犁而徑赴俄會議之理卽令議辦已有端

緒應遣使赴俄定約亦必須由肅州取道伊犁兼與左

宗棠商定一切臣在倫敦日本遣使恩倭摩的赴俄議

換庫頁一島卽所謂蝦夷島也在該島爭持多年乃遣

使赴俄計議其使臣卽由庫頁島徑赴黑龍江取道伊

犁繞烏拉嶺赴俄爲其水陸交通險隘形勝及其兵力

所注非身親考覽無由知也俄酋高福滿駐紮伊犁兼

統浩罕諸部其與崇厚議還伊犁二萬里調高福滿回

國會辦此在中國關係絕大而在俄人則進退皆利無關得失之數而其任勞覈實如此臣所謂遣使議還伊犂當徑赴伊犂會辦者此也

三曰直截議駁伊犂條約當暫聽從駐紮其勢萬不能急速收還臣查天山南北兩路所以號稱肥饒者正以河道縱橫灌輸之故俄人所踞西伯利部一萬餘里竝屬荒寒之地近年侵奪塔什干浩罕諸部曲意經營前歲見俄國新報言其提督斯哲威爾探尋巴米爾朗格拉湖一帶報稱喀拉庫拉湖至阿克蘇有通長不絕河源深入俄國荒漠之地爲歷年人跡所未到舉國相爲

慶幸其睨視西域蓄謀已深伊犂一城尤爲饒沃自伊犂河以南曰哈爾海圖產銅曰沙拉搏和齊產鉛其北山曰空鄂爾岌博產煤曰闊里篤產金曰索果產鐵往時河南設有銅廠鉛廠竝近距特克斯河而辦理不甚如法山北煤鐵各廠則尚未開採西洋人羣視爲上腴之地伊犂所屬九城專駐兵弁其膏腴竝在河南山北西至霍果斯亦設有一城距伊犂不逾百里所設額爾格齊罕諸卡皆在五百里以外今畫分霍爾果斯河屬之俄人則伊犂一河亦截去四之三而五百里之屯卡皆棄置之矣畫分特克斯河屬之俄人則舊設銅鉛各廠亦與俄人共之而特克斯河橫亙天山以北其南直接庫車拜城聲氣皆致阻隔所設屯卡直達特克斯河源皆棄置之矣塔爾巴哈台距伊犂東北尚在千里以外間亦有畫歸俄人之地以一城孤懸浮寄盡割置其膏腴之地名爲收還伊犂而實棄之此時置議較之從前其難萬倍當據萬國公法由

國家徑行議駁無可再行商辦之理以此時竭棄伊犂與收還伊犂其勢竝處於兩窮惟有申明權聽駐紮以杜其狡逞之心而仍以從緩計議稍留爲後圖庶自處於有餘之地而亦有餘地以處俄人臣所謂直截議駁

伊犂條約暫聽俄人駐紮者此也

四曰駐紮英法兩國公使不宜遣使俄國西洋各國互相聯絡各視其國勢緩急輕重與其恩怨以爲之程數百年來攻伐兼并事變百出而目前大勢則英法兩國爲私交俄德兩國爲私交德與法仇憾方深英與俄尤爲累世積怨其心意所向背卽其喜怒好惡亦皆隨之轉移臣嘗論英法其一公使俄德亦當其一公使凡爲公使駐紮非但以虛名通兩國之好而已實有維持國體之責與商辦事件之權遣使會議當在伊犂而其難通之情與其兩不相下之勢由駐俄公使達之俄國朝

廷以持其平而分其責此亦萬國公法所當準情據理通論其節要者似此加派使臣改議已定條約恐徒資俄人口實以肆行其挾制之術俄國新報已言伊犁條約由英人播弄翻悔亦可窺見其用心矣臣所謂駐紮英法兩國公使不宜遣使俄國者此也

五曰定議崇厚罪名於例本無專條亦當稍準萬國公法行之臣查崇厚貽誤

國家原情定罪無可寬假然推其致誤之由一在不明地勢之險要如霍爾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兩路均詳在圖志平時略無考覽俄人口講指畫

乃直資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輕重其心意所注專在伊犁一城則視其種種要求皆若無甚關繫而惟懼繳還伊犁之稍有變更一在心懾俄人之強而喪其所守臣奉使出洋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詢西洋各國情形但言其船礮之精兵力之厚以爲可畏崇厚名爲知洋務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勢而不知其理於處辦洋務終無所得於其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計而忘其貽害臣在巴黎與崇厚相見詢以使俄機宜僅言伊犁重地豈能不收回頗心怪其視事之易而亦見其但以收回伊犁爲名於國事之利病洋情之變易皆在所不計

故常以謂與西洋交接亦當稍求通悉古今事宜中外情勢而後可以應變是以崇厚之罪人能知之而能言之而當定議條約之時崇厚不能知也攜帶參贊隨員亦皆不能知也置身數萬里之遙一切情勢略無知曉有聽俄人之恫喝欺誣拱手承諾而已

朝廷以議駁條約加罪使臣是於定約之國明示決絕而益資俄人口實使之反有辭以行其要挾崇厚殷實有餘宜責令報捐充餉贖罪而無急加刑以激俄人之怒卽各國公論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勢臣所謂定議崇厚罪名當稍準萬國公法行之者此也

六曰廷臣主戰祇是一隅之見萬宜斟酌理勢之平求所以自處而無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搆患以來凡三次用兵廣東因禁煙甯波天津因換約皆由疆臣處置失宜以致貽患日深積久而益窮於爲計然其時中外之勢本甚懸絕一切底蘊兩不相知徒激於廷臣之議論憤然求一戰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準情理處自有餘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萬非比英法各國專以通商爲事釁端一開搆難將至無窮

國家用兵三十年財殫民窮情見勢詘較道光咸豐時氣象又當遠遜俄人蠶食回部拓土開疆環中國萬餘

里水陸均須設防力實有所不及即使俄人侵擾邊界
猶當據理折之不足與交兵角勝何況以伊犂一城遣
使與之定議準駁應由
朝廷縱彼以兵力要挾亦可準度事勢之宜從容辦證
何爲貿然耀兵力以搆釁端取快廷臣之議論臣所謂
廷臣主戰祇是一隅之見者此也竊以爲
國家辦理洋務當以了事爲義不當以生釁搆兵爲名
名之所趨積重難返雖稍知其情狀亦爲一時氣燄所
懾而不敢有異同臣之愚昧直以爲今日之急務固不
在此應懇

天恩飭令駐俄使臣轉達俄國外部以伊犂一城爲天
山南北兩路關鍵中國必待收還而此次崇厚所定條
約萬難駁准所有俄兵駐紮伊犂應暫無庸撤退從前
喀什噶爾曾經與俄通商應否照舊舉行之處由陝甘
督臣左宗棠與俄國督兵大臣會商駁辦以期妥善無
得輕易率請用兵致失兩國交誼開誠布公正辭明辨
責成督臣妥爲經理或冀幸挽回萬一以後與俄人交
涉亦可於此稍得其端倪關繫大局實非淺鮮臣以庸
愚奉使無狀眾口交謫無地自容積年以來心氣稍耗
疾病日增里居踰歲足迹未嘗一出門戶自分衰病餘
生無復犬馬圖效之望而軫念時艱重以崇厚之昏庸
貽誤多端幾至無可補救臣於洋務粗有所見誠知一
時公論於此必多觸牾然求之事理徵之史策準之
國家之利病驗之各國之從違允宜及早斷行以免多
生枝節爲時愈久議論愈煩則益難於處理是以不敢
避詬讒而終甘緘默謹略獻其愚忱上備
聖明採擇所有遵
旨直陳所見緣由理合繕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論法事疏　兩江總督恪靖侯左代進

奏爲法蘭西滋事安南宜求其巢結所在循理處置不宜遽搆兵端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光緒二年在總理衙門見法人特拉格來遊歷遲羅南掌緬甸以達雲南四川記載詳明由福建撫臣緘譯咨送臣但見其遊歷南掌一冊內言南掌通中國有三路一循湄江而上出緬甸通雲南一出湄江右支曩呼河通雲南一出安南東京兩界間通廣西知其心忮英人通商騰越蓄意與爭勝雲南地產之厚尤西人所豔稱也是以考求通雲南之路尤急其後日本

毀滅琉球法人因乘勢與安南搆釁以爲開通富良江之計葢西人以通商爲利尤善蹈瑕抵巇據爲程式與安南議論相持兩年而其經營發難實在乙亥丙子之交其指定蒙自口岸尤擅雲南之勝以其地饒沃平衍水陸交通北距雲南省城西距普洱道里適均實遠出騰越之上其用意愈深其求成之心必愈堅臣以爲宜由

朝廷權衡利病輕重應否准與通商定計於事先設官置防使足以資控御庶不至如沿海情形令西人操通商之權屈中國以從之其或定計不與通商亦當熟籌因應之宜深究理勢之歸有所據以制其勝期收折衝尊俎之功西洋各國因事辨爭有相持數年而始定者卽不得已而用兵亦反復籌商遲久始決從未聞貿然發議稱兵一相嘗試就安南事勢言之當有救援彈壓之師不當有防堵之師明非利害所繫故也若論雲南通商事勢所爭尤在議論決不在於用兵臣因考自古經國之計專務招徠商賈無以閉關絕市爲義者漢書西域傳稱罽賓惟利賈市安息臨嫣水商賈車船行旁國康居欲買市爲利大宛善賈市爭分銖必市乃得所欲班史不載邊關市易而於四國發其例是以後漢書

言武帝開通西域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唐書開元盛時東至高麗南至眞臘西至波斯吐番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稅西域商胡以供四鎭當時通商之利葢可想見明史謂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是以宋世熙河秦洮皆設茶務不以寇掠攻守廢市易明設三市舶司甯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西洋諸國交阯雲南皆設市舶提舉司始終未間以市易滋亂其後罷甯波市舶日本海賈往來自如轉相寇亂海上遂無甯日見之明史食貨志可以推知其利病至於

國朝控制夷狄之大法尤爲曠越前代康熙初與俄羅斯議定疆界聽其貿易不禁俄商絡繹往來京師至三十二年定爲三年一來京貿易而庫倫仍聽互市雍正五年設沿邊卡倫始移市務卡倫外之恰克圖距庫倫且至千里而罷京師貿易相沿至今其後節次劃分邊界由額爾古納河東至混同江橫約二千餘里由烏蘇里河南至圖們江縱約千餘里由恰克圖西至烏梁海繞出蔥嶺縱橫各數千里猶恃恰克圖通商界限由額爾古納河東徑黑龍江以達松花江西盡唐努山以南界畫井然不虞侵佔誠令塔爾巴以北伊犁以西當時

設有通商市務必能相與保全以資守衛臣歷考古今事勢益信明史言馭邊之要以互市通夷情使法禁有所施省戍守費誠爲有利無弊而如恰克圖展至庫倫千里以外尤其效之彰明較著者也今沿海通商十三口長江以上通商五口雲南通商一口俄羅斯出入西北各口並通行無阻區區蒙自一口無關中國要害通籌始終總覽全局必有能辨知其得失者至於用兵之費籌餉之煩與其貿焉而起貿焉而止及不幸而出於戰賠繳兵費之累中外諸臣皆能深知徒以眩於南宋以後之議論不務考求古今事局以上窺

列祖經營撫綏之大略明通公溥坦然以誠相示而用其一隅之見附和清議苟求見恕於人言以是辦理洋務四十餘年始終不得要領而坐受人言之挾制方今時事艱難民窮財殫國計吏治人心風俗本源之地所憂實多汲汲補救猶懼不給無故自生釁端屢滋煩費誠謂非宜臣老病餘生氣息奄然無所顧忌又嘗蒙被聖恩備員總署稍能周知中外情形以理自信實見法人通商蒙自宜以時迎機理喻使受約束不宜率爾稱兵終至無以善其後而滋累無窮用敢披瀝愚忱冒昧上陳冀荷

聖慈垂察不勝戰慄隕越之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請正朝鮮亂民之罪片

再臣傳聞朝鮮國都有圍攻日本公使一案其始由近年通商日本漸及西洋各國考求西法於是其國人民分黨爭勝曰守舊黨曰開化黨各据所見以相詰難而人情狃於所習見而震於所創聞守舊一黨相附和者其人數必多而益囂因圍擊日本公使遂至侵犯王宮肆行叛逆此實近今未有之奇變竊度日本旦夕必加兵朝鮮或具朝鮮情狀告知

朝廷亦頗難爲酬答或竟不告知則朝鮮之國危而中國之體亦全失臣愚以爲宜下

明詔正朝鮮亂民之罪與師討之移檄日本以朝鮮亂民爲逆陵辱日使非徒日廷之私憤實亦中朝屬國之巨慝允宜興師問罪誅討亂民選立故王之後以懲暴安亂爲義而無利其土地日廷命將出師亦同此義直當同心勠力以定朝鮮之亂調集天津水陸之師四五千由海道進討使日本猶有顧忌以不至狡逞即中國亦有以自處兵者聖王所以誅暴亂禁姦宄是以濱粵各邊無可用兵之機而朝鮮在今日實有迫以不能不用兵之勢良以日本蓄謀已深亂民乃無故激成其變察其情勢已成於不可遏爲國家大局計誠有不能坐視者此亦先發制人之術也至論朝鮮人民之樹黨其罪皆無可逭臣子之義利病榮辱無可爲身計者期於利國而已誠見其有利於國毅然爲之可也一事之微而有先知先覺之責君子固當任之不知其利而相與憤爭亦無害其爲正論然而國勢之贏絀事機之緩急要當有審幾之智其間立國有本原推行有次第所以通古今之變而察本末之序尤不可終安於不知有官守者任其事事所不屬無不可明其理分黨爭勝明樹之的使亂民有所藉口而遂戕及國家竊以爲朝鮮人民之罪無論何黨皆應一申

天討王者之治亂以急正風俗爲先周書羣飲之誅爲風俗人心之可無恕也朝鮮所謂大院君者一日不伏誅無以定一日之人心此尤我

國家無可推延之理誠宜斷自

宸衷剴切宣示以振厲中外人心而求所以奠安朝鮮鎮服日本所保全實大臣不勝瞻望感激謹據所見上陳伏候

聖明採擇謹

奏

因法事條陳時政疏繕呈直隸總督肅毅伯李
兩江總督恪靖侯左代進

奏爲西洋搆患已深宜急與理處不宜與交兵謹推陳本末始終之數以明得失之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西洋之通中國肇始西漢海道通商則原於隋唐之交歷今千數百年至道光年閒鴉片煙行於中國始有禁煙之議辦理參差激成釁端嗣是而有定海甯波之變又有鎮江之變又有廣東省城之變又有天津之變再四交兵或極一時之兵力靡費餉需累巨萬終至增加通商口岸索賠兵費前後五十年中反復相尋如出一轍蓋西洋以通商爲義自始開國至今千

八百餘年兵力愈練愈強製造愈習愈精通商口岸亦愈推愈廣外蕃各國盛衰強弱或數十年數百年一變惟西洋一主通商歷久不變其佔踞地方遠至數萬里皆以通商爲名初無窮兵之心而數反數覆必因釁以逞兵亦並無爭地之心而屢戰屢進即乘勢以掠地南洋各島侵佔殆遍無不由此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萬不可以力爭可以誠信相孚萬不可以虛僞相飾可以借其力以圖自強萬不可忮其強以求一逞臣嘗論西洋要求事件輕重大小變幻百端一據理折衷無不可了一戰則必不易了以彼所求者通商耳其蓄謀或在數十年之前其作勢嘗自處萬全之地每至張大其辭以相要挾而其與中國相去數萬里用兵之費又數倍於中國本不能輕易言戰其志又不過通商爲利非有仇憾積於其心察其不輕言戰詰難往復固有餘地以自處而求各得其利因其不輕言戰而激使狂逞則爲害必多一經交兵所用兵費終謀取償此亦西洋各國互相鉗制之義直無辭以拒之或竟受懲創揚帆以去各省海口不能撤防一年二年又必復至或遂恣意橫行爲禍且將愈烈西洋各國交兵或十年二十年每戰礮火交轟亦至數日不息近年如普法戰

蹟記載甚詳中國沿海八九千里果何以堪之此臣所以謂西洋各國環集中國無可戰之機無可戰之勢直亦無可戰之理法夷屢與越南私立條約專爲通商雲南起見自英人通商騰越允懷爭先恐後之心見之特拉格爾探地記其蓄意早深據萬國公法駐紮各國公使專務保護人民料理通好事宜遇有爭辯大端必另遣使與議以所爭辯有允不允不允即應辭歸公使不能辭歸故並不使與議勉強與議彼亦決不相信法夷搆釁越南應遣使法都並應遣使西貢察機觀變而未能遣使其滋擾越南一發端西貢而西貢地方中國人

民三十餘萬應設領事經理而未能早設此等緊要機宜皆已坐失法夷初意西貢駐兵五百人橫行越南有餘經劉永福橫出截擊彼亦驚出意外進退兩難可以乘勢定議而又失此機會中外諸臣本無諳知洋務者惟仰窺

朝廷意旨憤起言戰疆臣主兵又狃於軍營報仗虛張聲勢之故習一以虛憍出之諱敗言功從無一語徵實臣不敢申言勝負得失之故但就今日用兵利害言之法夷滋擾越南未及中國也廷臣倡言主戰拒之於桑臺拒之於北甯彼至則我兵先退彼退又以克復報聞

法夷斂兵退守不進攻保勝而至天津議講是其意本不求戰也自諒山一加掩擊而禍遂成嗣是而攻雞籠傷亡數百人又攻馬尾傷亡數千人又轉攻雞籠傷亡亦數百人迫使戕賊人民其害一馬尾船廠建置機器所費累數百萬每製造兵船一艘多或百數十萬少亦數十萬一戰而毀棄淨盡所耗至一二千萬徒自毀傷其僅有之輪船與製造機器以供言者之一快其害二西洋通商各口岸中國富商大賈輻輳其中轉輸營運賴以不匱二三年來邊釁既開西洋各商收回成本停止貿易沿海商賈傾毀無餘元氣大傷百姓相與轉徙流離一日數驚莫保其生商賈受累尤甚是直自爲擾也其害三比年水旱儀儻公私庫藏皆至耗竭尋常無事各省入款多不敷出而顧今日徵調之煩召募之廣視咸豐年間討平寇亂用兵又更加多糜軍於無可施之地求戰於不相應之敵沿海數千里處處設防徒以自敝其力而無復有終極其害四漢臣魏相之言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爭憾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謂之驕兵忿兵驕兵古人以爲大戒中外諸臣襲南宋以後議論反據之以爲名抑不知南宋諸

臣議論與其行事之得失載在史冊韓侂胄一用兵而宋以不振賈似道再用兵而宋熸矣以議論爭勝而不能推求古今之利病與人事之當否其弊遂至於此臣聞自古攘外必先安內西洋佔踞口岸深入腹地並無攘外之可言所急應講求者安內而已而使干戈四擾邊境驛騷攘外安內兩無所據應懇

皇上天恩明降諭旨令總理衙門大臣親詣英美俄三國使署會同理處平其曲直以息兵安民保全大局而爲今日根本大計關繫人心國脈尤有切要者四端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進退大臣太輕凡爲大臣皆積資累勞身負重寄平日志行才略
朝廷考求有素淺深得失無不周知自非權姦能上蔽朝廷耳目必待言官發其罪狀取快一時人心卽不當以薄物細故指發隱微之過以至上傷國體下寒任事者之心傳曰敬大臣孟子以責君堯舜爲敬其君則是敬大臣者亦直責以伊周之事敬之愈至則責之愈深若視其大臣日在猜嫌之中而使疏遠小臣揭發其陰

私指摘其小過以矜激直廟堂之上荆棘叢生大臣救過不遑互相交結各顧其私爲害反甚晉臣王弼猶言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不私於物物亦公焉未有致疑於人而能盡人之力者大臣稍有廉恥亦惟引身以避賢路而已於國家果何利乎人才祇有此數大臣不可信豈有小臣反可信之理徒相率爲絞訐希指邀榮以求美仕其於人心風俗所關尤鉅
聖明之世豈宜有此
一聽言太雜自宋儒以崇奬言路爲義數百年來優待言官舉爲故事臣愚以爲言官之職匡正朝廷過失詆

斥權姦凡爲權奸者必其能巧相結納以中人主之心者也終始以正君爲義故自唐宋以來皆名之曰諫官拾遺補闕使朝廷無過舉而後可以謂之忠直然自宋之盛時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喧鬨盈廷至於南宋爭和爭戰陳義愈正持論愈嚴明之季世則將帥主兵進退機宜亦自言官操之兩朝以至大亂此非言官之害言官任意囂張不稱其職之害也粤匪經亂以來民困未蘇吏治未清紀綱法度日益廢弛承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未有能善其後者三四年來言官毛舉細故見事生風大率因睚眦之小怨用影響疑似之傳聞臚列入

告
朝廷遣使四出驛站之騷擾州縣之供給已不勝其憊而又內顧言官之意旨經營傅會以定爰書
朝廷用是以求通民隱而民隱愈蔽求申冤抑而冤抑愈深則亦言官無能讀書通知事理徒用苛察訐告窺求影射以爲直也所苛求者一言一事之微而所關國家大局固已鉅矣其甚者疆吏之賢否藩臬之遷擢皆取決言官一疏斷行不疑太阿倒持尤乖政體迄於今日吏治日媮民生彫敝所在愁歎而言官所陳但舉虛文小節未嘗深念民生休戚與

朝廷措置之宜崇獎太過徒長虛誕實爲害政
一進用人才太驟虞書舜禹相戒之辭微矣而獨斷言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誠知言之不足取信也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若因一言之有當
聖心遽資倚任加之顯擢羣懷希倖相率效尤倚託攘斥夷狄之美名人挾一疏急求榮進迫至事任已屬變故驟興遷就倉皇周章失措流俗無知摘其章疏告示傳以爲笑
朝廷培養人才文章志節皆所取資期使觀理日深練事日熟庶足備遭大投艱之選獎進一二虛浮之言以

助其恣睢而使人懷覬覦羣言淆亂實爲可惜恭親王精明仁恕小心敬畏於洋務尤所深諳遠出一時廷臣之上而不敢以己見理處一切付之公論洋人皆服其誠屢經事變卒能從容鎖定消弭禍端聞其罷退無不咨嗟歎息追論其賢足知言官連章論劾實不知有天下大計徒眩於諸臣進用之驟探求
朝廷意嚮欲因以立名也臣伏見
文宗卽位之初盜賊縱橫東南塗炭而又事變迭乘天下岌岌
文宗惟一守之以定靜持之以堅忍羣臣奉職無有疑

難用能當大故而不惑平大亂而不搖值時事艱危之際尤當爲天下了事不當爲天下生事靜默簡約察吏安民期以培養國家元氣無使傷損議論多一分虛浮而國事日壞官吏多一分操切而民氣日傷政令紛更黜陟予奪易於反掌徒使賢者氣沮而狂惑喜事之人日益驕橫在於今日尤謂非宜
一用兵太失權衡竊觀漢唐名臣史傳所載疏論皆以諫止征討爲義從無敢有倡言用兵者南宋之世假復讎爲名而言始囂嗣是八九百年相與以用兵主戰爲常談然南宋時議論雖囂而主戰者猶將帥也至明則

將帥持重不敢戰而言官迫之使戰乃至封疆大吏亦承望言官風旨動爲主戰之說上希
朝廷嘉獎下邀流俗無知之稱譽老子之言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漢文帝於南越寇邊猶遣使喻意以多殺士卒傷良將吏爲戒所以爲聖人之仁凡可以不用兵而言用兵者是樂殺也故曰人發殺機天地反復甚可懼也西洋立國專務通商其兵愈强而愈不輕言戰卽此次通商雲南始終以計畫經營先與越南定立議約屢經改訂事端顯見與未通商以前西洋事勢一無見聞情形迥異無難據理辨爭折服其心卽

以通商論沿海以達長江開立口岸十四五處又遠及瓊州臺灣雲南之騰越亦已與英人通商何借蒙自一口雲南貨物與越南交易西及暹羅南掌老撾諸國從未設立稅關劉永福佔住保勝收其稅利卽中國出入各國之通津也多開蒙自一口卽多收一口之稅實爲有利於國無損於民從漢至今二千餘年凡與四夷外藩互市之地從未滋生事端正以利源所在彼此均懷顧惜以是能久遠相保也彼所議者商務廷臣所爭者用兵臣實不解所謂道光盛時關天培楊芳皆百戰名將不足以資一戰至咸豐時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及

樂善史樁榮尤爲宿將知兵亦不足守一口以彼兵力之强亦實不願開釁中國何爲激之使遠聞兵以義動未聞挾憤以求僥倖一勝者也國家辦理洋務必求通知洋務之人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曾國荃並能曉暢戎機周知各國情事

朝廷責以了處洋務指揮奠定有餘必督之使戰而使浮薄少年高談闊論陵壓其上欲恃語言縱橫爲制伏外夷之略以

宣宗

文宗兩朝聖人艱苦經營躊躇審顧不欲輕試者諸臣乃毅然任之不疑不顧事機之順逆不計餉源之盈絀則亦虛憍之議論積成習尚貽累天下國家之尤者也以上四條臣因目前洋務急須料理收束因推論洋務之原始實由廷臣議論繁多眩惑

聖聰以爲有可倚信而其實臣奏之辭多而辦事之心少主戰之文勝而用兵之術疏萬口紛囂昌言於公廷挈眷遠徙倉皇於私室外間一切情形從無有敢上達者風會所趨莫知爲非臣竊以爲與西洋交兵百勝不足爲喜數敗亦不足爲憂其患終不過苛索兵費多佔口岸甚則侵據沿海地方不必遽爲害內地而至用兵

日久中國力先不支所憂方大臣又竊觀天下大勢可憂者二一曰水旱饑饉近年山西大旱各省勸捐助賑相沿爲例直隸山東水災亦倣照辦理臣出使英國英人振助山西亦集資至二十餘萬一省有災四處環起相援則無慮水旱之頻仍也一曰寇亂自長江創立水師淮軍留屯又二萬人緩急有可倚恃經亂以來各省亦皆有防軍以備不虞則無慮盜賊之竊發也方今所患獨有洋務西洋兵力之强製造之精從古未有而各國環列互相鉗制又其志專在通商卽有需索皆可據理駁詰故嘗以謂今日洋務戰守和三者皆無可言惟

在隨事應付而已應付得其宜可保數百千年無事一失其宜即無事轉爲有事小事釀爲大事得其宜則製造與練兵可用洋人之力而洋人之心亦服語言既省國體亦尊一失其宜徒以長洋人之氣而所處日窮五十年來每一用兵即國家多損一分元氣前事可爲殷鑒目前大勢但無海疆之釁水旱寇亂皆無足虞一經搆釁而此二者相緣以起直無以爲善後之計所爭甚微所繫至鉅必欲用其衰敝之餘力求多於

兩朝聖人之功績臣未敢信謂然也臣衰且病旦夕不能自保顧念時事艱難法夷佔據越南之西貢經歷多年植基已固邊釁既開用兵直未有止境誠宜速與理處下顧民生爲萬世根本之計竊度中外諸臣知此義者既少即知之亦無敢上陳臣是以不敢自惜其餘生剴切陳之無任戰慄隕越之至伏乞

聖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嵩燾論洋務數犯天下之不韙侃侃言之一無顧忌非獨自信能通知洋情而已其自南宋以前上推至北宋又上推至漢唐又上推至三代源流本末利病得失皆頗窺見一二下視明以來議論不顧國勢之強弱不論事理之順逆襲取南宋諸君子之唾餘侈口言戰自詡忠憤若蚊蚋之紛擾於吾前不足一與校論惟見之明是以能言之無忌也此疏兼論當時情事又自具有深意蓋若張幼樵陳伯潛諸人才望清俊敦尚志節自亦一時人才在今尤不易得使之諳習外事增長其識見以養成其才足備國家緩急之用朝無明理之大臣見其侈口談論驚顧愕眙至舉諸臣進退取決於其一言積爲虛誣浮薄之習又用其虛憍之氣謂足資以禦外侮終至一毀無餘不

獨稱兵搆釁貽禍天下即亦非所以作成人才之義諸所陳論但舉其大要而已時諸臣亦尚未議處故亦不敢論及之自記

論河務疏

奏爲黃河南徙泛溢洪澤湖淺成入江之勢審量大局謹擬分道疏濬以圖補救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四瀆分自禹時河濟北流江淮南注水性原各不同河與濟相出入江與淮相出入而必使分道注海河性尤疾則又播爲九河使分流以殺其怒歷漢而河合濟爲害始烈山東數百里之地潰決相仍歷宋而河合淮爲害益劇河南江北數千里皆受其患大勢逐漸南趨兼受諸水以助其湍悍之性漢平當言考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

疏河者然自漢數百年閒穿渠行水偏於諸郡而於河之爲害鉅者未聞有疏濬之功自是二千餘年惟以隄防爲禦河之策隄日益高河日益橫獨元賈魯治白茅決口絕汴河諸水引河行四百六十餘里出四里以復舊河故道其因舊水故渠疏濬者十之八九別開一河相接引十之一二謂之生地生地開深二丈許舊水故渠加疏濬而已率不過數尺數月而竣工以是推之黃河經行之處用人力疏濬者難爲功別開一河以引其流反易爲力自道光之季河決銅瓦廂泛濫數百里入大清河迄今四十年填淤日甚其勢不能强塞決口以導使逆行舊河故道又皆淤塞水性就下不能不漫及淮顧往時河入淮則益導淮南行今又薄淮而入洪澤湖遂恐奪淮入海又更挾淮以入江江南財賦之邦所憂甚大竊意今日治河之法當考求賈魯河遺蹟引歸舊河故道開廣疏深使足有容銅瓦廂以東亦開一河引歸大清河使南北分流能全挽使順流入海可保數十年無河患即稍分其勢以不至全力注淮亦爲今日救急之要義應猥

飭下南北洋大臣東豫兩撫及河督通籌全局審量地勢高下工役繁省或仍導使北行或乘其南趨之勢引

歸舊河故道或應南北分疏當以何道爲正流何道爲支流然後分別地段刻期開濬委任責成先使河有所歸乃可言及堵築之功值

國家艱難物力凋敝尤應設法經營期使軍民通力合作以應一時之急而濟經費之窮宜飭兩江督臣調江南防兵萬餘人起清江浦以達雲梯關數百里督使開挖以二百餘人分任數里爲一段選派哨弁監工每一營官督理二三段仍其月餉量給辛食遣州縣以下一員司支放一洗河員積習使工役有數可稽清江浦以上至蘭儀舊河故道別開引河以達石橋決口令紳民

分承其役募被災難民按營制部勒分段開濬仍聽募捐助工因卽以工代賑自決口以北徑銅瓦廂以達壽張因漫河故道濬深開廣亦令紳民分段助工募被災難民以工代賑其大清河東北達牡礪窩飭山東撫臣調防兵萬餘人分段開濬大清河經流水源尙旺天津開河機器施行水中可以調取應用其開濬引河及新舊黃河則須人力與機器兼施宜博考西洋開河機器及疏挖消土之方分派工員營兵及紳民等各按地段承領工役一舉並作竭數月之力開通南北兩河道引河歸流以免泛濫庶幾一勞而稍獲數十年之利江南

善士嚴佑之施少欽陳祝平等募捐施賑力大願宏勞苦經營數十年不倦使之分段經理工程仍聽募捐代賑所領經費必無虛耗工程亦必稍能覈實江南財賦之地逼近河患士民憂懼但聞嚴佑之等經手開工以洩河患必能踴躍捐助不待勸募益樂善之心與其求免禍災之心相濟而成人情事勢可以推見仍懇

明諭各督撫臣通籌熟計屏除意見期使軍民人等同懷救災紓難之心至誠惻怛以荅天變開濬堵築通力合辦庶使工程盡歸實際亦可限立期程以求迅速蔵功東南大局幸獲保全允爲

國家無疆之福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

初意南北分疏北流仍歸大清河南流舍雲梯關一口無可容納嗣見翁叔平潘伯寅兩尙書疏請開浚大通河引黃河入潮河以達灌河海口取徑較直因潮河故道開廣濬深亦易爲力旋接陳右銘信謂引河由宿遷西北出劉老澗絕中運河入六塘河以達灌河海口其下卽黑水洋也爲海口最深處所議與兩尙書議合裴樾岑星使亦以爲言嗣見淮安殷子

南黃河議其時黃河北徙決侯家林隄灌入南陽湖以至微山湖入中運河卽議開寬劉老澗口門引黃河由六塘河入海正以黃河灌入微山湖舍六塘河無可宣洩也諸君諳知淮南北情形意在蠲淮北兩縣地以保全淮南其議甚備所慮黃河之爲害人皆知之鄭州河決山東人力請規復南河故道惟懼其北行其由北灌入微山湖淮北實受其害引使出六塘河所謂因勢而利導之者也今已南入洪澤湖而使越舊河而北以出六塘河沭陽人必力持之爲距河絕遠引而注之六塘河以使承其災淮北數縣人

民必皆所不願也近聞譚心可述張岠堂之言黃河入海惟雲梯關一口可以開濬山東各口皆成蘆蕩疏濬之力無可施雲梯關淤高數丈然決之可使深淪之可使通所謂爲其事必有其功也張岠堂深諳河務情形所言爲得其實用所塞決河糜費之半全力開濬河道必已早著成效區區之意以謂今日天下大患尤在觀望周章莫肯身任須待　朝廷至誠惻怛詔諭江南皖豫紳士急籌引河入海之路竭官民之力爲之必有聞風響應者先求汰除河員氣習以規圖實效又何功之不可成也自記

從政錄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江都汪氏叢書

學術叢書第一種

重印江都汪氏叢書序

文章一道萃乳相生奇耦相錯易書詩外莫高於左氏楚人以驫承之孫卿李斯鄒枚東馬淮南嚴徐下逮淵雲準擬損益各據其勝逮於東京其體大備范蔚宗書因人著文因文成史體裁既定集與子別非蔚宗所能鐫潤也承祚國志先於范氏裴松之注所采諸家規模如一觀其約疏爲密繼以閎麗文之能事盡於此矣有晉一代洛都建業餘風未泯南北兩朝互相掎角北優於南風骨憲章中有儷文間之亦北爲勝唐承隋統獨孤常州蕭穎士李遐叔能修舊業延至韓柳戛然中絕四傑一體雖與唐終始江河萬古別自有人昌黎子厚其不變者如囟貫心不昧宗旨餘則支子別宗而已宋自穆伯長柳仲塗尹師魯等倡爲古文歐陽兗公服膺昌黎而化整爲散吏師子長無論文質顯判抑且馳驟日競

名爲反古實則奪倫流別緣起固可考而悉也元明以來公然相襲敢有輕議八家視爲非聖無法先朝乾隆之初經師蠭起而能爲文者不一二數吾郡汪容甫先生獨振於千載之後以上窺古之作者所著述學一書即文集也海內家戶誦曉久矣其餘校錄諸書一以文言爲工仁和譚仲修先生撰有師儒一表於容甫傅爲絕學而別列同學劉端臨李孝臣賈稻孫江鄭堂輩案端臨孝臣稻孫學本經生文非素習譚君所重容甫文章師傳遠絕非謂研經庚子之冬譚與余書如此劉李三人可置弗論鄭堂差足語此惜其故知師儒一表不爲定論詞意褊迫視汪尚遠唯歙凌次仲氏學識並富附和容甫如驪之靳具見次仲校禮堂文集而表未之及余於辛丑仲夏曾詒譚書箴其所闕而譚赴踵至臣之質死無可致語語之其誰賞也容甫述學有自刻本有阮太傅敘錄本餘皆其子孟慈喜孫所定體仿宋人瘦歐之

格咸豐初元海內羣沸孟慈彙刻之本罕見全帙余友南陵徐君積餘有此嘗語好汪學者（汪學二字卽先生所定）借印流傳近乃得吾友秦君曼青爲容甫鄉里與吾及門尹君石公及海甯陳君乃乾鳩貲影印仍借自徐君以竟余志余好容甫文四十餘年自詭爲汪氏干城不意炳燭餘明覩其全集復昌於世其愉快爲何如邪孟慈爲容甫肖子力傳父書好摹其體官戶部錚錚有聲出守懷慶以死徇官於其從政錄可見一班昔繆藹風先生纂修清史徐君以孟慈請藹風默然徐君乃示以從政錄繆始悟父爲名儒子爲循吏吾揚之善繼善述者孟慈殆其選也容甫之文同門有會稽章學誠稍後有涇包世臣妄肆詆祺章則吹垢索瘢包則自矜文體皆忌前害勝求掩其上容甫文自在天壤章包氣矜之隆余殊不欲辨之曼青示余汪書最目已得十之八九余尚見孟慈名儒言行

錄二十許冊於合肥蒯氏係仿其師錢東生而作又藏有孟慈喪服答問紀實不知庋落何所未能副曼青鳩刻盛意曼青卒以余言多方求獲於是汪氏父子著書凡當孟慈之世有刻本者畢致於是況其後出之本蒐羅略備直謂之全書可矣往觀錢唐丁氏所藏孟慈諸刻（見之江南圖書館）僅具數種乃僞爲湯貞愍題牓詭云全書其不符名實如此（丁氏所藏年譜尚是鈔本）此書一出海內好事必有延頸企踵爭覩爲快者容甫文章之功德今復由諸君大之吾知漢魏相承之一脈將剝極而復也余故極論容甫文體冀於衣被天下一洗畨宇嵬瑣纖仄號呶之習因規沈約宋書謝靈運傳綜論文事雖爲一家之說其淵源所在亦自有意善張容甫如譚先生既與時運俱盡余年將七十輒復自鳴所業爲後世見知之一非曼青與諸君謀傳汪書其又安能發余之狂言也耶乙丑四月興化李詳

吾邑儒林汪容甫先生乾隆中以高文碩學雄一世至今爲海內宗仰生平所著書曰述學（初刻三卷本阮氏琅環敘錄二卷本家刻宋體小字四卷本續體小字六卷本後併入叢書中淮南書局覆刻六卷本附方諸顧校勘記）曰遺詩（家刻本後併入叢書中光緒乙酉述古堂活字本）曰廣陵通典（道光癸未家刻本後併入叢書中淮南書局覆刻本）曰大戴禮記正誤曰經義知新記（以上二種學海堂經解本）曰春秋列國官名異同攷（暨園叢書）曰舊學蒿疑（木犀軒叢書本）曰國語校文（暨園叢書本）皆有板刻行世曰春秋述義則僅存四篇附述學後曰春秋後傳曰彊識錄曰問禮堂書目當時疑皆有成書而世未之見曰尚書攷異曰小學曰說文求端曰秦蠶食地圖表曰宋世系表曰金陵地圖攷則皆草刱未成者也其所校儀禮爾雅胡氏郝氏兩正義采之所校荀子見於謝氏刻本王氏讀書雜志亦采其說此原本無傳而於他書見其崖略者也又所校賈誼新書墨子皆藏於家今不知存佚先生子孟慈紹述父業於先世學術行誼見於諸家記載者悉加最錄間

有異辭輒附辨論益以自所爲諸書跋尾成三書曰年譜曰汪氏學行記曰孤兒編（以上三種家刻本後併入叢書中）居母憂時撰喪服答問紀實（鎮江實晉書院刊本）其歷官中外治河論政之作則別爲從政錄汪氏父子之書大略具此矣顧刊行各本海內藏書家猶多未備今年春丹徒尹碩公自京師來滬一日聚於海甯陳乃乾寓齋二子於汪氏之書與余有同嗜互述所見各有闕略而於遺詩皆僅見翻本年譜則皆未之見也相與歎聚書之難而謀所以廣其傳者不容復緩因屬乃乾更事蒐訪果於南陵徐氏積學齋假得汪氏叢書家刻七種具在驚喜過望爰取學海堂以次各刻凡六種都十有三種併付影印方氏述學校勘記附焉於是孟慈家刻遂得覩其全帙儻亦治汪氏學者所樂聞歟既竣功因述其原委如此旃蒙赤奮若余月邑後學秦更年

從政錄序

昔先儒林自述少日問學私淑顧寧人處士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問而切究之卒以侍母不出未竟其學喜荀讀先儒林書于經史詞章不能成一家言早掇一科老母望成進士抑塞成疾思自奮於功名以發先儒林之蘊以慰我慈母之心研精吏事寢食都廢嘗半歲不食午飯密勿從公十日僅哺粥糜經晝奏牘嚴冬衣薄噤不出聲未及旅舍傷寒病起口不知味出校秘書疝作而行水河南滯下而督漕彭口雨夜自倉舍歸

從政錄序

視母疾不寧於家雪塗命駕車奔告上官亟振民命此心祗知忠愛不恤身家服官三十年不復孰何生計久居

京師易米賣書謹撰是編以貽後人奉爲良田美宅世守之庶以見吾父母於地下至考古證今不下己意期于集說無意求新後有作者因時制宜疏通發明匪所不逮惠而教我心向往之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日

欽捡東河戶部員外管井田科事鄉貢士甘泉汪喜荀識

從政錄題辭

姚祖同

大作指陳利害淺切著明非經濟閎通殫心世務者不能爲此即以行文論亦瀏亮闢實無一閒字閒句奏疏名作也

楊忠武贊乃唐宋大家有數文字足令俗儒閣筆伏讀數四佩服嚮往是非鴻文鉅製不足狀忠武之生平然非如忠武勳名烜赫得之天祐神助而又本之以忠誠濟之以卑牧能使人無間言莫能與爭保全令名終始不替又烏能得此文哉立名之士可以勸矣

從政錄題辭

阮雲臺相國書

阮元

原武禱河亦讀書人實事求是之一端也任城得有學人掌院年兄在彼莫大功力今以揅經集二部交令郎奉寄

唐鏡海方伯書

唐鑑

樸園河帥捐廉撫恤灘民復以淤土日高大隄漸圮奏加土工幷以代賑鴻嗇永輯鱗屋胥恬此皆贊襄之力也惟土工未竣而樸園河帥遽返道山良堪嘆

惜讀手示有失路辟營痛至嘔血之語可想見知己之感有異尋常務望寬懷待時抱道在躬幸勿又爲離騷以弔賈傳也伏惟珍重萬萬

林少穆制軍書

林則徐

大兄經畝淵邃凡賑務隄工泉源漕運靡不精心經畫條理秩然承惠大製四章寄託遥深神味淵永篇家吐屬正不徒藻繢爲工弟炎州從事勞拙徒形防夷尤多棘手辦理不善之咎實所難辭琦節相前來查問未克抽身現仍羈寓羊城正不知何時了結耳

樸園河帥一生精力畢萃治河飾終恩旨備極哀榮來翰惋惜甚深具見道同志合尤所心佩

顧南雅通政書

顧蒓

蔣中堂總督兩江必能爲吾鄉造福弟意欲去一見然一時恐不相值憶前在外進　京時必一見見必深談自此回進　京人共指爲龍門自問碌碌無知不敢請見故此時亦擬到門投刺而已刻接尊札懇懇於時事讀之自愧無此真實心腸意欲於三四日

間到彼道喜見則可以面呈否則竟留在彼較諸弟所言更切當曉暢也

來書動見肺腑時時以此存心以此自厲自臻純粹悠悠者不足較也大著皆有益於學問經濟後世必有知子雲者

戚容臺洗馬書

戚人鏡

手諭極佩惓惓之意不宥一事苟且遷就然去就既在所輕則已辦者了之可陳者陳之至力不能爲然後引退可也昔荆公創行新法士大夫紛紛去官程

子謂正我輩所當盡力之時挽回得一分則斯民受一分之福竊以此意深望閣下蓋既無戀於官則亦何事不可爲何言不可盡也唯以光明行之則讒人無所用其間矣不識大雅以爲何如

河南牛撫軍書

牛鑑

郎署蜚聲欽遲已久廼以豫章河事借重長才經濟匡時規模程違河漕本國家之重務臣工聯大小之同僚要在實力奉行和衷共濟上不負

皇上委任之心下以慰小民仰命之望比值催漕迫切獨任賢勞破積習以立言務刻期而奏效足見推誠相與慎重辦公至意尋繹辭旨令人欽佩

王霞九觀察書

王贈芳

茲奉來示具稔宣猷東河所至之處剴切諄諭各臻順軌閣下德器閎深才辯優贍千里絕迹百尺無枝轍轅所歷靡不感孚司馬文正所稱鮮于子駿一路福星者非才周八面入粗入細不能閣下本端而慮周固當應尒也來示委曲求全和衷共濟尤得范希文曲盡人情之意此日小試已見端緒矣

徐六驤大令書

徐璈

春末竹邨二兄抵白下接奉賜函藉知安硯涇川教思所及雅有英才將追踪黎州亭林諸君子前烈無任敬羡然閣下與黃顧諸君子所同者學也所異者時也騁力亭衢驤首雲路仍當爲卓才頌之

從政錄卷一

甘泉汪喜荀撰

戶部擬奏生監欠漕疏

臣聞外省有漕州縣冬令開倉之時多收本色次年正月以後多收折色或由吏胥包納逐致加倍徵收因而地方訟棍始則挾制書吏繼乃挾制官長而紳衿等亦觀望不前州縣於紳衿不無瞻顧情面即書吏等亦不能不畏紳衿因而嚴飭胥隸毋許向紳衿催糧胥隸等迫於書吏指使因此徵催不力即有交納亦全飽吏蠹在紳衿視為已完在書吏藉稱積欠

此近年來書吏指稱紳衿欠糧之情節也臣查例載應納錢糧以十分為率欠至四分以下者舉人問革為民貢監生員竝黜革杖六十欠至七分以下者舉人問革為民杖八十貢監生員竝黜革枷號一個月杖一百欠至十分以下舉人問革為民杖一百貢監生員俱黜革枷號兩個月杖一百以上俱以次年四月奏銷以前為限不足分數者照例治罪仍嚴催未完錢糧其文武進士及在籍有頂帶人員竝與舉人同推原立法之意本欲紳衿各自慎重不假書吏之手該紳衿或身列仕版受

恩渙棗或讀書循分恪守臥碑儻非州縣浮收勒折

日甚一日又無水旱偏災奉

旨展緩在紳衿何至拖延不納推原其故總因胥吏等包攬於開征之前侵吞於納糧之後既恃有災歉展緩之例希冀少延復豫計

慶典豁免之期吏思全蝕是以

朝廷維正之賦為吏胥中飽之資以紳衿體面之人為吏胥藉口之地應請

旨飭下督撫會同學臣認真查辦督撫毋許袒庇州縣書吏學臣毋許曲護貢監生員使書吏指稱紳衿

欠糧情節一旦水落石出庶幾端士習而裕倉貯

戶部擬奏盤查三庫疏

道光十六年戶部侍郎隨帶喜孫盤查戶部三庫事竣奏稱戶部三庫於道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奏請盤驗迄今已屆三年之期理合奏請欽派王大臣盤驗至內庫於道光十三年盤查此次未及六年俟屆期再行

奏請謹開列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臣銜名恭候

欽派於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奏本日奉

硃筆圈出肅親王惇親王工部尚書何凌漢禮部尚

書貴慶吏部左侍郎卓秉恬戶部左侍郎宗室奕紀戶部右侍郎程恩澤工部左侍郎裕誠欽此抄錄原奏知照前來臣等各揀派章京司員等於七月二十六日起至八月初九日止每日督率逐細盤查計查得戶部銀庫存貯正項銀一千七百三十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兩二錢三分四釐常例捐納銀一百三萬六千七百八十二兩飯銀七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五兩二錢二分一釐年終盈餘銀二萬九千八百二十二兩一錢九分三釐按款彈兌均與應存銀數相符並查出額外盈餘銀一萬二百二十三兩統共計銀一千九百一十萬八千三十二兩六錢四分八釐當即調取該庫月摺並戶部劄付各處印領收發冊檔核對無訛其額外盈餘銀兩應請歸入正款又顏料庫現存各項顏料並銅鋼錫鉛香蠟紙張茶葉木料等項按款盤查核與該庫月摺及收發冊檔數目相符又緞匹庫正庫存貯之裝蟒緞綵紗綾紬絹各項官布及四樓存貯之布匹絲絨麻斤逐一盤查亦核與該庫月摺冊檔數目相符並查出正庫內盈餘西絹八匹綾七匹絨十二斤苧布五十匹山東棉布十匹河南棉布六十匹絲三十斤紡絲七匹亦請歸

入正款謹將盤查三庫完竣緣由具摺覆奏並分繕清單恭呈

御覽

戶部擬奏豁免旗租疏

為催徵地租清釐案牘事竊臣部先於道光十六年五月奏催直隸熱河旗地案內自嘉慶元年以後未結積案四百五款奏準勒限一年完竣迄今兩年已覆準結地四百八十餘頃房三百九十餘間銀五千四百餘兩已覆仍行取結地五百六十四頃餘畝未覆地八百餘頃房二百二十餘間總核全數未覆者幾倍於已覆之地且有直隸查覆到部聲稱地在熱河熱河於奏催後久未咨覆如嘉慶四年和珅入官地畝案內尚有地二百五十頃直隸熱河兩省查勘

三十餘年徒滋案牘一經部文勒限催追騷擾良民在所不免而侵蝕者轉得置身局外於國課民生兩無裨益臣等伏思催科之要期於有裨帑用亦必除煩去苛勘地之弊首禁擾累善良急宜隨時結案前此塵牘未清積至三四十年臣部愈久愈繁轉啟書吏需索勒捐之弊應請將直隸熱河旗地前經勘議入冊未據取結到部各案查明官非一任事隔多年無庸緣照向例紛紛取結臣部於直隸熱河咨文申明到部之時迅即銷案以歸簡易其有冊檔無存勘議短少原租輕減地畝無着並無村落佃名及道侵水沖沙壓土城房屋坍塌莊頭逃亡何年何項何人入官無從質對者由內務府直隸熱河查明切實申覆臣部於文到之時公同酌量核準以免積壓此在內由臣部清釐成案之大概章程也其在外直隸熱河勘議租地已覆未結各案有不照契價什一議租者有不照鄰地議租者有不照黑地議租者臣部從前屢催罰應在外大吏體國經野不難剔弊除奸以杜蒙混其直隸熱河未經勘議之案應請由直隸熱河嚴飭道府州縣並嚴查吏胥包庇佃戶侵吞各弊端迅即核辦以免逃亡其

有勘議與原租相符而銀價低昂今昔迥異若概令以錢交官恐州縣胥吏藉此以銀易錢應請查照入官以前除向係交錢之案此外概不得援以為例仍歸舊章以免懸解其入官租銀及開墾地畝應請咨令入官地畝以完案之日為始開墾地畝以呈報之年為始入冊徵租以省膠轕其直隸省應解變價花利等八款已歷多年未據批解應令該督臣嚴查有無解庫迅速報解應追花利地價及估變各項計已有確數者三款已估飭增者四款未估無實在確數者十二款久經行旗着追並咨直隸貴州增估各案

亦應酌量分別辦理並將實在解交各省庫貯迅解到部以清積欠以上或申明舊例或酌準情形統勒限期報部結案臣等為慎重錢糧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飭下直隸總督貴州巡撫熱河都統於臣部文到之日勒限一年報部臣等嚴飭司員迅速完結仍纂入則例永遠遵行所有十六年奏催以後新案亦即遵照一體辦理以仰副

裕課恤民之至意

擬治平疏

臣學士入官亟求經世之策欲令天下人知義利之辨不外孔孟富教兩言恆產恆心一語大約富之之法無過農田水利必也戶部勾稽天下財賦節儉以塞其流疆吏不開邊將軍不瀆武關吏不貴異物新疆之俸餉東海之漏卮每歲可節千百萬矣督撫嚴責州縣賦不加重鹽政稽核商岸鹽不加價督臣河臣漕臣通籌河漕漕不病河河不病漕地丁無指熟爲荒之弊鹽課無私梟充斥之患東南河工無冒銷工程之案每歲儲千百萬矣如是則內帑足內帑足則

關稅可以酌減復雍正時之額而商旅偕來矣屯田興則兵餉可以酌裁仿唐府兵之制而兵糧不耗矣水利修則漕運可以變通減蘇松漕之額而百姓足食矣天下之財只有此數取之不竭則用之不窮民無饑寒則廉恥生廉恥生則盜賊息盜賊息則刑罰清于是始興學校科舉之外增設鄉舉里選之法文藝之外幷舉有體有用之儒酌減生員之額酌增生員之糧生員少而益重而包告之風庶幾息矣酌增教官之田酌加京秩之俸酌裁浮冒之役酌省閑散之官官役既寡方穀而病民病國之心庶有豸矣其

最要者大吏不言利而能知人何以有知人之明先在清大吏之心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舉爾所知任以九德咸升諸公達以四聰九德行而鄉原不立於朝四聰達而宵人不側於側孔子視其所以三語孟子述之其實文王官人之法也再進以曾子觀人之法有不舉直錯諸枉者乎有不教化大行者乎誠如是治不在三代以上臣不信也

改造糧船議

查現行糧船尚沿海船之式尾高于身前小後大每值挽渡天妃閘口必先倒行以尾當前方可免激轉碰損之虞或遇運河水淺船尾高大船身既寬且長倍于常行之船運行匪易水手既多時日又久運丁苦累多所藉口現在倒塘灌運全資人力河口停泊幾無隙地咖尾而住每當風燥烟火相連在在可慮其在大江以南河道本窄常州鎮江及揚州江口節節阻滯既難迅速渡江即渡黃抵通亦難依限回空每有冬月守凍船隻多有散漏之患即使竭蹶渡黃

亦難冬兌冬開依限北上向來定例糧船裝米不過一千石現在之船可載至二千例準運丁帶貨原以調劑運丁而挽運維艱運丁轉因之賠累況漕員催儹需人既多河臣修防泄水未便地方派夫撈淺打凍起剥亦多耗費州縣虧帑瘢公勢所不免又近年稅課減少無以裕

國通商推原其故皆由漕河淺阻商旅不通之故臣愚以為糧船形製寬大相沿雖久而河道情形今非昔比若不早為籌畫竊恐河漕俱困殊非因時制宜之道應請

飭下漕臣於糧船大修時次第酌量改小毋庸議減
修造之費責令船料堅厚江河利便永遠遵行感戴
聖恩實無既極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解
周禮凡視學大胥以鼓徵士蓋天子視學仲春合舞
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昧爽召士警衆使至聞伐鼓而
于于來者環橋觀聽之人也而鼓以起衆之義著焉
今夫米廩辟雍昉自虞殷之世世室明堂顯于夏殷
之朝或以辟雍爲天子太學或以辟雍爲三代總名
亦有大教之宮異名同事四門之學曰大學四面周
水曰辟雍與夫清廟明堂太廟太室其地一其義明
也又有以明堂辟雍爲一地以明堂外曰辟雍以明
堂辟雍太學爲三名以明堂辟雍太學同一處是學

之名既紊學之制亦殊至天子視學之禮其別有四
養老一簡不帥二出征受成三以訊馘告四帝入東
學上親貴仁入南學上齒貴信入西學上賢貴德入
北學上貴尊爵入太學承師問道是天子視學之禮
又考禮有門闈之學旦入東學晝入南學他學校如
之此視學之必于大昕也于斯時也雞人叫旦虎賁
前趨曙色將開日光未起戛戛翼翼天子有事於辟
雍太史珥筆將屆辟雍明堂之詩卓犖于前人曷奕
乎千載也則見壁水回旋芹藻交映清塵警蹕罔不
肅雍東方未晞百官待漏雞鳴視事鼓聲淵淵相彼

子矜奔走恐後莫敢不從其有時入小學來自田間
禮儀未嫻或先或後時維大昕則擊鼓徵召考鼉鼓
于矇瞍奏鼓南于大胥應之以節協之以時有不聞
而警起者哉夫鼓徵所以警衆也說者謂鼓以警衆
者警起衆士使其先至會聚之處益天子將蒞于太
學多士濟濟執事有恪望鸞旂而戾止視虎學之從
公使警躍在前則駿奔或後惟其肅肅祇祇衆至而
後天子至所爲釋奠釋菜國學典小典大貴然
階來煌煌乎三代之盛軌帝者之上儀也

舉孝與廉說

周禮族師月吉讀法書其孝弟亦越內史詔王爵祿
漢舉孝廉孝弟力田經明行修厥有制科唐之大科
歲易其制博通墳典達于教化北宋大儒十科取焉
紹聖以後章惇改制專取詞章宋有詞學金有詞科
元明以降古法亾矣
本朝稽古右文博學宏詞兩舉制科湯陸大賢併與
此選
一代之興數舉大科孝廉方正人才奮起程瑤田江
聲錢大昭陳鱣學行修明嚴君如煜厥爲名臣

國家令典學使優行三年一試喜荀不敏擬令學官
察孝舉廉有訟于官事不干己黜勿與試以擬古者
三年大比考其德行庶幾近之

釋儒

禮有儒行篇荀子有儒效篇董子言通天地人謂之儒荀卿稱偷儒憚事方言曰儒輸愚也注儒輸猶偷選也說文解字儒柔也古人又讀如孺則尚小之稱無怪以儒爲戲矣儒之不可不慎也

釋仁

仁者純乎天道誠者兼以人事敬者純乎人事忠恕者仁之用恕者忠之用敬恕者仁之用知勇者亦仁之用義者所以行仁禮者所以履仁信者所以成仁仁兼體用言體而不言用三代以前之君未施教化三代以前之民未有爭心是以言仁而不言義三代以後之霸術未遑禮教三代以後之法術刑名未嘗學問是以言知而不言仁聖賢言仁而必繼之以義言知而必繼之以仁所以防其流失也仁存於心而義禮知信見諸言行則仁之爲用大矣若其心本乎仁而不裁之以義履之以禮辨之以知成之以信則幾於釋氏之慈悲矣此仁之必兼乎體用也

釋誠

孔子繫易言誠曾子子思孟子著書以申其義說文誠信也从言成聲誠之爲信義本爾雅周易文言傳修辭立誠論語誠哉斯言誠之見於言者也禮記著誠去僞越絕書著善爲誠誠之見於行者也廣雅釋詁誠敬也誠之見於內者也禮記成己成物誠之見於外者也誠者一也二三其德者非誠誠者實也逆詐億不信者非誠誠者審也誠之德兼乎知誠者成也誠之德本諸仁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中庸之學正心誠意之學大學之教也大學之教不必不出於曾子曾子言爲人不忠朋友不信曾子之魯曾子之誠也曾子之誠孔子一貫忠恕之道也孟子言反身而誠曾子子思愼獨之學也孔子修己之敬也是故誠以事上則無不信從誠以接下則無不感應在家爲孝終在國爲仁敬愼獨以是絜矩以是同好惡以是治國平天下亦以是誠之爲義大矣哉

釋狂狷

孔孟俱言狂狷爲可以傳道之人孔孟之所與後世之所惡也狂者讀二帝三王之書置其身於二帝三王之世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相揖讓於一堂舜何人予何人文王我師此等胷襟此等志氣此等器量世人焉得不以爲狂狷者國可以讓家可以逃身可以餓死萬鍾何加千駟弗顧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視天下紛紛攘攘父子兄弟惟利是趨見義不爲直弁髦視之有不可以終日者世人視之豈不以爲狷直謂之不可與言於是以鄉愿爲中行謂可以與之適道豈不知中行可得與哉孔孟之所不可得與後人顧欲棄狂狷而得中行必以德之賊爲德之中庸也孔孟言之後世忽之所以鄉愿不絕於世而狂狷轉不可得見矣鄉愿之學出於老氏老氏之教孔子所謂攻乎異端者也孔子言異端孟子言楊墨而老氏之教孔孟未明言其人當時罕有闢之者三代以後著書行世且託之黃帝矣老氏之託之黃帝猶墨翟之託之夏禹許行之託之神農也

剛柔篇

說文剛強斷也柔木曲直也剛從刀故主斷國語周語注訓強廣雅釋詁同是其義柔從木詩柔木柔桑始生之謂也爾雅柔兆亦取垂枝布葉之義國語周語注訓脆史記樂書正義訓軟禮記內則鄭注廣雅釋詁訓弱是其義周易繫辭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又剛柔相推疏剛柔卽陰陽也論其氣謂之陰陽語其體卽謂之剛柔也淮南子天文訓剛柔相成注剛柔陰陽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審其陰陽以別柔剛注陽曰剛陰曰柔此天地剛柔之

象也書皐陶謨剛而塞柔而立鄭注剛謂事理剛斷柔謂性行和柔詩烝民剛則吐之柔則茹之鄭箋剛堅強也柔濡毳也此人生剛柔之性也剛柔相克陰陽相成天不能有陰無陽人不能有柔無剛剛爲無慾慾則非剛孔子故言未見剛者剛則近仁仁者無私左傳斷之以剛疏剛謂無私孟子故言至大至剛古聖有作調五行以和四氣雷雨無非教刑賞無所偏儒者所以法天也至老子專言柔漢人訓儒爲柔而三代以前之古訓不明於天下矣古訓晦而大義乖孔孟之道術一變而爲黃老之道術矣

忠厚說

忠者何衷之謂也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忠也衛道甚力聞言不信忠也厚者何誠之謂也慎終追遠推己及人厚也老安少懷車裘與共厚也篤親興仁故舊不遺厚也若夫緇衣巷伯夫惟仁人好人惡人鄭聲疋樂惡似而非原壤叩脛冉有鳴鼓不得謂聖人有傷忠厚春秋褒貶之義風詩美刺之懷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矣

聞一貫說

一貫始於多識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也此顏子聞一貫之旨也孔子不自謂非多識他日嘗自言之矣多學而識不能貫通非孔子之學也顏子聞一知十非一貫與子貢聞一知二亦一貫也格物致知多識之謂也豈是以修身爲本此孔子言一貫之旨也修身以恕爲用所謂所藏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誠意者何誠也者忠也好惡戒欺求歉非忠之謂乎是以大學者釋忠恕一貫之旨者也傳言好惡始於誠意終於平天下絜矩同好惡者恕之謂也非

言用人理財也孔子告仲弓以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亦忠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藏恕也顏曾而外仲弓亦聞一貫也再問無考亦非未聞一貫者子貢他日問一言可以終身孔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顯告以一貫之旨矣子思受業曾子之門人其言曰忠恕違道不遠三十三篇統之以誠誠亦忠之謂也忠爲體恕爲用體包用也子思亦聞一貫之義也謂一貫唯曾子聞之失之矣

誓包孝肅祠文

戶部員外汪喜孫謹齋戒告誓於孝肅之前惟公聰明正直曰監在茲喜孫以母病不能歸里竊祿養親待罪戶部不敢不謀潔白之養以告無罪於天下後世老母嘗言吾兒不爲墨吏我老守寓廬可勿令我奔走長街籍沒我屋喜孫跪而聽之敢昭告我公儻有違命我公鑒之勿貸

誓揚忠愍祠文

惟公位止五品忠冠一世喜孫官同秩祿媿恩甚深京師寓舍在宣武門外密邇公室一言一行公實鑑之老母就養救水不給升斗之祿返哺娛親此外交遊以禮自守母黨之官河督者喜孫以治河事不與往還請於老母老母命毋以私廢公喜孫恪守母命毀家報國有少子介徽老母鍾愛藉以含飴喜孫若貪墨不謹我公鑑之世人狥利忘親所在多有至於舐犢之慈焉有不愛其子者公之昭昭式憑靈爽實鑑在茲

叔孫豹如晉論

春秋時魯大夫聘晉者二十五僖三十年公子遂聘晉爲魯大夫聘晉之始成十一年季孫行父聘晉爲魯大夫報聘于晉之始治襄四年叔孫穆叔聘晉至十六年復聘晉至二十四年復聘晉君子於穆叔對范宣子不朽之問嘉其立言有體焉何以言之古者建國必有世祿之家與國維持於不敝習知其國之風土人情日夕獻納于君側使民隱不壅于上聞故國雖弱而重臣猶通四國之交政雖衰而宗臣尚繫黎民之望主雖少而親臣可託六尺之孤其人習知

國家掌故使道先王之典居則稱先則古損益古今之宜出則說禮敦詩不愧使臣之選保姓受氏與國終始豈不甚善然時至春秋鮮克由禮者比比然矣政在大夫專祿祜寵使大柄下移於卿相而國體因之不振究之家事亦遂以不支而其人猶侈然誇耀于名卿大夫之前曰吾世家也不知其人襲先人之餘蔭敗度敗禮驕侈無法使祖宗留遺之澤未發之蘊斲喪一人之手蕩然無復其餘存此世祿之羞也而豈得如古之所謂三不朽哉古者有用必先有體故首在立德身體責乎力行故次以立功有德者必

有言故終以立言其人達而在上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不朽窮而在下不能立功而立德立言二者亦不朽夫立德立言其權在己至于立功古有尊爲元老親爲叔父德爲聖人而功垂成而幾敗者下此名不重于當時功不垂于後世僅使立德立言令後人知所取法此亦不可知之事而用世之苦心誰復與語哉世風日降見立德者則視爲迂矣見立功者則視爲妄矣見立言者則視爲僭矣不朽之業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多口之憎非一人一身所能禦世有志在不朽而處境乖違終其身汶汶無可述者豈少也哉

君子觀穆叔三不朽之對嘆其立言有體也

教子弟說

大約教人先崇禮義徒事記誦詞章以及科舉之學適令人務外而遺其內耳此教人子弟也至於家之子弟以言教不如以身教使之炫耀於科名仕宦之場與博弈無異且博弈自蕩其身心自破其身家彼溺志於科名仕宦者則必損人利己攘奪其君刻薄其民其害不更甚於博弈邪不願子弟亟得科名恐祖父餘慶化爲餘殃也積之厚常有餘發之暴常不足識者知之

與戴金溪先生書

喜孫奉書司寇大人師席喜孫謂古人學優則仕仕優則學仕不可以廢學學以挈其綱領觀其會通處為正人出為名世無時無學無事非學所為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也撰原學一篇大旨謂六書九數古人六歲入小學童而習之今或皓首不能明古人十五入大學樂正詩書禮樂以造士大學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即在詩書禮樂之內後人舍詩書禮樂以言正心誠意修身齊家必流為二氏之學舍詩書禮樂以言治國平天下必變為雜霸之術

孔氏之教亦不外是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謂伯魚學詩學禮皆不及于易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故傳是學夫子文章可得而聞詩書禮樂是也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是以樂正造士詩書禮樂不聞舍詩書禮樂別有造士之法又論上古之世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蒼頡沮誦以及周公孔子無不著書以明道道外無書書外無道周公孔子之道在六經孔子夢見周公所見者道所傳者經孟子謂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以傳孔子唐以前祀周公為先聖周公作者謂聖也三代兩漢經史不出一人之手不必以時代為定易書詩春秋無論已周禮一書如漢官儀唐會要凡周之官制周公之後一代典禮幷謂之周禮不必以他書所載周初官制與周禮不符遂疑本書亦如爾雅有張仲孝友如切如磋之文不得謂本書非周公作左氏春秋凡左即明以後治是經者各家撰述幷附于後不必因其後為劉氏之文遂疑本書水經內有魏地名亦不可謂非桑欽作古人竹帛卷帙口授屬讀以類相從易緯亦謂之易猶後世目錄之學周易類尚

書類不必區分也又謂經莫重于禮禮莫重于喪服三代以前持重大宗於所後服斬衰于本生不二斬禮謂為人後者於兄弟之子降一等報此言殺下殺不言上殺亦降古者父在為母期父體人子之心三年不取人子必不忍期年之外入宿于內是禮制期年禮意猶三年也推之為子者不幸為小宗而後大宗則必哀痛迫切不必其親豈因禮不二斬而于本生服期年之後安然御內邪又忍降其高曾祖邪今貧者必為富者後賤者必為貴者後雖大宗後小宗可也

國制定以長房為次房後仍為長房服三年若降本生服必降大宗服矣周公孔子之禮未可改也謹以奉陳不盡馳系

與林少穆先生書

本年二月赴溧陽書院啟課向來費用一切俱紳衿公捐有承修貢院之生員狄鯉登尚屬急公因書院廢弛已久商議整頓幷於常課外增添小課試詩賦經解經文策問與鄰大令約凡賬務有案者不列前矛與王校官約凡品行素優者擢為超等刻白鹿洞規於扉發策問易之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書之五行五事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春秋善善惡惡諸生尚能受教信從者甚衆臨行固留請定來期告以安分讀書方許再來肩輿在門尚閱詩賦三卷文六十

二卷令作者侍立於旁奉手受教衆皆悅服植桃李於庭前夜半冒雨送至河干而別自維居鄉無可供職惟有立身行己以化鄉人使包漕之風紳衿漸少所以仰體風教之心稍盡掌教之責不知有當萬一否謹此申懷伏乞鑒咎

與李蘭卿觀答書

喜孫奉書大公祖大前輩大人執事伏以治國之道農桑學校教養爲先比以歲荒流離載路救死不贍禮義奚施執事述撫部之義教民稼穡以誠相應感召天和今歲有秋比戶相慶當此欣欣向榮之候驕侈未萌士民易於教化有恆產有恆心此其時矣顧民之言萌嵗蚩難格士爲四民之首學校盛則風俗善良書院之興與學校相輔山長不僅以文取士監院不得與吏相通山長不可視爲具文監院不當指爲利藪上以風下下以實應嚴絕請託公則生明士

盡歸心習自能淳士習既淳雖有莠民不能變化風俗久安長治之策無逾於此矣顧今之爲州縣者多與吏狎與士疏狎則藉以行賄輕信其言疏則視猶路人難格其面甚且以養士之膏火任蠹吏之侵欺聽蠹吏之浮言視士子如土芥官吏爲伍官士爲仇久之患且不測士心既失民豈嚮從吏何能庇官官何能自保此之不悟竊爲州縣憂之又其甚者州縣重用胥吏校官左右州縣州縣調劑校官校官必交結胥吏胥吏既侵蝕士子膏火校官且分甘胥吏唾餘士子既怨胥吏必仇校官學校之禍起於蕭牆矣又其甚者胥吏既蒙蔽州縣必邀結幕友幕友欲通同胥吏必滋生弊端即書院課文亦惟胥吏之言是聽校官必從而和之爲士子者不愈苦乎伏見丹徒校官王進士不與胥吏交不以士子爲仇而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心所悅服只此一人而已幷以奉聞伏承動定不宣

與朱蘭坡先生書

蘇州自惠定宇王西莊段茂堂諸君子歿世顧澗蘋錢夕江鐵君爲僧袁壽階鈕非石去人間世聞黃蕘圃之書歸一布商家室既空不審流落何所顧校刊宋本儀禮疏及其自箸思適齋筆記不知歸於何人陳碩甫毛詩之學訓詁名物實事求是在陳宋諸書之上不知有人傳寫刊行否念之惘然閣下表章漢儒之學走竊有請焉孟子言周公仲尼之道漢唐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竊謂孔子言述而不作蓋以作者之聖歸之元聖非爲柱下之史守藏之吏也

何也易名周易伏羲傳之文王文王傳之周公書有無逸大誥非公之聖不能作詩之七月東山他人能爲是詩乎周禮與周初不合者是後人續入周禮之文猶之嘉慶年間續修會典坿於乾隆以前之大清會典不易其名也不得以王莽劉歆而疑周禮矣士喪禮一篇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爲古今之通禮歷百世而不能變者哉禮之百世不通亦夏殷之所不及聖之經天緯地者也春秋亦本周公之制作韓宣子見春秋而知周公之德樂章雖亡詩雅尚存爾雅有子夏叔孫通所雜剛而古義自在此非作者謂聖乎述與信好竊比老彭非以作許老彭也審是則吾儒所讀之書皆周孔之書所傳之學皆周孔之學降爲漢學宋學可乎

與朱蘭坡先生書

喜孫奉書宮贊大人閣下七月奉別後冒暑迅底平陵前期二日書院司事以五月題改爲六月題至七月始送閱竭晝夜之力盡將接運海運區田均田古今異同評于策之上未幾疝作精神大困于枕匊置几或俯或欹閱之十日七月二十六日專足賫院幷豫寄八月二日及十六日文策各題因文以考道通經以致用不能無望於同志也少閒買舟浙復加厲陰雨破圩舟不能前棄舟養病久久不愈至仲秋望前仿閻百詩故事以大牀身至東壩夜半登舟望日

始食粥十八日始食飯蓋病臥牀第者五十日矣初喜孫於臘前奉書屬早啟課即於臘月二十三日買舟次於蕪湖致書趙明府待其使至明府辭以二月再來迫二月復到明府至四月始甄別五月始啟課迫初二日課期某依條規先出十六日散課題詎意司事將先生與明府商定規條盡行改易距明府縣示規條僅三日耳是以喜孫書致陳明府及趙徵君有一國三公語浩然有歸志今陳明府書來改復規條是以扶病復去此去來之始末也喜孫學行不修無能爲役然與先生品望雖不敢相抗名位縱未可從同師道則未可區分志行則何可卑鄙非爲一人一身之故實爲天下古今存此禮義廉節於衆人不爲之時一日爲師澆漸而去席不暇煖道不能行周公孔子以來三千年相傳之師道不可使今日至我而廢使先生無知人之明使天下無知恥之士則喜孫所深慮隱憂者至教人原期於不倦而知人尤不可不事親天下有忘親之人抗顏爲師者哉喜孫回籍守制之人乃不奉侍几筵辱伺茵席本未輕重顛倒何如清夜自思何以安枕是以上年有書院可住之手書今春將故宅辭去卽定議奉木主至講院朝夕供奉以償三十年孫子依依之願以酬二十載曹郎乞養之情思其飲食設其裳衣有直隸所無而家鄉恆有乳時所哺而反哺無從家人所不能知兒子所不能代此情此景不必爲外人言正不得不爲先生告至教法素嚴衡文過刻門牆太峻請託不行則先生從前相延之本意不以典忍爲通達之才喜孫平日立身之素心不以依違爲和同之術幸以誣諉辱倒經師敢以所知敬告同學力疾疏筆書不盡言伏希鑒察八月十八日喜孫狀

與李申耆先生書

天人之學宰有傳人執事精通四元以之教士數百年絕學昌明於世何樂如之喜孫伏以臺官自利瑪竇以後西法盡入內地內地績學之士由西法以通古法百餘年來於今爲盛顧學者率以歲實節氣日月食五星留逆爲不足言一任之疇人子弟今疇人通算術者只陳君杰一人西人率皆罷去誠恐數十年後遂至失傳西人去日所有儀器爲琉璃廠賈人濮某所得欲得重價爲一御史所劾以爲私通外洋奏未上而賈人所費不貲遂作廢銅售之如此則臺

官恐將來失歷儀器久無一存治四元者能兼通其術爲

國家授時頒朔吾士君子不得不及早圖之天下幸甚斯文幸甚地學久無治之者先儒林一生用力書亦未成聞肇域志尚有傳本吳門陳碩甫奐篤行好學治毛詩過於朱陳二書藏方輿紀要顧氏手校本能得富而好禮如刻日知録某公重刻精校行世愈於今行世本多多矣吳儒治經學者多墨守鄭注治理學者或參以禪學讀漢儒之書輒橫詆朱子讀孔子之書不知有周公讀周孔之書未明大義習周孔之教不尚躬行伏願講壇大公無我一洗俗儒之習讀漢註者以鄭註爲最鄭義而外不必專守一家治宋學者以朱子爲主朱子生平何嘗不解儀禮若乃拘守之見鑿空之談援儒入墨之徒有學無行之士非周孔之學亦非漢宋大儒之學執事尚昌言之伏念風俗人心起於學校教以師儒閣下齒德幷尊小子狂僭不知所裁敢希昭答

與任階平先生書

張古餘夫子一生用力於六書九數六書未有箸作九數有開方補記求一算術兩書一則先秦古法一則四元真傳求一之書已墨於板傳世致少開方則未經刊行板本存顧晴崖家其公子久久不歸恐無人料理書冊零落講院內好古有力之士儻能醵金印行廣為傳習不獨表章遺書亦經師之所有事也敝本家士鐸管錫嗣復幷用力算書惟境地清貧力不能振儻山長登高而呼或有起而應之者安見盧學士抱經先生錢少詹辛楣先生不再見於執事而

胡民部竹村相知素深定同聲相應耳抑有請者盧錢通經而品地不讓宋人胡亦矯矯自好然則漢宋之學可不必分通經與力行更不必別安有學周公孔子之道而行與言違又安有讀程子朱子之書可束書不觀者是故董子之正誼明道上紹七十子之微言大義下開程朱之道學歐陽大小夏侯齊魯韓之學周公之藝孔氏之文也許君訓詁鄭君名物周公爾雅之學孔子多識之傳也讀周孔之書為周孔之學安有所謂漢學哉且虞翻皇甫侃徐遵明熊安生劉焯劉炫生於兩漢之後無古今文之別不皆漢人師承亦謂之漢學邪孔沖遠陸元朗易學好王氏清虛之談亦謂之漢學邪朱子謂康成是大儒得謂之不習漢學邪王伯厚輯三家詩得謂之不習漢學邪僕願與閣下大聲疾呼破當世門戶之見根柢周禮師儒道德得民仰止毋閔顏淵孔門善言德行庶乎經明行修經通致用由博文而約禮由多識而一毋夫子之文章在詩書禮樂夫子之言性天道在大易夫子之雅言詩書執禮為四術之教士夫子之罕言利命與仁為五十之學易道與藝合道與器俱周公多才多藝識在驕吝孔氏孝弟謹信餘力學文志

道據德依仁遊藝形上為道形下為藝凡士人所誦習安可忽諸願執事昌明大道不勝景仰

與江鄭堂先生書

春谷北來詢悉近狀仰企知已尚懷博聞浮沈曹郎學無所就不知何日出爲外吏奉侍安車執業經席稍慰積年景仰之勞半生感知之意南向引領涕與時淺走近撰經師言行録已有一尺書前以數十事條列件繫質之函席豈魚雁有沈浮邪何以不眉教誨也走十年來爲姻家所累屏當北來奉母無狀不得進士以博母歡失身賢郎謝絕請託清夜無安心之事大吏有強項之稱既不能爲

屢空追呼日至妻子軟弱白髮垂堂以是無終日著書之樂思

國朝自顧亭林首闢禪學昌明正教東原吉士繼之錢少詹程教諭淩教授洪舍人阮尚書許兵部焦舉人皆爲其學使孔孟之旨不汨於二氏某欲集爲一書聞執事有宋學師承記已梓行伏希惠寄

示涇川講院左生

癸巳除夕得手告具徵少年好學吾道不孤顧孔子所謂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而已子夏所謂好學日知其亡月無忘所能而已不止讀書稽古而未嘗不從讀書稽古始足下年最少志最高此可與入德之基也夫學始之禮樂書數精之身心性命大之家國天下淺之日用飲食學而得其性之所近是在足下之志向不在師儒之督責學而問所從入之途是在師儒之督責即以端足下之志向吾輩老矣少不如人年已五十若足下二十之年從此用功何所不至大

約儒林循吏兩傳任人自爲史官無能增損一字凡史書本傳國傳內之人生前自作之非史官代作也足下勉之兼兩傳固卓絕一世即獨任一傳亦足以千秋科名之有無遲速不足重也試觀題名碑一朝進士千百人其傳者只數人不以進士傳即不進士而亦傳所謂人重科名科名不能重人耳足下有志科名以爲顯揚之階壯行之志不得不爲舉業之學究之讀書之道不爲科名亦不爲著述聖人不能立功而後立言能立德則不必立言近人讀書從事章句訓詁名物象數而大義不存非古聖賢教學之本

義也承問不得不言明慧人辨之甲午元日喜孫書
再示左生書
前札書成恐無以塞足下之意無已且就今之經學
爲足下告今之經學書無過通藝錄經義述聞二種
通藝錄既精且博千門萬戶非讀書數十年之功不
能成亦非讀書數十年之功不能讀經義述聞實事
求是不尚墨守非讀書數萬卷不能覽亦非讀書數
萬卷不能注讀通藝錄者不必即如程君瑤田讀經
義述聞者不必即如王宗伯善學者貴乎述尤貴乎
作當今經學昌明貫通衆家之說固難作述一家之

言尤難博覽羣籍固難獨闢門徑尤難譬如行遠不
期其至而自至譬如登高不厭其卑而遂不卑爲程
徵君之學者遠之讀鄭實孔之注疏近之觀江永戴
震金榜淩廷堪之著作爲王宗伯之學者遠之讀先
秦兩漢之書近之考顧江戴段江之古韵十部十三
部十七部二十一部所以非數十年數萬卷不爲功
若等而下之取注疏采錄記誦再加以近儒所著說
以佽其博分訓詁名物以類相從合之於注疏之精
華以擇其雅此不過數年而成亦非本年所能急就
無已則姑取困學紀聞日知錄通藝錄養新錄經義
述聞用朱墨圈點記之亦愈於束書不觀者矣若經
史詞章各種門徑俱有則無如述學不可不讀之書
也元旦試筆再書

書涇縣趙生畫冊後

道光歲癸巳喜孫主講涇川趙生數以詩相質於時問字論文戶外屨滿日來迫促或繫以詩余不能堪倉卒應之潘芸閣贈詩云問字客多雙管禿應門童小一身忙蓋紀實也一日生以水西詠雪圖求敘不審詠者何人詩若干首無以應之敦迫不已余曰是與前明水西講院有今昔之感已昔吾鄉王止齋先生講學水西一時涇人從之遊者著誠去僞不尚虛聲處為良士出為名臣著述裒然事功卓絶載在明史方志諸書後人讀而慕之余志行不逮遊涇經月

講學之友祇左春谷趙琴士諸人余方欲訪潘孝子足疾不良於行又議

旌明末殉節忠臣寓書當道復致書紳士余行能不足為多士式惟以吾鄉先輩與涇先輩講學遺意循名核實與諸同人質諸明神今書院祀宋明七賢之主亦猶水西講院祀朱子王文成及講學諸賢也十目十手日監在茲諸君勿視為遊觀之所使前賢在天之靈勿焉不樂去之他邑斯文幸甚

書示寶晉講院秦生

秦生硯農言讀書與做人是一事予喜其有識為書先王所以教士與士所以為學者教之堯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上以教下下以率教五教之外不聞有學是知詩書禮樂皆在其後況考據詞章邪周公之教始有禮樂孔子之教幷及詩書樂正之官太史之職胥是教也禮樂詩書之不為考據而作稽之經史好學深思當自得之至辭取達意文以明道其原出於經抑知經之可歌可誦者莫如詩三百篇詩三百篇何為而作也亦可知其旨矣今之學不知周公之

教傳之孔子凡三年之喪禮百世不通之皆禮所以異於禽獸者經秦火後禮廢樂失詩亡書佚而制作之精義終古常存今人迺以古人小學六書九數日有孜孜以終其身考其生平行事與不讀書者等且有草野之所不為者斯豈先王之教哉至詩文有集無論漢以前所未聞漢唐以來未有張名博利如今日之甚者也是豈先王所以教士與士之所以為學哉秦生誠篤人也予主講寶晉知之深書茲告之

寶誓講院課程甲午五月十四日

秦仁穀顧敦敏李廷弼侍坐與言讀書以敦品爲先雖文理未優而言行不苟亦有可取反復勉厲心領神會悅服之至仁穀乞假爲母壽語以讀書志在顯揚非力學無以娛親歸告爾母汝宜讀書我以先妣章服爲太夫人壽勿似我之不能養也語畢腸寸寸裂矣呼諸生其聞之幷傳告諸生

二十三日諭李承霖秦仁穀向來不能賦者不必作若假手他人盜名欺世名終必敗世豈可欺小之爲人指摘求名反辱大之作弊科場殺身破家甚至子

孫不能蓋愆奴僕私相傳說豈有能欺之理卽以書院論凡能賦者官師必知其名縱能欺於目前斷難欺之常久譬如小兒學步何必常置于懷卽使父母鍾愛亦必教之以正若倩塾師爲其子粉飾或代作文令其子謄録皆非所謂善教將來一離父兄不能操筆誰職其咎

二十四日告陳維謙柳榮宗戴楫書有必讀者如大戴禮國語戰國策荀子春秋繁露賈誼新書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水經注董仲舒韓昌黎宋朱子集明薛胡及近世顧亭林黃南雷陸桴亭魏敏果陸清獻戴東原集曰知録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明夷待訪録切問齋文鈔禮說春秋說通藝録禮經釋例廣雅疏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述學

二十六日誡門下士

古人所謂小學者禮樂射御書數而已朱子小學一書祇是從三禮內摘出小學工夫禮之不可斯須去身也自童子時固然矣不學禮無以立孔子所以教伯魚者在是則後人之教子豈有他哉自禮廢樂亡以後學者講論禮制考證禮器而於禮之大義則杳冥莫知其原終身肄禮著書考禮而所言所行多有

出於禮之外者此豈先王制禮之意哉是故禮義不失禮制禮器可以亾禮義不失樂與射御可以亾禮義不失六書九數講之於幼學不必治之以終身如是忠信可學小大可由顏子之復禮孔子之問禮周公之制禮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謂三代不相沿襲古禮有不能行於今者不知禮制雖殊禮義無別禮器雖異禮義未湮所以淑人身心固人筋骸今古豈有二致哉是故禮之大者不可求之今之童子灑掃應對進退日用所習焉者也此之不講子弟所以事父兄者曰肆一日父兄所以治家庭者曰疏一日其

小焉者置之不問大者可知其粗焉者忽焉不習精者可知迨其成童語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是謂教我以正未出於正況童子少時見其父兄居家則多奇邪之行在外則惟名利是圖其父報讐其子行劫勢必然也就使易子而教無如先天之氣感之者深矧以塾師之言入之者淺重以同學之相誘慈母之姑息誰復有以小學灑掃應對進退教之者哉從此身心不固筋骸不束遊于茶肆始則爲消搖之遊飲於尼菴繼且爲淫汙之行甚且於茶肆求友逐爲詭詐之徒鬻比邱于家釀成人倫之變詩書之澤湮祖

宗之教廢破家殺身所在多有忽焉不察豈不慎乎信如此言猶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出於其間哉吾用此懼願天下爲人父兄者當以身教不以言教在內無奇邪之行在外無名利之圖其子弟先入爲主則名師益友不致樂石成仇聖經賢傳可以躬行實踐師必嚴師友戒損友非禮勿視勿聽非法不道不行出告反面父師之外重以母教門閫之間置以老僕親族之浮蕩者疏之言語之侫言失者戒之不畜童婢不好狗馬不作葉子戲居必擇鄰家無長物如是子弟有不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者吾不信也霽園族丈

使其子堯臣師余作此誥之并以誡寶謇講院諸生

二十七日告李廷弼盧金芝曰禮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王人情爲田養欲給求使三十而娶二十而嫁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及時昏嫁故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三代所以與民同欲也孔子言好德如好色孟子言知好色則慕少艾聖人極論人情欲其發乎情止乎禮義故曰好色而不淫若其人不必幽嫻貞靜何色之有其人不能潔淨精微何好之有人之于飲食燕處也見有惡人則必掩鼻過之不與共食凡寢處之物不可與人共婢僕之屬不可借人役人

情大抵如是獨不絜之人愛而玩之此惑之甚者也吾爲浮蕩子弟破家殺身者解其惑而示之程凡浮蕩者使之實分欲亦斷不信吾爲之勸此其人必挾重貲或游幕作商何不精選良家燕趙吳越各從其欲此女從一而終信其無他以之作妾其上者賢能才慧詩禮書畫其下者刺繡縫裳飲食居處事事委宛聽從以順爲正豈不快哉豈不樂哉吾願執迷不晤者知所返也

二十八日告戴棠戴梓顧敦敏曰撫軍振興文教方伯慎重捐帑觀察主持風雅太守籌款以助寒士汝

等不可不勉科名遲早得失定之於天學問人品有無精粗高下賢否定之於己與其妄求不得之浮名鑽營賄賂上干國法下爲鄉黨所不齒何如求其在己實至名歸即以科舉論與其爲人所共罵之文何如爲人所共讀之文得之有命主司偶有遺珠由于不知其文之工若嘆賞不已豈復委而置之是文工而被放命也文工而獲售理也君子祇知信之于理而已即有不得亦無悔矣諸生勉之

策問平陵講院秀才文

問易之遷善改過懲忿窒慾書之五行五事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春秋之善善惡惡經明行脩之士試詳說之

策問翠螺講院秀才文

問殷之區田周之易田秦晉之爰田漢之代田同與異與可用其遺意與禹平水土書以爲濬畎澮孔子以爲盡力溝洫夏時溝洫之制可舉其略與史記有河渠書漢書作溝洫志治河與溝洫水利與農田果相維繫與管子月令言隄防貫讓以爲下策果孰是

與近年江潮盛漲傷及禾苗滾山蛟發江水暴溢開山積土壅塞江路江之下游蘆洲蔽遏海水上泛不能容納種穀之法或因時以制宜堵水之法可因地以參變斟酌古今之宜其悉舉以對

策問寶謇講院秀才文

問古人穀雨芒種之名何義黍稷重穆何者先種何者後種江南多雨欲避秋潦可早種早刈與稼從禾古人所謂禾不專主稻之一種然則稼非專指稻而言詩言八月其穫又言十月穫稻其義何別可引申其說與首種是麥是稷蔡鄭何以不同九穀之名先

後鄭何以各異當從何說黍稷當從何解江南宜稻然則江南以外稻非所宜與諸生知古知今願聞其略

策問涇川講院秀才文

問鴻範五行傳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五行志晉書天文志五行志異同得失願聞其詳

策問涇川講院秀才文

問禹貢滙水注海孟子何以言注江後世何以有注海注江兩說九河故道堵於齊桓公時後世有言河宜北流入故道歸海有言由山東歸海其地何在禹之貢道後世可以爲運道要在建都何地沿海之文

果即海運與接運之法可復行與蠶桑始于黃帝箸于禹貢一出再出五出八出每桑一畝約出葉若干每蠶一箔用葉若干何以桑有家野之分高低之別每一人養蠶若干每箔出絲若干經子所載史冊所書先秦兩漢古書具存南北志書稽合同異其悉數以對田分九等西北之地較東南何如三代時賦亦取給于東南與九等之分與周禮不易一易再易之法後世區田之制可采用其遺意與水利貢賦農桑諸大典均出于禹貢通經致用願聞其詳

文集自序

昔顧澗賓言近二百年來文章傳世者顧亭林生員論容甫先生廣陵對蔚爲選首他人無此文不足以傳世喜孫勸其寫定文集勿勿未就喜孫三十以內校寫楹書略涉書史迨後總甄錢穀困頓簿書二十年來癈寢忘餐惟於經世之學發先人之蘊自謂向所肆力至經史詞章自分不能紹述先人牖門之葉卒以無成惟論文海內獲交老蒼所見所聞屬有天幸隨筆劄記所錄致多道光十七年蘇明經源生館於喜孫家爲編書目今年夏假館清源講舍同歲生

馮明府雲鵬促余校寫生平文字至再至三感故人之高誼不獲固辭兒子延熙出所藏手稾編次成帙藏之於家謹以孤兒編刊布行世使先人佚事傳世不朽庶有以見先人於地下書成感嘅系之道光二十年十月甘泉汪喜孫謹識

甘泉汪喜荀撰

育嬰議

嬰兒之於慈母聯以一氣嬰兒啼哭而慈母知其饑寒嬰兒呻吟而慈母審其疾苦嬰兒熟睡逾時慈母諦視之嬰兒側身失足慈母提攜之一雷電而爲之驚心一風雨而爲之守戶己未茹葷兒先飲血身卽抱病兒尚盈懷氣相聯斯情相合性相感斯命相通自非然者强他人而顧復之宜乎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矣楊州舊有育嬰堂兒多瘦斃不可僂指昔同

年丈人吳山尊學士稱爲殺嬰堂謀之數十年苦無救生之策昨李舍人孚忠語余曰是宜令貧家不能舉子者陳於堂內月給薪水令其母攜歸自育之則所全實多余韙其言竊以天有好生之德世之殺人者論必宜然顧必由州縣以申之府道由府道申之按察司巡撫總督以達於刑部刑部具題內閣票簽上之於

朝復命九卿會議議成刑部勾到

天子咨於大學士以下衆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其於人命如此其重也今乃以無罪之嬰兒官給乳婦以錢而任其殺之不問計一邑歲殺數十人合天下歲殺數萬人而好行小惠者竝曰吾育嬰也豈仁人君子所宜出此言哉仁人君子又可相喻於不言哉願天下司民牧者用李舍人之言而勿以殺嬰爲育嬰也上天好生之德其庶幾乎

不能止之說韓非不言仁政然亦可知當時有是說至漢人尚言之故鹽鐵論言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呂氏春秋言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高誘注古者魚不足不升於俎淮南子言魚不長尺不得取兔不期年不得食是諸子之書尚有是言未嘗不可行之久遠也吾見今之網小魚堆積數寸暴爲乾魚南方或以飼猫而民間食大魚者每斤數十錢此真妨民食矣又屢歷災地詢問災民以魚爲飯是亦荒年玉也良有司備荒之政胡弗及此又爺斤以時趙注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林木茂暢故有餘孜

禮記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王制周殷制也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先鄭云陽木春夏生陰木秋冬生後鄭云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此周制也至月令則秦漢之制亦云孟春之月盛德在木禁止伐木此皆著為經訓者至諸子之學則荀子言網罟毒藥不入澤泊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多而百姓有餘用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鹽鐵論所引孟子多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二句據逸周書禹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

以幹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孟子所言仁政本於周公而其原固出於禹也仁政之所以必遠稽三代也三代之民非今之民也故仁政行

五十衣帛說

周禮大司徒六曰同衣服鄭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禮記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庶人吉服深衣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此周制也春秋繁露服制篇云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絲得服也此非古制也又繁露制度篇云古者庶人衣縵縵無文帛也所謂衣無文帛即不敢采服耳尚書大傳無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衣布帛伏生為秦人在董仲舒前已

與雜記管子不合繁露所云與書大傳同非古法也乃漢制也考周禮閭師凡庶民不蠶者不帛疏引孟子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身不得衣帛然則不蠶雖五十不得衣帛蠶而未五十亦不得衣帛鹽鐵論云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此稱古者蓋漢以前之制其制古矣我

皇上崇儉詘奢道光初年

命儒臣纂

大清通禮衣服上下有制復用大學士富俊公之言禁賤役不得服紬緞允足為天下後世法也蠶蠶者

何曰返哉

種木棉花攷

黃帝以來蠶桑之興其利溥矣顧西北隨氓梗頑難化周公孟子之教行於東南不行於西北無亦官師之失職與至草本木棉則所歷各地無不種者即斥鹵之地亦無不宜名類之繁詳於羣芳譜一書其略云木棉春月以子種稙似木葉緑似牡丹而小花黃如秋葵而葉單幹不貴高長枝最喜繁茂結實三稜青皮尖頂纍纍如桃北人呼爲花桃熟則桃裂而絨見其絨如鵝毳較諸絲纊雖不無少遜然而用以絮衣甚輕煖子如珠可以打油油之滓可以糞地秸甚堅堪燒葉堪飼牛其爲利益甚溥南方煖一種可活數歲中土須歲歲種之其類甚多江花出楚絨二十而得五性强緊北花出畿輔山東柔細中紡織絨二十而得四浙花出餘姚中紡織絨二十而得七更有數種曰黃蒂穰蒂有黃色如粟米大曰青核核青細於他種曰黑核核純黑色曰大衣核白而穰浮此四種二十而得九黃蒂稍强緊餘皆柔細中紡織又一種紫花浮細而核大絨二十而得四時布製衣甚朴雅士紳多尚之又有深青色者亦奇種其傳不廣擇種須用青核等爲佳或曰恐土脈不宜不思木棉始

出南海諸國今何以遍中土也松江志云木棉多收利倍於粟其爲用擊花成絮紡之成紗織之成布其查核榷之成油俱切民用其花以棉大核細者爲佳經霜後開者謂之輭花不貴之矣花實方結尚青者俗呼花鈴子其方慈未花者曰花盤穰之晚結無棉者曰僵囊謹案乾隆年間

聖製木棉詩刊石頒行恭繹

詩旨仰見周家豳風七月之意喜孫生於江南職在農部恭闡

聖訓著爲是篇至於種出西番或云伽毗黎獻吉貝

卽此或言梁時已有此物著於南史唐李琮有木棉花詩皆考據家言無裨於實用耳

樹藝說

內經五穀爲養五果爲助魯語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孟子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趙注五穀爲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周禮夏官職方揚州荆州宜稻豫州幷州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宜三種鄭注三種黍稷稻四種黍稷稻麥五種黍稷菽稻麥是雍冀地寒不宜稻餘皆宜稻何以今昔不同禮記稻曰嘉蔬注菰蔬之屬詩叔苴傳苴麻子也呂氏春秋任地篇樹藏與菽淮南子夏發果菰又益樹蓮菱物理論蔬

果助穀各二十曰百穀說文藝種也樹生植之總名也樹藝古人所重孔子以老農老圃爲小人益唐避太宗諱改民爲人故注以爲細民對在位之君子言之孔子志在行道不欲以老農老圃終其身故荷蕢亦謂孔子五穀不分益卽仕隱之謂非老農老圃卽是小人小人以位言不以德言否則舜耕歷山伊尹耕有莘亦謂之小人邪且周禮以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本爲太宰之職矣管子以瓜瓠葷菜百果不備爲國之貧漢以千樹棗千樹栗千樹橘千畦薑韭比千戶侯今西北山皆無木民不知利之所在游手以

嬉周官周禮之法良有司其念之哉

請免米稅議

乾隆初年沈按察廷芳官御史奏請免天下米稅謂國家設關徵稅蓋以抑逐末之民且使國用所出不專取給於農畝而已然米豆者萬姓所仰食正使逐地流行乃以收通工易事之利況登場之日既徵其地丁漕糧以充正供則關稅宜在可免奉

旨允行户部議以米豆既免正稅請將載米豆之船加稅船料仍復奏言米豆之稅既免而載米豆之船料復增是二五之與一十也

朝廷如天之仁

國用豈爭在此請幷米豆之船料除之奉

旨交九卿議行其後許墅關監督安仁復請稅米豆如故道光初年户部議準浙江巡撫帥公承瀛之奏請免米稅招徠商船以備荒政其時户部奏請采買臺灣商米商船至通州奸商忽減價以病商人之粥米者喜孫請於上官議令平價糴米未允行復請發庫帑糴買商米以儲倉谷以平米價上官諾之復議免米稅令商船自徠通行天下陳免稅之利有十焉其略曰此法既行荒地不食貴一也倉儲有餘粟二

也州縣產米多者商自販來不致此贏彼絀三也州縣米價賤者商自出糴不致屯積居奇四也吏胥無庸經手民自不擾五也州縣不必過問帑自無虧六也無倉儲之費七也無剥船之累八也無盜竊之患九也無水土之和十也上官稱善請旨允行於後舉荒政者遂奉以爲法喜孫因言於上官曰有此一法在　京師不患無米矣

惟金三品論

昔少昊氏時金鳴於山銀湧於地夏禹楊州荆州兩州貢金鄭康成註以爲銅三色詳禹貢疏詩魯頌泮水疏考詩疏云梁州貢鏐鐵銀鏤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爲名則金三品不得有銀禹貢載惟金三品請申論之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獨無銅之名是知金即是銅銅亦爲金春秋僖公十八年左氏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考工記曰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之鍾鼎之齊是以銅爲金之證鄭註所云三色蓋指青白赤而言楚子賜鄭伯金是荆州之銅楊州亦出銅史記貨殖傳吳有章山之銅亦其明證此金三品內不得有金銀之說也禮記禮器疏曰荆楊二州貢金三品者鄭註以爲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與書及詩疏所引鄭註不同晉代後出之孔傳亦曰三品金銀銅也漢書食貨志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次赤金爲下註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此三品內兼有金銀之說也然文獻通考稱大昊以來則有錢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管子言禹九年水禹以歷山之

金鑄幣以救人之困湯七年旱人無糧有鬻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贖之今行世古幣多有金字則銅之爲金確然可據神異記丹陽銅似金拾遺記炎帝采峻嶁之銅下有金井是皆與經史相發明者也

掩骼埋胔說

諸城王鳳書食貧味道值歲饑行有死人節省束脩所入埋骨無算其友楊鳳來實佐之李月汀璋煜以告喜孫喜孫謂三代仁政之行於今者此其一也周禮蜡氏掌除骴鄭注謂故書骴作胥鄭司農云胥讀爲殰謂死人骨也骨之尚有肉者也釋文骴本又作胔又云骴胔皆同殰又作漬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注謂久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釋文蔡云露骨曰骼有肉曰胔亦作骴按鄭謂骴胔殰胥同義陸云又作漬亦據蜡氏鄭注引曲禮四足久者

曰漬以釋骴字孔疏謂獸相漸漬而有疫故此骴字謂肉腐義禮有殊引之者取音同說文解字漬段注謂浸漬也古多假爲骴字公羊傳大瘠禮記注引作大漬公羊傳瀻者何漬也漢志國亡捐瘠孟康曰肉腐爲瘠骴漬胥瘠四字古同音通用當是骴爲正字又按蜡氏掌凡國之骴禁鄭注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此足証釋文胔亦作骴之說爲段氏所未引說文解字殲微盡也春秋傳曰齊人殲於遂段注春秋經莊十七年文左傳穀梁作殲公羊作瀻字之同音假借也穀梁曰殲盡也公羊曰瀻漬也瀻之爲久積久非

一之辭據此知是殲殲潰同字也爾雅釋詁殲盡也邵正義云書疏引舍人云殲衆之盡也是殲之爲盡許氏所本古義出於爾雅周公故訓當在穀梁以前亦段氏所未引以上先秦古字古義惜訓故之書不詳掩埋之義惟周禮蜡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與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鄭注謂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櫫是也有地之官有郡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孔疏此經主謂行人在路死者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

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黨正之輩皆是若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詩尚或墐之毛傳墐路冢也鄭箋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揜之成其墐者孔疏墐者埋藏之名耳說文解字殣瘞也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段注今小雅作墐假借字殣者正字也義在人所覆故其字次於殍據此知古人揜之埋之墐之皆不忍其骨之暴露不使其骨之散失未有檢之移於他所使魄氣無所歸血肉無所坿男女雜處忠奸不分如今日之甚者也喜孫初入　都有俞太史者檢骨貯之空室每歲二月則瘞之郊外太史反里以其事授喜孫喜孫訪　京師友人多如此者因思昔年高郵老儒賈稻孫田祖一生檢骨竟以客死俞太史亦未享大年賫志以終豈檢骨之出於土者別置一室其未出於土者遂不可復合其罪與伐棺盜骨等與喜孫因與戚洗馬人鏡議於每歲三月九月出遊於郊見骨之暴露於外者命工揜土以爲冢冢百錢庶幾毛傳路冢之遺義與其於三月九月者以三月草生未長九月草枯始刈土人易於施工且月令鄭注謂死氣逆生周禮蜡氏孔疏謂月令者彼據孟春春是生氣骨

是死氣爲死氣逆生氣故埋之此官在秋秋者是陰故屬秋又序官蜡氏疏云月令所云是春時今不在春官者彼月令爲春時陽不欲陰之事故取春此取禁戒之事故在秋也據此知古人以春秋行之　京城孟春地凍不能開冰故移之三月與古義無害正不必墨守耳至蜡氏之蜡鄭注讀如狙司之狙說文解字蜡狙也段注引本書肉部胆蠅乳肉中也蜡胆音義皆通喜孫証以蜡氏鄭注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正合又段注蜡胆也謂蜡讀如狙司之狙狙司即覷伺也蠅蟲所蜡即蠅乳肉中之說乳者生子也蠅

生子爲蛆蛆者俗字胆者正字蜡者古字也已成曰蠅乳生子曰蛆曰蜡喜孫按是卽孟子蠅蚋嘬之之義尤仁人君子所不忍見自來通古訓者不著於行事故先鄭有兼四足骨之說人禽不別先王決無是事也有善行者不明乎經義故後世有檢埋枯骨之會體魄相離死者不能無憾也喜孫爲詳說之以質諸通經致用之君子

掩埋枯骨啟

京師宣武門外東至天壇西至廣渠荒冢無主大雨時行狼藉縱橫積尸蛻骨犬噬鴉啄行路傷之暑溼熏蒸釀成疫氣故鬼未瘞新鬼又來不有善人曷及枯骨掩埋之舉標裡之義幷不檢遠就地封邱體魄相安神魂以坿死者可作藉慰九原大雅閎通庶幾昭咎

禁止盜賣良家子女議

楊州郡城賣女之戶倍增於前鬻子之家曰徙於遠以良家女爲倡婦父兄在側爲之操縵安絃以舊家子爲優伶親族旁觀或且按歌擊節抑或抱衾實命充狗盜之下陳學舞又成爲龍陽之賤役其在以色升者侈然自放究之其運蹇者蕩焉靡依膳馥殘膏方頤指而氣使餘光未席尚爭妍以取憐嗟乎命是桃花色衰愛弛之時終流離以失所形同梗泛夜舞朝歌之地亦苦樂之不均當其鞭朴相加性命縣於旦夕牀笫之辱光采耀於門閭七尺其不自由五十

未敢稱老詎知歌喉欲斷燕窩罷續命之湯俘體難支鴉片非延年之藥豈紅顏之薄命難白首以爲期在父母利其多金不憂其夭壽在師傅視爲奇貨且導以輕生矧以生女生男廉恥爲之盡喪好內好外幃簿因之不修風化於以有關名節亦以相繫吾郡忠孝節烈樹厥風聲名宦鄉賢爲之表率狀元宰相端從陰隲而來學士文人亦具典型之望相彼投林之鳥母爲取子之梟凡我同人首以身教哀此下民汝無面從爰綴茲篇敢質大雅

江南理學論

江南理學朱子起於婺源故徽州風俗淳厚祠堂規條凡爲人服役者不得入祠吾家遷楊百餘年喜孫猶守之不失頗爲族人怪異又墓前立石楊人止寒家守徽州舊制喪禮自先儒林以來上依周公儀禮下據朱子家禮他族或不盡然惟寶應劉練江先生朱止泉先生王白田先生皆守朱子之學泰州之王氏蘇州之彭氏理學皆禪學也喪禮亦以寶應爲合乎古

江南風化論

自來風化所關起於學校學校之衰起於師儒師儒以利相見弟子詎肯奉手受教師道不立鄉校不可廢也凡弟子之有父兄者必資師教寡婦之子自立恆難非有上材鮮能不扶自植吾鄉恤嫠之會想尚行之嫂之孤兒儻能立社教之讀孝經習小學追長視其所能分授一葉是三代先王之遺意可行之今日者也江蘇蘇州常州鎮江揚州俱有恤嫠之舉江寧清節堂勢僧所創真教吾儒媿緊不有善人其誰正之又誰擴之昔先儒林答家劍潭書有貞苦堂孤

兒社之議詳述學補遺文多不載識者詳之

江南文獻論

江南文獻如湯文正參靳文襄疏于清端從同其餘王文肅喬侍讀孫虞部李給諫夏檢討奏疏亦不可不傳陸清獻因催科爲慕天顏所揭一疏亦不可不傳其他減賦之疏亦不可不傳沈椒園先生奏免米稅疏崇明施彥士海運沙線圖說王懷祖先生行述論河工另案王伯申先生奏兩河另案孟關兩灘額勒布侍郎行述論兩淮鹽務顧南雅先生鹽歸場竈起徵一疏本之日知録日知録内可采者致多方輿紀要天下郡國利病書凡江南掌故立可采切問齋

文鈔經世文編及各家文集先子泰伯廟銘廣陵對與劒潭書京口建浮橋議龍潭建避風館疏陸桴亭論農田水利江慎修建社倉之類皆不可不録

淮徐之回民兗沂曹之教匪鳳潁之紅鬍鬚曳刀手江南老虎頸之鹽梟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江淮南北咽喉誠不可不慮

國家設立重鎮於曹兗則有總兵徐州壽州亦有總兵鎮江仝州有都統副將惟光州鳳潁無專閫大員

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因時制宜亦有心世務者所宜講究也又江北有河灘海灘江南有湖灘江灘新淤土地肥美蘆葦之利過於稻田升科則水沖沙壓課不能除永爲後患官則土豪訟棍勾通吏

胥官不能制民不能爭不如于每歲麥熟以後編查保甲加以訓練即有梟徒伏戎於莽亦可化以爲良伏念我

國家兵制經費有常江南兵丁視唐宋爲最少以此等流民編入卒伍不費一糧不增一兵而得屏藩之利使胥小不得藏身其間亦萬世之利也

南河河營向有操兵二千儻照例操演則從前陳端決河之時不至四顧無人且清口爲五方雜處之地軍船水手素稱滋事即本地回民往往于灌塘後放火行劫乙未弟二起軍船灌塘有人放火旋經官兵拏獲即時撲滅是其前事清浦民多草廬嘗有夜半放火之案徐州毘連河南光州山東曹兗安徽潁亳爲扼塞之地河兵操防得宜亦可收指臂之效上與曹兗壽春總兵遠近相接下與鎮江仝州都統副將聲息相通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吾輩所言

迂無忌諱亦無攻訐陰私之語

江南漕兵論

江南漕標兵有三千訓練精壯足以制水手之滋事若責之糧道不過書吏家丁數人難以徒搏糧道在本省即不能得之州縣矧以出境呼應不靈其誰禦之至於外省州縣有賞則趨有罰則避不用漕標之兵運弁漕委轉得袖手旁觀置身局外有事推諉無事捍藏外省州縣以本地游幫之人委之船上水手軍船委員以本幫水手之案託之沿途無賴彼此相責彼此相仇不獨於軍船無益抑且於政體有關河標亦有操兵三千守兵三千若訓練有方上年陳端

決河何至如入無人之境且洪澤湖回民鹽梟日積日久上年漕船倒塘以後被火焚溺無算河標兵丁果能精銳豈至束手無策況河庫徐楊海道尚有救火之兵丁竟坐視回民放火邪唐鏡海先生督糧余送先主過黃目擊其事以告先生上之總督飭清河令拏獲治罪淮徐之回民梟匪充斥曹之教匪汝光鳳潁之紅鬍曳刀手江南老虎頸之梟吁可畏哉

淮揚運河議

靳文襄開六壩以淮揚爲壑湯文正于清端張清恪皆不以爲然不獨喬侍講萊孫吏部宗彝夏編修之蓉諸君已也聞文襄還　朝詢書盈篋則輿論可知

後蒙

聖祖

高宗諭以機宜定以誌椿其患少緩須臾然終不可治康熙時張清恪即言運河底與道平議濬淺二丈今又百餘年喜孫毋黨朱居寶應先太宜人歸甯喜孫隨往時方八歲見運河兩岸輓工尚固不十年哭

劉端臨先生於其家則輓工入土不可復見歲丁卯後八上公車宦學京師往來淮安寶應舟行運河不見城埽必上隄而後見曾與當道言之歲壬辰奉諱回里戶部侍郎敬徵公來淮按事勘淮揚運河問喜孫鹽政行及河事喜孫請發帑加隄於時洪澤湖水盛張河湖一片下民昏墊蕩析離居故有是請劉楚楨寶楠謂隄不可加宜請濬河喜孫自悔失言迄今思之楚楨真淺知水利者因思南河大工淮南捐輸銀數十百萬康茂園河帥蔣礪堂節相前後開濬通江支河費亦大萬二十年來土人捐賑亦不下數十

萬朱文定等曾行水江鄉若勸富戶捐資濬河自利其田疇使上輸國課下恤窮黎則一舉三得豈非十世之利哉有心人當不河漢斯言

禦黃壩議

禦黃壩之設所以蓄清於糧船重運以後回空以前名曰禦黃防清之不能敵黃黃之倒灌為患也自借黃濟運倒塘灌運以來壩內太平河河底築有草壩黃浸淤淺河底業已擡高向之深十數丈者今不足十分之一已虞不能容納若再議墊高河底愈難容納矣一有潰決四百里之運河三百里之黃水數十百之河員千百億之民命漕阻河溢宮謫民死害何可言悔之無及

河漕鹽三議

喜孫生長揚州往來直隸渡河涉險目見耳聞歷三十載始則河入于淮淮入于江高堰一坏勢如壘卵下河十縣民嘆其魚匪獨夏秋冬令亦潰流尸塞河高岸為谷此乾隆嘉慶間事也迨道光初年清不敵黃禦壩不開淮直注江江溢民廬哀鴻四起黃高于清河不可治考河自西來水性就東迫之使南非其本性王猛于秦其利十世證諸漢事誰不謂然今之利津以之歸海聞諸大儒懷祖先生栗恭勤公淺以為然載筆記之

國家歲運漕三百餘萬江蘇居其半乾隆之世官吏以為利藪上下交征遂為縉紳所攫奪運官所挾制漕受其困官困而吏執其權久之吏亦無權權在運丁紳亦無利利在漕委窮民嬰子女以輸將閘壩以漕運為奇貨向之州縣肥家潤己今則官民焦頭爛額費將安出漕且不支成法具存吏議未決物窮則變因時制宜世有裴劉惠而教我

宮山府海自昔為然越至于今梟浮于商課重于本食淡食貴民情未便官不能治久且不支我稽成法或歸于關或隸于亓衆議紛紛久之不決稅已非昔丁亦未充壘卵之危詎為長策僉曰歸竈場竈起征是為大利利在一方勢在必爭利在天下均平晝一乃為可久生齒之衆歲額之加十倍于今勢有固然不獨利國且以利民民生既足國賦遂充梟盡為良四海清晏樂我太平請試斯語

鹽法利弊論

喜孫以鹽法之利弊質言之查康熙五十一年定地丁額數於時鹽引即以人丁定數迄今百餘年來生齒日繁而鹽引未嘗加增宜鹽斤壅銷日勝一日今乃引日積累何也由於私鹽充斥故耳私鹽價賤便於民食官鹽價貴不便民生則民之樂於售私者一也場商鹽本日少無以售竈戶之鹽竈戶日求調劑場商不勝其累於是聽其售私可以無累則場商之樂於售私者一也竈戶煎鹽無人可售私梟售之倍於場商竈戶方取贏焉則竈戶之樂於售私者一也

關津吏胥州縣快役皆取給於私梟則吏胥之樂於售私者一也口岸官鹽不足無以應人之求或譁於市頗以爲苦則鹽商之樂於售私者一也有此五者私鹽豈能禁絕況天下鹽引莫重於淮南定例淮南一百三十萬引現在商本日絀僅運六七十萬引而賠繳一百三十萬引之課淮課二百萬兩現在帶征又有一百九十萬淮商一百四五十家現在僅二三十家而使之運一百四五十家之鹽納三百九十萬兩之課淮鹽每引計息銀三兩共一百三十萬引約息銀三百九十萬兩現在帶征各項既多每引計賠銀二兩三錢共賠銀二百九十九萬兩再加三百九十萬兩課銀共六百八十九萬兩較之從前除息銀三百九十萬兩外劃出例定課銀二百萬兩尚應多賠繳四百八十九萬兩商人利析錙銖今乃使之賠累至此豈裕課恤商之道況商人捐輸帶征皆有奏案商人之身家固當愛惜

朝廷之政體亦不可不尊又況商人之鹽斤滯銷私梟之富庶日甚與其變官鹽爲私引何如化梟匪爲良民劉晏顧炎武之策修而用之不獨鹽法攸關抑且私梟悉化官民俱安矣

兩淮鹽倉論

兩淮鹽義倉久應買補並可仿春糶秋還之例推陳出新使商戶殷實者司其事不可假手吏胥司事者一年一更交代有冊都轉稽其出入出新後納其價於運庫俟糧賤時再買補還倉此數條大有裨益或損或益酌古準今有心時事者善圖之

姚司馬德政圖敘

桐城姚石甫司馬官江蘇六年政通人和報最入都鄉人懷其德歌詠之並系以圖為記事于後明潘文襄治南河倡以清敵黃之議迨河督靳文襄建高郵南車邏五壩有此五路以為淮之尾閭遂至清弱黃強雲梯關之口遂湮至邑沼民魚漕隄東之七州縣受害無窮至于今而不可復治伏以

高宗誥誡河臣以高堰五壩及高郵以南車邏南關五里等壩斷不可開唯于湖水大時蓋啟東清禦黃二壩以會黃入海幷啟金灣等閘以廣入江之路久

之河臣不守舊章江淮間幾于無歲無水患矣道光十一年楊州水

詔以大吏振恤流民

命知縣姚某往從之喜孫告以饑民宜散不宜聚楊州捐振既不足則當使之就食于江南司馬周行村落製舟以濟餓人乃無困死于鄉里者圖江北振恤第一

天下鹽賦淮南居其半歲額百三十萬引向來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數十戶蓄貲以七八千萬計轉運歲三周焉今祇杭州鎮江十數家貲才四五

百萬每歲鹽本二千五百萬賦六百萬有奇定例先課後鹽轉運催科急于星火楊人之官戶部者直陳其事或以為私遂不敢言司馬官監掣同知權運使衡其輕重時以為難圖淮南轉運第二

江蘇漕甲天下蘇松縣屬之賦例以湖南一省而有贏每歲稻以晚熟例文不許十月報災道光十三年孟冬雨雹禾盡偃十室九空巡撫林公亟振民命痛哭陳詞格于例不克除租喜孫請于林公截漕振饑林公思部吏上下其手室礙難行遂督漕于時司馬權元和縣事催科無術為貸于四方糴米濟運所費

六萬有奇部吏以為德耆幾奪職司馬屏當支吾更歷四五年無生人之樂喜孫江南人也奉諱在籍察其事圖吳門泛舟第三

道光十二年

王師下臺灣千里遠征雨雪在塗曾不經時楊柳依依半途輒返道經數省往來饋遺州縣罷于奔命有為弁兵摧辱者總督陶公以

聞達治之其風猶未戢也司馬攝武進縣事經理有方卒以不擾喜孫主講溧陽書院兼涇川講席舟行高淳湖去常州不百里聞風嚮慕圖蘭陵搞師弟四

常州孟瀆在府西四十里南通于河北滙于江漢建武初開瀆廣五丈唐元和間浚導袤四十一里南唐保大時修濬水門宋慶歷間疏治江口江蘇浙江之漕半天下軍船道出常州之運河資瀆水以為利歲久淤閼潮汐不通司馬攝武進時濬治之漕以利運灌民田凡數百萬頃資以大萬計所節省數千兩喜孫主鎮江講院復從事浙江海塘舟行江瀆圖孟瀆通渠第五

書院之興與學校相輔士為四民之首學校盛則風俗善良山長弗昭若傳舍諸生弗昭同利藪州縣弗

昭為具文然後書院可輔學校樂儀講院自沈按察後師道不立司馬官儀徵課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多士樂從之游喜孫教授翠螺講院經年謝去將入都督部以告都轉撫軍以語觀察強留之司馬復留講學於樂儀勿勿北行為述其事圖樂儀校士第六

國初通經致用之士以顧亭林為第一流人近來治經之人專核訓詁名物罕通大義治禹貢不復孰何治河治公羊不復孰何決獄治三百五篇不復孰何諫書惟李申耆院長經明行修學通天人褒為選首生平不喜詣人足蹟不至縣吏之門司馬在武進諮

以吏治經耳無遺吏不能欺頌以為神圖下車訪賢
弟七
薑塢先生勤于校讐丹黃數百卷未梓行於世司馬
為其後人官閻校錄博訪通儒士之有學行者無不
至其門禮賢之館所居在聽事之西其東則幕府也
文士與幕友恒不相見司馬不立壇坫不尚虛聲五
官幷用目數行下吏事無留牘一時稱之圖視楹誦
芬弟八

東河河事論
伏見道光丁亥五月二十四日
諭旨甚以東河為憂此時下壅上潰東河開封一帶
自嘉慶二十五年儀封開口以後十餘年來日淤日
高開封城內仰望黃河如在天上向來河身低平且
有遙隄縷隄層層保固又河未淤墊水由地行無憂
漫工今塵一綫單隄較前薄僅一半萬一失防黃河
之水天上來開封府城盡為魚鼈數百萬之生靈數
百萬之帑項可為痛心疾首者也前年某河帥曾以
河淤入告請往江南疏通海口今海口亦淤下壅上

潰勢固然也走與中閣學郭太史言原有刷淺河身
之策幷有加護杞柳之議奈現行之法河臣只加河
隄不顧河淤試問河身日淤一日河隄日高一日
本朝億萬年伊於胡底此可為悼歎者也方今河南
地方自二十五年以後民間元氣未復且西師大功
甫竣河餉豈可再籌事事寒心時時切齒願與有心
時事者痛哭言之

甘泉汪喜荀撰

户部設官分職攷

本朝制度稽同三代度越前朝喜荀服官户曹竊嘗攷之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今户部省司分十四司直隸福建爲一司江蘇安徽爲一司陝西甘肅爲一司湖南湖北爲一司餘則一省一司每歲題奏民數是也杜佑馬端臨幷謂户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亦頗同若攷其沿襲則户部合出於度支主計算之官計算之任本出

周禮天官之司會按司會明言逆羣吏之治安得謂户部主之至漢始主財帛委輸有民曹主吏民上書悉經此曹理之今户部現審處是也至魏始專掌軍國支計有倉部至晉有度支晉杜元凱爲度支尚書内以利民外以救邊備物置用張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今則北檔房管度支陝西司管西陲錢糧山東司管東三省錢糧雲南司管倉漕是也宋齊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梁亦有之今户部有支科金科倉科是也後魏度支亦掌支計崔亮爲度支尚書經營費用歲減億計今户部山西司每歲題奏歲出歲入是也北齊度支統度支掌計會凡軍國損益供糧廩等事今户部八旗俸餉管旗人俸餉陝西司管漢人俸銀俸米是也倉部左户掌天下計帳户口說見前右户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課今户部各司及井田科管八旗及各省租課是也北齊右司有金部庫部六曹今户部銀庫掌天下之錢糧歲出歲入是也後周大司徒之屬民部大夫二人隨改度支爲民部統度支民部金部倉部四曹今户部有民科與支金倉爲四科是也唐改民部爲户部至今沿之初户部居禮部之後武后改置天地四時之官以

户部爲地官由是逐居禮部前至今沿之神龍初復改地官爲户部咸通時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户口籍帳賦役孝義優復蠲免婚姻繼嗣百官衆庶園宅口分永業等宋制凡户口田產錢穀食貨皆歸鹽鐵户部度支三司今户部司官職司略同惟今人墨守杜佑馬端臨計算之說而不復知爲民部矣且不知爲農部豫部矣至如張華之決河渠長孫平之立義倉蘇綽之置屯田古人所以不易及也

戶部庫帑議

查解部之項鹽課關稅常捐三項最多乾隆六十年之內商人捐輸祇千餘萬兩嘉慶二十五年之內幾及兩倍在商人始則踴躍急公繼乃不能依限完繳幷正項錢糧亦逐年展緩積至三十年之久愈積愈多不知何時方能全完若非大加清釐恐久之有名無實關稅一項以粵海為最多聞粵海貨船帶出中國銀錢布匹日多一日封圻大吏不可不遏其流以上鹽課關稅向係解部之項近年撥解河工盤壩築壩開壩之用約二三百萬兩每年解部不及從前之

半所關匪輕似宜查明酌定章程於解部款項庶有裨益

戶部撥項條議

查入撥之款地丁一項最多乾隆年間地丁實存入於季報撥冊約二三千萬兩近年以來祇及其半蓋因各省積欠日增一日州縣代賠舊欠既欲挪新掩舊遂致指熟為荒緩征日多前後挪移勢難年清年款又河工另案倍於從前向係動支地丁正項近今撥冊開除項下東河動款半係乾隆年間所無另案尤多以致三數年來河南省撥冊實存無項以上二條所關甚重似宜於各省題報展緩時核對原奏內州縣地名如有增多立行奏駁至河工動款亦宜查

照乾隆年間原奏舊案酌減銀數以符定額庶撥項足以充用不致以解部之款改為撥項矣

河南藩庫節用議

三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撫程祖洛奏請豁免攤扣歲料加價積欠一摺內閣奉

上諭嗣後該省應完現年丁耗幷應攤加價及帶征歷年錢漕正款該撫務當嚴飭各屬實力征催年清年款毋得藉口積逋妄生冀倖該撫亦不得冒昧再行奏請欽此查豫省每年額征地丁三百二十四萬九千餘兩雜稅約征二十八九萬餘兩驛站裁餘銀約十八九萬餘兩河工扣平約二萬餘兩滑濬二縣逆產地租約一萬六千餘兩引地歸公銀約一萬三

支用外例應悉行解部該省上年尚有南河總督借動之項又有協撥高堰工程之項足知庫項充實且於鄰省工程不分畛域該撫裕

國之計已可概見

國家經費有常該撫諒所深悉也又查雜稅一款係牙行典鋪以及田房業戶隨時輸納之款例應儘收儘解何致三十年來積欠未結若不設法清釐正恐日積日深礙難辦理雖被水以後牙戶間有逃亾近已紛紛咨報復業又上年續完雜稅數倍前二年報部之案足見征催得力之效查該省近年工程有動用雜稅之案其靈寶等縣前咨該撫轉飭着追報撥在案一經清款所有雜稅銀兩旬可照數解司報撥又查驛站裁餘銀嘉慶二十五年裁餘銀七萬九千餘兩本年完銀四萬二千餘兩實存十萬八千餘兩本年完銀一萬五千餘兩道光元年裁餘銀七萬九千餘兩本年完銀五萬餘兩實存十一萬一千餘兩本年完銀一萬九千餘兩道光二年裁餘銀八萬六千餘兩本年完銀五萬六千餘兩實存銀十二萬二千餘兩本年完銀一萬四千餘兩其未完銀兩應咨該撫着追幷三年四年裁餘實存銀兩均應解司報

撥又查河工扣平銀兩近年另案較多扣平亦倍增於前此項亦應解司報撥又查滑縣地畝上年行令增估變價尚未據該撫咨覆其滑縣逆產地租未解銀四萬三千餘兩濬縣逆產地租未解銀一萬四千餘兩前咨該撫轉飭即行嚴催完解在案除本年春撥冊造新收逆產地租外其餘未解銀兩幷本年應征一萬餘兩亦應解司報撥又查引地歸公建曠等項為數本屬無多自可無虞短絀以上俱係正款應解司報部撥用之項果能按限征解隨時考核實用實銷有條不紊獎端日漸稀少辦理亦易認真庶幾

國課益充該撫不致遇事籌畫各屬不致挪新掩舊
本部管算錢糧不致往返駁查經年累歲從此動項
可免牽混解款可免拖延
國家維正之供毋憂支絀矣再查地丁內動支銀款
應咨該撫轉飭援照裁扣驛站裁減河院心紅紙張
裁減案衣傢伙之例量加核減查嘉慶五年復有裁
減動用耗羨款項之案外省耗羨例不報撥尚可議
減則地丁報撥之項更可因時制宜勿使動支之數
日增一日報撥之數日少一日庶足仰副
皇上行令該撫嚴飭各屬實力徵催年清年款之

訓本部職司度支不敢不實心稽核相應行咨河南
巡撫查照辦理可也

請豁河南攤征積欠記事
河南河工失事以後工用浩繁乾隆嘉慶年間所費
益無所底止逐攤征於民
純皇帝諭旨云是以小民之脂膏飽有司之囊橐
睿皇帝諭旨云此與加賦何異非病民而何吳璥着
交部嚴加議處恭繹
聖訓仰見
本朝藏富於民不欲竭民財以充
國用
列祖

列宗修養生息非一日矣喜孫一事觸懷不能假寐
曾於雪夜命車至
宮門外陳於相國曰喜孫有不能安枕者今爲相國
言之
皇上登極以來豁免積欠至三千餘萬之多而河南
攤征積欠在嘉慶二十三年
萬壽恩詔以前者尚有八十二萬未經豁免是向隅
也喜孫不敢不言然使下部議則書吏必以喜孫之
言爲索詐之具喜孫轉無以自明必得相公入告
詔下即行相公復案檔冊如有矯誣請交刑部治罪

相公諾之立言立行渙汗大號澤被於民於時雪月交輝喜孫載月而歸筆之於冊相國者長白英和公也今已卽世記之非諛敢告同志

官無官且係常行之例非

恩詔曠典所當援引

皇上整飭官方諸臣益當廉隅自礪若將多年攤捐之款咨追新任州縣州縣祇顧考成其不肖者勢必倍取於民豈復能為廉吏邪況嘉慶二十五年本部奏奉

諭旨不準外省攤捐養廉通行各省在案今該省以攤捐之款咨部請追非所以祇遵

聖訓也查豫省攤征一項是於地丁正賦之外加賦貧民仁庸曾有此與加賦何異非病民而何之

諭伏思天下民欠無有如河南攤征一千八百萬餘兩之多者積累日多有名無實何補

國用祇累民生若不及早截止大加釐剔將來官欠吏蝕民欠無能盡出愈久愈難辦理若請免起限攤征之款竊恐官欠吏蝕指為民欠

聖恩浩蕩小民未沾實惠非所以推廣

皇仁也又查該省地丁正賦積欠至四十三萬餘兩之多正賦未清攤征日積以千八百萬之數計之每年帶征三四十萬約計道光四五十年尚難征足加

以水旱偏災歲有緩帶日積日深愈多愈混再有常年攤征款項陳陳相因伊于何底此不可不及早截止大加釐剔者也

河南倉儲議

豫省倉儲據奏銷冊報有乾隆年間至今未補者有嘉慶年間至今未補者涉縣武安兩縣倉穀例載每縣一萬石奏銷冊每縣僅五千石多寡縣殊冊內未經申說本部祇憑冊報仍恐未足為據該省沃原千里風高土燥積貯較易幸勿以一冊報部虛文塞責耳

戶部河南司主稿九事

一大學士英和公飭河南司等司毀稿議行稿備案不得銷毀

一東河另案遵旨報明已用若干請旨撥帑不得含混奏請

一道光元年恩詔豁免一百餘款補行咨文

一文書毋許積壓河工尤重

一查辦書吏偷竊稿件及盜用印結

一河督攜帶庫銀十四萬請追還款

一奏銷冊檔註明年分款項名目

一本省咨覆戶部行查文書不得渾言幾萬幾千幾百在幾百萬之內

一駁奏銷冊存庫候支三十萬兩不得指爲開除款項

戶部河南司奏銷馬工儀工協撥銀兩數目

嘉慶二十四年馬營壩大工通共奏請協撥銀九百六十萬兩撥還司庫歸款銀四十萬兩黃河南北兩岸加帮隄堰各工奏請協撥銀七十萬兩嘉慶二十五年儀封大工及善後通共奏請協撥銀二百九十四萬五千兩黃河南北兩岸加帮隄堰各工奏請協撥銀三十七萬七千兩道光元年黃河南北兩岸加帮隄堰各工奏請協撥銀五十萬兩以上奏請協撥銀兩均在各省地丁漕項鹽課關稅等項銀內撥解

戶部貴州司管理關稅額數

查前謹案天下關稅在康熙以前無定額至雍正時始定正額每關若干兩乾隆嘉慶年間天下繁富商賈偕來盈餘日增一日嘉慶四年始有定額九年又酌減數目查前於道光初年主貴州司稟管理關稅將道光以前稅額開列於後

崇文門額徵稅銀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兩解部遇閏加增盈餘銀十七萬三千二百餘兩解部遇閏加增左翼額徵稅銀一萬兩除采買牲畜等銀五千餘兩餘銀五千餘兩解部盈餘銀一萬八千兩奏解內務府右翼額徵稅銀一萬兩除采買牲畜等銀五千餘兩餘銀五千餘兩解部盈餘銀七千三百二十一兩零奏解內務府坐糧廳額徵稅銀六千三百三十九兩零除倉場經費銀八百餘兩餘銀五千五百兩解部盈餘銀六千兩留支歲修工程之用山海關額徵稅銀六萬一千六百四十二兩零除駐防官兵俸餉等銀二萬餘兩餘銀三萬一千六百餘兩解部盈餘銀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兩零解部天津關額徵稅銀四萬八千一百五十六兩解部盈餘銀二萬兩除經費銀一萬兩餘銀一萬兩解部張家口額徵稅

銀二萬兩留支賽爾烏蘇臺站官兵俸餉之用盈餘銀四萬五百六十一兩零奏解內務府龍江西新關戶工額徵稅銀九萬八千九百八十三兩零解部盈餘銀八萬八千兩除經費銀三萬五千兩餘銀五萬三千兩解部滸墅關額徵稅銀十九萬一千一百五十一兩零解部盈餘銀二十五萬兩除辦差及經費等銀九萬兩餘銀十六萬兩解部淮安關兼宿遷廟灣口戶工額徵稅銀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三兩零除年例解河庫等銀二十萬二千餘兩解部盈餘銀十三萬一千兩除辦差及經費等銀七萬餘兩餘

銀六萬一千餘兩解部江海關額徵稅銀二萬三千九百八十兩零留充本省兵餉盈餘銀四萬二千兩除撥解江南省養廉銀三萬二千二百兩餘銀一萬兩解部楊關兼由閘額徵稅銀九萬二千七百九十一兩零除解河庫等銀一萬九千餘兩餘銀七萬三千七百餘兩解部盈餘銀七萬一千兩除解藩庫及湊支經費等銀四萬一千七百餘兩餘銀二萬九千餘兩解部蕪湖關戶工額徵稅銀二十二萬七千六十五兩零解部盈餘銀十二萬兩解部鳳陽關額徵稅銀九萬一百五十九兩解部盈餘銀一萬七千兩

全支經費九江關額徵稅銀十七萬二千二百八十一兩零解部盈餘銀三十六萬七千兩除窑工及經費等銀五萬七千餘兩餘銀三十一萬兩解部贛關額徵稅銀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一兩留充本省兵餉盈餘銀三萬八千兩解部北新關額徵稅銀十二萬三千五十三兩零解部盈餘銀六萬五千兩除經費銀二萬餘兩餘銀四萬五千兩解部浙海關額徵稅銀三萬五千九百八兩零留充本省兵餉盈餘銀四萬四千兩解部閩海關額徵稅銀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九兩零留充本省兵餉銀六萬六千五百四十九

兩餘銀七千兩解部盈餘銀十一萬三千兩留充本省兵餉臨清關額徵稅銀三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兩解部盈餘銀一萬一千兩解部歸化城額徵稅銀一萬五千兩解部錢九千串易銀七八千兩不等例支副都統衙門公費及兵丁操演盤費共銀七千餘兩餘銀解部盈餘銀一千六百兩除公費銀一千一百餘兩餘銀五百兩解部殺虎口額徵稅銀一萬六千九百十九兩解部盈餘銀一萬五千四百十四兩零奏解內務府粵海關額徵稅銀四萬三千五百六十四兩留充本省兵餉盈餘銀八十五萬五千五百兩

除經費等銀十四萬五千餘兩餘銀七十一萬餘兩解部太平關額徵稅銀五萬二千六百七十五兩零留充本省兵餉盈餘銀七萬五千五百兩解部

戶部貴州司管理關稅盈餘數目

坐糧廳六千兩山海關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兩零天津關二萬兩張家口四萬五百六十一兩零西新關二萬九千兩滸墅關二十三萬五千兩淮安關一十一萬一千兩海關廟灣口二千二百兩江海關四萬二千兩楊州關六萬八千兩蕪湖關七萬三千兩鳳陽關一萬五千兩九江關三十四萬七千八百兩

贛關三萬八千兩北新關六萬五千兩浙海關三萬九千兩閩海關一十一萬三千兩臨清關一萬一千兩歸化城一千六百兩殺虎口一萬五千四百一十四兩零粵海關八十五萬五千五百兩太平關七萬五千五百兩此道光以前之稅額也意荀於二年到部在貴州司行走管理天下關稅凡十年奉諱歸里十年以內關稅未有虧缺關吏未有參劾者意荀無他於稅銀限期未到以前不使踰限若有踰者行文咨查是否交在藩庫解在半塗無不陸續到部不辠一人而帑自無虧亦從無增關增稅者迨十五年服闋到部而關吏遂有斃于刑部者矣意荀于十七年逐主井田科豪謹記歲月以告後人

從政錄卷三

戶部河南司揭行文遺漏說帖

職於本年九月內見存稿有河撫文咨稱道光二年正月三十日戶部咨河南司案呈如數豁免請免追銷案等語職詳查無案可銷即將存稟摘出事由付查查核豁免處覆稱係元年三月初六日奏免經本處行文工部銷案查工屬項下豁免款項除行文工部銷案外因係戶部奏免之案省司亦應行文歷辦成案可稽何以此案既據河撫咨稱河南司案呈河南司行無咨行稿件果無咨行稟件河撫何以咨稱河南司案呈幷有請免追銷案等語且查核處付祇

稱行文工部銷案其由何處行文河南省未經付覆職查省司行文外省查核處向不與聞無從稽核自應仍由職司詳查行文有無遺漏舛錯核對發文簿官職姓名年月款目幷查明稟件詳細稽核始為周密歷兩旬仍未查出李芸姚興絜賠項豁免咨行稟件祇有二年正月豁免一百四十七員稟件幷查發文簿亦有二年正月稟奏官員應追各項銀兩豁免文一件與二年正月豁免一百四十七員稟件同年同月或即係此稟查稟內實無李芸姚興絜二人是以職司不敢不呈堂查辦

戶部貴州司主稟五事

一工部侍郎阿爾邦阿之胞兄不得指為家產盡絕

一大學士英和公短交稅銀不得改為漏稅

一解餉解銅鉛官員短少庫平及飯銀照例帶于新任扣廉不得請扣引

見停其升轉

一查抄祭產凡田地有墳墓者不得入官

一銀庫兌收餉銀不得踰限

戶部貴州司主稟四事

有議增浙海關稅者肩挑步擔一例征收喜孫以爲不可行是言利也是病商也是肥蠹吏也我輩在部豈宜有此蔡曉沙紹江同言於上官遂不果行

有議以儀徵商船飭令至仌州交稅者喜孫與蔡曉沙紹江陳上官曰向來大江商船行經儀徵沙漫洲風利不得泊則徑入仌州口若風信不順或天晚遑迫則止於沙漫洲夜行儀徵運河此非人力所能爲天時地利有以制之也如欲使儀徵江口未泊之船強之入於仌州河內非列子禦風毛人行水不能驅

船以入口如使已入儀徵沙漫洲江口之船繞道至仌州交稅則舟人不便於行必賄囑關吏玩法以命適以飽蠹吏之私橐長姦商之刁風於關稅無補也

且兩河商船總由揚關交稅何必重征有乖政體上官從之遂不果行

崇文門海巡交結無賴游民四路搜索以公濟私遇有漏稅之貨罰至數十倍歲終報部罰項總數不過六十兩其爲惡視分肥可知甚至訛詐京官擾擾婦女久經御史糾參在案怙惡不悛一日於長安街搜出裝載玉器大件索詐不遂送交刑部刑部咨閒向來玉器於何處查稅喜孫咨復曰向例玉料入關則有稅玉器進城則有稅不聞搜索於長安街前輦轂之下長安街非查稅之地似此紛紛滋擾政體有關此風斷不可長相應咨復刑部即行釋放可也一時皆以爲快越後訪之刑部知是茶商於城內購得玉件海巡以其商也詐之不已遂興大獄喜孫矜全之其人出獄而家已破矣喜孫聞之憮然

國家登進賢良優待士子公車北上行至蘆溝橋設席道旁以酒醴

典至渥也有邊省武舉攜帶土宜絹十匹香菌四十斤崇文門海巡索詐不已送至刑部刑部來問喜孫陳於軍機大臣曰向來士子不稅土宜今乃若此

國家養士政體所關都門如是外省可知武夫如是文士可知是宜釋放以存政體相公諾之刑部司員瞿發宗立捨海巡子以枷杖衆人大悅

戶部貴州司弛禁蒙古騸馬入關議

道光初年兵部有禁蒙古騸馬入關者議令戶部裁革馬稅喜孫主貴州司稟適司其事議曰蒙古以販馬為生

本朝二百年來修養生息內外一家為前朝所未有儻騸馬不許入關蒙古失其生計非

列祖

列宗懷柔遠人之至意其不可行者一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今太平日久相安無事從前軍興之時民間禁用騸馬以儲軍營之用所以防牝牡

相誘也今弛禁已久不可不知此不可行者一也馬以生于蒙古者為最而騸馬大良今禁止騸馬入關內地無良馬矣此不可行者一也北五省多用馬耕民間向有騸馬將弃置不用歟不然何以辦其未禁以前之馬既禁以後之馬若使一一查勘盡用烙印必至騷擾不堪否則開控告之端矣此外磨房車夫同受其累此不可行者一也大吏皆曰善遂不果禁

戶部貴州司駁儀徵攔潮閘改駐新城議

揚州由閘本係揚關分口新城鎮分口又係由閘分口無論新城由閘凡大江北來之貨船俱由運河內之揚關經過凡淮關南下之貨船亦俱由運河內之揚關經過是揚關為由閘新城上游近在六十里之內統轄南北之大關商貨斷難飛越征收稅課責在大關至于分口小閘雖有稽查之名實為吏胥擾害之藪且恐私放貨船于

國課實無裨益又況新城河道未曾淤淺以前本無征稅之所一旦驟移分口設立稅務更改舊章商民

殊多未便設關所以裕課裕課必先通商若于

國課毫無所裨不如仍舊之為愈也

戶部山東司紀事

道光元年喜孫到部相國英和公派山東司行走先後主河南貴州司稟實未治山東司事至八年奏補山東司員外郎始查得長蘆每年額引一百一萬六千四十六道每引行鹽三百斤每引徵課銀四錢六分六釐零至五錢一分四釐零不等每年徵課銀五十三萬九千餘兩山東每年額引五十五萬五百道每年額票十七萬一千二百四十張每年餘票八萬三千八百一十張儘銷儘報每引行鹽二百二十五斤每引票徵銀一錢六分七釐零至二錢四分五釐零不等每年徵

課銀十八萬四千餘兩兩淮每年額引一百六十九萬二千四百九十道每引行鹽三百六十四斤每引徵課銀八錢三分四釐零至一兩一錢七分二釐零不等每年徵課銀二百十餘萬兩兩浙每年額引七十萬四千六百九十八道每年票引十萬六百九十八道每年續請餘引十五萬道儘銷儘報每引票行鹽三百三十五斤至四百斤八百斤不等每引票徵銀一錢九分零至四錢二釐零不等每年徵課銀四十一萬餘兩河東每年正餘引七十萬八千八百二道每年土鹽引四萬二千一百五十一道每引行鹽二百四十斤每引徵課銀四錢一分六釐零每年徵銀五十一萬餘兩兩廣每年正引八十一萬四千五百九道每引行鹽二百三十五斤至二百六十四斤三百二十三斤不等每引徵課銀一錢五分三釐零至一兩三錢三分四釐零不等每年徵銀六十三萬餘兩福建每年正餘引九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五道每年額外餘引十二萬三千道儘銷儘報每引行鹽一百斤至六百七十五斤不等每引徵銀七分五釐零至二兩八錢三分三釐零不等每年徵銀三十一萬餘兩四川每年水引二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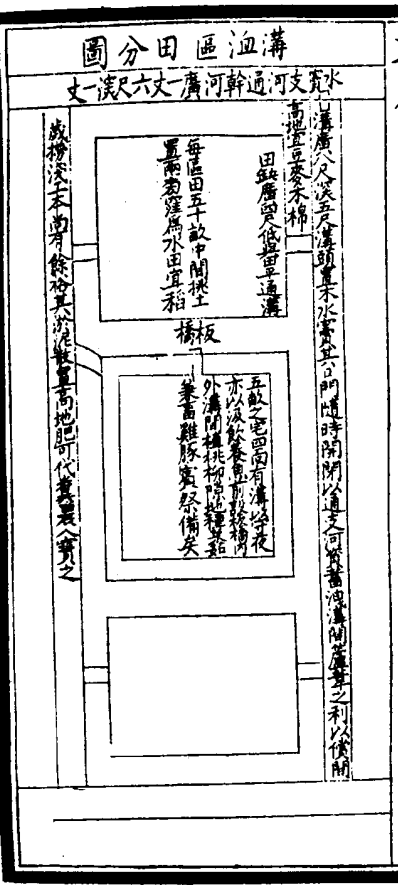
九千五百十六道每年陸引十三萬七千八百七十八道每年餘引五千道儘銷儘報每水引行鹽五千斤徵銀三兩四錢五釐零每陸引行鹽四百斤徵銀二錢七分二釐零每年徵銀十五萬餘兩雲南不頒引由鹽道發給照票每年額銷票十三萬二百二十七張每票引鹽三百斤每票徵銀二兩一錢一分五釐零每年額徵正課養廉井費共銀三十七萬一千餘兩甘肅每年額引七萬二千六百八十八道每引行鹽一百七十八斤五兩至二百斤及二百斤二兩不等每引徵銀二錢一分五釐零至一兩一錢七分

三釐零不等每年徵銀二萬三千餘兩貴州每年額徵鹽稅銀七千餘兩廣西每年額徵鹽稅銀四萬七千餘兩陝西漢中府鹽課銀七千四百餘兩以上皆係嘉慶以前正課此外則非正課矣未久喜孫監督倉場始終未治山東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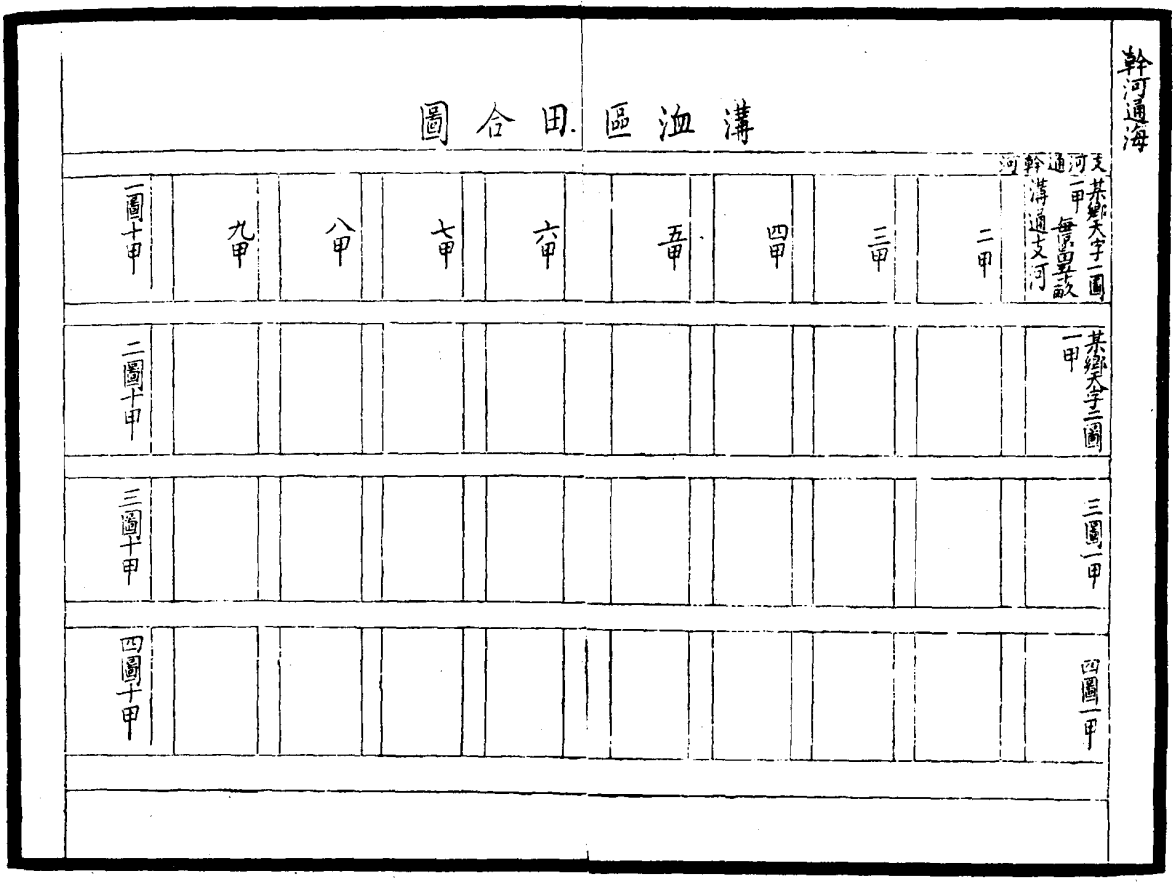
戶部井田科紀事

道光十六年喜孫服闋北上戶部尚書奏留本部會有言喜孫墨守古人者尚書命管理井田科事井田科者雍正二年怡賢親王及朱文端奉 命於畿輔近地瀕海有水利者行井田法開墾教稼遷旗人之無業者宅爾宅田爾田一夫授田百畝戶部福建司員主其事別置關防曰戶部管理井田科關防迨乾隆十七年始廢值道光年間林督部奏請大興直隸水利萬全施大令彥士著溝洫說其詞曰溝洫圖引溝洫爲治田首務旱潦有備天不能災神禹所以盡

力也江南澤國水利皆出自然惟崇明縣及海門廳地盡邊海潮汐所至淤爲平陸率以人力開之爲圖如左



溝洫區田合圖



溝洫圖說

右圖每區五十畝爲一甲每圖五百畝爲十甲四圖二千畝爲四十區甲前後並開支河東西各有溝水則開溝頭水竇門以通支河達幹河而歸海近海處大小相受百道分流不半日而涸出矣旱則潮漲開竇以溉田所謂潮作澆田雨也潮退閉水竇以蓄水間亦用水車以溉人事既盡天不能災職是故也又執業者各以溝河爲界並編圖甲號數欺隱之源清侵佔之弊絕正經界備旱澇脊恃諸此已

溝洫議上

井田不可復而溝洫不可不復無溝洫而旱澇無備常患無歲

聖人在上而不能使菽粟如水火非以此歟顧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況阡陌既開其制已廢二千餘年而驟強之開溝洫非獨其力不能其心先不信信而後勞則必以身先之先之則必擇天津左右近海近河不耕之官蕩而闢之其亦可也然有其地而不得其人即不習其事誰與共此則必招南方習開溝洫之丁壯十人或二十人先開十頃一年而溝塗封植之界具二年而漸次布種三年而新田成計一頃

百畝以低田七十畝種稻中歲畝收稻三石作米一石五斗七十畝當收米一百有五石則七頃可歲收米一千五十石以高地三十畝種木棉中歲畝收花八十斤三十畝當收花二千四百斤則三頃可歲收花二萬四千斤合米與花中價值銀三千餘兩以三分之二抵佃人糞種工本猶歲贏千餘兩其地價以畝十兩計且值萬兩而初歲開墾工費不過二千餘兩是籌費二千兩三年間即成萬金之產歲歲無虞水旱可得千金樂歲且倍之北方之民見此重利而不力開溝洫以成良田者未之有也此溝洫之始事也

溝洫議下

或謂如子之說溝洫不可緩矣然亦知前代西北水利之所以不行乎一則北方地廣人稀且多游惰二則巨族世家恐水田既開失葦蕩自然之利三則慮額外增賦貽無窮之害遂致百計阻撓使虞集徐貞明之策掣肘不行而子且欲以身先之其孰從而與之曰此正坐不知盡力溝洫之利也誠知其利游惰者亦必盡力南畝不至饑寒困苦流爲盜賊且南方地少人多一經設法召募負耒出疆者且踵相接也但當加意撫綏勿使失所耳其坐擁葦蕩者聽其自墾或募墾而收其租其利倍蓰自當勉出乃力更齊之以政而勸懲並用其誰不從焉至國家田賦自有定額如試墾蕩地祇納蘆課俟報墾五年或寬以十年始照內地起科以示招徠以期率作如此則惟事藏富於民而所以富國者且不可勝言何言之古者步百爲畝三百步爲里方里爲田九百畝秦漢以來二百四十步爲畝三百六十步爲里方里爲田五頃四十畝方十里則五頃四十畝者百爲田五百四十頃方百里則五百四十頃者百爲田五萬四千頃今自天津東至永平各屬近海葦蕩盡行開墾率畝五萬四千頃除高地二萬餘頃種木棉豆麥外其下地三萬餘頃以稻人之法種稻如前議中歲每頃收米一百五十石則萬頃即得一百五十萬石三萬頃可得四百五十萬石已遠過南漕之數矣從此南糧鞾陳納新南方之民既無虞之食而以鞾陳之銀易北方新田之米女雍正年間發帑收糴營田稻米舊章則民不加賦而已省轉漕之費不可勝計矣前人統計漕運造船旗丁行月折文

武儹督隄壩閘夫剥淺各款須費四石而致一石以
丙戌歲天津海運米價二兩二錢計則南糧一石到
通
朝廷須費八兩八錢北方既有此米即歲減轉漕之
半亦可歲省銀一千餘萬兩百姓足
若孰與不足信能行此而先於近海官蕩募開水田
不惜小費幷不致掣肘行見三輔重地水利大興不
十年而成萬世之利此溝洫之終事也夫

戶部井田科主豪四事
一舊地新議租銀不得加多
一永定河各處水沖沙壓地畝不得勒令交稅以病民
一查抄入官地畝歲久年湮不得任聽史胥需索不豁舊欠
一查抄入官地畝及順治年閒老圈地無可稽查者緊行豁免

戶部清查積欠議

竊以今之積欠有官欠吏欠民欠官冒民欠官墊民欠五者之不同各省州縣情形迥別必欲立一法以除各省之積弊正恐宜於此不宜於彼舉其偏未舉其全此因地制宜之不可不講者一也至於積欠之由在乾隆年間由于迎送饋遺之浩繁嘉慶年間由于緩征帶征之牽混清釐之法前後不同方今版圖日廓生齒日繁將來

皇上馭宇久長體

國經野之規現在有不能預定者此因時制宜之不

可不講者二也官吏積欠侵蝕入已者固多而迫于事勢因公挪移者亦復不少假使河工兵餉之急需救災恤民之善政良吏習通變之法以公濟公先發後聞情既可原法所當赦在上官耳目所及公私易明察其由來防其偽託懲其不法恤其無辜詐偽無所容隱微可立剖此因事制宜之不可不講者三也豁免積欠實惠難以及民蠲除新征曠典非可預策

喜孫職司筦算論秉鈞衡言匪僅在一端事必垂諸久遠屏營企注冒瀆陳詞伏祈鑑定

監督儲濟倉紀事

道光九年八月戶部堂官保舉倉場監督首及喜孫倉場之弊內而花戶外而姦商勾通出入官兵交困人以為難於稱職勸喜孫告病者有之辭退者有之喜孫曰擇地而蹈於心安乎吾盡吾心而已向來不願作監督者於引

見之時言語錯落妄冀

上不記名喜孫恥之奏名音聲朗朗遂蒙

硃筆圈記逾年試用倉場值朱幹臣先生為漕督吏望之先生為倉督喜孫曰是可以有為矣或譖諸兩

大吏謂喜孫是初頤園先生一流人恐興大獄兩大吏各有戒心喜孫用莫寶齋先生治倉場法行之累月上下一心望之先生京察過堂時擬列一等考語明白語練辦事認真吏部以歷俸未滿三年咨駁望之先生坐堂皇語喜孫曰下次京察一等當首詘爾喜孫清慎持躬嚴肅馭下家人有不法者逐之車夫有不法者遣之以胥為僕大雨時行張蓋於前徒行而入向之持倉場短長以為利藪者車馬麗都坐對門茶舍二十餘日竟不敢逞無已則通之職官之索詐者閑散之公命者以葉牘為舞文之具以把持為

躭利之萌狼吞虎視魚睨鷹瞵內潰外訌幾不可治
喜孫要結吏胥陳諸提督使近者不忍離遠者不敢
犯行之經年畏威懷德以母憂去官竟有送至四十
里外者交代後官米麥七十萬六千五百一十六石
無有短缺是監督之責也至于九年之蓄陳陳相因
為
國家積貯之用則有倉場總督在

戶部時事策十三條

一西師兵餉議仿古人輸粟之法量予頂戴加級以
示獎厲必得公正嚴明大員威望素著者予以事權
專司其事不得任聽官吏需索獘混每屆三月奏報
一次如有作獘營私立置重典
一回疆儥事諸臣現經查辦應請於刑部科罪後宣
示回部使知
天朝賞罰一秉至公將來辦事大臣亦復知所警惕
綸音昭布便可當十萬之師指日投誠歸化矣
一軍營招集亾命使貪使詐賞罰必當嚴明濫賞固

所必禁吝賞亦易生心古人稱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儻于喫緊之時徒有賞功之名並無賞功之實誠恐
強幹之徒血氣用事可以立功亦可以僨事若輩爭
勝負氣豈可不加以獎厲士君子刻厲自守非可以
責之兵丁要在公正大員事事核實自無濫賞非吝
惜之謂也可勿辨與
一潘季馴築高堰隄本非徒石隄而已近因湖水浸
入隄根以致堰隄不固洪澤四百里之湖高堰一丈
數尺之水勢難放水築隄再為久遠之計似宜加築
遥隄永資扞禦又查清口既難出水河身又難挑浚

現在雖已挑河日久恐復淤淺清水仍難暢出可否酌移清口於黃河低下之處略近海口刷沙更為得力今昔情形不同因時制宜庶幾可以奏效

一現挑河身約二百四十餘里抽溝約寬二三十丈中泓既深河險可避若再援照成案添築對壩兩面束水由地中行沙既不停墊亦無患亦善後之長策也

一運河自黃水倒灌以後日見淤墊隄高於城船如天上一綫單隄萬一失防至為危險現在既挑濬黃河運河為漕船孔道沿河城池民居稠疊關係非輕

若能一例疏通將來可無後患即或開壩放水可期暢行無滯宣洩備防庶有裨益

一黃河以北剥運之船宜早籌畫唐裴耀卿劉晏本有盤運之法前年江省曾試行之其時漕船有先已渡黃未經回空者是以臨時無誤今年已全數回空誠恐來春萬一再用盤壩河北僱船不易趕緊籌辦費帑勞民仍恐延誤似宜查看情形先期預備事不勞而費亦不靡此明年正月必應籌畫之要務也又聞河南裝載豆石之船名西河牛豆石盤壩每石腳錢八文將來剥運漕糧酌加十倍無不數用所有挑河一切經費別行報銷無庸雜入盤壩項下庶幾功歸實用帑不虛靡不至後難為繼此外如有恤丁之費亦有前二年成案可稽不難援照辦理

一奏免米稅招徠商船酌定章程援案辦理宜早籌畫攷周禮有去幾之文左傳有泛舟之役宋范文正曾擡高米價招徠商穀以平市糴乾隆十年浙江巡撫莊曾踵行之近浙江巡撫帥亦用此法各關米稅為數無多乾隆七年曾經全行奏免此時暫為招徠商米以裕倉儲起見於國課所少有限于

天庾所關實深若能援照近年成案通行各關早為招集平糴實效近有可徵亦儲備之一策也

一鹽課以兩淮為最多成本亦以兩淮為最重現在匣費一款倍重于前若不量減匣費成本既重加價亦屬無益本既減輕價亦可以不加庶幾私可敵而課益裕矣

一淮南散商向來一百數十家現在僅有四五十家殷戶日散商本日絀額引百三十萬不能足額何以裕課向因本重息輕商人利析錙銖紛紛各散若能費減本輕必當招商足額

一私鹽出於場竈非自行煎熬之鹽出鹽右干計時可以核定鹽場大使如果實力稽查不肖受賄何致竈戶售私大使一官必當慎簡廉能强幹之員總督鹽政時加察訪賞重罰重俾知勸懲幷酌增武職以資彈壓庶有裨益

一現今銅產不旺鼓鑄維艱考漢錢有當十當百者似需銅無多用錢亦便順治錢即有二字現用京錢即是以一當二關東錢即是以一當六本年銅運已奏減二次可否遵照舊制少配鉛元更加堅實添鑄三字于面以一當三庶泉貨流通加增兩倍矣

一江南儀黃壩堵閉運河船隻不能通行天津關臨清關淮安關宿遷關楊關由閘游墅稅課日少凡米豆茶葉布匹由江南販賣山東登萊青三府直隸天津等處者悉由江海出洋查關稅一項

仁皇帝時本無定額迨

憲皇帝時始定正額至

睿皇帝時始定盈餘今昔情形不同因時制宜原無一定成法應請酌量施行

記豁免淮商捐輸銀兩事

淮商捐輸在雍正時不過二十餘萬至嘉慶年間百文敏公齡總督江南舉庫帑以供捐輸虧商課以爲報效纍至五千萬之多計已交者三千餘萬分綱代交者千餘萬至

今上卽位尚有五百萬未交喜孫家於楊州官於戶部貧不自立不與商通伏見嘉慶二十五年冬

皇上豁免長蘆積欠至數十萬

恩至渥也喜孫既不與商賄通不必引嫌遂乃陳於上官豁免積欠至五百萬淮商至今未之知也二十

年來故商已死喜孫于役東河不復在部更無嫌疑可避謹書於篇我

國家損上益下厚澤涵仁天下後世敬而聽之

擬責成主稟司員各款

謹擬責成主稟司員各款恭請鈞定如有可采即祈堂諭以便奉行

一彙報藩庫實存冊載新收開除實存銀數應飭主稟汪喜孫查對撥冊地丁冊數目如該主稟有心掩飾立即訊明情節分別治罪

一該省動支銀款儻與成案不符應飭主稟汪喜孫查案回堂辦理儻該主稟扶同朦混訊明情節分別治罪

一地丁冊與賦役全書造報不符應飭主稟行查更

正幷咨該省行令造冊款式與賦役全書一律毋許參差不齊以杜弊混儻主稟汪喜孫有心隱飾定行查參

一豫省奏報另案工程銀兩與撥冊不符應請飭查地丁冊彙報藩庫實存冊儻有不符立即行查如主稟汪喜孫隱匿不辦一經查察參處不貸

一續完雜稅題稟內縣名員名銀數應查對撥冊曾否登記如主稟汪喜孫延擱不辦查出議處

一奉堂諭查開款項數目儻主稟汪喜孫不能實心稽查隨意開載查出參處

一稟內應追還歸款銀兩務需登記存查如主稟汪喜孫疏忽遺漏查明交議

一駁查未結案件行催應解銀兩應飭主稟汪喜孫隨時登記以便行催儻該主稟於應催事件逾限不催定行照例查參

一該省冊檔與則例不符之處飭主稟汪喜孫查明回堂更正儻該主稟未經查出定行察議

一地丁奏銷撫藩交代另案奏銷以及動款正項錢糧在千兩以上奏查正項錢糧在五百兩以上者咨查儻主稟汪喜孫未經呈堂回稟核實勾稽查出交議

從政錄卷三

正幷咨該省行令造冊款式與賦役全書一律毋許參差不齊以杜弊混儻主稟汪喜孫有心隱飾定行查參

一豫省奏報另案工程銀兩與撥冊不符應請飭查地丁冊彙報藩庫實存冊儻有不符立即行查如主稟汪喜孫隱匿不辦一經查察參處不貸

一續完雜稅題稟內縣名員名銀數應查對撥冊曾否登記如主稟汪喜孫延擱不辦查出議處

一奉堂諭查開款項數目儻主稟汪喜孫不能實心稽查隨意開載查出參處

一豪內應追還歸款銀兩務需登記存查如主豪汪喜孫疏忽遺漏查明交議

一駁查未結案件行催應解銀兩應飭主豪汪喜孫隨時登記以便行催儻該主豪於應催事件逾限不催定行照例查參

一該省冊檔與則例不符之處飭主豪汪喜孫查明回堂更正儻該主豪未經查出定行察議

一地丁奏銷撫藩交代另案奏銷以及動款正項錢糧在千兩以上奏查正項錢糧在五百兩以上者咨查儻主豪汪喜孫未經呈堂酌稟核實勾稽查出交議

一題奏咨存豪案應飭主豪汪喜孫編次門類以備查對如該主豪奉行不力定行察議

一各司題奏豪內夾單傳抄應令該司抄單印付毋任書吏傳抄以杜弊端儻主豪汪喜孫辦豪錯誤立行查議

書戶部主事胡培翬蔡紹江被議事

道光十年戶部假照案發司員失察書吏舞弊者以百數惟胡君培翬蔡君紹江於八年充捐納房差實能嚴密稽查吏咸畏之當時書吏背人呼胡君名爲倍晦以遇之者技輒窮也有捐納房書吏桑培元在部幷久素稱積蠹五年御史劉光三參奏假照積弊大學士英和以桑培元送步軍統領衙門研訊累日竟逃法網仍在捐納房上下其手胡君查出弊混數事將革之有同人長跪胡君前求胡君省釋胡君漫應之忽於除夕諸同人未至署時大書革出書吏一

名桑培元揭於署外韋吏皆驚胡君潑沈有識在捐納房察出書吏假照自以

本朝定例司員無奏事之責乃白上官與蔡君定章程十一條自此竄豪之弊遂絕胡君以爲假照之弊所以經年累月而不敗露者總恃竄豪以爲彌縫向使竄豪之弊除則假照之弊亦破嗣後書吏任松宇供稱竄名豪內預備司員查案或因捐生欲行查豪竄名搪塞等語可見不能竄豪即不能搪塞外間知爲假照韋相訛索控告紛紛以致破案如九年二月有劉文英控任松宇賣給林德先假照四月有曹瑾

控蔡繩祖私賣假照八月又經周載控案該年控告
獨多皆緣不能竄豪人多知爲假照之故是剔除竄
豪積弊於假照破案不爲無力胡君又以戶部例有
捐納房銀庫按月造送捐冊互相稽核一條實係去
弊良法戶部行未遵行又閱監貢職銜等豪不載上
兌日期其登記小票簿無官階印信國子監加照冊
無司員押君定章程後有犯必懲嗣後湯家宰等查
竄豪積案俱在八年九月以前其九月以後行無一
名益胡君以八年十月始充捐納房差故也湯家宰等
奏請以胡某蔡某免議當事復雜厠六人附於請議

失察假照司員之後於時
上方震怒遂與真失察者同被議然二君清名聞天
下朱撫部桂楨稱之

上大司農書

竊職自奉堂派充主豪以來屢奉各堂大人鈞諭以
崇文門粵海關解交稅銀書吏有無積壓上勞憲廑
職於畫豪時核對給發各關稅銀實收及飯銀批迴
冊擋復飭令當堂給發實收批迴乃日未久而玩生
查究則出言支離督催則多方推委未便因書吏等
善於掩覆屢經堂諭飭查留心已久必待破敗決裂
始行斥革職具有天良不敢爲書吏迴護職專責本
司書吏亦不敢稍涉滋事查職司書吏承辦稅銀實
收支科專司其事經承朱照責成尤重承辦飯銀批

迴伙房專司其事貼寫周覺人歷年最久職蒙派充
正主稟理應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職因同司官廿
餘人之多一經偏商書吏即多方掩飾是以於寫付
後令伙房持告各司官自前月廿四日辦付以來已
歷八日行未在司與人爭論因前經奉堂諭飭查嚴
禁書吏弊端是以呈堂職查臺規內稱嘉慶十五年
議覆戶部各司發給解官實收回頭自各庫咨到收
訖付文之日爲始限三日內將實收回頭註明月日
交各該解官收執又奉王大人諭本部有議定三日
限期給發實收批迴章程職飭書吏檢查僅呈出本

司舊議定限十日給發實收批迴稟案查此稟向未
載入則例且係存案自應遵奉
欽定臺規係道光年間官書例嘗遵後不遵前況官
事積久則弊生既有三日之限職司向來皆如此辦
理幷非更改舊章操切已甚職歷年嚴飭書吏諄諄
申諭皆係三日給發實收批迴因何書吏逾限之後
職辦付斥革已經數日書吏復呈出十日限期舊稟
擅欲據存案以改奏案相應請示是否遵照
欽定官書抑舍奏案而依存稟伏乞批行

佐治芻言三事

道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先慈弃養喜孫誦蓼儀之
三章哀禄養之不逮輒思誓墓不復出山以　朝衣
冠焚於靈前越二十七月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夜夢
先慈製元色羊皮褂促入　都是年除夕復夢製朱
冠促入　都適戶部侍郎敬徵公于役海塘喜孫往
西湖葛嶺祭奠先君徽瑟之室越日謁見公公命往
海塘訪問居民商旅以治塘事宜幷令不與州縣往
來喜孫復於公所亟言海塘宜石土若用料埽海水
沖刷一去不返如何能守公諾之以爲衆論僉同非

喜孫一人私言據以入奏逐促令入　都迨喜孫補
官引
見值
國忌日服素衣以
朝越二載上官保舉于役河工蒙
恩召見復遇忌日亦以素衣入
朝先慈早有以示之矣
喜孫痛念先慈就養坿糧船北行半途被火改舟而
車倉皇失志先慈昔以　京官父母歸櫬多坿糧船
爲不便喜孫謹於交代倉儲後買舟奉櫬回里不敢

停喪又無親族家人孑然一身金盡裹敝賴林少穆先生差弁兩次來迓且約同行幷訂入幕喜孫以守制不當入公門且本省縉紳尤多不便先生始而不悅繼乃諒其無他有大事則商之喜孫值十三年九月雨霑傷禾稼向例九月以後不準報災明年漕且不給喜孫請奏借動運庫不報撥不解部商支商銷之閒款買米運漕計江蘇大省需以時日籌款不難呈明春借秋還漕運乃達　京倉時有太守因米色不純飭駁改糧者喜孫告以得米大難駁改則誤運盍請倉場奏明儘先支放有例可援太守達於上官從政錄卷三　二十一
漕不誤運

善化唐鏡海先生於嘉慶甲戌會試分校禮闈得喜孫卷亟薦於總裁評至三百餘字總裁黜之喜孫謁見先生執弟子禮自是奔奏禦侮如子路之在孔門先生視之猶子官安徽道時管理關稅方伯佟景文公薦喜孫爲之總理喜孫以奉諱不便入幕客於江亭爲稽出入請出示商船到岸隨查隨放如有躭延定卽重究復請遣弁持箭驅逐銅船之攔阻河口需索商旅者幷治蠹吏之三品服者先生不使書吏代書經費借錢辦公書吏無能上下其手革除開門過

籠等弊先生前任計一年之內虧短稅銀十三萬八千先生半年較贏於前迨後來者遂不復虧

從政錄卷三　二十二

上唐鏡海先生書

門下士汪喜孫奉書老夫子大人師席別後伏承起居曼福政通人和幸甚幸甚山左蠶桑考一冊奉寄鈞覽藉資采擇仰企無似育嬰說掩骼埋胔考勸世之文敢求諟正楊俗舊家子女被人姦拐或爲娼優老夫子大人以風化爲重不敢不聞於左右義田不如義學義倉不如義田儻於治下淮揚二郡勸捐義學義田教養之法兼施使愚民重士而輕商既富而後教三代仁政未嘗不可行於今曰井田學校之制不必復其義要不可廢喜孫爲司徒之屬以此存古

老夫子大人應許之不勝屏營瞻仰之至

與朱幹臣先生書

喜孫昔偕計吏獲侍興居伏見靜以修身儉以養性交不廢舊言不崇華至於綜覈簿書稽核同異吏胥無所容手姦宄爲之側目喜孫不敏重荷先生以強項相許謬承獎借鏡飾爲慙奉諱歸來重過公門庭宇翛然不異寒素喜孫向督倉儲日食半百主講寶晉增至十錢貧官固宜靡足輕重先生十年疆吏穆如清風履蹈粹然卓越一世方之古人有過不及惟是年無七十視聽未衰遭遇

聖明封圻重寄巍然獨存揆以事君致身之義詎惜

桑榆律以鞠躬盡瘁之心敢乞骸骨小子狂簡不知所裁非惟責備大賢實是愛人以德先生一生出處關係匪輕有人問及起居祇能以向來體弱見在無病直陳無隱欺天欺人斷所不敢避言避色今豈其時裁書奉陳伏希鑒答

與顧南疋先生書

前札呈襄平相國不知采及勞蕘否數日來聞蓉臺洗馬及王助教言前年海運官吏頗以病民迫不行海運之年加耗未除也襄時申閣學言之蘭石亦如是言先有治人後有治法大抵用人以目不以耳儻信聞日夕接見之言而與論民情置之不問視官爲重視民爲輕顛倒變亂則今日之吏未有不敗者也即如某撫部咨請移儀徵羅泗閘於儀徵新城夫新城去揚關才四十里已有揚關攔潮閘是四十里有二關矣若再增羅泗閘則是四十里三關與臧文仲

何異閻下不可不力爭之忠告之道也

甘泉汪喜荀撰

道光十九年出使東河記

先慈以喜荀愚戇不令作縣官向來貢士應禮部試三科大挑一等爲知縣二等教諭喜荀年富力强思膺上選以違母心是以不赴挑選援例授中書嘉慶二十二年曹文正薦試軍機章京有忌之者遂不入試校會典

玉牒文正奏充

武英殿總校自以官卑不能任事力辭之提調葉給諫繼雯薦喜荀代之復以官卑不能任事辭戴相國總裁

玉牒列爲一等會有提調送喜荀出大門引入曲逕謂喜荀當由小路行喜荀知其意遂不復見提調尚書禧恩公欲喜荀襄理

萬年吉地工程謹以未學辭奕紀公欲喜荀監修

圓明園工程謹以非

內廷臣工不敢越職辭復以郎中擬陪謹以進士員外主事需缺日久不敢奪官辭大吏以喜荀久任郎曹乃有此選

聖人召見時亦有久資之諭謹記服官大槩如此

治河攷

尚書皋陶謨予決九川距四海史記夏本紀距作致孫星衍疏決者說文云行水也九川者五帝本紀云通九澤決九河夏本紀及溝洫志云通九道陂九澤既有九澤又有九河知此九川謂九州之川也通九道亦謂通九州水道距四海謂至於海漢書食貨志注孟康云距至也廣疋釋詁同四海者禹貢青州維淄其道海濱廣斥此爲東海在今登州禹貢云導河北播爲九河入於海此即北海爲今滄州天津之境禹貢云北江入於海中江入於海此爲揚州之海疑

亦可爲南海左傳楚子云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孟子云孫叔敖舉於海似楚之南海即謂揚州之海也史記正義云案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峴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禹貢不言西海史記張儀傳張儀曰利盡西海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山海經有西海亦名渤海漢時謂之浦昌海說文云泲澤在昆侖虛下即浦昌海也亦謂之西海弱水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此是也今爲甘肅塞外之地史公說距爲致者至致聲相近與孟康張揖司義

濬畎澮距川夏本紀濬作浚說距川爲致之鄭康成曰畎澮田閒溝也澮所以通水於川也孫星衍疏濬者釋言云深也說文作睿云深通川也虞書曰睿畎澮距川古文作濬又作濬又云水小流也周禮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遂古文作畎篆文作畎又云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同廣二尋深二仞又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濬遂畎距畎言深遂畎之水會爲川也管子桓公問篇云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史遷作浚者假音字公羊莊九年傳云浚之者何深之也鄭注以畎澮爲田閒溝者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水各載其名俱是在田閒通水於川也

洪範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孫星衍疏五行志引此文注應邵曰陻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陻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陻說文作垔云塞也引此經古文作垔或作陻汨爲亂者江聲引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汨乎亂流又云說文汨治

水也反其義則爲亂意荀謹按三代以前治水之法禹貢孟子外莫確于此行水金鑑采經注多用唐以後人說意荀求古求是以質後之君子

濬河考

尚書皋陶謨濬畎澮說文作睿濬通川也史記作浚公羊莊九年傳云浚之者何浚之也禹貢禹敷土注敷分也孟子禹疏九河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歐陽文忠集宋仁宗時上議云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成禹敘九疇水患乃息然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之耳禹貢導菏澤史記作道國語周語爲川者決之使導注云導通也法言聞道篇云道也者通也是導與道俱爲通也沱潛既道鄭注大禹自道漢疏通即爲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又

北播爲九河鄭注播散也淮南子要略篇禹剔河以道九岐注云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說文云播布也此濬河之著於經者至漢賈讓言善爲川者決之使導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馮逡言屯氏河新絕易浚李尋言因其自決挑出沙土王橫言宜從定平處東北入海晉華嶠奏浚導河渠魏崔楷疏所在疏通預決其路唐田宏正及鄭滑薛平決河歸故道鄭畋以汴河淀塞於汴口開導周韓通王彥超浚汴渠數百里宋太祖詔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太宗浚廣濟惠

民及蔡三河元河渠志言孟津以下失導洩之方明
徐仲貞治河分水之渠於濮汜之間楊一魁言黃河
分流設減水石門是不可不采之史矣濬河之具據
宋史河渠志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
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
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官官黃懷信
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乃制爲濬川杷其法以巨木
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
繫大繩兩端石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
攪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或謂川深則杷不能及底

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泥沙洩之不動卒乃反
齒向上而洩之至治河防記治河去河之淤因而深之
謂之濬河渠志劉天和濬河法用平底方舟橫排水
中四維繫長柄鐵杷濬之潘季馴言杷撈之說僅可
行之閘河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喜孫案南河混
江龍鐵掃帚疏河甚效也

河流分合考

尚書禹貢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鄭注播
散也說文播布也風俗通河播也晉梅氏上孔傳北
分爲九河以殺其溢閻百詩四書釋地餘論齊乘曰
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
禹鑿之而爲九也禹後歷商周至齊桓時千五百餘
年支流漸絕經流獨行其勢必然非桓公塞八流以
自廣也因思齊桓公卒於襄王九年至定王五年甫
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
五年河徙故瀆益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

所宜然河之患始此矣漢書賈讓策穿漕渠於冀州
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
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
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
則閉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馮
逡言屯氏河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五
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
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
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
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

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河又自東而南矣金田擇言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明徐有貞言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邱濬言禹之導河自大陸而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疎之霍韜言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

本朝胡朏明禹貢錐指言二水幷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上游宜合而不宜分予謂禹之播爲九河猶人之大小腸也同爲逆河猶人之有胸胦也下游不合則其勢散不復能行矣四書釋地云少時疑潘

季馴司空言河不兩行自古記之出何古書讀宋史河渠志載鮮輿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幷行之理乃知出此河不兩行直千古名言而禹卻疎之爲九或曰禹第穿成九道聽河自行其一爾此妄談豈有禹輕百姓力一至此者惟禹貢合註補註禹貢古今合註夏九條所引桓譚新論至禁民勿復引河搰大司馬張仲誠云云頗得其解夏氏引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今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夫引河且不可況分爲九乎然則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益河不可分謂其上流爾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即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即海潮逆入矣益名雖爲河其實即海也海水內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又曰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疎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況九河與案胡朏明閻百詩皆經生家言不知河勢分則緩合則急斷無上流合而下流轉分者不足信

也

河道曲直分合說

河道分合意苟既攷之于古矣顧分合與曲直相表裏不得不重言以申明之潘季馴言河不兩行閻百詩駁其說不知與大禹播爲九河不合也大禹之九河何嘗不分何嘗不曲此上游之不得不分不得不曲也此所謂分之則爲利所謂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也至海口則同爲逆河不得不合不得不直矣先分後合先曲後直自然之勢治河者用古人說逢灣取直蓋指江南近海口之河而言非論全河也

至于坐灣入袖濶近大隄亟宜治之則又不在此

泰山禱雨文

惟道光十九年戶部員外汪憙荀奉

天子命學治河事待罪東河于時越有大旱漕運不通亟請于河督栗毓美禱雨　泰山之神曰惟　神興雲降雨膚寸觸石澤徧天下載在祀典茲以東南漕賦秔軸其空江浙軍船官民幷困竭蹶從事暑往寒來以奉

天庾之供伏念

京師俸餉攸資倉儲不實采買維艱仰給南糧迫于星火惟　神有知上慰

宵旰之憂下抒軍民之困及時霖雨速于置郵九重憂勞一旦頓釋儻山澤之氣不通上下之情不洽民俗不厚吏治不修　神怒難容天心不順允當罪及官吏不宜愚逮

神京矧河督栗毓美樸誠奉職廉潔自修　神如有靈尚其默鑒職司于役觸目驚心如有奸私雷奮霆擊東向涕泣不知所裁

原武禱河記

道光十九年七月四日河帥栗恭勤公奏往河南南北兩岸防汛行至原武有主簿某來告土壩水溢大隄且不保於時風聲如吼水勢欲吞奉使於茲衆人屬目去則溺職於心何安守則無權於事罔濟乃禱　河神誓以身禦禱後立於隄上將投諸水如有　神鑒風定水消曾不三時涸至數尺吏以無恐人乃獲安感荷　神庥謹爲之記

臨清禱雨文

惟漕運之上廑宵旰者　皇上一人而已下此則億萬姓之身家繫焉惟　神受　天子之封爲羣黎之望直視不顧束手袖觀揆諸禮經允宜以辭責之意荀東河學治于役沙即今者列檝成林密雲不雨千里極目萬箭鑽心步禱七壇泣訴十日膝行踵決角堋血流人無百年自古有死因公而死死且不朽有死而已已矣何求　神如有靈尚祈默鑒

東河紀事

意荀于役東河上年四月請于河帥禱雨伐宗觸石興雲膏流遍及軍船首進得以迅出臨閘嗣因防汛河南工次鞭長莫及差免愆尤嗣後夏秋暑溼薰蒸瘧痢交作河帥奏派督催歲料力疾從公歸途目見金鄉一帶積水未消復陳之河帥酌修運河隄閘擬于春融往查各泉以期利運幸微山蜀山湖水足資浮送意荀體氣亦可勉力支持不敢告瘁惟是清夜捫心自問祇呼負負耳

答問

承問江水壞堤一節聞係棚民開山積土壅塞所致查江無撈淺之法惟有濬通支流疏洩海口清釐洲田會同三江督撫不分畛域由源及委使之暢行無滯至上游隄防查乾隆時阿文成公築萬城隄係用石工仿海塘及高家堰之例用方石築隄錐孔穿鐵用銀錠嵌縫和三合土隄外碎石坦坡是一勞永逸之計前此從事海塘即用此法嚴河帥在籍奏請用埽奉

旨飭駁實因埽在黃河土粘易築臨時走埽築後引

濁年久脫胎尚有諸患不可勝言若海塘江隄水刷浪高埽更易走徒勞無功仰承

當代公卿遠咨下吏肝膽具在實不忍欺竊以黎襄勤之碎石足以輔潘文襄之石工到處可行不獨洪澤意荀家在揚州江口僅四十里湖隄不三百里聞見所及知而不言雷火當擊言之不直天日鑒存區區愚忱伏祈照謦

濟寧普照寺漢畫象記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廿一日徐刺史宗幹與其友楊上舍鐸移濟寧普照寺漢畫象於先賢祠喜荀以謂二帝三王之道見于度數文爲度數文爲不可見見之於圖象而已後之人寶之勿失尚念之哉甘泉汪喜荀與其友日照許瀚同觀幷記于延熙侍

說車

車之制方以爲體員以爲用引重致遠於商周見質文之遞變焉於卿大夫士有尊卑之遞降焉於子弟僕御知上下之等分焉朝聘郊廟大禮行焉鳴鸞逐水大樂合焉田賦於以出兵制於以興考工於以成書麻算於以知數輿服於以作志服命車而被君恩澤焉銘鼎彝而告先祖考焉圖宗廟而示我子孫焉聽輿誦而懷賢大夫焉觀車服而慕古先哲焉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儒者之事也古人慮其制度之就湮也是以刻於石或藏諸僧寺禮失而求諸野矣請正之

與阮雲臺先生書

憙荀謹奉書夫子門下憙荀與徐刺史宗幹依武虛谷先生法黜比邱尼之廟爲先賢先儒祠祀高子任子諸賢何邵公諸儒又助修方志依史記弟子列傳明史儒林傳夫子擬進儒林傳及徵志爲諸賢世家依漢書升何邵公諸儒爲列傳山長許印林瀚司其事刺史任之甚頼於北齋普照寺漢車制畫象移置於學夫子書額與徐刺史以章之先君子向有買宅北湖之志後以江秋史先生言農人交租多所虧欠遂不果行先妣寶應朱氏以耕讀爲業爲言農事甚

核恨祿不逮養欲行先人之志買祭田於僧道橋依仁里以居卽以莊房爲祠先世居歙古唐里亦以耕讀爲業想亦先人之志也僧道橋故有山田可以避水元明以來盜賊不擾其安宅邪夫子教之昨命幼子介徽奉主回里擬以田祠契入官請示刻石送家歸里憙荀以身許

國矣幷聞不具

與帥仙舟先生書

喜孫昔年奉侍起居語以入官治事不能巨細必察小大無遺有事事見好之心必致顧此失彼因小害大試問家事能件件清釐人人用命否喜孫悅服至今靜坐細思是閱歷世事淺造自得之語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久矣比聞家鄉淫雨爲災水利不修泛爲澤國夫水利之興遠溯江廣下併金焦去其陻水之路用以導水之行大抵上游開山決土入江下流種蘆遏水障海閱數十年遂以不治執事利濟爲心伏乞陳之督撫先濬其原疏通江灘去其積土漢始稱

廣江乃爲永然後就江南境江之爲蘆所蔽壅者奏明濬通不使蘆以止水非常之原不能無望於大君子耳至鴻雁嗸嗸荒政具舉告諸大吏撫恤窮黎因地因時準今酌古富鄭公之賑朱紫陽之倉伏乞訂爲規條假諸當路行之井邑庶幾吏生無數生靈尚懷新澤昔時治下延企仁風翹首南瞻屏營無極情詞迫促不知所陳裁書敘心無任馳結

與濟寧刺史徐樹人書

昨聞先賢樊子之後重荷表章有關風化喜荀意東關義學去樊生之居不遠二里今其入學讀書以爲何如喜荀推廣德意奉揚仁風因思閔子之後與其祭田均在濟上援宋聖祠之例應有祠祀而曹子鄭子同在七十二人之列其後人與祭田亦在濟上載在方志亦不可無祠任子祠于乾隆十九年請帑六百金重修吳刺史梯任內其後人復請于官遷延未行傾圮已甚喜荀以同時請帑窒礙難行捐廉幷修力有不逮喜荀與閣下同在濟上千載一時名宦鄉賢彼此交厲應請達師狄梁公近法湯文正毀婬祀以褒揚先賢割僧地以增益祭產同祀一祠事更易舉仍祈申詳達部列入志乘垂之久遠事關名教不嫌越俎書不盡言喜荀頓首

宋其沅

合觀大著諸篇大抵皆有關世用之言而於人品行誼之間界限判然不苟同異孟慈誠有心人有定力人也孟慈年方壯盛他日膺重寄其必有所樹立俾斯世共享其利者伏惟勉之至表章經術闡發潛幽尤足覘用意之厚

郭尚先

僕交孟慈十餘年服其賅博然頗聞有謂其持論過激者亦時時以此規之今歲始得讀大著於與朱光祿董小坨二書掩卷三歎孟慈非激也不爲詭隨則有惡其形已者矣嗟乎以予交孟慈之深及今乃知孟慈則彼與孟慈若冰炭然者其不足知吾孟慈固無足怪孟慈亦行其是而已曾以人之知不知爲意哉

廖敦行

文章之妙各評己盡余獨愛其見道真而守道篤雖時有激處然危言危行固可行於有道之世也

姚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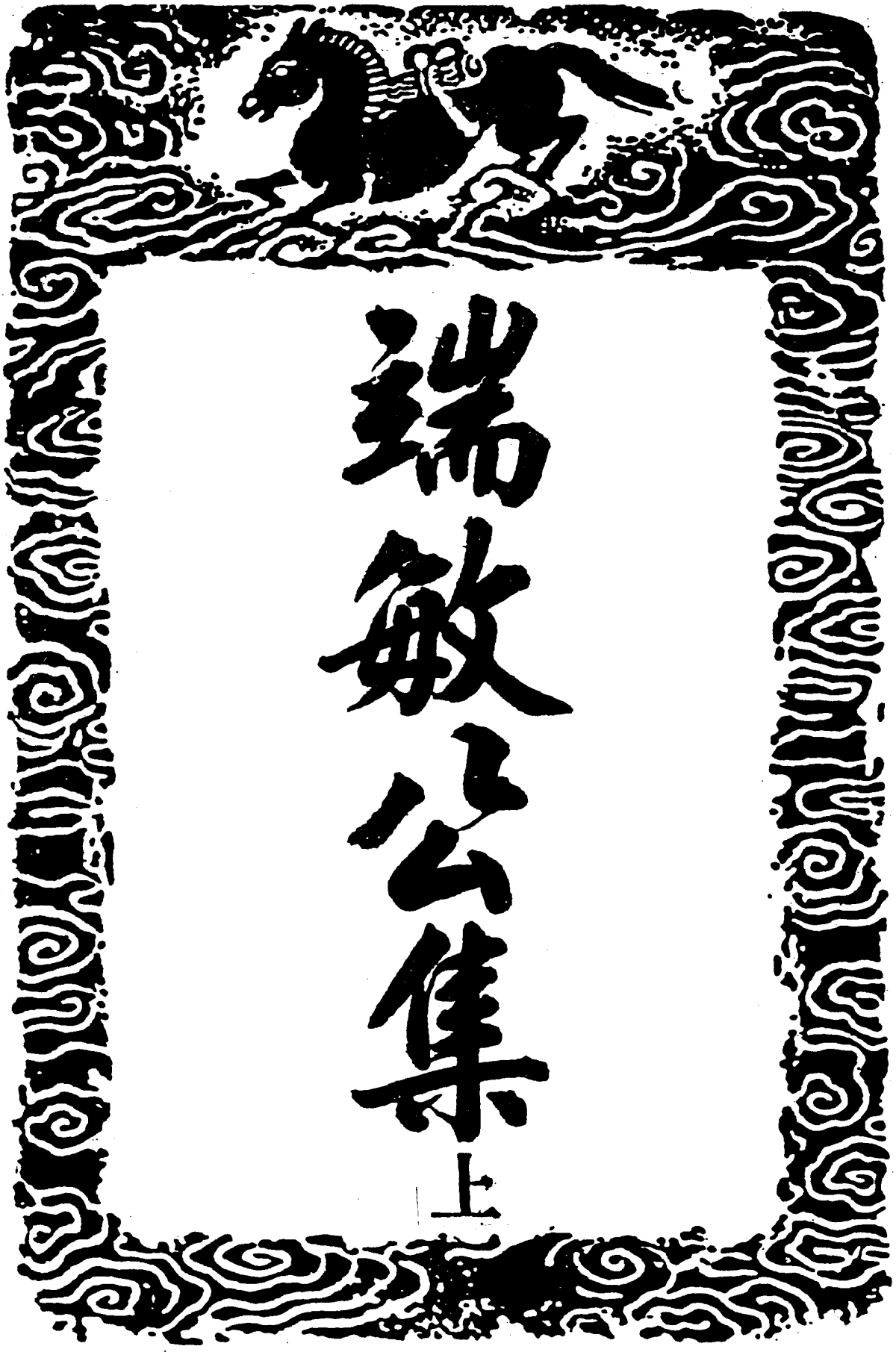
孟慈每與人言誠懇肫摯使人忠孝之心油然以生

及其服官力存利濟不避怨嫌交友誼篤無間生死尤爲難及

蔡紹江

汪孟慈農部曾與紹江仕同曹孟慈察吏胥嚴吏胥搆讒訾激同司諸人諸人連名訴諸大司農司農幾爲所動詢紹江以其事曲直紹江曰此事曲直姑勿論設以官察吏而吏勝將來吏有他弊復誰肯察邪司農始釋然今農部出所藏恤棨浮橋避風館三議皆體察精微布置詳盡推此以理天下之務即有萬物得所之妙孟慈寶其言勿墜又將次第實踐之此從政錄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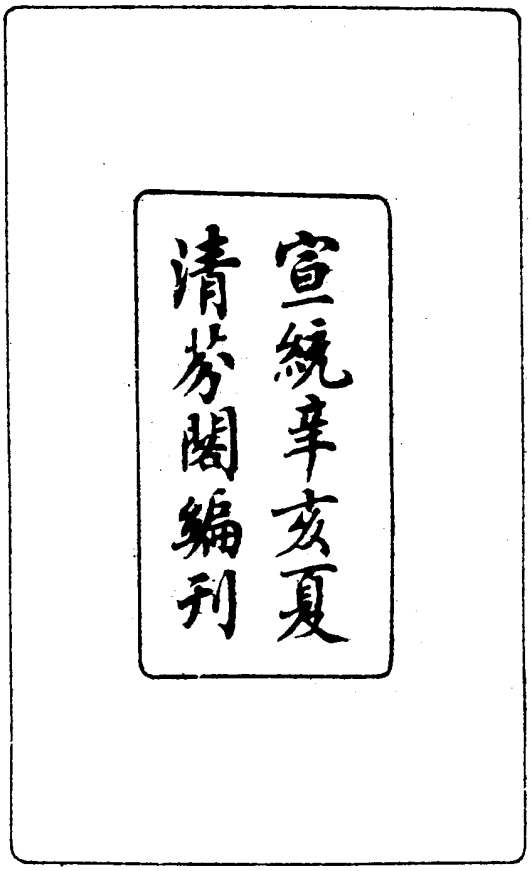
紹江所欽佩勿諼者也



端敏公集

上

項城袁氏家集



項城袁氏家集序

自粵捻肇亂荼毒半天下

國家元氣陵夷殆盡

文宗顯皇帝博採羣言撥亂反治一時朝陽鳴鳳賢豪輩出湘鄉曾文正與項城袁端敏均以扶持正氣挽回劫運爲己任至今海內士夫景仰風徽未嘗不嘆

主聖臣直明良遇合遭逢之盛信非偶然端敏公彈劾權貴累疏不屈臺閣生風尤爲天下欽仰洎乎三持帥節十載臨淮以父子兵蕩平羣寇保障東南提飢軍撫殘卒純以忠義固結將士論者謂忠肝義膽可貫金石皆於公爲臺諫時基之湘鄉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文正誌公之墓有曰公以孤軍扼淮壖間卒全長淮使羣賊不得合從諸軍得併力平江南無北顧憂者皆公臨淮一軍爲之障洵篤論也公從子篤臣先生公子文誠公暨子久閣學皆以忠貞世篤盡瘁

國家後先勳業焜耀史册無待贅述文孫述之以丞參官郵部數相過從以振鐸與先世爲有知也盡出所藏先世遺集囑爲詮次振鐸當咸豐之季即家治團練猶及見端敏後公三十年承乏諫垣尤亟以展讀遺編爲快迨後與文誠暨子久閣學均以時通書問望爲吾鄉泰斗述之伉爽有爲能世其家今舉其先人手澤壽諸棗梨名曰項城袁氏家集讀斯集者聞風興起

俾菁英之氣彌漫宇宙夫豈第袁氏家乘之光哉端敏公年譜經瑞安孫琴西先生編輯另本刋行振鐸敬述之之志且深幸是集之有功於世也爰誌其緣起俾後之讀者知所考焉是爲序

宣統辛亥仲夏　羅山丁振鐸敬識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項城袁氏家集總目

端敏公遺著
卷首二卷
奏議二十卷
函牘二卷
中議公遺著
事實紀略一卷
自乂瑣言二卷
文誠公遺著
卷首一卷

奏議六卷
函牘二卷
文稿拾遺一卷
詩稿拾遺一卷
閣學公遺著
卷首一卷
公牘十卷
書札四卷
書札錄遺一卷
文稿拾遺一卷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詩稿拾遺一卷
雪鴻吟社詩鐘二卷
袁氏家書六卷
母德錄一卷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項城袁氏家集
羅山丁振鐸甸卿編輯
信陽陳善同雨人
江甯顧祖彭壽人參校
項城黃萃熙善臣
鄢陵張　樾相九
松陽葉葆彝肖仙
松陽葉高嵣冲鶴
宜賓趙錫欽鶴傳校字
許州葛子巖雨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淮南董清華繪五
淮南趙錫庭稚巳
永城王繼綸研卿

端敏公集

宣統辛亥夏
清芬閣編刊

端敏公集卷首上目錄
上諭二道
諭賜再祭文
御製碑文
鄂督請建陳州專祠並立傳摺
漕督請建淮安專祠摺
皖撫請建亳州專祠摺
皖撫陳報陳州祠產片
禮部議奏入祀名宦祠摺
禮部議奏入祀鄉賢祠摺
國史本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同治二年七月十七日內閣奉

上諭前任漕運總督袁甲三老成正直強毅有爲由部曹著聲臺諫出歷戎行蒙

皇考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疊擢京卿簡任漕運總督畀以欽差大臣重任自逆捻縱橫皖豫數年統軍淮甸擒滅張隆等巨股疊次克復鳳陽府縣各城勤勞懋著備歷艱難前在臨淮軍營積勞致疾屢經奏請開缺准其回籍適值苗練復叛以該漕督矢志滅賊本籍陳州毗連淮潁復經諭令在籍督辦兵團兼施堵剿猶籌餉籌兵悉心捍禦前據奏稱沉疴未愈又復疽發於背方冀調理就痊堪資倚任茲據張之萬奏該漕督於防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遽爾溘逝念其力疾籌防歿於王事披覽遺摺悼惜殊深袁甲三著照漕運總督軍營病故例從優賜卹歷任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長子前詹事府右庶子袁保恆著俟服闋後以翰林院侍講學士即補次子舉人袁保齡著賞給內閣中書用示篤念蓋臣之至意欽此

同治二年八月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前經張之萬奏前任漕運總督袁甲三在陳州防所積勞病故當經降旨照漕運總督軍營病故例從優賜卹茲據官文奏稱袁甲三服官中外二十餘年平日剛正不阿體用兼備慮事精詳馭軍嚴整從前督師淮皖士卒用命屢戰皆捷連克全椒六合天長定遠等縣城使江淮得以粗定數年來楚師規復安慶廬州專意南征淮揚民獲安堵實賴袁甲三一軍屏蔽之力居多本年三四月間苗逆背叛奉旨籌辦團防袁甲三舆疾指揮倡捐濟餉力維大局請將該故員事蹟宣付史館並建立專祠等語前任漕運總督袁甲三居官行政諸事實著宣付史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館並准在陳州地方建立專祠該部知道欽此

諭賜祭文

朕維師中叶吉明紀律於元戎閫外宣威念勳庸於宿將歆歷溯賢勞之著明禮昭禮數之優爰考彝章聿頒祀典爾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名登科第職歷儀曹始給諫於樞垣旋晉階於柏府膺盡臣之鶚薦剿捻豫南率團勇以鷹揚襄戎皖北攝分巡於鳳潁賞更懋以卿銜擢副長於烏臺勞爰酬夫戰績偶以陳書而罣議即叨宥過而承恩職司十二天閑身統三千勁旅籌剿防而親矢石總漕運而擁麾旌我

皇考求治方殷論功賜服肆冲人膺圖伊始予假養痾乃因戎幄積勞遂致將星遽隕宜備飾終之典用申諭祭之文於戲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戰云殂毅魄壯戎行之氣九原不返壯猷垂策府之光爾靈有知尚其祇受

諭賜再祭文 光緒十五年

朕惟躬膺重寄籌謀悉本乎忠忱禮尚殊施崇報難忘夫淳績蓋論功以經邦爲大而眷舊以錫奠爲隆爾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柱石勳高棟梁望重遺艱投大慰

深宮宵旰之匡戮力同心定全局安危之策歷始終而勤事爲中外所交推茲當

歸政之期特重酬庸之典沛鴻施於此日溯駿烈於當年溫綍優頒嘉筵式錫食俎豆升香之報煥旂常載績之光於戲粢米量沙猶憶長操勝算陳饋設醴允宜藉答殊勳靈而有知爾其來格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御製碑文

朕維丹忱報國蓋臣懷敵愾之心青石銘勳楓陛重卹忠之典溯茲英績壽以貞珉爾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筮仕容臺襄猷樞府入諫垣而司直豸繡風清列薦牘而談兵鳌旗霞簇佐戎英霍勵士卒以登陴練勇穎廬衞人民而安堵用嘉丕績暫攝監司洊躋棘寺之班晉副柏臺之長雖宦途之中阻旋戰績之上聞恩荷丹綸授崇階於太僕榮邀翠羽簡重任於元戎督漕運者四年專剿防者三省抱疴梓里方期再飭戎行掩景檢輝竟致齎懷泉路聽鼓鼙而思將帥追念成勞書竹帛以貽子孫聿加美諡易名端敏飾龍幽冥於戲大樹飄零爰誌朝章於兩字豐碑巍煥長留祠祀於千秋用勒螭文式昭駿烈

鄂督官公文奏建陳州專祠並付史館立傳摺

奏爲督師大員在日忠勤懋著籲懇

天恩從優

賜卹以示襃揚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查前

欽差大臣漕運督臣袁甲三歷官中外二十餘年平日剛正不阿體用兼備實爲臣僚所深服淮皖近連楚疆袁甲三每因軍務機宜與奴才剴切籌商咨函往返月或數至其慮事之精細御軍之嚴整尤爲疆吏中罕見之才當其初至淮皖髮捻交乘勝保時爲總統營以事抑之該督委曲順受一以剿賊爲念及代勝保領軍事力矯從前浮誕之習以故士卒用命屢戰皆捷連克全椒六合天長定遠等邑城池使江淮得以粗定數年來楚師之規克安慶廬州專意南征淮揚瓜步之民藉獲安堵實賴袁甲三一軍屏蔽皖豫牽制髮捻之力居多咸豐十年秋間夷人稱兵犯

闕先經奴才奏派都興阿提軍入援奴才率兵繼進適得袁甲三來函邀與聯秧北渡慷慨誓師不減擊楫中流之概蓋其忠君愛國之忱根於至性從不以時事艱虞稍存畏難也嗣以軍營憂勞成疾屢疏乞歸仰蒙

恩允乃回籍未久本年三四月間苗逆復叛壽州失陷奉

旨籌辦團練防剿袁甲三力疾籌策强起指揮復自行挪集千
金捐以率衆而於蒙城飢軍多方籌濟誠以沿途險固襟帶南
北深恐苗逆擾及中原旁窺東鄂亟思練衆齊心大伸
天討除此狂寇其保全鄉里者尚淺而維持大局者獨殷也詎
該大臣竟因內鬱外勞疽發於背於六月二十日病故奴才接
其長子袁保恆來函知其易簀之際深以
君恩未報母養未終盜寇未平以爲已咎奴才聞信之下悼惜
難名該大臣始終軍事雖在籍病故實與在軍病故無異奴才
與袁甲三素無交誼因同辦東南之賊始通音問茲就奴才所
知者略陳梗概其立品居心行軍治民之實蹟皆經形諸奏牘
上達
聖聰奴才未敢瀆陳可否籲懇
天恩從優
賜卹敕下部臣將該大臣居官行政諸事宣付史館並
賞准入祀賢良在於陳州地方建立專祠以示
褒寵出自逾格
鴻慈謹繕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漕督吳公棠奏建淮安專祠摺
奏爲淮安紳士以已故漕運總督遺愛在民籲請捐建專祠恭
摺據情奏懇
天恩事竊查前漕運總督袁甲三端謹持躬公忠報
國生荷
聖朝之知遇殁邀
天語之褒崇固已史册光昭易名典渥矣茲據淮安府在籍進
士道銜前四川蓬州知州高士魁在籍舉人三品銜戶部郎中
封職前內閣中書丁晏在籍舉人刑部候補員外郎吳昆田戶
部主事進士秦煥等稟稱該前漕督前在淮安時籌剿籌防盡
心盡力積穀免量沙之乏預保艱危繕城覆築役之勞俾臻穩
固是以庚年告警警寇無驚甲庫已儲守陴有備幸危城之安
堵實勝算之先操迨至移駐臨淮連克郡縣濠梁固資以鎮定
江淮尤賴以保全功在民生報宜崇祀公請奏懇
恩淮建祠前來臣查該紳民追思舊澤請建專祠實係出於至
誠且袁甲三陳州原籍及臨淮地方均已奉
准建祠淮安爲袁甲三服官之所遺愛在民事同一律現據該
郡紳士懇詞籲請不敢壅於上
聞可否俯懇
天恩俯如所請准在淮安府城由該紳民捐建袁甲三專祠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處出自
逾格鴻慈爲此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皖撫裕公祿奏建亳州專祠摺

奏爲亳州紳民籲懇捐建已故漕臣袁甲三專祠恭摺據情陳
奏仰祈
聖鑒事竊據藩司盧士杰詳據潁州府屬亳州各紳民前河南
河北鎮總兵李承先等聯名稟稱竊以聽鼓聲而思將帥
朝廷重宣力之臣登俎豆以薦馨香士庶崇報功之典況保障
之勳勞彌切則閭閻之愛戴尤誠伏查已故漕臣袁甲三在皖
治軍久垂蓋績仰蒙
恩旨於臨淮各地方建立專祠光緒四年並蒙
恩准將該故漕臣之子已故刑部侍郎袁保恆一體附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朝匡翊優渥遠邇欽戴同深惟念亳州居皖豫兩省之衝尤
爲故漕臣視師最久之地當粵捻倡亂以來州境幾無完土該
故漕臣奉總師之任與戡亂之兵電掃風馳有如時雨霆擊雷
震不俟崇朝如雉河集大寺集義門集十八里鋪等處之戰有
堅皆破無敵不摧保障危城廓清兇燄其時已故侍郎袁保恆
上衡
朝命佐侍戎行以父子之軍盪犬羊之寇出奇制勝躬履前茅
克敵收降入承庭訓卒使瘡痍漸復衽席同登推其經營締造
之勤實合全皖歌功而弗替論其還定安集之惠更以亳邑受
德爲尤多現在故漕臣臨淮淮安及陳州原籍等處專祠均蒙

恩准而亳州報饗之典尚在闕如士民感戴殊難自已請於亳州地方捐建該故臣袁甲三專祠並請援照臨淮附祀成案將已故刑部侍郎袁保恆一體附祀以伸愛慕之忱合詞懇請據情代奏等情臣覆查已故漕臣袁甲三前在皖省督軍懋著勳績疊蒙

恩卹優隆凡在羣倫同深欽感今復據亳州紳民以該故漕臣在亳州治軍最久遺愛在民籲請集資建祠以伸報祀所請實出愛戴之忱查該故漕臣臨淮淮安及陳州本籍先後請建祠宇均已上邀

俞允今亳州亦爲該故漕臣立功之地既據合詞籲請可否仰

懇

天恩俯如所請一併准其捐建專祠並將已故侍郎袁保恆一體附祀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順輿情出自

逾格鴻慈謹會同兩江督臣劉坤一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光緒七年四月初五日奉

旨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

天津李新印刷局代印

皖撫沈公秉成奏報陳州祠產片

再據安徽省亳州紳民前以已故漕臣袁甲三在該州治軍最久遺愛在民稟請捐資建祠以伸報饗並以袁甲三之子已故刑部侍郎袁保恆佐侍戎行有功於亳州懇援案一體附祀於光緒七年三月經升任撫臣裕祿奏蒙

諭旨允准欽遵捐造落成常年歲修祭祀等項由該地方官捐辦在案茲據該州會商各員紳集捐銀錢購置莊地一頃一十六畝有奇莊房草屋四間作爲袁甲三專祠祭產招佃承種歲收租籽以應祠宇歲修春秋祭祀之用俾垂久遠由州造具銀錢捐數田畝段落清册詳呈藩司核明詳請奏咨立案前來臣

天津李新印刷局代印

覆查無異除清册咨送戶禮二部查照外謹會同兩江總督臣劉坤一附片具奏伏乞

聖鑒謹

奏

奉

硃批該部知道欽此

禮部議奏入祀名宦疏攅

奏爲遵

旨議奏事禮科抄出江蘇巡撫李鴻章等題請已故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入祀淮安府山陽縣二處名宦祠一疏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臣等查例開各省入祀名宦由部確核事蹟倘名實不能相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即行指駁以昭慎重其三品以上大臣身後題請入祠者由部覆駁政事實蹟專摺具奏等語今已故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據江蘇巡撫等題請入祀名宦祠並造具事實清册到部臣等查原册內開該故宦係河南項城縣進士由主事洊升郎中轉補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御史歷升漕運總督督辦安徽軍務該故宦生有至性孝行完全其初至潁上時值潁州漢回互鬬釁檄開誠曉諭斬爲首數人漢回解散迨鎮臨淮統兵不滿三千所至激勵鄉團務以誠意動人人樂爲用敗捻匪於亳州之王市集再戰擒逸萬人復搜捕伏匿潁亳既平淮郡亦臻安謐督皖軍時懷遠賊衆案數萬該故宦督兵擊破之粵賊復出大股又追擊於永夏蕭碭間自後亳匪糾合捻匪教匪乘間再起一戰殺賊近萬人淮北始定任漕督時籌防清懷初剿賊於蔣塲擊走之旋克臨淮進攻鳳陽規復江北糧餉時絕該故宦以忠義激勸民感其誠人人自奮已未年諭淮郡士民積米自行存儲以爲守城之糧又結補郡城殘缺雉堞一新多造槍礮以爲倉卒應用故庚申年漕桃連陷而淮郡有備安堵不驚其課士於麗正書院必親自校文課期竟日扃試日初昕詣院至秉燭卷齊始行回署已未江南借杭州試院舉行鄉試寒素之士以道遠不能赴試者悉資助成行至今士人感之所有已故原任漕運總督袁甲三入祀名宦祠之處臣等核其事蹟係屬名實相副謹擬如該撫等所請淮其入祀淮安府山陽縣二處名宦祠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該員係三品以上大員例應專摺具奏合併聲明爲此謹奏請

旨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同治四年十月二十日奉

旨依議欽此

禮部議奏入祀鄉賢祠摺

奏爲遵

旨議奏事禮科抄出河南巡撫吳昌壽等題請項城縣已故漕運總督袁甲三入祀鄉賢祠一疏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臣等查例開各省入祀鄉賢由部確核事蹟倘名實不能相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即行指駁以昭慎重其三品以上大員身後題請入祠者由部覆覈政事實蹟專摺具奏等語今已故漕運總督袁甲三據河南巡撫等題請入祀鄉賢祠並造具事實清册到部臣等查原册內開該故宦係河南項城縣進士由主事洊升郎中轉補御史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歷升漕運總督督辦安徽軍務該故宦天性至孝少孤事母遜志承歡家貧刻苦勵學以慰母志後歷官中外屢乞歸養愛親之誠始終無間處同氣最篤與伯兄暨兩弟怡怡友愛終身無忤色近親子弟能從學者必延師教之本支之數百戶不能自存者皆賙給不使失所尤喜急人難師友親故中有宦卒不能歸或家貧不能葬者皆量力助之性端嚴不苟言笑終日危坐無惰容自奉儉約寡嗜好喜成就人材歲授生徒數十人無少長皆恪遵禮法該故宦詔重桑梓在京師時值豫省大旱乃首捐二千金爲倡豫人士官京師者遂共集二萬金由部搭解本籍助賑後豫又大飢該故宦方在軍多方湊集以賑鄉里效之全活以萬計該故宦持節從戎垂十餘年勞績不著再出視師時值豫軍新挫賊逼歸德城下該故宦疾驅至軍招集舊部親帥以前五戰五捷遂解亳州圍進破雉河老巢江淮肅清其在籍辦團值苗逆之變力疾籌畫銳意以滅賊爲己任病已日劇聞蒙城圍急糧絕疏請援濟即力疾調度合諸路騎步兵爲一舉滅賊之謀未嘗以病困自息至疾革猶問蒙城糧解至否蓋其公忠體國之志無時或間云所有已故漕運總督袁甲三入祀鄉賢祠之處臣等覈其事蹟係屬名實相副謹擬如該撫等所請准其入祀鄉賢祠恭候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該故宦係三品以上大員例應專摺具奏合併聲明爲此謹

奏請

旨

同治五年五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欽此

國史本傳

袁甲三河南項城人道光十五年進士以主事用分禮部二十年補官二十三年充軍機章京二十七年八月升員外郎九月以捐備本籍賑需下部議敘二十九年遷郎中三十年五月擢江南道監察御史尋稽察豐盈倉

文宗顯皇帝御極六月疏云夷務之興已及十年在事諸臣或倉皇失措坐失機宜或庸懦無能藉以要挾我

宣宗成皇帝軫念民生曲從所請藉示羈縻上年廣東力拒進城制其要領薄海臣民同深歡頌我

宣宗成皇帝爲民屈己之心亦歷年始獲稍慰本年春間該夷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乘我

皇上御極之初故智復萌藉端嘗試幸賴

聖志堅定屹然不搖俾該夷不戰而屈儻當時稍有游移則疆事又多反覆矣今當外患稍平內政急宜修治應請

旨敕下大學士九卿將從前之錯誤後此之防維虛衷詳議久遠是圖俾天下咸知公論之難誣自強之足恃振興鼓舞衆志成城則夷人咸懍然於

天朝之紀綱整肅莫得動搖自可日久相安矣報

聞七月擢兵科給事中九月疏劾廣西巡撫鄭祖琛慈柔釀患致賊充斥及粉飾彌縫狀

詔褫祖琛職又疏劾江西巡撫陳阡與屬吏狎妓飲酒賄賂交通

命下江西學政張芾按之得實褫陳阡職十一月轉兵科掌印給事中時戶部請開捐例甲三奏言

皇上御極之初曾

詔停捐輸未及一年不便舉行請

收回成命咸豐元年正月

詔免各省錢糧積欠甲三疏言官吏奉行

恩旨每遲久而後嚴定挪移侵蝕弊竇叢生請限以三月開單奏明並嚴禁延匿謄黃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允行二月

上以祈穀禮成

加恩太常寺執事各員悉予議敘甲三疏云滿假之漸即驕泰之機天難忱斯不易維王請

皇上宸居齋心益勵寅畏時懍克艱之義彌嚴昭事之忱

上嘉納焉又疏舉將才廣州副都統烏蘭泰京營總兵達洪阿江蘇道員嚴正基湖北道員姚瑩等報

聞十月南河豐北決口甲三疏請因決口導河由大清河入海使水行地中免隄防之勞橫決之患二年五月以廣西賊首洪秀泉等竄擾湖南

命湖廣總督程㶚采督辦防剿
欽差大臣賽尙阿自廣西移軍追賊甲三疏陳軍務事權宜一
程㶚采以總督駐衡州守土之臣責無旁貸若復令賽尙阿持
節移軍恐在事文武各分畛域諉過爭功互相掣肘況賊已出
巢尾追更難制勝請
命賽尙阿回京供職而
詔程㶚采便宜行事如有疏虞按律定罪時湖北巡撫裕誾
賊入境託疾乞休甲三疏請治罪以昭炯戒並言失守人員每
奏請隨營曲爲開脫請
飭禁止報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聞六月列款奏參定郡王載銓及刑部侍郎書元貪鄙險詐諂
事載銓疏云載銓在
先帝時本未深資倚畀書元由司員循例升至侍郎更屬無所
表見今蒙
皇上稍示優容遂各肆意妄行不恤物議邪正消長之機當亦
先帝之所降鑒也
皇上見以孟秋大祀虔宿
齋宮
先帝之靈實式憑之儻蒙
乾威獨斷俾大小臣工無不知威知懼天下幸甚臣受
先帝豢養之恩十餘年如有挾私妄訐淆惑
聖聽之處
先帝陟降在天斷不令臣幸逃法網也疏入
命甲三明白回奏甲三覆奏辭益切
詔除載銓內大臣差使並奪王俸三年書元亦鐫級三年正月
工部侍郎呂賢基奉
命赴安徽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奏請調甲三赴營幫同辦理軍
務
尤之時粵匪陷鳳陽府踞臨淮關煽動土匪連陷懷遠蒙城將
由亳滋窺河南甲三至軍疏言賊勢未遽北犯請益定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志以固民心
諭在事諸臣勿涉張皇及其羽翼未成力爲圍制報
聞六月署廬鳳道八月抵正陽關時潁州漢回相焚殺圍府城
甲三出示曉諭謂同係
朝廷赤子不問漢回但分良莠別首從誅倡亂者毋致結黨尋
釁遣同知張家駒解散良民擒首犯張銀盤等斬之九月兵部
侍郎銜前任漕運總督周天爵卒於亳州之王市集
命甲三代領其衆先是周天爵奏蒙亳匪衆合五十八捻爲一
有四大天王諸名目宜急討未及剿而天爵卒甲三至王市集
兵勇已散民無固志賊進踞稟村店甲三收集散勇飭鄉團扼

要隘遣游擊朱連泰等擊賊高公廟大破之捷
聞得
旨袁甲三接辦剿匪事宜即能激勵兵勇將大股捻匪迅速兜
剿辦理倘合機宜壽
賞加三品卿銜署安徽布政使甲三疏言見在剿辦捻匪正當
喫緊一署地方限於職守剿匪事宜轉恐貽誤得
旨毋庸署理布政使即以三品卿銜兵科給事中剿辦安徽捻
匪時捻首鄧大俊由雉河集擾及標里鋪甲三分兵襲之擒其
渠鄉民先後細獻者二千餘悉置諸法尋疏言江甯百姓有爲
義約告上元江甯兩縣訂期圖收復者揚州難民有於城上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賊不多怨官軍不戰者且有願殺賊以應者無如統兵大臣均
置之不聞致百姓謀洩被戕忠義解體然
朝廷厚澤在人忠憤未泯急作其敵愾之心許以非常之賞義
旗所指當可奏功得
旨飭
欽差大臣向榮琦善剋期攻剿十月粵逆由安慶犯集賢關竄
據桐城縣旋陷舒城縣呂賢基死之
命甲三由潁州移軍桐城甲三疏言捻逆張茂踞懷蒙間稱僞
西懷王窺廬郡非臣親往督辦人心愈搖應先赴蒙亳一帶爲
各郡聲援以便聞警馳應如所請行時潁亳捻匪經官兵屢剿

併踞雉河集甲三飭縣丞徐曉峰等破之擒賊渠孫重倫賊另
股潛竄臨湖鋪復分兵擊之擒賊首宮步雲賊黨馬九等謀刼
步雲甲三遣遊擊李成虎等分兩路擊之擒馬九等並賊目數
十各捻首搜捕殆盡得
旨嘉獎甲三以張茂在懷遠勢尤熾遣遊擊錢朝舉等往剿與
知縣朱鎮督團勇一戰破之張茂受傷遁十一月疏言皖省南
路宜剿北路宜防防剿兼施非兵多不可皖省兵力過單查陝
甘總督舒興阿所帶陝甘兵尚在陳州請
敕赴南路會剿
從之旋以賊撲廬州甲三馳赴宿州防賊北竄奏催舒興阿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援廬州並分兵扼正陽關
上命舒興阿撥兵駐防甲三於徐宿擇要駐紮爲臨淮後應十
二月賊陷廬州巡撫江忠源死之甲三奏請及賊未定急圖收
復
上命在籍侍郎曾國藩以水陸軍由九江急趨安徽並勦舒興
阿擁兵坐視致廬州陷舒興阿遂褫職四年正月甲三以賊久
踞廬州慮其旁擾疏請撥兵防壽州六安
上命河南巡撫英桂調兵防堵二月賊陷六安竄蒙城甲三進
擣蒙城賊走永城甲三奏言永城四路可通賊將竄宿州趨徐
州徐州爲糧臺重地急應嚴防

上命甲三確探賊蹤迎頭截剿甲三追賊及於蕭縣賊前股已渡河後股折而南走乃奏云賊蹤飄忽渡河者萬難追及徐州鎮道兵勇足剿土匪臣應折回宿州嚴堵南路竄匪遂引軍還上嚴飭之

諭曰糧臺重地必應嚴爲防範前有旨令袁甲三趕援以遏賊匪北竄該給事中何以竟行折回置北來之賊於不顧三月賊由黃河南竄甲三敗之於潁州復敗之於正陽關餘賊掠舟遁回六安甲三遂回軍勦亳蒙捻匪時捻首張捷三等糾合粵匪以義門集爲總巢分踞雉河集臨湖鋪勢張甚甲三進軍擣臨湖鋪賊潰甲三遂偪進雉河集雉河賊已先期移踞趙旗屯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誘官軍入集而夜襲之且分股由河北斷官軍後甲三偵知之飭船隻盡泊南岸候補直隸州知州張家駒陣河干候補參將朱連泰李成虎等敗賊馬家樓復迫之渦河殲賊殆盡遂破義門集賊巢捷入得

旨嘉奬時永城賊爲官軍所敗由正陽掠舟回竄六安潁亳一帶賊尙縱橫

上以臨淮爲前路要隘

命甲三馳紮臨淮遏賊北竄四月奏陳臨淮布置情形又疏劾護理廬鳳道立誠巧滑貪鄙劣迹昭著請革職提訊並奬勵督帶練勇首先殺賊立功之鳳臺縣練總王恩綬等均

從之五月超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六月六安民團克復州城甲三疏請立沛

恩施並免糧賦其捐糧助剿者優敘官職以資激勵如所請行

時淮南土匪以僉家灣爲巢穴七月甲三分兵進剿先敗其外援斃賊目史學江等旋偪賊巢百步爲壘以大礮碎巢內屋壁賊亂官軍塡壕入火之焚賊甚衆擒賊渠李占靑等四十餘人悉置諸法八月疏言見在兵勢分賊勢合惟有剋期共舉塞江路據險要然後江南北同時進兵輔以民團兼散賊黨雖有一二死守之賊亦不難合力翦滅請

敕各統兵大員併力合謀而以重臣統之以收指臂之效又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皖省軍務以克復廬州爲最急請定蕭清附近無虞句結若出偏師赴南路斷廬賊接應不特廬南各屬可清且翦其逆黨即廬郡踞賊孤立臣已令紳民等密行糾約多備糧米即擬進駐六安

上嘉勉之尋以粵匪陷和州窺江浦將北竄甲三奏請緩赴六安遣參將吉連扼關山廬鳳道張光第赴滁河集團練爲聲援

上是之十月以皖北賊復熾遣張家駒朱連泰等進軍蒙城敗蘇添幅等於寺覺集會粵匪由和含踞烏江一帶檄張光第與署按察使恩錫擊敗之甲三策賊必復來節光第嚴防十一月賊果乘夜結五壘於駐馬河官軍乘賊營初立薄之擒殲無數

甲三復以桐城之賊恃大小關爲固遣參將劉玉豹舉人戚紆青由六安進連奪兩關圍桐城廬江援賊乘夜大至復擊走之甲三恐孤軍深入無援奏言桐城南連安慶西連潛山東連廬江我軍深入重地三面受敵即克復亦難爲守臨淮復無兵可撥疏入

命提督秦定三由舒城迅撥兵勇爲臧紆青等聲援尋臧紆青攻桐城西門安慶潛山援賊麕至城賊復分門出應之官軍三面受敵紆青力戰死劉玉豹方攻北門聞警赴援收合餘衆退保六安

詔嚴飭甲三及和春等撥兵策應以贖前愆五年正月甲三疏言廬州居江北腹地之中水陸四通賊又旁陷十餘州縣江甯資其捲輸安徽倚爲後應廬州不克不特江北各路防兵爲所牽制楚師東下亦不能急擣江甯請

飭曾國藩等以水師偪安慶陸兵由北岸掃太宿潛山而以勁旅出賊後先克廬州由北而南取舒桐趨安慶並偪江岸直下江甯可無後顧旁顧之憂報

聞二月疏籌全皖軍務分東西中北四路略曰北路以臨淮爲要正陽次之臣駐臨淮牛鑑扼正陽聲勢聯絡可無虞賊北渡廬州爲中路臣所以請先克廬州者蓋廬州一克無後顧之憂各路防兵皆可前進廬南各州縣不攻可下無如和春福濟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老力疲急難奏效西路斷黃無處非賊兵力過單終屬無濟東路沿江鐵魚背西梁山一帶賊船賊壘來去無常雖有張光第等分軍進攻而水師不能夾擊終難蔵事刻下楚賊力爭江路驍悍必盡聚上游廬州機會誠大可乘請益厚兵力分扼廬城東南或添兵並剿舒巢使其應接不暇自可一鼓成擒矣尋疏請將宿州知州郭世亨開缺辦理軍務而以王啟秀代之

命與和春福濟妥商具奏甲三輒再疏言之

諭曰朕以調署牧令必須與督撫會銜並非不准袁甲三與聞舉劾乃閱另摺覆奏祇稱往返函商仍未聯銜具奏袁甲三著傳旨申飭仍著福濟會同和春袁甲三詳細酌度辦理和春福濟遂疏劾甲三堅執己見無從會銜並劾甲三株守臨淮粉飾軍情擅截餉銀冒銷肥己等款得

旨袁甲三先行交部嚴加議處即來京候旨至擅截餉銀冒銷肥己等情著和春福濟確查具奏尋議革職五月甲三遣丁赴都察院呈訴被參摺內所稱擅截餉銀等情爲和春等所誣緣上年桐城之役事後曾函責和春等置不應援本年復以廬州未復兩次具奏和春等銜恨遂揑造蜚語誣參請奏明查辦都察院以

聞

命下兩江總督怡良秉公查辦怡良覆奏入事獲雪是年亳州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捻匪張落刑宮得韓狼子句結河南捻匪蘇添幅王貫三等踞雉河集四處焚刼給事中孫觀御史曹登庸宗稷辰先後疏言甲三在臨淮剿辦有方地方藉以安謐自離任後捻匪大肆跳躂請仍起甲三視師怡良及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浙江巡撫何桂清復交章薦六年二月

命甲三隨同英桂剿辦河南捻匪時張落刑等分踞鳳潁徐州各境圍亳州陷懷遠蒙城夏邑虞城犯歸德府江皖豫三省之兵屢挫甲三至軍即合南陽鎮總兵邱聯恩大名鎮總兵史榮椿等擊之三戰皆捷會甲三之子編修袁保恆集舊部三千人至軍遂力解亳州之圍進戰於翟村寺北復大敗之斃賊四千

天津李新印綢局代印

餘張落刑等糾蒙城悍黨於白龍王廟據險爲砦悉力拒守宮得王貫三爲之援五月甲三會邱聯恩河北鎮總兵崇安馬步並進已革察哈爾都統西凌阿與保恆以馬步隊沿江襲之殺賊數千平其砦乘勝攻燕家小樓賊黨數萬列長陣以拒官軍衝其中堅貫賊陣賊大潰遂乘夜疾進破趙旗屯穆家寨沙土集越日抵雉河賊憑壘力拒槍礮雨注官軍齊力併攻毀其南岸土牆擁而入遂破賊巢窮追四十餘里獲蘇添幅等張落刑僅以身免捷入得

旨袁甲三自永城亳州急抵雉河集賊巢督陣摧堅累戰皆捷洵屬懋著勤勞著以三品京堂候補時張落刑既南走徐圖復

逞七月踞三河尖壽犯潁州甲三敗之於大橋口賊北走北路官兵不能禦賊遂復踞雉河集甲三督邱聯恩等擊賊於太清宮又敗之於十八里鋪殲王貫三七年四月以另股捻匪分踞王鄧諸圩深溝高壘伏匿不出甲三檄史榮椿等誘戰敗之進攻王圩賊冒死出突官軍蹙之入林一炬殲焉五月督諸軍填濠進築礮臺臨圩中如指掌賊殊死守鄧圩賊來援擊卻之遂火王圩薄鄧圩築長濠困之是月授太僕寺卿六月分兵拔宋圩鄧圩以糧盡內訌縛獻首逆李寅等百餘人鄧圩平姚圩亦旋破奏入

上以甲三剿撫兼施調度有方

天津李新印綢局代印

賞戴花翎七月副都統銜勝保攻張落刑於正陽關久不下奏請甲三移師助剿甲三遂檄朱連泰署徐州鎮總兵史榮椿留剿敗匪之踞韓圩者九月克韓圩十月粵匪李秀成圍河南固始縣甲三偕勝保赴援八年二月固始圍解遂進攻六安復之五月捻匪由東路擾銅山偪徐州飭史榮椿擊走之擒斬巨匪孫大旺於睢甯縣泥溝六月宿南賊踞王家圩甲三自正陽移軍宿州檄知府徐曉峯乘夜襲之殲賊首王紹堂等乘勝復七圩七月

命代勝保督辦三省剿匪事宜時張落刑襲破陳家莊分踞各圩甲三分兵擊走之八月捻匪李大喜糾羣賊由懷遠北犯正

紅旗蒙古副都統伊興阿追賊於蘆縣失利賊陷豐縣甲三遣兵復其城令徐州鎮總兵傅振邦繞出賊北截擊之十月賊南趨銅山之孫家集傅振邦率馬隊追剿適保恆與知府李榮等以步卒至合擊敗之賊西竄甲三敗之於楮莊又敗之於木牌坊尋蒙亳賊竄歸德府甲三令保恆偕傅振邦以馬隊馳援賊聞風遽趨西北偪近開封省城震動甲三以賊竄周家口已久其向西北者特爲牽制官軍計乃檄傅振邦等疾馳入晝夜及賊於太和之李興集保恆豫糾各團迫賊於橘口傅振邦督馬隊分三路進保恆督兵團張兩翼策應遂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斃賊數千豫省肅清河南巡撫恆福奏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賞保恆伊勒圖巴圖魯名號餘各賞賚有差是月疏陳統籌全局略言兵分則勢孤合則勢盛張宮等遠踞地千餘里奸徒附和良民被脅賊圩偏地一氣相通東可以援淸淮西可以犯歸陳北可以窺山東若連粵匪爲害更甚臣所統兵勇除各處留防外不過數千僅能爲應敵之軍不能制賊死命東豫各省防兵零星分布與其畫界散處終歸無濟曷若併力大舉迅圖成功請

飭各督撫合力規籌與臣軍聯絡一氣進偪賊巢爲掃穴擒渠之計報

聞九年正月檄協領關保遊擊滕家勝等擊張落刑於草溝破其巢追至沱河賊溺死者無算越日復追擊於雙渡口張落刑僅泅水免適奉

諭曰袁甲三督辦三省剿匪事宜已逾半載但知防堵徐宿不能直搗賊巢日久遷延迄無成效著即來京供職甲三遂請假省親禹州四月到京旋

命以三品頂帶署漕運總督時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天津海口擊退夷船軍威方振甲三與河道總督庚長奏陳通籌南中軍事亟須添派重兵合力大舉請

特簡親信知兵重臣如僧格林沁者乘此夷人被創之後暫爲徐緩就急之計酌撥馬步大隊數千統帶南來節制各軍迅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兜剿以期掃除南賊即以廓淸北路報

聞十月勝保以母憂解任甲三接署

欽差大臣關防督辦皖省軍務旋實授漕運總督

欽差大臣時賊踞臨淮關跨兩岸爲壘甲三以援賊皆自鳳定而來其火藥糧米亦取給於鳳定非斷其糧道絕其外援關不可拔乃築營於關之西南扼要處賊屢出撓且戰且築十一月營成乃進圍慶戰月餘先破南岸賊巢北岸之賊爭棄械乞命甲三以其抗違日久令自七十以下十五以上盡誅之北岸賊數千亦無得脫者生擒僞翼天侯顧大隴等遂克臨淮關移師進攻鳳陽十年正月督馬步軍薄城下鳳陽府縣兩城相距三

里甲三併圍之屢戰屢捷軍威大振賊目鄧正明潛詣軍前乞降甲三密遣總兵張得勝誘首逆張元隆出斬之鄧正明等益震讋縛獻僞丞相張先等十四人遂復府城縣城猶未下以大礮擊之擒斬乞援之僞軍師趙玉奇賊登城環跪乞命賊目常四邵殿倫等出降縣城亦復甲三於城外別築七營驅兩城降賊入擇尤悍者三百餘人誅之餘悉遣散捷聞

上以甲三疊次克復城池調度有方

賞穿黃馬桂鳳陽既定飭江南提督李世忠擊澗溪賊巢克之先是保恆隨甲三至京遂留京供職二月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命保恆赴甲三軍營差遣是月捻匪陷清江浦甲三恐賊犯山東檄道員張學醇等軍出賊前破走之遂復清江浦尋粵賊由廬州襲滁州李世忠擊走其衆賊退保全椒復乘勝克之降賊黨二千得

旨嘉獎三月粵賊陳玉成由和含復撲全椒分擾滁州甲三檄李世忠等解滁州之圍奪大橋草茅嶺諸賊壘乘勝抵全椒城下內外夾擊盡毀賊營陳玉成遁甲三移軍攻定遠連挫賊鋒壁城下五月賊乘李世忠剿古城土匪陷來安縣甲三責李世忠即圖收復數月乃克之時江甯官軍潰將軍和春提督張國樑等戰歿江南州縣盡陷甲三飭道員徐曉峯九江鎮總兵黃開榜督水師嚴防高寶諸湖賊不得渡六月

文宗顯皇帝三旬聖壽

賜甲三母郭氏懿架頤齡扁額及福壽字如意綢緞等七月以定遠未下檄張得勝副都統花尚阿合保恆之軍圍之連戰皆捷奪賊壘十七復於城東北築礮臺擊之八月陳玉成糾大股來援力戰數日會粵捻合撲鳳陽據九華諸山連營數十里城中食盡甲三督諸軍屢戰圍不解遂令張學醇督參將黃國瑞以銳卒四百夜銜枚薄九華山賊營躍而入槍礮齊發賊爭潰走城上發巨礮應之賊愈亂同時棄營走鳳境以清是年秋夷人犯順甲三奏請勤王拜疏後即遣鑲藍旗漢軍副都統穆騰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阿率張得勝先發將自督後隊繼進

上以臨淮爲南北鎖鑰飭甲三仍留鎮守甲三再疏請行又

詔止之尋夷人就撫甲三疏言

國家於逆夷不得已而議撫非本意也賊情叵測後患方長臥薪嘗膽當在此時因陳四策一曰愼采納津沽搆釁以來亦嘗屢戰屢敗之矣近之失利非我忽怯夷忽勇也祇以宜戰宜和左右本無定見即若迎若拒將帥無所適從夫戰不勝則和難久雖權時言和亦必終歸於戰從古如斯也是在

聖明獨斷不爲衆議所搖然後人得堅敵愾之心轉弱爲强矣

一曰節糜費

京師旗綠各營歲糜帑數百萬不足以贍而未嘗可用也夫游手者得以坐耗則敢戰者疲於不飽願擇其不願入伍者聽自謀生而特選精銳三四萬優其糧餉專習戰守則兵可用而費亦節矣一曰精訓練旗丁以操演爲具文雖健銳各營號稱嫻熟亦臨敵而廢以兵未歷行陣而統領不常其任也若於京營中擇精壯者若干人分置各路軍營俾資歷練定限換防久之則摧堅陷陣皆視爲故常然後擇而任之使久於其職以期兵將相習庶幾戰克守固矣一曰選將才練兵必先擇將夫不試之於平日而欲責之於臨時用人者既將就而不暇擇任事者亦竭蹶而不敢辭此兩誤也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敕下各路統兵大臣擇其素經戰陣能得兵心者各保數人以備選擇庶幾羣策羣力緩急足恃矣奏入
上嘉納之下行營王大臣議行時
駐蹕灤陽十二月甲三疏請還京謂
行殿蕭條非森嚴之體天時寒迓非調衛之宜且夷人在京距灤陽僅三百餘里萬一夷衆數百人北踞關隘
詔書不得下逮疏報不得上通天下洶洶何所屬望疏入報
聞十一年四月遣張得勝等破泗州靈壁之賊張落刑方糾衆屯聚渦河之北甲三遣李世忠擊走之七月
穆宗毅皇帝御極九月奏道員甘心叛逆請急派兵進討
諭曰苗沛霖以生員辦理團練受
皇考厚恩四年之間擢任道員記名鹽運使賞布政使銜並賞花翎勇號該員宜如何感激圖報乃因所部練勇被害糾衆圍攻壽州
皇考不加譴責諭令袁甲三秉公查辦迨經翁同書查明起釁根由將徐立壯正法孫家泰於監禁後旋亦畏罪自盡該員自已無可藉口乃圍攻壽州之練不即撤退復遣其黨苗金開等竄擾河南日形跋扈茲據袁甲三奏該練圍攻壽州愈急並令死黨張士端等踞守懷遠抗拒官兵且受粵逆僞封偪令練衆蓄髮四出搶掠其爲甘心謀逆自外生成萬難寬貸四川川北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道苗沛霖著即行革職拔去花翎撤銷勇號即著袁甲三督同李世忠調派官軍會同賈臻田在田嚴樹森毛昶熙等各路兵勇奮力追剿以伸國法各路帶兵大員祇將逆首苗沛霖擒獲盡法處治其餘黨與如自拔來歸概免究辦其從前立功得有官職者亦各照舊如能縛獻首逆或能隨同官軍剿賊出力仍當優加獎勵並著袁甲三等曉諭各該練衆人等知之甲三遂檄李世忠等援壽州世忠等軍未至壽州四十里沛霖已陷壽州甲三自請嚴議得
旨寬免嗣以安徽巡撫翁同書逮問甲三亦下部嚴議沛霖之入壽州也翁同書奏稱沛霖並未滋事害民祇求辦明心迹

詔甲三罷攻懷遠適張落刑復率大股將由長淮衛渡淮而北甲三遂移軍擊之落刑敗走甲三駐軍長淮衛解散苗沛霖脅從諸圩先後反正者二百餘圩十一月保恆及張得勝等襲定遠定遠賊懾於軍威無固志甲三復縱間搖之保恆等抵城下賊即棄城走追殲殆盡遂克定遠捷入

諭敍保恆戰蹟毋引嫌甲三奏保恆隨營藉資閱歷不得與將士爭功

特旨賞保恆遇缺題奏十二月粵匪由和含竄滁州甲三檄李世忠等軍分三路擊敗之進剿六合陣斬悍賊馮貞林賊黨潰遂拔六合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上以甲三調度有方下部優敍尋乘勝克天長縣同治元年正月移軍攻克江浦縣及浦口鎮復下部優敍四月粵匪犯六合檄李世忠擊敗之賊犯滁州來安復敗之時陳玉成久踞廬州甲三飭張得勝總兵徐鶚副都統克蒙額等會將軍多隆阿之軍攻之張得勝設伏北門外誘賊出戰賊大敗遂薄城下賊分門出戰諸軍合擊賊又大潰官兵乘勝踰城濠入遂克廬州陳玉成率死黨突走壽州官軍沿途追殺蹙之肥水溺斃無算苗沛霖開城納陳玉成甲三及多隆阿索之急沛霖乃執玉成送勝保軍前六月甲三因病請假七月以病勢增劇疏請開缺回籍調理

允之並

諭曰前因壽州失陷袁甲三與翁同書共辦一事且有督辦軍務之責降旨交部嚴加議處惟念該大臣督辦安徽軍務三載時值艱危竭力支持一切尚屬穩練該部所議袁甲三應得革職處分著加恩寬免甲三行至歸德疏陳四事一

聖學之緩急宜權一議政之精力宜專一用人宜審一聽言宜斷

上嘉納焉時楚師攻克安慶僧格林沁亦連破捻衆聲勢赫然苗沛霖懼退出壽州正陽爲乞撫緩兵之計十一月甲三奏言苗練終難就撫萬不可再令其厚集財力占據上游形勢二年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三月苗沛霖果復叛甲三奏宜亟乘其初起迅圖剿辦以遏兇鋒而定人心並

敕當事諸臣此後毋得再及撫之一字則奸人氣折士志益堅矣疏入

命甲三在籍會籌防剿甲三疏請調吉林黑龍江馬隊並請

敕山東河南練步卒備會剿

允行五月苗逆圍蒙城斷官軍糧道

詔甲三急籌接濟甲三乃倡捐鹺需募敢死士由間道解至蒙城尋苗逆復陷壽州捻首張總愚等犯陳州甲三遣軍擊敗之時蒙城被圍久甲三疏言蒙圍非尋常比救蒙之軍亦非尋常

行軍比請遣僧格林沁急趨蒙城曾國藩迅攻壽正唐訓方迅攻懷遠使苗逆專力自顧不暇旁擾庶可挽回大局六月捻匪再犯陳州甲三擊走之時甲三病已亟猶日召將士議戰事是月卒遺疏入

諭曰前任漕運總督袁甲三老成正直强毅有爲蒙

先皇帝特達之知畀以欽差大臣關防自捻逆縱橫皖豫數年統軍淮甸擒滅張元隆等巨股疊次克復鳳陽府縣各城勤勞懋著備歷艱難前在臨淮軍營積勞致疾適值苗逆復叛以該漕督矢志滅賊本籍陳州毗連淮潁復諭令在籍督率兵團兼籌防剿猶能籌餉籌兵悉心捍禦前據奏稱沈疴未愈又復疽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發於背方冀調理就痊堪資倚畀茲聞溘逝念其力疾籌防歿於王事披覽遺摺悼惜殊深袁甲三著照漕運總督軍營病故例從優賜卹歷任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長子前詹事府右庶子袁保恆著俟服闋後以翰林院侍講學士即補次子舉人袁保齡著賞給內閣中書用示篤念蓋臣至意尋

賜卹如例

予謚端敏八月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疏陳甲三治軍堅苦狀詔於陳州建立專祠將歷任事蹟宣付史館三年三月安徽巡撫唐訓方奏請於臨淮建甲三專祠七月漕運總督吳棠奏請於淮安建甲三專祠均

允之旋因兩江總督曾國藩等遵查孫家泰等死狀

上以甲三辦理未善撤銷臨淮專祠四年曾國藩暨安徽巡撫喬松年復據安徽全省紳民以甲三統兵淮甸清廉勤苦有捄循保障之功至今遺愛在民奏入

特予給還尋河南巡撫張之萬題請入祀河南鄉賢祠江蘇巡撫李鴻章題請入祀淮安名宦祠均

允行光緒十五年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歸政

追念功績最著諸臣各

賜祭一壇甲三與焉子保恆進士戶部侍郎自有傳保齡直隸候補道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端敏公集卷首下目錄
家傳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陳州祠碑記
臨淮祠堂記
臨淮建祠始末記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家傳 王軒撰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兼江南河道總督提督八省軍門端敏袁公諱甲三字午橋河南項城人也曾祖父志恭祖父九芝父耀東三世以公貴累贈至一品如其官公七歲從父授經嘗竊擬事君能致其身文父見而異之既孤家貧母氏績而課之讀年十四補縣學生旋食餼益自奮慨焉有用世志舉道光甲午鄉試乙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考充軍機章京補稽膳司主事轉儀制司員外郎主客司郎中掌司務廳印充 科會試提調官既直樞廷益潛心經世務中外陳奏遇利害所係必準古酌今務窮本原知其歸趣乃已果毅敢言樞臣倚以爲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宣宗成皇帝棄羣臣

遺詔四事樞臣受命震恐疑非臣子所敢議謀勿宣示中外公訟言曰此

大行皇帝盛德也引傳語楚共王事以徵疑乃釋未幾以御史記名定例補御史則罷樞廷直當事欲留之公以言官可自建白願就臺職遂擢江南道監察御史時咸豐初元也首疏以夷務初定宜博採羣議以圖久安又以

郊祀日

加恩侍從藏請益殷

聖敬得

旨嘉獎先是
特旨罷戶部捐例未幾計臣奏請復開公抗疏言令出惟反惑
民聽乖政體有累
聖德請仍罷之便
天子以爲然立收成命公益感奮知無不言不屑屑細故累疏
皆當世切務定郡王載銓以懿親耆臣蒙顧遇中外達官望風
趨承恭事多踰禮公嚴劾之請申舊制正國體有
詔詰問反覆論駁詞不撓得實坐創階奪俸者衆朝綱肅然由
是直聲震天下
上察其孤忠弗之罪也歷轉掌江南道監察御史陞兵科給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中轉掌印巡視中城發奸摘伏除累年積匿輦轂爲清時粵賊
初起河決豐口海內多故廷臣爭言事獨公疏請舉將才以副
都統烏蘭泰爲首天下傳誦之又陳救時急務六策又請因決
口導黃河由大清河入海復故道前後論兵封事十餘上皆中
肯要癸丑春粵匪據江表分陷淮皖侍郎呂公賢基以皖人奉
命回籍辦團練稔公知兵請偕以母老辭侍郎行抵涿州遽馳
疏請公幫辦
召見褒勉使行時金陵賊黨林鳳祥李開方已越清流關陷鳳
陽懷遠偪宿州將由徐州長驅渡河北犯公至宿猝聞警城外
兵僅五百前軍輜重皆在衆洶懼或議納兵州城以守公已臥

矣侍郎就問公堅臥不起曰今夜賊必不至質明守陴未晚何
自擾爲衆乃定次日賊至澮水則公已遣兵練疾趨扼隘斷渡
矣賊不能濟乃西走亳州轉入豫晉皖城初陷時議已改廬州
爲首郡公至廬謂撫軍李公曰皖爲金陵門戶今則爲鄂楚屏
蔽賊陷鄂皖而不守直趨金陵者意豈忘之哉方謀北犯且力
不及耳我疾扼東西梁山絕其回擾則鄂皖完鄂皖完則順流
而東合三吳以滅賊無難若棄江險使賊得養銳回帆西溯不
惟皖境盡糜卽鄂楚不安枕後難圖矣撫軍然之而不能用也
與呂公分道巡視務除土豪積猾遠近咸額手望公至潁州民
張銀盤等以漢回互鬬殺傷千人潁流爲赤圖郡城急公初未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將兵手檄驢諭謂同係
朝廷赤子使者不問漢回但分良莠急解散脅使者判曲直別
首從止誅倡亂者衆禽銀盤等數人以獻斬之餘置弗問並爲
奏嗣後辦理漢回案務持情法之平無得畸輕重潁民大服當
是時皖事日棘淮甸羣盜乘林李諸賊竄擾幾輔伺隙嘯聚響
應蔓延衆至數萬侍郎周公天爵堅稱皖北民情獷悍難端一
發禍邇闔獻未幾合五十八捻抗官軍周公卒亳州軍
詔公統其衆連戰皆捷殲巨捻江邦平王希禹等兩萬衆於王
市集分軍擣龍亢賊張茂大破之鄉民爭縛賊獻轅門公使質
訊求其生不得然後死之雖死者自謂不冤故遠近齎牛酒具

餱糧餉軍士不裹糧而有餘食會呂公殉桐城大學士奕公復
卒徐州軍
詔公悉兼兩公軍旋奉署安徽布政使之
命先是
特命公署鳳陽府知府廬鳳潁兵備道皆辭不就及是復疏辭
皖藩專兵事遂以給事中三品卿銜督軍自豫皖達淸淮東西
幾二千里地平曠無阨塞所在賊蠭起恃公孤軍擣拄其間顧
所部實不及三千人公所至集民團以忠義激厲衆樂爲用金
陵賊曾守倉胡以幌等復由舒六北出將渡河疾走與林鳳祥
等合追及蕭碭敗之半濟又敗之餘匪回走復踞之潁尾盡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回軍討平亳州賊張捷三王道人等而揚州潰卒李興淸等方
鏟險據睢甯之高家集復遣別將捕斬之以功擢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於時粵賊陳玉成據安慶詭廬鳳潁亳之民輕死樂鬬
欲盡得之以爲用僞檄煽誘千里騷然復以全力陷廬州撫軍
江公忠源死之而劇賊張落刑已陰糾衆撿謀與玉成合公策
臨淮介廬鳳潁亳間當南北之衝渦淝兩河交其前遂移軍進
駐分兵四出既淸全淮上下游格兩宼使不得通然後出銳師
再擊落刑等敗之落刑懼謀乞降公以落刑反覆思制其死命
乃無北顧憂勒使獻他賊自贖落刑愈璧益討軍實練卒選將
屹然爲南北重鎭欲遂合廬州軍並進圖恢復遣別將趨擣九

狀州與江南諸將相犄角規復金陵金陵賊震恐由是江淮被
匪踞者皆走數百里來乞師矣遽遭蜚語鐫官解軍事落刑等
慶更生勢遂復熾公去之日淮甸軍民攀挽千里號泣於道廬
州帥遣所親代公息於中道父老觀者問所之語以往鎭臨淮
衆驚曰我袁公奚往耶吾儕遭亂以來流離顚沛自袁公至後
得安堵復業今奚往耶比至臨淮復覩軍民攀號狀具牘道其
實廬州帥披牘艴然復易所親代之則申前請如故久之
上察其誣事得白後廬州帥與侍郎勝保牴牾公復爲居間排
解之衆益服公長者公既去臨淮年餘淮甸復大亂賊數十起
衆至百萬蹂躪逾前淮人思公甚懷遠民胡文忠霈子女徒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走京師欲擊登聞院鼓求公再鎭格不能進懷狀自經死事聞
天子爲之動容臨淮軍久困士民臨戰相勉以毋負袁公率結
隊陷陣覆沒無一潰叛者中外交章論皖事僉以公去官賊浸
不可制丙辰復起公會辦剿匪事宜公方奉郭太夫人侍居禹
州不忍出太夫人勉之行時大軍新挫駐歸德賊已偪城危甚
公舊部多散歸田里聞公至皆喜數日驟集三千人賊已薦至
公親督陣士氣百倍短兵接戰賊益衆公馳赴前敵手麾進各
大呼陷陣死者相屬繼進者戰益力大挫連年積銳賊鋒亳州
被圍久城垂陷公疾趨援之重圍立解乘勝疾擊旬日五戰擒
斬逾三萬逼入渦河死者復數萬遂掩雉河集擣賊老巢毀之

賊黨散落刑以十八騎走皖豫少定遂以三品京堂幫辦剿匪事宜共事者遽有異同謀噤不得施至落刑得喘息再合餘燼歷十年而後定嘗分軍獨提偏師轉戰無休息軍餉方支絀歷險阻瀕危數四公夷然不動於心嘗以飢軍二千迫黑旗捻魁王寇三全股於亳西渦水悉數斃之亳西有太清宮者唐以來祠老子處也前夕賊見太清宮出兵無數終夜擾亂侵晨兵甫進賊爭走撲河擒賊所言既同公憮然曰將兵不能速平賊使神憤而奪賊魄焉適滋愧耳益淬厲將士以次削平亳東諸賊寨有鄧家寨者遠近號爲銅幫鐵底堅邃名城水淺土薄地道無可施則困以連營長濠或高築礮臺下臨擊之遂爲攻堅不易之法維時落刑等方據正陽六安南與皖桐粵賊連結侍郎勝保久攻正陽不能下屢疏請公移師助剿未至數十里落刑惶懼棄正陽走六安侍郎以克正陽爲己功公弗較也鳳臺諸生苗沛霖以善守雄鄉里糾衆數萬堅壁淮渦之間侍郎屢調不赴公馳檄諭之沛霖輸伏侍郎自往就撫之以六安委公甫部勒進兵粵賊李秀成遽圍固始公與侍郎合軍救之留子保恆獨當六安之賊落刑等屢出撲犯擊卻之相持逾半年賊不敢動李壽成復擁衆數萬徘徊六安固始間以投誠嘗試公命保恆以計緩之固始圍解李秀成挾壽成南走公謂捻匪精銳麕聚六安宜謀定後動四面合圍一鼓滅之勿急攻使得旁逸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爲患侍郎不從遽進兵仰攻致敗賊越侍郎營北走歸蒙亳勢復張公奉

命由徐州扼賊北面補太僕寺卿拜督辦三省剿匪之

命始獨專兵事矣轉戰而南進軍宿州將由蒙城擣賊中堅賊失所據流竄東西遣子保恆簡銳卒疾驅援豫邀賊於太和大破之擒獲無算同時分道追擊泗州賊連戰皆敗之落刑僅隻身免公遽奉

內召賊勢益橫落刑復得南合陳玉成先是公議皖爲中原腰膂皖不定則湘鄂軍不能東下金陵迄不可復宜先除諸捻以全力圖粵逆與鄂撫胡公林翼約併力掃蕩胡公遣所部唐公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訓方提軍五千裹糧從公以厚兵力適李公續賓軍歿合肥唐公以回顧不果無何粵賊再陷廬州侍郎勝保軍屢躓沿淮郡縣相繼淪陷長淮之險盡失矣公之

內召也實勝保以獨力不能支淮南邀公與合軍公以受

命獨當北路一搖足則羣賊北趨將貽

朝廷南顧憂持不可勝保怒以不能和衷屢疏傾之至是

天子悔不宜徵還公公既解軍事請假覲省禹州比

陛見垂詢軍事獨對者十四乞歸養至泥首流涕情詞懇切

上惻然憫之復詢悉公有兩弟不許歸旋擢漕運總督兼籌剿防事宜漕運事簡羣盜方睢盱環伺出沒不常公馳抵清淮擊

走蔣壩之賊餘潰奔始繕城儲糧爲戰守具尋佩
欽差大臣關防代侍郎勝保盡督其軍數敗之餘積弊玩懦縣
不任行陣公痛簡汰之激厲振刷再旬氣復振乃克臨淮進取
鳳陽賊渠張隆窮蹙乞降不許收斬之遂拔二城落刑走保定
遠長淮又復清江浦當南北水陸要衝公亟言守禦於河帥不
聽至是別部捻匪撲陷清江據以窺淮安公聞警遣兵馳擊走
之淮安相距咫尺賴以保全金陵官軍之潰江南州郡同時陷
沒大江以北無主帥人情洶懼公急遣將統舟師東出洪澤湖
由高寶湖達江岸督兵練嚴扼之無一賊敢渡者復以練船救
難民達北岸全活以數萬計揚州叛將薛成良擁衆肆掠邵伯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高寶諸湖間檄總兵黃開榜會揚州兵討平之成良走依滁州
降將李世忠公謂世忠受
國家再造恩不應爲逋逃藪世忠感公威德縛獻成良斬之將
軍都興阿未至揚州之先沿江千里胥賴公保障之力苗沛霖
之劫制皖民也藉團練驅使鄉里而陰鷙猾健實蓄異謀黨羽
既衆所爲多不法先後蒞皖軍者至輒投狀謁軍門詭請自効
覘軍實率以時方多難假名羈縻之公初亦欲收以爲用既察
其終必反側推誠結之使撫羣練不假以兵事沛霖亦獨憚信
公輒咤人曰袁公厚我故臨淮鳳陽之役帶練助剿每進輒當
前敵其後沛霖反狀日著意不自安獨憚公不敢發曰吾不敢

負袁公袁公能活我也侍郎勝保挾沛霖爲重待之優禮特隆
累保官至四川川北兵備道沛霖益驕恣陰蓄髮不服冠帶納
款粵逆與玉成落刑相句結首鼠觀望公嘗致書侍郎謂沛霖
反覆不可任復密疏請除之侍郎未之察也再奉
命由豫入皖檄之來軍不至語多悖肆侍郎自以待沛霖厚恚
甚遂以公手書示沛霖且責之曰爾多言袁公厚汝汝自省沛
霖由是始貳公叛謀滋亟矣庚申秋京師戒嚴公疏請勤王
溫旨慰止以長淮爲南北咽喉念公孤軍峙羣寇間糧道屢梗
戒公當持重籌全局
車駕方秋獵灤陽公復懇疏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回鑾事平各國請以兵助順討賊事下中外大臣議公力陳非
策語切直事得寢復有建議請
遷都者公痛陳不宜輕動以危
宗社
優詔嘉納方公請勤王時侍郎勝保復督軍畿輔沛霖詭請入
衛侍郎遽奏徵之公力持不可會皖撫亦疏陳沛霖反狀沛霖
知不免遂叛據懷遠圍壽州淮甸大震公駐師臨淮遣子保恆
與諸將分道進取懷遠別簡勁旅疾援壽州而壽州已先期不
守沛霖既入壽州乃謬爲恭謹乞城中大吏代陳不敢叛公奉
命罷攻懷遠會落刑率大股掩至淮濱欲北渡移軍擊走之乘

勢平沛霖協從諸堡寨次第下三百餘遂進擊粵逆下定遠復天長來安落刑之走定遠也公命保恆會諸將進剿屢勝奪賊氣遂圍之斷其糧道城垂克玉成渡江來援落刑衆號二十萬保恆謀及賊未定急擊之玉成遽斂衆與我軍相持列營趾錯公以玉成悍黠善兵且捻粵勢合衆幾三十萬諭保恆持重勿輕發爲賊所乘玉成復恃衆築壘斷我軍糧道保恆嚴師保長淮賊掩撲再三不能撼玉成策馬周視曰此軍未易犯也旋圍鳳陽府縣數重公屬保恆堅壁老之出奇夜刼之賊敗走楚北連陷州縣十七人始歎公以寡當衆整暇爲不可及迨公再進軍復定遠玉成以廬定偪近他賊不足當臨淮軍乃自安慶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入廬州自守之將軍多隆阿統兵繼至公遂合楚軍下廬州玉成突走壽州追擊屢敗之其衆略盡隻身投沛霖公嚴檄責讓之乃檻玉成送官軍伏誅淮南肅清捻粵不復能合公策沛霖終爲患將更通兩寇分乘亟肆以敝我師欲先剿沛霖則據皖上游勢蟠固不可猝拔兵交與持久不暇旁顧捻逆將乘機益肆擾粵賊亦必渡江援應而臨淮坐守亦非策會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再剿山東流賊公乃疏陳剿匪大局當先羣捻次沛霖然後合力以取金陵請以李公續宜撫皖代鎮臨淮而自移師北會親王軍期漸削平

詔可方俟代疾作是年秋

文宗顯皇帝升遐公以哀感病益劇歷冬及春愈不支屢疏請歸田予假者再五疏乃

許歸而李公以軍糧未集久而後至復以憂去官

優詔留公待替又數月乃得代時同治元年十一月也比發復疏陳四事先崇

聖學拳拳致意於用人聽言之要又謂議政親臣當專力軍國重務詞尤剴切云歸陳州卽迎郭太夫人禹州歸養怡色承顏孺慕倍於童稚疾雖苦未嘗使太夫人見困憊容聞呻吟聲也侍郎勝保之督軍陝西也復檄調沛霖統其衆赴行營公復力阻之沛霖亦初無行意然猶憚公在未敢逞公歸之明年癸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春沛霖復叛據懷遠圍蒙城再陷壽州上犯歸陳皖豫盡擾

詔公在籍督辦團練防剿事宜公急遣使間道馳諭皖民毋從逆皖民聞公復視事爭閉堡寨殺沛霖使者蒙城圍急糧援道絕再疏請援並籌糧接濟

詔悉以委公又請發吉林黑龍江馬隊四千五請

飭豫東練步卒相機會剿皆

允行既而疾益篤將吏率榻前受方略督囈中訥訥皆追蒙城輸積轉運事遂於同治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薨防所年五十有八遺疏猶引咎憾肩功未奏謂以寇賊貽

君父憂也疏入

上震悼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照總督軍營病故例優卹
賜祭葬
予諡端敏子保恆以右春坊右庶子俟服闋後以翰林院侍講
學士補用保齡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疏
公生平事蹟宣付史館復請於陳州建立專祠其年冬安徽巡
撫喬公松年漕河總督吳公棠復據臨淮淮安士民呈疏請於
臨淮淮安並建立專祠淮安士民復呈請吳公題請入祀名宦
祠項城士民亦呈請巡撫張公之萬題請崇祀鄉賢祠皆
詔如所請公歿未幾沛霖旋伏誅其後捻黨再殲於山東中原
肅清公子保恆以事降官鴻臚寺少卿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詔參湖廣總督李公鴻章軍李公以戰績上
特旨復翰林院學士官並
賞加三品銜詞臣左遷舊無還原衙門者蓋異數也
諭旨復殷殷念公舊勳不置謂保恆能仰承先志蓋鑒公滅賊
之志無間存歿也
文宗顯皇帝知公孝悯其勤勞不獲將母當郭太夫人八十壽
寵賚備隆海內榮之洎公持節淮甸子保恆方官編修
特旨召見諭之曰汝父體豐碩不任馳驅朕甚垂念汝可馳侍
左右且代赴前敵督士卒諭汝父俾專運籌也天下聞之尤爲
公感激榮幸焉公少力學務實踐不空語性道而踐履必飭爲
諸生時與兄教授鄉里及門者率相厲以行相勗以道高才生
多從之遊後將兵行梁宋間父老識者猶呼袁先生不以官稱
之也
兵部主事王軒曰軍興歷
三朝垂二十年征發半宇內使節四出將帥三數易僅乃底定
當匪初起時
先朝宿將猶有存者天未厭亂次第星隕復多
特簡舊臣出典軍事然或殺身以成仁或負罪以速謗其以功
名與兵事終始者蓋不數人大慈就虜將才輩出槖筆奮於幕
府執殳効自行間功業炳煥矣而舊臣存者又無幾焉公以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官受
特達之知典軍事早且久盡瘁殞身天下胥哀其志大學士湘
鄉曾公表公墓其略曰蓋至功無形至名無稱世相崇頌以爲
不可能者功名而已持確然之志萬變而不渝功成而不與隱
任其責而不爭其名蓋獨於公見之公以孤軍扼淮埧當其時
饋餉無路賊黨環伺隙諸軍聲勢不相及無可恃者徒以忠懇
感激將士人無離心卒全長淮沮羣賊不得合從諸軍得併力
平江南無北顧憂者以公在臨淮爲之障也又曰公苦身焦思
無一息之安蹙而再起不毀其守至含疑蒙詬以求有濟叛練
平金陵復公皆不及見覽粗迹者不究事之終始或以爲功名

盛著者能軼公而過之其尤可哀也軒與保恆爲同年生得稱其先美辭懼溢不敢私有論列曾公此論庶足察公之志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行狀

王拯撰

曾祖志恭祖九芝贈光祿大夫兼振威將軍漕運總督父耀東贈奉直大夫禮部主事加一級再贈朝議大夫兵科給事中加三級三贈光祿大夫兼振威將軍漕運總督公諱甲三字新齋號午橋河南項城人家世爲儒父光祿授徒里中公七歲就讀即學爲文嘗試事君能致其身題光祿謂曰孺子亦能文乎公曰非敢言文願學爲忠臣如斯言耳衆大異之光祿卒家貧母太夫人郭紡績以課讀公彌自刻苦篤行勵學補縣學生與兄樹三同教授里中遠近來學者多高材生禮法秩然縣令鄒君聞欲見之不可則就訪之公請業焉睦親任卹化其鄉人後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兵行陳宋間父老扶杖觀者猶呼袁先生不名其官也舉鄉試九道光甲午中式赴禮部試成乙未進士用主事分禮部補精膳司主事歷轉主客司員外郎儀制司郎中充軍機章京在禮部嘗提調禮闈有遠省來將不及試者必多方曲全之於旌表節孝事尤亟請行不稍使壓抑同僚或語侵之而弗爲較有踵門謝者遂求納交後其人以事公爲貸千金而未償死於粵匪之難又恤其孤宛平查咸勤宿士也館於公以家中落四世未葬爲醵金助舉之咸以沒世義聲聞京師直樞廷於天下大勢博稽遠覽用備顧問

成廟升遐遺命四事長樞密者謹懍猶豫將謀勿宣獨抗疏言

曰斯乃
大行至盛德也傳有之矣楚共王曰宅岑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後人諡之曰共非前事耶將保御史樞廷欲留之公獨抗志願就臺職遂擢江南道御史轉掌江南道御史升兵科給事中轉掌印巡視中城公入臺當咸豐初元首以夷務初定請博采羣議以圖久遠及戶部奏復開捐例抗疏言停捐乃
特旨未踰年而又行恐累
聖德乖政體
文宗嘉之立收成命公登咸奮遇事盡言其請嚴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敬疏中謂滿假之漸即驕泰之萌尤蒙
嘉納厥後粵賊起而豐工河決封事十餘所論悉中定郡王載銓老吏事時貴多趨承者公抗論之辯駁嚴峻直聲大起顧側目者亦衆
上察其忠弗罪也粵賊據江表淮甸大震公時以郭太夫人老病不願涉兵事癸丑春侍郎呂公賢基以皖人奉使團練將欲與偕未許呂公行出都門即急遞疏請公幫辦
召見使行公至宿州金陵賊已分黨越浦流闕陷鳳陽懷遠以侵州城聞警之夕呂公問計公堅臥不起曰城外兵僅五百縱納之何益守且恐自擾前軍輜積皆在一有不戒軍悉潰矣當密巡備今夜賊必不至質明守陴未晚也明日乃自登城繕守具集兵練疾趨扼滄水賊不得渡遂走亳州公至廬州謂撫軍李公曰賊直趨金陵非忘皖楚也彼又悉銳北犯且力不及耳我乘此重兵扼東西梁山絕其回擾則皖楚未盡蹂合吳楚皖兵順流而東下賊不可滅乎李公然之而不能行穎州民以漢回互鬬殺傷數千穎水爲赤擁衆圍郡城公時未領兵特檄馳諭誅啟釁者餘皆弗問於是擒戮張銀盤等數人穎人大服會周公天爵卒亳軍公奉
命統其衆而時呂公亦殉桐城前大學士奕經卒徐州事皆集公顧所統兵不及三千所至集團民激以忠義咸樂爲用殲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邦平王希禹等巨捻於王市集斬馘邀萬破張茂於龍亢而金陵賊曾守倉等繼出北犯乃由蕭碭追擊之於黃河中渡截其半南走復蹶之穎尾亳賊王道人等乘間又起回軍盪之別將捕斬揚州潰卒李與浩等之嘯聚睢甯者鴻岸悉平時公銳滅賊志意殊壯屢奉
命權鳳陽府廬州兵備道安徽布政使皆辭不就以給事中加三品卿銜仗節督軍駐守臨淮臨淮當南北之衝挾渦滄兩河介廬鳳穎亳間梟雄輕悍乘粵賊亂出沒蠻應狼顧猶豫公既駐軍日練部卒修戰具張落刑等巨捻再起再擊降之分軍搗九狀州以規金陵粵賊大恐威聲殊振淮南北士民有走數百

里來乞師者而南路諸將遽以是嫉公蜚語騰聞張落刑方窮
璧願降公猶以其反覆難之乃遽鐫官罷兵去任軍民號泣攀
挽江皖千里相屬於道
文宗深察事乃得白一年中外交章論疏以公去皖張落刑等
復張淮甸大亂賊數十起衆至數十百萬縱橫恣肆有浸不可
制之勢懷遠民胡文忠徒步甕子女走京師求恕請公禁不得
達懷狀自縊而臨淮軍士尤念公遺教守死弗變有臨戰相承
以毋負袁公輒自結隊陷陣死者公顧自言吾之治軍獨以忠
義至誠感勉民之弗忘乃
上恩德我何能哉歲丙辰復以三品京堂起公會辦剿匪事宜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時公奉郭太夫人禹州弗忍再離太夫人敦之行乃馳赴歸德
軍軍方新挫而賊偪城舊部散歸田里間者聞皆踴躍願復効
死數日得三千人且有自賊中來歸者方辦嚴間賊已驟至公
親督前陣軍士奮呼搏鬬五戰五捷殺賊數萬由歸德旬餘進
解亳圍徑擣雉河集賊老巢破之
朝廷嘉悅尋有幫辦三省剿匪之
命乃共事者復不樂公齮齕相向時軍饋又奇絀嘗提孤軍轉
戰冒涉險阻危難交作而公恬然初弗爲意明年補太僕寺卿
任督辦顧賊勢方日猖豫疆幾仆遣子保恆援之大敗賊於太
和獲輜重將百萬又分軍擊走泗州之賊張落刑僅身免然時

粵賊已跨有江南北與羣捻爲狼狽勢牢固不可動公以皖爲
天下腰膂兩宼方合皖不定則湘鄂之軍亦不得東向長驅時
撫鄂胡公林翼與公謀合期併力爲大舉遣所部唐公訓方提
兵五千裹糧赴之未至而皖撫李公續賓軍歿合肥公亦遽奉
內召公之解軍事也假省郭太夫人禹州居兩旬始北發
陛見問軍事獨對者十四公請歸養力至俯伏流涕復詢家事
悉公有兩弟在用特擢公漕運總督兼籌防剿南糧行海運漕
運無事清淮時爲羣賊所伺勢乃岌岌公至擊賊蔣壩走之修
城垣積儲偫尋代勝保盡督其軍軍乃數敗積歛之餘痛振刷
之遂克臨淮進取鳳陽賊帥張洛請降收斬之拔兩城張落刑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走保懷遠長淮又復賊勢頓斂公體豐碩弗任前驅時子保恆
官侍從在京師
文宗召見命馳赴軍服勞左右於是天下聞之尤以爲公感激
謂是
朝廷所以倚毗信愛之者至矣俄羣夷偪京師公在臨淮疏請
勤王有
詔慰止重責勉以東南屏蔽而
車駕幸灤陽復歷疏請
回鑾比夷務定羣夷又請以兵助順奉
旨垂詢公力陳非策懇切深至時中外議者大都持正然獨公

疏執義諤諤不爲少有搖奪濡忍之言識者韙之淮賊苗沛霖者以團練爲號結堡自立蓄異志久嘗從官軍竊職至監司先後督皖軍者以時多故聊羈縻之及夷犯京師沛霖詭請入衛不遂遽擁衆叛據懷遠圍壽州公在臨淮分軍綴之而簡勁卒疾趨援壽壽先陷則平淮壖諸脅賊者三百餘堡使皆反正因復定遠取天長來安走粵賊之渡江者沛霖既叛粵豫羣賊又交相乘公以孤軍搘立其間

廷諭屢戒公當持重毋輕發公以臨淮坐守非策會科爾沁王僧格林沁軍擊流賊山東乃疏請以李公續宜撫皖足代臨淮而自移師會僧軍翦除羣醜自北而南期漸剗創疏中數陳天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下大勢當先羣捻次沛霖乃合力以取金陵沛霖時復投降科爾沁王或疑公議有涉嫌者獨銳陳之謂事理如是也李公集兵糧既久而後至於是公疾已作李公至而疾且深矣公之疾也蒙假一再至五疏而後得請歸而時李公復以憂去

優詔慰留以待替人數月署皖撫唐訓方始至受替適

今天子新卽位公復疏陳四事於

聖學所宜先及議政親臣當專力於軍國重務用人聽言之要深致意焉乃發臨淮同治元年之十月也公至孝少嘗與兄樹三血疏於神以禱親疾及是歸陳迎郭太夫人禹州病中怡色承顏雖甚沉篤不使母知

文宗故知公孝憾不得早就養方太夫人八十壽

寵賚備至海內榮之明年春沛霖又叛據懷遠陷壽春豫東再警

詔公在籍團防而蒙城爲賊圍糧路且絕再疏請援得

旨籌糧接濟又請調吉林黑龍江騎兵及飭豫疆簡練步卒以備進剿公疾類偏痿至是久不起猶日關軍事將吏恆就榻前承受指麾或昏瞀中數問蒙糧輸積幾何運轉達否於是疾亟背疽又作遂卒同治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八遺疏聞得

旨照總督軍營病故例優卹子保恆以右春坊庶子賞侯服閱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以翰林院侍講學士候補保齡以舉人賞內閣中書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復奏公死事狀得請於陳州府城建立專祠平生事蹟宣付史館公性伉直生負異稟而恢廓有大度其治事精勤志之所向更歷艱虞百故顛頓不爲毫髮少挫平居篤兄弟重師友尤好結納座客常滿兄樹三之喪幾致毀疾族之待舉火者數十百家於鄉會薦主高公嵩許公球咸紀其喪周其後人拯於公以樞直後進展轉有連憶從粵征還時甫經亂朝官相就問軍事者甚衆獨至公數言而所訪求輒卽窾要及以僕卿內覲相見淀園酒間爲述夷務顛末公悉會之且反覆畢其說蓋於他人所未嘗見卽公亦言於他人所未嘗聞也嗚呼公

三朝明聖之知自爲臺諫即以蹇諤聞著天下及親軍事嘗不離淮當咸豐間一再蹶起非獨淮甸安危以之即南北筦鑰嘗視臨淮一軍爲緩急者垂十餘年逮公身盡瘁而淮亂既極亦且平矣娶陳生保恆再娶陳生保齡保誠女子五長適銅山張向宸次適商城周文江次適涇陽張師劬次適太和徐煌次尚幼孫男一女一皆保恆生保恆能佐公軍述公行事纂詳以拯於公爲有知也參以所聞稍加銓次上之史館謹狀

墓誌銘

倭仁撰

公姓袁氏諱甲三字午橋河南項城人也曾祖諱志恭祖諱九芝考諱耀東三世並封光祿大夫振威將軍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漕運總督如公官公少而食貧以訓生徒爲事讀書期大用窮日夜治諸經悉通其義爲學務力行未嘗空言性道而大義必宗鄭而信且好焉故其生平言語動作不苟而於取舍進退常有以自守也道光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補精膳司歷儀制司員外郎主客司郎中掌司務廳印入直樞廷供職益虔於天下大事勤求處置之宜識者知其有當世志擢江南道監察御史轉給事中掌兵科不喜毛舉細故

然遇奸弊事必彈劾不稍顧忌貴顯咸憚之

文宗皇帝初親大政疏請益嚴

聖敬得

旨嘉獎至停捐輸舉將才諸疏天下傳誦其留中備覽者則有救時急務六策又嘗請因豐北決口改黃河歸故道雖未即行其後河口再決卒如公言會粵匪餘孽竄渡皖省呂文節公奉命督辦團練知公賢欲引共事公以母老辭呂公行至涿專疏請公幫辦遽奉

兪旨涖事皖軍歷署鳳陽府知府廬鳳潁六和滁泗兵備道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皖初罹亂上下莫知兵事會呂文節公周

文忠公及大學士奕公先後星隕公疏辭皖藩請專理軍務奉
旨以三品卿銜悉兼數公事前後平劇盜旋移駐臨淮淮自咸
豐三年後數經寇亂民氣彫敝公既至討軍實撫殘黎恩威濟
行民不苦兵分軍擣九洑州以規取金陵亳匪屢圖復逞皆以
時撲滅故終公之任皖北蕭清以功
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勸懲守吏威信大行俄以事鐫官及再
起三持將節廓清兩淮數殲盜魁忘身犯難一意孤行未嘗有
幾微介心庚申秋羣夷犯順公力請勤王
文宗皇帝以臨淮南北鎖鑰非公不可
命仍留鎮屬淮練蓄異志伺隙竊發臨淮軍糧運屢絕公以忠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義激勸將士人樂爲用卒合楚師肅清江北遂撫定彭城臨淮
數百里去逆効順至今不爲逆練脅從者皆公之力也督皖師
數年佩
欽差大臣關防嘗署漕運總督兼理江南河道總督提督八省
軍門海防軍務無日不在行間然公病由此深矣會
文宗皇帝棄羣臣公以哀感病益劇屢疏請歸田且薦皖撫李
公自代
皇帝以公舊臣
溫旨慰留既得請回籍未幾苗逆背叛皖豫震動公即家具疏
上陳大局旋奉
諭旨籌辦團練防剿事宜時因蒙臨饑窘復
命籌糧接濟公日夜籌維不遺餘力值事機多阻餘捻降衆乘
間蜂起上犯歸陳軍書旁午公力疾指揮不少懈遂以積勞於
同治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薨於陳州防所遺疏入
上軫悼
賜祭葬優卹如例
予諡端敏公事父母孝謹篤於親黨交遊家無餘貲未嘗私受
人一錢而供養施助之事必豐也當官守職潔己奉公事上以
誠接下以恕人無貴賤皆親愛之雖盜賊亦曰袁公不欺人也
及開府務鎮靜持大體不尙苛察亦不邀奇功宣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兩朝倚爲重臣其他嘉言善行嘖嘖在人口猶於公爲不足道
也公生於嘉慶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壽五十八歲夫人陳氏
繼陳氏皆封贈一品夫人子二長保恆官詹事府右春坊右庶
子次保齡壬戌科舉人以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將葬公於
陳州府西新阡請余爲之銘銘曰
有才卓警儀曹觀政勤宣樞省霜臺歷柄優寬絀猛其績載炳
出奠淮境治以道靖戢暴宥眚人安已病桑菟覆傾袁公之井
吾銘炯炯以羣幽夐遺澤孔永貽厥後慶

墓表　　曾國藩撰

項城袁端敏公既薨之明年其孤保恆以狀來請爲辭於外碑公事蹟已奉特旨宣付史館其清德直節海內所共知仰獨其志有人所不及知者余與公相期最久且深義當推闡以告天下不得辭蓋至功無形至名無稱世相崇頌以爲不可能者功名而已持確然之志萬變而不可渝功成而不必與隱任其責而不急其名余蓋獨於公見之自廣西盜起余治兵於楚公督師於淮書來未嘗不以滅賊爲志規畫遠大其後兵事日棘余崎嶇江楚公以孤軍扼淮壖羣賊間幾不相聞當其時饋餉無路賊黨環伺隙諸路聲勢不相及無可恃者徒以忠懇感激將士人無離心卒全長淮阻羣賊不得合從諸軍得併力平江南無北顧憂者以公在臨淮爲之障也公既以病歸叛練起淮西煽引流寇公慮其蔓延力疾辦賊遂至不起聞其病革時喃喃語皆軍國事遺疏猶自引咎謂以賊遺君父天下哀之嗚呼奮身赴天下之事者鮮不有所爲而爲下者求快其私奉其上者亦翹然思自異於人公苦身焦思無一息之安蹶而再起不毀其守拳拳然惟恐負國家至含疑蒙詬以求有濟垂歿未嘗言勞叛練平金陵克公皆不及見覽粗迹者不究事之始終或以爲功名盛著者能軼公而過之其尤可哀也已公之在軍余聞其危苦或得手書感念疇昔官京師相厲以道誼其志固已皎然久於兵間各厭於事公年較長慮其衰視余且甚今余益衰而公墓草已宿不暴公志以推其立於功名之先者且重負公若其世系爵里宜詳於誌墓之文獨本其志以著於表俾論公者知其大焉

陳州祠碑記　　張之萬撰

同治二年故漕運總督袁公薨于里第喪聞天子震悼下所司議賜卹既如禮矣湖廣總督大學士官公復疏請以公政績宣付史館建祠原籍得旨允行皖撫喬公漕督吳公踵效之皆得請長淮數千里廟食者三而陳爲最先公故陳產也陳與皖相錯壤皖北自粵逆東下呂周諸公相繼殞團練無所屬凰穎間亂民益熾禍于今不息公以居近皖素曉其習俗提孤軍擐持臨淮垂十年一再蹶起遘疾歸復以叛練苗沛霖陷壽州圍蒙城起督鄉團感憤卒與淮西兵事殆相首尾咸豐丙辰張落刑復張豫軍大挫事且壞公方奉母居禹州既拜剿匪之命招集舊部三千人轉鬬譙宋間五戰五捷明年復有太和之戰全豫迺安其有功於鄉里甚大故公之祠於淮宜於陳爲尤宜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今上御極公甫以疾解兵事楚師順流克金陵公歿踰歲科爾沁王移師誅苗逆全淮粗定當粵逆勢熾苗逆反狀未露潛相連結公且撫且剿蔽遮江淮形格勢禁羣兇憚不敢發嚮使無公以身當其間中原大勢幾不可問故一時士大夫知兵事者既交口歸功於公沿淮上下將吏士民道咸豐間兵事艱苦又無不涕思袁公近數年張落刑餘孽橫行齊豫間豫軍大小數十百戰多恃公舊部與之角行間介士尤亟欲祠之速成以慰公之萬撫中州既以公之喪聞于朝會有建祠之役崇德報功有司職也爰爲之倡四方恢助雲集景附經始於同治四年七月落成于是年十一月輸奐聿崇靈爽攸託非徒爲豫人矜式亦以慰江淮將吏士民之思公子宮庶保恆以之萬奉命巡河猶在豫獲覩厥成抵書乞紀其事余維公之宦蹟詳在國史因爲綜皖事始末推原所以立祠之意鐫諸貞珉用告來世而公之盛德大業亦略可覩矣祠後有隙地宮庶即搆義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區公生平樂善好義斯舉亦以成公志也不可不書乃爲迎神送神之章以授陳之父老子弟俾歌以祀公其詞曰擊鼓兮淵淵思我公兮淮之堧前有封豕兮後有長蛇匪我公兮禍且無涯

帝旌爾勞兮祀以秋春懷我公兮豈緊豫人靈其來饗兮萬斯年

右迎神

靈之來兮載兩旗靈之往兮颯不知其所之思我公兮心孔悲上棟兮下宇燕以蕭鄰兮薦以所俎神具依兮民具覩子子孫孫兮無忝爾祖

右送神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臨淮祠堂記　喬松年撰

自古循良之吏功在一官一邑既沒而民不能忘或尸祝而社稷之至於功臣猛將秉旄授鉞率貔虎之士爭疆場之命其勳業炳於當時而民或不懷其惠論者謂臨民與治軍爲道不同然如項城袁公視師臨淮既薨而邦人思之弗衰顧於官請建祠奉祀又何獨異耶以謂公馭士嚴而有恩愛民而無擾故軍與民咸德公猶淺之乎言公也當粵賊入皖勢橫甚皖北郡縣迸散破壞公以孤軍踔踳皖豫之交張機設奇落其角牙厥後秉節督師粵賊陳玉成逞於皖亳賊張落刑踞於北奸民苗沛霖挾詐觀變降將跋扈恣肆旦夕發難肘腋之間萬衆岌岌伺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公一身公一搖足則淮以北非復

國家有公乃不震不動徐出方略復列城殲賊魁悍將帖服盡力苗沛霖雖有異志終公之任亦不敢發臨淮晏然淮徐兗豫之交雖賊民屢鬨勢不能南合羣寇旋起旋滅不爲大患夫用兵之世天下安危常爭尺寸形勢要害之地愚者有其地而弗能據棄一城而搖動四海深識之士得而守之震撼而不搖阽危而不去遂足以制敵死命康濟大勳蓋公之力扼臨淮以控南北其利害之所關甚鉅其精神智力之所措注甚遠雖天下後世猶將賴之而況於兩淮之民親受其利又安能一日忘公也哉余與公同歲通籍公官先達爲御史直聲震中外迨以漕

督持帥節余方爲轉運使每得公書慷慨忠壯之氣涌溢言表至於審機慮事則深沉周愼計出萬全縝歎曩以直諫服公之知公猶未深也苗沛霖者鳳臺諸生以健猾驅使鄉里其衆數萬公初亦欲招之爲用繼察其必叛嚴爲之備密請討之當咸豐十年京師有兵警侍郎勝保奏徵沛霖帥師勤王後又奏調偕往陝西討賊公皆力阻其說事得寢脫如所請資以兵柄使得窺我虛實攘據形便卵育涵濡養成羽翼其勢益大其禍何可量哉公在臨淮先後五年同治元年冬以病告歸陳州二年春沛霖乃叛公方奉

命治團練於鄉猶陰檄皖民俾勿從賊及公薨而沛霖旋伏誅人且以爲公之神靈實陰有以相之也是年冬余奉撫皖之

命三年仲春至臨淮頌公舊部每與僚佐將士及淮人言及公靡不嗟嘆思慕者先是有

詔祠公於陳州於是羣吏諸將及鄉士大夫迺請祠公於臨淮余上其事於

朝復有

旨許可民走趨役如營其私祠成薦享羣工熙熙乃復爲記以鑒諸石俾後之論世者知公功業之所在而因以究夫得失成敗之形勢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臨淮建祠始末記

徐鵬撰

同治二年袁端敏公既去皖卒於陳州臨淮士民思其德以建祠額請大吏入告報可祠既成而以事

詔罷於是制府曾公中丞喬公復以淮人請列公在軍忠勤仁愛狀聞於

朝乃卒得請初建祠

命下鵬時統兵淮上與公舊部暨臨淮士民釀金二千有奇鳳陽太守胡君玉垣實司其事爲屋十有七間以餘資置祀田八十餘畝合臨淮紳民稟捐之田計得三百畝零分建一祠於鳳陽俾鳳民得伸其祭蓋九閱月而工竣既而中丞喬公以六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金建附祠於公祠之側祀淮上從公戰亡之將士紳練而即祠之西廂房以爲鄉塾會事未竟而喬公去已巳春鵬校兵過臨淮展拜之間見祠宇稍圮詢其田墾始强半乃復與程提軍從周暨同人謀醵三百金整理之添墻屋兼爲墾本闢田畝置樹藝俾守祠僧司出入時祭歲修資以勿墮復咨於中丞英公悉列木主書從祀者姓名官爵具備計距創修時間八年矣嗚呼鵬以一武夫從公執鞭弭由偏裨而至統將終始蓋八九年深見公憂勞病瘁之狀忠貞慈良之心出於天性百折不回至於死生呼吸變起旦暮終不忍棄淮東一步之地而羣賊亦相顧逡巡而不敢逼而公抑鬱侘傺以死宜乎淮人生而愛戴死而

尸祝甚至呼籲號泣感回
天聽嗚呼淮人之報公者至是可以無憾而公之廟食於淮百世而不毀者亦可無愧也已抑鶚獨有感者當公初建節淮上規圖東南是時伏莽盡除乃不幸以蜚語去盜遂大起而朝廷復用公公走數千里手提孤軍轉戰於百萬虎狼之窟震爍滁盪威勢赫然乃復奉
詔內用代者弗能繼其跡淮軍始不可爲卒使禍延海內流毒中原聚天下數十萬之兵力始殲之於運河之東然當時中外皆明知公才乃一沮再沮而悍將叛練梟很跋扈之徒環顧而四起左杌而右梃而公猶以一旅支拄其間徒以忠義奮激將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士至死而不忍變嗚呼此尤可悲也夫鶚侍公最久辱公知最深而思公亦如淮人爲最切故幸觀祠之落成不辭不文僭爲之記至公之政績文章功名氣節其見於喬公記中茲述其可憤惋悼歎者以示淮人是祠始終經營於喬公創建皆臨淮諸君子力監修附祠則副將吳君占元訓導楊君恩榕實是任之是皆不可不誌

臨淮祠規則附

一祠凡三重堂序大門總共十七間附祠三間鄉塾十五間總共三十五間皆臨淮書院舊基公子小塢學士以二百金買祠西吳姓地基橫計八間價還文契存於朱問溪家

一祀田一分坐落原家壩係本祠置買計田地八十畝零一分坐落西土壩窯灣係近臨淮關南岸廢廟無僧荒田二百餘畝零由臨淮紳民捐入稟請鳳陽府縣批歸是祠以供祭掃總得田三百畝零除僅開八十畝其餘二百二十畝零此次又於正祠後牆添蓋草莊屋　間添耕牛五隻並幫新招佃戶子種錢文均於同治九年夏季爲始全行開墾交由祠僧海鶴經理

一田租所入除供時祭歲修暨僧衣食每歲收納若干支用若干贏餘若干具詳登簿記凡年終由祠僧謄載清單貼祠前照壁俾臨淮紳民周知不致冒濫以垂久遠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一祠祭常時洒掃上香凡於令節暨公生卒日俱備籩豆祭品肅展誠敬毋許偷墮凡祠遇風雨損壞牆壁欹斜隨時修補如有傾廢惟守祠僧是究

一祠西廂由臨淮訓導楊君恩榕稟請作爲鄉塾凡塾師須擇老成安慎者塾內事宜自由學官暨本地紳士經理

一正副祠建修始末暨置捐田畝以及續修議立規制全墾畝數各情於本年復由壽春總鎮衙門移明鳳陽府縣存案備查倘年月久遠更換祠僧不能如法經理而臨淮訓導住近咫尺議由訓導以及本地紳董隨時稽查設有盜賣祭田等重情即稟移鳳陽府縣按律究辦俾其有所儆懼是祠自可

俎豆常歆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端敏公奏議

宣統辛亥夏
清芬閣編刊

端敏公奏議
卷之一目錄

請將廷臣條陳夷務摺件交議摺 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參直督訥爾經額片
請定遣犯脫逃章程摺 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請嚴辦海盜陳雙喜等片
參桂撫鄭祖琛諱亂摺 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
參贛撫陳阡片
陳明捐例窒礙請嚴催解款摺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請除豁免民欠積弊摺 咸豐元年正月十一日

密陳廣西剿匪事宜摺 咸豐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請揀員辦理廣西軍需片
敬請益嚴 聖敬摺 咸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請予烈婦彭氏等 旌表片
請派員專辦廣西軍務摺 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
籌剿河南捻匪摺 咸豐元年 月 日
請撤銷李星沅諡號摺 咸豐元年八月二十六日
請安置豐工漫口災民摺 咸豐元年十月 日
請獎捐案由部給照片
條陳救時急務六端摺 咸豐二年四月 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改河北流摺 咸豐二年四月 日
再申明改河北流可以救時片
統一湖南軍務事權摺 咸豐二年 月 日
請將鄂撫龔裕治罪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將廷臣條陳夷務摺件交議摺 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奏爲夷務稍定宜博采羣議力圖整飭以勵人心而杜妍萌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夷務之興已及十年在事諸臣或倉皇失措未合機宜或庸懦無能藉以要挾我
宣宗成皇帝軫念民生不得不曲從所請藉示羈縻而
聖懷之抑鬱總未嘗一日釋也上年廣東力拒進城制其要領該夷鬼蜮伎倆全行敗露而無可如何薄海臣民同深歡頌我
宣宗成皇帝爲民屈已之心亦始獲稍慰本年春間該逆乘我
皇上御極之初故智復萌藉端嘗試幸賴
聖志堅定屹然不搖俾該夷不戰而屈倘當時稍有游移則疆事之反覆又將不可問矣臣彼時見京堂科道封奏甚多必有論及夷務者然當該夷狡焉思逞之日如朝政稍有變更非恐墮其術中卽恐使之藉口非靜以制動之道也近日逆夷伎窮俯首回粵雖未帖於心已暫屈於勢矣臣思自古禦外侮者帷幄運籌之智先謀戰勝於朝廷而賞罰是非之權潛戢逆萌於海外當此外患稍平內政急宜修治應請
旨飭下大學士九卿將從前之錯誤及後此之防維虛衷詳議久遠是圖其原辦夷務者照例回避無庸與議至京堂科道本年條陳夷務摺件請一併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發交會議俾臣工民庶咸知公論之難誣自強之可恃振興鼓舞衆志成城彼犬羊之性亦懍然於天朝之紀綱整肅莫得動搖自可日久相安矣再臣恭查臺規內載列聖諭旨有將臣工密摺裁去銜名發出交議者此次應議各摺如有關涉黜陟恐開攻訐之漸可否遵照成憲裁名發交以昭愼密統候定奪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繕摺密陳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參直督訥爾經額片 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再臣聞直隸總督訥爾經額人本庸懦性復嗜酒遇事莫非疑難得酒即爲樂地前於道光二十二年間在天津籌辦夷務有因醉調兵醒後茫然不知者有因醉出行醒後漫然折回者且株守天津城內從未沿海安營遠圖控制道路以目傳爲笑談本年一聞夷船之信即奏報親自赴津三百餘里之程行走六日其畏葸已可概見抵津後仍安駐天津城內派兵弁數百名護衞公館經該處居民於公館門口黏單譏笑責其無能該督始於夷船去後親到海口一遊其初至天津也先令地方官多備牛羊豬酒送至夷船幸在事鎭道及長蘆運司天津府縣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官均以該夷無故尋釁出言不遜復敢援照從前進貢船隻索和供應無情無理堅不應允該督再三申諭地方官略爲點綴夷人亦帖然無詞該督復欲湊銀四十萬兩賄夷求去願自捐十萬兩其餘擬令通省並天津商民湊集旋因物議沸騰其說遂寢又聞該督動撥藩庫銀二萬兩購買碎石填塞天津海口以阻夷船來路似此運籌直同兒戲無膽無識實爲該夷所笑天津爲神京門戶守者非才敵人所以生心也臣既有風聞不敢不據實入告再天津距京甚近籍隸直隸之現任大員諒必各有見聞可否於值日

召見時俯賜垂詢以資參考統候
聖裁謹附片密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定遣犯脫逃章程摺 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奏爲遣犯脫逃流弊甚多請
飭部嚴定章程以儆兇頑而靖地方事竊維地方之害莫大於兇盜近日捕務廢弛十不獲一偶有拏獲者又限於例文不得不分別首從將減死各犯問擬發遣迨起解後或夥黨糾衆奪回或解役得賕賣放或甫經到配潛行脫逃地方官規避處分率以該犯陡患病症兵役睡熟及黑夜風雨等語捏報通緝蹈故襲常如出一手該犯等本係狼子野心一經逃回句串吏胥煽惑餘黨往往報復相尋釀成巨案而逃後被獲者又百無一二推原其故緣例載遣犯脫逃有拏獲後例應正法者有拏獲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後僅止枷杖調發者疎脫尋常遣犯原解護解及專管兼管各官分別罰俸降留照案通緝視爲具文在脫逃者既以罪名無可增加益肆猖獗在疎防者亦以考成無關緊要相率因循上下相蒙姑息養奸近年盜賊橫行實由於此於地方大有關繫應請
飭下部臣將逃脫遣犯如何加等治罪及中途配所各官如何嚴定處分悉心妥議期於有犯必懲並令各將軍都統及直省督撫於所屬有無疎脫之案曾否拏獲年終開單專摺彙奏一次庶官民相儆亦辟以止辟之一助也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謹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嚴辦海盜陳雙喜等片　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再臣恭閱邸抄見福建督撫辦理洋盜陳雙喜等被誘投首一案將盜首陳雙喜陳擾陳瑞蓥張挑陳水許偏江能林闊龔後王猴陳向何九等十二犯均發往新疆等處安插該督撫等先既託詞招安誘獲此案洋匪百餘人不得不將爲首各犯曲爲開脫貸其一死但該匪等洋面肆擾已歷有年上年宣宗成皇帝屢經降旨嚴飭沿海督撫將陳雙喜等指名查拏以除海疆巨蠹誠以該犯等擄刦勒贖案難數計且在浙江拒捕抗官殺死兵弁在山東張貼僞示恫喝島民按律治罪百死難贖此次先擬招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旋被發遣該犯等兇悍之性怨望更深萬一中途稍有疎虞及到配潛行脫逃餘黨復合必致剿撫兩難從前嘉慶年間福建洋盜蔡牽聚衆謀逆以致勞師糜餉數年始克成功倘今日再釀巨案其辦理棘手更有倍於從前者查雍正七年奉上諭嗣後充發煙瘴軍流人犯倘於經過州縣及安插地方或凌虐解役需索驛站或行兇生事造作謠言不安本分不守規條著本管解役即稟明地方有司詳報督撫據實具題於本處即行正法等因欽此又嘉慶年間原任大學士松筠在伊犁將軍任內於陝西兵變案內發遣各犯見其形狀兇惡恐貽後患即奏明就地正法得

旨許可是除暴鋤奸因時制宜前事已有明徵此次陳雙喜等十二犯可否
密飭起解經過各督撫及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各於中途及配所小心防範並詳加查看如有强橫不法情狀即一面奏聞一面酌量辦理臣爲思患豫防除惡務盡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密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參桂撫鄭祖琛諱亂摺 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
奏爲撫臣釀亂已成欺飾愈甚請
飭明振紀綱嚴覈功罪以肅軍政而定民心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
君父之前不容於掩飾臣子之罪莫大於欺蒙廣西盜賊充斥蜂屯蟻聚已非一年該撫鄭祖琛專務彌縫直至給事中黃兆麟四品京堂李棪先後參奏奉
旨查問始於本年八月初七八等日將千把外委張文華等十人傷亡及賀縣知縣鶴年自縊身死等情含混入奏未能詳敘情由仍煩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明旨查問復查八月初三日該撫曾稱軍務告竣請俟藩司張雲藻回任後來京
陛見其去馳奏修仁荔浦等縣失守之期不過十數日如謂十數日前毫無見聞則膜視封疆罪何可逭若明知藩司久病必難回任僅以一請塞責其居心之詐僞更屬不堪臣又伏讀六月內兩次
諭旨修仁荔浦等縣文武各官或暫行革職或革職隨營効力此係兩縣債事員弁失守城寨律有常刑不識鄭祖琛如何陳奏曲爲開脫復請隨營効力爲後日邀
恩地步竊軍民之志氣長寇盜之兇威貽誤兵機莫此爲甚且

廣西統轄十一府今有八府紳民李宜用等航海叩閽匍匐
闕下則民不聊生通省之糜爛已可概見該撫歷次陳奏何復
東塗西抹不肯將該紳民所控情形爲我
皇上歷歷言之耶臣聞賞罰不明堯舜不可以爲治軍政不肅
孫吳不可以成功我
朝武功底定超越前古近年沿海軍興所以迄無成就者均由
紀律不嚴無以淬厲人心卽當日失事各官亦未卽時查辦迨
事後追論而疆事之敗壞已不可收拾矣今廣西賊燄方張竟
有眞命天子旗幟逆迹昭著莫可殫述可否明降
諭旨嚴詰鄭祖琛豢賊釀亂之由與其前後奏詞欺飾支吾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故並
飭令兩廣督臣徐廣縉嚴查死事諸人是否被戕抑係畏難自
盡其失守倖生之員弁不准隨營効力查明應拏問者卽予拏
問應正法者卽奏請軍前正法倘該員弁於起事之初曾經稟
報該撫而該撫有抑勒不辦情事准其據實申訴大振文武積
玩之心盡抒閭閻憤怨之氣雷霆一震聾聵皆驚將見官知畏
法民思敵愾旌旗變色壁壘一新烏合之寇不足平也抑臣更
有請者風聞鄭祖琛招撫盜賊張亞祥一起使之屯紮江路保
護行旅尾大不掉爲害已深各府縣亦託爲招撫之說賄賊求
去應請
飭下督臣務極兵威盡賊而止萬不可將就招撫仍貽後患今
之主撫說者動以省兵費爲詞殊不知賊膽愈熾欲省費而所
費更鉅孰得孰失其理甚明我
皇上朝政清明四海仰望但使賞罰不需時功罪不相假俾有
任事之責者咸懍然於
恩不可以倖邀刑無可以苟免從此百爲就理日進平康豈獨
偏隅跳梁之小醜無足深勞
聖慮哉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具摺密陳不勝戰慄之至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參贛撫陳阡片 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

再臣聞新授江西巡撫陳阡貌似有才工於辭說實則剛愎自是荒淫無度該員由進士即用知縣分發福建假借聲援遇事營求該管上司被其欺蒙縱容不問復列薦章洊升今職其歷任地方署內飲酒賭博日以爲事家丁僕婦均與同局在福建侯官縣任內有本縣發賣珠翠之民婦陳媽時常進署同賭往往留住數日該民婦並在城內白塔寺備酒邀請該員居然赴會與該民婦歡坐終日道路以目傳爲笑談又縱容胞兄陳四在署干預公事與本城南街開設元升錢鋪現已歇閉之丁二日夜結交無所不爲並寄頓財物人所共見又江西吉安府任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內初到時即張貼告示勒令鋪戶各出落地稅該鋪戶因向無納稅例案相持不下幾至罷市又因所屬吉水縣收漕該員帶兵前往彈壓開礮擊斃良民十數人不知如何蒙詳消彌無事又與同城參將穆齊賢通判古連勉結拜兄弟養女優數人時在府署演唱以供燕樂又交卸贛南道後另住公館娼優往來晝夜不絕居民稱爲花街似此任性妄爲臣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密陳伏乞

聖鑒謹

奏

陳明捐例窒礙請嚴催解款摺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奏爲部臣請開捐例利少害多恭請

聖裁堅持定見以勵人心而裕國用事竊維捐例之開不自我朝始而我

朝已屢行之籌國用者通權達變之一法也今部臣因經費支絀請暫開籌餉捐例羅掘無術原屬萬不得已之苦心臣愚以爲居今日而言生財本無萬全之策儻開捐果可以裕國權宜行之可也今日之捐其利少害多更有不同於昔時者請爲我

皇上縷晰陳之昔之論捐弊者謂貪墨無由懲爵賞不足勸吏治日壞民生日蹙此古今一致之理早在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明洞鑒之中何待臣之嘵嘵哉查我

朝疊次開捐所收銀兩多者千餘萬少亦七八百萬至道光二十四年順天捐輸例僅逾二百萬二十八年順天捐輸例則止百餘萬矣愈捐愈少歷有明徵所以然者自二十一年以後軍需河工以及地方災賑各省勸捐無歲不有民力幾何尚有餘資以急功名耶且前次捐生大半出於宦途官親幕友及子弟等虧挪庫款徐圖彌縫名爲樹上開花自上年各省清查以後底蘊畢露賠補維艱現任之官尚恐難保未來之官更何暇計耶不但此也向來新例一開則舊例人員均爲所壓近年以來幾於一歲一例今復於一年之中旋停復開鄉愚無知或以爲

前日之停捐即爲今日之開捐地也且今年開一例不知明年又開何例也法令無以示信即呼應有所不靈此一定之理也今即日章程改議花樣翻新而無力者既難於自効有力者亦慮其無成恐予限一年求如前次之百餘萬不可得矣臣所謂利之少者此也夫以百餘萬之款而令四海蒼生私相擬議謂皇上迫於患貧之見致成反汗之行累
聖德乖政體失天下仰望之心啓奸民玩侮之志害之多孰有甚於是者乎查上年正月三十日奉
上諭戶部奏各省册報未完地丁銀尚有八百六十餘萬兩之多三月十三日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戶部奏各省積欠軍需及應扣應還應估變等款尚有未完銀七百七十餘萬兩合計兩項已有一千六百餘萬自上年奉旨嚴催後迄今久逾限期報解仍屬寥寥即謂歷年積欠一時驟難催齊而以千餘萬之數但能每年催追十之一二較之開捐所獲已多且以報部之款任聽久懸
朝廷之正供安在耶戶部援照成案屢催罔應從未指參一人總由積習相沿既礙於情面復拘於例文延宕日久但以一奏塞責也今
皇上赫然震怒飭令戶部查明前次奏催欠解較多之督撫特旨嚴加懲處予限勒追並令該督撫將有無欠解之處每屆三個月開單具奏戶部亦每屆半年彙奏一次庶款目不至轇轕法制無可假借不惟以後之新虧可杜即從前之舊欠陸續完解已於庫貯大有裨益較之鰓鰓然惟捐例是議其得失之相去何如耶是在我
皇上乾綱獨斷令出必行斯中外臣工莫不震悚人心由此勵即國用由此裕矣臣愚昧之見繕摺密陳不勝悚惕待
命之至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除豁免民欠宜嚴除積弊以普實惠恭摺奏祈
聖鑒事本年元旦
皇上大沛恩綸將各省道光三十年以前民欠錢糧盡予豁免
普天率土無不懽欣鼓舞感戴
皇仁復令將此
旨謄黃曉諭毋許官吏侵漁諒各省大員自能實力奉行與斯
民共登仁壽然利之所在即弊之所滋查道光十五年豁免積
欠江西陝西二省遲至十八年尚未嚴准二十五年豁免積欠
各省嚴准亦有遲至二三年後者誠以款項繁多册報稍有未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符必須駁令另造以致往返行查有需時日而各上司衙門及
部中胥吏因此需索規費盈千累萬州縣之私飽囊橐者固難
枚舉即間有稍知自愛而迫於層層之誅求亦不得不以完作
欠爲挪湊規費之計尤有甚者地方刁生劣監往往一見
恩旨即串通官吏指稱打點規費勒派錢文藉圖肥己推原其
故均由向無例限因而徵册串報任意改造此次豁免積欠正
值上年各省清查以後凡民欠款目皆已逐細剔清例載查辦
豁免以已入銷册爲憑現在又有清查册可據不獨藩司衙門
已有成案毋庸行查州縣即戶部亦本有成數不待覆查各省
至道光三十年徵收數目間有在清查以後者較之往屆十年
輕轉亦大相懸殊似可趕緊辦理免致騰挪滋弊應請
飭下各督撫將軍府尹於奉到
諭旨後統限三箇月內即行覈實開單具奏並
飭部臣照速議之例於旬日內具奏其銀穀款數稍有未符者
照覆辦捐米之例一面覈准具奏將不符之處於摺內聲明行
令該督撫咨部更正毋庸駁令換册以免輾轉耽延至刊刻謄
黃尤關緊要各州縣於奉到部文後往往故意捺閣或於城市
懸挂而鄉村不得與聞或甫經張貼旋即收回掩人耳目弊竇
尤多並請
飭下各督撫將軍府尹嚴查所屬如有藏匿延緩等情立即嚴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參重懲並將某里某戶豁免若干另刊清單黏連某處謄黃之
後斯窮鄉僻壤有目共睹官吏不至中飽而膏澤得以下究矣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密陳廣西剿匪事宜摺 咸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奏爲廣西剿匪宜通籌全局多備將才以期迅速蔵功密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廣西羣盜如毛處處剿捕喫重現在大兵剿辦金田賊匪先其大者後其節目自屬正辦但黔兵初次輕進失利正月初八日合四省官兵壯勇大舉深入亦未得手倘日內能再得捷音自於大局順利而事難逆料有不得不鰓鰓過計者該處地險人多負嵎堅拒恐大兵專務力攻相持日久不免顧此失彼金田之撲滅日遲一日他處之猖獗亦日甚一日又南甯太平一帶與廣東高廉接壤賊匪本多現聞廣東提督陶煜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文帶兵赴剿若西省無得力將領堵截夾攻必至鉤連北竄地居潯梧上游所關尤鉅查廣西二鎮二道分控左右江右江鎮惠慶與右江道慶吉自上年至今所屬柳州慶遠等府均有大夥賊匪未聞該鎮道等親自督剿竟似坐困郡城一籌莫展其爲因循庸懦已可概見左江鎮德亮甫經到任尚無表見左江道楊彤如因署臬司移駐潯州其南甯以及思恩一帶竟無大員控制鞭長莫及恐多貽誤此廣西軍務需人之大概情形也李星沅先經奏調之貴州總兵秦定三計已到營能否得力尚未可知周天爵奏請差委之候補道周濤等十五人偏加訪問賢能頗少尤可慮者李星沅本係告病回籍旋因親老終養即使志切報効或恐事與心違周天爵年老而性剛倘稍有折挫其憤激之氣亦恐無以自全自來兵貴神速帷幄運籌間不容髮今軍與已逾半年倘再有波折遣調需時其棘手更有不堪設想者臣聞湖北鹽法道姚瑩前在臺灣防夷忠勇膽識人所共知亦早蒙

聖鑒又江蘇淮揚道嚴正基保舉尚未來京幹練忠誠歷著政績其父嚴如熤嘉慶初年曾任按察使辦理川楚教匪最爲出力著有三省邊防備覽一書通達有用該員留心經濟才略不下其父又廣州副都統烏蘭泰公正廉明雖向習旗務未知於綠營何如而有膽有識時論目爲名將又京營右翼總兵達洪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阿前與姚瑩同在臺灣和衷共濟勇敢有爲尤能體恤將弁深得兵心此四員者雖本任均屬要缺而擇一接手署理尚不乏人即湖北鹽務急需整頓亦第擇一廉正之員按照新定章程辦理亦可裕如當此需才孔亟之時權其輕重廣西尤爲緊要可否

飭令該四員馳赴廣西聽候李星沅等擇要安置或即分駐左江右江會同該本任督辦另股匪徒俾李星沅等專辦金田賊匪不至再生枝節倘另股剿滅後金田一帶尚未蕩平即可併力合圍不任滋蔓兵法移步換形爭得失於呼吸之間原難膠度遙制而羣策羣力統歸李星沅等節制或分辦以專責成或

合圍以壯聲威既不患事權之不一復不慮應接之無人庶辦理迅速較易蔵功矣

皇上聖謨廣運諒已計出萬全且知人善任自有權衡臣愚不無過慮謹訪輿論冒昧密陳不勝悚懼伏乞

聖明採擇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揀員辦理廣西軍需片 咸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再廣西自上年軍興以來先後撥解鄰省及截留本省關稅等項合銀一百餘萬現復奏請寬爲籌撥由戶部速議具奏並分局收捐銀米亦爲軍需之用必須選派公廉明幹大員責成專辦厯實動用方無冒濫匱乏之虞乃該省及

欽差大臣均未奏明派委何人專司經理現在藩司勞崇光在梧州署臬司楊彤如在潯州桂平道林士傅在平樂周天爵出省後祁臬司吳鼎昌一人在省恐照料難周必令署首府糜良澤幫辦一切聞糜良澤貪鄙狡猾工於趨承前撫臣鄭祖琛受其欺蒙深加倚任諸事半爲所誤若令該員辦理糧臺及捐輸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局必至侵蝕肥己無弊不作周天爵帶兵出省未暇籌及後路李星沅駐紮柳州不能顧及省垣倘軍需捐輸二局不得妥員經理將來後路支絀爲害更鉅應請

飭下李星沅等通盤熟籌或於本省司道擇令一人回省專辦軍需或奏調他省賢能道府俾資襄理似於策應大營撙節錢糧均有裨益謹附片具

奏

敬請益嚴　聖敬摺 咸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奏爲氣候不時請益嚴

聖敬以迓和甘事自古君人之道不外敬天勤民一念之敬肆天心之向背因之卽民生之安危繫之有感斯通歷歷不爽本年正月十四日奉

上諭本日朕初舉祈穀大祀升香對越之際天氣晴和執事各員禮儀亦皆祗肅太常寺堂司各官均加恩議敘等因欽此在

皇上原因自天降康之初藉示與民同樂之意而深求

聖德者或謂迹近貪天滿假之漸卽驕泰之機天難忱斯不易

天津李新印刷局代印

維王甚可畏也京師自上年十一月十二日得雪二寸迄今三月有餘土脈頗乾且春雪原爲農家所忌本年入春以來微雪寒風不一而足昨復大雪半日麥田頗覺受傷節逾春分急望雨潤日暄藉資長養應請

皇上宸居齋心益勵寅畏時懍克艱之義彌嚴昭事之懷斯天庶洊至時和年豐愈普樂利於無窮矣 臣愚昧冒瀆伏乞

聖鑒謹

奏

請予烈婦彭氏等　旌表片 咸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再上年臘月禮部具題夫亡殉節之烈婦彭氏等三十七口彙請建坊旌表奉

旨彭氏等不必旌表欽此查雍正十三年閏四月奉

上諭數年以來因各省奏請旌表烈婦者尚少是以加恩准其旌表今數日之內題奏殉夫盡節烈婦烈女多至十數人若概予旌表恐轉相則效易至戕生深可憫惻著地方有司廣爲宣布俾遐陬僻壤家喻戶曉等因欽此仰見

世宗憲皇帝於維持風教之中仍寓愛惜民命之意是以禮部每年彙題旌表烈婦本內必引述此

天津李新印刷局代印

旨恭候

欽定上年臘月亦照舊章辦理然細繹原奉

諭旨係因數日之內多至十數人恐開輕生之漸是以略示限制今禮部合十八省滿漢軍民之烈婦統於年終彙題不過二三十人與從前情形大不相同且雍正十三年奉

旨禁止之日禮部題覆烈婦許氏等四口仍奉

旨俱加恩旌表乾隆元年禮部以烈婦孫氏殉節在奉

旨禁止之後照例以毋庸旌表議覆具題仍奉

旨加恩旌表又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奉

旨禮部奏酌議旌表建坊等語嗣後各該部隨案請旌之烈婦

烈女及年終彙題內之烈婦烈女均著准其建立專坊以示獎異是

宣宗成皇帝於烈婦烈女尤深褒嘉誠以殺身成仁志士爲難義重三綱尤關風化自古殉難之人不得謂皆輕生之人也倘慷慨赴義既軀命之胥捐而泯沒無聞竟門閭之未式似貞魂無以慰卽人心無由興可否

飭下禮部將上年彙題之烈婦彭氏等三十七口再行詳敘例案奏候

聖裁謹附片具

奏

天津務新印刷局代印

請派員專辦廣西軍務摺 咸豐元年四月初十日

奏爲廣西軍務緊急請就近暫派專辦以免耽延密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廣西軍興以來選將籌餉時煩

聖慮現

命大學士賽尙阿等馳赴楚粵之交辦理防剿事宜一切運籌決勝均已妥爲布置復奉

旨宣示謂賽尙阿未到以前如已奏捷卽可振旅而還想見

皇上綏疆靖寇無一日不圩盼凱歌也以臣所聞廣西現辦情形恐急切難以奏效而賊匪之猖獗並非萬分棘手李星沅畏

天津務新印刷局代印

葸坐困周天爵亦有勇無謀徒恃向榮一人周旋其間牽制不能自主人心既渙軍氣亦隳在事文武明幹者既無淬厲之懷狡獪者習爲恫喝之計主帥毫無定見張皇入告幾有不可收拾之勢如是而欲掃蕩妖氛臣知其必不能也至於匪股雖多大半裹脅蹂躪各區搶掠一空既不能多有所藏復不能續有所得食指坐耗安能持久卽如金田一股自二月間巢穴被燬竄入紫荊山尙有萬人而婦女居其半非盡精銳之師也該處一帶地方皆古所謂大藤峽在前朝山徑未闢是以賊得堅據今則山內俱爲猺人居住道路紛歧處處可通倘能智勇兼施亦何至無可措手耶其餘各股東奔西竄聚散靡常誠能以本

地之團練分合守禦亦可絕其生路二月間鬱林博白等州縣猝遇大夥賊匪皆以本官督率紳民大獲勝仗此其明徵也自來用兵之道固不可視敵太易亦不可視敵太難況廣西羣才畢集但得主帥提攜操縱之必可迅奏膚功今賽尙阿李星沅一日不撤則軍心一日不定遷延愈久敗壞愈甚向榮久著戰功此次初至廣西時亦疊次奏績可否於賽尙阿未到以前暫以向榮作爲

欽差大臣總辦軍務其烏蘭泰姚瑩嚴正基及藩司勞崇光等如何參贊會銜之處均候

聖裁分別指定並請將李星沅先行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撤回酌加懲處以肅軍令周天爵移駐湖南專辦防堵亦可盡其所長其周天爵前調各員並令向榮等詳加查看分別去留無稍將就如蒙

俞允計由五百里封寄

諭旨約十三四日可到廣西壁壘一新事機順利可期迅速蔵功倘賽尙阿等行抵湖南向榮等已辦理得手卽可遞駐策應以養威望而尊

朝廷倘捷音尙需時日不得不親赴廣西應如何相機總統亦可隨時奏辦此移步換形之道非臨陣易將之說也是否有當伏乞

聖明採擇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籌剿河南捻匪摺 咸豐元年 月 日

奏爲河南捻匪猖獗請
嚴飭籌剿以杜禍亂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河南民風向稱淳樸近年盜匪肆橫日甚一日南陽府捻首喬建德匪黨二千餘人盤踞泌陽縣之角子山攔路搶刼擄人勒贖南召縣捻首李大李二率匪千餘人至山內陳姓家搶刼輪姦殺人陳姓赴南召縣控告該縣畏葸不辦陳姓以鄰封裕州知州姚慶溥長於緝捕即奔赴求救姚慶溥率領兵役數百人往捕與李大李二等倚山對壘半日之久互有殺傷又唐縣捻匪千餘人肆行焚搶幾至圍城該縣不敢外出令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兵役前往說退此外鄧州桐柏新鄉等處亦均有匪徒結黨或數十人或數百人不等大者放火殺人小者聚賭酗酒居民受其荼毒前任知府顧嘉蘅辦事勤能自到任至丁憂甫經八月拏獲巨匪數十人清結積案數百起士民感戴往往幫同官役協拏保衛今而現任知府葉法貪鄙不理政事該撫潘鐸並未詳細入告設法籌剿該處毗連湖北爲楚豫門戶蔓延旬結燎原之勢已成應請
飭下河南巡撫潘鐸通盤籌畫將匪勢實在情形及如何督剿有無把握之處一面具奏一面知會湖北令其選派明幹文武於交界各屬一體堵剿以期迅速蕩平不至釀成巨患臣籍隸河南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直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撤銷李星沅謚號摺 咸豐元年八月二十六日

奏爲庸臣濫邀美謚請
旨撤銷以覈名實而昭激勸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謚以易名創自周代自古人臣賜謚者天下後世皆稱其謚而不呼其名典至隆也恩至渥也身後之寵遇至此無以加也我
朝優禮臣工飾終之典謚法尤重定例一品官賜卹者禮部將是否
予謚之處奏請
欽定並非循資按格一品官皆可必得也是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國朝大臣有先未得謚後始追贈者有先曾得謚後復追奪者並有五品以下等官奉
特旨予謚或嘉其清廉或褒其忠烈非常之殊寵尤激揚人心之大權也即以近事而論
宣宗成皇帝三十年間一品官之得謚者不及十之二三誠以兩字之褒即萬世之榮非學問經濟超邁羣倫堪資師表者固未可濫膺盛典也原任兩江總督廣西
欽差大臣李星沅人本庸懦遇事彌縫到粵半年一籌莫展窮軍氣而失人心以致賊計愈狡賊焰愈張卒以憂鬱成疾抱恨而終

皇上念其歿於王事降
旨優卹前月翰林院撰擬祭文碑文進呈奉
硃諭獎譽過實另行刪改並
諭以功過不相掩之處亦應敘明至溯其歷任督撫尤不足稱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知人之明與待下之禮相濟並行權衡至當臣愚以爲李星沅歷任督撫誠如
聖諭不足稱道其奉使粵西一節以臣所聞與論固有過而無功也蓋李星沅與周天爵同一貽誤軍機然周天爵勇而無謀尚不失忠義之氣李星沅懦而取巧無往非推卸之心周天爵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輕聽輕發不過誤於人言李星沅患得患失祇圖便於己私律以庸臣誤國宜遭重譴乃蒙
皇上逾格優容仍
予卹典並
賜謚文恭似與公忠體國鞠躬盡瘁者毫無區別應請
旨將一切祭葬銀兩及撰文致祭之處照例給予其謚號文恭即行撤銷使爲臣子者咸惕然於公論不可逃
天恩不可倖非責死者以既往之咎實示生者以前車之鑒也非薄待大臣使幽魂無以自容實厚望大臣使及身早圖不朽也抑臣更有請者李星沅本以親老終養前蒙

皇上念其不遑將母
賞給其母人參十兩以示體恤應請再
飭該地方官勤加存問藉慰衰年如有事故隨時具奏應否
加恩屆期再請
聖裁斯嚴於其子者所以教忠優於其母者所以教孝似於人
心風俗均有裨益也臣迂拙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安置豐工漫口災民摺 咸豐元年十月 日

奏爲豐工附近災民請
飭鄰境設法分散以杜奸萌事本年南河豐北漫口江蘇山東
被水災民疊有
皇上申諭該督撫安爲撫恤籌款賑濟窮黎自可不至失所惟
該處毗連數省江蘇之淮徐等處山東之兗沂曹濟等屬及直
隸之廣大等屬河南之歸衞等屬向多著名巨匪往來奔竄搶
刼爲生地方稍一疎懈往往釀成巨案現在被水災黎幾難數
計饑寒所迫本易流爲盜賊況不逞之徒乘機煽惑希圖嘯聚
難保不句結爲患並聞山東曹州府屬及河南滑濬等縣自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慶十八年後敎匪餘孽總未盡除從前豫東兩省河工軍需同
時並起以致震動畿輔至今傳聞談者色變且向來興辦大工
必須人夫十數萬加以商販雜處良莠難齊結黨殺人視同兒
戲故河工比於軍營歷屆開工後均派武職大員督帶重兵藉
資彈壓風鶴之警無日不聞不但此也目下已交冬令甫經動
工合龍尙難豫計萬一運道阻窒不得不籌辦海運爲一時權
宜之計失業水手千百成羣逞其兇悍故智句結災黎尤事之
大可慮者也應請明降
諭旨飭令江蘇山東各督撫於附近災區之成熟州縣設局收
養酌量人數多寡妥爲安置並勸諭各紳商捐資接濟於拯救

饑溺之中卽寓保護身家之意如捐有成數或鄉里自行設局
卽奏請給予優敘以示鼓勵直隸河南之附近各州縣亦令一
律辦理並令各於交界要地揀派道府大員酌帶兵役前往駐
劄以收養流民爲名宣布
皇仁俾知感戴兼以暗中防護藉壯聲威各州縣收養若干及
地方是否安靜之處仍令該督撫隨時具奏以專責成並請
飭下陸建瀛楊以增於在工人夫編立號簿照軍營之例酌派
翼長數人分股稽查如有聚衆逞兇卽以軍法從事梟示壩頭
庶奸徒知所警畏亦防患未萌之一道也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獎捐案由部給照片 咸豐元年十月 日

再近年地方公事往往藉資民力該紳民一經勸諭莫不踴躍
急公地方官覈其銀數按照常例申請獎敘該督撫開單具奏
一經部議往往運至一兩年後始行覆准地方官失信於民遂
至呼之不應頗多掣肘應並請嗣後紳民捐助地方公事經該
督撫開具銀數分別請獎
皇上於奏到時卽由部發給執照如有所請與例不符者准該
部照外省升調官員之例於奉
旨後隨時查覈奏駁庶胥吏無所施其挑勒而紳民得以速蒇
實惠度於防弊勸善兩有裨益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條陳救時急務六端摺 咸豐二年四月 日

奏爲灑陳救時急務以杜禍患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自古制治之道壞於激切者少壞於因循者多今日之人心因循已極
皇上宵旰焦勞莫可言喻而泄泄沓沓者仍晏然而飾太平甚不可解也夫主憂臣辱之時固不可以迂闊空談無補時事然或危言聳聽流爲激烈亦非所以弭禍患也臣世受
國恩具有天良斷不出此惟念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現在有形之患與無形之患其相逼而來者幾有厝火積薪之勢若稍有見聞而不據實直達是欺罔也欺罔之罪較因循更甚謹不揣冒昧爲我
皇上縷陳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法紀不可不嚴也近年人心積玩遇事逼刁屬員挾制上司而上司愈爲回護百姓挾制官長而官長愈示優容廣西之亂其始不過一二不畏法之百姓逼兇嘗試迫人愈衆膽愈張遂至不可收拾畏葸釀患此今日之大病也即如京城錢局匠役上年因事衆衆鬧禁本管官越日釋放本年復疊次糾約抗官致煩派兵數百名彈壓查拏
聲穀之下形同叛逆遠方聞之安望其尚有忌憚耶各省抗糧抗租拒捕傷官之案層見疊出而當事者總不肯據實入告以致愈將就而愈形猖獗且盜匪會匪聲息相通現因廣西兵威屢挫均有狡焉思逞之意風鶴之警聞者不免色變矣況沿海洋匪上年橫行數省莫敢與角而忽然就撫其中實情難逃
聖鑒在當事者因時勢所迫不得不暫示羈縻而若聲貪心愈熾惡膽愈橫將來不知成何變局且浙江撫臣常大淳上年冬月查辦洋匪時駐劄甯波府城其行館之旁即有鹽梟數千人槍礮齊發先至縣獄刼犯旋焚搶居民姜燮家資並將姜燮擄禁十餘日始行放回彼時常大淳因兇燄方張不敢過問本年二月二十及二十四等日該處鄞縣百姓又因減免錢糧聚衆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數萬人先將署甯紹道羅鏞關在城外復將署甯波府畢承昭誘至城隍廟內勒令寫出減糧告示始行釋放似此刁悍成風竟不知法紀爲何物若不早爲鈐制恐遠近效尤必至操縱兩難應請
嚴飭各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設法懲治固不可操之太蹙致滋事端亦不可彌縫姑容養成大患如奸民及水手工役人等恃衆搶刼准該民人照罪人拒捕例格殺勿論地方官如有諱飾一經發覺立予逮問斯
天威震動不必日事刑戮而風聲所樹惡黨寒心自可消患於未萌矣

一根本不可不固也民爲邦本古今無殊
皇上所與共有天下者四海臣庶耳我
朝厚澤深仁淪肌浹髓近年地方捐輸之案無歲不有食毛踐土之赤子罔不竭力以奉
朝廷而庫帑總形支絀籌國用者羅雀掘鼠苦無長策恐將來加賦加稅必至日事朘削自古衰世弊政多出於此往往不旋踵而民叛史鑑所垂歷歷可考也查我
朝正供每年四千餘萬近因銀價日昂官民交困不得不捐災議緩敷衍目前是以歲入之數日形減少其歲出之數如故也年復一年即無意外之需而然眉剝膚已幾不可救藥臣愚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爲銀價之貴賤原係聽民自便而官項之出入
皇上可自爲主也現在各省銀價每兩約換制錢二千上下擬請嗣後官價定爲一千八百文京師與各省一律通行無論市價隨時高低而官價總不更改地丁關稅等款如何徵收聽其照舊辦理其應行報解者即以定價之錢數合銀如應解一百兩約解一百八十千即爲足額一切發項亦視此爲準是以此收以此發不至入之數少出之數多於
國家既有裨益而官民之困亦可藉以稍紓如再有捐報災荒希圖減免者照枉免計贓例加等治罪其銀價稍賤之處不及一千八百文者令該督撫視此爲率酌量奏定以昭畫一或謂兵餉以此支發恐不免於藉口臣愚以爲兵餉寬數每月二三兩至三四兩不等以今日定價之錢計放較之數年前以銀換錢之數仍屬有增無減況收發均屬一律該管官剴切曉諭宣布
皇仁該兵丁自不至有異說統俟銀價平減再行酌復舊章似亦因時制宜培養元氣之一助也尚何財聚民散之可慮哉
一賞罰不可不明也天下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非聖賢不足以語此故自古人君操縱之權不過賞罰二字而至驅之於鋒鏑則尤非信賞必罰無以肅軍令而厲人心我
朝武功疊著其賞罰之不容踰時雖親貴無所回護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列聖
實錄具在諒
皇上恭閱而詳繹之矣道光二十一年以後沿海用兵迄無成就
宣宗成皇帝赫然震怒將在事之琦善奕經奕山文蔚牛鑑烏爾恭額等拏問來京並將提督余步雲肆諸市朝當時人心頗爲震動惜乎其事後追究已於軍情無補論者不無遺憾也今廣西罪魁鄭祖琛既倖逃法網死於牖下而李星沅周天爵之相繼貽誤者亦復渥荷
寵榮無怪賽尚阿以重臣視師從未加罪一人且屢挫

國威亦未聞一語請罪也
皇上垂念老臣原不妨藉示矜愎而論者不察謂
皇上恐累知人之明不得不邀格優容其以私心窺
聖人者無足深較特恐功過之界未明聞者不免灰心況身親
其事者安望其必有死志耶方今經費支絀竭數萬家之脂膏
不足供彼處一月之用是何可再延時日耶伏願
皇上提綱挈領速將從前功罪明白宣示俾在事諸臣人人戰
兢惕厲以期速奏捷音推之尋常辦公亦以此意行之斯震讋
覺聾莫不知感知懼矣抑臣更有請者天下之是非當與天下
共之孔子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也乾隆以前無論獲咎者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必宣示中外即補放大員亦將所以簡用之故布告臣民實一
人而天下知所勸罰一人而天下知所懲孔子所謂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也
皇上御極以來若翰林編修袁績茂之改官刑科給事中方允
環之不准保列差使在
皇上宸衷默運自有權衡該員等亦必有應得之咎臣愚以爲
既有劣跡指明查訊可也訊之而得其實按律治罪亦可也今
天下未見明文何以昭示法戒不但此也
皇上以不爲已甚之心行不肯明言之事而以訛傳訛私相擬
議者或以爲言官之彈章或以爲廷臣之私語啟猜疑之漸即
開傾軋之端自古黨援禍結報復相尋卒至貽患於國家者多
由於此惟我
皇上熟籌之
一聽納不可不審也
國家廣開言路自部院大臣以及九卿科道均予以言事之責
如有見聞原應據實直陳然形諸奏牘者
皇上見之天下皆可得而見之即進言者不必盡出忠愛而衆
人耳目所及斷不敢意爲軒輊若當面之陳奏則外人所不知
而
皇上獨知之也試思某人侃侃諤諤實以匡救爲心某人唯唯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諾諾惟以奉承爲事某人以道義爲規某人以嗜好獻媚某人
慎持大體某人專務小忠平心以察而其人歷歷如繪矣至空
論道理原可聽候
採擇若實指某人某事關係
朝政而又非迫不及待者即令其另行繕摺進呈應否查辦恭
候
聖裁如是則既可自暢其說又不至自行其私而
皇上亦得以從容論定洞見其心好問繼以好察虞舜所以稱
大智也近日人心不古好爲浮言即如上年薩迎阿查辦雍沙
番案或謂其目不能視或謂其足不能行或謂其納賄或謂其

挾仇或謂其希圖補授總督訛言四起遂致會審諸臣明知雍沙之並無贓據而不敢定讞仍令外間提訊由此而推之既以訛言聳動羣倫安知不以訛言搖惑
聖聽
皇上明見萬里斷不受其蒙蔽然外間嚇於威權恐不免受其指使矣莠言亂政尤不可不防其漸也
一批答不可不慎也近日臣工奏疏往往習爲欺飾所懼者
聖明指示尚不至肆然無忌耳如上年王植查辦已革道員慶雲參後稟訐一案訊係虛誣而以病後精神恍惚並非有心訐告爲辭此端一開將不赦之罪皆可以一病了之矣賽尚阿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覆升任知縣游長齡揑稟擊斃賊匪劉九一案實情業經敗露而仍以該員並未在場據人轉報爲辭試問未在場之事可以任意通詳則軍營之勝負何一可憑耶此皆
特旨交查之件而含混支吾曲爲開脫似均應立時指駁使聞者莫不知警也尤可異者琦善前在刑部繕遞進呈親供因不能指出番賊案據自謂琦善係總督並未同搶安能如賊之供夥犯等語
君父之前負氣逞刁若非即時指詰恐跋扈不臣之輩不惟以
皇上爲可欺直以
皇上爲可侮矣近日刑部審辦書元奏拏長新店私酒一案訊明並非私酒及巡役詐贓等情定擬具奏奉
硃批著照所擬辦理嗣後如有囤酒過數仍應嚴懲等因欽此查崇文門前議囤酒不得過千斤並未指出長新店地方自因該處在蘆溝橋外相距數里與近關者不同此後若並及長新店則界址並無一定巡役藉端影射由長新店而推之數十里外皆可意爲輕重
國課之所增甚微而民受無窮之累似與政體未合且長新店爲每年
蹕路必由之地恐
翠華所臨野老私議謂該處酒鋪開設二百餘年從未聞有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令酒鋪之有禁令自咸豐二年始也更有無知鄉愚妄揣
高深謂
皇上誤聽人言豫懷成見當經費支絀之時爲察及秋毫之事道路相傳勢難盡箝其口此事雖微其貽累
聖德者非淺鮮也伏願我
皇上一再思之
一延攬不可不廣也自古人才難得學問經濟兼擅其長者本不可以多覯次則救時之彥節取之長賴
皇上隨時體察確有定見然後可因其才而器使之即如在京各部院衙門非盡無才而人數衆多勢難一一

召見均候
聖裁是以考覈之權不得不寄之各堂官也至京堂以上俱無統屬其陞遷均由
特簡臣愚以爲觀人之法不外考言詢事若小九卿衙門無事可辦但以隨班值日豫備
召對
皇上御極兩年有京堂
召對一二次者有並未
召對者其人之賢否何由而知耶至部院大臣
列聖以來均於奏事日酌令進見今則各堂官除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訓覆
命及因病銷假外往往一年半年不經
召對該堂官以值日爲虛文益於公事漠不關心前次
硃批吏部摺謂堂官值日有不知所奏何事但憑司官回話者洵屬
聖明洞鑒應請嗣後凡值日京堂勤加
召對有事者詢以事無事者考其言將才之短長識之遠近心之邪正均經克知灼見於造就大有裨益如察有不堪造就即隨時罷斥可也況疇咨博採原藉以集思而廣益嘉慶四年欽奉
上諭兼聽則明偏聽則蔽若一二人之言即使出於至當豈能周知天下之務況未必也等因欽此
聖謨洋洋實爲萬世法守惟我
皇上留意焉
以上各條救已往之弊杜將來之憂雖
朝政本無闕失而檢身不及原無傷天地之大即
聖心偶有疎忽而改過不吝亦共仰日月之明保泰持盈上下交警斯至誠感格禍患無由生而太平可漸致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改河北流摺 咸豐二年四月 日

奏爲豐工尙未合龍擬卽因敗爲功改河北流以期一勞永逸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黃河所行之道歷代不同而宋以前皆北流自宋以後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淸河至利津入海南派由南淸河至淮安入海北淸河卽今山東所屬之大淸河也元代會通河成北派漸微至明宏治中河決張秋劉大夏築隄以禦之而北流遂絕河患始大矣我

朝治河之臣以靳輔爲第一承大弊極壞之後全體更張不數年黃治淮治而運亦治也然積久不能無決朝議紛紛嶠如棼訟而孫嘉淦獨陳減河之議疏內所稱大指謂南大淸河北大淸河皆可滌河之淤自宋熙甯二年分而爲二歷久無弊南渡以後河逐南徙薈金人閉北流以禍宋也元初河屢北決輒復堵塞論者謂地勢自河南封邱以東南高北下水之行宜北不宜南至正初河決金隄等處命賈魯治之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乃導之北流未嘗令南徙也明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東流入海景泰時又決張秋宏治時又決金龍口亦由張秋入海蓋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卽東阿之山山下卽大淸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而東自必流河而北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淸河以入海也

國朝順治康熙年間河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決北岸者皆由大淸河入海緣大淸河之東皆泰山之支腳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從前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復受黃河之全並未有衝壞田廬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已百試而足徵矣然非天時人事適逢其會而遽議決隄開河變千百年之地勢無此理也今河決豐北橫流山東濟甯及兗沂等屬發帑堵築尙無把握若因勢利導引歸大淸河入海卽於大淸河兩岸添築遙隄略示範圍或酌加挑濬以期一律深通不必如王景之導河北流千年無河患而數百年大工大費可省矣蓋南河現設文武官數百員河兵萬數千名往往以有險工爲幸今則水由地中無險可搶只須河道一員酌量駐劄督率南岸北岸上游下游四廳官及河標武職數十員一切例塘濟運每年至多不過百萬約計歲額可省三百餘萬大利一也豐北一帶溜衝之地多成沙壓居民舊業難復今則淮徐以下舊河涸出淤地千餘里河北被淹及附近大淸河應行遷徙之民舍磽瘠而得膏腴不煩給價買地大利二也洪澤湖暢出入海高堰可不蓄水涸出淮西上游民田數萬頃大利三也五壩不啟下河不災淮揚財賦之區化爲樂國大利四也河不常患餉不虛糜而後

國家得以全力飭邊防淸盜藪除一切苟簡權宜之政大利五

也或謂現値時事艱難此費從何而出查河隄土方每方例給銀一錢九分或二錢一分若以隄高一丈五尺頂厚三丈底寬十丈五尺計之每丈須土百方合銀二十兩每隄一里需銀二千六百兩統計築隄千餘里約需五六百萬兩加以建閘設壩及遷徙田廬諸費不過千餘萬若豐工不能合龍則秋後議堵仍需四百餘萬即幸而蔵事而南河修理閘壩善後各工仍需百餘萬明年歲額又需三百餘萬再以一年歲額合之其所用已逾改河之需孰多孰少顯而易見也不但此也下游深快則上游之消落自易東河各工亦可化險爲平而搶修之費省矣或又謂豐工再堵及南河歲額並非一時齊發臣以爲改河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費亦非一時並發也大約勘估可行即行動工亦須明年秋冬方可告竣竭一二年籌撥之力而建數百載安瀾之功何憚而不爲耶且使南河尚有可治能保三五年不決猶可稍爲遷延乃海口舊深七八丈者今不過一二丈河隄內外灘地相平者今淤高五六丈徐州等處竟有高出城上者如以滿盂水加之頂上以兩手扶之一有動搖即行溢出矣且因連年開堡一切閘壩河湖或以高仰而不能出或以淤墊而不能容黃水一經疇槽處處可虞亦時時可危萬一再有衝決籌費無術計窮力竭又將何如耶至昔之言改河者均以運道難通不敢嘗試或謂由河南沁水通衛河以濟運或謂漕船抵臨清後即由大清

河入海轉運天津節節換船諸費周折今則灌塘之法已行之二十餘年運河之貫黃河南北一也黃河之貫運河亦南北一也但於北岸酌地築閘歲挑淤淺而盡閉臨清以南二百里減水諸壩以蓄清水則北岸通運亦視南河禦黃壩倍易又何運道之可慮耶臣於河工未諳但考之古籍參以輿論似此時因敗爲功事屬可行惟南河數百萬冗費數百年巢窟一旦掃蕩恐簧鼓箕張阻撓者必多應請

簡派大員自豐北由大清河以至海口逐一歷勘勿惑浮言勿惜小費事若可行即責成專辦

皇上亦不爲遙制寬以時日考以成功誠萬世無窮之利也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再申明改河北流可以救時片 咸豐二年四月 日

再現值多故之時而爲此非常之議似覺駭人聽聞不識時務臣以爲此正爲救時起見也蓋豐工人夫數十萬萬一不能合龍則既無可復之業又無可傭之工人心皇皇奔竄無門恐不免嘯聚爲匪今酌改河道奉

旨查勘事若可行夏間即可動工以工謀食者既有生路可指自可苟延殘喘潛消其鋌而走險之心即仰託

皇上福庇指日合龍而南河之不堪經久人懷杞憂乘此暇日豫行勘定以備窮變通久之計似亦未雨綢繆之一助也抑臣更有請者此舉關係重大查勘必須周詳封疆大吏既難兼及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由京前往者亦恐於地利民情未能深悉查前任山東巡撫陳慶偕果於任事頗能認眞講求且歷官山東有年人心極爲愛戴該處情形亦能周知衆望所歸較易集事現聞其病勢漸愈雖精神尚未復元而專一責成用志不紛似尚可以勝任謹附片具

奏

統一湖南軍務事權摺 咸豐二年 月 日

奏爲湖南軍務事權急宜歸一以專責成而嚴紀律密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廣西逆匪竄擾湖南疊奉

上諭飭令湖廣總督程矞采相機調度並令

欽差大臣賽尙阿迅即馳赴該境督兵進剿原期迅掃妖氛免致再有蔓延臣愚以爲湖南情形與廣西不同廣西羣盜並起同時十餘股均須分路進剿不得不

特命重臣統領一切且彼時兩廣總督徐廣縉另有要件未能兼顧廣西親往督剿因以賽尙阿爲

欽差大臣總理軍務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聖慮之周詳自有權衡也今程矞采以兩湖總督駐劄衡州居中調度文武歸其統轄操縱均可自由且守土之官責無旁貸利害切身尤不敢不殫竭血誠若復令賽尙阿持節會辦在該大臣等公忠體國必能和衷共濟而彼此不相節制在事文武不免各懷畛域諉過爭功難保不互相掣肘且賽尙阿一到則事無鉅細悉歸主帥程矞采恃有護符暗卸仔肩能否一鼓成擒尙未可知也不但此也

欽差大臣體制尊嚴大營所在不得不鋪張聲威設供應之局添守衛之兵例外支銷更多糜費況賽尙阿赴粵一載迄無成功雖忠愛之心原可共諒而軍民不無私議即威令必有不行

此一定之理也尤可慮者賊已竄入湖南賽尚阿來自廣西勢成尾追更難制勝萬一再有挫折國威愈損賽尚阿亦愈無以自全

皇上命將出師之局又將何以告蔵耶應請特降諭旨將從前廣西不能不令賽尚阿視師緣由明白宣示現在賊已離巢並爲一股竄吏並非不能兼顧應令賽尚阿來京供職統交程矞采督辦如有竦虞延誤即行重懲似亦因時制宜之一道也至程矞采應調各處兵勇准其一面飛調一面奏

聞其調來他省兵將及鄰省派出防堵兵將均歸程矞采節制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似壁壘一新可以鼓將帥之氣而定士卒之心小醜不難蕩平矣至

欽差大臣關防及

上賜遏必隆刀可否暫交程矞采備用俾張威權之處恭候

聖裁臣不諳軍務冒昧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將鄂撫龔裕治罪片 咸豐二年 月 日

再湖北巡撫龔裕當賊匪漸入楚境之時託詞告病現奉旨交部嚴加議處似此重情部議必至革職臣愚以爲該撫由牧令洊陟封疆高爵厚祿坐擁已久此次遇事退縮繕摺之時已豫存一革職之心若僅予革職則脫然無累適中詭計若發交軍營効力贖罪則如此肺腑斷難望其感奮且向來曾任巡撫者無論降革其服官地方仍以巡撫禮待之一切供應徒滋糜費實則逍遙事外成則尚可邀功敗則並不受過似不足以示懲警而杜效尤應請

皇上於吏部議上時酌量治罪以爲喪心昧良自耽安逸者戒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並請

特降嚴旨現在用兵及防堵各地方文武各官如有告病開缺者照從前辦理夷務海疆告病之例令吏兵二部隨時存記將來病痊引

見時聲明請

旨如此豫行示禁儆於未事之先較勝責於既事之後也抑臣更有請者向來失陷城寨各官律有常刑歷經遵辦乃此次軍興以來廣西失守員弁往往曲爲開脫奏請隨營効力爲後日邀功地步徇情枉法逐令守土者視同兒戲竟若有所恃而不恐矣今粵匪之竄湖南早在意中該省防堵已逾一年與廣西

之猝然有警者更屬不同應請
申諭該督等凡失守人員均照定例治罪概不准奏請隨營効
力以杜冀倖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卷之二目錄

參定郡王載銓舞弊營私摺 咸豐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參刑部侍郎書元片
申明奏參載銓書元並非挾私妄訐片
遵 旨據實覆奏摺 咸豐二年七月初一日
防剿皖匪請持以鎮定摺 咸豐三年四月十九日
陳明皖省軍務情形並請派統領大員摺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署理廬鳳穎道謝 恩摺 咸豐三年五月初十日
豫陳回籍侍養片
查穎屬漢回滋事並籌辦捻匪摺 咸豐三年八月十九日
會查穎屬捻匪片
會查穎屬漢回滋事情形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請降 旨安綏漢回片
續辦穎匪片
王市集剿匪獲勝摺 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參穎州府知府張清元片
籌剿雉河集捻匪片
續剿捻匪擒斬首要摺 咸豐三年十月十二日
辭署理司道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獎捐生片
續剿雉河集匪迭勝摺 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陳明兵勇無可撥舒片
請獎剿匪出力員弁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報搜捕豫皖間夥匪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參定郡王載銓舞弊營私摺 咸豐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奏爲親貴之臣舞弊營私劣跡昭著請
旨查辦以肅朝綱而正人心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罔上行私臣子之大罪而整綱飭紀
朝廷之大權我
國家
列聖相承乾綱獨攬雖親貴不得干預法至善也令至嚴也嘉
慶年間因大學士和珅專擅營私降
旨查辦立置重典並
申諭臣僚責以和珅聲勢熏灼之際大小臣工若能早爲參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何至肆意妄行釀成巨案
聖訓煌煌至再至三誠以權臣誤
國其患不可勝言其端必須豫杜也
皇上英明沈毅事事親裁而定郡王載銓竟敢竊弄權勢擅作
威福其不法款跡有歷歷可數者如各衙門設立堂官數人原
期和衷共濟乃載銓所管各處均係一人作主從不准他人多
言上年步軍統領衙門出有主事一缺例應以一等人員題陞
載銓越過一等而以二等題陞彼時瑞常因以吏部侍郎兼管
左翼總兵回明載銓謂舍一等而用二等顯違定例行查吏部
恐難駁准載銓艴然大怒謂一等我可奏撤你候信罷越日即
將筆帖式德清之一等奏請撤銷仍用二等人員瑞常亦不得
不隨同畫稿夫屬吏之賢否原在堂官之考驗使德清不宜一
等則平日早應參撤何以既見升缺並因瑞常一言始行參奏
其違例專擅任性妄爲已屬無可解免且相距數日瑞常之總
兵亦奉
旨開缺在
皇上知人善任斷不爲載銓所蒙而適逢其會衆論譁然均謂
載銓可操進退之權與之共事者更不敢稍贊一辭矣又刑部
審擬囤酒一案經承審司員訊出詐贓情節載銓在隨扈差次
向恆春私囑謂書元曾經託我何不將承審官改派恆春當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含混答應未經改派旋於回圍後將現訊情形並行查各衙門
案據抄寫節略親赴載銓私宅同銜名帖子一併呈遞求見經
載銓門丁告以書元現在坐中恆春即將案情節略撤下但以
銜名求見旋經傳見於別室將酒案詳細回明載銓諭以如書
元有錯以後將他調開此案必須兩邊都下得去莫令將來又
教我費心等語此恆春親告承審司員吳廷棟歷歷如繪而書
元亦以伊方在坐恆春亦來之語告之堂司各官者也夫內廷
王公不准與朝臣往來交接
列聖以來歷奉
嚴旨上年又經我

皇上降
旨申諭剴切詳明杜漸防微具有深意恆春書元潛赴私邸聽
受指使固屬咎有應得然非載銓之聲威嚇人該尚書侍郎等
亦何至違例自卑甘冒不韙耶且覩載銓諭恆春之語似
皇上用人行政無一不待其參酌也其竊權爲何如耶又載銓
奉
派查辦刑部堂官擬補主事意見不合一案其案內書元以候
補主事桂豐擬補自謂業經奏明二屆並稱桂豐代伊看
實錄應行扱摺一屆均係案中緊要關鍵蓋以一人之私見違
行入告本屬謬妄且入告之後何不知會各堂直至同堂辨論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時始以業經面奏一語藉圖壓服其狡詐已可概見況未見明
文其曾否面奏尚未可知即果行入奏而
聖意若何亦未共覩此端一開必有詐傳
詔旨者至以公廷之爵酬私室之情恩賞自操吏屬有乖紀綱
何載銓於此等重情概爲隱瞞但稱書元擬補之人資格較淺
不免偏執已見是於彰明較著之罪尚敢任意偏袒欺
君罔
上更復何所忌憚耶又步軍統領衙門具奏控案摺子向來體
例均係據供直敘虛實不下斷語以該衙門但准收呈例不審
辦其所訊供辭原不足憑乃上年具奏舉人吳台章控告胞兄
禮部主事吳台朗謀姦伊妻一案竟以荒謬支離之辭斷爲歷
歷如繪在載銓之意必以爲事涉曖昧可以聳動
聖聽交部審辦爲快不知果有此事是
國家興賢育才二百餘年竟有此衣冠禽獸貽笑萬世之事
國體士氣淪夷殆盡非僅吳姓一家之變也且向來問刑衙門
遇有父子母子涉訟者總以父母之言爲憑其子不准置辨此
案吳台章之母業已呈送瘋迷懇請訓斥乃不以其母之言爲
憑而以其子之言爲據且其子之供另行抄錄全呈
御覽而其母呈辭但於摺內摘敘數語含糊入奏綱常倒置從
來無此辦法京師爲首善之地世道人心關係非輕載銓向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才能自命其誤於不識大體耶抑故爲任意顛倒藉示威權耶
又本年四月西華門居民張三呈報貪夜疊被盜刼一案經北
城飭坊拏獲正犯何五等九人並有業經就獲旋被同夥拒捕
帶鎖逃跑之白五一犯及該犯等供出結盟爲首之藍翎長李
四一名均尚未到案正在查訊奏辦間載銓聞知恐
皇城重地訊出盜刼情事則步軍統領獲咎甚重當即咨行北
城令將全案解送步軍統領衙門審訊該犯等一聞此信供遂
游移迨經該衙門延閣三十餘日載銓不知如何授意原供全
翻咨交刑部審辦案內未獲各犯亦未飭拏一人查該處密邇
宸居即果如載銓所訊該犯等並非盜刼而貪夜聚衆勒借銀

錢已屬大干法紀且現獲各犯多係內務府官人外間傳聞並有牽涉職官太監之處何以載銓並不具奏僅以咨交了事耶且案犯既在北城卽事主曾經報過別衙門向來章程亦係各拏各辦乃以意存回護惟恐他人追究勒令歸我審訊是遵何例耶況咨交刑部文內並不將北城拏犯訊供等情詳細聲敍又不將北城原卷一併咨送其爲故意消彌更屬顯然尤可異者北城初訊之供固不必盡屬可憑而載銓例不定案其所訊亦未必字字皆確何遽於咨交刑部文內已斷定事主捏報耶

臣聞步軍統領咨交之案刑部往往比附原咨不無遷就非堂司各官意存阿附人人懷勢利之見也特以載銓之侈汰人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共知同爲

國家任事之人若不稍爲將順必至事事齟齬亦於政體有礙載銓窺破此機此次咨文內直下斷語又將示刑部以意也應請降

旨飭查諭令刑部虛衷詳鞫改咨爲奏以成信讞至載銓身任步軍統領清奸除暴是其專責乃以武斷濟其規避

聾聵之下

國法安在耶又載銓廣收門生滿漢臣僚多有拜爲老師者是以外間傳聞有定門四配十哲七十二賢人之稱事多株連未便概行指彈至滿漢大臣本不准爲諸王請安雙膝長跪例禁尤嚴

列聖申諭均令見者參奏並令諸王自行參奏乃書元於朝會之地每見載銓必疾趨請安人以爲本係屬吏向荷恩施習爲固然無足深怪若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本與載銓爲換帖兄弟本年二月於隨扈差次

行宮門口趨見載銓雙膝請安萬目駭然而載銓晏然受之喜形於色其氣燄之薰人更可想見矣夫載銓以親而兼貴宜何如謹愼小心恪矢靖共乃在

宣宗年間尚知顧忌近日倚勢弄權陰伺

皇上之喜怒而因以變亂天下之是非若不及早查辦恐將來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操縱之間所傷愈多且王公者百僚之表率似此權勢所趨恬不爲怪紛紛效尤將恐有政出多門之虞並恐無氣節者既以阿附而來有氣節者必以抵牾而去小人日多君子日少

國事尚堪問耶或謂載銓係近支宗室天潢貴胄誼重親親不知

國事所關不能因一人而廢天下之法亦不能因一人而失天下之望親郡王之獲咎

列聖以來歷經辦有成案況

雷霆示威正欲保其晚節倘此後改過自新亦尚可長承

恩眷

大造之生成無成心自有妙用也應請
皇上英明內斷或
簡派大臣查詢或
飭令該王明白回奏有無捏飾仍聽查辦如何懲處恭候
聖裁臣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參刑部侍郎書元片 咸豐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再京中早經傳有對聯謂知止而後有小有才必釀大患盡信不如無下無法何以上人上聯含一定字指定郡王而言下聯含一書字指書元而言查嘉慶十四年審辦廣興出差婪贓案內因外間傳有對聯歌謠科道不能早爲密陳以備查訪冒奉嚴旨申飭酌加懲處誠以人言藉藉必非無因科道有風聞言事之責斷不得諉爲不知臣以爲事無確據若遽以空言入告似亦易啟猜疑之漸今載銓之劣跡既歷歷可數而書元之貪鄙險詐亦請爲我
皇上陳之上年刑部郎中文秀由殺虎口稅差報滿回部饋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書元代土銀三百兩似亦差竣回京循例應酬交際之常原不必果有請託乃書元收受後於文秀未放甯紹台道之先忽一日進署於司官回事既完諭令文秀留後告以今日我在
皇上面前已保你數句指日就放文秀聞之自喜回至秋審處即告知同事司官並送銀數目輾轉傳播幾於通國皆知夫以本管官收受屬員饋送數百兩之多已屬不知檢束至在
御前奏對之語尤不應稍有洩露書元恃其巧言爲攬權納賄之計由此類推何事不可爲耶至拏獲囤酒一案其乖謬尤屬不堪當刑部初次派審時書元即告知承審官四人謂
皇上知我是苦奴才纔派我這差使莫說教我賠錢就教我一

年淨出身亦不合我算等語是其存心本不爲公但圖肥己原屬共見共聞迨後訊出巡役詐贓情節該侍郎卽多方恐嚇至有進署帶刀與承審司官拚命之語形同無賴笑柄甚多市井之談未便形諸奏牘至刑部定案時訊明稅務委員書元之子違例罰銀數逾兩千並不將該委員交部議處不得謂非周旋同官意存寬厚乃書元不知愧悔仍稱刑部堂司各官均與伊有釁並面告陸應穀謂我見

皇上已奏明呂賢基資格太淺諸事尙未了了陸應穀係恆春屬員周祖培門生亦不能作主等語藉奏對以欺人嗱沓背憎尤屬巧於傾軋且同官卽偶有不合何至恆春周祖培全慶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蘊章曾國藩均與不合耶又何以另換朱鳳標呂賢基陸應穀基浦仍與不合耶至司官跟隨堂官當差本不敢稍存意見又何以初派四人均與不合改派八人仍與不合耶至今書元談及此案復隱約其辭似謂承審官不免受賄賣法臣以爲若果有此事書元必當奏辦以期水落石出藉肅官方若任意誣衊希圖報復其居心更不可問且恐各部院之認眞辦事者不免聞而氣沮也秋曹爲刑名總匯原不能枉法以徇情且公是公非自有定論若謂天下皆小人而一人獨君子臣亦未敢遽信也自古賢奸之辨其幾甚微若書元之貌託忠直心懷叵測二品大員關係甚鉅應請

旨飭令該侍郎將以上各款明白回奏以杜讒說而儆官邪謹

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申明奏參載銓書元並非挾私妄訐片 咸豐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再定郡王載銓在
先帝時本未深資倚畀道光二十二年以後差使更少往往累月經年偶蒙
召對一次至書元由工部司員循例升至侍郎更屬無所表見今幸蒙
皇上稍示優容遂各肆意妄行不恤物議邪正消長之機當亦
先帝之所降鑒也
皇上現以孟秋大祀虔宿
齋宮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先帝之靈實式憑之倘蒙
乾威獨振俾大小臣工莫不知感知懼天下幸甚 臣職雖微然自通籍以來受
先帝豢養之恩已歷十餘年如有挾私妄訐搖惑
聖聽之處
先帝陟降在天斷不令 臣倖逃法網也區區愚誠伏乞
聖明垂察謹附片又
奏

遵旨據實覆奏摺 咸豐二年七月初一日

奏爲遵
旨據實覆奏事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給事中袁甲三奏參載銓廣收門生一節著即指實具奏毋得稍有含混等因欽此並經軍機大臣傳奉
諭旨令將載銓所收門生指實具奏欽此 臣思載銓收羅門生本係違例私情非實有字跡可據但以傳聞指稱恐彼此均不承認難期水落石出聞載銓繪有息肩圖一卷題詠甚多凡屬門生均係師生稱謂應請
旨飭令載銓將所藏息肩圖呈出則某人爲門生歷歷可數無從含混矣所有 臣遵
旨據實覆奏緣由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防剿皖匪請持以鎮定摺 咸豐三年四月十九日

奏爲皖省賊黨大半土匪並非蓄意北犯請益定
聖心以固衆志恭摺附驛馳奏事竊維賊匪竄擾安徽盤距臨
淮附近焚掠或以爲欲赴天長盱眙等處由洪澤湖謀襲揚州
大營或以爲欲赴和州合肥等處謀襲江甯大營均經周天爵
等隨時知照各該大臣嚴防矣又或謂欲赴永城歸德由劉家
口渡河或謂欲赴正陽關一路由河南省渡河謠言四起人心
惶惑幾於無可措手臣以爲賊計詭譎固不可稍涉大意而以
目前情形而論斷非謀定後戰爲渡河北犯之計聞該匪自浦
口竄至滁州不過一二千人迫沿途句結土匪愈聚愈多居民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既逃散無存招勇亦望風先潰是以長驅數百里賊燄益張近
有被擄逃出者據稱股內並無眞正頭目髮長四五寸者亦屬
寥寥大抵多用紅巾裹頭以掩其髮之短並有將本來髮辮散
作四圍以布裹之作爲長髮之狀者其竄擾滁州及鳳陽兩城
並不佔據想亦係賊黨尙少不敢分守之故若無大股續來尙
不難於撲滅應請
皇上持以鎮定諭令在事諸臣勿涉張皇
嚴飭琦善向榮等於江揚城內餘匪嚴密防其奔竄勿令再與
此股響應並請
嚴飭應援諸臣趁其羽翼未成併力圍剿勿徒各守門戶自可
一鼓作氣掃蕩妖氛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明皖省軍務情形並請派統領大員摺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奏爲皖省軍務緊要現辦防剿諸臣難持全局請
旨迅派統領大員以靖寇氛而固疆圉恭摺附驛密奏仰祈
聖鑒事竊維逆匪竄擾安徽猖獗情形歷經周天爵呂賢基李
嘉端等馳奏在案仰蒙
聖慮周詳指示機宜並
飭托明阿督帶精兵及琦善等派員分兵赴皖會剿周天爵等
斷未有不殫竭血誠以期迅掃妖氛者也然以臣愚見托明阿
未知何如但以周天爵呂賢基李嘉端等三人而論均恐難以
成功疆事孔亟不得不爲我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皇上歷陳之周天爵忠肝義膽人所共信且時以殲滅逆匪爲
念而年已八旬精神未能貫注即主意未能堅定一遇事急立
時嘔血近日已犯數次在周天爵之意原期以身許國特恐剛
烈之性操縱稍疎即令臨難捐軀亦於國事無補且注意淮北
而於淮南勢難兼顧此周天爵之難收全功也呂賢基實心實
力一片熱腸所辦團練頗能開誠布公與鄉民相信以是漸有
成效惟才力未能兼到韜略亦非素嫻書生談兵鮮合機宜即
偶有所見而周天爵之布置亦斷不能贊一辭此呂賢基之難
收全功也至李嘉端賦性直爽果敢有爲惟任事太銳思慮恐
難周詳現在賊氛已逼李嘉端招勇籌剿人心藉以安定而猝
然臨變支絀萬分且淮北一帶周天爵另爲籌畫氣機不能相
通即呼應未必皆靈此李嘉端之難收全功也尤可慮者事權
不一即動多掣肘皖省門戶太多處處空虛本屬無可抵禦臣
於三月十一日到宿即商令呂賢基會摺請兵乃呂賢基於十
四日擬稿函商而往來辨論至四月初一日兩處回信尚未到
齊呂賢基因事機已迫不能久待竟自會銜拜摺至十一日奉
到
諭旨准留陝甘官兵正在辦理飛咨間接據南路稟報賊已竄
過浦口擾及滁州矣若非往來函商耽延半月之久何至貽誤
事機倉皇無措耶爲今之計惟有仰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天恩迅派統領大員督帶重兵於滁鳳一帶擇要駐劄並
飭琦善向榮等各於沿江北竄要路嚴密防守勿令大股續來
聯爲一氣然後於廬鳳一帶水陸要隘設法圍剿庶不至再有
蔓延矣再現在各處用兵所辦仍祇一事雖軍情愼密不宜洩
露而賊勢之盛衰兵力之多寡必須互相關照庶應防堵者固
可加意防堵應救援者亦可刻即應援以臣所聞各路統兵大
臣均未免各存畛域幾至彼此不相聞問殊非同仇禦侮之道
並請
飭下各路統兵大臣將防剿大概隨時密速知會斯聲氣聯絡
可收一鼓殲擒之效矣臣軍旅未諳而見聞所及不敢不據實

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署理廬鳳潁道謝　恩摺　咸豐三年五月初十日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於宿州軍營接奉撫臣李嘉端行知四月二十日
奉
上諭袁甲三著署理廬鳳潁道欽此旋經侍郎臣周天爵臣呂
賢基等奏請暫留軍營襄辦一切事宜俟軍務稍有頭緒再令
前赴署任尙未奉到
硃批伏念臣一介庸愚渥荷
宣宗成皇帝恩遇由禮部主事洊升郎中並充補軍機章京我
皇上御極之初經原任軍機大臣何汝霖遵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保舉蒙
恩召見旋奉
旨補授御史甫經兩月卽升補兵科給事中並奉
硃筆特晉兵科掌印給事中本年二月奉
命來皖暫駐宿州與臣呂賢基商辦團練事宜嗣因賊匪竄皖
辦理軍務未獲周歷各處涓埃未効悚惕方深茲復渥荷
溫綸署理道篆受
恩愈重圖報愈難臣惟有恪遵二月初七日
召見訓諭勿染外官習氣無論軍營地方實心實力勉竭愚誠
以冀稍酬

高厚於萬一所有 臣感激下忱謹繕摺附驛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豫陳回籍侍養片 咸豐三年五月初十日

再
國家多事之秋正臣子致身之日萬不敢以犬馬私情冒瀆
宸聽然 臣萬不得已之苦衷有不得不豫陳於
君父之前者 臣兄弟四人 臣母現年七十六歲 臣父去世時 臣
年方十歲 臣兄十四歲 臣三弟四弟亦四五歲不等賴 臣母劬
勞撫養成立自 臣供職都門一十九載 臣母三次赴都因水土
不服不能久住每次一二年不等自道光甲辰年 臣兄病故 臣
三弟選補禹州訓導職守攸關不敢擅離 臣四弟仍住原籍項
城而身弱多病每年臥榻者數月 臣母往來於禹項之間雖備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歷辛勤而精神尚可支持自道光丙午年因心血太虧染患心
動之症每發即不能言語不省人事幸逾時即愈調養數日漸
可復元且數月始發一次不發時動履如常自上年臘月遽匪
竄據武昌去項城五六百里而訛言四起土匪乘機搶掠本年
正月 臣母寄居鄰家終夜坐守者三次顛連操勞血氣愈衰 臣
在京聞信於二月初二日赴科辦事即與同科福旂等商定俟
初六日都察院接見之期呈請歸養初五日欽奉
諭旨即於請
訓後料理起程原擬奉差事竣再行陳情乃到皖後屢接家信
知 臣母心動之證三四兩月已發九次每發必終日乃愈並因

老病思子夜不成眠往往似夢非夢大呼臣名且以手撫摩似有所見者臣聞信之下肝腸如割祗以皖省事急未敢冒昧乞養終夜徬徨莫知所措此臣呂賢基等所親見而代爲涕零者也近因賊氛逼近豫省撫臣分兵設防之水寨集距臣家止五里風鶴之警耳不絕聞臣母先於二月間經臣三弟迎養禹州以期靜攝現在賊有直赴汴梁之說如果屬實則距禹二百餘里人心亦必驚惶臣兩旬未接家信臣母現在何處無從確探恐衰老之軀遭此驚擾病勢必致日增每一念及五內如焚擬俟皖省軍務稍有頭緒即具摺懇

恩回籍侍養謹冒罪豫行陳明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查潁屬漢回滋事並籌辦捻匪摺 咸豐三年八月十九日

奏爲潁州府漢回互鬬捻匪乘機肆起逼近府城旋經兵勇擊退現在籌辦情形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同臣呂賢基查辦皖省團練前經奏明臣赴壽州鳳臺及潁州府屬各州縣周歷巡查並因廬鳳道缺無庸前往接署遵於七月初六日由廬起程先赴壽州鳳臺督率各官紳講求團練並飭拏土匪就地正法以定民心七月二十九日行抵壽州邊境之正陽關正在辦理團練清理河道之際聞潁州府屬阜陽潁上交界地方漢回滋事焚殺甚慘當即札飭潁州府及阜陽潁上兩縣並留辦團練委員候補縣丞李蕓馨等平心妥辦另行頒發告示力爲破除漢回畛域無令結黨尋仇一面飭查此案起釁根由各令稟復旋據潁上縣知縣程鈺稟稱本年六月初八十三等日有阜陽縣城守汛柏守備本係回人帶領回勇陳長泗康佩等並回民百餘人突至該縣永興集以拏案爲名圍住團練公所砍斃練勇江占魁更夫孫建孫起鳳團練器械多被搶掠又指拏張家岡民素與陳長泗有隙之張玉恆斬首剖心懸竿誇示此外搶奪居民數家砍傷練勇數名衆人紛紛不服平日與回民不睦之各村莊乘機而起欲爲漢民報仇經該知縣程鈺據各屍親事主並該處紳商聯名呈訴稟詳該府未爲伸理該知縣因自赴各鄉勸諭漸就安帖事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月有餘忽又有回民要抄燬張家岡之謠漢民因此愈加不服懲恿已死張玉恆之父張唫盤糾衆千餘人豫備與回民仇殺捻匪從中湊合愈聚愈多七月二十六日到劉陵集及阜境白家屯等處焚殺搶掠不計其數其餘漢回雜處之鄉亦多趁勢放火殺人該知縣查張玉恆等並無結捻搶奪被人指控案據等語阜陽縣知縣劉夢松及委員李萬馨所稟亦大略相同臣正在函商臣李嘉端設法籌辦間旋據潁州府知府毛含昱會同該營遊擊武全等先後稟稱張唫盤於本月初九日糾集數千人來圍郡城並在東關放火聲言要殺除回民經該府等督率兵勇旋即擊退等因到臣臣等查此案回民陳長泗本係

天津博新印刷局代印

安慶逃犯投充潁州府勇頭復敢挾仇慘殺激成衆怒固屬罪不容誅張唫盤以報仇爲名糾衆抗官貽害良民亦屬法無可貸惟陳長泗附在該府肘腋黨與甚多張唫盤雖暫行退回其夥衆尚未解散操縱稍失機宜頃刻即生他變且潁郡本多大股捻匪並毗連河南之沈邱新蔡息縣固始等處萬一各處匪徒聞風響應更難措手此時辦法不必分別漢回急須剿開良莠臣趕緊前進已於十四日行抵潁上縣選擇本地方公正紳耆隨同隨帶委員署鳳潁同知張家駒分赴該處將此案之是非曲直及地方之利害安危明白曉諭令良民聚衆者先行疎解再擬用本地團練剿除捻匪其案內首要各犯另行設計誘

獲並添委署霍邱縣知縣徐毓寶馳赴潁郡商同該府縣相機妥辦連日以來似已稍有頭緒惟現在匪勢既衆非稍集兵力難資彈壓臣手無一兵寬猛均多不便前已函囑侍郎臣周天爵帶兵前來尚未接其回信應請

旨飭下該侍郎自行斟酌如不能分身即分撥正兵選派將領飭令迅速來潁由臣酌量調遣庶聲威稍壯辦理或可得手所有漢回滋事捻匪乘機竊發現在籌辦緣由謹合詞由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再臣呂賢基於本月初二日前赴六安一帶查辦團練是以未經列銜合併聲明所有臣初次示稿另行抄錄

天津博新印刷局代印

恭呈
御覽謹
奏

會查潁屬捻匪片 咸豐三年八月十九日

再臣等正在繕摺間接據潁州府知府毛含昱稟稱又有西鄉捻匪李奉糾衆多人來至距城三十里之三塘集滋擾勢甚緊急請速撥精兵會剿等因前來究竟因何起事未據聲敍臣訪聞此案起釁緣由亦由縣差史恆先拏匪犯李明善經官訊明正法該差因聞該犯家屬有報仇之謠旋即邀差胡丙率衆前往該處焚殺數百人被害之家冤無可伸推李奉爲首約衆進城誓要尋殺史胡二差等情如果屬實現在人勢衆多逼近郡城專恃防剿恐難得手已密飭該府縣查明該差等果有藉端害衆情事即秉公持平妥速辦理以服衆心勿令一波未平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波復起總之莠民之少原不敵良民之多良民之心定則莠民之勢自孤潁郡人心現多驚惶臣等惟有督飭該府縣權其輕重分別剿撫以仰副

皇上除莠安良綏靖地方之至意謹附片具

奏

會查潁屬漢回滋事情形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奏爲潁郡漢回滋事脅從解散人心一律安定惟首犯尚未全獲請

旨將知府先行革職勒緝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潁州府漢回滋事一案前經臣將籌辦情形會銜馳奏奉

硃批出示曉諭甚屬得體已有旨諭周天爵妥辦矣欽此欽遵在案並先准臣周天爵以此案業經具奏恐一時不能到潁咨令臣先行督辦等因亦在案臣等查此案聚衆數千人焚殺數十里漢回無辜被戮者均難數計兩邊罪魁禍首自應急爲剪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除然非脅從解散則居者既多懷疑慮逃者亦互相煽惑羣情沸騰難保不生他變臣等於前次拜摺後節據委員督同本地紳士稟稱親赴各處安爲勸諭漢民之附和響應者均知悔悟各安本業回民之狡黠者亦漸消異志其善良回民先經逃亡現值秋成之時間有强横漢民霸佔田租復經臣出示嚴禁飭拏數人即行正法並令附近漢民代爲回民守護招令速歸故土兩旬以來人心大定其前項乘機焚殺之匪徒亦經督飭潁上縣知縣程鈺並委員候補縣丞李蔔馨六品軍功頂戴供事徐曉峯分督各處團練拏獲著名捻首馬文俊等七人並夥匪史喜敬等共三十三人隨時正法餘匪均已潛逃此漢回脅從

解散之情形也漢民首惡張唅盤先經紳士勸解該犯佯允投案暗中尙留黨夥百餘人爲乘間遠逃之計臣聞信後復督飭潁上縣程鈺委員張家駒約同本地練董祝正已等設法羈縻先將練勇布置村外該員等一齊圍住該村該犯由後門逃出該勇等四面兜拿追至四五里外河岸將該犯生擒並趕追其幫惡族弟張大勤落水淹斃該員等遂將該犯押解來城臣親提嚴訊據供因回勇陳長泗等挾仇慘殺伊子張玉恆遂糾衆報復並圍府城尋殺回民屬實訊明後即將該犯綁赴市曹淩遲梟示以伸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國法而快人心此張唅盤伏誅之情形也至回民首惡陳長泗及幫惡康佩等先經密飭該府縣並委員等相機酌辦一面拿獲正法一面曉諭安撫嗣該員等稟稱該犯暗中添人安置附城地方且城內回民甚多未敢輕易動手該府遂將該犯等故爲寬慰誘解潁上聽候訊辦該府先至潁上面稟辦理情形另派家丁隨後護解臣即恐其稍有疎虞飭令速派丁役前往迎護乃續派丁役尙未趕到該犯等先已脫逃臣當即提訊護解家丁堅供委因猝不及防並非知情故縱除仍嚴押聽候覆訊外一面出示懸賞飭令各處團練及鄰近州縣一體查拿一面飭該府親帶勇役跟蹤躡緝迄今旬餘尙無報獲確信查陳長泗等肇釁釀禍漢回共忿豈容倖逃顯戮且該犯等豺狼成性無論藏匿何處均爲地方流毒該府於此案起事之初先既辦理失平復於誘解該犯後漫不經心致令中途猾逃庸懦糊塗斷難姑容應請

旨將撤任潁州府知府毛含昱即行革職仍留該地方勒令協同接任之員將該犯陳長泗康佩趕緊購拿能否速獲再行分別辦理所有漢回滋事脅從解散首犯尙未全獲各緣由謹繕摺由五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案前經侍郎臣周天爵奏親提訊究並奏參文武各官奉

上諭飭令會同臣李嘉端審訊定擬應仍遵

旨辦理至漢回滋事之地前次外來捻匪先經臣督飭委員李嘉馨等各帶團練追殺至百里以外斬擒多名其未散各黨及另行嘯聚者臣周天爵現駐阜亳交界之王市集一帶督兵痛剿自可指日掃蕩臣拜摺後即前赴阜陽太和一路查辦團練合併聲明謹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奏

請降旨安綏漢回片 咸豐三年 月 日

再各處漢回雜處因族類不同向來易生嫌怨道光年間雲南漢回互鬬仇殺十餘年歷任督撫勞師糜餉迄無成功後經原任督臣林則徐剿撫兼施妥爲排解始得至今相安此次潁郡起事之初焚殺不堪言狀甚至率衆圍城形同叛逆人心洶洶莫知所措且附近各州縣回民甚多亦均有牽動之意幸仰賴皇上威德漢回兩邊現已均就安貼不至釀成大變再煩聖慮惟現值多事之時到處奸徒煽惑羣情易於搖動且回民聚族而居一與漢民搆釁往往結爲死黨非有以化其畛域終無以平其意見應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皇上特降

諭旨將漢回一視同仁之意明白宣示並飭令地方官於漢回交涉案件秉公持平勿稍歧視庶普天赤子咸戴

皇仁更可永息爭端消患於未萌矣謹附片具

奏

續辦潁匪片 咸豐三年 月 日

再前據潁州府知府毛含豈稟稱該郡捻匪李奉糾衆滋擾逼近郡城勢甚緊急並臣訪聞起釁緣由及飭辦情形經臣前次附片具奏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查此案續據該府縣各督兵勇前往剿辦並經鄉人勸解匪衆漸退惟查李奉係著名捻首盤踞皖豫交界地方積惡難數急須翦除復經該縣於八月二十五日會同河南官兵圍拏該犯聞風逃匿尚未就獲臣已嚴飭該縣趕緊設法購綫務期必獲以除兇暴而靖地方至差役史恆胡丙據該縣及委員等覆稱史恆即時恆訊無不法別情惟胡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丙雖未焚殺數百人而藉端擾害實有其事當即飭令該縣及委員等將胡丙先行正法以紓良民積忿之氣其胡丙有無餘黨及時恆有無別項惡跡俟臣行抵阜陽縣再行確訪究辦謹附片具

奏

王市集剿匪獲勝摺 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奏爲剿辦阜亳巨匪大獲勝仗餘匪逃竄仍督飭搜捕恭摺馳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十七日在潁上縣聞原任侍郎周天爵在
王市集患病甚危因該侍郎督兵剿匪正值喫緊之際恐有貽
誤當即
奏明趕赴王市集暫爲料理等因在案尚未接奉
諭旨臣前次拜摺後即於十八日自潁上起程途中聞周天爵
已於十五日因病出缺趕緊趲行路過漢回滋事之劉陵集一
帶傳集漢回曉事之人開導安撫各令永息爭端二十日酉刻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行抵王市集未到以前沿途紳民環跪籲呼歷述捻匪猖獗乞
恩救援臣到集後詢悉前調兵勇已於是日辰刻全行撤退文
武各官亦隨兵而去該捻匪因周天爵已故早經躍躍欲動兼
之兵勇既撤該處居民驚惶莫知所措臣當即飛調文武員弁
除護送周天爵靈柩之官兵五百名到宿後即歸刑部侍郎臣
奕經就近安置固鎮備防外其餘俱令折回王市集聽候差遣
二十一日未刻即據西北鄉探報有捻匪三四千人在阜亳交
界之孫村店焚掠肆擾勢將南竄彼時兵丁尚無一人到集臣
目覩居民畏避顛連情形焦灼萬分一面諭令該處團練各督
練勇扼要堵禦一面飭委隨帶委員候補縣丞李萼馨六品軍
功頂戴供事徐曉峯管帶隨臣練勇三百餘人先往督辦二十
二日復飭折回先到之署潁州府知府張清元陝西遊擊朱連
泰帶兵三百餘名趕緊前往與該委員李萼馨等會商進剿適
署亳州知州熊英亦奉札帶勇前來該文武合督兵勇於二十
三日未刻行抵高公廟該匪等三千餘人大半用紅巾紮頭身
穿雜色短衣排旗數十面乘馬百餘匹向我軍迎敵先開大礮
橫擊我軍伏地未傷河州營守備袁學忠督同千總李璋等連
點大礮首先轟倒捻首姚矜兒自馬上跌下並經把總馬能等
趕將姚矜兒砍死復見衆捻中有一頭戴黃帽之人指揮衆匪
直撲我軍該文武督飭兵勇火箭齊發將該匪車載藥簍全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燒燬其戴黃帽之匪經守兵敏長清等三人砍爲數段該匪忿
極蜂擁齊來經遊擊朱連泰親督礮手四十隊委員李萼馨等
督率各鄉團練四五千人四面攻擊該匪見勢難敵且戰且退
我軍奮勇爭先賊中旗幟軍械紛紛奪獲當場格殺屍橫滿地
共計斬獲首級一百八十四顆轟斃八十七人並生擒捻首李
致文等七人餘匪五十八人該匪勢敗奔竄時天色已黑不能
窮追逐收兵駐扎高公廟查點共奪獲興國天子齊天大聖替
天行道並八卦飛龍帥字及各項戰旗三十餘桿五百斤大礮
二尊四百斤大礮一尊三百斤大礮一尊數百斤及數十斤火
槍二百三十九桿大車四輛牛九隻馬十四匹刀矛無算兵勇

受傷者僅止三人不致殞命訊據生擒捻匪供稱此次合五十八股爲一捻其中如穆老碩王長淸宮元等數人均戴黃巾軍中被殺者亦不能指出何人大約捻首死者二十餘人其餘不知竄往何處此二十三日接仗獲勝之情形也臣查潁郡捻匪結聚已非一日本年自春夏以來或數百人或數千人焚殺搶掠百餘里內無一完室近復各樹旗幟擄掠壯丁竟欲效尤粵匪雖莠民烏合未必果有異志而多事之時人心最易搖動周天爵前在王市集未獲與該匪接仗各處搜捕三百餘人聞其於彌留之際復呼各將官至榻前以手指賊口呼殺盡蓋深慮捻匪之害甚大終以未能掃除爲憾也臣以幫辦團練之五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官未奉

諭旨遽來此地深恐呼應不靈幸仰賴

皇上德威兵民協力一經進剿大挫兇燄似匪膽已寒不致再釀大患惟捻首未獲者尙多難保不日久復聚且該處附近地方往往數百人時聚時散幾於到處皆然非大加掃蕩勢難一律安靜現已飭派隨帶委員署鳳潁同知張家駒並續行來營之潁州遊擊武全宿州遊擊錢朝舉山東守備戴世熙會同前次委員分赴各路相機剿捕並出示曉諭令匪徒親族自行擒獻免其連坐其偶被逼脅並非甘心爲匪之人准其取具改過保結予以自新之路連日捆送者日以數十計其阜境之西南鄉毗連河南固息一帶亦多有大股盤踞距此間幾二百里一時勢難兼顧臣此次所留官兵除患病不計外實止七百餘人專恃各鄉團練整齊鼓舞尙可設法剿辦惟臣本不諳軍旅且資淺望輕恐難肩此重任可否請

旨簡派大員駐紮督辦以期迅就蕩平恭候

聖裁所有臣到王市集剿匪獲勝各緣由謹繕摺由五百里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參穎州府知府張清元片 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再查此次剿匪兵勇甚屬踴躍且官兵所到各鄉團練送饋送麵者絡繹不絕其困苦可憐其忠義可嘉除將各練總由臣分別給予花紅及軍功頂戴外其在事出力文武容臣查明另行保奏懇請

恩施以示獎勵惟查署穎州府候補知府張清元人本糊塗性復剛愎且遇事取巧好爲大言本年春間因以知州前赴廣西軍營兩年無功回皖銷差旋因皖省事急託病寄居宿州經撫臣李嘉端委署定遠縣疊次嚴札抗不赴任遂求周天爵調赴宿州軍營七月間經周天爵札委會同武職赴亳州一帶剿辦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土匪屢次掠功捏報得蒙優敘以知府候補旋委署穎州府知府仍調赴行營該員任性妄爲在亳州時兩次幾激民變後隨周天爵在王市集於發審案件任意草率以致刑罰失措衆論沸騰周天爵病故後該處居民疊次籲請留兵剿匪在營文武均以爲然而該員執意不允遂令兵勇全撤該員亦隨之而去明知捻匪猖獗且係署任地方竟於萬姓呼籲置之不聞已出情理之外若非臣於二十日趕到則大股南竄一概焚殺竟有不可收拾之勢迨臣將該員札調折回派令於二十二日同陝西遊擊朱連泰等由陸家集前赴張村埠該員行至陸家集中途折回並令河州兵一同折回向臣覆稱該處並無捻匪臣當斥以由陸家集前進原係迎賊來路並非賊在陸家集且張村埠一帶疊次告急並經差探明確何以該府佯爲不知託辭折回幸委員李萼馨等先帶練勇三百餘人趕赴張村埠人心稍定而勇數太少未能遽行進剿該匪遂於是夜焚掠高公廟數十家殺斃數十人是二十二日之貽誤事機皆該員張清元之咎也二十三日丑刻臣飭令遊擊朱連泰帶兵啟行並令該員張清元暫行回署無庸前往該員又復隨行與各文武會商進剿行過張村埠該員力主待賊來擊之說屢欲於中途紮營該文武奮勇前進該員亦不得不隨同前去迨至接仗獲勝正宜乘勢進剿乃該員因有臣札飭回任之說遂擅令河州兵亦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同回並路遇續行派往之穎州府遊擊武全亦勸令折回幸武全人尚明白未聽伊命現同該委員等四路搜剿斬擒甚多是張清元之遷延畏葸種種乖謬幾誤全局按律本應治罪未便因隨同打仗著有微勞遂足盡蓋前愆應請

旨將署穎州府候補知府張清元即行革職以示懲儆再該員在周天爵行營總辦一切錢糧出納均係身親並聞於周天爵故後倒填日期行文徐州糧臺支銀一萬五千兩該糧臺尚未發給臣曾經面詢此事該員以行文總在十四五日含混答應即果係十四五日已在周天爵彌留之際該員有何急需迫不及待遽行主持行文支取錢糧是何意見查周天爵行營卷宗

臣一字未見無可查考向來軍需報銷均在事竣之後現在周天爵已故該員亦奏請革職應請飭令該員將經手錢糧先行逐款造册報銷免致日久轇轕該員轉得置身事外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籌剿雉河集捻匪片 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再臣正在繕摺間據委員李萬馨回營面稟各路探報未獲捻首均竄匿雉河集一帶投奔另股大匪並於集外四面安設大礮豫爲抵敵地步該處界連蒙亳本爲盜賊淵藪本集捻匪另有數十股今年七月曾與官兵接仗未挫其鋒近多託名團練爲內應外合之計萬一誤用必致倒戈相向貽誤非輕該匪等因此次已受大創勢將結死抗拒即幸而擊散東可竄往宿州西可竄入太和蔓延句結終爲地方之害臣現擬札飭蒙宿亳太各令督勇訂期會剿並將此地曾經與匪打仗結實可靠之團練選擇調用臣亦酌量移營前往督率並一面密遣妥人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計離間再行相機進剿兵力既單必須稍緩時日布置周妥方可望一鼓成擒也謹附片具奏

續剿捻匪擒斬首要摺 咸豐三年十月十二日

奏爲續剿捻匪擒斬首要多名恭摺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行抵王市集剿匪獲勝當於九月二十九日恭摺具
奏在案前次拜摺後聞該匪投奔雉河集另股大匪將結死黨爲負嵎之計當即密遣妥人設計離間該匪漸次解散詎探有自雉河集逃回之總捻首鄧大王即鄧大俊因前被官兵打敗立意報仇遂糾衆捻首鄧天兒等三十餘人在標里鋪瀝血爲盟約定每人招集一百人誓與官兵死鬬臣聞信後即飛飭文武乘夜分路前進該匪等飲酒齊心後尚未走散該文武出其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不意一齊圍拏該匪猝然驚惶或乘間逃出或衝突抵拒除被兵勇格殺不計外六品軍功徐曉峯遊擊錢朝舉守備戴世熙等生擒巨惡劉禿子等十九名遊擊朱連泰署霍邱縣知縣徐毓寶候補縣丞李蔔馨等生擒巨惡鄧天兒等十五名奪獲十三節大礮一尊火槍九桿及刀矛等件訊據該犯等多供認捻頭聽從鄧大王即鄧大俊糾約報仇不諱並究出鄧大王即鄧大俊帶同二捻頭于喜向東北逃跑該文武當即督飭兵勇冒雨窮追至亳州南境之蔣家老莊在破屋內將鄧大王即鄧大俊及于喜一併拏獲帶至標里鋪天已更餘提訊鄧大王即鄧大俊正在吐供間忽然跳罵踢滅燈燭幾至傷官旋經兵勇齊力捆按該犯且踢且咬窮兇極惡從來未見當即淩遲處死棄屍村外次日該處居民見者多手刃之此股首要各犯幸舉事未成擒斬淨盡大快人心至雉河集一路大捻首尚多臣已飭宿州知州移會該州遊擊李成虎候補知縣厲自芳在龍山一帶截其東北逃竄之路並飭蒙城縣知縣劉瀛階在高廬集一帶堵剿太和縣知縣林丙南在安豐集一帶堵剿署亳州知州熊英在義門集一帶堵剿均據報有斬擒復飭河南毗連之永城鹿邑等縣一體防禦臣居中調度情形尚屬得手此前次接仗後各路督剿之情形也至各鄉藏匿之匪經委員署鳳潁同知張家駒督率團練查拏並勸諭親屬自行捆獻者截至本月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十一日共三百三十六名經臣督飭張家駒及阜陽縣知縣劉夢松詳細訊明除情罪稍輕分別責釋外正法二百七十三名內計捻首三十二名連節次打仗斬擒捻首約共八十餘名其前在高公廟打仗欲死頭戴黃巾之匪據續獲各犯供明實係捻首宮元領人不多頗有智謀是以衆捻均聽指揮現在匪勢已離並在各匪巢起出關禁老幼男婦多名令本家領回人心漸就安定惟此地捻首幾難數計或領數千人或領數百人或領數十人爭雄稱長時分時合並有富紳結捻婦人糾搶者總以能聚衆爲強不怕死爲榮每遇行刑談笑歌舞既不畏朝廷之法並不戀骨肉之情人心陷溺至於此極此臣所目覩

心傷不禁痛哭者也現在多張示諭並日招鄉人來至行營面爲開導似良民之脅從者均已聞而悔悟不至死心爲匪現在雉河集一帶已飭派兵勇相機進剿臣拜摺後即日移營亳州南境之白龍王廟以期廊清北路至潁屬西南路毗連河南固息等處及東路壽定等處捻匪均屬披猖譬據各處紳民籲請臣前往剿辦臣擬俟此路稍就肅清查看何路要緊即行馳赴何路所有續剿捻匪擒斬首要各緣由謹繕摺由五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辦署理司道片 咸豐三年十月十二日

再臣接准安徽撫臣李嘉端來咨內稱奏請以臣署理廬鳳道又接署撫臣劉裕鈐函稱奏請以臣署理藩司自應候旨遵行惟臣現辦之事斷不能署理地方請爲我

皇上歷歷陳之查潁郡捻匪結聚已久正月間安慶失守人心驚惶奸宄到處煽惑愚民從而響應地方官或畏其兇暴故示姑容或限於疆域互相推諉愈縱愈橫幾有莫可誰何之勢且毗連豫省往來奔竄到處荼毒現在粵匪沿江竄擾時欲窺伺廬城風鶴之警耳不絕聞該匪等布散謠言躍躍欲動是潁郡雖屬一隅實關皖省全局並爲豫省門戶臣前聞周天爵病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未經奉

旨趕緊來此即此意也迂拙之才本不敢當此重任是以前摺聲請另行

簡派大員駐紮督辦尚未奉到

諭旨即蒙

簡員接辦而到此需時喫緊之際萬難鬆手此地居民聞臣有署道署司之信遠近顒呼泣留不止斷難脫然而去不但此也臣以臺臣出使例得專摺奏事無所牽制此時一署司道則限於職守無論隔省之官不能札飭遵照即本省之官呼應亦多不靈至帶兵將官臣本任兵科給事中有統轄武官之責定例

副將以下掛刀叩見一署司道則都司以上均係平行既不歸臣統屬即不聽臣調度又安望操縱應手於此間剿匪事宜貽誤甚多謹不揣冒昧據實直陳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獎捐生片 咸豐三年十月十二日

再各路軍餉均形支絀而徐州糧臺爲尤甚臣此次所帶兵勇一千數百人每月約需銀七八千兩若均向糧臺支取一時恐難應付現因該處人心鼓舞迎機開導令各量力捐輸已集制錢一萬四千串計鄉勇口糧及軍中一切犒賞均可就此暫行支發擬俟續捐再有成數即可將兵丁口糧一併支放不動糧臺之款惟該處小康之家屢被匪擾均形拮据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能否如願尚未可知該捐生被難之後尚能踴躍輸將均屬急公好義容臣查明履歷另行彙請
恩施以示獎勵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續剿雉河集匪迭勝摺 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奏爲續剿雉河集一帶捻匪疊次獲勝恭摺馳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十四日接奉
上諭現在賊匪被創逃向雉河集仍圖嘯聚著袁甲三即督率
文武員弁兵勇乘此聲威迅將各股捻匪盡數殲除等因欽此
查雉河集捻匪先圖併力死拒經臣設法離間漸次解散督飭
文武相機剿辦業於本月十二日具
奏在案嗣據探報各捻首均在雉河集外八里莊馬長有家齊
心議事共人八桌不知確數其隨從護衛不過三百餘人該文
武探明路徑先於十二日晚間將兵勇安置附近四五里內委
員徐曉峯李萬馨徐毓寶遊擊朱連泰等於是夜丑刻另督兵
勇由花溝集前去直撲匪巢西面行抵該村天甫黎明該匪驚
覺急向西面迎敵甫經交鋒望見各路兵勇蜂擁齊至該匪等
知勢難抵敵即一時並潰當經兵勇截殺四十餘人生擒捻首
捻夥馬在龍等共七十一人奪獲大小槍礮五十二桿刀矛牛
馬多件並起出贓衣壹百餘件又由乾井內起出三百斤大槍
二根百餘斤大槍九根其最惡捻首孫重綸先於兵勇初到時
馬上背槍乘空奔逃經山東營馬兵張廣思鄉勇楊廣奎袁孝
等飛馬追至五六里外將及趕上該匪在馬上施放一槍未能
打中旋即拋槍棄馬擬爲餌敵之計該兵勇不貪槍馬仍行窮

追將該犯生擒訊據供認都捻頭自領二十一股共二千餘人
因各路查拏均已竄散此雉河集初次獲勝之情形也是日兵
勇駐紮雉河集搜捕餘黨次日探聞該匪另有一股因見兵勇
均在雉河集遂潛赴四十里外之臨湖鋪糾衆四百餘人因挾
該處團練幫拏之恨意圖乘虛報復經團練飛稟在集文武遂
經委員徐毓寶李萬馨等即刻督勇前往會同該團練將該處
接連五村全行圍住除格殺不計外生擒首先起意之捻頭宮
步雲並隨從捻頭韓李子等共四十六名起獲槍礮十五件此
雉河集二次獲勝之情形也迨十八日因雉河集所擒捻匪未
訊尚多是日二更後聞西南數里外隱隱有礮聲探係馬家柳
林老捻頭馬九馬老虎等因該族捻頭多經被獲意在聚衆刼
犯並將二十四節大礮先行安置村外要道其四圍牆上多挖
礮眼希圖退守死拒守備戴世熙千總李玉珍把總張向嚴王
士元王昇外委仙其祥馬福祿並派駐龍山堵剿之遊擊李成
虎等督帶臧紆青之練勇五百名作爲頭隊先到該村圍住委
員徐曉峯遊擊朱連泰參將錢朝舉並龍山堵剿之知縣厲自
芳帶兵接應該匪正在出隊間見官兵已到即開槍亂擊我兵
均於暗中伏地未經受傷其安置要道之二十四節大礮先被
兵勇搶獲該匪等失其所恃四出亂竄自相踐踏及兵勇格殺
者無數當生擒捻頭捻夥馬九馬老虎等共四十七名並奪獲

大小火槍十八根刀矛數十件並另獲乘轎捻頭陳建中訊認領捻已歷四年常帶千餘人四處擾害前經周天爵懸賞未獲此次生擒後附近居民籲請綁赴市曹聽受害者碎割其肉以快人心是夜另派候補千總連不甲帶馬隊十名並鄉勇劉倫等在龍山路追拏捻首紀黑升等三名又派鄉勇王賢曾六品軍功陳武魁在西北孫村店追拏捻首龐富等四名此雉河集三次獲勝之情形也至各處藏匿零匪經潁州遊擊武全帶兵搜剿並團練查拏及親屬捆獻者上次具奏後自本月十二日起截至二十五日送至臣營訊明正法二百六十名連前共五百三十三名其餘各路送交該文武訊明正法者亦統計三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餘人連歷次接仗共殺匪千餘人捻頭二百餘人以現在情形而論阜太亳蒙交界一帶周圍數百里似不至再有大股厚需兵力惟該捻匪不敢與官兵爲仇猶思與團練挾恨伏戎於莽尙難數計幸正氣日盛邪氣日衰良民鼓舞均有撥雲見日之意再能一氣掃蕩卽可靠實放心矣再臣前次拜摺後本擬卽行移營白龍王廟因連日陰雨未能起身是以稍遲並接據東南路鳳陽府屬之懷遠縣營次稟稱捻匪張茂等前月聚衆撲城經該縣督勇擊敗現復聲言報仇糾匪四五千人逼近縣城勢甚危急臣聞信焦灼此間既不能分身當卽飭派宿州遊擊錢朝舉山東守備戴世熙等共帶兵三百餘名卽由雉河前赴懷遠會同該縣併力攻擊並飭附近之蕲州鳳臺鳳陽蒙城各州縣一體援剿該匪烏合之衆半多脅從諒官兵一到不難迅速撲滅也所有臣續剿捻匪獲勝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明兵勇無可撥舒片 咸豐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再臣現接准侍郎臣呂賢基咨稱桐城失守會同撫臣劉裕鈐奏請飭令臣督帶兵勇前赴舒城一帶防剿等情前來惟臣所帶之兵即周天爵駐守固鎮之兵除前次奏明撥歸五百名由奕經安置固鎮外隨營不及八百名復因懷遠告急飭撥三百餘名前往援剿現在存營僅三百餘名賴有本地團練協同捕剿是以聲威尚壯此兵之無可酌撥也至周天爵從前所招之勇均經遣散臣此次拏獲匪犯多係周天爵遣散之人現當剿辦喫緊萬無再招之理臣現帶練勇三百餘名係由本處團練內挑選稍給津貼以之近地剿匪則可以之遠方出征則不可且團練不供征調屢經奉旨此時若强使從征則凡屬團練均懷疑慮於本地剿匪大有關礙此勇之無可酌撥也況宿徐一路自周天爵奕經相繼出缺簡派何人駐紮尚未接奉諭旨人心搖動諸多可虞且前駐臨淮之馬隊官兵現經百勝等派赴廬州應援是北路藩籬已撤若再撤北路兵勇湊赴南路既於南路無益而北路門戶大開剿匪防逆又將何恃不恐耶聞舒桐一帶團練尚屬整齊惟統率無人恐難禦敵查有留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皖差委之刑部候補主事朱麟祺講求兵法人亦勇敢前在肝眙五河一帶布置守禦現已回廬應請飭令該員迅往舒城一帶會同該文武以防爲剿必能於事有濟再在籍道員趙昀現在安慶一帶亦距舒城甚近該員爲本地大紳鄉望允協就近移駐舒城以資督率更爲得力臣奉旨統籌全局斷不敢稍分畛域而北路空虛太甚設有貽誤關係非輕譴據實直陳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獎剿匪出力員弁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奏爲查明剿匪尤爲出力員弁兵勇覈實奏懇
恩施以昭勸激事竊臣行抵王市集屢次剿匪情形均經隨時
奏
聞在案查阜亳一帶捻匪披猖已久前次周天爵來至該境該匪等竟敢迎敵轎前爲先發恐嚇之計其逆跡已屬昭彰迨周天爵病故該匪又糾集數千人意欲南渡淝河直撲潁郡經該文武督率兵勇初次交仗即能大挫賊鋒該匪等戰敗後屢次糾合報仇意圖復逞復經文武即時搜捕並勸諭鄉民綑獻統計斃匪千餘人內捻首二百餘人匪勢既衰人心大定臣雖相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機調度而並未親冒矢石全賴該文武奮勇爭先使積年伏戎以次掃蕩且月餘以來雨多晴少該文武往來泥淖之中備歷辛勤臣初次督師固不敢以見好市恩沾染習氣而用人之際亦未便沒其微勞除其次出力員弁由臣分別記功酌獎外謹擇其尤爲出力者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籲請
恩予獎勵該員弁等感戴
鴻慈自當益切奮勉矣再署霍邱縣知縣徐毓寶人頗明幹前經臣委赴潁州府會辦要案事竣來營陸續斬獲首要多名惟到營未久未敢遽請
恩施現經派留王市集督率該處練勇堵擊南路匪徒果能始終勤奮再行酌量保奏合併聲明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報搜捕豫皖間夥匪片 咸豐三年 月 日

再查皖省江北通商河路一由豫省之周家口下達正陽關一由豫省之固始縣下達正陽關一由安徽六安州下達正陽關自本年正月安慶失守土匪肆擾攔河搶劫商貨久已不通無論

國課民生兩受其害且行旅阻塞謠言易起臣於七月杪行抵正陽關查看周家口固始兩路匪黨尚少嚴飭地方官勤加搜捕即時疎通惟六安一路向爲茶米鹽大宗因匪徒糾搶商船既不敢行走居民亦不敢查拏半年以來愈縱愈橫地方官幾於無可如何臣當經飭派正陽文武並壽州霍邱六安各官及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隨帶委員督率兵勇沿河搜捕先後拏獲要犯二十餘名訊明斬梟久困之商即刻連檣來往毫無阻滯臣於河岸查看亦頗爲欣幸惟總頭目朱宗明即黑魚鑽子彼時未經拏獲仍恐日久復聚河道再有阻塞臣因聞漢回滋事趕赴潁上未能久駐督辦當即諄飭該管官及沿河團練一體嚴拏並經該管官出示懸賞務期必獲茲據署壽州知州候補知府金光筋稟稱探聞該匪朱宗明攜夥潛回仍在迎河集一帶藏匿十月十五日該州督同把總黃鳴鐸典史俞熙外委崔治平陳益祥並練總龍紀書等四面兜拏黃鳴鐸首先上前將朱宗明奪刀生擒並協獲匪夥張長林胡小老虎卞祥於水志等四人訊明正法匪根已絕此路可期常通等情前來查朱宗明糾衆攔河搶船劫殺致令商路梗塞百貨不能流通實非尋常捻首可比此案首先拏獲之千總銜正陽汛把總黃鳴鐸緝捕尚屬勤能擬請旨以千總拔補俾知感奮其協獲各員弁由臣分別咨明記功練總龍紀書等亦由臣酌給軍功頂戴臣爲激厲捕務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端敏公奏議

卷之三目錄

署理皖藩謝　恩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剿辦粵匪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統籌皖省南北大局擇要駐紮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剿辦懷遠捻匪獲勝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籌剿皖匪北防南剿情形摺　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皖北喫緊勢難兼顧片
請飭舒與阿分兵到皖片
粵匪直撲廬郡現在籌辦情形摺　咸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請飭和春防守宿徐片
臨淮守禦分兵援廬摺　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會奏臨淮攻守事宜摺　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剿蒙亳捻匪片
剿辦張匪獲勝出力員弁請獎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保方豫功耿超片
參陝督舒與阿摺　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東南全局大壞急圖克復廬州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請駐守臨淮摺　咸豐四年正月十八日
請關涉籌款摺件無庸發鈔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分防正陽六安片
剿辦靈泗潰勇獲勝摺　咸豐四年　月　日
籌剿鳳潁土匪摺　咸豐四年二月初七日
請旨嘉獎鄉勇片
布置臨淮守禦並籌剿土匪摺　咸豐四年四月初九日
陳報募勇確數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署理皖藩謝　恩摺　咸豐三年　日　月

奏爲恭謝
天恩事咸豐三年十月初六日奉
上諭給事中袁甲三著賞加三品卿銜署理安徽布政使欽此
臣於十月十四日在王市集行營接奏
諭旨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感激涕零莫可言喻伏念臣以一介庸愚由部曹洊升
給諫本年春間出使來皖幫辦團練疊奉
恩命署府署道均因奏留軍營未能到任涓埃未效悚惕方深
茲復渥荷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溫綸晉加卿銜兼攝藩篆逾格
鴻慈本非迂拙之才所能圖報況皖省疊被逆擾凋敝已極現
仍處處設防籌兵籌餉羅掘一空兼之土匪肆起彈壓捕剿在
在需人而從前候補文武大半星散本年揀發人員多係初膺
外任諸多未諳現在緊要各缺非越級代理即革職暫留委曲
將就無人之患甚於無財臣惟有恪遵
諭旨統籌全局權其緩急隨時隨地勉竭愚誠以期稍酬
高厚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悚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奏爲金陵揚鎭久不克復師疲餉竭將有意外之變請因義憤以收民心兵民兼用以速成功密摺奏祈
聖鑒事竊自逆賊竄據金陵揚鎭三城黎庶慘遭荼毒我
皇上惓懷南服寢饋難安
特命向榮琦善爲欽差大臣授以重權資以重兵不惜竭天下財賦以供給之使之克復三城以救民水火該大臣等宜何如激發天良淬厲將士速殄妖氛以彰天討乃各擁數萬之兵糜數百萬之餉十月於茲一籌莫展甚且縱賊四出不能遏止卽曰無隙可乘豈數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月而竟無一隙若謂賊勢强盛三城之賊已分竄豫晉畿輔矣又分竄江西湖北矣今且分竄安慶擾及桐城駸駸又欲北竄矣統計三城餘賊爲數無多八九月間卽聞金陵之賊驅城中婦女裹以賊巾衣以賊衣使之守城近復於城頭布滿吠犬藉作疑兵揚州之賊因糧不給兩賊目一欲逃走一欲待援意見不合幾至內潰其空虛已可概見不知該大臣之袖手旁觀坐失機宜誠何心也臣於七八月間卽聞金陵百姓有義約布告上江兩縣約定數萬人訂期齊舉併力攻城揚州難民亦在城上怨官兵不肯打仗聲言城內賊並不多求官兵拔救並有通信於外願從中殺賊以應者乃向榮既不能用民心以復金陵琦善復互相觀望於難民呼籲置之不聞致難民謀洩被賊殘殺坐使義民喪氣頹然解體深爲可惜然江南百姓受朝廷二百年淪浹深恩其忠憤之氣雖抑而未伸實未嘗一日忘也及今鼓舞而振興之尙皆可用過此以往並此忠憤之氣日漸消磨恐將不可收拾矣應急請
皇上降旨曉諭刊刻謄黃作其敵愾禦侮之心激其報仇雪恥之志許以如能破賊克城卽酌免其兩三年租賦其首倡義舉者並許，
特沛殊恩酬以官爵庶三城百姓捧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詔書而感激流涕義旗所指必能一呼百應迅奏膚功或謂數萬精兵無能爲力三城不敎之民何能濟事不知數萬之衆來自異方其於三城百姓視同秦越本無急難之心該大臣又不能操縱而激揚之安望其必出死力耶若三城之民則利害切身逆賊一日不除卽一刻不得安枕且城中被難者非其父兄子弟卽其親戚朋友生死存亡皆其痛心切骨之事時有自城中逃出者賊之情僞虛實知之必確況相識既多句結內應亦易爲力其至今忍而未發者均爲官兵阻撓耳鑒於六合等處練勇殺賊數千官兵既攘其功主帥亦沒其善也應並請
皇上明白宣示使官兵不得牽制民力可專用則聽百姓自爲卽恢復之後亦免將弁遷延之罪若民力稍單或用官兵接應

或以兵民夾攻功績各不相掩萬不准從中猜忌致阻成功至百姓應需軍械火藥由各營通融借給即糗糧稍有不敷亦由該大臣酌量接濟勿惜小費勿事苛求民氣既振兵力因之在營將士亦將畏罪圖功爭先恐後三城並復逆賊失其巢窟各大兵即可分路掃蕩迅滅妖氛此成敗利鈍萬不可失之機也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密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統籌皖省南北大局擇要駐紮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奏爲統籌皖省南北全局擇要駐紮以期剿匪防逆兩無貽誤
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月二十八日在亳州張村鋪行營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咸豐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本日據呂賢基劉裕鈐奏桐城失守一摺覽奏曷勝焦急
袁甲三現在潁州剿辦捻匪著即統帶兵勇馳赴桐城一帶相
機剿辦其蒙亳捻匪即著飭令臧紆青帶勇剿捕等因欽此臣
查南路逆匪竄過集賢關廬州情形喫重自應趕緊赴援惟北
路之淮河兩岸處處緊要臣現帶兵勇萬無可分已於本月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十六日縷析具奏茲奉
諭旨飭令臣督帶兵勇前赴桐城係在臣前奏未到之先
聖慮周詳欲以克復桐城即以保衛廬州也推查廬郡北至宿
徐六百餘里上接豫界下達洪湖現因南北籌防中間並無一
旅之師藉資控制前次四五月間逆匪所以乘虛奔突如入無
人之境也現在土匪肆起各州縣紛紛告急無兵無餉臣以一
人之身已覺應接不暇其尤甚者如定遠縣之張橋驛一帶爲
陸逆餘黨聚衆盤踞經署撫臣劉裕鈐飭派李登州等帶勇進
剿日久未散懷遠縣張茂等糾衆四五千人逼近縣城經臣撥
派遊擊錢朝舉等帶兵三百餘名馳往會剿並飭壽州鳳臺蒙

城等州縣一體援剿前經具奏在案現據該文武等稟稱該匪等往來壽鳳懷蒙交界數十里之內焚掠裹脅愈衆愈衆張茂乘坐大轎自稱西懷王前後護從數十人均穿紅衣且時有騎馬匪徒百餘人四出哨探該文武等布置圍攻尚未得手兼之廬郡風聲愈緊人心愈覺搖動非臣親往督辦恐蔓延日久無論逆匪之句結可慮即土匪會合亦成燎原之勢臣再四思維別無良策惟有前赴蒙懷一帶擇要暫行駐紮先將張茂大股迅速撲滅該處爲南北適中之地既可爲徐州接應並可爲廬郡聲援何路事急即就近馳赴何處似於剿匪防逆兩無貽誤若此時勉湊兵勇徑赴桐舒名爲移緩就急實則緩急兩誤首

天津倉新印刷局代印

尾牽制究於
國事無補從前裕溪一帶告警廬州戒嚴周天爵疊經奉
旨分兵援剿而終不果行者即此意也況現接廬州二十一日來信據稱探聞新任撫臣江忠源已入皖境有從水路先攻賊背克復安慶之說雖未必即有捷音而廬郡以南有呂賢基劉裕鈐與江忠源布置夾攻已可有恃不恐矣至臣現辦捻匪自二十六日具奏後又獲七十餘人內有捻首十九人如前豎順天王旗號之馬和尚替天行道旗號之信克寬齊天大聖旗號之王長淸及屢招屢叛之宋洪瞻均於數日就擒並在宋洪瞻家內起出淨硝四百餘斤及旗幟多件尤捻首中之包藏禍心者也惟大勢雖衰而伏匿仍多臣於二十六日自王市集移營白龍王廟乃行至四十里之張村鋪又爲士民所留當此多事之時萬不敢曲徇人情株守一隅然非接辦有人則臣去之後人心一散將恐前功盡棄查同知銜臧紆青往來於宿徐及微山湖等處現駐何地未得確實臣已恭錄
諭旨飛咨百勝等轉行飭知該同知遵
旨前來惟聞其所練之勇均已分布要隘前次派來龍山五百名與臣所派兵勇會剿雉河集捻匪未及竣事疊次催回自係宿徐喫緊之地不敷分派是否能來尚未可知臣並一面飛催前任兩廣總督徐廣縉趕緊前來俟數日內得有回信臣即拔

天津倉新印刷局代印

營前赴蒙懷一帶爲兼籌並及之計總之皖省軍情緩急均難豫定臣賦性迂拙固不敢過事張皇致煩
聖慮亦斷不敢稍涉將就貽誤事機所有臣統籌南北大局擇要駐紮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剿辦懷遠捻匪獲勝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奏爲剿辦懷遠張匪大獲勝仗餘匪竄匿仍飭搜擊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懷遠縣捻匪張茂聚衆猖獗當經飭派遊擊
錢朝舉等帶兵往剿並飭鄰境州縣一體會辦業經奏奉
諭旨飭令併力攻擊勿任句結爲患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查該
匪糾聚捻衆數千人半多裹脅因日久未經受創是以益肆鴟
張臣先經出示解散並聲稱親督大兵即日前往必期掃除淨
盡該匪等頗知畏懼而死黨相依仍有三千餘人經遊擊錢朝
舉等知會懷遠縣朱鎮督帶兵勇先在縣屬之龍岡集會齊該
縣因出拏另股匪徒尚未趕到該遊擊等探聞該匪有攻撲官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兵之意遂即布置進剿並有該處團練邵徵祥尚希太武舉孫
宗武文生馬人驥監生韓從禮等情願幫剿該遊擊等飭令練
勇先期潛渡渦河聽候接應該遊擊等於次日早晨起身當有
鳳陽府派去之署守備吳炳帶勇二百餘名同時趕到行至二
十餘里望見新集地方有捻匪二三千人分爲三路排隊迎敵
我兵亦即分爲三隊兗州營千總馬振瀛等領打中路宿州營
外委彭占鼇等領打左邊山東守備戴世熙等領打右邊遊擊
錢朝舉統率三路弁兵奮勇直前該匪先開大礮轟擊我兵亦
開礮對擊該匪用檔牌十數架並門板數十扇連環遮擋自午
至申對打不休該匪忽分出一股意欲圍抄我兵之後適先經
渡河之練勇趕來接應官兵該匪另股復折入大隊併力抵拒
錢朝舉下馬督戰認定該匪中隊黑旗下開放劈山大礮守備
戴世熙亦親身連點數礮將該匪檔牌打倒轟斃點礮捻匪數
人遙望該匪隊內有一穿紅衣之人忽然不見我兵各督各隊
直撲向前該匪等見勢難抵禦三隊同時退敗當經我兵礮斃
騎馬賊二名槍斃八十餘名格殺三十餘名生擒尚六等十三
名奪獲四五百斤大礮三尊三四百斤攘槍四桿六七十斤攘
槍六十餘桿紅白黑旗共五面火藥大小五簍鉛丸四牛簍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馬六十餘匹時懷遠縣朱鎮亦帶勇趕到因天已昏黑不能窮
追當即收兵仍回龍岡暫駐查點我兵祇有宿州營步兵楊文
明左手被匪砍傷一處其餘並無損折訊據生擒捻匪尚六等
供稱張茂前在懷遠實有七八千人嗣聞有大兵數千前來捕
剿陸續逃散是日中路樹黑旗穿紅衣即係西懷王張茂左邊
捻首陳得孜陳貨郎右邊捻頭高雖孜統共捻頭二十九名共
帶三千餘人張茂頭上受礮子擦傷首先逃走戴頂帽騎馬之
胡大嘴亦被槍斃其餘捻頭聞打死七八人不能指出姓名該
文武當將尚六等即時正法差探張茂等逃至鳳臺縣屬之蘆
溝集另有捻首楊太帶匪接應行至棗木橋南又遇該處練勇
截殺二三百人餘匪渡溝拆橋全行竄散復飭該文武等四路
偵探旋據稟稱連日協同該處練總中書銜張虎文等四路查

拏斬擒張茂夥黨黃春孜並二帥主黃老金等數人訊出張茂由蘆溝集逃至顧家橋一帶經刑部員外郎孫家泰署壽州金光筋署鳳臺縣李霖督勇追拏擒獲捻頭歐大成孜等十三名惟張茂一犯查無實在下落臣行抵城蒙復就近訪聞均稱張茂在懷鳳一帶結捻已久附和者數十村莊一遇事起呼之即至此次受創膽寒各歸各家冒爲良民練勇既不敢查拏官兵亦未便概行剿洗且逆匪風聲既緊人心震動若操之太蹙則鋌而走險難保不併歸逆黨該匪等敗竄之餘現既不敢復聚祇好暫緩一步俟南路情形稍定再行斟酌搜拏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容俟查明另行保奏所有剿辦張匪獲勝各緣由謹繕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探聞定遠所屬之張橋驛匪黨漸散惟壽定一帶沿途尚多短劫已飭該管官嚴拏矣至阜陽西路各鄉捻匪肆橫臣已委隨營之署霍邱縣徐毓寶會同潁州遊擊武全前往督辦鳳臺潁上所屬之展溝板橋一帶亦多土匪糾搶並飭隨營之候補縣丞李萬馨督同各團練一體會拏合併聲明謹

奏

籌剿皖匪北防南剿情形摺 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爲酌擬皖省北路防禦南路併力合剿以杜紛竄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自古禦敵之道不外防剿然必能剿而後能防所謂能戰而後能守也粵賊竄擾數省

皇上籌兵辦餉無一處不防究無一處能防者何哉地散則難守兵分則難支數載軍興未聞聚各處防兵與粵賊決一死戰而一隅有警四隅籌防左支右絀賊之所至徒供一潰即日執失守者而議之亦屬於事無濟況用兵全在鼓氣賊未來而我往制之則我之氣壯賊既至而我圖抵之則我之氣餒查安徽一省除江南徐揚金陵本屬接壤此外楚豫蘇浙江西連界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區不一而足紛歧錯出門戶居多向建省安慶則以大江分南北今建省廬州又當以廬州分南北賊據安慶長江之險皆爲賊有安慶直如粵逆傳舍廬郡以南防不勝防矣此外陸路則浦口爲第一門戶關山爲第二門戶其三最要則臨淮其四則固鎮水路則由裕溪東關直達廬郡不過百數十里由盱眙至臨淮亦不過二百餘里下則和州之烏江上則桐城之樅陽由舟登陸直逼驛傳若專事言防一處之險駐兵數百募勇又數百即安徽一省已足竭天下之財而無益於事此已覆之轍不待臣明言者也現在賊逼桐舒廬北竄而各處險要半屬空虛臣以爲廬郡以南亟宜剿廬郡以北則宜防防剿並施非多

兵不可安省兵力單弱向因別無可調募勇以濟兵之不足而自正月安慶告陷以來所招之勇無不見賊立潰鳳陽之勇城甫陷而隨賊肆掠舒城之勇戰既潰而導賊入城此臣所目擊耳聞鄉勇萬萬不可恃者也竊計勇既無用兵亦難籌此時武昌解圍楚豫交界可以無警查陝甘總督臣舒興阿所帶陝甘兵三千名尚在陳州可以移緩就急來皖應援由陳州府四十里至沙河登舟由沙河入皖直抵六安順流而下一帆可至必得此兵與撫臣會合一處大壯聲勢庶可以決成功倘舒興阿不能親來應請

飭令派兵二千名前赴皖省交撫臣江忠源調遣兵力既厚南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路之賊即可痛加剿擊先取舒桐次復安慶殲除淨盡固爲深幸即有餘匪直使逼入長江下流或扼東西梁山要隘攔截或與江揚共議剪除大江東南庶幾有豸不亟圖此而專事設防則失安慶而守桐失桐城而守舒失舒之後六廬交警西北兩路爲之騷然其患詎可勝言況賊已壓境再行四路催援無論在事文武各有專責勢難去而之他即聞信即來亦屬緩不濟急且自桐城既失南北文報梗塞不通江南安徽甯池太廣五府一州聲息不聞前據探報賊由蕪湖進宣城之灣沚而窺徽甯由太平廣德逼東壩而撲蘇常若果如此蘇浙危矣此南路之急宜剿而不宜防者也北路水陸要隘各有重兵互防而由

廬州至宿徐只固鎮有防兵七百臨淮並無一兵臣統籌大局守固鎮無如守臨淮固鎮僅堵陸路專護宿徐臨淮則水陸並防兼爲皖豫屏障此前侍郎臣周天爵舍臨守固之未爲得計也然查臨淮以一河爲阻自應防堵北岸而北岸廬舍蕭條地形寥廓又非防兵厚集不足聯絡抵禦河臣楊以增既駐徐州勢可兼顧應請

旨飭下楊以增俟和春蘇布通阿無論何人來徐即飭令酌帶兵勇並防守固鎮之兵概赴臨淮則北可捍衛宿徐阻賊長驅之路西可保障懷蒙遏其竄豫之衝此廬郡以北至要之地與其分而守之不若專而防之也至於安慶克復之後各路合兵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以防爲剿以剿爲防撫臣江忠源自能相機籌策非臣一時所能豫計也所有北路宜防南路宜剿情形據實繕陳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謹

奏

皖北喫緊勢難兼顧片　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再皖省北路處處喫緊臣一人兼顧恐有貽誤請爲我
皇上歷陳之阜亳一帶爲豫省門戶捻匪之多經臣擒斬二千
餘人其竄匿尚難數計而亳城至阜城相距三百里其阜城之
南亳城之北復各有數十里及百餘里不等羣盜如毛往來奔
竄若無專員督辦一氣掃蕩則四面句結其患仍屬難測此西
邊之喫重也靈宿一帶扼居淮北本爲匪徒出沒之地若逆匪
由陸路北竄江揚兩股均須取道該處專恃固鎮數百兵無論
不能抵禦即果能獨當一面賊若沿淮而上繞過固鎮仍如無
人之境此東邊之喫重也懷蒙跨淮而治南接鳳壽等屬著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强悍現在深溝固壘聚衆負嵎之匪地方官不能輕動者甚多
無論逆匪自何而來一經逼近必將揭竿響應不可收拾此中
間之喫重也臣於初四日亥刻聞知逆匪攻陷舒城即定於初
六日趕赴蒙城次日連接各處官紳稟函蒙懷既請臣速臨宿
徐亦請臣親到同時接到徐廣縉回信據稱河南撫臣英桂抄
行奏稿以歸德之兵萬不可撤徐廣縉勢難赴皖等語又接徐
州鎮臣百勝等咨稱徐州防逆緊要且微山昭陽等湖土匪深
慮句結臧紆青帶勇往剿不能分赴阜亳擬撥勇五百名交遊
擊李成虎管帶聽臣調遣等因是徐廣縉既不能前來臧紆青
亦不能接辦正在焦灼間復接據署亳州熊英稟稱南路捻匪

因查拏緊嚴多逃至州城附近暗中嘯聚並於關廂聚賭經該
州督拏該匪等竟敢恃衆刼犯與官爲敵稟請臣速往查拏又
據亳州義門巡檢胡裕烈稟稱該處伏而未動之匪本有千餘
人因距大營在八十里外時欲蠢動爲已獲捻匪報仇稟請臣
移營剿辦各前來該處居民亦紛紛泣留臣均告以到蒙後數
日即回且徐廣縉亦指日即來暫以虛聲彈壓安定人心並先
已撥兵一百餘名赴亳州城內幫同地方官辦理俟臣到時再
圖掃蕩且臣駐張村鋪十日附近拏獲正法者四百五十七人
緣該匪多爲大族富紳所包庇是以非臣親到督辦居民不敢
查拏此時遽行鬆手本難放心而南路風聲既緊不得不先其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所急趕赴蒙懷藉以鎮撫並就近控制宿徐初七日行抵蒙城
招集該縣紳民並飛催懷遠紳士來臣行營以團練剿匪爲名
不動聲色豫備守禦並令兩縣聯爲一氣互作聲援該紳民均
係曾被逆害志切同仇人心尚屬鼓舞至宿州尤爲北竄衝要
無將無兵空虛已極該州距蒙城百餘里聲息尚可相通且該
知州郭世亨素著循聲輿情愛戴已飭令號召團練萬人豫備
守護城池分置要隘遇有警信一呼即至所需口糧令居民銀
米並捐自爲經理臣前在宿州知該處民情尚屬淳樸急公此
次親書諭單交該州傳集曉諭並告以臣指日即到以定人心
似因勢利導尚非無可措手惟徐廣縉既爲豫撫奏留奉

旨若何臣未得知現聞逆賊已退出舒城仍回桐安雖未必遽屬可信而江忠源病已漸愈節節布置先聲奪人似不至再有疏虞如徐廣縉竟不能來臣擬隨時查看倘逆情勢將北竄即趕赴宿州布置固鎮臨淮一路倘賊已竄回大局稍定臣即折回亳境將太阜積匪以次翦除再由阜陽至六霍一路廓清內患如徐廣縉進駐蒙亳臣即由蒙渡淮而南先將臨淮以上至潁州府沿河一帶積匪遵旨清理務期鹽船貨船一律通行以裕國課而濟軍需並於壽鳳等處擇要駐劄與南北兩路作犄角之勢再查隨臣行營不惟兵勇無多即官員亦少除臣子翰林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院編修袁保恆幫同臣料理日行文卷並非委員外其署霍邱縣徐毓寶江蘇候補縣丞李蔥馨均已派撥各路剿匪惟安徽候補縣丞徐曉峯管帶練勇候補直隸州知州張家駒承審案件刻難分身遇有地方告急實在無以應之若以臣一人之身東奔西馳既恐於事無補且跡涉張皇亦易搖惑人心所有臣現辦情形及皖省北路各處勢難兼顧各緣由據實縷陳伏乞聖鑒謹附片具

奏

請飭舒興阿分兵到皖片　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再臣正在繕摺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江忠源奏賊匪竄踞舒城呂賢基殉難等語覽奏實深焦灼已諭令福濟馳赴安徽督辦前據袁甲三奏擬赴蒙懷一帶爲廬郡聲援諒已移營前進著即擇要駐紮迅籌剿辦毋使土匪與該逆句結爲患如廬州緊急應如何應援之處酌量辦理徐宿一帶亦須兼顧萬不可令賊北竄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莫名欽佩臣雖未諳軍旅當此時勢艱難斷不敢不殫竭愚誠兼籌並及除現辦情形及隨時酌量駐紮業已另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具奏外查福濟忠義性成辦事精細逆情亦能熟悉臣另摺所請陝甘督臣舒興阿即可無庸來皖惟揚城尚未克復亦係喫緊之際福濟恐不能多帶兵勇可否仍令舒興阿酌派將領分兵來皖以期一鼓成擒謹附片具

奏

粵匪直撲廬郡現在籌辦情形摺 咸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爲逆匪直撲廬郡一面飛催舒興阿星速赴援一面趕赴宿州籌辦防禦以杜北竄恭摺奏乞

聖鑒事竊臣前以隨時查看逆情如勢將北竄即趕赴宿州布置臨淮固鎮要路於本月十三日具奏在案茲於十七日酉刻接淮撫臣江忠源十二日自廬來咨據稱逆匪直撲廬郡守城兵單速請救援等因前來臣接閱之下不勝憤懣焦灼江忠源初到廬州一切守禦之具未必籌辦齊全自應四路赴援以救危城惟臣所帶兵勇除宿州營兵先已飭令回宿外其餘分撥各路剿匪現在隨營者不過三百人若將剿匪之兵刻即全撤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則淮北一帶人心驚惶土匪必肆猖獗即果能湊合亦不成一軍於南路大局無濟查陝甘督臣舒興阿帶兵三四千名聞於十七日自河南陳州起程來皖其頭起兵於十四日起身臣當即專函飛催請其星速赴廬約計旬日可到得此生力軍與江忠源會合必可取勝惟逆情如此披猖即被擊敗難保不再圖北竄徐宿一帶喫緊非常昨接徐州道王夢齡來信據稱署提督和春已到徐州查臨固均係北竄要路前摺業已詳陳臣即日趕赴宿州先行布置並就近與和春商酌如和春進駐臨淮即以駐守固鎮及臣現帶之兵並臧紆青撥出練勇約可得二千人再於宿州靈璧團練酌抽數百人統歸和春管帶以當第一層門戶臣與王夢齡百勝等分駐宿徐以爲節節後應如和春必須駐徐臣即酌駐臨固獨當一面總期聲勢聯絡斷不任該逆長驅北犯也抑臣更有請者鳳潁一帶土匪南路風聲既緊難保不乘機爲亂且逆匪若由廬郡擊敗難保不西竄六安擾及鳳潁並由正陽關竄入豫省非豫爲防備仍恐臨事無所措手應請

旨飭催舒興阿酌留兵將駐守正陽關似於北路防禦較爲周密所有逆匪直撲廬郡現在籌辦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加緊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正在繕摺間據初九日專差賫送廬州公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文之差役回稱該役於十三日行至距廬八十里地方被土匪短劫將公文撕擲聞該處村人傳說江忠源於十二日與賊打一勝仗將賊打退等語合併聲明謹

奏

請飭和春防守宿徐片 咸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再臣正在繕摺間接准署江南提督和春抄咨奏稿內稱臨淮固鎮爲皖北之藩籬卽爲徐州之門戶奉命防守徐州不能不兼顧前路等語是迎頭堵剿以防北竄與臣意見相同惟稿內有兩江督臣怡良以鎮江軍務緊要奏請該提督一手經理尚未奉有諭旨臣查鎮江防剿自係喫重然彼處兵將甚多且距江揚甚近尚可就近通挪現在皖省事急北路並無重臣及曾歷戎行之人臣卽竭力籌辦恐未能確有把握聞和春屢著戰功所論防剿機宜均中窾要實爲北路長城應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飭令和春仍防守宿徐所需兵勇酌量籌調洵於北路大局有關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

臨淮守禦分兵援廬摺 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奏爲遵旨籌辦臨淮守禦並分兵進援廬州恭摺會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甲三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上諭袁甲三奏縷陳皖省兩路情形並酌量駐紮地方各摺片均能按切時勢自應如此辦理臨淮固鎮一路單弱情形甚爲可慮該給事中既經見及必須專防臨淮卽與和春妥籌商辦等因欽此臣和春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上諭本日據江忠源奏逆匪直撲廬郡該處情形萬分危急著和春卽日酌帶兵勇兼程馳赴廬州會同江忠源等合力攻剿毋稍延誤現在舒興阿統帶陝甘官兵四千餘名計日可抵廬郡該提督卽可與舒興阿酌量調撥總以急援廬州遏賊北竄爲要等因欽此臣和春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將由徐起程日期由驛馳奏在案二十六日行抵宿州與臣甲三悉心通籌查臨淮爲南北要隘無論廬州江揚之賊何股北竄皆當其衝必須兵力厚集方有把握惟廬州萬分喫緊連日探聞廬州之賊雖疊經江忠源擊退旋復圍攻城內情形因文報不通未得確實信息必當急援廬州現存兵勇萬不能合併專駐臨淮再四躊

踏只得將駐守固鎮之兵七百餘名移赴臨淮並臣甲三前派赴懷遠剿匪之山東兵三百名全行撤歸臨淮派令副將銜山東參將劉玉豹管帶妥爲布置臣和春亦親到臨淮查看地勢面授機宜即由臨淮帶領密雲熱河等處兵並臧紆青練勇統計一千餘名直趨廬州查舒興阿帶兵四千餘名聞已行抵壽州惟西路空虛太甚該逆匪於廬郡被創後難保不由六穎一路竄豫英霍一路竄楚潁州府爲皖豫楚交界適中之地必須有重臣駐紮隨時策應擬將舒興阿所帶之兵分撥三千名交臣和春及江忠源分帶調遣以資攻剿並請

飭令舒興阿酌留兵一千名折回潁州防賊西竄楚豫並就近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剿辦潁屬捻匪至前駐徐州之密雲熱河官兵既經分撥赴廬則徐州亦屬空虛該處爲南北衝要逼近豐工私梟水手捻匪災民在在可虞雖現經臧紆青剿撫兼施招徠捻首解散餘黨暫就安貼而被水失業之民謀生無路難保不日久爲亂臣甲三欲徑赴徐州則臨淮倘有緩急又恐鞭長莫及且淮南土匪乘機肆起淮北亦時有蠢動之勢擬暫駐宿州以爲臨淮後應並控制各路土匪何時能親歷徐州查看災民土匪分別剿撫再行酌量具奏所有臣等會商籌辦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加緊會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會奏臨淮攻守事宜摺 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奏爲進援廬州臨淮無兵可撥請
旨飭令漕臣福濟帶兵駐守以固北路藩籬恭摺會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將遵籌臨淮守禦並分兵進援廬州情形會
銜具奏欽奉
諭旨允行在案臣等於前次拜摺後統籌全局悉心妥商臨淮
爲南北咽喉第一要緊門戶防堵實不可緩惟廬州尚未解圍
倘該匪大股盡撲廬州尤爲萬分喫重以大局而論自應先其
所急是以商定後臣和春即於十二月初二日督帶兵勇自宿
起程因沿途夫馬諸多不齊每日止能行走一站一路嚴催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由迅速初五日行抵臨淮初六日於河之兩岸親加履勘查得
臨淮東界盱眙西接懷遠南達定遠北連五河中有淮水一道
上通正陽關下通洪澤湖高家堰等處水陸要道遏賊北竄正
當其衝其南北兩岸均係一帶平原居民較少南岸向爲商賈
聚集之所自本年四月逆匪踩躪後多已遷避就地方形勢自
應以河爲險本擬留山東兵一千餘名於河北紮營三座互相
策應以爲犄角之勢遠則多派偵探近則細加盤詰以昭周密
而清姦宄乃前次擬令同知銜臧紆青親帶壯勇一千同臣和
春赴廬旋接該同知來函以徐州喫緊未能即來止有前撥之
五百名已到臨淮廬州望援甚急臣和春勢不能久候亦不及

與臣甲三再行函商祇得先將山東兵一千餘名令參將劉玉
豹統帶同密雲熱河等兵一併帶往於初八日自臨淮起身兼
程赴廬一面函催臧紆青再帶勇五百名合前派五百名共成
一千名仍令於河北紮營三座駐守防堵臣和春一面前進一
面知會臣甲三查廬州逆匪疊經撫臣江忠源擊敗距城漸遠
各路大兵一到即可立解城圍保全廬州即以保全臨淮臣和
春自未便專事遠防舍危急而不救也惟逆情詭譎廬州被創
後難保不乘虛北竄且揚州雖經收復賊匪竄至金陵瓜州者
甚多並聞金陵前有兵勇鼓譟之說倘有他虞無論何處賊竄
均可直抵臨淮且揚州萬餘潰勇四出奔逃尤恐到處句結臨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淮前派山東兵一千名本嫌單弱茲止有壯勇五百直如無人
之境即臧紆青再撥五百而以未經戰陣之勇又無大員統帶
亦萬萬不可恃臣甲三隨營之兵僅止百名再四思維別無良
策因思漕臣福濟帶兵二千餘名本月初九日自清江啓程無
論水陸均須經由臨淮該漕督奉
命來皖督剿本在江忠源抱病之日廬州大局無人主持是以
特命該漕督前來近日廬郡消息漸佳撫臣病已全愈各援兵
亦陸續到齊廬城自可無虞臨淮門戶大開喫緊非常應請
旨飭令福濟即行駐守臨淮既與南路聲息相通並可保衛北
竄要路至現駐之壯勇五百名俟福濟到後或併歸統帶或調

派別處均由福濟酌量辦理臣和春前次在宿亦與臣甲三議及福濟一層彼時因廬州圍困甚急且臨淮有山東兵可恃是以未遽定議現已由臣甲三專函飛催矣再揚城竄出之賊聞尙在揚儀交界之三岔河一帶滋擾以圖牽制我兵若另由天長裕溪水陸各路全撲廬郡亦屬難於抵制並請飭令琦善等嚴密防禦勿令再與廬逆會合爲患所有臣等會籌攻守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加緊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剿蒙亳捻匪片 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再蒙亳捻匪糾衆報仇經臣甲三派員督辦前次附奏在案嗣據該委員徐曉峯稟稱同遊擊朱連泰統帶兵勇前赴蒙城途中探聞係捻首劉洪立武大僧糾約六七百人直抵蒙城北關因聞官兵將到衆欲解散該犯等不依該委員等卽與署蒙城縣知縣劉瀛階密商將該犯劉洪立武大僧設計誘至城內餘匪均皆驚逃俟官兵進城後乘夜將劉洪立武大僧一併擊獲次日凌遲處死查武大僧係侍郎周天爵奏明四大天王之一其馬和尙陸老鳳江邦位等三人先經臣甲三在西路時擊獲正法惟武大僧一人尙逃法網今已一併伏誅人心大快劉洪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立係周天爵赴穎時與江採蘭紀黑壯等中途迎敵爲首之犯江採蘭紀黑壯先已擒斬惟該犯窮兇極惡捕獲頗難是日就戮蒙亳士民演戲還願其平日之毒害可想而知又抄出劉洪立家資制錢將近兩千串臣甲三素聞蒙城縣無隍無溝遇有變故無可守護卽飭令該縣將抄出劉洪立家資作爲築隍挖溝之用既濟要工並令嚴冬貧民借此謀食已據報卽日興工矣惟雉河集爲蒙亳交界向係匪穴茲因臣甲三移營太遠外來捻匪又至該處句結煽惑衆衆千餘人誓與官兵死鬬臣甲三聞信後復添派委員李萬馨並宿州糧臺分局委員坐補知縣顧思堯酌帶兵勇前赴該處督同各團練四面圍剿現聞該

匪等由亳州竄至河南永城被該縣官兵打敗又復折回亳境已飭該文武等跟蹤追剿並飛飭永城縣一體堵拏奏謹附片具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剿辦張匪獲勝出力員弁請獎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奏爲遵旨查明剿匪出力員弁開單保奏懇請恩施以昭激勸事竊臣前次派兵剿辦張匪當將接仗獲勝情形詳細具奏奉硃批剿辦甚屬妥速出力人員續行查明保奏張茂一犯務期必獲不准任茲兇頑漏網欽此查張茂自被剿敗竄後節經臣諄飭地方官嚴密查拏嗣據署壽州金光筋署鳳臺縣李霖先後稟稱該州縣選丁購綫訪聞張茂竄往六霍一路遵即跟蹤追捕將同惡倡亂之張茂胞兄張相拏獲訊明正法並根究張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茂下落據稱復逃回鳳臺縣屬之展溝集楊村一帶該縣飛即帶勇並督同該處練總王恩溥等四面兜拏張茂先已聞風逃匿當將同夥著名捻首呂明觀胡東振及匪黨張侍孜十二名一併拏獲分別斬梟據已獲各犯等供稱張茂隨從不過七八人因各處查拏緊嚴晝伏夜行究竟竄匿何處該犯等均不能指實臣查張茂得力爪牙現已翦除殆盡其尋常附和之衆均已膽落心寒斷不敢再行嘯聚該犯率領七八人其勢甚孤但有得力眼綫即可掩捕臣已分諭該處鄉民暗中訪拏斷不任令漏網以仰副

皇上除惡務盡之至意再前次接仗除各鄉團練外官兵僅止

三百餘名竟能與三千捻匪鏖戰半日斬擒一百餘名奪獲軍械一百餘件俾匪黨刻即解散懷遠城西一帶均獲保全該員弁等均屬著有微勞帶兵督戰之參將錢朝舉守備戴世熙尤爲調度有方除助戰出力之練總邵徵祥等由臣分別給予功牌頂戴及其次出力弁兵分別記功給頂外謹遵旨查明尤爲出力人員另開清單懇請量予恩施庶該員弁等感戴皇仁益深鼓舞所有臣遵旨查保剿匪出力人員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保方豫功耿超片 咸豐三年 月 日

再宿州存城兵丁僅止三百餘名空虛已極臣連日抽調各鄉團練數百人及數千人不等在校場閱看技藝一則面爲開導鼓其忠義之氣一則藉壯聲威俾奸徒莫測虛實本城武職除遊擊李成虎勇往有爲已派帶壯勇前赴臨淮防堵外止有署守備方豫功把總耿超藉資彈壓臣前次在宿七十餘日深知該備弁人均可靠茲復詳加考驗署守備方豫功由世襲雲騎尉候補守備委署斯缺已歷兩年經理營務諸事精詳自本年正月辦理防堵製造軍械緝拏土匪甚屬出力兵民均深感戴該守備現署之缺已懸兩年未經題補有人現值多事需人之際可否請旨即以方豫功補授宿州營中軍守備實屬人地相宜辦理更爲得手至把總耿超由武舉拔補今職該弁悃愊無華緝捕向稱勤奮本年襄辦防堵製造地雷石礮頗有心思一切守城事宜亦能認眞講求可否請旨以千總拔補予以升階益令加勉臣爲鼓勵人才慎重地方起見是否有當伏候聖裁謹附片具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參陝督舒興阿摺 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奏爲督兵大員畏葸驕抗貽誤全局據實密參仰祈
聖鑒事竊維時事艱難至今已極
皇上宵旰憂勞莫可言狀爲臣子者宜如何殫竭血誠虛公自矢以圖補救於萬一乃以臣所聞陝甘總督舒興阿其乖謬貽誤之罪有擢髮難數者請爲我
皇上歷歷陳之查廬州告警之初臣於十一月十七日聞信後即一面飛催該督進援一面具奏乃臣奏未到之先已蒙
聖明鑒及飭令赴廬並令將所帶之兵酌分和春以期迅速援剿迨臣與和春會奏請

天津博新印刷局代印

飭該督分兵三千歸和春統帶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具奏後即抄錄奏稿咨行該督囑其迅速分兵會奉
諭旨復行恭錄咨催乃該督擁兵自衛誓不肯分先經和春於行抵定遠縣函商到臣臣當覆以分兵一層係疊奉
諭旨諒亦不能不遵並告以共事之人必須和衷詞氣之間不妨忍耐倘實係掣肘只好自行陳奏總期於
國事有濟方爲要著等語嗣又接和春來信述及分兵之說屢催不應經該提督迂道親赴伊營面商一切已屬委曲婉轉乃該督以勢位相凌堅持成見不惟不分自帶之兵即他人之兵亦不允其抽調致令和春束手無策甫到店埠而廬城已告失守矣江忠源以名將之才坐困危城不得不以死報
國矣夫舒興阿不肯分兵之意不過以分兵經臣與和春會奏伊以總督大員未便聽人指揮耳然果能奮勇直前立解重圍亦無不可乃江忠源守城已逾一月疊次向舒興阿告急恨不得援兵即抵城下以期內外夾攻而舒興阿坐擁重兵竟駐距城三十里外之岡子集不肯前進不知是何居心即謂統兵大員未便以輕進損威何以所帶官兵亦只令屯屯護衛不使之逼近城垣與城內訂期會剿耶況本月初十前後廬城西北一帶經江忠源疊戰獲勝賊勢已衰城門時啟時閉文報頻通我兵若乘勢環城縱不能一鼓成擒亦可藉圖牽制舒興阿一步

天津博新印刷局代印

不進紮營西北路賊即由西面陷城不陷於援兵未到之先而陷於援兵雲集之後不陷於無兵無勇之方而陷於重兵駐紮之路謂非舒興阿庸懦任性置
國事於不問其誰信之臣奉到本月十八日
廷寄有本日據舒興阿奏初次進剿即獲大勝等語查該督之摺係初九日拜發據各路初九日以前探報並未聞有舒興阿接仗獲勝之事即江忠源初九日來信亦未提及一字不知其所謂大獲勝仗如何陳奏耶再查江忠源初九日來信內稱現奉
諭旨陝甘之兵撥歸和春統帶知人善任感頌

聖明等語是其懷恨舒與阿已情見乎辭又在籍幫辦防剿翰林院編修李鴻章十九日來信亦謂舒與阿糊塗而有習氣和春將略頗好惜無得力之兵等語是公道在人昭然共見舒與阿任性偏執復敢揑辭飾奏藉以自文其非致令廬郡一失中原大局幾難收拾且江忠源身經百戰東南半壁恃爲長城一旦失此良將聞者莫不涕零臣行抵臨淮聞知廬州信息道路之口悉歸咎於舒與阿一人誤

國殃民罪無可逭應請

皇上速賜乾斷治以應得之罪勿令再誤事機臣爲軍務萬分喫緊不避嫌怨繕摺遽陳並將和春原信三件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東南全局大壞急圖克復廬州摺 咸豐三年 月 日

奏爲賊陷廬州東南全局大壞請迅發大兵並令兵權歸一急圖克復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十一月十三日謹繕一摺將安省南路宜剿北路宜防情形上達

聖聽其時桐舒甫陷廬城未失勢已如此其岌岌也今日之事更有萬難於前日者臣憂心孔棘不能不爲我

皇上瀝陳之查安徽一省八府五州廬郡適當南北衝要自古豪傑之所必爭自八月間賊據安慶即於各處勒派銀米私查戶册長江上下連檣往來官民皆付之無可如何今則廬州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衝又爲賊據不但江南五府一州聲息不聞且下達金陵上溯江西湖北皆得任其所之是廬州不復直無安省也無安省是無江南也且並江西湖北不得安枕即蘇浙亦斷難撤防也夫西北固可控制東南而東南即以捍衛西北賊陷廬郡東南之局壞即西北之障空矣況淮北之民多曩日驚弓之鳥驟聞此警半皆騷然萬一賊衆併力長驅其氣幾難復振賊今新得廬郡聞城內米糧雖多火藥柴草均已缺乏乘其根基未固指日以大兵臨之或可收功旦夕萬一根深蒂固又將如江揚三城勞師糜餉束手無策賊即萬萬不至旁擾際此兵窮餉竭之時其堪久與相持乎抑臣更有痛者勝負得失兵家之常良將重

臣得一可寶廬州今日之唯陽也撫臣江忠源今日之張巡也向使大兵果於應援江忠源幸而不死東南屏障尚可委之一人今則官兵喪膽士卒寒心雖行路之人莫不失聲歎息以爲時勢至此幾無如何過此以往更有不堪設想者應請
皇上迅發大兵數萬併力廬城
飭令帶兵大員剋期會剿如敢稍延即肅軍令且兵行不但貴速督兵之人事權尤貴專任今日之誤不誤於無援而誤於主將之各懷意見更相掣肘揚城株守一年坐觀賊潰病皆由此應請
皇上明降諭旨何人能用兵即歸何人統帶不得以勢分相臨

天津考新印刷局代印

不得以意氣用事提臣和春
聖心之所簡在踵江忠源之後者庶幾在此其所請之兵將必皆應手如荷
俞允即望
諭令迅馳前來以資調遣又臣思江忠源用兵料敵謀勇兼全此次孤軍嚴守三十六日卒以援將不前而殞其命臣今日檢其來書及咨會奏稿皆一已盡瘁匪躬絕無一語歸咎於人若江忠源者不獨可爲良臣忠臣直無愧古之純臣矣
皇上於江忠源卹典之厚廕襲之隆當無復加茲查有其弟江忠濟江忠濬隨其剿賊久歷戎行且所帶楚勇皆能用命今因痛其兄死難之慘毅然思歸自亦人情難禁臣已函囑和春等苦爲挽留但恐臣等所言未必奪其至性應請
皇上激以公義動以私忿將江忠濟江忠濬等
優予官職即留安徽軍營會剿自可得其兄之遺意而備將材之選也並請
諭旨飭令江西撫臣統大兵由湖口而來飛催曾國藩速帶礮船並自練之勇五千名由湖北九江而來一路剿洗與北兵會合作水陸夾擊之勢惟爲今之計籌餉爲難臣亦明知經費支絀已極然動費而有濟全局與糜餉而仍誤機宜其得失相懸不啻倍蓰更求

天津考新印刷局代印

皇上預籌數十萬之餉以濟急需臣一面竭力勸捐收召義旅如有可以助剿之勢斷不肯苟且偷安專以空言責人而自惜軀命此則臣之所自矢誓不與此賊共生天壤也總之保全東南全局非剋期收復廬州不可收復廬州非迅發大兵而又事權歸一則萬萬不可臣日夜籌思憂心莫釋固不敢以美言粉飾亦斷不敢以危詞聳聽伏乞
皇上聖鑒迅賜施行謹將東南全局情形據實瀝陳由六百里加緊具奏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謹
奏

請駐守臨淮摺 咸豐四年正月十八日

奏爲臨淮十分緊要無兵可撥擬即酌帶現有兵勇前往駐守以固北路藩籬而助聲援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以臨淮爲北竄要路亟須籌防疊經奏蒙

聖鑒弁疊奉

諭旨以淮北空虛甚屬可虞飭令臣等妥籌防禦本月初六日承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四年正月初二日奉

上諭臨淮關一帶即責成刑部郎中李文安督率鄉勇實力防剿其長淮衛十里城沫河口老鸛河等處應否撥兵堵禦著和春迅速布置以杜逆匪北竄之路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臣奉到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廷寄一面恭錄

諭旨知會刑部郎中李文安欽遵辦理一面函商和春迅速妥籌茲據李文安覆稱連日與各鄉團練講明大義人情尚屬鼓舞惟軍械既少又未經過戰陣且臨淮附近均係曾被匪擾未免談虎色變膽氣先怯若無重兵駐守大員統帶專恃本地土練以之壯聲威則可以之禦狂寇則萬萬不可等語又據和春覆稱臨淮添兵互爲聲援所見極是惟刻下兵力尚單無可派撥指日大兵雲集不使賊匪北竄則臨淮情形漸次放心等語臣查李文安所言固係實在情形和春統帶之兵現在亦實無可撥即再有續到而權其緩急自應以速克廬城爲先斷不能以得力勁旅分防他處惟所云不使賊匪北竄臨淮漸次放心臣愚不能無慮也蓋臨淮爲南北衝要水陸交通若所慮廬賊北竄則困賊於廬即無庸另行設防倘金陵之賊由滁州北竄又將何以禦之現聞巢縣賊船數百隻直駛焦湖正月初一日已抵合肥境之陸家畈長樂河一帶停泊擄掠離城五六十里與城中之賊往來貫串是店埠之兵已有前後受敵之勢若另出一股由柘皋陸路循山以東直趨池河藕塘而至臨淮坦平大路誰能遏之況臨淮爲廬州後路倘該逆知廬州之兵不能分而於臨淮另樹一幟與廬州爲犄角則廬州更難措手不但此也臨淮以南壽鳳定合土匪本多近聞該逆誘以重利有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赴賊營接濟者并有假充賊營聚衆搶掠者軍營既不能旁擊地方亦勢難兼顧遷延日久良民之氣愈靡即團練之局必散土崩瓦解其禍更不可測臣再四思維焦灼萬狀前次摺內聲明收召義旅如可助剿斷不苟且偷安自惜軀命等情兩旬以來挑選拳師槍手及膽氣稍壯之人已得六七百人逐日操演漸有可觀此外又於宿州團練中擇其精壯樸誠者抽撥二千餘人酌貼口糧連日與各練總激勵要約漸有成規屆時臣親自統帶及隨營之河州兵四百餘名前赴臨淮妥爲布置並趕駐臨淮之臧紆青練勇亦令隨同防禦再會同李文安於附近團練堅明約束如有警信各自號召或數百人或數千人裹糧

而行以助聲威臨淮固則北路之藩籬皆固不僅保全宿徐一帶也所有酌帶兵勇擬駐臨淮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加緊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關涉籌款摺件無庸發抄片 咸豐四年正月十八日

再皖省因道路梗塞並無駐省提塘邸抄不得而至各州縣殘破之餘亦均無力購覓臣到皖後並無邸報可閱無從仰窺
朝政茲覓得數十本雖殘缺失次而於各路軍務大局及
皇上宵旰憂勞稍得餘緒竊見籌餉之難至今已極臣工條奏亦費盡搜索
皇上擇其可行者偶一試行不得已之苦心亦天下臣民所共見原無所庸其祕密惟艱窘情形若令逆匪聞知益張異志即內地奸民亦恐見
朝廷患貧如此不免狡焉思逞應請嗣後凡關涉籌款摺件應由某衙門承辦者即由軍機處專交某衙門如有應行知照之處該衙門自行咨會無庸發交內閣致各處報房滥行抄傳以昭慎密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飭分防正陽六安片 咸豐四年正月十八日

再查皖省壽州六安向稱殷富久爲賊所垂涎且壽州之正陽關爲賊西竄豫省門戶六安爲賊南竄豫省門戶現在兩處逼近賊鋒距廬郡各一百八十里人心皇皇前在廬郡未失守經臣奏請革督舒興阿派兵扼守正陽舒興阿不肯分兵轉調防堵喫緊萬不可離之壽州金光筋出守正陽幸金光筋頗顧大局一聞廬郡失守即撤回保守城池現在壽城倍極戒嚴正陽一路無一兵一將防守六安不獨逼近廬郡即舒城英山賊股均可旁竄前經江忠源於圍城之中知會舒興阿撥兵五百前往駐守舒興阿遷延未果旋即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旨革職今聞賊之奸細直至六安張貼僞示揚言賊股不日直竄六安城內居民遷徙已空該州又經江忠源於城外預掘濠塹現在無兵可守萬一賊匪猝至徒授寇資竊思豫省防堵之兵若在數百里散漫無濟不若通撥豫省防兵進駐正陽六安總扼入豫門戶正陽六安無虞豫省即可無事臣前所謂分而守之不若合而防之也應請

旨飭下河南撫臣飛催各路防兵分布正陽六安兩路星速前進嚴密防堵臣計慮所及不得不據實指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謹

奏

剿辦靈泗潰勇獲勝摺 咸豐四年 月 日

奏爲剿辦大股潰勇接仗全勝斬擒五百餘名餘匪逃散仍飭搜拏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潰勇頭目李興清即李三鬧逃至安徽靈泗交界地方樹旗聚衆形蹤叵測當經委員前往查辦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附片具

奏在案查該犯先因疊犯重案屢拏未獲去年春間帶勇數百人赴揚州投充鄉勇經該處軍營賞至守備十一月潰逃後回至原籍泗州盤踞高家集仍以招勇爲名聚衆數千人附近居民被其擄掠裹脅者不可數計該犯冒充藍頂花翎出入排隊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不許外人窺探並於集內密造軍械火藥集外派人巡哨其居心實不可問先經靈壁縣知縣才宇和面稟漕臣福濟欲以招勇誘至許以帶三百人投効該犯覆以非帶五千人不可跋扈挾制逡迹顯然臣接據各處稟報一面各令出示解散脅從一面飭派同知銜臧紆青帶勇五百名先行探明巢穴並知會徐州道王夢齡飭派睢甯縣高丙謀帶勇二百八十名管理宿遷糧臺高廉道法良撥派駐防宿遷之山西都司署參將羣壽帶兵四百餘名徐州鎮臣百勝亦自帶本鎮及大同兵一千名分路前往四面布置爲一鼓成擒之計臧紆青先於十二月二十九日至楊莊集去匪穴十餘里繞道赴彼查看該犯聞信即帶

隊迎拒彼此相持未分勝負臧紆青以大兵未齊恐難盡殲遂整隊順抵李家集北街紮營距高家集二十餘里該匪突於正月初一日夜率衆二三千人乘馬數十匹潛來李家集攻我不備自集南轉至北街東口幸我兵勇先於除夕元旦陸續趕到安爲預備臧紆青親督壯勇與額外韓文魁署額外白振標千總郭懷榮等開放槍礮勇目王明等冒煙冲出殺賊數十名奪獲大旗兩桿三四百斤大礮十七尊擡槍火槍三十餘件該匪復繞圍北集口經署參將羣壽督率馬隊抄擊賊後該匪腹背受敵我兵勇齊放連環槍礮立斃賊匪數十名又奪獲大旗三桿槍礮二十餘件睢甯縣知縣高丙謀亦於各要隘堵殺數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名該匪登時亂隊向西北退敗我兵勇併力追殺斃賊五百餘名又奪獲旗幟槍礮數百件是日自卯至午且戰且追共奪獲牛馬車輛礮械八百餘件火藥鉛丸五簍擋牌十三架查點兵勇受傷者三十餘名輕重不等均不致命尤可喜者此次在集市交戰所殺者均係揚州潰勇及句結之本地土匪緣該處良民先經該文武諭令於賊至閉門有縱賊入室者與賊同罪是以良民無一誤傷其被脅愚民亦即陸續解散鎮臣百勝因督押後隊官兵於接仗時尚未趕到途次聞報探知該匪等多逃至張家大路馮家廟一帶復飭弁兵生擒解天罡等十一名並捉獲騎馬探信賊楊金梁一名拏殺楊炳張宏等三十餘名訊據各犯供稱李興清即李三鬧於交仗時見勢難抵敵已於煙霧中帶四五人乘馬奔逃竄往何處不能指實該鎮即親赴該犯舊居小李集及新居高家集遍搜無蹤將兩處巢穴全行燒燬附近居民同聲稱快統計此次接仗及連日各路追殺共斃賊五百餘名現在酌留兵勇搜殺並附近州縣報獲者每日或數人及十數人不等該處民心大定該潰勇等受此大創亦斷不敢再行嘯聚查宿徐東北一帶界連江蘇山東向多匪徒出沒該潰勇等本係狼子野心罪不容誅然果能逃後斂迹亦可網開一面無庸人人窮追鋌而走險今該匪等聽從李興清即李三鬧句引煽惑衆謀逆均屬罪大惡極況曾經親歷軍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將近一年其形蹤多欲效尤粵匪官兵伎倆全行窺破抗官藐法更屬難於鉗制且所據巢穴即爲臨淮後路若非及早翦滅其患何可勝言幸兵勇先期布置周密臨時用命得以大股擊敗雖首犯李興清即李三鬧尚無報獲確信而鄉民切齒處處堵拏並有練董自行具稟情願購綫擒獻除嚴飭各州縣無論兵勇一體查拏並咨會揚州

欽差大臣琦善通飭嚴拏諒可不至漏網此次出力員弁兵勇容俟查明另行保奏所有剿辦大股潰勇接仗全勝緣由謹由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籌剿鳳潁土匪摺　咸豐四年二月初七日

奏爲鳳潁一帶土匪假充逆賊焚掠城鎮勢甚猖獗現在趕緊籌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自逆匪竄據廬州各處土匪時欲乘機爲亂經臣及撫臣福濟先後具奏在案嗣因賊自舒城攻陷六安州該處爲水陸通衢距鳳潁交界之正陽關一百餘里人心愈覺驚惶臣因該處關係緊要先於正月十八日飭隨營委員籍隸潁上之候補縣丞李萬馨回籍糾集團練於正陽關一帶聯絡守禦詎該員甫經到籍即探聞有匪徒數千人由正陽關直赴潁上縣該縣知縣程鈺先因親赴八里垛布置防堵聞警趕回匪已進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城據該縣紳士訪聞係前漢回案內逃犯陳常泗句通差役白勤王連並逃犯康佩在城內接應乘官出城之隙城內猝不及防率衆擁入大肆焚殺臣聞信後當即飛飭潁州府知府陸希湜潁州營遊擊武全督率兵役趕緊前往嗣聞該文武均已馳抵該處督同該縣並糾約練勇數萬人四面圍住該匪等是否退出尚無確信正在焦灼疑慮間旋據蒙城縣知縣劉瀛階稟報本月初三日該縣因西南界接潁上率衆在趙家橋防堵詎該匪等由鳳臺縣之關疃集一帶蜂擁而來闖入西門城內居民各自逃生並無一人抵禦頃刻之間賊已滿城該縣折回北關將浮橋拆斷與該匪隔河對仗斃賊十數人該匪均退入城

內現在該縣號召團練在城北要路堵截等情前來臣接閱之下憤悶焦急莫可言狀差探該匪等旗幟衣服多照逆賊色樣並有塗面畫鬚藉以恐嚇居民莫敢攖鋒其爲土匪假充逆匪似屬無疑惟逆情詭譎六安既失賊氛益近難保非句通土匪故令先爲鄉導亦難保其中必無逆賊爲之指揮並恐土匪所到居民一空該逆遂乘虛而來臣隨營止有河州兵四百餘名先於正月二十三日因亳州之鐵里營又有土匪嘯聚撥派二百餘名配以宿州兵一百名鄉勇一百名前往剿辦其所召進駐臨淮鄉兵先已陸續啟行現將各鄉兵官趕令折回即日親自統帶前赴蒙城設法進剿惟官兵爲數太少鄉兵初次臨敵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能否膽壯心齊尚難遽信查蒙城距宿州一百二十里人心最易搖動一面出示鎮定安撫並號召附近團練可得萬人聲威既壯或可一鼓成擒至蒙城一股探係由穎上而來是否經穎上擊敗因蒙城路梗未接穎上縣一字稟報該縣程鉅及署蒙城縣劉瀛階當此風鶴時警果係出城防禦何以城內毫無豫備匪衆一來即刻佔據難保無聞警先逃情事同城各官是否在城統俟查明另行分別覈辦至淮北空虛情形早蒙

聖鑒近處並無可調之兵前奉

旨飭河南防兵進駐皖境未知豫撫如何籌畫惟聞徐廣縉防守歸德僅有兵六百名牛鑑所帶之兵想亦不多能否兼顧皖省尚未可知除飛咨河南撫臣飭屬一律嚴防外應如何發兵迅速來皖以杜紛竄恭候

聖裁所有土匪猖獗趕緊籌剿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加緊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再臣正在繕摺間據盤獲被擄六安州難民供稱賊匪多有湖北口音新蓄髮一二寸土匪附和隨從亦復不少合並聲明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旨嘉獎鄉勇片 咸豐四年二月初七日

再臣前因臨淮喫緊無兵可撥當將號召義旅親自統帶前往駐守等情於正月十八日奏蒙

聖鑒在案前次拜摺後日與鄉民講明大義衆情頗爲鼓舞除臣自練之勇一千餘名外其鄉民之練勇從征者共成五軍以忠仁忠義忠禮忠智忠信分爲五營每營正兵五百連隊長哨長餘丁約近七百共三千餘人另募本地挖煤人一百餘名隨營行走以備掘挖地道安設地雷之用臣俟蒙城一路辦有眉目再行酌量進止惟臣自上年九月接辦剿匪事宜本止帶兵七百餘名嗣復分出三百餘名由和春帶往廬州隨營僅止四

天津博新印刷局代印

百餘名全賴到處宣布

皇仁鼓舞民心是以聲勢頗壯辦理尚可得手此次從征義兵臣先經出示曉諭號稱萬餘以壯民心而寒賊膽伏乞

皇上將此項義民先行降

旨嘉獎斯

天語褒寵羣情歡忭臣更易於操縱矣謹附片具

奏

布置臨淮守禦並籌剿土匪摺 咸豐四年四月初九日

奏爲進駐臨淮布置守禦並先行籌剿土匪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次具奏西路剿匪情形聲明俟大局已定即遵旨馳赴臨淮等因在案拜摺後續據各文武等在義門集一帶分派兵勇各路搜拏斬擒劉陽兒等七十餘人復經臣剴切出示勸令脅從之衆如能改過概予免究以期化莠爲良該匪等頗知悔悟散歸團練者甚多臣因大局已定急赴臨淮不能久駐該處派委候補直隸州王啟秀前赴該處一面搜捕餘匪一面整頓團練俾良民之氣漸次鼓舞並函致徐廣縉飭令總辦歸陳團練之知縣祝塏與亳州聯爲一氣時出巡哨以壯軍威

天津博新印刷局代印

而安人心臣擬定後即於三月二十二日自臨淮起程道經宿州該州爲南北衝要且係徐州前路臨淮後路防禦未可稍疎當與該知州郭世亨面商留勇數百名擇要分布二十七日自宿啓行經過宿州東鄉靈壁南鄉鳳陽北鄉將各團練面加勸諭並抽撥閱看俾二百餘里聲勢聯絡以與臨淮互相接應二十九日行抵臨淮本月初二日督同郎中李文安等及各營將官將臨淮上下詳加歷勘淮南淮北分布紮營並於水陸各要隘設立卡房稽查奸細西至懷遠東至五河皆可聲息相通至定遠縣近接廬城現經和春福濟等於店埠柘皋等處各安營盤以遏賊竄之路且廬州大營所需餉銀軍械均由臨淮派勇

分起護送經過定遠往來六七百人相望於路亦可藉壯聲威臣親赴臨淮以南查看地勢惟總鋪爲定遠北路衝要兼通鳳陽五河擬令吉連等在彼紮營以爲南北聲援至正陽關一路秦定三遵

旨駐防已於初八日行抵鳳陽臣親赴鳳陽接見將正陽一帶防剿事宜及淸河道並臣與霍邱縣紳民先行籌辦守城守鄉各情形詳細面陳秦定三樸誠勇敢亦能和衷商攉西路似可無虞至鳳陽定遠壽州交界各處臣已張貼告示曉以利害散其脅從並密遣各處公正紳士偵探蹤迹如何分兵剿撫再行酌量辦理以現在情形而論似尙不難撲滅惟賊氛逼近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保不與句通卽如臣前次剿辦亳州義門集大股該匪等顯係受逆賊指使揣逆賊之意原不必遽與會合但使之蹂躪地方牽制官兵卽於全局大有關礙現在永亳一帶尙未敢十分放心緣該處爲江皖豫交界地方積匪多年且距城甚遠地方官往往不能兼顧雖經臣將大股擊散而逆氛一日不除卽人心一日不定應請

飭令前任兩廣總督徐廣縉就近查看如有嘯聚隨時剿捕庶不至餘燼復熾再須厚集兵力矣所有臣布置臨淮守禦及籌剿土匪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募勇確數片 咸豐四年四月初九日

再臣前次奉到二月十二日
上諭著臣將所募之勇查明確數具奏等因欽此又奉到三月初九日
上諭宿州壯勇應否撤回防守本處或留若干名即著臣酌量布置等因欽此欽遵各在案查募勇一層原以補兵數之不足而選擇不愼稽查不嚴無論應募之初揑報姓名侵冒錢糧且往往以市井無賴烏合成羣或遇賊先逃或作賊內應此向來招勇之大患也臣自上年九月接辦防剿事宜僅帶河州兵五百名除患病養傷外僅止四百餘名實屬不敷調遣而未敢輕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招一勇本年正月因廬城既陷宿徐一帶逼近賊氛議防議剿無從著手因於附近居民舉師槍手內先令鄉民保舉臣親自挑選得一千餘人又於宿州團練擇其精壯樸誠者湊集五軍連哨長隊長及隨丁等項共計三千餘人原期訓練數月悉成勁旅乃規模甫具而賊已竄擾蒙城臣親自統帶奔馳四十餘日雖未能殲滅逆賊而防守要隘剿辦土匪頗資得力現因雉河集剿匪事竣經費萬分支絀日久難以支持遂將該義勇帶至宿州諭以耕作方興暫令歸農遇有警信招之即來該義勇歡欣而去各歸各團並不致易聚難散計每月可省經費制錢一萬餘千惟宿州爲南北衝要且係徐州前路臨淮後路並安設臣行營糧臺不得不留勇六百名於城鄉擇要安置又於五軍中揀選精銳歸併臣中正營練勇共成一千六百五十人又周天爵前招未散之勇目張鳳山帶勇九十名又同知銜臧紆青所練忠壯營勇一千九百名此現在練勇歸臣統帶之實在數目及宿州壯勇分別撤留之情形也謹附片具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卷之四目錄

北賊南竄嚴兵堵剿摺 咸豐四年四月二十日
剿辦鳳臺捻匪片
參漕臣李湘棻片
參道員立誠摺 咸豐四年四月三十日
續剿南竄餘匪片
剿辦捻匪出力員弁請獎摺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請將營兵缺額停止招募片
保舉狄永順朱清標等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清理河道並派剿定遠土匪摺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保舉團總片
奏請籌運滯鹽濟餉摺 咸豐四年六月初九日
請派督臣會辦淮北鹽務片
剿辦南路捻匪迭獲勝仗摺 咸豐四年六月初九日
派員分剿逆匪片
請變通殉難男婦年終彙題建坊入祀舊例片
請獎克復六安出力紳民摺 咸豐四年六月初九日
謝補授左副都御史 恩摺 咸豐四年 月 日
續剿南路捻匪迭勝摺 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陳明皖省軍務情形並通籌全局摺 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八日
續剿南路土匪獲勝燬平賊巢摺 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八日
堵剿逆匪北竄摺 咸豐四年八月十七日
請派大員扼守江浦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北賊南竄嚴兵堵剿摺 咸豐四年四月二十日

奏爲北賊渡河南竄現飭兵勇趕剿並飛致秦定三一體堵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十一十三等日准徐州鎮道知會並咨送奏稿知臨清餘賊竄擾豐縣十四五日連接北路探報據稱自豐縣竄出之賊十三日竄至蕭縣境內或以爲六七百人或以爲千餘人仍由永城一帶南竄臣先已飛飭前派懷遠剿匪之遊擊李成虎等督率原帶兵勇一千餘名由鳳臺縣之平阿山趕赴懷蒙一路預備迎頭截擊復派同知銜威紆青帶勇八百名由臨淮前往與李成虎等會同剿辦旋據西路探報逆賊已

天津李新印刷局代印

於十六日竄擾蒙城臣查此股逆匪渡河時人馬並不甚多迫由蕭永一路沿途裹脅現有兩三千人馬二百餘匹勢將復熾現已行近淮河必急思渡過仍與六安會合即南賊亦必急於接應爲救援之計臣已於由盧至蒙一路分派兵勇嚴密防禦其正陽關一帶亦疊次函致秦定三一面嚴防一面派兵與臣所派兵勇會同夾擊惟正陽關既有重兵恐該逆繞道潁州府或由潁上霍邱一路竄回六安臣已飛致秦定三擇要布置諒可不至疎失所有籌剿北賊南竄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

皇上訓示謹

奏

天津李新印刷局代印

剿辦鳳臺捻匪片 咸豐四年四月二十日

再臣前因鳳臺捻匪竄擾懷遠飭派遊擊李成虎等帶兵往剿於初八日馳抵茆塘集探聞捻首張祥吳璧敬陳鳳翔張茂等糾合衆捻肆行焚掠十一日該文武整隊前進由謝家堵過河該匪等三四千人揮旗直撲我兵同時並進除轟斃擊殺二三百人外並將捻首張祥及著名兇悍之李道聲生擒割取首級該匪力不能支遂由東南潰散我兵追擊十餘里復斃賊匪一百餘人並將捻首陳鳳翔於麥田內搜獲砍殺惟張茂一犯上年曾聚數千人在懷滋擾經臣派兵擊敗該犯脫逃未獲此次仍隨同各捻首糾約復逞斷難再令稽誅現已嚴飭附近州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各鄉團練一體購拏不准兇頑漏網鳳懷界連蒙城向多捻匪嘯聚經此次跟追剿洗均已聞風膽落斷不致與竄蒙逆匪句結堪以稍紓宸廑謹附片具

奏

參漕臣李湘棻片 咸豐四年四月二十日

再前漕臣李湘棻奉

旨在豐工一帶防逆渡河到徐已及月餘聞其帶兵一千餘名駐守郝家集此次賊竄豐縣郝家集係黃河南岸赴蕭縣要路李湘棻既奉

旨派防統帶重兵何以毫無布置任令賊竄未聞擊殺一人查李湘棻人本貪鄙好爲大言前在道光年間隨辦廣東江蘇夷務聲名已屬狼籍迨後以三品頂戴署理漕運總督貪聲昭著旋因在戶部司員任內收受書吏陋規事後發覺奉

旨革職永不敍用近因各省軍興該漕臣不知如何鑽營瞶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賞五品頂戴復在南河捐輸料垛瞶請

賞還原銜棄瑕錄用

恩同再造乃於防禦喫緊之地任賊竄越又成蔓延之患辜

恩昧良莫此爲甚臣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奏參伏乞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奏

參道員立誠摺 咸豐四年四月三十日

奏爲護理道員巧滑貪鄙劣迹昭著請
旨革職提訊以儆官邪而救時變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皖省廬鳳道一缺統轄江北二十餘州縣自逆匪
竄擾以來無一處非凋殘之區並無一事非緊要之務護理廬
鳳道廬州府知府立誠自上年十一月到任已在舒桐被陷廬
郡危急之際該員先將家眷送至盱眙而自以查關爲名將存
城兵勇盡行帶赴正陽日久不回臣嚴札催令速回督辦防守
嗣據該員稟稱係十一月十六日自鳳陽起程前往正陽關彼
時並未聞廬郡被圍之信至十一月二十六日至正陽聞知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趕緊折回沿途土匪攔阻節次打仗至十二月初二日始抵懷
遠等情查鳳陽距廬州二百餘里驛站通衢豈有廬州十二日
被圍至十六日鳳陽尚不聞知之理且由鳳陽至正陽經歷懷
遠壽州鳳臺等處均距廬郡在二百里內外又豈有事隔半月
至二十六日始行聞知之理由正陽至鳳陽順流而下若遇順
風一日可到豈有八日始抵懷遠之理是其一聞廬警即託詞
他往竟置地方於不問已屬毫無疑義本年臣未到臨淮已聞
其奉撫臣札委清理河道於三月初八日行抵懷遠逗留數日
物議沸騰迨臣抵臨後接據該員以霍邱捻匪戕官請酌發兵
餉派員往剿等情具稟前來查該員發稟之日距霍邱戕官已

逾一月人心皇皇不可終日且賊氛甚近萬分危急該員行抵
正陽二十餘日該處距正陽僅止六十餘里乃竟置身事外毫
無布置且經該紳民赴關請救並不前往一行藉資彈壓但以
請餉爲詞不知該員所司何事所存何心當經臣嚴批申飭在
案迨四月初七日該員回至臨淮臣即將以上各情面爲講論
該員復於初九日以查河未竣又赴下游盱眙一帶而臨淮以
下河道平靜實無一匪其鳳陽城內自逆匪竄擾後道署向有
募勇每人日給制錢二三百文不等該員到任後稟報募勇九
百七十餘名實則不足四百人並有時不足三百人揑名冒銷
制錢萬有餘千均在關稅項下開支及其清理河道在懷遠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需索各鹽船制錢一萬餘千許以送過正陽九十里之三河尖
迨行至正陽立誠不復前進於途中另募方姓勇二百令衛守
備王得舉送往一切薪水口糧仍令鹽船再捐又恐事或敗露
稟稱前在懷遠各鹽船情願捐制錢三千串添補鄉勇口糧並
爲設卡之費又因勇糧不敷提用懷遠典商生息錢一千串等
語且所斂之錢每鹽一包出錢五十彼時鹽包二十四五萬計
制錢一萬餘千此外藉差封船忽拏忽放又需索錢兩千餘串
又臨淮向有浮橋被逆燒燬臣駐防臨淮飭令趕緊修復立誠
一字不復脫然而去又稱浮橋非廬鳳道所應辦並以估需制
錢一萬餘千稟請發帑興修據稱鳳泗各屬向有橋工生息銀

兩均被挪墊兵差等語若非道署承修何以息銀解交道庫似此貪鄙巧猾直以廬鳳道爲斂財之具應請旨將護理廬鳳道立誠先行革職歸案訊辦所有特參護道巧猾貪鄙各緣由理合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續剿南竄餘匪片 咸豐四年四月三十日

再前次渡黃南竄餘匪經臣派兵赴懷蒙一帶堵剿於本月二十日具奏二十九日接奉
諭旨飭令督飭帶兵文武員弁迅將此股殲滅等因欽遵在案臣前次拜摺後嗣據該文武稟稱十八日申刻行近蒙城縣東三十里據逃出難民供稱該匪先聞正陽臨淮均駐重兵意欲由蒙城直撲懷遠奪路渡淮旋因探知懷遠有備且臣所派兵勇均由懷遠一路前進聲威頗壯該逆遂於十八日辰刻倉皇西竄並據差探賊於西竄後經該署縣劉瀛階督率西路團練在牛王鋪一帶截殺四五十人奪獲大黃旗一面及號衣刀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數十件該逆復折向南竄該文武遂由蒙城東路飛向南路追剿行至呂望集天已二更暫令兵勇歇息喫飯連夜前進次日辰刻途遇鳳臺縣屬之展溝集練總王恩綬等解送逆賊四人及所奪旗幟僞印等件來迎官兵據稱該逆於十八日晚間奔至該集經該團練四面圍剿擊殺三百餘人內有僞丞相陳姓首級該逆驟馬行李大半擲棄所有裹脅新人乘機逃散無數約尚有數百人乘夜四路竄奔約計程途相隔已遠萬趕不及等語該文武仍擬差探窮追適因臧紆青接北路信傳聞豐縣尚有另股賊匪恐其再有續來遂折回蒙城暫駐一面南北分探再定進止旋據正陽一帶探報並秦定三來函該逆於二十

日已刻竄過潁上境內經各團練截殺甚多復繞向正陽之西八里垛擄人奪船意欲由彼偷渡經秦定三疊次督兵渡河擊殺殆盡尚餘二三百人由垂岡集竄往霍邱欲歸六安復被參將劉玉豹都司玉崑等督兵圍困必可悉數斬擒不令匹馬得返矣再此次展溝集團練探聞逆賊將至先將練勇埋伏集外誘令進集槍礮刀矛一齊喊殺斃賊二三百人生擒四人內有水軍旅帥尹幗志訊係湖南水手各處搭蓋浮橋均伊管理割取首級十五顆據生擒各犯供認內有僞丞相陳姓及僞丞相之子確切不疑並奪獲旗幟七十餘件僞印一顆上刻太平天國左拾軍正典聖庫均經解交臣營驗訊明確照例辦理該團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練同心敵愾致令該逆窮蹙狂奔洵屬深明大義除隨同出力紳民由臣分別給予功牌頂戴外應請
旨將首先立功之文生王恩綬
賞加縣丞銜武生賈鵬霄留於壽春鎮以經制外委拔補童生王恩福
賞給八品頂戴庶鬥風靡威人人懷同仇之志即處處成無敵之師矣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剿辦捻匪出力員弁請獎摺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奏爲遵
旨查明剿辦捻匪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分別開單懇請
恩施以昭激勸事竊臣前於三月間具奏剿辦大股謀逆捻匪連獲大勝一摺欽奉
上諭安徽潁州各屬經粵匪竄擾之後各路捻匪糾約嘯衆僞託粵賊豎旗謀亂經此次大加剿辦獲訊犯供首要多已就戮匪衆聞而膽寒該紳事中督辦有方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團練紳民義勇均准其酌量保奏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查此股匪徒乘機倡亂衆至一萬餘人匪首張捷三僞稱太平順天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王王道人僞稱兵部大都督彭匪僞稱太保總兵等官並豎立太平天國金四正將軍胡旗號是其句通粵賊叛逆顯然在粵賊原不必遽與該匪會合而逆情詭譎難保非暗中指使令其蹂躪地方並以牽制官兵若非迅速撲滅又成燎原之勢此次剿辦雖由臣指揮調度而並未親冒矢石全賴該文武督率兵勇或冒煙衝鋒身先士卒或探信設伏隨地夾攻以三千兵勇當萬餘狂寇數日之間兩獲全勝殺匪一千五六百人首惡張捷三王道人均已當場擊斃其餘匪首亦多半斬獲餘黨逃散地方漸就肅清四月間渡黃南竄之賊復由該處經過並未再有句結皆該文武奮勇血戰之力非尋常剿辦土匪可比且文

武同心兵勇協力每次戰勝後推能讓功從未稍分畛域尤爲軍營中所難得除其次出力由臣酌量給予頂戴功牌外謹擇其尤爲出力者另繕清單恳祈

聖恩優予奬勵俾令感戴

鴻慈益加奮勉以之靖內患而不遺餘力即以之禦外侮而所向無敵矣所有遵保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各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將營兵缺額停止招募片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再臣查近來營伍廢弛已極無事則額數不足半以老弱濫竽有事則倉猝募充類多市井無賴至業經從征更不聞有操演之說是以愚懦者飽食終日積久生病驕悍者酗酒賭博別滋事端技藝不精紀律不諳安望其有勇知方所向克捷臣深知此弊力圖整頓現督兵勇五千餘名除自募中正營勇及舉人臧紆青所募忠壯營勇均係一一挑選無一名虛額無一名濫充仍令照常操演外其各營官兵一千六百餘名亦令輪日操演臣親詣校閱判其勤惰而賞罰之俱能觀感奮興漸成勁旅惟參將吉連帶領甯夏營官兵所募新兵二百餘名技藝不免生疎已飭令逐日加操臣仍不時抽閱月餘以來漸次嫻熟又甘提標都司滕仲武所帶官兵缺額一百四十四名現在如何充補稟請覈辦前來臣思防剿喫緊之時兵額自應補足但該營既無餘丁可挑其民間素通武藝而又樸誠可靠者早經各處招募無遺此時驟募多名必致油滑取巧桀驁不馴之輩均得濫與其選不特虛糜月餉並恐各營兵勇互相效尤日趨於驕惰而不可制與其收烏合之衆强勉湊集而毫無實用何如就現有之兵勤加訓練而漸收成功臣已飭令該都司無庸招募並將缺額數目咨回原營各令酌量挑補此後各營官兵如有因事缺額者除確有隨營餘丁才堪造就准令呈明揀補外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其餘概無庸招募足額庶一兵收一兵之效而不致濫充即一餉濟一餉之用而非同虛糜矣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保舉狄永順朱清標等片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再近日營伍習氣往往官職稍大即意圖養尊甚或講求儀文熟於應酬兵丁既不相習即駕馭難期得力臣是以於歷次打仗認眞考覈並參以平日勤惰所有遵旨保舉之人備弁以下居多並有出力兵丁亦隨時保奏誠以其屢經戰陣習慣勞苦既以此拔取人材即以此整頓營務也此外未隨臣營辦事者所到之地留心訪察查有宿州濉溪口外委升補徐州城守北路汛千總狄永順自嘉慶二十五年入營食糧洊補哨官嗣經升補徐州城守北路汛千總仍暫留濉溪口辦事土匪疊次窺伺該千總督率鄉鎮團練同心協力屢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經擊敗大捻臣本年往來該鎮差探逆匪均係該弁匹馬前往詢之該鎮士民亦莫不同聲感戴又查有太和縣城守汛把總候補千總朱清標自道光九年入營食糧遞升把總現任太和汛界連豫省捻匪出沒無常該弁四出搜捕在署之日少臣上年在西路剿匪因聞該弁辦事認眞飭令督率團練越境協剿先後拏獲要犯一百餘名該弁從未來營一見亦不申稟敘功以上二弁均係久歷營伍樸誠勇敢絕無巧滑習氣實爲武弁中不可多得之人可否仰懇
聖恩准將狄永順朱清標均以守備補用先換頂戴俾各營咸知觀感實於營務地方均有裨益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報清理河道並派剿定遠土匪摺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奏爲清理淮河道路斬擒匪犯四百餘人商旅現已通行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照淮河一道上通豫省下達江蘇向爲鹽船貨船往來必由之路自上年賊擾臨淮後沿河匪徒糾衆搶劫以致商旅裹足

國課民生受累無窮且淮北鹽課專恃此路銷售以濟軍需經臣疊次具奏奉

旨設法疏通欽遵在案臣抵臨後聞沿河各匪均行逃避而未受懲創斷不能遽望斂迹是以不動聲色誘令歸巢一面將臨淮以下鹽船催令先後過關九百餘號撥派兵勇送至懷遠茲聞該匪等陸續潛回又有包船搶船之勢遂即飭派文武督帶兵勇分頭捕剿旋經委員徐曉峯等由臨淮沂流至懷斬擒劫船要犯吳友蘭等二十餘人並查有巨惡吳殿揚上年焚殺劉姓一家十六命本屬罪不容誅嗣鳳陽道府因力難鈐制許令投誠立功贖罪該犯充當道署勇頭暗中仍句結土匪把持河路臣訪實後即刻將該犯誘獲斬首梟示現在往來船隻夜行無阻此懷遠以下至臨淮之情形也懷遠以上經舉人臧紆青帶勇八百餘名沿途搜捕至壽鳳所屬之段家岡張家岡一帶尚未下船該匪約有二三百人在岸上開放槍礮我勇先於船

上開礮迎擊旋即一齊登岸殺匪三四十人該匪勢敗分竄我勇正在料理早飯該匪又糾約七八百人前來攻撲我勇奮力擊退追殺十餘里燒燬積鹽匪巢二十餘處至申刻該匪又從岸上來四五百人假冒團練另有匪船十餘隻由港汊圍繞我船之後我勇水陸交戰槍礮刀矛同時並發擊沈匪船七隻匪衆淹斃者約一百餘人岸上復擊殺二百餘人統計是日三次接仗共斃賊四百餘人正在預備搜捕間旋據該處紳士面稟著名捻首打死十一人此懷遠以上至壽州之情形也由壽州上至正陽關再上至三河尖百餘里內間有零匪並無大股嘯聚已函致提臣秦定三就近飭拏總期一律肅清鹽路暢行斷不令再有梗塞矣再定遠土匪猖獗已久近聞捻首陸早魁等三十餘股聚衆八九千人盤踞壽定合交界一帶焚掠奸淫不堪言狀周圍六七十里居民大半逃散並聞該匪有攻撲定城之說該處距廬州較近尤恐別生他變現已飭派隨營文武張家駒等並新任廬鳳道張光第督帶兵勇二千六百餘名分路前往剿辦以期一氣掃蕩藉以安民生而絕賊應所有清理河道及派剿定遠土匪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保舉團總片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再查淮北各州縣辦理團練漸有成效惟各練總往往分管一鄉不能總管一縣倘遇有警即該練總深明大義不分畛域而事權不一未必悶境聽其調度是各處團練既有分辦之人尤必有總辦之人請以靈璧縣翰林院庶吉士張錫榮蕭縣翰林院編修段廣瀛總辦靈璧蕭縣團練謹附片具

奏

奏請籌運滯鹽濟餉摺 咸豐四年六月初九日

奏爲軍務喫緊擬就滯銷之鹽籌運濟餉請
旨迅准施行以濟要需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我
朝正供有常偶遇兵災即入不敷出況動天下之兵已將四年凡被賊之地皆賦無可徵行兵之區皆餉在必用故開例行票勸捐豫徵大凡可濟各省軍需者不得已而悉舉行矣其江皖兩省乃財賦之區自被賊蹂躪征討未已一切軍需反賴別省撥解停兵待餉軍心因之而懈急宜就近熟籌以期源源接濟迅奏膚功查兩淮鹽務暢銷之際偶遇軍需綱商即捐數百萬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無須勸而後繳嗣淮商漸乏因而先後改票商易撤而販難招販即多而捐難集矣今淮南引地悉被賊阻惟淮北引地尚有可銷之處其每年正課原止二十九萬餘千兩改票廣引增至五十七八萬兩又增代完淮南懸引銀三十一萬八千零共收正雜懸引課銀九十萬兩其初票販得利曾於已酉綱請免驗資之煩預上庚戌之課現值軍需浩繁若免其捐輸而令照驗資之案併上甲乙兩綱之課給與獎勵則於體恤之中又加厚焉無如仍諉謂成本短少不能遵照即例應上年四月全完之癸丑綱尾欠尚多例應本年四月全完之甲寅綱分毫未動合計一百餘萬兩必須正陽上下河路肅清方可售鹽納課事屬

眞情並非票販有意推諉也惟在壩跌價賤售雖稱得銀完課實欲收回成本及早散歸蓄意已久該署運司目覩焦灼不得不議每引減懸引銀六錢九分零計共減課三十一萬八千零又減不關解課之鹽價一錢河費一分共減五萬餘兩以冀招新販而鼓舊販可趕收甲寅減課之五十八萬兩惟因滯銷而議減課課雖減而納仍不速故緩難濟急且懸引三十餘萬但能設法暫行不減於
國課大有裨益今聞西壩現存癸丑舊鹽約三十四五萬引以河道引地之難通本年能否銷完尚未可知現屆六月尚未開征甲寅新課而欲照章在本年冬臘間開征乙綱之課斷不能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行遞綱積壓必致充去一綱方可辦理是不特以課作餉速宜熟籌即但論鹽務亦須預籌維商足課之策矣臣於鹽務未能深悉而留心查訪莫若令票販將在壩癸丑鹽觔約三十四五萬引每引四包每包按照時價八錢內外之數悉行交官運銷內有運至正陽三河尖已售之課未售之鹽及已在壩扣收之銀計收鹽價一百一二十萬兩概抵作癸丑尾欠之課十一二萬兩甲寅應上正雜懸引等課銀九十萬兩足數外其餘作爲預上乙卯課銀之成數俟該票販運售甲寅鹽後再行完足乙卯全課如此通融辦理各票販無須在壩守候賣鹽可省多出旅費且釋其尾欠之追呼免其新課之稱貸既不責以捐輸又

較少於驗資其新舊課須呈繳現銀者悉以積滯難銷之鹽作抵並爲疏通積鹽利其甲寅新綱之銷路是寬中又寬體恤備至該票販雖但知漁利未始不欲急公當如何感激而悅服惟事因籌餉暫行似類更張恐鹽務官吏或多阻撓請爲我皇上歷歷陳之或謂兩綱並上恐舊販無兩副成本不知以鹽抵課仍止一副成本也或謂收其壩鹽恐絀其生計不知以鹽抵課後綱之利仍歸舊販無異取中府而藏外府也如願幫同官運更可遂其生計於交課之外悉聽取求也或謂恐新販聞之觀望招徠不前不知現無取於新販而後亦無須另招新販緣於癸丑存鹽銷竣即可俟重甲乙兩綱之鹽隨意運銷收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舊本並得新利故現可任其散回將來不須招而自來此先籌鹽務維商足課之策也或謂原任侍郎周天爵曾奏請十萬引由官招販運銷先鹽後課至今僅招運一萬餘引尚未銷脫歸課倘鹽觔再多三四倍官又何力運售不知前請餉鹽一因鹽價運腳無出爲難二因官販並運爭售三因販可跌價虧本官難跌價虧課四因爭僱船隻舟子把持居奇五因販不免夾私其利較重致引鹽反滯今若收此已經在壩之鹽以時價作抵即可照時價先銷十數萬引以作水腳則鹽雖多可輾轉轉運即餉鹽十萬引無成本運腳者亦可通融相濟而出矣計運銷十五六萬引即可得課銀八九十萬再運銷十五六萬引約數甲乙兩綱原課之數一百七八十萬兩仍可得兩綱懸引銀六十三萬六千零矣或謂池丁望發鹽價何以安撫此說更無慮也池丁止望二十三四萬引之鹽價止須撥課二十萬以收淮北三場池丁之鹽分別上中下鹽質每引計收價銀四五錢以內較昔年收買官鹽有增無減此池丁所樂從即可藉以安撫且收積池鹽至來年夏秋之間滷淨質老令票販照例價六錢呈繳而得好鹽又票販所樂從所餘鹽價每引錢餘計五六萬兩亦可歸公充餉計運售約共鹽二百餘萬包可得銀二百六七十萬兩內除應用水腳約一百萬兩已可得銀一百六七十萬兩至乙卯收足全課尚有五六十萬兩是一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移間可共得銀二百四五十萬兩較之兩綱減課約計兩年尚不能收一百一十六萬兩豈不運速分明多寡懸殊耶且就近陸續接濟江皖軍需如餉銀有餘並可酌解部庫及協濟他省之用較之零星收捐勸捐累月經年方可得數千數萬者豈不難易迥別耶即謂道途未靜辦至年終但銷六七十萬包亦足抵甲寅一綱不減懸引之全課九十萬兩何況斷不至僅銷六七十萬包耶所最難而可慮者自臨淮至壽州正陽及光固接壤必須商旅無擾方可一律暢行臣疊派兵勇沿河掃蕩現在船隻往來如梭毫無他虞惟匪根未盡難保不日久復聚擬仍隨時清理並函商秦定三將正陽關以上界連豫省之處一體

搜剔以期裕
國便民不任再有阻窒總之理財之道權移於下則易竭權歸於上則自裕此一定之理也臣管見所及相應據實陳明仰祈
聖明乾斷迅
賜淮行趕緊派員辦理庶可整頓鹽務接濟兵需時事艱難舍此別無良策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派督臣會辦淮北鹽務片　咸豐四年六月初九日

再查籌餉之難至今已極若創一議而惟恐不能萬全必至畏首畏尾無一可行之事矣臣此摺不能謂確有把握然於萬分窘迫之時有此一番運掉縱或事有變遷未必盡如所願而鹽課多收一分即軍餉多濟一分
國帑亦多紓一分尚不至束手待食坐視大局之潰敗也惟淮北鹽務係奉
旨交福濟管理臣疊次函商層層辯論該撫先以運司來信難行爲詞繼復謂督臣怡良統轄全淮河臣楊以增亦有淮北督運之責事權分屬意見未必相同迨五月二十四日臣擬就摺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稿以河路已通往返商議恐誤事機並聲明臣願與會銜具奏行之而效可同享其利即令不效亦可分任其咎等語旋接覆函內稱各路軍餉均形支絀皆欲於鹽課力求生發而部中亦藉此指撥以爲推諉之計若欲全歸皖省特恐前議雖行亦必百端阻撓囑臣自行奏辦勿庸會銜等語不知此舉原非專爲皖計摺內已聲明酌解部庫及協濟他省之用是理財之道非專利之謀也福濟遲疑觀望原爲慎重起見特畛域未化亦利害太明耳該撫既不肯承擔若由臣一人辦理則鹽務官吏必至窺本管上司之意故多掣肘況鹽務爲腥羶之地本非臣所經管此時毅然以變法自任尤恐羣疑衆謗造爲誹語孤立之

臣不敢不爲預防然共事人多則每持一議必須數百里咨商並須數十日定論近事貽誤多由於此可否請旨飭令怡良與臣會辦此事其淮北壽常公事無關課餉者仍照例歸總督辦理福濟既係安徽巡撫並辦理軍務本任公事在在喫緊無庸兼管淮北鹽務以歸簡便河臣楊以增仍照舊督運臣一面具奏一面抄摺移商以期愈速愈妙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剿辦南路捻匪迭獲勝仗摺 咸豐四年六月初九日

奏爲剿辦南路捻匪疊次接仗獲勝惟匪穴甚固匪股甚多現仍督飭分剿以期一氣掃蕩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壽定合一帶土匪猖獗派令廬鳳道張光第帶勇數百名先赴縣城另派文武員弁由壽定交界之白爐橋一帶確探進剿探得白爐橋附近周圍百餘里處處匪穴人人匪黨現分三大股東股陸高雍朱張單等姓匪徒盤踞朱家灣一帶南股談李趙魏等姓匪徒盤踞小店集一帶西股紀戴余李魏胡等姓匪徒盤踞余家灣一帶該文武等於五月二十三日先攻陸家橋匪穴當將匪穴燒燬次早整隊前進沿路搜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擒殺三十餘人追行至余家灣該匪出巢迎拒約千餘人我軍連放槍礮擊斃七八十人該匪即奔退回巢我軍追至巢邊濠深牆高未能攻破探聞另股匪徒占據陳家圩姜家岡等處該匪等竟敢離巢抗拒於距匪穴十數里之孫家集列陣迎敵約二千餘人我師分四路前進施放連環槍礮轟斃五六十人復將火箭齊發燒斃多人該匪大亂向西南兩路分竄該文武指揮兵勇分投追殺擒斬七八十人生擒于和等十六人直追至姜家岡巢穴該匪正在挑挖溝濠甫成西北兩面護濠被殺者三四十人其被擄做工之鄉民或環跪泣訴或擲器逃跑當將村房概行燒燬並另燒陳家圩湯家岡匪穴十餘處現在匪膽

已寒漸易著手廬鳳道張光第已於附近縣城團練約數千人以資彈壓而備接應該文武俟西路蕭清再行依次東來與該道會合搜剿總期蔣定合交界一帶全行廓清斷不任將就了事再貽後患也所有剿辦南路捻匪各緣由合先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派員分剿逆匪片 咸豐四年六月初九日

再臣前因北賊占踞高唐被剿窮蹙恐由舊路南竄是以派令遊擊李成虎帶勇七百名暫駐宿蒙交界之臨渙集預備截擊現在六安業經收復逆賊無可應援即令北賊南竄亦未必復由正陽渡淮西路稍覺鬆動惟淮南剿匪正在喫緊之際難保不北竄蒙懷潛行嘯聚現已札飭該遊擊帶領原勇暫赴懷蒙接應堵剿至蒙城以西亳州以南因春間逆匪土匪相繼滋擾團練均已渙散另派候補直隸州知州王啟秀由宿州撥兵百餘名試用知縣劉錫齡由臨淮帶勇百餘名分赴各鄉督率紳民整頓團練遇有零匪肆擾即行兜拏免致再行竄發謹附片具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變通殉難男婦年終彙題建坊入祀舊例片 咸豐四年六月初九日

再查咸豐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屢覽軍營奏報各該處紳民人等或殺賊被害或殉節捐軀實屬深明大義均堪憫惻著各路統兵大臣暨各該督撫等迅速查明凡逆匪經過地方團練紳民人等有能奮勇剿賊者隨時分別保奏朕必立加優奬其陣亡鄉勇除隨同官兵打仗例得請卹外其有激於義憤殺賊殞身者無論防剿逆賊土匪悉准令紳民於各該地方建立總坊一併題名並從祀各州縣忠義祠以昭激勸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鼓勵人心無微不至凡有血氣莫不感激涕零現在各處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紳民殺賊遇害者或本家自行呈報或鄉里聯名公舉辦理未能畫一臣已飭令各赴該州縣呈明統由該州縣彙册申詳以昭覈實惟向來建坊入祠之案例由各督撫按年彙題到部再部臣年終彙覈題覆往返咨查動經數年此次奉

旨由各路統兵大臣及各該督撫迅速查明可否於各該州縣申詳到時即遵

旨准令建坊入祠隨時咨部存案俾鄉曲義民早荷

殊施再據各處呈報合家男婦同時殉難者尤爲可嘉可憫應請照總坊之例聽其自行另建一坊以示表異至婦女恐被賊辱捐軀明志者並請從祀節孝祠藉慰貞魂臣爲固結人心維持風化起見如蒙

俞允並請

飭部通行俾各處一律辦理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獎克復六安出力紳民摺 咸豐四年六月初九日

奏爲六安克復關係軍務全局懇將出力紳民破格獎勵並請將迎賊避賊各官紳從重治罪以彰國法而勵人心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自古帝王御宇所以操縱天下者不外賞罰二端賞一人而人人知感與以殊恩不爲濫罰一人而人人知警科以重典不爲苛況當用武之秋而能信賞必罰其化導爲尤捷而觀感爲倍神矣查六安東界合肥西通固始南與桐舒接壤北與壽霍連疆不特爲渡淮要衝且係由皖入楚入豫捷徑自正月被賊占據廬賊之接濟恃此南賊之北竄亦恃此若不早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圖克復賊勢難期蕩平 臣所以疊請派兵駐守正陽並以進攻六安者爲此之故五月初間聞該州紳民有糾集數萬人攻城殺賊之說 臣當即遣派隨營之該州武生劉鼎魁前往密探嗣據該武生回稟情形屬實並帶來該署牧茅念劬稟函大略相同當即函商秦定三就近派兵前往督率並聲明如正陽緊要不能多撥官兵即由 臣酌派將弁統兵前往會辦乃官兵未到該署牧已於五月十六日會同各紳士督率義勇攻復州城殺賊甚多該署牧固屬忠勇可嘉實由該紳民同激義憤始能建此大功撫 臣福濟已會同督 臣怡良提 臣和春具奏將署知州茅念劬舉人李元華懇請優獎矣現據該署州來稟因舒邑團練攻城未克六安紳民卞如舒陳增壽等復率領千人自備糧餉往舒助攻並聞合肥紳民亦有糾衆助剿廬賊之說乘此時渥沛殊恩則人人懷同仇之志即處處成無敵之師應請旨飭令福濟查明捐糧督勇實在出力者共有幾人優敘官職復特予

恩詔酌免糧賦二三年並酌廣學額數名斯闔境同邀曠典其鼓舞必難言喻即他處亦必有聞風興起者至現任六安營參將慶齡守備王連陞把總陳法魁從前賊至時既不能力保孤城又不能見危授命聞於城陷後逃至山中該紳民糾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約義旅患無統領該參將等伏而不出置若罔聞轉不如吏目梁繪事巡檢俞元齡鍾恕猶能戮力同心以圖晚蓋慶齡於城復後十八日進城王連陞於十九日進城陳法魁至今未見進城或謂其於二月間已赴福濟大營聽候差委未知確否應請旨交福濟查明分別治罪以示炯戒尤可恨者賊陷舒城時聞六安有劣紳孔廣春傅爾鈞沈鑄奎等串通城關紳民豫輦財物迎賊進貢不能助軍餉以保桑梓而轉齎盜糧以召虎狼實屬法所難容應一併請

旨交福濟查明該劣紳等家產先行入官以備地方公用並訊明餽賊後有無甘心從賊情事分別治罪以儆梗頑 臣愚昧之

見是否有當謹繕摺由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謝補授左副都御史　恩摺　咸豐四年　月　日
奏爲恭謝
天恩事咸豐四年五月十二日奉
上諭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袁甲三補授欽此臣於臨淮行營
接奉吏部行知當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感激涕零莫可言喻伏念臣以給諫來皖甫逾一年承
恩命之頻頒早卿銜之特晉涓埃未效悚惕方深茲復荷
綵綸於
楓陛俾得佐領袖於柏臺自顧何人遭此
異數憶自庚戌五月晉秩臺垣四載以來一切毛舉細故概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敢上瀆
天聽其關係
國計民生及用人行政者偶有敷陳多蒙
採納且賦性愚戇往往立言戇渥荷
優容不加譴責雖不免結怨於寅僚幸能邀
垂鑒於
君父此臣所刻骨銘心捐糜不足圖報者也現在皖省軍務漸
有轉機剿捕防逆正當喫緊之際臣惟有殫竭血誠平心辦理
不敢以喜事而邀功總期隨時隨地持此不欺之心仰酬
高厚於萬一成敗利鈍非臣所敢知也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

繕摺附驛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市新印刷局代印

續剿南路捻匪迭勝摺 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奏爲續剿南路捻匪疊次戰勝匪黨漸次解散仍飭兵勇趕緊掃蕩恭摺奏乞
聖鑒事竊蔣定一帶土匪前經歷次剿辦均經奏
聞在案嗣據該文武稟報六月十七日由爐橋前進沿途搜伏不見一人是日住宿廟岡集適署蔣州知州金光筋亦帶勇趕到議定十八日由蘆塘寺王家岡一帶進發該匪在高粱科內礮聲不絕該文武當將兵勇分爲三路甫行數里望見匪衆五六百人開槍來迎我兵冒煙直上斃賊六七十人該匪四路奔竄復迫殺一百餘人生擒帥主李廷貴等七人進至蘆塘寺忽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從南村出匪二百餘人東村出匪三四百人西面又有四小股各百餘人擬抄襲我師之後我兵勇分投迎擊西南兩面未及交戰賊已退逃惟東路鏖戰一時之久殺賊無數該匪且戰且退直趨俞家灣一路各路兵勇會合堵截復擊殺七八十人焚其巢穴四處正擬收隊稍憩該匪復來挑戰每次斃賊二三十人不等未及移時該匪復來我軍齊發槍礮共斃賊二百餘人是日該匪四面迎敵紛至沓來我師轉戰二三十里自辰至酉未得一食幸獲全勝未傷一人暫駐廬塘寺休息一日旋探報東路捻匪又有前來會合之信遂旋師爐橋以圖居中策應本月初四日拏獲奸細供稱該匪於土山岡另聚千餘人欲由爐

橋劫營後分赴俞家灣一帶該文武即於是夜令兵勇乘坐小船銜枚而進據該處良民訴稱該匪分紮杜家莊土山岡等處當令其引路前進將近杜家莊望見匪衆三四百人捨命窮奔我兵勇急追擊殺二十餘人生擒帥主劉志孝等十人另由郭家莊突出百餘人被我兵勇堵截河邊擊殺淹斃幾無遺類其土山岡一股探聞該匪於前一日嘯聚飲酒歃血爲盟我兵勇先於東面放槍另遣二百餘人繞道伏於岡西該匪等約五六百人排列東來勢甚兇猛我兵勇兜裏而上該匪被殺二十餘人急向岡西撤退又被伏兵衝起截殺屍橫滿地約百餘人餘匪各向高粱科內分竄復搜殺三十餘人是日共焚賊巢三處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十二日探聞該匪等在荒沛橋朱家岡一帶距爐橋三十餘里該文武乘夜襲取行抵該處天甫黎明該匪望見官兵飛走喊報即刻聚至四五百人由馬圍出隊我兵勇一擁直前甫斃賊十餘人匪已敗走我師窮追四五里約殺五六十人忽於道旁廟內另出一股約百餘人意欲截我兵勇該文武當即督令分投擊殺斃賊四五十人生擒帥主陸羽廷等九人現飭該文武於二十二日仍移營盧塘寺多製墳濠燒屋器具務期將俞家灣老巢一戰而破然後整隊東趨直至定遠分別剿撫尤期地方一律肅清所有近日剿辦南路捻匪各緣由謹繕摺馳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陳明皖省軍務情形並通籌全局摺 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八日

奏爲敬陳皖省實在情形請通籌全局以節糜費而救民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逆賊猖獗以來沿江地方多遭蹂躪而南北兩岸惟皖省所屬被害最廣廓清尤難不敢不以實在情形爲我

皇上直陳之伏查江北屬皖者廬州安慶鳳陽潁州四府六安滁州和州泗州直隸州除潁州府屬之蒙城亳州潁上鳳陽府屬之鳳陽懷遠暨六安並所屬之霍山縣和州並所屬之含山縣均於上年及本年曾經賊擾先後收復外現如廬州府屬之合肥無爲廬江舒城巢縣安慶府屬之懷甯桐城望江宿松太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湖潛山及六安州所屬之英山皆賊所據也江南屬皖者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四府廣德一直隸州除徽州府屬之祁門甯國府屬之旌德涇縣曾被賊擾業經退出外現如池州府屬之貴池銅陵青陽石埭建德東流太平府屬之當塗蕪湖繁昌皆賊所據也茲大兵攻剿廬舒持久不下其他賊所分據之處雖來往無常然民皆脅從而不能自拔官多遷避而難以前進百姓日望倒懸之解而大兵動多牽制之虞加以土匪成羣所在皆有餉糈坐耗支絀時形勸捐無可再籌團練不能遠調此近日軍務萬難之實在情形也今聞湖廣軍威大振上游之賊已驅逐而來金陵艇師得力下游之賊又橫截而上中間要路北則和州安慶南則池州太平適當其衝若任其接應不思隄防徽特江北廬舒諸城之兒復無期恐江浦六合一帶亦難抵禦徽特江南徽甯二郡之蔓延可慮恐東壩蘇杭一路亦易震驚此目前賊氛緊急之實在情形也夫南北皆一省所轄而我兵之勢處於分賊匪之勢主於合北剿則南援南剿則北援賊之緩急相救也北追則南竄南追則北竄賊之往來自由也既兩路之皆通更各處之交搆此賊之所以合也我兵之攻廬州舒城者不能兼顧和州安慶守甯國東壩者又不能兼顧池州太平既無南北策應之計並無隨地聯絡之情此兵勢之所以分也以我之分待賊之合本有隙之可乘以賊之合破我之分自無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往而不利然則欲合兵力而分賊黨惟有剋期共舉斷塞江路上自小孤山下至東西梁山北則安慶望江無爲巢縣和州江浦六合南則太平蕪湖繁昌池州東流銅陵各要口皆紮以師船安設礮位防其竄逸然後南北兩岸同時進兵密約團練先將賊所占據之處攻其不備次第收復薙髮投誠者俱從寬宥反刃殺賊者立予懋賞奇正相生剿撫兼用將賊之羽翼日翦聲勢日孤散聚皆無能爲進退俱無所措縱有一二死守之區亦不難於克復此全局所關實爲一勞永逸之計較之各守一隅老師糜餉迄無成功者其得失之相懸何如耶但事關重大權必歸一如蒙

特派親信重臣前來總統水陸諸軍自督撫提鎮而下胥歸節制嚴明賞罰俾官吏兵民耳目爲之一新精神爲之一振必可一鼓作氣迅掃逆氛惟現當各路攻剿喫緊之際內外重臣均有專責總統恐難其人應請

飭下欽差大臣托明阿向榮督催艇師上駛署湖南總督湖北撫臣楊霈署湖南提臣塔齊布前禮部侍郎曾國藩俟湖北路通督催舟師東下遙爲應援上下夾攻其中間橫竄之路並請飭下兩江督臣怡良江南提臣和春安徽撫臣福濟江蘇撫臣吉爾杭阿江西撫臣陳啓邁各於沿江要隘派兵堵截浙江撫臣黃宗漢派防徽甯之兵亦即進紮江岸福建提臣秦定三於

天津務新印刷局代印

舒城克復後乘勝而南直逼大江總期在事諸臣同辦一事並各顧一方既安危之與共亦呼吸之相通庶幾通力合作使賊無地可竄無隙可乘則指日蕩平實

國計民生之大幸矣臣身親其地目擊時艱既有見聞不敢欺隱謹繕摺由六百里馳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裁擇謹

奏

續剿南路土匪獲勝燬平賊巢摺 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八日

奏爲續剿南路土匪疊獲大勝並攻破俞家灣老巢一律燬平殲除殆盡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壽定交界一帶土匪經臣派兵剿辦歷經奏聞在案嗣經臣節次諄飭帶兵文武於本月初一日自蘆橘拔營前進行至離匪巢十餘里之大樹李地方駐宿該匪已於附近四五里內設伏以待次日整隊進發甫行七八里至黃家岡即有三四百人開礮遠迎見我兵直前飛奔回巢我兵追殺十四名已刻抵離匪巢三里之蘆塘寺於巢外二三里內分布紮營適壽州知州金光筋亦帶兵勇會剿於蘆塘寺之西附近紮

天津務新印刷局代印

營分派甫定又有匪四五百人直冲中正營盤該文武恐我兵安營勞乏當出二成兵隊更番應敵兩時之久約斃匪三十餘人賊始退奔入巢同時忠壯營外亦有匪三百餘人來擾當即開礮擊退約斃三四十人該文武以匪巢四面均有零星村落向爲該匪設疑設伏之地次日分兵兩路先爲燒燬該匪即分頭出迎遊擊李成虎於西面迎擊斃賊五十餘人知縣徐曉峯由東逐至南面沿途擊殺二十餘人生擒十一人我兵甫欲收隊南面又有另股三百餘人前來援應知州張家駒帶中正營迎擊適金光筋亦由西面繞至南面與張家駒徐曉峯三路夾擊該匪另股不支當即竄散追殺四十餘人十一日申刻探聞

自東南來匪茫衆聲言先破蘆塘寺再撲中正營以解重圍隨即飛調各營於十二日黎明出隊前往迎擊即見南面另股匪衆遮地而來約二千餘人勢極兇猛我兵連環進步槍礮齊施約擊斃百餘人即乘勝吶喊而前該匪向後撤動東西兩路亦各擊斃百餘人及數十人不等該匪抵敵不住同時奔潰追殺生擒共二百餘人餘匪四散逃竄是日共斃賊五百餘名並有蓄髮五六寸者五人訊據生擒各犯供稱有史學江董永太仇迎春孜省係大帥主皆當場擊斃其長髮者一係譚姓名剌毛老虎一係李姓名坐地礮其餘識認不眞皆巢內老賊復經臣嚴飭該文武必當乘此外援既絕剋期破圍並添派署定遠縣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知縣黃元吉候補未入流張學醇留營効力已革遊擊葉榮帶勇四百以增兵力該文武即於十九日卯刻先用秫楷捆遮擋槍礮逼進匪巢百步外周圍安營一面挑挖一面對擊比晚壘成以重兵守之並令築礮臺三座連開大礮轟塌巢內屋壁頃刻之間望見該匪攙亂莫知所措我兵填濠搭橋一擁而入約殺二百餘人該匪自相踐踏及燒死者不計其數其餘奪路拚命而逃各營分路追殺百餘人生擒李文觀等四十餘人嚴訊生擒各犯據供帥主李占青李鳳元李揚李煦戴華榮蔣石貴蔣鳳貴蔣朝玉張平孜上將鄔朝青唐炳仲揚武黃大壽仇三孜徐有章及軍師張錦堂均確被殺斃查此股匪徒屢經恃險拒傷官兵甚至蓄髮謀逆罪大惡極此次又久頓兵力方克翦除實足快人心而清內患現將兵勇撤回一半仍留一半各路搜捕以掃餘孽所有在事員弁兵勇轉戰三月之久暑雨烈日備嘗辛苦未便沒其微勞可否擇其尤爲出力者酌量奏請獎勵出自

皇上逾格天恩所有剿辦壽定土匪節次獲勝燬平賊巢各緣由謹繕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堵剿逆匪北竄摺 咸豐四年八月十七日

奏爲金陵逆賊屢窺江浦重擾和州勢將北竄現在急籌堵剿暫行緩赴六安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廬城克復維艱擬以偏師繞赴六安酌量進剿斷廬賊應援之路於閏七月二十八日奏明在案本月初九日奉到

諭旨飭臣趕緊發兵到六後隨時斟酌勿稍拘泥並

諭臨淮事宜雖責成廬鳳道張光第妥辦臣仍應防剿兼籌北路防守不容稍懈毋得顧此失彼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先檄遠到臣前於拜摺後即一面部署一面候

旨遵行擬於本月二十前後即可動身旋據江浦六合全椒等處初一至十二日節次來稟該逆於江浦下新灘九狀洲兩處添設二營再踏平蘆葦通路三條圖踞浦城以通和州烏江一帶又於初七日分水陸兩路竄擾和州城外江口之針魚嘴添築濠壘初九日又有賊船二三百隻停泊烏江登陸者四五千人四出搶掠直至和州北鄉之濮家集距全椒南界河岸僅十餘里各處星馳告急前來臣疊次探報不勝焦急旋即專弁前往確探再將賊營繪圖帶回見其層濠疊壘嚴密堅厚意圖久踞再據六合縣稟報賊於江面船隻自南至北攔江擺列再用鐵鎖拴繫以圖阻我水師復縱火焚燒北岸蘆葦等情其詭謀密計有不可以意計測者查江浦爲北路門戶倘有疎虞則滁鳳一帶全行震動土匪又將鴟張並可橫塞廬營餉路以困我師江北大局關係非輕且北路逆匪近日時有南竄之謠人心愈覺搖動臣奉

恩命駐防臨淮委任隆重而株守一隅深以不能殺賊爲恨前因桐廬紳士方正等來營請兵急欲前行以爲蘇民困而孤賊援其機大有可乘不料逆情變幻頃刻改觀浦六和全等處疊來警報至此臣未及啟行而長淮南北父老見臣料理行裝不知何往踵門籲留至有長跪不起者此地紳民均驚弓之鳥萬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臣輕離此地人心騷動恐有不堪設想者此時雷以誠奉

旨留揚和舍一路前經提臣和春撫臣福濟等飭派署臬司恩錫馳赴該處扼要堵截因兵餉未齊曾否到彼尚無確信臣已派留夏營參將吉連帶兵五百名前往關山一帶擇要堵禦並令廬鳳道張光第帶兵三百名赴所轄滁和各路鼓勵團練以壯民膽而助聲援至前擬偏師繞赴南路攻復各城等情應俟東南賊勢稍定再當酌量前往總期防剿兼籌斷不敢顧此失彼致煩

聖慮也所有臣現辦防剿各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加緊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派大員扼守江浦片　咸豐四年　月　日

再江浦一帶水陸要衝賊氛緊逼其防兵民勇已歷年餘屢經與賊接仗均屬可用惟兵勇性情兩不相下患在總統無人以致不相聯屬即如此次逆賊於前月底即在北岸布置紮營並於兩岸往來接濟若水陸兵勇果能同心協力及早剿除何至溝壘既成四出竄擾竟與北路氣通此地爲南北第一咽喉現在賊情喫重亟須大員統理查

欽差大臣托明阿已抵揚營瓜洲一帶自可督同陳金綬辦理若令雷以誠移駐浦口爲水陸兵勇節制隨時堵剿不惟賊不敢遽萌北竄並可與向榮托明阿等會合一氣乘勢殲賊雷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誠本係幫辦軍務且江浦一帶兵勇向爲所屬情形周知必能駕馭合宜用之得力倘雷以誠萬不能來則臣請督兵前往相機剿辦蓋該處爲兩省交界南至江浦北至關山東至六合天長西至和州含山無論水陸兵勇各不相下即地方官不敢有意推諉而各守疆域亦能分而不能合可守而不可戰有時衆怒所激銳意殺賊而統轄無人爭功諉過不免各懷意見每遇軍務緊急往返請命耽延時日各處帶兵大員又未能目覩情形懸揣布置難保不坐失機宜也惟委任既關重大事權必須專一如荷

俞允命臣前往應請

皇上明降諭旨飭令江面水師及附近一帶陸路防兵胥歸臣調遣庶呼應俱靈不致遇事掣肘其應用軍餉若專恃淮北接濟恐遠道貽誤必至緩不濟急並請預飭向榮托明阿兩處就近酌量協濟俾無缺乏之虞庶幾併力從事或可廓清一方至臨淮重地若由廬州北竄亦屬可虞仍應留兵防守不敢稍涉大意臣爲北路門戶緊要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卷之五目錄

統籌各路防剿摺 咸豐四年九月十六日
請簡大員接辦臨淮防守片
請派員馳剿蒙城捻匪片
請予革員捐復片
兵餉兼放銀米摺 咸豐四年 月 日
請扼重皖省北路防務摺 咸豐四年十月十六日
派員駐亳會辦另股土匪摺 咸豐四年十月十六日
請獎剿辦捻匪出力員弁摺 咸豐四年十月十六日
進剿沿江逆匪獲勝並毀平賊壘摺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請催英桂撥兵赴防皖省北路片
剿辦永亳捻匪獲勝摺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毀蒙亳柳展廟片
迭敗逆匪克復關隘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迎擊援賊獲勝片
請獎克復關隘出力員弁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續剿沿江逆匪獲勝毀平賊營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調河南援兵分駐各路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統籌各路防剿摺 咸豐四年九月十六日

奏爲通籌皖省防剿分兵兩路前進仍扼守臨淮控制南北以顧全局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金陵逆賊竄擾北岸請緩赴六安一摺八月二十八日接奉

硃批所擬亦是現有旨令雷以誠迅赴和含以後情形汝自斟酌略遲亦可欽此欽遵在案本月初六日復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四年九月初二日奉

上諭托明阿等所稱勸捐助剿必須熟手亦係實在情形雷以誠即著無庸前赴和州袁甲三前奏有北路緊要緩赴六安之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語著即體察情形如須親往督剿即著與和春福濟妥籌辦理倘和春等專待揚州之兵托明阿等則仍令廬州籌撥各存畛域之見輾轉貽誤咎將誰執袁甲三前奏各情尚合機宜諒必能統籌全局毋誤事機也等因欽此欽遵亦在案查皖省現在情形處處喫重廬郡以南民生之塗炭賊勢之披猖疊經縷晰具奏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現在湖北之賊將盡江甯之賊漸窮上游師船追趕下游艇船攔截該逆江路往來已屬不能自由南岸徽甯一帶節節設防疊次獲勝該逆亦不敢遽行窺伺倘北岸竟無一旅之師藉以鼓民心而寒逆膽則以橫竄之賊入無人之境

紛紛佔據處處勾聯必至無可措手且桐懷潛太各官紳先經臣密諭私約團練潛備糧米該官紳暗中布置望兵之切有不僅如大旱雲霓者此時若竟無兵去無論倒懸之民幾成無主且賊知民之請兵不應勢必愈肆猖狂挾恨報仇而民無噍類矣即幸有存者亦祇得任其魚肉誰復敢謀義舉事機一失各路百姓聞風解體是縱賊虐民即以驅民從賊後此將有不堪設想者此廬郡西南喫緊之情形也全滁一帶九狀洲賊營日久未經攻燬針魚嘴及梁山烏江等處又添賊營甚多往來竄擾聚散無常且鐵鎖攔江阻我水師托明阿等已嚴飭水陸兵勇剋期會合攻擊而師船必須候風難限時日無論和州烏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賊據中權金陵廬巢現已聯爲一氣且由烏衣至滁州不過三十里另有間道直達來安倘有竄越並不經由關山即可直赴盱眙由水路擾及清江毫無阻隔大局更難收拾此廬郡東南喫緊之情形也至臨淮接金陵廬州之後據靈宿徐州之前西由正陽而連楚豫東由洪湖而達淮揚臣駐防數月聲威尚壯周圍數百里漸就安貼逆匪土匪亦尚未至句結近因賊有北竄之勢臣有移營之說良民甚屬驚惶匪徒漸欲蠢動以各路逆情而論均須臣親自督辦方可稍有把握而臨淮爲南北關鍵實不敢輕離一步此又臨淮喫緊之情形也臣目覩焦灼莫可言狀再四思維不得不於萬難分身之中爲兼籌並及之計現派四品頂戴舉人臧紆青候選同知李安中帶忠壯勇一千餘名並駐防正陽關之副將銜參將劉玉豹帶兵五百名會同和春等所派安徽甯池太廣道何桂珍先到六安相機進剿並札令桐懷紳民前任河南知府葉法廉生鄭福申監生方正等隨營前往以爲嚮導何處得手即從何處攻復其全滁一路另派候補知縣徐曉峯遊擊李成虎會同廬鳳道張光第參將吉連共兵勇一千七百餘名由關山至烏衣一帶聯絡駐紮與現駐全椒之署臬司恩錫防剿兼籌臣仍暫駐臨淮以爲各路策應隨時調度並知會和春福濟妥商機宜以期迅掃妖氛藉紓宵旰憂勞斷不敢稍存畛域貽誤事機也所有臣統籌各路防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剿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加緊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簡大員接辦臨淮防守片 咸豐四年九月十六日

再查此次軍務之壞總由於在事諸臣各守疆域能分而不能合一處有警四處設防究其所謂防者不過倖賊之未至未必果有把握也金陵之賊竄擾北岸統計北岸兵勇不下六七千人分布尙難周密倘萃各處防兵而與之決一死戰濟以水師夾攻安有不破賊營之理現在向榮托明阿等業經飭催會剿倘能一氣掃蕩固屬大快萬一不能得手則賊營一日不破防兵即一日難撤即幸而賊不旁竄而老師糜餉亦於大局無補臣日夜焦思寢饋難安亟思親自督兵前往而非沿江一帶防兵及江面水師均歸節制且所需糧餉金陵揚州隨時接濟則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動多掣肘萬萬不能成事刻下所尤難者臨淮爲南北衝要無論士民泣留不能脫然竟去且土匪之覘隙而動逆賊之乘虛而入到處均屬可慮倘無大員控制萬萬不能放心臣此次分兵兩路前進原期西南路如能得手湖北礮船趕下卽可直抵安慶以扼逆賊之吭東南路如能得手則由和無而上亦可與西南路會合一氣長江之險據爲我有金陵廬州必可不戰而自復惟事之成敗不可知不敢以空言豫瀆

聖聽亦不敢以薄才自肩重任倘蒙

皇上另行簡派大員迅來臨淮接辦一切俾臣得相機前進並

乞

恩命假以事權雖成功未可預卜而驅命不敢自惜硜硜愚誠不敢不瀝陳於

君父之前也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派員馳剿蒙城捻匪片 咸豐四年九月十六日

再臣所帶兵勇因各路分撥防剿並設卡巡查實在不敷差遣現調宿州兵一百五十名統交遊擊李成虎帶赴滁州其正陽關一路現因賊氛漸遠情形稍鬆是以飭令參將劉玉豹選兵五百名與臧紆青等會同南征惟正陽西南各路或毗連河南或逼近湖北土匪出沒逆匪窺伺仍未敢稍涉大意現已商令福濟等將新調之潁州遊擊武全帶領本營兵五百名就近移駐正陽會同原駐官兵藉資控制乃布置甫定旋接蒙城紳民並蒙城縣來稟據稱該縣西南一帶又有捻匪蠢動約二千餘人時聚時散四出焚掠查該處與鳳臺交界爲正陽通衢南路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逆賊一日不滅即北路土匪一日不靖該匪因聞臣移營之說遂以爲不能兼顧狡焉思逞藉以搖惑人心亟宜示以兵威迅速翦除現派知府銜候補直隸州知州張家駒候補副將朱連泰等統帶兵勇五百餘名並飭前駐正陽關之候補都司戴世熙帶兵三百名馳往會同剿辦官兵一到該匪自當膽落斷不至別釀事端也謹附片具

奏

請予革員捐復片 咸豐四年九月十六日

再臣營委員本屬無多廬州又無可調取實屬不敷差遣前據已革補用知府南河候補同知借補豐北通判張渠來營呈稱情願自備資斧投効當查該革員人甚正派毫無習氣試之以事亦能實心經理惟部定章程降革人員先令捐復原官方准投効該革員復呈請照例加倍半捐復並聲明革職原案前來臣查該革員係因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豐工西壩尾漫溢經河臣楊以增奏參革職並無餘罪再查豐工善後事宜係奉旨飭交已革江蘇臬司查文經專管該臬司因署漕運總督駐紮揚州防剿難以兼顧另委數員專辦所有工程錢糧悉歸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員一手經理該革員並不預聞與常例專司其事者本屬有別兼值逆賊竄擾歸德與江蘇之碭山縣毗連五月初九日經現任江西巡撫前任江蘇藩司陳啟邁札委該革員赴碭防堵並在徐家渡搜尋渡船歸併下游北岸停泊是以逆匪未得由碭北竄及聞豐工險要趕回已在失事之後二日共見共聞無可捏飾與尋常坐失機宜者更屬不同似綜覈原案尚屬情有可原既據該革員呈稱情殷報効照例加倍半捐復同知原官可否准其捐復之處恭候

欽定再該革員既係自備資斧並不支取錢糧現在各路分兵需人甚急擬令先行隨營當差聽候

諭旨遵行合併聲明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兵餉兼放銀米摺 咸豐四年 月 日

奏爲遵
旨籌發兵餉銀米兼放並酌量裁減以節糜費而利軍行恭摺
奏祈
聖鑒事竊查兵丁鹽糧本有例定額數上年原任
欽差大臣琦善奏請無論馬步守兵均每名每日發給餉銀一
錢五分仰蒙
俞允通飭遵行此實
皇上邀格天恩體恤戰士不惟於例外加多即較用兵之初廣
西章程亦逐漸增益各兵丁無不感激驅馳自知非分所是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興數載需用浩繁加以錢漕之區多被蹂躪渥荷
殊恩概緩征納以致
帑項不繼支絀時形 臣 於未奉
諭旨之先即於臨淮附近劃切勸諭令各富戶量力捐輸儲備
糧米已得二千餘石擬即搭放兵餉誠以經費無措不得不酌
量變通力求撙節嗣奉
上諭飭令統兵大臣及各該督撫所有兵丁口糧查照舊章銀
米兼放仰見
宸謨籌度於復還舊制之中寓撙節錢糧之意伏查陝西撫 臣
王慶雲原奏並部議章程請每兵每月發給鹽菜銀九錢日給

口糧米八合三勺其出邊口者加給鹽菜銀四錢按日計算每兵一名僅應領銀五分有零較之現在每兵一錢五分幾少三分之二在各兵丁受
恩日久具有天良當此
國課維艱萬不致稍存觖望惟自歷年從征寒暑屢易口食之外衣履不無所需且軍營所至百物昂貴獨銀價無不跌落兵丁計日領銀隨在虧折難敷食用現值防剿喫緊尤當鼓勵軍心臣酌量情形惟有按照此次用兵之初廣西軍營奏定額數分別本省外省詳核給發較之現行章程每月每兵所領約在一半之數於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各項大有節省而兵丁亦無枵腹之虞至應放米糧若紮營駐守之地自應遵
旨一律搭放以符定制惟拔營進剿行止無期若概令遠道裹糧該兵既負載維艱額外添僱人夫又增一番糜費應仍請酌照舊例於不能發米時照市價折銀給領庶於變通辦理之中仍寓委曲體恤之意至若軍營向僱長夫在在皆歸實用琦善前奏加增口糧每名發至一錢五分原應連夫價在內因原奏未逐條分晰該兵丁遂概認爲口糧並不自僱長夫一遇啟程即向地方勒索官既苦於賠累民亦受其騷擾且強壯不足充以老弱勉强應差中途私逃衆兵爲之裹足且挨站換夫稽延時日前途望兵急若倒懸後路催兵遲於蟻磨再遇殘破州縣倉卒更難應命往往有待僱夫遲至數日猶不能行者及至無可如何又取給於隨處糧臺糜費更多掣肘愈甚軍興以來因此貽誤事機難以枚舉且向用長夫皆係各兵丁等自僱日久相習爲所親信運解軍裝挑築營壘既無私自逃走之虞且可爲該兵均其勞逸出戰之時又可守營造飯該兵得以脫然出隊無所牽顧若無長夫則兵丁長途困倦節節爲營諸多苟簡臨敵至近貽誤匪輕兼之打仗迎敵除去守營造飯各營出隊或分五成或分四六成再加患病養傷實不得一半之用此皆兵無長夫不能得力之實在情形也應請仍照外間舊章令兵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丁自行僱用惟名數價銀不得冒濫亦擬照廣西所定酌爲核減總之軍餉艱難必一兵得一兵之用一夫獲一夫之力斯糧餉不至虛糜兵丁亦無慮匱乏矣臣統兵一載悉心體察似應變通辦理至各處軍營情形不同能否事歸一律非臣所敢臆斷也所有臣酌減兵餉章程謹另繕清單恭呈
御覽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請抪重皖省北路防務摺 咸豐四年十月十六日

奏爲皖省軍務北路十分喫重請
旨迅賜籌畫以杜紛竄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將統籌皖省防剿全局分兵兩路前進各情形
繕摺繼陳奉
上諭所籌俱是並以臨淮爲南北鎖鑰關係尤重
飭令臣仍駐臨淮策應各路當即欽遵辦理並嚴飭兩路帶兵
各員迅速相機進剿旋據同知銜舉人臧紆青等稟稱由水路
前進路過正陽關會同參將劉玉豹帶領兵勇二千名於本月
初四五等日分起行抵六安並接安徽池甯廣太道何桂珍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函知會以廬江告急囑令劉玉豹先其所急趕赴廬江救援正
在料理起程間旋據覆稱廬江已於九月二十日復被賊陷援
救無及仍令照舊南行現在南路望兵急如星火已飭令該員
等或先從桐城入手或先取潛太各城總期一氣呵成與湖北
之兵會合接應惟曾國藩究竟行抵何處無從確探臣於前月
十八日將現派兵勇爲該侍郎應援等情詳布一函交河南撫
臣英桂由信陽探明確投至今未接回信已飭臧紆青等一面
前進一面專差妥人向楚皖交界一帶探迎以便約會攻取矣
至全滁一路逼近江岸先經飭令廬鳳道張光第約會署臬司
恩錫並江全各處兵勇併力攻剿經該道將烏衣附近團練極

力鼓舞令其遇賊助勢並於官兵出隊後幫守營盤連日以來
聲勢頗壯現擬即日進剿俾該逆知我兵並非各守疆界縱不
能操必勝之權亦可爲牽制之師惟該逆等分據江面百餘里
背水爲營非水陸夾攻恐一與官兵交仗勝則舍舟而陸大隊
羣來敗則解纜而逃隔岸難及現已飛咨向榮迅飭師船上駛
倘能各路齊攻似尚不難得手以現在情形而論南路布置頗
有頭緒惟北路較前尤爲喫重蓋舒城廬巢既日久未破廬江
復陷又須牽制官兵該逆南來之路絡繹不絕四城犄角我師
已覺接應不暇且沿江上下夾擊賊路已斷南岸防備甚嚴無
可窺伺惟北竄是一生路萬一四城之賊被剿窮蹙同時分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四通八達將成蔓延之勢現在臨淮存營兵勇僅止千名倘有
警急萬分支絀然有臣在此坐鎮張皇虛聲號召團練尚非無
可措手惟六安既無一兵正陽亦僅止二百餘名前與和春福
濟商令駐守正陽之潁州兵五百名因該遊擊武全先到廬州
現經和春等派赴舒城助剿急切不能他往是北路要隘處處
空虛倘有他虞必至無可收拾因思湖北既已肅清豫省南路
防兵可否就近進駐正陽六安一帶以壯聲威而資防守此外
有無可以調撥之處統乞
聖明迅賜施行以固北路藩籬再臣前次具奏布置南路進攻
一摺奉

上諭各城佔據係本地紳民爲軍帥旅帥著袁甲三查明從逆姓名速行具奏愚氓無知被其裹脅果能悔罪投誠原可予以自新之路若官紳忍辱偷生甘爲賊用亦當隨時查明嚴加懲辦不得概以被脅非其本心倖逃法網等因欽此仰見皇上衡情執法至明至允臣查現任職官甘爲賊用自屬法無可貸至本地紳民固多被逼脅從亦難保必無甘爲賊用之人惟大兵初到人心正當恇懼若遽露查辦之意不惟倉猝之際難得實情兼恐若輩聞風自知罪無可逭暫圖救死從逆愈堅甚至揑造謠言奸民被其煽惑良民亦因而疑懼是以臣於委員前往時已將此意當面密諭囑其斟酌辦理並先行刊刻告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示慰以壯盛之威仍示以寬大之量俾反側之輩均爲我用俟賊勢一敗人心大定然後擇尤懲辦數其罪而誅之似亦鼓舞操縱之微權也謹將示稿另行抄錄恭呈

御覽所有現籌軍務緣由謹繕摺由六百里加緊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謹將西南路示稿抄錄恭呈

御覽

爲統兵進剿拯我災黎滅此羣醜以伸

天討事照得本都堂奉

命來皖督辦防剿一年以來擒斬捻匪數萬人大河以南長淮以北凡樹旗稱王積年兇惡莫不以次掃除惟南路各州縣被逆竄擾焚殺擄掠慘不可言本都堂先因北路未靖不克督師南征速解倒懸每一念及寢饋難安隨營將士因本都堂日夜焦勞亦莫不同激義憤亟欲爲滅此朝食之計爾百姓含垢忍辱並非甘心從賊自外生成總因大兵未到不得不苟延殘喘一切冤抑痛苦本都堂業已深知並詳細奏明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奉

諭旨鄉民克復城池者除出力紳董優予官職外並加增文武學額豁免合縣租賦若殺賊遇害臨陣捐軀者准建總坊並從祀忠義祠

皇上軫念民艱特沛

恩綸如六安英霍等處業經辦有成效此爾百姓所共見共聞者也現在北路連鎮高唐之賊疊被大兵擊殺所餘不過數百人萬分窮蹙屢次乞降釜底游魂指日掃蕩湖北武昌漢陽以次克復上游師船順流而下直抵九江下游之紅單船屢燒賊艇斬擒無算現已駛至蕪湖以上沿江兩岸各路齊心節節布置本都堂已於和滁一帶徧置重兵以爲合力剿除一舉蕩平之計現復會同安徽巡撫部院福江南提督軍門和選派精兵五萬人猛將數百員進攻被陷各城本都堂亦即日統領大

軍隨後進發以仁義之師殄兇殘之逆如秋風之振槁葉耳
爲此出示曉諭該處官紳軍民人等務須密爲聯絡糾合團
練多備糧餉大兵到境協力應援以除私害以報公讎城復
之日本都堂定當論功請
獎酬爾殊庸倘或各財惜力遷延觀望坐失事機既被惡名
終受實禍生死榮辱惟爾等自取之勿貽後悔懍之望之特
示

一大兵臨境爾百姓先行薙髮者卽爲良民決不追究有能
殺賊立功者定當破格獎勵倘仍迷溺不悟剿擒之日與逆
同殲利害判然亟宜猛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被賊各州縣有充僞軍帥師帥旅帥及各樣僞職者本應
卽行正法惟念其爲賊所迫萬不得已尙屬情有可原大兵
到境如能糾約助剿或密爲內應或殺賊來歸者不惟免罪
兼予優獎

一地方官無論大小文武失守城池例應立置重典惟該員
等或因衆寡不敵致失事機如能密約團練隨同攻剿或大
兵未到卽能先行克復者定當以功抵罪奏請

恩施倘再遷延貽誤卽於軍前正法

一士卒遠道跋涉糧餉不便多帶大兵到境爾百姓自必簞
食壺漿爭先恐後除事竣請獎合境均沐

殊恩外其有殷實之家獨力輸將捐米至二千石以上捐錢
至三千串以上者定爲專請
優獎其捐米數百石及捐錢數百串者亦分別給予議敘卽
時發給部照本都堂於一善寸長必加甄錄總期於爾等共
夷大難快覩

昇平該逆惡貫滿盈義旗所指定當一氣翦除矣

一本都堂紀律嚴明兵勇所經秋毫無犯諒爾百姓已共見
共聞此次弔民伐罪復再四申儆一切買賣均照市價如有
强橫准爾等扭稟立正軍法但數萬人分路前進所需食用
較多爾貿易人等如有居奇捐勒致誤軍行亦卽按律重懲
決不寬貸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派員駐亳會辦另股土匪摺 咸豐四年十月十六日

奏爲派赴蒙城剿匪兵勇進駐亳境並知會豫省會辦另股土匪恭摺奏乞

聖鑒事竊臣前因蒙城西南界連鳳臺一帶土匪嘯聚當將派兵勦剿情形附片具

奏在案嗣據該文武稟稱行抵蒙城該匪均已聞風逃散當將城內句匪差役戴春喜戴舒雅李忠等會同該縣即時擒斬人心大快匪膽已寒復飭兵勇分路搜拏巨匪蔡閣妮等四十餘人分別正法旋聞該匪均竄往亳境當即飭令該文武移營亳州之觀音堂義門集及宿亳交界之龍山一帶並札飭宿州知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州郭世亨署亳州知州繙綸會同兜拏查永亳一帶界連三省本爲捻匪出沒之地臣先已飭令帶兵文武並各該地方官會同豫省官兵合剿惟兵勇現駐之地已距臨淮三四百里若再曠日持久遠赴豫境臨淮一有警急運掉不能靈通且該處鄉民成仇紛紛以報復爲名藉端焚掠恐有非旦夕所可肅清者請爲我

皇上歷陳之查匪首蘇添幅本係永民居住亳境自本年二月初間粵匪往來經過蘇添幅乘機搶掠擾及永城永民桑殿元等亦糾衆抵敵互相焚殺彼時總辦歸陳團練之太康縣知縣祝塏聞永民膚受之愬率領團練銳意征剿而不知團民本無紀律且人心洶洶不問良莠概予焚殺自是南北相尋幾成不解之仇大抵始則匪徒肆擾致令良民受害繼則良民含冤復約匪徒報仇以被害情形而論永境甚於亳境究之被害者有良有莠釀禍者亦有良有莠治亂民如治亂絲非爲之剖其條理平情定論而令良莠不齊之民自相尋殺此釀亂之道也臣於五月間訪聞此案根由彼時徐廣縉因公進省河南臬司林揚祖駐防歸德臣當以此事必須開導疏解鄉民冤抑者聽候官爲查辦分案伸理不准鄉民妄動等情函致林揚祖並河南撫臣英桂復函致永城縣知縣及督帶團練之太康縣祝塏嗣接各處覆函均深以爲然惟祝塏並無回信臣當即遣人赴永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亳一帶妥爲理處各令送還婦女捆獻兇犯事已將成而永民復赴南路焚殺經亳州被害紳民鄒在宇等四十餘人赴州稟控備陳無辜被害情形懇請查辦旋經安徽撫臣轉咨河南撫臣將祝塏撤回暫平亳民之怒奈鄉民無知導之報仇者必以爲德阻其報仇者即以爲怨自祝塏撤回而永民更恨亳民時以搜拏蘇添幅爲名蘇添幅之糾衆作亂亦較前愈甚並有原任侍郎周天爵招撫給頂之張樂行本係疊犯搶案自經周天爵由營遣散後以保守雉河集爲名該集鄉隣頗感其德是以臣於春間行過雉河集時尚有紳民聯名公保其實狼子野心難保不與蘇匪句結是以八月間臣曾遣人飭令張樂行拏獲

蘇添幅以表心跡此次兵勇赴雉河集復密飭帶兵委員察其動靜即行設計誘擒現在匪徒避臣之兵竄擾北路匪勢蹋張萬無以疏解了事之理惟事關兩省愚民總有界限臣已函致徐廣縉並諭知帶兵文武極力捕剿無論永民亳民不問其仇不仇但問其匪不匪俟匪勢敗而人心定再爲剴切勸諭曉以利害庶兩境均可相安臣派去文武能否久駐該處尙須隨時酌量現已知會福濟嚴飭該管知府陸希湜等趕緊帶兵前往會合豫省剿辦並將單開各匪按名弋獲以仰副
皇上綏靖地方之至意是否有當謹繕摺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獎剿辦捻匪出力員弁摺 咸豐四年十月十六日
奏爲遵
旨查明剿辦捻匪出力文武員弁兵勇分別開單懇請
恩施以昭激勸事竊臣前次派剿壽定一帶捻匪疊次接仗情形均經隨時奏
聞嗣於八月初五日奉
上諭袁甲三奏剿辦皖省南路土匪攻破俞家灣賊巢殲除殆盡一摺安徽壽州定遠一帶土匪惟俞家灣巢穴負嵎甚固自上年來屢經恃險拒傷官兵此次掃蕩賊巢剿除殆盡辦理尙爲得手所有在事出力員弁兵勇著袁甲三擇其尤爲出力者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酌量保奏候旨施恩等因欽遵在案查此股匪徒縱橫於壽定合三州縣之間以俞家灣爲老巢此外分竄甚多處處句連是以兩年內疊經官兵剿辦總未得手該匪肆意焚掠百餘里內幾斷炊煙且該處逼近逆氛該匪等既有蓄髮多人其爲意圖通逆已屬顯然此次該文武督兵進剿先將附近分竄以次翦除然後併力俞家灣斷其接應埋伏之路縱火齊擁一律燬平梟獍羣聚同時伏誅復於大隊撤回後將前經奏明此股匪首陸早奎等拏獲正法遠近匪黨莫不聞而膽落所有逃亡良民均已陸續歸回照常安業居然承平氣象所有在事員弁兵勇轉戰數月頗著微勞仰蒙

聖明垂念准予保奏除出力稍次由臣酌量給予頂戴功牌外謹擇其尤爲出力者另繕清單恭請
恩予獎勵俾令感戴
鴻慈益加奮勉力圖報效即臣亦得收指臂之功矣所有遵保出力員弁兵勇各緣由理合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進剿沿江逆匪獲勝並毀平賊壘摺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奏爲進剿沿江逆匪大獲全勝烏江一帶賊壘一律燬平恭摺馳奏幷乞
飭下向榮托明阿迅催師船上駛水陸夾擊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因和含被賊竄擾自廬郡以至金陵上下數百里聲氣已相聯屬而東南陸路空虛難保不潛圖窺伺經臣和春臣福濟派署臬司恩錫駐紮全椒之官渡臣甲三派鳳潁道張光第駐紮滁州之烏衣鎮去後幷經臣等迭飭該司道等密探賊蹤相機攻取旋據該司道等會稟探悉該逆因大兵駐紮全滁軍威頗壯於烏江迤西十餘里之駐馬河緊靠江沿紮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大營三座據水設險勢成犄角幷於烏江一帶節節設卡是其意圖堅踞伺隙奔竄已可概見該司道等於本月十七日由官渡烏衣分道起程會軍於烏江北之石橋該處罹害居民無不歡忻鼓舞爭迎道左當經宣布
皇上恩威諭令句約被脅來歸者許以免死旋有僞司馬張三深知賊中虛實熟悉江邊路逕連夜投營情願自爲鄉導立功贖罪布置已定十八日卯刻由石橋出隊該逆一見我兵即棄卡逃走各營分派兵勇追至烏江鎮生擒紅巾賊十餘名立即正法該逆見我軍分三路攻撲亦各分路迎拒自巳至未相持三時之久各營均斃賊數十人或百餘人不等幷擊斃黃風帽

賊目一名該逆力不能支意將退守巢穴我三路兵勇跟追直
撲逆賊中營該逆首尾不能相顧猶竭力抵禦我軍勇氣百倍
合力縱擊并將火毬火箭齊向該逆營拋擲風助火勢火借風
威登時光燄燭天我兵突煙冒火爭先入巢砍斃逆賊百數十
人立將賊營三座同時焚燬營外之賊無巢可入踉蹌奔潰營
內之賊焦頭爛額紛紛越牆俱向江邊奪舟爭渡經我軍追斬
及落水淹斃者不計其數餘悉揚帆駛往對岸而逸其附近之
石磧橋賊營亦於大風中乘我兵未到自行焚燬臣等查此次
接仗以二千初次臨敵之兵勇遠出營盤百餘里立將聯絡堅
固之賊壘一氣燬平仰賴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皇上洪福風威助順將士齊心協力竟能於半日之間迅報克
捷沿途百餘里內居民歡呼同時薙髮洵足快人心而破賊膽
已飭該司道等仍回駐紮官渡烏衣以杜乘虛紛竄並飭一面
確探和含等處賊蹤如有可乘即督軍馳往收復務期北岸沿
江悉就肅清以斷賊金陵巢之應援然後逆捲而上可與西
南路聲息相通相機兜剿相應請
旨飭下向榮托明阿嚴飭文武將弁趕緊設法將賊鍊拆毀迅
催各師船剋期上駛俾得水陸會師四面夾擊庶可早殄妖氛
救民水火以上紓
宵旰之憂勞所有臣等派兵攻剿沿江賊營大獲全勝各緣由
理合會同繕摺由六百里加緊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催英桂撥兵赴防皖省北路片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再臣甲三前次具奏皖省北路喫重情形本月二十六日奉到硃批另有旨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佔據廬州舒城之賊久未就殲廬江復陷我師已有應接不暇之勢而南岸江防既密則北路紛竄最爲可虞六安既無一兵正陽亦僅二百餘名北路空虛雖有袁甲三專駐臨淮恐不足以資控扼此時河南南路所撤防兵著英桂體察情形酌量派往六安正陽一帶相機截剿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洞鑒軍情先事籌備莫名欽感臣查河南南路防兵既經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英桂撤調歸德一千名並加派壯勇八百名此外有無可以分撥來皖並永亳捻匪能否指日掃蕩均未可知而皖省北路籌防實屬萬不可緩謹再爲我

皇上歷陳之逆賊現在所爭者江路是以上游田家鎮下游九江洲均有鐵鎖攔江爲幷力堵截水師之計倘未暇旁及陸路倘上下游關隘一破江面斷絕則各城之賊釜魚阱獸勢必鋌而走險即廬舒各城同時克復亦斷不能以盈千累萬之賊盡聚殲於各城之中一經潰散其所向難以意料況皖省重兵除臨淮設有大營餘俱屯守廬舒各城下正陽六安地方距廬州不及二百里距臨淮四百餘里且與河南之光固湖北之蘄黃

犬牙相錯均係土匪反側之區周圍數百里並無重兵鎮壓儻該逆狡焉思逞希圖分我兵力無論何處突出數百人徑往竄擾沿途裹脅不過數日又成大股爾時臨淮相距較遠赴救需時而廬舒城之兵不惟不敢分亦且不能分倉皇失措其北竄何以禦之若早得豫省揀派明幹大員督帶重兵駐紮賊直前則迎剿賊旁抄則截擊賊分竄則虛虛實實聲東擊西不惟有備無患且聲勢既壯即可消其奸謀此臣請兵駐守正陽六安一帶之愚慮也至用兵之道聲威爲先古人成師以出往往極力鋪張者原藉以奪敵人之氣而壯士卒之膽今逆賊自倡亂以來習見我兵堂堂正正不用詭謀且各守疆界不相照顧是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以我兵單薄之處即行竄擾且以虛聲恐喝致令兵民喪膽臣稔知其伎倆故東南西南兩路既不能不分兵援剿以顧沿江大局仍各處剿辦土匪兵勇往來四出示有餘力使彼不測虛實即臨淮附近居民亦稱此間駐兵尚有數萬人心藉以安定此又臣張大聲威之愚慮也再臣現接曾國藩本月初九日自蘄州來信備述水路之兵足敷調遣陸路之兵尚形單薄等情查蘄州逼近潛山太湖現聞該逆往來無常臣與和春等所派臧紆青劉玉豹等所帶兵勇現由霍山赴潛太一路相機攻取並可爲蘄州聲援事機尚屬湊合惟北路空虛萬難放心現雖

奉

旨飭令河南撫臣分兵進駐皖境惟恐別有牽制不能剋期而來應請

飭催英桂迅速籌撥趕緊趲行不得以無兵可分一奏塞責庶聲援一壯賊膽自寒或可消患未萌總之逆情詭譎必須以小心防備之逆勢猖狂尤須以大氣震懾之臣才識迂拙未諳軍旅而凡心力所能及者固不敢自涉鋪張存善事邀功之見亦斷不敢稍分畛域懷畏難苟安之心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剿辦永亳捻匪獲勝摺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奏爲進剿永亳捻匪大獲全勝仍飭極力搜捕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以永亳捻首蘇添幅等搆釁尋仇竄擾皖豫兩省交界地方勢極蹂躪已飭令帶兵文武由蒙城移營亳州之義門集並札飭各該地方官糾集團練會合豫省官兵相機合剿不敢稍存畛域疊經奏

聞在案茲據該文武稟稱十月十八日探得該匪等由豫省竄回亳州東北境之新集五馬溝大顏家集等處分股盤踞該文武等當夜點集兵勇出隊擬乘其未定亟往攻擊及至石橋天已黎明查看並無蹤迹復行至寺兒集因兵勇行走一夜凍餓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交迫是時已聞礮聲亟命飽食嚴備乃食尚未畢該匪已由新集蜂擁而來該文武等當即整隊排列寺兒集莊外遠望東西北數莊樹木叢雜接連七八里旗幟布滿賊見我軍列陣以迎膽敢直前抗敵亦分東西北三股而人數數倍我軍飛奔而來將近我軍忽一齊停步遣人乞降該文武識破奸謀仍督催兵勇前進槍礮刀矛同時並發賊立時潰敗窮追十餘里斃百數十人分頭追殺三百數十人共殲賊五百餘人並斃騎馬賊首三人生擒二十餘人臣查該匪等聚衆焚掠屢次抗拒官軍經此一番痛剿皖豫軍威均已大振捻首蘇添幅飛馬而奔尚未探明去向所殺騎馬賊三人亦尚不知姓名生擒賊內訊有

捻頭趙海三楊六何江當即正法次日復於附近地方搜殺捻首郭老虎等七人臣已飛飭該文武等乘此聲威跟追剿擊務將捻首蘇添幅拏獲並將亳州境內先行掃蕩一俟豫省兵到或應合剿或應分捕再行協力商辦並遵旨嚴飭潁州府陸希湜趕緊前往會同辦理總期根株悉淨不留餘孽所有剿匪大勝緣由謹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毀蒙亳柳展廟片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再臣前據派赴蒙亳一帶剿辦捻匪委員等稟稱行經蒙城縣之西陽集地方見有廟宇一所內供神像極爲壯麗旁塑四大武將高與簷齊陳設鐘磬古色斑斕鐫有明萬歷二十四年字樣細詢土人稱爲柳展廟所供之神則春秋時盜蹠也臣按閱之下不勝駭異查盜蹠之名見於孟子其事詳載莊子外篇莊子相傳爲蒙城人其著書多係寓言鄉人或沿其誕說建祠塑像無足深論惟以千古盜魁少解讀書者無不稔知其惡何意數千年後尚留穢迹煽惑村愚況值人心不靖之時豈可於獷悍之區更容此狂暴之祀當即飭令該委員等將塑像拆毀另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製文昌關帝木主供奉其中並曉諭居民示以崇正除邪之義嗣又據該委員等稟稱蒙亳宿三州縣交界之龍山復查有柳展廟塑像亦係盜蹠碑載康熙四年重修其爲久遠香火可知亦經飭令照前辦理臣伏思民間建立祠宇功令不加嚴禁原因禍善禍淫藉資勸懲以爲神道設教似此崇奉匪人蚩氓無知將謂生作穿窬歿猶血食人心何由而正風化何由而端且自剿辦土匪以來每見巨惡臨刑恬無懼色雖冥頑成性亦由習聞習見迷陷日深臣惟有隨事提撕俾知

警醒以仰副
聖主彰善癉惡化民成俗之至意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迭敗逆匪克復關隘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奏爲進剿廬舒以南逆匪疊獲勝仗奪回大小兩關進逼桐城城下併力圍攻可期克復恭摺會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派四品頂戴舉人臧紆青參將劉玉豹督帶兵勇由六安一路相機前進何處得手即向何處攻取節經奏
蒙
聖鑒在案茲據該文武等稟稱探明桐城之小關大關即古之北峽關形勢最爲險要現在賊於該處屯聚依岡附嶺設立窠鋪布置極爲嚴密若從此處入手雖不免於冒險而直搗中堅可以扼賊之吭於初四日徑往大小關進發賊見我軍猝至槍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礮齊施逆賊紛紛倒退入關未及佔據我兵已如泉湧而入斃賊百餘名賊勢既卻即分一小股在小關前山口舍死拒抵而以大股回扼大關我師先經探明大關形勢係兩山夾峙路逕歧出即分作三路進取臧紆青身先士卒超越前行千總任魁武郭錦姬文魁並勇目張兆明等各帶兵勇殺賊二百餘名並殺黃衣賊目一名賊衆擾亂忽東面茶葉嶺突出賊匪數百人我兵由小徑抄出賊後盡力奮擊賊勢已潰正轉戰間西面榔樹嶺又出賊衆數百人意圖救援六品勇目孟繼廣等併力向前直過白沙嶺十數里又斃賊數十名餘匪狂奔亂竄此次自午至酉半日之間連奪兩重關隘共斃賊六百餘名黃衣賊目

一名生擒九名已得大關之後臧紆青即飛致後軍劉玉豹留兵一百五十名暫駐小關以防舒城賊援初五日卯刻由白沙嶺中路及西山兩路分隊進發該逆聞風將竄我師追殺數十名生擒湖南老賊趙德等三名適同知李安中與參將劉玉豹趕到又探知該逆在離大關二十五里之呂亭驛該逆遙見我軍漸近排列陣勢連放槍礮向前迎敵我軍分爲三路殺賊約二百餘名賊勢不能支持豕突狼奔忽有黃衣賊目揮旗大呼賊衆又將整隊我軍四面兜圍生擒揮旗賊目吳鳳珠僞司馬余平甫等十二名擊斃百餘名餘匪紛紛亂竄悉向桐城奔走該文武等以賊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勢已敗急向追殺直抵城下臣等查桐城北至舒城一百二十里本屬驛站通衢大小關適居其中賊特險而守所以通安慶廬舒往來之路今爲我軍所奪則舒城賊勢已孤即廬賊亦將奪氣於通局大有關係惟該文武等兵力過單現既進薄桐城勢不能復分兵駐守大小關而桐境南距安慶西距潛山皆一百二十里東距廬江僅九十里賊若赴援朝發夕至已經三面受敵若再不能堵截舒城北路設使賊潛踪其後首尾更難兼顧臣甲三已疊次函致秦定三就近抽撥兵勇屯駐大小關以爲後路策應惟自曾國藩堵齊布等攻破田家鎮後賊中驍悍多竄入宿松太湖一帶意必悉歸安慶困獸猶鬬其鋒必銳而

桐城扼賊之吭賊爭必力此次該文武等孤軍深入如乘賊援未至併力攻復桐城似尚不難得手惟克復後孤城中立亦恐坐困而廬舒臨淮又皆不能分兵接應四面無援思之實深焦灼臣等惟嚴飭該文武等相機妥籌克復桐城後如探悉曾國藩等水陸諸軍將次到皖即往會合否則不必貪功輕進遠窺安慶以致或遭挫折轉隳軍氣仍一面激勵地方忠義紳民整飭團練協力守禦一面確探各路賊蹤或旁抄潛山或反襲廬江以掩賊之不備多殺一賊賊即少一羽翼多得一城賊即少一巢穴庶於軍務全局不無裨益所有疊獲勝仗奪回大小關要隘並圍攻桐城各緣由理合會同繕摺由六百里加緊具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迎擊援賊獲勝片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再臣等正在繕摺間接據該文武本月十四日稟稱自初六日進逼桐城城下晝夜督攻一面分遣親信四出偵探先經馬夫趙錦探至離城十里之蔣家山拏獲奸細二名搜出該逆僞劄僞稟八件內有桐城賊知會廬賊來炭窰裝運火藥一件又密信兩件一係桐城賊首梁立泰往廬乞援之信一係廬江賊首何元壽劉勝才撥援之信我軍得以預防且斷城內賊望旋據探得十一日夜廬江援賊由羅昌河繞至離桐二十五里之天靈莊會合安慶賊援自練潭而至該文武等即傳令十一日三鼓造飯四鼓飽食先派呂道宣帶勇於近城叢竹中設伏防賊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黑夜襲營並留任魁武等守南門李安中張渼葉法等往來稽查策應劉玉豹督兵分守各門要口派撥已定臧紆青督率千總毫孟魁等帶領兵勇銜枚疾趨至天靈莊天甫嚮明賊衆二千餘人已先搖旗吶喊前來人集如蟻礮落如雨我兵勇三伏三進千總郭錦奮呼直前自東而西直撲賊隊之左首先陷陣刺殺黃馬褂騎馬賊目一名勇目孫大星等率衆勇併力奮擊殺傷悍賊數十名臧紆青揮衆衝突中路賊勢披靡邵廷揚等自西而東合力夾戰賊又轉聚一處我軍相薄愈急斃賊數百名殺死大黃旗黃帽賊目三名餘衆竄入街內互相巷戰賊竄出北街又復排列成陣六品軍功文生鹿慶商等繞出街後斜刺而入郭錦從街心直出衝斷賊隊賊左右不能兼顧臧紆青自率大隊督同姬文魁等轉至賊後四面兜圍衆勇再接再厲殲戮殆盡其竄入低窪稻田者雪後泥滑人馬踩躪而死者不計其數又於街內搜殺無算流血滿地積屍橫野僅餘騎馬賊三名及餘賊數十人舍命潰圍而竄臧紆青督勇跟追十餘里又殺有名賊目僞指揮劉姓並騎馬賊目三名時李安中因探得潛山援賊已至項家河由桐營馳告臧紆青即同往迎擊賊已聞風遠遁因圍城喫緊之際未便遠涉窮搜即行收隊此次賊援牛係廣西湖南湖北老賊歷經戰陣我軍自辰至申力戰五時之久約共斃賊一千數百人內賊目七名生擒僞官老賊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二十五名奪獲黃帽黃衣紅帽繡衣黃紅號衣三百七十四件僞北殿左壹指揮劉等大旗十二面僞炎二功勳正將軍何元壽等繡帽三頂大紅繡花將軍帽一頂令旗十五面大小戰鼓銅鑼二十二面火藥鉛子三十四簍大礮一尊戰馬十三匹火毬火箭刀矛器械不計其數文書一捆被褥衣履包裹八百餘件堆如山積查點各營僅忠壯勇陣亡陶振盈一名其餘受傷七名均尚不至殞命當大隊進發之時賊已偵知城上遍插黃旗槍礮不絕該文武等督率巡防拏獲奸細供稱城內賊首梁立泰定於是日抵死突出乘風縱火幸示以鎮靜無從窺我虛實未敢輕動此十二日痛勦賊援之實在情形也臣等查該逆

自竄據安慶以來從未受此大創該文武等以單薄之軍處四面皆賊之地據稟此次進兵之初紳民慄慄均以此戰卜大局之安危及至全勝而歸沿途居民無不爭先薙髮泣叩道旁以爲兩年來始見天日洵足張軍威而慰
聖懷惟此次賊援雖敗漏網餘生必將乞援他處臣等已飛飭該文武等仍四路分布探卒但有賊來即馳往迎剿不令得近城下諒城內之賊釜底游魚旦夕可制其命所有迎擊賊援大獲全勝緣由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請獎克復關隘出力員弁片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再桐城困守之賊現在時時吶喊半係婦孺之音其賊數諒不甚多若能絕其外援不難剋日攻復所有出力員弁兵勇自應俟克城後再行奏懇
恩施惟此次以不滿二千之衆孤軍遠出深入重地該文武等官職不相上下均能和衷共濟親冒矢石斬關奪隘屢戰皆捷各員弁兵勇等又皆人人用命無不一以當百以壯軍威以定民志於南路全局大有關繫若能早蒙
恩命當必益加感奮踴躍爭先可否
淮臣等擇其尤爲出力者酌量保奏出自
皇上天恩若日內即能攻克桐城亦即歸此次併案請獎以杜冒濫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續剿沿江逆匪獲勝燬平賊營摺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奏爲沿江逆匪偷築營壘經官軍即時進剿續獲全勝仍將賊營一律燬平恭摺會奏仰乞

聖鑒事竊臣等前以十月十八日署臬司恩錫廬鳳潁道張光第會軍攻燬烏江駐馬河逆壘三座奏奉

諭旨飭令臣等迅飭帶兵文武務將賊蹤殲盡勿令再有竄踞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查恩錫駐紮全椒屬之官渡所以扼賊由和含北竄之路張光第駐紮滁州屬之烏衣鎮所以扼賊由江六北竄之路自駐馬河克捷後聞浦口九洲洲賊船艦集和含兩城之賊亦意圖固守是以該司道等仍各撤隊回駐原營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資控禦臣等以該逆形蹤詭譎猝遭挫衄難保不整衆復來節經嚴飭該司道等加意巡防并相機攻取勿令賊蹤續至去後嗣據稟稱探得賊船有自上游而下者有自下游而上者往來停泊多寡不等忽於十月二十八九等日來賊數千人賊船一百數十隻由南岸裝載木料格扇板片等物搬運登岸在駐馬河迤西三里餘之林毋圩地方連夜偷結營盤五座勢若長蛇連環句絡并豎木爲柵畫則旌旗布列夜則燈炬交懸槍礮鈴柝之聲震徹林木該司道等以該逆雖來大股而數日之內斷不能將濠塹牆壘布置完密意必虛聲恫喝使我軍不敢進逼思得逞其狡謀若不迅圖掃蕩待其已固殊難著手因一面飛

稟一面整飭兵勇於初四日仍會軍石橋分爲三隊正隊以甯夏營都司劉鶴翔富陞統領候補知縣徐曉峯爲之接應左隊以協領托雲布署都司塔思哈統領都司張祿爲之接應右隊以宿州營遊擊李成虎統領守備福珅爲之接應遊擊銜葉榮候選從九徐澄擇要埋伏以斷賊抄襲之路委員李翰華胡玉坦臣森林劉校書等或登高瞭望或督押軍裝仍以勇目冉雄彪督勇挑戰江浦縣知縣曹勉禮和州知州金寶樹各率團練遙張聲勢派撥已定於初五日卯刻督隊進發劉鶴翔等先攻賊之中營托雲布李成虎等即同時并進攻賊之左右營詎該逆先將土埂挖斷埂外又建築牛馬牆與木柵相間攔隔該逆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見我軍整隊前來即從牛馬牆內施放槍礮幸牆柵均未堅固各營將弁督飭兵勇先開大礮將各牆轟擊毀壞并斃逆匪數十人乘勢縱火將木柵全行燒燬該逆不能抵禦且戰且卻退守營內各營兵勇一面填路一面趕撲賊營該營中槍礮如雨我兵亦施放連環槍礮對擊逾時該匪抵死不出托雲布塔斯哈張祿等俱從廬葦中潛渡繞出其旁并另派川勇從江沿繞賊後路乘隙攻擊賊勢驚慌遊擊李成虎身先士卒首越濠溝福珅隨後繼進一齊縱火燒死逆賊無數立破右邊賊營二座劉鶴翔富陞且打且進冒死直前先抵中營飭令兵丁拋擲火包火罐協領托雲布都司塔斯哈飛飭防禦溫哲渾布驍騎校

什蒙阿等施放一窩蜂竹礮斃賊甚多中左賊營三座亦同時立破賊俱棄營飛奔上船我兵勇追至江邊該逆間有駕駛小船先行逃遁惟礮船見兵勇來追先用數千斤大礮轟擊聲如雷震我兵勇奮不顧身直逼江岸該逆礮船過大張篷扯錨措手不及我兵勇或躍入水中或攏赴船上槍礮齊施刀矛並舉一面施放火箭火毬賊船立時燬燒江水爲之赤流除淹斃燒斃約千餘名外各營兵勇割取髮長二尺餘及尺餘首級呈驗計共二百五十三顆內有戴黃風帽賊目六名穿黃馬褂賊目七名穿黃袍賊目一名生擒逆匪周菁蟬等五名經該司道等提訊僉供該逆自前次烏江敗後逃至南岸馳報金陵該逆首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復派僞丞相秦姓率衆數千人前來拆取民房板片木料幷趕創竹籤偷至北岸會合上游賊衆潛至烏江一帶相度地勢慮官軍探悉漏夜趕築營壘期與沿江聯絡免得斷截糧道各等情幷將現割首級逐令辨認據稱僞丞相秦姓即在其內其餘施姓黃姓亦均係廣西兇悍老賊的確無疑統計是日斃賊約二千餘人燒燬賊船十六隻奪獲五百斤大礮一尊三四百斤虎蹲礮五尊槍礮旗幟刀矛無算並僞門牌僞詔旨逆書多件收隊後查點兵勇僅甯夏營陣亡一名其餘受傷者二十餘名均不甚重此二次攻燬賊壘大獲勝仗之實在情形也查前次進剿猶屬出賊不備此次賊衆賊船數皆倍多於前且預先設防力圖抗拒攻擊尤難得手幸仰賴

皇上洪福文武員弁同心協力各營兵勇人人用命故能大獲克捷再挫兇鋒探聞賊衆於此次潰敗後奔赴金陵該逆首憤恨已極不復收納多已薙髮潛逃是屢戰屢敗其氣愈餒當不至再窺北岸爲聯絡和含之計至和州城池據探城內賊蹤似尚不難克復惟該處逼近東西梁山賊船會合幾難數計倘有詭謀頃刻可到是和城克復後若不分兵駐守恐蹈廬江覆轍現在含山未復浦口一帶賊船亦往來麕集該司道等未便輕議移營現已飭令隨時偵探一俟有機可乘即行併力攻取斷不令一隅株守致誤事機也再曾國藩塔齊布等水陸幷進直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趨皖省該逆自上游敗回尤慮四路紛竄除嚴飭該司道等實力堵禦勿稍疎懈外所有續剿逆匪大獲全勝各緣由會同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調河南援兵分駐各路片 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再臣甲三前以皖省北路情形喫重請
飭催河南撫臣派援兵進駐皖境本月初六日奉到
上諭袁甲三等奏催河南援兵各摺片已寄諭英桂遵照前旨
趕緊撥兵赴皖相機進紮正陽六安等處不得株守豫境矣據
英桂奏現擬將信陽三關防兵撥赴陳州歸牛鑑調遣爲近駐
潁州遠扼正陽之計並稱信陽遣撤兵勇撥赴歸德獨多派委
道員張維翰接辦防剿袁甲三酌量何處空虛即可徑行檄飭
牛鑑張維翰迅速派兵前進如該員等心存畛域有意逗遛即
著袁甲三據實參辦等因欽此查上游匿匪自田鎮蘄州潰敗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之後退踞廣濟黃梅一帶尚不下數萬人該處與六安所屬之
英山霍山均係切近雖山徑崎嶇行走非易而逆勢窮蹙鋌而
走險在在俱屬可虞臣和春福濟已遵
旨飛催河南援兵趕緊來皖以資防禦臣甲三查永亳土匪經
守兒集痛剿之後兇燄已衰並無大股嘯聚且統計歸德原駐
及續撥兵勇不下三千人所有購擒首要及搜捕餘黨等事儘
可責成地方官辦理即酌留一半兵勇亦敷調遣是以遵
旨徑調豫省候補道張維翰即行抽撥兵勇千餘名趕赴正陽
一帶聽候調遣猶慮料理需時不能剋期而來復飛調前派亳
境剿匪之候補都司戴世熙統帶原管兵弁三百人先赴正陽
會同原駐之都司玉崑加意防守一俟豫兵到境再行飭令戴
世熙回臨淮大營如此酌量緩急變通辦理庶該逆震慴聲威
不敢遽萌窺伺再河南兵勇到皖後擬分撥正陽六安兩處駐
正陽者距臨淮尚不甚遠歸臣甲三調遣駐六安者距廬舒更
近歸臣和春福濟調遣庶彼此呼應皆靈不至有鞭長莫及之
虞合併聲明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謹附片具
奏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